昭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印刷
昭和九年十一月 三 日 發行

京城府西大門町二丁目一番地ノ二二
著作兼發行人 尹白南

京城府公平洞五五番地
印刷人 朴仁煥

京城府公平洞五五番地
印刷所 大東印刷所

京城府西大門町二丁目一番地ノ二二
發行所 合名會社 癸酉社出版部
電光二九一三番
振替京城二一八二一番

各自首來納。焚於賓廳前庭。其又諸道館舍。留題懸板。令所在撤毀。成宗嘗命宗直。撰環翠亭記。掛在楣間。並請撤之。所以報咸陽之怨。柳子光傳

燃藜室記述卷之六（續）

守勤御之。嘗語人曰。朝廷是文臣掌中物。我輩何爲。至是。群怨交集。主又猜暴。不好學問。故尤惡文士。乃曰。要名凌上。使我不得自由者。皆此輩也。常鬱鬱不樂。欲一施快。而未敢下手。及聞子光等所啓。以爲忠於國家。奬待特厚。命於南賓廳鞫囚。令內竪金子猿掌出納。餘不得與聞。檢閱李思恭請見不從。（柳子光傳）

○命禁府經歷洪士灝。都事愼克成。馳往咸陽。拿馹孫。又命披隸騎能走馬。往中路。察罪人拿來遲速飛報。時馹孫得風疾在家。既而拿至。主御修文堂設鞫。思愼弼商致享。子光守勤。注書李希舜叅鞫。（野言別集）

○鞫馹孫。問史草何以誣書 先王朝事。供曰。史記有曰先是。有曰初云。既追記 世祖朝事。 德宗貴人權氏事。聞於貴人之姪許磐云。又鞫請復 昭陵事。供曰。 先王立崇義殿。封王氏後。欲 聖朝行仁政故云爾。馹孫曾爲忠淸都事時。上疏請復 昭陵。故并鞫之。又鞫後殿曲事。供曰。昔在西湖。茂豐副正摠。携琴相訪。彈後殿曲。同議其音哀切。非治世之音。故并及於史草。再三盤問同議史草之人。只供。臣既輸情。請獨死。洪士灝搜馹孫家文書。得李穆書。言史事大槩。君之史草。在成重淹房。重淹言。堂上以不逐日記事。不欲載之。余言金季雲（馹孫字）一字得無遺脫云。問士灝馹孫在途云何。士灝曰。馹孫云。此必李克墩發史事也。克墩事吾書諸史草。克墩祈其删去。吾不聽故含怨云。（仝上）

○許磐供曰。德宗昭訓尹氏事。疑而語諸金馹孫。馹孫必誤以爲權氏也。（仝上）

○李穆供曰。 魯山淑儀權氏。即權擥之族也。其田宅臧獲。權擥盡占不給。致淑儀飢困。故嘗薄之云。（以上野言別集）

○子光以獄事自任。每於子猿傳敎時。必進當其前。曲爲恭謹之態。其傳敎之辭。若涉嚴刻。自以爲得上意。更加俯伏。若將申謝之爲者。聽訖而退。欣欣有自負之色。乃於座中。大言曰。今日是朝廷改排之時。須有如此大處置。不宜尋常以治之。又啓曰。此人徒黨甚盛。變不可測。防護宜須嚴密。乃抄禁衛兵。把截宮門內外。以嚴出入。囚人就鞫時。亦令軍士押行。子光猶慮治獄漸弛。未盡如意。日夜謀所鍛鍊。一日。自袖中出一卷書。乃金宗直文集也。摘其中吊義帝文。與述酒詩。（述酒詩。誅劉裕簒弑之罪。發淵明忠憤之志。）遍示諸推官曰。此皆指 世祖而作。馹孫之惡。皆宗直誨而成之也。自爲註釋。逐句而解之。令主易知。仍啓曰。宗直詆毀我 世祖。宜論以大逆不道。其所爲文。不宜流傳。并皆燒毀。主從之。凡藏宗直詩文者。令於二日內。

自活計。并臺諫先發者。鐵鎖已久。獄吏哀之曰。與其兩死寧歸一而一生之爲愈。臺員果承吏旨。吏言玉堂先於臺。達手張目熟視曰。某乎某乎。爾果效我而爲之耶。即奮筆書供曰。不肯臣達手。敢爲之不可苟隱以偷生。供畢顏色不變。與之酒盡吸。就刑如平常人。莫不歎傷之。龍泉談寂記

戊午史禍

柳子光府尹規之孽子也。趫捷多力。善緣高如猿狖狀。幼爲無賴。博奕爭射。晨夜浮遊路上。遇女則捽而淫之。規以其所出微。又其縱悖如此。屢加栲撻。不之子。初屬甲士。把直建春門。李施愛反。上疏自薦。世祖奇之。召試庭庭。及從軍還。甚寵愛。以兵曹正郎。擢文科壯元。睿宗初。告南怡反。錄功封武靈君。躐取一品階。常自稱豪傑之士。性陰賊害人物。人有才能。名寵出己上者。必欲搆陷。見者側目。嫉韓明澮門戶貴盛。又見 成廟納諫。欲以奇論中 上所好。乃疏明澮有跋扈之志。 上不之罪。後與任士洪朴孝元等。欲擠玄錫圭。謀敗流東萊。尋放還。然 上知其爲亂政之人。但復勳封而已。未嘗授治事之任。子光窺冀恩澤。無所不至而不得售。心常怏怏。見李克墩兄弟。當朝秉權。知其足以濟己事。便傾身附之。深相要結。柳子光傳。南袞所撰、出東閣雜記。

○子光嘗遊咸陽郡。作詩屬郡守。鏤板而懸諸壁。及金宗直守是邑。撤而焚之曰。何物子光。乃敢爾耶。子光恚恨切齒。而以宗直寵遇方隆。反自納交。其卒也。爲文而哭之。比諸王通、韓愈。上仝

○金馹孫嘗受業於宗直。李克墩嘗爲全羅監司。 成廟之喪。不進香京師。載妓而行。馹孫書其事。及貪贓事於史草。克墩私請改之。馹孫不從。故啣之。國朝記事

○馹孫爲獻納。好盡言。不避權貴。疏論克墩與成俊。互相傾軋。將成牛李之黨。克墩大怒。及開史局。修成宗實錄克墩爲堂上。見馹孫史草。書已惡甚悉。又書 世祖朝事。欲因此以報己怨。一日。屛人語摠裁官魚世謙曰。馹孫誣毁 先王。臣子見如此事。不聞於 上可乎。吾意謂封史草以啓。聽 上處置。則於吾屬無患矣。世謙愕然不答。居久之。乃謀之於子光。子光攘臂曰。此豈遲疑之事乎。往見盧思愼尹弼商韓致亨。先敍受恩世祖。不可忘之意。以動其心。然後乃言其事。盖思愼弼商世祖寵臣。致亨族連宮掖。料其必從己。故語之。三人果皆從之。俱詣差備門外。呼都承愼旨守勤。耳語良久。乃啓之。初守勤之爲承旨也。臺諫侍從以爲。外戚得權之漸。力諫不可。

母子生全。此最欽美。上聞而悲之。蓋燕山之失性。由於尹氏之廢。而踐阼之初。頗以英明稱之。鵝城雜記

○丙辰春。復廢妃尹氏爲后。議遷墓未果。

○命收議于宰臣。虐威殺戮。人莫敢異言。禮曹叅判申從濩。獨抗論廢妃得罪　先朝。遺敎著在令甲。不可與鉤弋甄后並論。論議甚正。天威雖震。不少撓。雖以廢主之暴。不能加罪。涪溪記聞　謏聞瑣錄

及議立廟立主。從濩援據古制言。葬則必有主以安神。必有廟以奉祀。尹氏誕育聖躬。宜尊廟貌而奉之。然得罪。先朝。揆之於禮。有所未安。謹按。漢昭母趙婕妤。爲置園邑又令長丞。奉守如法。然立廟則無考。唯韋玄成傳。以爲。勿修孝昭太后寢祠。園則只有寢祠。而無廟於京師明矣。魏明帝母甄后。有司請依周姜嫄。別立寢廟。奏可。夫姜嫄帝嚳之妃。后稷之母。周尊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配。故特立廟而祭。其事不同。而援以爲例。盖出於一時傅會之說也。況漢武魏文。皆無遺敎。與今事體不類。廢妃旣與廟絕。殿下不可以私恩。而害禮。雖不立廟立主。只祭於墓。亦足以盡其孝矣。議雖不見用。羣議不能屈。謏聞瑣錄

○時議立廟事。大作威鉗下。所欲莫敢忤。校理權達手。慨然以爲　非先王意。館中不敢異。主怒皆杖流。

○立私廟。今宗簿寺 祭如原廟。封崇其墓。號曰懷陵。今毁去儀物。只存石欄干。主爲廢妃。立孝思廟。大司憲金諶。率諸臺執以爲。非　先王意。庭立十餘日無倦色。主曰。前憲長知母子之情。卿獨不知何也。對曰。前憲長但知有母。不知有父。時論韙之。東儒師友錄

○主封其母妃墓曰懷陵。大司諫姜詗諫曰。　先王之禁也。主旣深怒之。至甲子春。前時論法者。盡殺之。并族詗家。眉叟記言

○癸亥春二月。以廢妃爲題。作文以進。野言別集

○甲子春。主深憾母妃之廢死。殺　先朝舊臣殆盡。詳甲子士禍 又欲追崇尹氏。極其徽號。議于廷臣。皆曰允當。李荇拜應敎。與同僚獨議曰。追崇之典。於禮已極。今不可復加。主大怒。下鞫之。將置首人議極刑。或有冀免者。力辨不已。時應敎權達手。在外逮繫後至。則曰倡義我也。非李荇也。於是達手死而荇得杖流忠州。容齋行狀

初達手倡言。立廟非　先王意。久而主怒彌甚。玉堂臺諫中。首其論者。將極法之。追治舊事。究摘倡言者。日滋酷刑。皆旁推先死。剖發朽壤以苟免。獨達手自引伏。不爲負亡僚

一日。主謂妓曰。汝欲見成某乎。妓曰。豈有此意。渠雖蓄臣于家。畏悍妻。莫往莫來。使臣孤苦。臣未甞不痛心也。主曰。然則欲殺之乎。妓曰。即殺不快。必須杖配四裔。備甞艱苦。然後殺之。主笑而從之。移三配。幾至於死。反正得免。長貫胡撰

○有一寵妓。言於女伴曰。夜夢見舊人。甚恠事也。主即書一小紙。付之外人。有頃。宮人捧進一銀盤。令其妓開視。乃其夫之首。並其妓而殺之。長貫胡撰

○一日。主問於政院曰。有善琴書者。吾欲見之。政院以訓導柳藕對。主曰。政院試之以待。藕承召到政院。就試而出。其後更不召。盖忘之也。平生竦然。毀琴絕筆曰。每思就試之事。直欲穴地而入也。戒子弟。勿習琴書。寄齋雜記

○主荒悖日甚。愼妃每陳規諫。屢遭非理凌辱。時稱淑儀奴子者。散在四方。権貨求利。占奪平人田地奴婢。公私莫敢誰何。妃每以爲歎曰。諸宮人亂國政。予不可效尤。甞切戒內需司曰如聞本宮奴子暴横者。必先杖殺之。由是。本宮奴子。則不敢如是。諛聞瑣錄

燈明師學祖。在直指寺。寺有好圓柿。每進二駄于內殿。密啓曰。弊寺距京都僻遠。願令本宮奴子。歲來受兩三駄輸進妃下懿旨曰。此甚易事。但慮樹果。歲或實有不實。如値不實之年。而宮奴往徵依數駄載。則永爲無窮之弊矣。其長慮如是。有戚屬爲外郡宰。進紅藍數斛。雪綿子數十斤。妃却之曰。民生嗷々。此物從何而出。予不忍留之。上同

廢妃尹氏復位

初 成宗己酉。廳妃尹氏賜死。廢黜賜死事見成宗朝 尹氏以拭淚斑血帨付其母申氏曰。吾兒幸保全。當以是告我哀怨。且葬我於輦路傍。俾瞻車駕。遂葬于 健元陵路左。及 仁粹大妃上賓申氏交通內人。潛訴生母尹氏。非命之冤。且上其帨。主甞以 慈順妃爲親母。聞之愕然慘怛。見時政記發怒。而獻議大臣。及奉使之人。皆剖棺斬屍。碎骨飄風。己卯錄

尹氏之死。嘔藥而絕。濺汚白錦衫。傅母以其衫。獻於主。主日夕抱其衫而哭。及長。轉成心恙。竟至失國。 成廟一失家道。壼德敗壞。元子亦不保。後之人君。尙鑑茲哉。破睡篇

○尹氏廢後。主以世子在東宮。一日啓曰。臣請出遊街。成廟許之。夕還宮。 上問爾今日遊街。有何奇觀。對曰。無可玩。但有一犢。隨母而行。其母有聲。則其犢輒應之。

○罷弘文舘。改經筵爲進讀。令以藝文舘兼之。加設藝文奉敎以下四員。注書二員。革正言。加設獻納一員。

○十三年丙寅夏。革司諫院。四舘博士以下。分屬他司。兼帶本舘職事。

大司諫柳軒。司諫姜叔。突被竄配。仍革諫院。（詳柳軒名下）

○主嘗遣中使。令臺諫製進聲妓歌詞。諸僚方吟哦締思。大司憲李自健獨進言曰。爲妓倣詩。恐累聖德。主即命罷製。執義李繼孟。擲筆歎曰。微公之言。幾不免後世之譏誚。（陽谷集）

○方燕山之荒淫也。令文武官。及儒生三色人。充輦夫或。禀臺諫亦並充與否。主曰。臺諫不可不充。於是。凡有遊幸之處。駕之而行。有時試製論賞。其儒冠之辱極矣。趙光祖嘗啓於 中廟曰。燕山令儒生駕轎。而爲士者不知恥。至袖筆硯而行。覬霑賞給。士習大壞。豈不寒心。今當以變士習正趨向。爲先務也。（東閣雜記）

○士大夫妻。入叅內宴者。常令書其姓名於衣襟。有姿色者。令綠衣誘以梳粧不整。引入幽房。

主內行尤醜。非徒有聚麀之穢。至於外命婦。賜宴于內庭。其有姿者。輒引入亂之。婦人之無恥者。至有願留宮中。而其所愛幸者。數召入留宿而出。仍陞擢其夫。月山大君夫人朴氏。（元宗之姊）托以保護世子。召入內强汙。仍崇異其冠服。至用銀鑄圖書。秩視妃嬪。且使之謝恩。朴氏慚愧自死。

○判書尹珣妻李氏。以宗室女見幸於主。 中廟甲戌兩司啓曰。尹珣偷寵燕山。登第五年。亟爲資憲。其妻亦爲燕山所寵。出入宮闈。頗有醜聲。人言珣之資憲。乃是王八債云。入聖朝猶冒爵秩眷。待其妻。無異平日。物論鄙笑云云。其後文定王后冊封時。趙光祖爲正言。劾以淫穢之物。恐或叅於大禮。請黜于外。使不得留在城中。 中廟允之。（國朝記事）

○生員黃允獻妾。有姿色善伽倻琴。具壽永奪而納諸主。主甚寵之。其性狠愎。不喜言笑。主以爲思戀舊夫。遂殺允獻。（黃兎記事）

○崔有淮之女。能倻伽琴。韓相致亨引爲丘史婢幸之。及採女。豊原尉任崇載。高原尉申沆爭薦。而具壽永先奪而納之宮。主寵愛封淑儀。一日作內族千會。崔忽被髮痛哭。驚問之。云聞父病死。主怒曰。果死否。中使往視之。有淮方病未至死。聞主之怒。乃自縊。中使回報。主曰。其或詐死。必刑之。刑官載尸來磔。明日禀旨。主酒醒曰。厚葬之。贈官叅議。（謏聞瑣錄）

○成世貞按節嶺南。鍾情商山妓。率蓄于家。主納而寵之。

○逐諸生。空太學。聚巫覡。設淫祀于其中。

○四月。昭惠王后(仁粹大妃)之喪。從易月之制。先王諱日。用樂食肉如常。時。議行短喪之制。貞顯王后(慈順大妃)據禮。執以爲不可。且曰。我不敢從。主慍甚。以婦人三從之語答之。后難曰。我其得罪於昭惠明矣。(容齋集)

○時短喪法嚴。人莫敢違。丹城正兵羅有文。母喪執禮。人皆勸脫衰。而不從。

○秋。築內都城。撤去城基外人家。

○革楊州坡州。高陽等邑。空其地。爲遊幸之所。割餘地分屬傍邑。(輿地勝覽○中宗初。復舊。)

主命立標東北百里。撤官舍民居。禁毋得出入。犯者死。一日。又有旨。立西南標。如東北。中外方以言爲大諱。言者罪不測。時朴元宗爲京幾監司。奮然陳列。(容齋集朴平城墓誌)

○置鷹隼坊於後苑。八道鷹犬。及珍禽奇獸。無不搜取豢養。奪民船入慶會樓池。作彩棚於其上。一曰萬歲。二曰迎春。三曰鎭邦。三山高聳。窮極壯麗。自製一律曰。壯氣仙峯聳碧霄、神鰲靈鶴應時稠。羣英咸宴忠臟合。孤鬼幽囚謫腑焦。霧閣雲牕龍舸逈。虹梯歌管鳳樓遙。是誰留玩勞民力。都爲朝鮮表壽饒。又設秋千之戲。經夏不撤。都城百里立禁標。以爲遊畋之所。常以單騎。率一小宦。不計晴雨。馳騖往來。別設鷹師萬餘。常隨畋獵。楮子島濟川亭。長湍石壁。壯義水閣。迎置亭慶會樓。後苑等處。常率興淸。晝夜遊宴。稱爲小擧動。革廣州楊州。高陽陽川等邑。盡逐其民。以內需司奴婢居之。又禁津渡。只由鷺梁。行旅甚苦。樵採亦絕。築瑞葱臺。大營宮殿。軍兵亦令赴役。民間騷動。流離失所。餓莩相望。崇禮門外鷺梁之間。積尸如山。主自知其惡。恐有言者。廢經筵。革司諫院。及持平二員。凡上疏擊鼓等事。一皆廢之。(楓岩輯話)

○乙丑。廣州人有亂言者。革之。(輿地勝覽○中宗初。復舊。)

○乙丑春。築瑞葱臺。

成廟時。後苑生葱一幹九枝。謂之瑞葱。砌石培之。至是。因而築臺。以爲荒遊之所。名曰瑞葱臺。築臺時。徵下三道軍民雇役。輸布浩繁。民不能堪。至柝衣內緜絮。再織成布。其色燻黑而尺短。由是至今。綿布之麁惡者。謂之瑞葱臺布。(謏聞瑣錄)

○建彰義門外水閣。

彰義門外蕩春臺。作石槽。與宮姬輩爲淫戲。西郊作衍禧宮往來留連。

流血而出。英即日謝病歸田。當時見幾而作。惟松堂一人而已。（名臣錄）

初 成廟養一麝。馴擾之。常不離左右。一日麝主侍側。其鹿來舐之。主、足蹴之。 成廟不悅曰。獸亦依人。何其不仁也。後 成廟昇遐。主即位日。手射其鹿而殺之。（五山說林）

○十年甲子。分諸道大小邑。皆設妓樂。號運平。選運平三百人入內都城。以任士洪爲採紅使。士洪荼毒生民。道路側目。甲子以後。娼妓有姿色者。選入于內。始百數。終萬計。改妓號曰運平。入內者曰興淸。曰繼平。曰續紅。入近者曰地科興淸。經幸者曰。天科興淸。改掌樂院曰。繼芳院。又於大小列邑。皆設運平。以備上送。興淸保人。名之曰。護花添春。分遣大臣。稱紅駿體察使。大捜京外。公賤妻妾娼妓等。分置各院。淸平所着粧奩之具。皆徵於民。民產殆盡。（海東野言）

○主多立新名號。樂工稱廣熙。妓女稱運平。陞爲假興淸。又陞爲興淸。運平之追入者。謂之續紅。所着有迓祥服。所居稱聯芳院。以圓覺寺爲局。又以宜城尉（成宗駙馬南致元）第爲含芳院。齊安大君第爲蕾陽院。甄城君第爲趁香院。興淸及絃手列居之。攫擢者居聚紅院。在明政殿之右肅章門。

○疾病家爲欽淸閣。慈壽宮爲會綠閣。曾經御幸者居之。內人之色衰者所居。爲杜蕩護淸司。儲興淸食料。謂之護華庫。其監掌供食者。謂之典備司。護喪內人處。謂之追惠署。祠祭內人處。謂之廣惠署。署在孝思廟。設布染司。使監造迓祥服。設奉順司。輸載獵網具。鷹坊有考按官鷹師軍。養馬處曰雲廐。（在貞陵）曰麒廐。（在本司僕）曰麟廐。（在景福宮）曰龍廐。（在金虎門外）義禁府當直廳。改爲密威廳。奉使者皆稱承命。採美女良馬于各道者曰採紅駿使。採少女者曰採靑使。監禁罪人于海島者曰鎭幽謹理使。剝割民庶。督斂百物者。皆稱委差。慮有非議時事者。命大小臣僚。皆帶牌子曰。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受命者皆帶承命牌。其最急速者。謂之追飛電。犯承命者。罪至死。（謏聞瑣錄）

荀子王制篇曰。修採淸易道路。註云採謂採去其穢。淸謂使之淸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燕山遣大臣于諸道。盡收士族處女。號曰採靑使。未返而靖國。除其穢惡。異哉。（謏聞瑣錄）

○以成均館爲宴樂之所。撤移先聖位版。置於高山菴。（一云高岩裏）又移太平館。又移掌樂院。（楓岩曰又移西學）積置褻處。序次無倫。香火久絕。而講堂祀殿。變爲興淸淫戲之所。神人之憤極矣。

○廢妃愼氏。籍居昌。領議政承善女。居昌府院君降號居昌郡夫人。出居貞淸宮。中宗朝卒。墓在忘憂里。尹廢妃墓局內。奉祀傳于外孫具滓。滓傳于外孫李安訥。

○四男二女。

一子廢世子頲。丁巳生。廢主九年癸亥。遣使冊封爲世子。燕山旣廢。廢謫旌善。

二子仁。初封昌寧大君。削其號。

一女具文璟。初封綾陽尉。削其號。

庶子誠。初封陽平君。削其號。

庶子敦壽。

庶女愼居弘。判官。後娶。

○姜希孟家。在崇禮門外。廢主嘗寓其家。成宗丁酉。元子有疾就養。時每遊於園中松下。及其卽位。官其松。如秦政五大夫之爲。仍繞以金帶。又令過其門者下馬。今之巡廳洞。卽其避馬屛門云。

○成廟戊申二月初六日納世子嬪。自朝風雨大作。 御札付嬪父左叅贊愼承善曰。世俗以婚日風雨爲忌。大凡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萬物之生。莫非風雨之功云云。自午開霽淸朗。忠敏公雜記。愼譜。忠敏之敏作愍。

○成廟置酒仁政殿。酒半。右賛成孫舜孝。啓曰有親啓事。 上命陞御榻。舜孝知廢主不克負荷。撫床曰。此座可惜。 上曰。吾亦知之。不忍廢也。舜孝仍啓。女謁大盛。言路未廣。 上俯與語曰。何以救此。舜孝曰。 上若知之。自無其失。入侍之臣。咸愕然。臺諫啓曰。人臣上御床。是大不敬。又附耳語。尤無禮。請下舜孝獄。又請問密啓何事。 上曰。舜孝愛予。戒予以好色。戒予以斷酒。何罪之有。竟不言。國朝記事。丙辰丁巳錄五山說林並無年月。僉載入丁未。未知何據也。

○廢主爲世子時。許琮爲弼善。趙之瑞爲輔德。廢主日事遊戲。全不留心於學問。只畏 成廟訓嚴。强御書筵。東宮官雖盡心陳講。聽之藐藐。之瑞天性鯁直。每當進講。投冊於前曰。邸下不力學。臣當啓達。廢主甚苦之。琮則不然。柔辭婉言。從容開悟。廢主甚許之。大書壁間曰。趙之瑞大小人也。許琮大聖人也。聞者爲之瑞甚危懼。及卽位。甲子禍起。先誅之。沒其家。琮位右相。雖不能匡救。然每承命。坐府論囚。周旋營救。所活甚多。罷還于家。必吐血數升。因憤懣而卒。思齋摭言

○燕山新立。朝野皆稱英主。而金宗直以老辭位還鄉。鄉人問曰。今王英明。先生何辭位而來。宗直曰。觀新主眼睛。如吾老臣。得保首領幸矣。未幾。有戊午甲子之禍。人皆服其先見。逐睡篇

○朴英初登科。爲宣傳官。見廢主手射 成廟所養鹿兒。帶箭

加三品官。令本道方伯。以時惠養。

梁灌

梁灌字沃之。南原人。世祖庚辰武科。公少志學。博通經史。三屈禮部。遂投筆。官至同敦寧。咸陽龜川有祀。公遺址也。

○宰德川解歸。御史李檣。候於渡頭。搜其行李。只有小學。李杜詩數卷。及弓矢琴鶴而已。檣據實褒啓。上嘉之。增秩除義州牧。又爲御史李天英褒啓。上特賜御札褒寵。仍命進秩嘉善。錄淸白吏。淸白吏案曰會寧府使。又命圖畫其遞歸時行色。付之殿壁。每於守宰辭朝。必指示而諭勅焉。

○公雖進身以武。而雅尙儒術。富於文辭。晩年退老林泉。潛心性理。有自得之樂。

附金虯

金虯字夢瑞。光山人。明宗丙午文科。

○上嘗親自禱雨于慶會樓池邊。暴日露坐。聞有樂聲。問之。乃房主監察。行禮宴也。上怒曰。天不雨。西成絶望。予乃減膳撤樂。露禱如此。食祿之輩。乃敢張樂娛遊。命下詔獄。二十四人一時就囚。乃令其子弟。陳疏乞哀。上大怒曰。渠輩無狀陷罪。又使其子弟。顯蒙冒疏。尤可惡也。命盡執拜疏人以入。皆散走。獨房主監察之子。不去被執。上問曰。汝以童稚。何獨不去。對曰。臣初以救父而上章。縱受罪安敢逃乎。上曰。此疏誰所作耶。對曰臣所作也。誰所書耶。對曰臣所書也。上曰。汝年幾何。對曰十三。上曰汝果能之乎。欺罔罪當誅。對曰。作之書之。皆出臣手。願請試之。上命賦憫旱。立就而書其末曰。昔東海寃婦。尙致三年之旱。聖上以此軫念。則成湯千里之雨。致之不難。上見而奇之。問爾父誰耶。對曰房主監察金世愚。中宗癸酉文科官佐郞。即臣之父。又問爾名誰也。對曰以虯爲名。上御筆書曰。爾能文。又能書。見爾文放爾父。見爾書放爾父同僚。其移孝于忠。因命史官。從虯往禁府盡放之。其後。金虯中司馬。明廟朝魁文科。官至判尹。每當上忌辰。必涕泣三日。竟是月不食肉。子孫以其御筆爲幛。懸其神主後壁云。五山說林

燕山朝故事本末

燕山君

燕山君㦕。成宗元子。廢妃尹氏誕。成化丙申生。弘治乙卯即位。正德丙寅廢。在位十二年。降封燕山君。放于喬桐。十二月卒。壽三十一。墓在楊州海等村。

以立效。海東雜錄

丘從直

丘從直字正甫。平海人。　世宗甲子文科。登俊。　歷玉堂大司成。官至贊成。安長公。

○能文精於易。

○我朝經學。有丘從直以容貌奇偉。蒙　世祖拔擢。竟至一品。慵齋叢話

○丙戌　世祖。御序賢亭。出示親製飛氷歌。公進曰。雖三百篇。不能及也。　上問孟子何如。公曰不賢。問朱子。公又對以非賢者。梁誠之啓曰。從直每事承迎。廷臣效此。國事非矣。請劾之。　上優納。訥齋集

○公草野人也。少入舘下齋。時生進二十餘人。得一名卜。問平生禍福。終至公。卜再拜曰。公當至一品。壽踰七耋。大富貴之命。諸生皆不及也。衆皆大笑。後登科。分校書舘入直。聞慶會樓勝絕。夜中。便服至樓下。臨池散步。俄而。　上乘便輿。從數宦者。從後苑突至。公惶懼伏輦路下。　上驚問之。對曰。校書正字丘從直也。問何以至此。對曰。臣嘗聞慶會樓。玉柱瑤池。乃天上仙界。今幸鎖直芸閣。草野之賤。敢爾偷看。上曰。爾能歌乎。對曰。擊壤之歌。豈合聲律。上曰。試唱之。公曼聲長歌。　上善之。又命激厲高唱。　上大悅曰。能誦經傳乎。對曰。能誦春秋。命誦之竟一卷。　上命賜酒而罷。翌日特拜公爲副校理。三司交章極論不允。過五六日。上御便殿。盡召三司官。使大憲以下誦春秋。無一人能記一句。命公誦第一卷畢。又抽他帙。無不應口誦。　上謂諸臣曰。爾輩不能誦得一句。猶躡淸貫。如丘從直者。豈不當此任乎。仍命公肅謝。五山說林○公之子達孫。文科直提學。夙孫文科吏郞。

咸禹治

咸禹治江陵人。定平公傅霖之子。佐理功臣。東平君。官至參贊。

○嘗爲全羅監司。有鬩鬩兄弟。爭釜大小。訴於官者。公怒命吏。函取大小二釜來。曰當擊碎。均其斤兩而分之。二人服訴遂止。筆苑雜記

丁克仁

丁克仁字可宅。靈光人。居于泰仁。號不憂軒。　端宗癸酉文科。

○公治經。老而中第。年七十拜正言。引年退老于其鄕。訓誨後進。且與鄕人。行鄕飲酒禮。作不憂軒曲。以歌之。　上下敎褒其廉介。欲召用之。傳曰。念爾年老。不宜煩以職事。特

三年不出。聞風從遊者雲集。遂探子史諸書。矻矻忘倦。甲申世祖幸溫陽取士。公自嶺南至。揚言於衆曰。不占魁科。誓不入洛。果擢第一。名聞騰翥。超授直講。

○丁酉拜忠淸監司。時公之父堣（世祖丁丑文科官至郡正。）守槐山郡。有旨宣召曰。父爲郡守。子爲監司。交代之際。受授甚難。其速上來。時論榮之。

○天性明敏。端嚴正直。博通羣書。尤長於史。所著有靑坡劇談。

金訢

金訢字君節。號顏樂堂。延安人。戊子進士。魁生員第二。辛卯文魁。選湖堂。官至工曹參議。

○丙午公爲直提學。以父友臣命。進獻其外曾祖成槪所書。魏徵十思疏。兼進劄子。以寓規警之意。 上乃賜經御。白綾帖裏黑黍皮靴。且手札金箋以賜曰。省所上劄子。與魏徵疏軸。深用嘉焉。徵之此言。實萬世之蓍龜也。爾父勸汝以魏徵自許。爾又勸予以唐虞同治。可謂父愛其子。臣愛其君者也。予雖不淑。其敢忘之。嘉汝之誠。賞以褒之。常置左右。以自警焉。書之楷正。固無所取。特陞公爲工曹參議。友臣爲丹陽郡守。

○公文章簡古雅潔。尤長排律。

○公嘗奉使日本。海中遇風濤。舟出沒如鳧鷖。同舟之人。皆蒼黃叫呼。公獨端坐讀書。怡然如在閨閣。若不動心。（世稿三魁集）

崔淑精

崔淑精字國華。陽川人。 世祖壬午文魁。官至吏曹參判。

○公有詩名。以懿墓（卽今敬陵）典祀。題詩齋壁上曰。笙鶴朝天去不還。城西十里卽猴山。烟霞暗鎖松杉路。雲霧深藏虎豹關。此日蘋蘩明可薦。當年弓劍杳難攀。傷心杜宇聲聲苦。淚灑春風點點斑。 上親幸見之。深加歎賞。因此。驟至大官云。（朝野記聞）

金壽寧

金壽寧字頤叟。安東人。（參判益精之孫。） 端宗癸酉文科。（時年十八。）佐理功臣。福昌君。官至吏曹參判。一夕劇飮而卒。文悼公。

○上幼沖嗣位。公以大諫上劄曰。爲學之道。如舟泛流。不日進則日退。今經筵。只御朝晝。不御夕講。恐非磋磨及時之意。乞令經筵官。更日直宿。以備顧問。 上嘉納之。（國朝寶鑑大東韻玉）

○公文章俊發老健。尤工於章疏。疏曰。處高位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見可慾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防壅蔽則思迎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行之以悠久。守之以誠信。則民心悅。而天道順。太平之治。可

句曰。犬走梅花落。無逸對曰。鷄行竹葉成。無逸亦登科。

玄錫圭

玄錫圭字德璋。昌原人。 世祖庚辰文科。官至右叅贊。

○公性淸介。遇事敢言。 上嘗夜對講高麗史。至辛禑學鑄鏡事。公曰。亡國之主。非無才也。精於技藝。而遺却大體。昔南漢主劉鋹。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宋祖曰。倘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自古書畵之妙。花卉之翫。未有不亡其國者。海東雜錄

○世祖在潛邸。與諸王子。會宴濟川亭。時適有科擧。遠方士子。彌滿津渡。 世祖望見一儒士於稠衆中。使人指示曰。被衣某色人。汝往招來。其人來謁。 世祖待以賓禮。問其姓名居住。對曰。玄錫圭家在嶺南。 世祖與語繾綣。饋盛饌。顧謂左右曰。此間有處子者乎。時公跋涉遠路。衣冠藍縷。形容憔悴。滿座無不怪訝。孝寧大君雅信 世祖鑑識。對曰。孫兒瑞原君。有處子方求婿矣。 世祖曰。欲得佳婿。無踰此人。孝寧曰。門戶似不相適。 世祖曰。自古英雄豪傑之士。多出草野。若是士族。決意定婚。後瑞原君審問之。公以崇南巨儒。才名方振。遂納爲婿。後登第。歷敭淸顯。爲時名卿。竹窓閑話

許誠

許誠河陽人。中樞副使偶之子。 世祖己卯文科。官至府尹副提學。

○公能文章善琵琶。退居豊德村墅。嘗騎牛簑衣篛笠。以釣魚爲樂。 上累召爲承旨副提學。然未嘗淹。南孝溫嘗評曰。奇士也。爲人磊落不羈。恬於勢利。有許氏風烈云。丙辰丁巳錄

李則

李則字叔度。固城人。左相原之孫。 世祖壬午文科。官至知中樞。貞肅公。

○公受知於 上。有懷輒盡。不少忌諱。每上封事。必引商書。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之語。 上皆從之。以大司成。出爲忠淸監司。學生二百餘人。上書請留。至曰李某斯文之表。吾道之宗。一方之民。雖受其賜。一國之士。於何考德。 上答曰。觀風宣化。不其重乎。教養作成。國不乏。諸生既不得請。皆踵門禮謁。容齋集

李陸

李陸字放翁。號靑坡。固城人。左相原之孫。戊午生、鄭保外孫。 世祖己卯生進兩試。甲申文魁。丙戌拔英。戊子重試。官至兵曹叅判大司憲。

○少倜儻不羈。年二十二生進。己卯 擺棄家事。南入智異山。

鞫得其情。手札答公辭疏曰。一方安危。盡委于卿。任大則責必大。勢重則事亦重。故欲陷卿以大事。皇天福善禍淫。使爲惡者。自入于刑章。爲善者終著於安榮。卿無懷嫌。使予無宵旰之憂。

○公美風儀。襟度豁然。早爲 世祖器重。一日。問周易圓覺經優劣。公曰。佛氏妖書。何得與三聖經比並乎。世祖震怒。命力士捽下撞之。公神色自若。竟不問。上仝

○工草隸。

蔡壽 己巳生 乙亥卒

蔡壽字耆之。號懶齋。仁川人。戊子 年二十 司馬。 睿宗己丑文魁。對策館試會試殿試皆第一 靖國功臣仁川君。官至知中樞。一作判書 襄靖公。

○公生而穎異。及長。豪邁不覊。容齋集墓誌下並同

○甞拜左承旨。坐事當遷。命降左副。政院啓曰。院中上下之間。禮分甚嚴。當遞不當降。上曰。如某不可不在喉舌。不數月。超授都承旨。後大憲闕。 上適幸後園。命入侍大臣。薦堪職者。擢拜公。即命召至曰。憲長須用慷慨人。仍命都承旨李吉甫。取金帶帶之。

○初拜承旨。公以不次。乞辭○御書狀尾曰。予觀明鏡。姸媸自露。莫鋪區區之辭。更竭斷斷之誠。

○甞因天變。極論丙子之獄。連坐多濫。久竄遐裔。豈無寃枉。上大感悟。疏放數百人。

○甲子獄。追論公○甞爲承旨時。請飜 大妃所下諺書。廢妃罪狀。宣付史官。杖配丹城。初公察任士洪父子奸狀。倡同僚上狀力辨。且言不去將敗。國人以爲太甚。後士洪果敗。始服其先識。士洪怨公至骨。至是當國。凡平生所嫉惡者。必置死地乃已。至有闔門遭禍。人皆爲公懼。公曰。死生在天。畧不爲意。旣而放還。

○靖國後。公見一時朋儕。凋謝殆盡。卿相以下。皆後進晩輩。班行無可省識。乃歎曰。少年知遇。食祿四十餘年。榮幸已極。不去何爲。遂退歸咸寧村舍。搆小亭。名曰快哉。甞題詩亭壁云。何似盡拋塵世事。蓬萊頂上伴神仙。未幾。無病而卒。

○爲詩文。操筆立就。至於山經地誌。無不該博。雖天下異國。亦了然如親見之。甞朝京。途遇御史孟貴。悉認貴所莅地。答問無差。貴驚服。於北京。見雲南人崔瓛。問其所居。仍歷說道里遠近。山川形勝。瓛大驚曰。某山下即吾居也。未知公何時遊歷。三女壻 金勘金安老勘耔 及子紹權、皆文科

公有孫曰無逸。五六歲時。夜抱而臥。作一句曰。孫子夜夜讀書不。無逸對曰。祖父朝朝飮酒猛。又於雪中抱行。作一

皂卒前導。跨馬居中。惟一奴隨後。道路指笑曰。山字官員。僚員戲曰。借一丘何害於義。而失儀容至此耶。公笑曰。借丘於人眼前事也。衛從之多少。背後事也。爲所不見。而前乞於人。吾所不爲。寧作山字官。不願丐丘。聞者大笑。（思齋摭言）

尹孝孫（庚午生員 年七十三）

尹孝孫字有慶。南原人。端宗癸酉文科。丁丑重試。官至左叅贊。文孝公。（戊午。以史事罷。見金馹孫史草故也。）

○公幼讀小學。行灑掃定省之禮。其祖希長曰。此兒少能解禮。當以孝孫名之。朴元亨聞其名。遂以女婦之。（名臣錄○生七男一女。止衛觀察使。）

○公之父處寬。（官止郡守）爲議政府錄事。清晨。往刺相公之門。閽人辭以寢。不爲通。日晚。饑困而歸。謂孝孫曰。余以不才。喫辱至此。汝須勤業。毋如爾父也。孝孫書其刺尾曰。相國酣眠日正高。門前刺紙已生毛。夢中若見周公聖。須問當年吐握勞。翌朝。其父不省。又往投刺。相公見其詩。即引入問曰。是爾所題否。處寬驚懼失措。審其字畫。乃其子筆也。遂吐實。相公令召孝孫至。則頴悟不凡兒也。極加奬歎。時相公有小女。方擇婿。入語夫人曰。吾今得佳婿矣。夫人不可曰。我女豈可與錄事兒爲婚。相公不聽。竟歸其女。（芝峰類說）

○爲舍人。辭以親病。特授長興府使。以便養。及其居憂廬墓哀毁過節。墓距家十許里。每朝祭訖。必步歸覲母。後又乞養。授全州府尹。立小厨衙中。與妻共執饌。家在南原。躬獵供甘旨。節日獻壽。嘗自製一曲曰。北有屯山嶺。南有智異山。願借兩山壽。萬歲奉慈顔。歌而起舞。悅親之事。雖兒戲無不爲（名臣錄）

○創設文廟饌卓議。定 世子冠袍制。（並入典故）

鄭蘭宗

鄭蘭宗字國東。東萊人。世祖丙子文科。丙戌重試。拔英登俊試。佐理功臣東萊君。官至吏曹判書。翼惠公。（己酉卒。年五十七。）

○丁酉。爲北道兵使。築穩城長城四十里。久於塞上。急患風眩。幕僚欲以上聞。公止之曰。本道密邇胡虜。帥臣函以病聞。上必驚憂。姑觀我病勢。必不可爲然後。馳啓未晩。未幾。病果瘳。（東閣雜記）

○尼麻車聞公病。謀欲入寇。公力疾起曰。兵有先事攻心之法。乃聚城底胡酋數十人。語曰。朝廷令我將五鎭兵。討尼麻車。以懲前日寇邊之罪。爾等亦當從軍。因與約日而遣之。尼胡聞之。逃竄山谷。遂失耕穫。訖數歲不敢窺邊。僚佐欲啓聞。公又止之曰。職所當爲。何煩聞爲。（名臣錄）

○甲辰。授平安兵使。江界人朴亨孫。誣公欲反。上知其詐。

爲事。弊將何如。名臣錄

兪好仁

兪好仁字克己。號㵢溪。高靈人。乙丑生。壬午生進。甲午文科官至掌令。佔畢齋金宗直門人。公父蔭居長水。

○公忠孝淸儉。沈重簡嚴。詩文高古。筆力遒勁。時稱三絕。名臣錄

○公在玉堂。上每於月夜。與宦者數人。遊慶會樓。池中小舟。僅容五六人。獨公從之。有如唐玄宗之待謫仙也。靑坡劇談

○公直宿玉堂。上從宦者一人。夜臨直房。公驚起。上命只着紗帽而坐。從容談論。上見其紬衾。露敗絮。又黃染色退。上曰。爾歷淸顯。儉素如此。可尙也。卽命宦者。持被而來。因以與之。此與唐文宗寵章綬同也。五山說林

○公家在善山。乞歸省老母。上親餞酒酣。作歌歌之。公感泣。左右亦爲之感激。上密遣人。迹其行曰。予念之不忘于懷。渠亦念我乎。受命者追入驛亭。公登樓。一作登鳥嶺 北望夷猶久之。遂書壁上一律。有曰。北望君臣隔。南來母子同。還奏其狀。上從容賞咏曰。好仁身雖在外。心不忘君。五山說林龍泉談寂記

俗傳。上短歌曰。어더내일이야그릴줄을모로더냐잇스라하더면제긋혀여가랴마ᄂᆞᆫ보ᄂᆡ고그리ᄂᆞᆫ정은나도몰나하노라

○公乞縣便養。上初不許。頻年祈懇。命除義城。密諭監司曰好仁予之友也。爲親屈百里。善視之。未幾。監司考下。芝峰類說曰。拜山陰縣監。竟以不恤民隱。哦詩不輟。罷黜。 上怒問曰。予曾有命。何以殿爲。對曰。國家設守宰。非爲榮其身也。爲其親民而愛恤也。今好仁。吟風弄月。不治官事。是以下之。上愛公。恩渥隆盛。終不至大官。蓋察其器。不堪爲宰輔云。五山說林

○公以文章。最承恩寵。親老乞養。甲午。由修撰除居昌。丁父憂服闋。由校理。又除義城。滿六期。還擢掌令。又乞歸養上問於廷臣。咸曰。好仁年高德邵。宜在左右。上使之輦母來京。病不能致。御札下銓曹曰。好仁事親日短。可除其隣晋州牧使。銓曹辭以不可無故徑遞。以毁成憲。乃待陝川闕除之。名臣錄曰。到未踰月。以疾卒于官。年五十。 公雖在外任。上令歲抄。錄進所著詩文。輒褒美。賜母食物。東閣雜記

○臨終。語其子進士瑍曰。君子要須不欺君。汝若得一命。當思我言。

鄭碩堅

鄭碩堅字子健。海州人。甲午文科。官至吏曹叅判。

○公骯髒。不拘小節。弘文舘本無丘史。只有選奴一頭。故爲舘員者。例借於他司帶率。公爲應教。獨不借丘。只以懸鑞牌

無區區干請。平生以清愼自許。訓子孫。必以見金如石。與金宗直。同鄉友善。晩年。退居金山賀老村。因以自號。金山立祠。與佔畢齋。同享。

○公牧耽羅。出獵時。甞持一鞭。及其還。因留掛於壁上。後島人寶藏之。每陳於牧使上官之際。歲久蠹破。令畫工。摹其鞭形。而掛之。

○自耽羅還。船到洋中。忽邅回不前。篙師皆懼失色。公凝然正坐。有一編裨前告曰。島民感公清德。賫一金甲以贈。使待公被甲之日獻之。公即命投之洋中。乃得利涉。後人指其處曰。投甲淵。

姜希孟

姜希孟字景醇。號私淑齋。又雲松居士 晋州人。吏叅碩德之子。府尹希顔之弟。 世宗丁卯文魁。拔英登俊。翊戴佐理功臣。晋山君。官至賛成。文良公。

○公文章爲時所推。研究典墳。貫穿古今。論議英發。使聽者忘倦。

○徐居正始見公於希顔之第。時年才十五。才已老成。居正甞謂希顔曰。此君之子由。希顔曰。兄非子瞻。弟安得爲子由。相與一笑。虛白亭集

○公爲刑曹判書。剖決明敏。獄無囚人。舊例以圄空啓之則有賞。下僚欲啓之。公不聽曰。若非臯陶淑問。安敢居此。僚佐愧服其撝謙。可謂有君子之度矣。東閣雜記○海東雜錄 以此爲姜希顔事。按仁齋官止府尹。未甞判刑部○雜錄曰。時。盜賊恣行。公治獄嚴明。奸徒竄伏京獄空虛。

○公夫人安氏。監司崇孝女。十四歸于公。執婦道无失。八年丁酉。元子有疾。僑寓民間。政院請擇將相法家養之。命擇數家啓之。 上命移夫人家。夫人調其寒溫。節其乳哺。不旬日而氣健。內間聞夫人治家有法。特賜御衣數襲。純綿蘇木等物白米七十斛。庚午感暑症。 中廟特賜醫藥。厨膳絡繹。壬申卒。特賜米豆布紙。棺槨油席松脂等物。於婦人前古所無之恩命也。

忽一日。元子誤吞絲錘子。喉塞頗危。諸從者蒼黃失措。叫號而已。夫人奔見曰。豈可使吞物之兒仰臥。令益深入。即令扶起。令乳媼挾兩鬢。夫人以指挑錘子出之。錘出而氣通發聲。諸從者向夫人扣頭謝曰。夫人活我輩命。豈徒活我輩。國家之本。賴夫人得安矣。夫人曰。功有所在。責有所歸。愼勿復言。夫人絕口不言功。

○公甞曰。宋朝朋黨之患。起於寇萊公。搏擊人物。其流之弊。雖程朱亦不免於黨。今觀年少氣銳。新進儒士。日以搏擊人物

暇能不忘經史。遂超加崇政階。臺諫交論其不可。上答曰。論人不論級。乃予平生之志。勿復言。名臣錄

○公素稱該職。典故儀禮。尤其所長。凡朝廷大禮。古制雖存。而疎簡可疑者。公必商度古今。務合於理。貞熹大妃之喪。事多倉卒。公能節其變通。墓誌

○公天姿豪邁宏豁。聰明絕倫。善談論。平居。未甚讀書。而性理之原。及歷代治亂。言之亹亹。上令諸宰論難庸學。盧思愼首發性道教三字。次以理氣先後。往復不已。公應之如響。名臣錄

李承召

李承召字胤保。號三灘。陽城人。世宗丁卯文魁。三陽壯元 重試。辛未。賜暇湖堂。佐理功臣。陽城君。禮曹判書。文簡公。

○公以文章名世。博覽强記。凡禮樂兵刑。陰陽律曆。醫藥地理。靡不通貫。行狀

○爲禮判時。一郎官日飲無何。公務多闕。同列有欲黜者。公笑曰。許丞多時耳聾重聽。長官不忍絕之。今之郎官。雖長醉。然醒時亦多。又何廢焉。

洪興

洪興字士傑。南陽人。左相應之弟。蔭仕。至大司憲。

○公不由科第。歷承旨方伯。及爲都憲。極論任士洪奸邪。久必爲國家禍。又劾韓明澮。恃功弄權之狀。風采凝然。朝野震慴。人不敢干以私。

○公與李陸。隔墻居。甚相善。陸方新構室。植柱於礎。公赴衙道上。呼謂其家人曰。歸語乃公。國有常制。若一毫有踰。當論以法。衙罷視之。則盡毁而斷之。不敢違尺寸。其正直方嚴如此。而又能內剛外和。雖至賤之人。待之必歡洽。常遇天旱。民間禁酒甚嚴。有醉嫗七八人。抵掌短歌。亂舞而前攔公軺曰。進賜進賜。此不好乎。何禁酒也。公笑曰。好哉好哉。當弛禁。爾等勿濫觴以傷財。一市中嘖嘖不已。寄齋雜記

其後。田霖爲判尹。行過王子檜山君家。駐馬。呼其主役者曰。間閣多少。高下尺數。自有其法。爾如憚死。愼無踰也。今暮當再過矣。旣暮。其人迎謁馬首曰。多者毁之。長者斷之。不敢犯法也。霖徐曰。當初違制。固不可饒。但已遵行。姑恕。後當通治前罪。上同

李約東

李約東字春甫。號老村。碧珍人。縣令德孫之子。 文宗辛未文科。歷吏叅。官至叅贊。平靖公。淸白吏。癸丑卒。年七十八。

○公天資寬厚。秉心堅確。不喜浮華。不治產業。性又剛正。

撤御硯與之。公書罷。倒筆柄。循行一看。跪進之。無一字可竄。 上大喜。命供宴以樂之。極飮大醉。仍呼韻。以張良爲題。賦四韻。無不應聲。 上命宮人彈琵琶而歌之。又命公起舞。公仍醉倒。 上解藍錦緞帖裏覆之。聞者感淚。五山說林

○公。無意雕琢於文字間。而祭吉再文。胷中所發。自能如此。可以想見其風槩。丙辰丁巳錄○祭文。入吉再下。

○判中樞。以病辭。不允批答畧曰。栢府銀臺。物論所推於簪諤。關東嶺表。遺民咸仰乎仁恩。淸風峻節。李元禮之模楷。茂德高名。韓吏部之山斗。都承旨曹偉之辭也。名臣錄

○上昇遐。公晝夜號哭曰。天日之表。那得復見。不食一月。一夕發狂。夜半脫衣。走上南山。因此病革而死。行狀

○公嘗自言。吾願必無疾痛而終。一日與諸宰。劇飮話竟夕。晨起謂夫人曰。吾氣似不平。呼諸子來。速具飯。飯訖曰。吾欲效少時。挾冊遊師門也。乃取一卷書披之。上下階級數次曰。困矣。吾休休焉。乃隱枕而臥。家人以爲睡。良久視之則絕矣嘗命好燒酒一大壺。埋于靈巖下。如命焉。謏聞瑣錄

權景祐

權景祐安東人。左相魚世謙之婿。庚寅文科。歷翰林。官至叅判。

○鈴平君尹士昐。貞熹大妃弟也。奉使燕京。而公爲書狀。士昐恃宮掖之勢。有黷貨之誚。還到義州。公盡收其貨以聞。上即下士昐于吏。而擢公爲侍從。 大妃亦不敢丐其命。士昐因以憂死。公自此。日被寵擢。

○時。公以監察。充書狀官赴燕。譯官。濫賚物貨。馹路騷然。其屬托之家。多聯權貴。公一切探索以聞。苟托一布者。皆鞫于詔獄。命超公三階。及爲正言。倡臺諫。請黜任士洪。言甚抗直。士洪乘夕抵公。陽爲不知者。曰誰敢爲此論者。公直答曰。惟我敢爾。士洪氣沮。不敢出一言而退。稗官雜記

李坡

李坡字平仲。號蘇隱。韓山人。領中樞季甸之子。 文宗辛未文科。年十八。是年。賜暇湖堂。官至右賛成。明憲公。丙午卒。燕山甲子。禍及泉壤。

○登科八年。超至通政。年芳而位高。不見其驕矜之色。 世祖朝。爲都承旨。一日御便殿。獨召公。引其手。以龍顔摩其面。顧謂世子曰。此他日汝臣也。其勿忘。遂命親酌以飮之。墓誌

○庚子。拜禮判。一日入侍。退食賓廳。 上令中官。賚烏犀帶一腰。以賜之曰。深嘉卿典禮三載。無有過錯。且供職之

天必應之。遂齋戒親出祈雨。夜半聞雨聲。喜曰。我當謝天。被朝服立庭中。無數拜天。雨勢漸急。有吏持傘倚後。公曰。歷尊處。安用傘爲。命去之。衣裳盡濕。又爲慶尙監司。若遇孝子烈女門閭。必下馬再拜。雖雨不避。都事李緝。擁蓑坐田間。公拜畢。謂都事曰。足下何爲緝。曰我先令拜矣。左右無不掩口。又嘗至平壤。見箕子墓。下馬拜曰。東人至今囿於禮義之塲者。專是太師之敎。又嘗陪獵于穿嶺。猛虎被圍。公乘醉。抽木箭彎弓。馳馬欲入射之。衆人力持而止。凡事多類此每於 上前。書忠恕二字。懇懇陳啓。 上以爲忠直。遂至大用。公位高而操心愈約。每對客設酌。只用黃豆苦菜松芽爲蔌。專惡繁華之事。慵齋叢話○嘗承命。製進忠恕詩。特加正憲。

○嘗戒子弟曰。吾家起於草萊。無傳家舊物。惟以淸白。傳之足矣。嘗醉臥。以手指胷曰。此間無些子汙物。

○公爲方伯。禱雨輒應。如不雨。則乃怒其神曰。予禱汝雨。而不雨何也。怒神之言。雖非自反之道。而身若不誠。則必不能發此言也。丙辰丁巳錄

○寧海有西泣嶺。俗傳使星。若初踰此嶺。則必有凶事。人皆避之。公爲監司。直到嶺上。白古木而題詩曰。汝揖華山呼萬歲。我將綸命慰群氓。箇中輕重誰能會。白日昭然照兩情。因改名曰破怪峴。稗官雜記

○巡至東萊。翌日將開宴。縣令聞公兄仁孝訃。秘不發。公夢見仁孝袒括。中夜起坐。泣下曰。老兄必死。明日。具設素饌。令驚愕。告以實。海東雜記

○公性疎蕩畧於世事。精於經學。常淨掃一室。掛欹器圖。出入觀省。海東雜記

○家在明禮坊上層。名臣錄曰構草亭南山下。鑿池種蓮。日以敎誨後生自娛。 上一日晚。與二宦登慶會樓。遙望見南山側。有數人環坐林薄間。 上認爲公。亟使人覘之。公果與二客。飮濁酒。盤有一黃苽而已。上即以酒肴馳賜之。因戒之曰。明日愼毋謝。公與客稽首涕泣醉飽。明曉來謝。 上責其不遵戒。公泣曰。臣但謝恩。他何計焉。寄齋雜記

○公以贊成兼文衡。 上愛其才。甚重之。每戒其好飮曰。毋過三盞。公曰謹奉敎。一日。 上以承文院所上表不善。命召公。使者十輩不得。薄晩。公始至。露髮不斂。酒氣滿面。 上怒曰。賀表文不佳。欲使卿改撰。卿醉如此。予曾面戒。卿無過三盃。何不踐言。對曰。臣有女出嫁。不見久。今日往過。留之飮。但倒三器而止。 上曰。酌以何器。對曰以食鍮鉢。 上曰。卿既醉。當招提學。與之撰定。對曰。不須煩提學。命

不毛。侵犯風寒。遂遘疾病。其後仍任監司。久留寒地。前日之病。至此始發。予甚痛惜

○平生以忠直自許。論國家大事。披肝瀝膽。言不得行。則繼之流涕。大度包容。而至於論人奸邪。直言無隱。早貴隆赫。清貧如寒畯。所居湫陋。人所難堪。而處之泰然。（名臣錄）

○每受祿俸。即分恤族戚之貧寒者。且聚同宗子弟。諄々然勸讀書。敎之不倦。（丙辰丁巳錄）

○中廟朝金正國。啓於經席曰。成廟於許琮。委任至矣。故亦盡瘁國事。琮之家在社稷前路傍。居憂。成廟有事于社稷。還宮時。歷問琮之有無于其家。一時聞者。莫不感激奮發云。

尹壕

尹壕字叔保。坡平人。成宗壬辰文科。庚子爲國舅。甲寅拜右相。鈴原府院君。賜几杖。平靖公。

愼承善（壬戌卒）

愼承善字子繼。（一字元之）居昌人。臨瀛大君女壻。十八司馬。調敦寧府丞。仕至叅知。後丙戌擢文魁。甲寅拜相。至領議政。翊戴佐理功臣。居昌府院君。燕山國舅。

○世祖丙戌。別試取士。公以叅知。上疏請赴。遂擢甲科第一。超授吏曹叅判。是年。又捷拔英。兼帶藝文提學。（洪貴達所撰墓誌）

○燕山朝。引疾杜門。屢辭求遞。大小機務。一付僚採。而無所問。不知公心者。或以懦弱譏之。前後策勳。賜田多至百結。而一無所受。（愼譜家傳）

成宗朝文衡

魚世謙（入燕山相臣）

成宗朝名臣

孫舜孝

孫舜孝字敬甫。平海人。號勿齋。辛未生員壯元。端宗癸酉文科。丁丑重試。官至贊成判中樞。文貞公。

○公聚古人三休四休之說。自稱七休居士。（慵齋叢話）

○公六七歲。能通小學。既長。存心性理之學。性至孝。嘗在忠州。母趙氏病臥欲嘗杏。公年十餘歲。至杏樹下。仰天拜祈。俄而杏無風而落。遂拾而走。其祖令人伺之。以爲孝誠所感。（名臣錄）

○公爲人。純謹無他。每事徑情直行。若關風俗綱常。必先致意。醉則發豪語無已時。嘗爲江原監司。適時大旱。禱雨無效。公曰。不得求雨者。無他。守令不盡誠也。如或誠心感天。則

○世祖分授諸名臣釋經誦之。名儒老師皆不免。至公則曰。如某不喜佛。其勿授之。公在小官。能得人主敬憚。已如此。行狀

○狀貌魁偉。風彩嶷然。一時推爲大人君子。少博學能文。至於天文律曆之技。無不精通。而又能弓馬。國有大事。必以公爲元帥。然不治家產。所居僅蔽風日。淡如也。青坡劇談

○乙酉拜北兵使。丙戌丁內艱。以康孝文代之。明年李施愛反。殺孝文。即日起復公。驛召入覲。公不敢辭。翌日陛辭。賊平。加階崇政。

○有賊張永奇。起全羅道。徒黨日廣。州縣不能制。以公爲節度使。賊聞公至。竄入海島。乘間抄掠。公廣設方畧。令人覘之。賊入長興。檄府使金舜臣。發兵圍之。賊射舜臣。潰圍而出。公親領兵。馳到擒斬之。

○弘治戊申。董越王敞。來頒登極詔。公以遠接使。候于義州。兩使尙矜持。視人蔑如。左右執事者。少失尺寸。則必詬怒曰。我非爾國貂璫。敢爾無禮耶。盖往時奉使者。多我國入朝宦寺。故有是言。及見公。長身玉立。衣冠偉然。兩使瞿然。不覺屈膝拜。禮罷相目曰。堂堂哉。若人。自是。嚴稜漸剗。左右忤意。皆不問。每見。留語從容。或至夜分。一日。王敞語及嘗奉使遊蜀。公問曰。入蜀有二路。陸由褒斜。水由荆門。公由何路。敞曰。由江而入。又問江出岷。濫觴至夔東峽極險。至夷陵始漫流。信否。因擧江至某某地。爲某某水。沿江上下數千里。山川遠近。戶口多寡。以至古今英豪。並呑割據。歷歷縷數。兩使心服。前執公手曰。若非胷藏萬卷。何能如此。公問中朝典故。雖宮禁隱密。皆爲公盡言。無所諱。及還。到江上。依依不忍別。至涕出曰。望公早時來朝。使中國知海外有此人。還朝。嘖嘖搢紳間曰。所不知者。天上也。人間則無雙。其後。郞中艾璞。奉使而來。爲人傲狠。遇卿相皆睥睨不爲禮。然入境。首問公起居。及見公。欽容屛氣。甚禮重之。行狀稗官雜記

○公好性理之學。沉潛考究。多其所自得者。貫穿諸史。閱朱文公通鑑綱目。更兩旬而畢。其精勤俊敏。多類是。故其施諸注措者。皆爲模倣可法。知遇　宣陵。入爲皐夔。出爲方召。歡欣皷舞。期臻大猷。而卜相數年。遽爾殂殞。豈非命也歟。丙辰丁巳錄其爲詩文類其德。不事雕琢。而渾厚端慤。自中聲律。陰崖所撰友堂詩跋

○甲寅公病革呈辭。　上下敎曰。右相之病至此。而九日不告可乎。命賜砂糖柑橘等物。令御醫金興守治療。命承旨李宗灝。問有欲言之事。公攢手喉語曰。但願　殿下。愼終如始。及卒。上素膳累日曰。予於大臣。誰厚誰薄。然右相盡瘁北征。深入

矣。名臣錄

○公與某人。訟奴婢。某度難與宰相爭訟。納文券于公曰。相宅奴婢爲是。故納文券矣。但小人此奴婢外。更無他奴婢。自此爲常人矣。公惻然曰。汝之窮至此乎。吾不復與汝爭之矣。還其文券。而斷不復訟焉。退溪與人書

○講論經史。辨對如響。世祖每夜分忘倦。嘗評論宰相之才。目公曰。豁達第一。名臣錄

○爲明使姜浩接伴。浩稱公爲知禮。其返也。公在途患痔。浩以所乘輿。與公。自跨馬行。見重如此。上全

○與李克墩柳子光。柰啓史獄。惜哉。名臣錄 戊午獄。稍有救解之力。

許琮 甲寅二月卒

許琮字宗卿。陽川人。號尙友堂。世祖丙子生員。丁丑文科。敵愾佐理功臣。陽川府院君。壬子拜右議政。忠貞公。

○公少時奇偉。不類凡兒。年十二三。與同隊小兒。上寺讀書。偷兒夜來。盡挈衣屨去。翌日。諸兒皆恐怖散去。公獨確然不動。高枕大臥。取筆書壁曰。旣奪我之衣兮。宜吾鞋之莫偸。旣奪衣又偸鞋兮。竊爲盜先生不取也。識者服其量。已知非凡器。行狀 忠齋摭言

○中文科第三。時旱甚。放榜日。唱一甲方畢。忽雨作。庭紳皆目公。以爲商霖之徵。

○公魁顏廣顙。美鬚髯。身長十一尺二寸。姿表出於千萬人之上。望之儼然。如泰山喬嶽。即之溫然。如祥風瑞日。不怒而人自畏。不言而人自服。行狀

○世祖簡文臣。分習天文地理。屬公天文學。硏窮步天之法。適有日食之變。公書啓。推步其末。並論 上好佛法喜遊畋。不御經筵。不納諫諍之失。凡六事皆時所諱。言甚鯁峭。見者喘汗。世祖以爲有志才。命加一資。後以兼藝文講書。世祖曰。汝是前日言事者歟。公申論前啓之意。世祖旣異言直。又見其儀觀瑰瑋。欲試其守。摘疏語以詰曰。十旬不返。以麵代犧。予無是失。而以夏康梁武。比予何也。佯加威怒。命捽下杖之。侍者叵測天意。無不股慄失措。世祖又取匣劍橫膝。命力士崔適曰。候吾拔劍盡匣。即斬之。徐徐拔之。光閃閃照人。末垂露。公猶確然不動。略無懼色。隨問而對。音吐洪暢。世祖還納劍匣中曰。眞丈夫也。大加稱賞。恨得之晚。命進酌。公徐就樽所酌酒。進退雍容可觀。世祖銳意修攘。思得人以委閫寄。每側席興歎。及見公。深契宸衷。自是。眷眷日隆。常使兼宣傳官。行狀 名臣錄 合錄

商導之也。雖受擢髮之誅。不足贖其罪。只以廢妃獻議大臣。被誅於燕山。不以其罪。故丙寅靖國。首蒙伸雪。至今不知故事者。往往以爲眞宰相。可勝痛哉。（浯溪記聞）

洪應

洪應字應之。南陽人。號休休堂。　文宗辛未文魁。　翊戴佐理功臣。益城府院君。己亥拜相。至左議政。忠貞公。配享　成廟。

○公有文名。又善書。風標端雅。持身有律。人稱賢相。

李克培（年七十四）

李克培字謙甫。廣州人。仁孫長子。　世宗丁卯。司馬文科。佐翼佐理功臣。廣陵府院君。己巳拜相。至領議政。賜几杖。翼平公。

○世祖。判吏兵曹。見公深器之曰。是他日都承旨也。及卽位。擢禮曹叅議。（名臣錄。下並同。）

○申叔舟征野人。請與公偕。（特爲禮叅）從之。凱還。陞資憲。

○詔使董越之還。百官送于郊。越就公之位曰。朝鮮老成人也。（迎詔使一條。入詔使典故。）

○太學生李穆等。駁一大臣。（尹弼商）語頗不遜。　上欲加罪。宰相臺諫。請釋不允。公曰。新學少年。不知事體。言雖不中。固當容之。　祖宗以來。儒生言事者亦有之。未嘗有受罪者。今若罪之。恐妨言路。　上許之。

○性嚴重有風儀。燕山初卽位。命曾經相臣。各書嘉謨嘉猷以進。公以中庸哀公問政章。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書進曰。古今帝王爲治之要在此。臣之平生所學。亦在此而已。（續選）

○公器度雄深。志慮堅確。本之以經術。文之以吏治。平居寡言笑。不喜接賓客。客至門者。輒辭以出。故至者亦少。門庭常蕭然。（行狀）

○平生不喜言人過。有斥人之短者。輒艴然曰。果若短。當取其長。况難的其短乎。常慮家門太盛。名二孫以謙恭曰。處世之道。無過此二字。嘗戒子弟曰。物盛則必衰。若等無或自滿。（行狀）

○少從許文敬稠學。每謂公非常之器。以外孫女妻公。

盧思愼（丁未生。辛未生員。四科。沈溫外孫。）

盧思愼字子胖。交河人。左相用之孫。號天隱堂。（一作保眞齋）　端宗癸酉文科。拔英登俊試。翊戴佐理功臣。宣城府院君。丁未拜相。至領議政。賜几杖

○公有文名。幼與洪應同遊學。洪之舅尹叅判贊炯。有識鑑。一見異之。謂洪曰。盧家兒眞遠大器。畢竟名位。當與汝相埒

韓伯倫

韓伯倫字子厚。清州人。蔭翊戴佐理功臣。清川府院君。睿宗國舅。庚寅拜相。襄惠公。

成奉祖

成奉祖字攸行。昌寧人。蔭佐理功臣。昌城府院君。辛卯拜右相。襄靖公。

尹士昕

尹士昕字弼甫。士盼之弟。蔭佐理功臣。坡川府院君。乙未拜右相。襄平公。

尹弼商

尹弼商字湯佐。坡平人。世宗庚午。文科。丁丑重試。敵愾佐理功臣。坡平府院君。戊戌拜相。至領議政耆社。燕山甲子謫珍島被禍。

○世祖朝。以刑房承旨。入直。適値夜氣寒嚴。揣知　上意當恤獄囚。意有問。歷考京外囚徒。罪犯輕重。錄于小冊子。夜五鼓。內官傳敎。促召入侍。公顚倒衣冠。袖錄囚小冊子而入。內官引入寢殿廡下。俯伏。世祖臨牖敎曰。今夜。天寒倍甚。燠室重衾。亦所不堪。況犴獄罪囚。觸冒嚴寒。慮有凍死之弊遠外不可及。京外見囚。輕重罪幾許。其速盡錄以啓。公卽對曰。臣方任刑房。刑獄之事。乃臣職分。常留念於此。已知厥數。卽見小冊子。歷數以啓。語未畢。世祖大驚異。拓牕命入寢內。公俯首入。流汗沾背。命賜酒進酌。回顧向內曰。此乃吾寶臣也。始知貞熹王后御座密邇也。益惶懼而退。自是。不次擢用。未久。超拜崇品。思齋摭言

○尹弼商沈金孫。積綿布無慮千餘同。甲子丙寅間。並罹奇禍。謏聞瑣錄

○公少時。朝京。訪善卜者推命。則曰壽位俱隆。但終死於三林之下。其後。廣諮卜師。皆未解。燕山時。以　成廟朝。議廢妃事。竄珍島原一作邑內。一日夕。隣居人。倩旁居耘手曰。明早。會于上林。公偶問曰。何謂上林。主人曰。此去未五里。地名有上林中林下林之號。公始憶三林之下。仰屋憮然。若有所失。未幾。廢主遣使殺之。親族子弟。皆流絕島安置。伏尸于野外。旬日不收。而烏鳶不食。隣犬不顧。思齋摭言

○己卯之獄。人皆知袞貞之爲。而不知其成於金詮。戊午之禍。人皆知出於克墩子光。而不知弼商之主張者。何者。我國人不曾一觀東國史。纔過數十年。耳目所不及。則賢愚邪正。類不能知。弼商以睚眦。欲殺李穆。遂起戊午之獄。一時士類。盡爲魚肉。至勸盧思愼。殺趙舜。其心陰慘。燕山暴虐。大抵弼

國家大體。至如勝敗之數。非所預恤。要伸大義於天下耳。再三力請。上從之。命右議政尹弼商。副元帥金嶠。領偏師四千。往征大捷。李堪以從事。先來獻捷。上大悅。特賜草綠糯帖裏。中朝亦降勅褒美。（東閣雜記。韓明澮墓誌。）

○弼商之征建州。江路氷滑。李從生馬顚墜傷。元帥驚救曰。若非公。誰能爲先鋒乎。從生即上馬。直入賊穴。焚燒廬帳而還。元帥勞之曰。是役之捷。皆公力也。（名臣錄○蔓嶺之戰。公爲先鋒。）

○建州之捷。魚世謙爲奏聞使。仍執俘至遼東。太監及摠兵官都御史等。語之曰。彼虜人及首級。何必並獻京師。首級則付邊鎭。人口則付親戚。不亦可乎。俺等當具由奏達。世謙曰。獻馘王庭。古也。奏捷無其實。將何以驗。往復數四。竟不從。三大人爲設筵。世謙揖而不跪。御史云。何不跪飮。答曰。奉我殿下之命。來朝京師。諸大人特設筵。以禮慰我耳。焉得跪飮。（東閣雜記。稗官雜記。魚世謙行狀）

○庚子。帝賜勅。仍賜尹弼商金嶠等賞。

許琮征野人

辛亥。野人寇永安道。殺邊將。命本道監司許琮。往征之。時琮任滿當遞。命仍任。琮受命興師。征尼麻車。果遁避登山。望見我軍。不見其際。慴然曰。彼皆人耶。何如是夥也。琮之此行。非徒尼麻車震慴。建州三衛。聞聲亦懼。琮不交一兵而還。上聞之。遣都承旨鄭敬祖。宣醞勞問。

時琮爲都元帥。李季仝爲副元帥。發六道步騎二萬。十月渡滿江。踰欝地嶺至賊巢。尼麻車已知機逃匿。遂焚蕩廬室。捕斬男女各一。以十一月還渡江。（國朝典謨）

○時以掌令李粹彥。充從事官。（容齋集）

○初。永安節度使尹末孫。撫御失宜。虜犯造山。殺擄軍民。慶興府使羅嗣宗。亦被殺。上思得文武長材而鎭之。特命左叅贊成俊。代末孫。俊雍容撫制。夷民懷服。俊以虜罪當問。上書請征。上大悅。命許琮爲都元帥。以俊副之。大示威武自後。賊不生梗。還拜俊本道觀察使。超崇政。酬北征之勞也（名臣錄）

成宗廟庭配享

領議政高靈府院君文忠公申叔舟。

領議政蓬原府院君忠貞公鄭昌孫。

左議政益城府院君忠貞公洪應。

成宗朝相臣

〇賜死傳旨曰。廢妃尹氏。性本陰險。行多悖逆。曩在宮中。暴虐日甚。旣不順於三殿。又肆凶於寡躬。待之如奴隸。至言並足跡而削去之。是特細事。嘗見歷代母后。攝幼擅政之事。必以爲喜。常以毒藥自隨。或置懷抱。或藏篋笥。非惟欲去其所忌。又將不利於寡躬。嘗自言曰。我命長壽。將有所爲。此則不道之罪。關於 宗社。而猶不忍斷以大義。只廢爲庶人。置之私第。今者外人。見元子漸長。前後紛紜。以此爲言。雖在今時。不足深憂。後日之禍。不可勝言。若使凶險之性。得操威福之權。則元子雖賢。不得有爲於其間。而跋扈之志。日益自恣。漢呂唐武之禍。翹足可待。予念至此。深用寒心。今若優遊。不早定大計。而國事至於不可救。則悔之無及。漢武猶爲萬世之計。殺無罪之鉤弋。況此凶險之人。又有難赦之罪乎。肆於今月十六日。賜死于其第。諛聞瑣錄

〇二十日。傳旨禮曹曰。廢妃之惡。昭著史策。而非惟國人之所共憤。寔亦天王之許貶黜者也。予以薄德。配不得良。上累祖宗之大德。下負臣民之顒望。慚赧之心。曷有其極。然賴天地 祖宗之陰佑。承 三殿訓誨之丁寧。身旣免唐之中宗。罪已明晉之賈后。此大臣之所共懽而賀者也。予於今思昔之事。中夜歔欷。獨坐不眠者。不知幾日也。雖永不賜食。魂豈有寃。我何矜恤。但母以子榮。君之惠也。防其後姦。君之政也。顧念儲君之情。寧不惻然。今特命其墓曰。尹氏之墓。定墓直二人。仍令所在俗節致祭。以慰其子。且感魂情。而雖予百年之後。永勿改易。以遵父志。諛聞瑣錄

廢妃之死。李世佐以代房承旨。持藥去。其夕還家。與其妻同室而臥。妻問曰。聞朝廷論廢妃不已。畢竟如何。世佐曰今已賜死矣。妻愕然起坐曰。傷哉。吾子孫其無遺類乎。母旣無罪而被殺。子無報復於他日乎。朝廷將置世子於何地。而有此擧措乎。及至燕山甲子。世佐與其子守貞。皆殺死。松窩雜記

尹弼商夾攻建州

成化己亥。天朝將討建州衛野人。勅我國夾攻。 上命藥城君魚有沼。領兵赴之。到江上。滿浦鎭以氷澌難渡爲辭。遂罷兵而還。 上治有沼不及師期之罪。韓明澮曰。我國至誠事大。中國亦待之無外。自平交以下。尙不可失信。況天子之命。旣已奉承而中違之可乎。自 祖宗以來。事大至誠之道。至 殿下恐替矣。請更遣銳師速赴之。議者皆曰。路險雪深。不可再擧。上亦疑之。明澮力請曰。議者之言。自安之計。老臣所惜者。

○命下敎寧恭奉尹遇。宣傳官尹遘于獄。

○戊戌。上將廢中宮。許琮引漢武宋仁之失。力陳不可。名臣錄

○戊戌。上召尹遘問曰。訟田自有該司。爾何誘爾母。請于中宮耶。遘曰。此臣不知。上曰。後若如此。爾雖不知。予當罪爾。中宮國母。不可干以私事。

○庚子十月。尹妃以罪廢黜。十一月。陞淑儀尹氏爲妃。是爲貞顯王后

初。尹妃誕元子。寵隆驕恣。妬忌諸媛。頁家嚴氏鄭氏不遜於　上。一日。　聖顏有爪痕。　仁粹大妃昭惠王后大怒。激成天威。出示外廷。大臣尹弼商等。將順獻議。廢出私第。己卯錄

○時。上將廢中宮。天威震動。人不敢言。孫舜孝上疏曰。考之於禮。婦有七去之惡。其一曰無子去。二曰妬去。二者雖兼有之。而如有三不去。則古人猶恕也。有一去而無六去之失。則獨不可恕乎。況元子之母后。其可一日褻處窮閻乎。王妃尹氏。早膺萬福之源。獨得多男之慶。而一朝遜居閭閻中。又絕供奉之資。是雖自取。寧可少恩哉。處君臣朋友之間。義當勝恩。在父子夫婦之際。恩當勝義。他日元子有惻隱之心。　殿下寧無後悔之念云云。東文撰〕名臣錄曰。公上疏極言。且痛哭。

○是歲。遣韓明澮等。陳奏天朝曰。繼妃尹氏。性度乖戾。不克欽承寵命。失德滋甚。大失臣民之望。不獲已承臣祖母尹氏。臣母韓氏之敎。廢置外第。以副室尹氏爲妻。伏望聖慈。特賜繼妃誥命冠服。撮要朝野記聞

○癸卯。大司憲蔡壽。入侍經筵。與校理權景祐。同啓曰。廢妃尹氏。雖坐廢。曾配至尊。而今褻處閭閻。奉養亦窘。請別置一室。官給廩餼。　上震怒。以爲阿媚元子。爲後日地。命大會公卿議。鞫問。壽對不屈。又下禁府鞫之。壽對之如前。竟赦不罪。三年始敘。名臣錄。國朝記事

時。景祐以侍讀官。啓曰。子在儲宮。母雖有罪。不可褻處閭閻。　上震怒。以爲陰附世子。希恩異日。命鞫之。景祐略不沮挫。執理抗言。開陳誠悃。援據歷代人主。待廢妃事。言益剴切。上乃霽怒。只罷其官。稗官雜記。涪溪記聞。

○己酉夏五月。賜廢妃尹氏死。時。慶尙監司孫舜孝涕泣。上疏極諫。

尹氏旣廢。日夜號泣。繼之以血。宮中毁傷日滋。　上遣內豎廉察。　仁粹大妃敎宦者。對以梳洗靚粧。無悔恨意。遂信其讒。而加罪。己卯錄

○尹氏之廢。　上常以諺書。書其罪。遣中官及承旨。逐日隔帳諷讀。冀其改過。而復壼位。尹氏終不改。竟賜死。燕山嗣位。盡殺其時承旨。而蔡壽以不解諺文。獨免死。破睡篇。

○致彥辛於闕庭。責之曰。欺罔罪當死。爾今猶以錫圭爲小人耶。當初所犯誤耶。彥辛曰。臣非誤執。錫圭眞小人也。上曰。爾以錫圭。爲盧杞王安石。其比我於唐德宗宋神宗歟。彥辛曰。德宗用一盧杞。神宗用一王安石。錫圭則兼二人之陰險奸邪。而 殿下用之。臣爲殆有過於二君也。上卽霽怒。慰諭曰。臨死不易辭信也。殺諫臣者。惟桀紂也。繫爾干獄者。以爾固執耳。予豈殺諫臣哉。終不效唐太宗聽諫。寢不如初也。爾遇可言之事。其極言之。爾之慷慨終不屈。予甚嘉之。往就爾職。命賜酒。（寄齋、野言。別集。合錄。）

○時柳子光。與任士洪朴孝元等。欲擠玄錫圭謀敗。子光流東萊。（柳子光傳○按柳子光傳末。又云、戊戌之獄 正類攻邪黨、以此觀之、子光之竄。必在戊戌。士洪竄 亦皆被罪。而不可考）

斥任士洪

丁酉。獻納安琛。因朝對。極論公主第宅踰制。時任士洪爲諫長。其子光載。尙公主。甚恨之。卽會兩司于朝房。士洪揚言曰。臺諫須議同乃啓。獨啓非宜。琛曰。言官當盡抱蘊。若有所待。必碍言路。士洪愈執不回。且以啓 上。卽召對。令陳狀。知不可相容。並許遞。（容齋集。宏琛墓誌下同。）

○庚子。琛陞應敎。時士洪爲都承旨勢焰頗熾。琛與同列。論發其奸。上震怒。同舘皆見罷。賴宗室朱溪正深源。極陳士洪陰邪狀。上大悟。即斥士洪。而復琛等職。

○丁未。士洪方坐廢著。戚里之勢。頗有進用之漸。大司憲李則。率同列。伏閤力爭曰。殿下以旁支繼統。何不念 宗社之重。上怒問曰。謂何。則對曰。父子相繼。固常事。若爲生靈。擇主。非大聖不可。臣期 殿下。遠冀堯舜。而今不從諫臣。實痛心。聞者汗縮。

尹氏廢死

淑儀尹氏。贈左議政起畝之女也。成化丙申。生燕山君。是歲八月。冊立爲妃。

○丁酉。有人詐稱監察尙宮家人。投書于權淑儀家。淑儀上之。其書曰。嚴鄭兩昭容○將謀害中宮及元子云云。上於中宮房。見小囊盛砒霜。又於小箱。藏方禳書冊。上問於中宮。以爲婢三月。親蠶時所進。後三月。以非所書供招。上將廢中宮。命議于朝。領相鄭昌孫。不能强諫。上命降封嬪。別處慈壽宮。承旨李克墩任士洪。力諫而止。絞婢三月。其餘杖竄。府夫人申氏。（尹妃之母）以預聞其謀。臺諫請削職。不允。後 上見中宮交通外間。卽令政院禁之。（野言別集）

○文武二品以上。及憲府。屢請治浚不道之罪。大妃終不聽。又請浚爲羣小所指。不宜在京。請置於外。大妃傳曰。龜城世祖所眷愛也。今黜於外。恐違 世祖之意。申叔舟等。啓請速斷。大妃敎曰。卿等好爲之。叔舟等啓曰。浚功臣。削籍收職牒。慶尙道寧海府安置。籍沒家產。傳曰。當令彼。安心以去。不可罪之至此。乃抹籍沒家產四字。又傳曰。食物備給及防護節目。曲盡以啓。叔舟等又啓。禁府郎廳二人。部將一人。率羅將二人。軍士二十一人押送。官給糧米食物。傳曰允。

任士洪擠玄錫圭

八月丁酉秋七月。玄錫圭爲都承旨。洪貴達爲同副承旨。任士洪韓倜孫舜孝等。亦爲承旨。適趙軾之妹。嫁李諶早寡。軾幷奪其臧獲。趙氏與前縣令金澍通婚。軾誣告以强奸事。下禁府。禁府請以誣告。刑訊軾。貴達獨啓不當刑問之意。錫圭以刑房承旨。翌日仕進。怪其不議己而擅啓曰。雖姜孟卿爲郡承旨。申叔舟爲同副承旨。不當如是。仍攘臂怒目。至稱爾而罵之。大司諫孫比長。司諫朴孝元。以無禮讓駁錫圭。柳子光亦疏論錫圭。上命諸承旨。皆換他職。以士洪爲大司諫。時年三十餘。臺諫又論。錫圭不可獨免。上特命超二資。授錫圭大司憲臺諫論其不可。移授刑曹判書。上敎曰。錫圭士洪。俱是宗親之婿。韓倜乃予四寸。有何愛憎之殊。但以錫圭。可怒而怒本無罪故耳。（野言別集）

錫圭瑞原君之婿。士洪寶城君之婿。故 聖敎及之。或言錫圭爲平安監司時。對內寺作思慕 主上之詞。仍而涕泣。上聞之。益加眷注。（上仝）

○持平金彥辛。論吏判玄錫圭。爲小人。比之盧杞王宋石。上曰。當遍問議政府銓曹。若無其實。爾受欺君之罪否。彥辛對曰。臣當受極刑也。上乃召議政銓曹問之。皆對曰。不知其爲小人也。於是。上怒命下彥辛於義禁府鞫之。禁府讞以欺罔律。杖一百徒三年。上曰。罪當死也。何律之輕也。遂命押彥辛至政院鞫之。

○同中樞金紐上疏曰。臺諫人主之耳目也。言及乘輿。至尊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今錫圭之爲君子爲小人。臣未知之。假使錫圭。爲君子也。而彥辛指爲小人。亦不過錯料誤執耳。況錫圭不次超擢。位列六卿。可謂赫赫大臣。顧彥辛微者。披肝露膽。敢爭於雷霆之下。言雖不中。有古骨鯁之風。誠宜褒奬。以勸士類。而反抵於罪。臣恐自此。臺諫解體也。上曰彥辛自言身被極刑。予當裁斷。卿其退去。

繼宋字子胤。自號薄田耕叟。文成公裕八代孫。性癡。詩酒之外。餘無留心。拜直長。十七年不遷。（秋江錄）

○明淑公主。請於 上曰。洪常叔父僩。爲長興府使。其妻病。難於赴任。願遞本職。上命敍京職。大司諫孫比長等。上劄以爲。不可私僩。而毀法。請準期不敍。御札答曰。予觀所言。深以爲正。予之此事。私也非公。寧不愧哉。聞過即改。亦不難矣。爾等能盡乃職。予甚嘉之。（國朝謨烈）

○上接臣僚。有若家人父子。而臨政肅敬。群臣莫敢隱情飾行。在 上前。互相長短。面折不少諱避。及出闕門。坦然歡欣。無一纖芥相違。蓋 上之神明威德所變化也。（五山說林）

○上喜傾大白。有一玉盃。淸瑩如水。 上每置酒酒酣。輒用此盃。命飮者。有一宗室。飮後便袖之。仍起舞。佯仆倒地。盃盡碎。蓋以諷諫也。 上亦不以爲過。（五山說林）

○咸鏡道儒生朴元齡善書。嘗代寫人書疏。 上下問誰所寫。以元齡對。命召于政院。賜酒肉。出箭筒。使書其面以入。仍以御書屛風賜之。雖小藝。其嘉奬如此。（筆苑雜記）

上舍生朴元齡稍善書。 上覽而嘉之。下書其鄕。賜紙筆以奬之。榮耀鄕閭。無不驚動。夫寸藝細技。豈足以上動 睿賞哉。然不以聖能而廢之。奬勸之隆。必出於誠如此。由是。文章書畫。工技百術。莫不賴激而精進。乃知聖人皷舞轉移之機。特在於一嚬笑之間。若非誠意之好。夐超凡情。則雖百方勸飭。嚴立程課。祇見其騷煩頽惰耳。安能動人。若此之深耶。（龍泉談寂記）

○持平劉璟啓曰。 殿下爲月山大君之卒。久不視朝。行幸亦廢皷吹。禮葬之喪。達于大夫。請以義斷之。 上曰。視朝當如所啓。大臣之卒。尙不忍聽樂。況親兄之柩。方在殯。予何忍聽皷吹乎。（國朝典謨）

○上鍾愛一王子殊甚。多有過辟之事。憲府論之。 上即命召城上所掌令。使之前。遂書一句而賜之曰。世人最愛霜後菊。此花開後更無花。其人拭淚而出。未幾。 上昇遐。（五山說林）

龜城君安置

初韓繼禧密啓於 世祖曰。龜城君浚宗室。不宜典禁兵。（詳入睿宗朝。南怡獄下）

○庚寅春正月。左贊成韓繼美。詣差備門外。告龜城君浚事。蓋權孟禧。以浚爲君。國可當。與繼美言。浚有物望。又與崔世豪言。龜城君年壯且堅。可以持器。孟禧世豪。訊杖承服。依律論斷。（盧蘇齋日記）

臣則不然。有九十老母。昨有一守令。素有厚分。以海味遺臣。臣受之矣。上笑之。自袖中出其紙曰。卿可謂古之遺直。逐睡篇

○上親享 宗廟。有一掌令。爲大祝。當讀祝。便不出聲。有如箝口者。翌日。 上命除豊山萬戶。言官爭之。上曰。 號爲文官。而不能讀祝一字。聞粗解決拾。可使當一堡足矣。過數月。以舊職召還。五山說林

○有一人。上疏求伸寃。 上問誰寫此疏。曰士人姜信也。亟召之。使寫楷書草書而進。 上曰。楷書當無比。遂授造紙別坐。累召見之。數年間。躐至判決事。亦能稱職。寄齋雜記

○李蕃居安康縣。屬慶州 資禀秀異。儀容端正。弱冠遊府學。從師取友。通經學工文詞。筆法亦妙。 上覽蕃都會居魁之作。嘉賞之。即命乘傳赴闕。給紙筆更試之。又賜衣食之具。許留國學。使卒其業。多士榮之。李蕃己卯進士有子曰彥廸

上嘗夜遊。遙見三角山。有火徹夜。使人往見之。有書生懸燭讀書。使問之曰。何爲如是勤苦。對曰。欲爲及第耳。 上命作絕句。仍賜第云。五山說林

○上出行。見一人斫一樹戴鵲巢者。植其門前。使問之。對曰。鵲巢門前樹者。及第云。而門前無樹木。故以此代之。庶望有徵。又問曰。能講乎。能製乎。對曰。兼有而屈數十年。遂即賜第。仝上

○前察訪李寬義。年七十五。家居利川。精於性理之學。一時逢掖。所共推服。癸卯。以孫舜孝薦。徵召。講大學中庸。命徐居正許琮李克基等。論性理之源。天地度數。日月星辰。歲差曆法。寬義辨對不差。 上下諭監司曰。前察訪李寬義。理學精熟。召致試問。果副所聞。將欲顯用。寬義自以年老。欲還田里。以終餘年。予嘉其志。賜衣許還。其令所在官。賜米豆。以示予褒美之意。

○藝文校理崔漢楨以醇勤蒙眷遇。承旨任士洪忌之。啓曰。崔某年老。不合侍讀。 上不之答。以御筆書漢楨名。超拜大司憲。士洪惶恐失措。士林莫不爲快。容齋集

○上將幸泮宮。講古乞言。時盧思愼李承召。適言事不見聽。李則進曰。盧李老成大臣所言不聽。幸學更乞何言。 上爲動容。

○安纖宋妻。 世宗孫女。桂陽君璔女 上親耕籍田還。欲歷見而慮諫諍。到興仁門內第二橋。上立命輦陪。猝向纖宋梨峴私室。諫官果爭之。不許。纖宋妻身着綿布黑衫。手治女工。顚倒迎謁。 上特授纖宋掌樂奉事。命即日肅拜。行厨所用金銀器皿。盡令恩賜。安氏追錄○後孫家有御座方席常懸堂中歲久爛盡

昨日希顏袖橘。意欲遺親。故賜。希顏鏤骨思死。卒倡靖國之擧。以爲報效。 上待士之誠。知人之明。固有以盡人忠也。希顏之革危措安。勳在社稷。亦可謂不負知遇矣。龍泉談寂記

○上好善愛士。亦至矣。天使董越將還。謂許琮曰。爾國有君。而無臣。靜菴筵奏

○宰相李永垠李坤二人。共奸一妓。互相攘奪。言官論罪。請罷者屢日。 上終不允。兩人詣闕自明。相爲歸咎。 上曰。自古士大夫。相謗妻妾。乃衰世之事。予不忍置斯世於衰亡。故不允臺言。非以卿等爲無罪也。退而省之可也。松窩雜記

○上於筵罷。必御便殿。六承旨各持所屬各司公事。率該員親詣 上前呈進。 上必與該員及承旨。尋繹事理。反覆商確。如其不可。則令退而更議。如得其可。則必問曰。此乃堂上之意耶。該員之意耶。籍其姓名。以備他日調選。至於守令邊將之拜辭。亦必一一引見。先問其出身根脚。族派交友。次問其莅官撫軍。治民禦敵之方。善者嘉奬。又從而超遷。其不善者。則黜之。幷與擧主而罪之。雖侍從奉使者。亦如之。以此。外官當赴任者。自知其不勝任。則輒稱病。不敢拜辭。寄齋雜記

上聞一守宰。有異政。知其爲大用之器。擢爲執義。三司交章。爭之數日。又擢爲吏曹參議。三司又極論之數日。又擢爲吏曹參判。三司遂止。不復論曰。若此不已。則必至三公。不如且止。其人後爲相。果稱職。以是。國人服 上之知人五山說林

○有宦侍自湖西歸。 上從容問民疾苦。仍問閑事。對曰。忠州牧使。有一客。眄一妓。甚愛之。而妓情冷落。及別。客泣不能別。時廣文。都事在座。客執廣文手。與妓帶垂。涕謂廣文曰。君獨不能慰我別恨乎。廣文爲賦一律。有曰。紫芝雀帶橫腰細。黑黍張靴着足安。客不爲之顧也。 上聞之莞爾。而仍書廣文之名於柱。異日。特以廣文入弘文錄。憲府論之。 上召問。對曰。自古弘文錄。採一時公論。未嘗出於內旨。 上曰。奔走權要而得之者爲公乎。名徹人主而見知者爲公乎。其人力爭。 上聲色俱厲。責命出。其人戰慄而退。誤從御路行。 上熟視。謂左右曰。自己當行之路。尙不知。反欲塞人前程乎。廣文竟入玉堂。乃奇才也。五山說林

○上顚倒一時人物。手段甚滑。一日。 上散步後苑。有鵲偶銜一紙。墜于 御前。審視之。乃海邊守令。致餽于左承旨物目單子。 上袖其紙。 御經筵。召六承旨從容曰。 若外方守令。以食物遺於卿等。則可以不顧禮義。而安心受之乎。諸承旨對曰。何敢受之。同聲以對。如出一口。左承旨避席伏地曰。

○上每以經筵。孜孜聽受。猶以爲未廣。擇二品以上。可顧問者。輪日叅侍。號爲特進官。

○十五年甲辰五月。命摹集趙孟頫字。刻張蘊古大寶箴。揭于便殿。以自警。親寫王禹偁待漏院記。以賜政院。謂承旨等曰。禹偁之記。雖爲執政而作。然在位百執事。皆可以代座右之銘。況爾院爲樞機之地乎。國朝典謨

○上嘗因旱。命減諸道供進之物。慶尙道守臣啓曰。如海錯之類。得之甚易。請依舊而進。上曰。臣子奉上之意雖勤人君恤下之情亦切其勿進。

○二十年己酉。掌令李承健。回自黃海道。啓曰。臣於解圍。發策。問本道栥弊。咀呪救治之方。永柔訓導權季同。對唯供佛。可以救之。此人心術不正。其言有害名教。故黜之。　上曰。釋氏蠹國害民。人所共知。凡有知者。在所當辟。而季同身居師表之地。背儒侫佛。欲以其教。爲救民之方。左道惑民。莫此爲甚。其令憲府鞫之。且手書　下教曰。予嘗恨緇徒。蔑棄天常。耗蠹民財。將欲絕其根株。扶植世教。而今者。儒生當國家擧賢之日。不陳堯舜之道。鼓唱浮屠之法。是欲使予。如梁武之捨身。唐宗之膜膜而後已乎。宜令有司。推鞫。屛諸遐裔。

○大司憲許琮等啓曰。聞倭人獻橘木。琉球使者。亦獻異木。若　殿下受之。則彼謂　殿下貴遠物。必爭來獻。豈不有累於聖德乎。　上曰。前者。琉球獻木。此是藥材。故受之。若橘則產於我國。不必受也。知中樞高台弼曰。臣濟州人。本州進眞珠鵁鶄杯。貽患於民多矣。上謂承旨曰。此無益於國用。而弊及於民。其令蠲減。

○二十四年癸丑六月。　上有疾。醫云。鯽魚可治。　上謂近侍曰。今方雨潦。採捕之人。恐罹沒溺之患。豈可以口腹累人乎。

○二十五年甲寅冬。　上寢疾彌留。猶聽斷不輟。及疾篤。具冠服。引見大臣。屬以後事。翌日昇遐。

○上好文。纘契　兩聖。寵奬儒林。逈出常謨。一時文章魁傑之士。彪炳玉署。如曹偉申從濩兪好仁金訢成希顔。尤被隆眷。優其親。偉遭艱。錫祭榮之。寵及存亡。人人起感。鼓舞人材。常所述作。隨日書進。偉、好仁。俱以親老丐外。特致米石。以振作士氣。誠千載罕遇之盛也。

希顔由弘文正字。丁憂制闋。　上召至閤門外勞之。命中官臂一鷹以賜曰。爾有老母。公退有暇。可以郊獵。助供滋味。又夜對贈酒果。希顔袖柑橘十數枚。因醉伏不省。中官負出之。不覺袖柑墮散于地。明日。下柑橘一盤于玉堂。敎曰。

帝王明鑑。后妃明鑑。

○上讀綱目。至晁錯上書。生穀之土未盡墾。遊手之民未盡歸農。侍講官李孟賢曰。臣謂。今亦如此矣。僧徒規避軍役。遊手之民坐食。不知其幾。雖難其盡去。請申明禁僧之法。 上曰。令司憲府糾察。孟賢又曰。自古帝王。親耕以供粢盛。后妃親蠶。以供祭服。所以重祭祀。而報本也。漢文感賈誼之言。親耕籍田。禮文具存而 祖宗朝。未暇行之。此闕典也。臣願親耕籍田。上以供粢盛。下以示民務本之意。 上命承旨金永堅。具躬耕籍田儀以啓。

○六年乙未。有人粘匿名書于政院。大意。指 大妃攝政之弊也。於是。 大妃還政于 上。上固辭不得。又令院相韓明澮。啓 大妃。明澮啓曰。今若辭政。是棄東方蒼生。常時詣闕。安心飮酒。若爾則飮酒。亦不得安心矣。 大妃不從。遂還政。以明澮啓辭。有未安之意。下教責之。於是。兩司交章請鞫。至引 世祖。以言語不敬。誅楊汀。流鄭麟趾鄭昌孫事。力請不從。武靈君柳子光亦上疏。請治明澮失言之罪。又不允。子光再疏。措語失實。坐罷。野言別集

○集賢殿罷後。讀書堂亦罷。 上即位。首開弘文館。復集賢舊制。七年丙申。館閣諸人建白。選文臣年少聰敏者。蔡壽楊熙止。兪好仁曹偉。許琛權健等。給暇讀書于藏義寺。後修龍山廢佛寺。爲其所。未有名號。命曹偉作記。並額讀書堂三字。賜酒賜樂。遣承旨落成。明朝。裁謝箋赴闕。加紅帕函昇之。隨以女樂。

○命圖畵神農。堯舜禹湯。高宗文武。漢文唐太宗。與文王后妃。宣王姜后。齊華孟姬樊姬。漢馮昭儀班婕好。明德皇后。唐文德皇后。光獻皇后。可觀事蹟。及吳夫差。漢武晉武。唐明皇德宗。先明後暗事蹟。爲屛。又命詞臣作詩。書于其上。坐臥觀省。以爲勸戒焉。

○八年丁酉。以司畜署畜料多費。命量減畜口。戶曹請將豬三百餘口。付司宰監而腊之。 上曰。三百餘口。何忍一時宰殺。其分賜宰臣宗臣等處。

○先是。 國王誕辰。勳舊之臣。就僧舍設齋祝釐。 上曰。詩不云乎。求福不回。豈可佞佛。而求福乎。其罷之。

時。朱溪正深源上書。請罷祝壽齋。 上手書答曰。爾力陳正道。排斥異端。欲使我爲堯舜之君。吾雖寡昧。實嘉爾誠。今從所言。

○十二年辛丑十一月。掌苑署進映山紅一盆。 上曰。冬月花開。特人爲耳。予不好此。後勿復進。

俯潺湲。鞸驄嘶青草。春在翠微間。又曰。絕壁立千仞。松風鳴未休。憑欄無限意。依約故山秋。又曰。問兄何事送義娥。遐想洋琴與渭歌。又曰。期會親戚。聘招佳妓。義雖君臣。恩則兄弟云云。見之知爲　上常時戲筆。諛聞瑣錄

〇上學問淵博。文詞灝噩。命文士盧思愼等。撰輿地勝覽。東國通鑑。三國史節要。又命校書舘。無書不印。如史記。左傳。四傳春秋。前後漢書。晉書唐書。宋史元史。綱目通鑑。大學衍義。古文選。文翰類選。事文類聚。歐蘇文集。書經講義。天原發微。朱子全書。自警編。杜詩。王荊公集。陳簡齋集。其餘所印諸書亦多。慵齋叢話

〇世祖靖難時。有一賈豎。功最多。御筆書賜曰。三死無與。上初即位。其人殺人。有司論以依律。其人上　御敎。貞熹大妃敎曰。先王既有手敎。其原之。上難之曰。先王之敎。一時之私恩也。殺人者死。萬世之公法也。豈可循一時之私恩。廢萬世之公法乎。大妃曰。雖然。先王遺敎。不可不用。特赦之。上難之再三曰。大妃不聽予言。不敢承國事。願更付他人。大妃曰。唯汝之爲。上雖杖其人。然終得不死。五山說林

〇命造密符。分授申叔舟韓明澮等二三重臣。以憑宣召。且防機變。

〇永安道觀察使李繼孫啓曰。本道　祖宗誕興之地。如周岐漢沛。而距京隔絕。負笈芹宮。從宦京師者。百無一二。朝廷禮讓之風。文物之美。耳目所不及。局於氣習。一以强悍爲俗。弓馬爲業。若學問之事。父兄不以爲訓。子弟不以爲意。急功利喜誇詐。棄禮義尙氣力。習以成風。遂爲驕兵。向者逆賊一唱。擧道靡然從之。此無他。不學之故也。變氣習明敎化之術。不過興學校育英才耳。雖六鎭僻遠。資質英敏者。往往有之。乞於永興府鄕校。以學業精博。有聞望文官。差敎授。擇聚諸邑年少聰敏者敎誨。且於鄕校。量給奴婢土田。爲支供之費。

〇二年辛卯冬。彗星見。下敎求言。上御寶敬堂。召見院相金礩。論朝廷得失。民生利害。大妃傳曰。予之族親。庸劣之輩。曠官尸祿者多。今此星變。恐由於此。惶恐實深。賢俊之士退藏山林者。宜搜訪招來。

〇三年壬辰。鷹坊甞畜一海東青。　上御經筵。申從濩曰。今旱乾相仍。民將餓死。此正　殿下憂勤之時。今內鷹坊。畜養海東青。是　殿下未能無心於玩好也。恐非敬天憂勤之實。上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予何隱其過失。即命放之。終不復畜。

〇命採歷代帝王。及后妃善惡。可法可戒者。釐爲三篇。名曰。

睿宗無嗣。月山當次。貞熹王后越次而援立。上年甫十三歲矣。猶帖然無事。權忠定撥乙巳疏。 ○上十三歲入承。篤學仁明。爲太平聖君。

○上聰明英武。寬仁恭儉。通貫經史。尤邃於性理之學。至於百家星曆鐘律。靡不通曉。射藝書畫。亦臻其妙。孝友出於天性。祭祀非有事故。必躬必謹。奉養三 大妃。克盡誠敬。待月山君恩禮備至。宗室諸親亦時召見于內。置酒行家人禮怡怡也。

○上親享景安殿。還御經筵。領經筵韓明澮崔恒曰。行祭後。又御經筵。恐勞 玉體。上曰。予惜一日。若齋日則已。祭後不可停也。

○王大妃傳曰。今日晷漸長。主上可御夕講。不可常與宦寺同處。數見賢士大夫。必有所益。院相金礩等啓曰。時方酷熱。一日三御經筵。恐勞 上體。請停晝講。且夕講可御便殿。上曰。予惜寸陰。安可停晝講。且朝臣不可便服接見。

大妃見 上讀書不輟。謂 上曰得無勞乎 上曰心自好之不知勞也。僉載

○上篤志於學。三時講書。乘夜又引玉堂入直之士。講畢賜酒。從容問古今治亂。民間利病。便服相對閤中。只張一燭而已。或至夜分大醉而出。賜御前燭送歸院。即金蓮炬之遺意也。慵齋叢話

○時 惠莊王妃 懷簡王妃 襄悼王妃同處一宮。上事之如一。上爲 大妃日設曲宴。選內需婢五六名習俗樂。其中一名容色才藝冠絕。常目 上不已。上覺之。命其父母嫁之。勿令復入。自此。曲宴亦罷。又 上苟無故。日三御經筵。日三朝 大妃殿。日引宗室。射飮于後苑。對宗室必設小酌。妓樂隨之此固太平盛事。然議者或以爲燕山之耽於宴樂。有耳目之習然也。惜哉。前言往行錄

○上精於楷法。嫵媚端重。從容三昧於趙松雪規度。又或留意於墨戲小畫。斯皆天縱之能。不煩模習。而妙詣古範。萬機之暇。時親翰墨。略加揮灑。寸牋尺幅散落人間。得之者。欽玩複襲不啻如拱璧矣。龍泉談寂記

中宗嘗以成世昌能書識筆法。下內藏若干張曰。自內不辨成朝與踏書。其辨別以入。世昌分類以啓之。

○上每引月山大君。入內曲宴。出則簡寄酬唱。無虛日。有賜蕊詩曰。新蕊初嚼水精寒。兄弟親情忍獨看。蓋其友愛天至。想見於文字間矣。芝峰類說 謏聞瑣錄

有出宮人。箱篋收貯裁紙札翰異常。云。幽亭瞰流水。高樹

一女愼淑公主。貞顯王后誕早卒。
一男廢主燕山君㦕。母廢妃尹氏。
二男桂城君恂。淑儀河氏出。娶原州元氏。僉正贈贊成甾女。
三男安陽君㤜。貴人鄭氏出。燕山時被禍。謚恭懷。娶綾城具氏。綾川君贈贊成壽永女。
四男完原君㥒。淑儀洪氏出。謚昭悼。娶全州崔氏。生員贈贊成河臨女。後娶陽川許氏。別坐贈贊成磧女。
五男檜山君恬。淑儀洪氏出。娶竹山安氏。贊儀贈贊成邦彥女。
六男鳳安君㦀。貴人鄭氏出。燕山時被禍。娶平壤趙氏。判官贈贊成紀女。
七男甄城君惇。淑儀洪氏出。娶平山申氏。奉事贈贊成友灝女。
八男益陽君懷。淑儀洪氏出。娶迎日鄭氏。僉知贈贊成文昌女。○謚順平。
九男利城君慣。淑容沈氏出。謚章平。娶南平文氏。引儀贈贊成簡女。後娶安東權氏。郡守贈贊成守中女。
十男景明君忱。淑儀洪氏出。娶坡平尹氏。僉正贈贊成健女。
十一男全城君忭。貴人權氏出。娶安東權氏。知中樞贈贊成健女。
十二男茂山君悰。明嬪金氏出。娶平山申氏。別坐贈贊成銖女。
十三男寧山君恮。淑容沈氏出。娶靑松沈氏。郡守贈贊成順路女。後娶慶州鄭氏。別坐贈贊成弘先女。○謚忠僖。
十四男雲川君愼。淑儀洪氏出。娶安東權氏。叅議贈贊成仁孫女。
十五男楊原君憘。淑儀洪氏出。娶平壤趙氏。忠義衛贈贊成經女。後娶文化柳氏。正贈贊成終孫女。
一女惠淑翁主。淑儀洪氏出。高原尉文孝公申沆。高靈人。父叅判從護。
二女徽淑翁主。淑儀金氏出。豐原尉任崇載。豐川人。父士洪。
三女恭愼翁主。貴人嚴氏出。淸寧尉韓景琛。淸州人。父瑱城君襄胡公瑮。
四女慶順翁主。淑容沈氏出。宜城尉南致元。榮僖公。宜寧人。父府使懷。
五女敬淑翁主。淑儀金氏出。驪川尉閔子芳。驪興人。父縣令宗元。
六女靜順翁主。淑儀洪氏出。奉城尉鄭元俊。奉化人。父主簿鉉。
七女淑惠翁主。淑容沈氏出。漢川尉趙無疆。楊州人。父叅奉光世。
八女慶徽翁主。淑容權氏出。鈴原尉尹鼎。坡平人。父府使承世。
九女徽靜翁主。淑儀金氏出。宜川尉南變元。宜寧人。父承旨忻。
十女靜惠翁主。貴人鄭氏出。靑平尉韓紀。淸州人。父判書亨允。
十一女靜淑翁主。淑儀洪氏出。鈴平尉尹變。坡平人。父正承柳。

○懿敬世子薨後。世祖育養者山君于宮中。
上天資穎異。器度雄偉。世祖特愛之。嘗與母兄月山君。在宮中。適雷雨暴作。寺人白忠信在傍震死。五山曰。雷震殿上柱。左右皆顚仆褫魄。五山曰。貞熹王后警變色。諸王孫錯失措。上畧不動色。五山曰。上年才九歲。世祖尤異之。嘗曰此兒器度類我太祖。五山曰。世祖語貞熹曰。異日國事。當付此兒。母忘斯言。睿宗薨。嗣子幼騃。貞熹王后議定以上爲嗣。

○睿宗昇遐。無嗣。中外遑遑。申叔舟啓于王大妃曰。亟定裵主。以安人心。王大妃以上俾承大統。王大妃同聽斷。

足以動天。遂以實言之。後 世祖即位。每稱鴨江之夢曰。予之取子。非獨才爾。稗官雜記 東閣雜記

○公嘗邀金時習。示太公釣魚圖。請題詩。即書一絶云。風雨蕭蕭拂釣磯。渭川魚鳥學忘機。如何老作鷹揚將。空使夷齊餓採薇。公默然良久曰。子之詩吾之罪案也。侯鯖瑣語

○典文衡二十二年。掌試取士二十三榜。多得人。董越頒詔。見公甚尊禮之曰。曾見倪學士遼海編。祁戶部皇華集。欽慕高風久矣。今何幸得相見。東閣雜記

○公秉文衡。二十六年之久。故如佔畢金宗直。晉山姜希孟。三灘李承召。皆不得爲。或言。公與金姜二公不相悅。恐衣鉢歸於二公。故不遞云。人有言其不宜久典文衡。公曰。我遞。誰當此任。芝峰類說 公四登科歷事五朝并判六曹再長憲府五入黃扉

○所著。歷代年表。輿地勝覽五十卷 東國通鑑五十七卷 筆苑雜記。東文選百三十卷 太平閑話。東人詩話。四佳集。五行摠括。

成宗朝故事本末

成宗

成宗康靖仁文憲武欽聖恭孝大王諱娎 德宗第二子。 昭惠王后以天順元年丁丑世祖二年 七月三十日辛卯誕于東邸。辛巳初封者山君。成化戊子。加封顯祿大夫者乙山君。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即位于景福宮之勤政門。弘治七年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己卯。昇遐于昌德宮之大造殿。在位二十五年。壽三十八。皇朝謚康靖。溫良好樂曰康 寬樂令終曰靖 仁祖十三年乙亥。定 世室。 宣陵。廣州西學堂洞壬坐乙 卯四月六日葬有表石

○妃徽懿愼肅恭惠王后韓氏。籍清州。領議政上黨府院君忠成公明澮女。景泰七年丙子十月十一日丁未。誕于蓮花坊私第成化丁亥行嘉禮。己丑冊封王妃。甲午成宗五年 四月十五日己巳。昇遐于昌德宮之求賢殿。壽十九。燕山丁巳。追上徽號徽懿愼肅。 順陵。坡州恭陵南岡卯坐 甲午六月七日葬

○廢妃尹氏。判奉常寺事起畝女。

○繼妃慈順和惠昭懿欽淑貞顯王后尹氏。籍坡平。右議政鈴原府院君平靖公壕女。天順六年壬午世祖七年 六月二十六日己丑。誕于新昌衙。成化癸巳選入。初封淑儀。己亥尹妃廢。庚子遂冊封王妃。燕山丁巳。上尊號慈順。甲子加上尊號和惠。嘉靖九年庚寅中宗二十五年 八月二十二日己卯。昇遐于景福宮。壽六十九。宣陵。大王陵左岡艮坐庚 寅十月二十九日葬

○十六男十二女。

嗣 中宗大王。貞顯王后誕

睿宗廟庭配享

領議政延城府院君文憲公朴元亨 入世祖相臣

睿宗朝相臣

尹子雲

尹子雲字之望。茂松人。號樂閒軒。淮之孫。世宗甲子文科。佐翼佐理功臣。茂松府院君。己丑拜相。至領議政。文憲公。戊戌卒。

○公即申叔舟妻兄。一時拜相。甞於同年之會。叔舟占句云。靑眼故人俱白髮。公遽對曰。黑頭賢相只丹心。叔舟歎服屈膝曰。我不如兄之精敏。叔舟愛古阜妓只丹心。故語及之。名臣錄

金國光 戊午司馬科 諡曰號瑞石

金國光字觀卿。光州人。世宗辛酉文科。敵愾佐理功臣。光山府院君。己丑拜相。至左議政。貞靖公。庚子卒。年六十六。

○黃翼成喜。一見大器之。以其子少尹保身之女妻之。常曰。金生非小成者。敬重之。不冠不見。四佳集

○世祖開詳定局。聚一時之臣。參酌祖宗舊典。損益時宜。爲經國大典。公在選。凡所擬議。毫分縷析。奏對稱旨。掌詳定者。皆勳賢大臣而上於便殿。獨召公議事。至曰。予資於國光。所學甚多。四佳集

○世祖每稱如國光者。眞文武全才。常親札事知第一四字。寵之。一日。御便殿。手匙御飯。賜公食。常以贊成。兼判兵曹及都摠管。時政院多事。命又爲假都承旨。專掌宥密。公辭不獲。上仝

尹士昐

尹士昐字繼輝。坡平人。世祖國舅坡平府院君璠之子。蔭仕。己丑拜右議政。夷靖公。襲封鈴平君。

○使燕還。爲書狀權景祐所駁。下吏憂死。詳成宗名臣權景祐下

睿宗朝文衡

徐居正 庚子生戊午生進

徐居正字剛中。達城人。號四佳。權近外孫。世宗甲子文科。丁丑重試。拔英登俊。佐理功臣。達城君。官左贊成。文忠公。戊申卒。

○癸酉　世祖赴京。公時爲副校校隨行。渡鴨綠江。宿婆娑堡。是夕。公母權夫人訃至。世祖欲秘之。夜。公有異夢。驚起流涕。同宿者問之。公曰。夢月怪。夫月母象。吾有母在堂。夢徵不祥。是以悲耳。有以此言告之。世祖歎曰。居正之誠。

敢居。廢爲菜圃云。寄齋雜記

○怡爲都摠管。僚屬例投刺其門。金孟(卿孫之父)爲經歷。獨否。及怡誅。搜其家。得留刺者誅之。孟得脫。海東雜錄

○初。龜城君浚。爲都摠管。南怡爲兵判。韓繼禧密啓於 世祖曰。浚宗室。不宜典禁兵。怡麁悍。不可授兵柄。 世祖嘉納。卽日皆罷。至是。怡果伏辜。浚亦後廢。四佳集韓繼禧碑

○初。權擥有女擇婿。怡求之。擥令卜者筮之。卜者曰。是人必夭折。不可。令推其女命。卜者曰。是命極短。且無子。當享其福。而不見其禍。可以爲婿。擥從之。怡十七魁武科。極被寵遇。二十八。以兵判被誅。女已先卒數年。涪溪記聞

俗傳。怡少時遊街上。見少奚袱裹小筥。而袱上坐着粉面女鬼。人皆不見。心怪之。從其所往。入於一宰相家。俄而。其家號哭。問之。主家小娘子暴死。怡曰。我入見。則可活。其家不許。久而後可。怡入門。粉鬼據娘胷而坐。見怡卽走。娘子起坐。怡出娘復死。怡更入還生。怡曰。小奚筥中何物。曰。紅柿也。娘子先取此柿而食。氣塞而倒。怡具言其所見。以治邪之藥。救之得生。此卽左議政權擥之第四女也。以此卜吉定婚。國朝記事

閔粹史獄

己丑四月。始修 世祖實錄。使乙亥以後職帶春秋者。皆納史草。閔粹亦納之。旣而。聞史草皆令書本官名。粹懼大臣見其直言而啣之。陰請于奉敎李仁錫僉正崔命孫。欲改之。不與。又要于博士康致誠。致誠袖與之。粹倉卒竄改。不暇淨寫而還納。檢閱楊守泗崔哲寬。見其塗擦洗補。白之參議李永垠。永垠徧告諸堂上。僉曰。非細事也。乃聞于 上。初。正言元叔康啓。史草書名非古。恐無有直筆者。請勿書名。 上怒而不從。至是。副正金季昌。告叔康史草亦多塗改。遂俱繫禁府。上親鞫之粹云。臣所書。皆大臣事也。其大臣皆在實錄。閣臣慮爲中傷。故謀改也。因大哭曰。臣獨子。願續軀命。 上憫然曰。直哉。予在書筵。知粹之爲人。遂免死。杖屬濟州官奴致誠初不以實對。且妄引舍人成俶。知狀栲掠。乃服。遂與叔康處斬。命孫仁錫。知而不告。杖一百。本貫充軍。佔畢齋集

閔粹驪興人。生員壯元。 世祖己卯文科。官吏曹正郞。

元叔康字和仲。原州人。昊之孫。校檢孝廉子。 世祖庚辰文科。官正言。

康致誠信川人。 世祖戊子文科。官檢閱。

○追上恭靖大王廟號曰。安宗。一作熙宗 竟寢不行。詳廟謚典故

○秋七月。久旱。上減膳。親御永昌殿。乃雨。

○冬十一月。昇遐。初 世祖遘疾。上視膳嘗藥。日夜左右。睫不交者屢月。比薨哀毁踰制。勺飲不進。遂乖節宣。至是冬。疾作。遂至陟遐。

○有大賈罪當流。夤緣保母乞免。上曰。王者無私。敢以保母。觖邦憲。遂杖流之。誌狀

○上初即位。承遺敎。命領相韓明澮。與二三大臣。輪直政院明澮啓曰。昌德宮禁禦甚踈。宜令重臣。領兵衛之。上從之。名臣錄

南怡之獄

成化四年戊子。南怡、康純。謀反伏誅。錄申叔舟等三十六人。號曰翊戴。柳子光後削勳。攷事撮要

○南怡者。宜山尉暉之孫。太宗外曾孫。驍勇絶倫。討李施愛征建州虜。皆先登力戰。策功一等。世祖超拜兵曹判書。上深忌之。至是。上新即位時。慧星見。怡直宿禁中。與人論彗星。乃除舊布新之象也。柳子光素猜忌怡才能名位出己右。是日。亦入直。隔壁竊聽其言。因敷演搆揑。密啓怡謀反獄成坐誅。時年二十八。國朝記事 東閣雜記

○人或告其烝於公主下獄。因以謀反。按誅之。涪溪記聞

○怡嘗有詩曰。白頭山石磨刀盡。豆滿江波飲馬無。男兒二十未平國。後世誰稱大丈夫。其語意跋扈。欠平穩像。難乎免矣。芝峰類說

○方怡之就鞫。康純以領相入叅。怡稱純預謀。純曰。臣本編戶。遇聖明。位至宰相。又欲何求。而預怡謀乎。上然之。怡復曰。殿下信其廋辭。而免之。何以得罪人。上命鞫之。純年已八十。不堪栲掠。自引伏。與怡同斬。呼曰。南怡。汝有何怨於我。而誣我耶。怡曰。冤則吾與汝同。汝爲首相。知吾之冤。而不出一言以救。汝亦冤死可矣。純默然不能答。告者及推官。皆錄勳。子孫享其利。而怡之被誅。至今不能辨其眞僞。涪溪記聞

時。怡受刑。脛骨中折。遂引純敎我。笑謂純曰。吾之不服者。庶幾圖效於後日。今脛骨已折。已作殘癈無用之人。生亦何爲。如我年少者。尙不惜死。白首老革。死固宜矣。吾故證之。上問曰。兵判許琮。亦知之乎。時琮入侍。惶恐伏地。怡曰。琮忠臣。不知也。願用之勿疑。及就刑。純顧謂怡曰。與少子相善。宜有此禍也。今有南怡舊基。人不

燃藜室記述卷之六

睿宗朝故事本末

完山 李肯翊 編

睿宗

睿宗襄悼欽文聖武懿仁昭孝大王。諱晃 字明照 初字平甫 世祖第二子。貞熹王后以景泰元年庚午世宗三十二年 正月朔日丁丑。誕于私邸。初封海陽大君。天順丁丑冊封世子。成化丙戌入學。戊子九月受禪。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戊申。昇遐于景福宮之紫薇堂。在位一年。壽二十。明朝諡襄悼。因事有功曰襄 未中早夭曰悼 昌陵。高陽敬陵北岡艮坐。庚寅二月五日葬有表石、

○妃徽仁昭德章順王后韓氏。籍淸州。領議政上黨府院君忠成公明澮女。正統十年乙丑世宗二十七年 正月十六日庚寅誕。天順庚辰冊封世子嬪。行嘉禮。辛巳世祖七年 十二月五日辛未。昇遐于私第錄事安書家 壽十七。成宗三年追尊。爲王后上尊號。誕一男。恭陵。坡州南普施洞戌坐。壬午二月二十五日葬。

○繼妃仁惠昭徽齊淑安順王后韓氏。籍淸州。右議政淸川府院君襄惠公伯倫女。三月十二日誕。選入東宮。初封昭訓。成化戊子冊封王妃。成宗辛卯上尊號仁惠。燕山加上尊號明懿。與昭惠王后徽號二字相同故不書御牒 弘治戊午燕山四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甲寅。昇遐于昌慶宮。誕一男一女。昌陵。在大王陵左岡艮坐 乙未二月十四日葬

○二男一女

一男仁城大君糞。章順王后誕。早卒。贈大君。孝昭公

二男齊安大君琄。安順王后誕。諡靈孝。○娶尙州金氏正贈左議政守未女孝承 安順王后旨去之。改娶順天朴氏 平陽君贈領議政昭襄公仲善女。其後。又以王后命。與金氏復合。無後。

一女顯肅公主。安順王后誕。豐川尉任光戴。豐川人。父士洪。

○上初政。銳意圖治。未幾。玉體乖寧。嘗手寫冊背曰。睿宗。又曰。死得此諡足矣。不數月上賓。羣臣上諡曰。睿宗。果合聖意。異哉。筆苑雜記

○改定城門闕門開閉之時。命承旨二人入直。詳政院典故

○上聽政之餘。留意墳典。觀前古治亂之跡。親撰歷代世紀。又命文臣。撰國朝武定寶鑑。

伏願　聖上。先務緝熙之學。以爲振作之基。修明學校之政。以盡道率之方。則賢才衆多。正學大明。公是公非。自無分黨之私。盡誠盡忠。可致大化之治矣。伏願　殿下勿以身賤言微。而　留神焉。答曰知道。

己丑錄下 未完

相諧。自少發憤篤志。杜門讀書。以講究義理。實體身心爲主。而至於名利場中。富貴榮達則一切打疊。以是趨向臭味。自與流俗不同。昔年讀書。觀朱子論漢晉節義淸談之弊。嘗著一說。以捄其失。而嘆其不知聖賢明德新民之學。而張皇義氣之發。自逸於檢防之外而已。不幸今者逆賊之魁。出於搢紳之列。天網不漏。元兇授首。其黨亦以次第伏誅。而其出入朋友。追捕方嚴。湖南儒生等誤信一二人流布浮言之說。敢述不靖之言。以鄭介淸。與逆賊汝立有親厚之分。至於以捄節義一說。更以爲排節義。乃敢擧名援入疏內。不亦寃乎。大抵逆賊汝立欺世捿科。身顯仕路。鄭介淸則只樂讀書。守拙林丘。志氣不類。出處殊跡。初無相見之路。去乙酉歲。鄭介淸以昭格署叅奉。獲叅校正郎列。與汝立公坐校正。僅十餘日。卽歸林下。則親厚交密之心。從何以出哉。非徒此也。鄭介淸前爲谷城縣監時。縣居吳天佑乃汝立之高弟也。而自恃汝立聲勢。小有不義之事。介淸不顧其勢。將欲深治。累日係獄。此事人人所共知。則其與汝立無親厚之意。擧此可知矣。聖朝以爲智無先見。昧於知人。以此坐罪。遂加顯戮。則必萬死無憾矣。若指謂親厚。而橫罹大罪。則其寃無窮矣。末世人心益詐。毁譽不公。因小嫌隙。構陷大罪者有之。聖上洞察。明見萬里之外。慮有橫罹之患。特下惻怛之命。使本道監司訪問之。十分詳覈。聖旨一下。懽聲雷。動凡有血氣。皆暢生意。大陽赫臨之下。孰抱覆盆之寃乎。本道若不援引證據。一二辨覈。則曖昧寃憧之情。或恐暴白無路。伏願聖上一依有旨內辭緣。更令十分詳覈。俾免橫罹之患。則士林幸甚。鄭介淸平日眷眷愛君憂國之誠。盡露於前日所抗危章。若與逆賊小有交密之意。則豈可以此屢瀆於冕旒之下乎。前尼山縣監羅士忱。乃中廟朝旌表孝子也。殿下卽位之初。特命爲叅奉。陞拜尼山縣監。有茂績。立淸德去思碑。君親雖曰不同。忠孝本無二致。庭訓所及。必有其本。一家之人。雖不得皆爲忠信。而必不欲爲逆賊之所與也。其子前都事羅德明等。皆以學行之人。而援入疏內。寃亦慘矣。白日照臨。丹心可明。固不待臣等愚妄之說而辨覈之也。然而適丁物情危懼之日。獲覩聖上懇惻之敎。其忍杜口結舌。以負覆載生成之德乎。臣等伏讀十一月十九日備忘記。傳曰。予忝位二十年。未嘗妄殺一人。大哉王言。其天地好生之心乎。嗚呼鄒衍被誣。六月飛霜。孝婦死誣。三年大旱。寃鬱之感傷和氣。乃如此。伏乞更下詳覈之命。俾無幽枉之寃抑。臣等聞學校賢士之關。風化之原。培植元氣。所以扶天地之紀。崇尚節義。所以養國家之脉。脉病則斃。紀絕則亂。其培植崇尚之機。皆係於學校。

凡我大小臣僚。下至草野韋布。其各敷心腹腎腸。極言不諱。交修不逮。俾予一人。庶無獲戾于上下。臣等雖至愚極陋無所知曉。欽聞 德音。敢不竭誠以應 聖旨。臣等聞。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皆制於人主之一心。盖此心之德。雖本於天理。而理欲之機。判於一念。理勝欲。則心公而正。故人心順。庶績熙而教化隆。欲勝理。則心私而邪。故人心逆。庶績隳而世道汚。公私邪正之分。而治亂安危之機決矣。是以古先哲王。兢業不怠。持守此心者。豈無其由乎。臣等伏覩。殿下常加寅畏。益敦勵情。懔々危懼。若隕淵谷者。將二十二年于兹矣。是宜百工允釐而庶績咸熙。奈何朝著之間。無同寅協恭之美。論議之際。有分朋植黨之私。大臣悠悠於上。而乏經邦之責。百司泛泛於下。而忘盡職之道。紀綱板蕩。而不可復振。民情渙散而無以維持。賢愚雜進。而用舍顚倒。曲直不分。而寃抑積欝。公道煙滅。而爭行關節之請託。廉恥頓喪。而不畏贓汚之冒犯。民失常性。而倫紀之變日起。俗尙豪侈。而儉素之風永絶。經費無度。而國儲虛竭。兵民不實。而邊備踈虞。土木頻興。而財力已竭。旱災太酷。而餓殍相望。逆賊乘此時而欲售凶謀。豈不寒心哉。臣等乃田野一愚氓也。望朝端如隔弱水。其於施政得失之要。世道治亂之源。固不敢率爾而妄議也。然而危亡之勢。迫至此極者。恐 殿下於正心之道。有未致其極。而任人之際。或未盡明公之實而致然也。臣等聞。宋儒胡安國有言曰。明君以講學爲要。講學以正心爲要。夫講明之方。惟在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踐其實。以是四者。體之於心。蹈之以躬。表裡如一。始終無間。心源既正。少無私累。則姸媸莫逃於鑑空。輕重自別於衡平。登崇俊良。各任其職。則庶明勵翼。而績用咸熙矣。何憂乎君德之有虧。何慮乎國政之有失乎。公私不混。而曲直自別。綱紀大振。而衆職修擧。士習不期美而自美。風俗不期厚而自厚。廉恥大行。而貪風有革。幽枉盡雪。而下情無壅。然則 殿下病治之弊。雖或多端。而其要不出於一心之正。伏願 殿下澄其出治之源。而益懋正心之學焉。臣等於此又有過憂焉。逆賊鄭汝立囊槖詩書。有同王莽之欺世。矯常威儀。又兼陸棠之盜名。一時士類見陷於術中。而追隨者多矣。若徒揣其形跡。而不原其情實。則不無玉石俱焚之寃。伏惟 殿下更加留念焉。若夫朝士之賢邪。則 聖鑑固已洞燭。臣等不敢妄議於其間矣。姑以道內抱寃一事。冒凟 聖聰。此雖區區匹夫之寃枉。而實係一代興衰之機。伏願 聖慈洞察而詳覈。以培植 國家之元氣焉。臣等竊觀前典牲署主簿臣鄭介淸。賦性剛毅。不能與俗

日退。小人並進。以致靖康之禍。今雖用群賢。屛出衆邪。執德不固。讒間或乘。則竊恐 殿下今日之心。難保其終始惟一也。濁亂之餘。弊政日滋。飢饉之後。餓殍相望。邊圉多虞。內盜竊發。守令貪贓。賦役煩重。今日之事。可言者固多。而本之不治。末治者否矣。故臣等所陳不暇於此。伏惟 殿下先正其好惡之本。先審其進退之際。使賞罰得其宜。而是非無相軋。懲亂勵精。養民致賢。奬忠臣孝子。以敷世教。搜隱倫才智俊彥。以列 王庭。增修學校之政。作興道學之方。日接儒臣。咨諸治道保民之術安邊之策。內外交修。上下無忌。任賢勿貳。克盡君師之策。深思根本之固。使邪說息而人心正。三綱立而文法叙。則多難興邦。式至今日。而萬世無疆。宗社幸甚 傳曰。全羅道儒生丁岩壽等。乘此逆賊之變。敢肆構陷之計。揑造無形之語。陰陞邪譎之疏。賢相名卿無不指斥。必欲空國而後已。原其設心。將欲何爲。其凶慘之狀。極爲駭愕。此必聽奸人指嗾。的然無疑。疏頭以下十人。拿來推鞫。按律定罪。

疏儒丁岩壽朴千挺朴大鵬任尹聖金承緒李慶男金應會柳思卿柳瑛粱山龍等十人

其時。大司憲崔滉。執義成泳。掌令沈喜壽尹暹持平申礏禹淩民。大司諫李增。司諫吳億齡。獻納白惟誠兪大進。正言姜燦李洽等。兩司俱啓請勿爲拿鞫事太學儒生曹麒瑞李廷龜等。亦上疏論救。罪人等拿到江上。因臺啓蒙允。不爲就囚而還。左相李山海。待罪 答曰。此乃奸人所囑。陰試予心。欲掃朝廷之計。不難知也。予欲得其人耳。但其言不足數。旣已面諭而如是啓之。是困我也。卿勿介懷。左相復陳劄。 答曰。昨聞卿先出。心竊驚痛。其後見疏章。則有羅州奸賊數人。陰斥朝廷。而其意實在於卿。予不勝痛憤。卿忠愼寬厚。量如萬斛之船。有古大臣風。柳成龍學問純正。盡心國事。望之令人起敬。又才智超凡。實非俗儒及其萬一。予明知其兩人爲國柱石爲士林領袖。予平日素所倚重。而今奸人乘國有釁。必欲擊去卿兩人。視予爲嬰兒。弄於掌股之間。予不勝痛憤。寢不安席。必欲得其指嗾之奸人而甘心焉。寧有過中之擧。他不暇顧也。卿宜勿待罪。放懷安心。

當時東西之黨不至太甚雖在朝之人猶未知其如是之分明況遐方儒生乎誣毁諸人無所不至且其疏辭極凶且慘皆言鄭澈所嗾宋翼弼所製云

己丑十二月全羅道幼學裴蓂等疏

伏以。臣等俱是雕虫末學。章句腐儒。布衣江湖。藿食田野。而秉彝之天。感于螻蟻。憂國之念。炳然如丹。則食芹負暄。戀闕多矣。而俎非可越。政不宜謀。太息而已流涕而已。幸今開廊言路。乃於十一月初三日。下議政府。以諭中外。聖旨有曰

互嚇。摧折正氣。數年之間。漸至言遂。則雖有急也。將無言也顧瞻斯世。殆胥及溺。而　聖主培養學脈猶厚。梁千會白惟誠。纔盡忠言。並蒙嘉納。以言被謫者。亦命放還。洞照奸佞收召忠賢。求言有　敎。辭旨懇惻。則士氣復振。國勢稍張。惟新之望。率土攸同。豈非　殿下惕省勉强將大有爲之日乎。雖然前日誤事賣國。其機不深者。其罪已露。　殿下亦必的見其情狀也。如金應南之陰主謀議。而外若不知。陽施謙退。而內實多猜。妨賢植黨。其罪最重。不識　聖明其未之知乎。稱陽甚微。積陰難解。　殿下苟不明金柅之戒。則後必有剝床之患矣。柳成龍名稱士類。身負重望。主張時論。巧避人言。從前心事未必追咎。近見國事日危。邪黨布列。而無一言及於汲引忠賢以爲改絃之計。反以禹性傳。爲欲折山海應南等氣勢。背其舊要苟合新朋。每爲逆黨。傅會贊譽。極其情態。思欲引用以羽翼試探　天意。即擬兵官。至於受　點。適値趙憲疏上。不得就職。若綰據兵政。促其兇謀。堂堂國家。雖無可虞。血戰王師豈少所損。成龍固非與知逆謀者。今若反顧。寧能擧顏於天日之下哉。至與逆賊心契最密者。則如宋言愼之肝腑無隱。尹起莘之趨走取媚。南彥經之賂遺贊詠。李彥吉之輸材營第。曹大中之爲賊涕泣。金弘微之必宿震吉之家。李弘老之誇着汝立之衫。若此輩等。皆嘗出入賊家。眩亂邪議者。非鄉曲交遊之比。而如李純仁柳夢井輩。瑣瑣不足言。則是皆臣等所共知。而平日之所唾鄙者。　殿下其亦聞之乎。嗚呼三綱五常。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其目雖殊。其理則一。故行不孝者必犯上。交不信者必不忠。今汝立有不孝不忠之行。而貪權樂勢。凶邪無行之徒。同利爲朋。互相盤結。致有今日。則君人用舍。必須先審其家行之善惡。交遊之賢否而進退之。然後彙征拔茅之有吉而植黨擅權者自息矣。夫賞罰天下之公也。人君之所不得私也先儒曰。以堯舜爲君。以皐陶爲臣。而賞罰不明。則國非其國矣今日之賞罰。可謂得其當乎。太急則恐傷元氣。太緩則有妨紀律。　殿下旣敦欽恤之念。又用刑中之制。使無罪者免橫罹之冤而有罪者無幸逭之路。則民知勸戒。國其庶幾也。嗚呼君心出治之源。一正君而國正矣。　殿下前日。非不知植私黨廢公議。非不知賢類之抱忠懇憂國家也。然而用舍相反。倚仗非人。國人皆以爲。　殿下非不知邪正之所在。而一隊流輩。不能盡棄。黨援已成。主勢日孤。雖欲轉改。今無如之何也。於是國人皆以時勢所在爲趨向。而無復善善惡惡之本心。　殿下追思致此之由。豈不自反而深悔之也。嗚呼前日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宋元符初雖用陳瓘鄒浩諸賢。而去邪不遠。薰蕕同器。卒之君子

置形勢。其機深密。又使一代人心皆失其常。邪說橫行于世。然後或可逞其凶計。而冀延歲月矣。內有鄭彥信久握兵權。多結武士。與彥智及克禮克智等。表裡親舊。根據要地。互相周旋。內作無益之役。虛罄司贍之貨。外散輓輸之粟。私施煦嚅之恩北胡寇邊。匪茹而割地。成卷以擅與之。李鎰受命出塞。而脫笠解劍。以私遣之。則已有無君之心也。鹿屯之設。貽害一隅。推刷之舉。斂怨諸道。凡所以蠹國而搖民者。無非伍被爲淮南之畫耳。人心悶懼。指目蓋久。故前日趙憲先事有見。竭忠極言。而三司齊發。黨贊君父。竟竄荒域。以爲鉗制人口之計。及汝立謀洩。發遣宣傳。則 天威咫尺。反唇竊笑。同推按驗辭連私黨。則急擊其口嚴杖立殺。而四座噤嘿。無敢覈正。殿下之臣。其不爲從之者幾人。古人有言曰。良民之捍禦盜賊者。皆盜賊也。臣等亦曰。人臣之營護逆賊者。皆逆賊也。至於欺罔君父。自有其律。往者權克禮明知彥信。在少時贓濫之實。而面瞞會計之 命。當時朝廷未能明正其罪。識者多以爲憂。今也彥信敢自厚誣。公論稍發而還止。 王法當舉而尙稽。臣等。恐欺負不戒。綱紀未振。將無以爲國也。當彥信俶官出門也。武士聞之。莫不歔欷嘆息。若無所賴。以彥信不道。其得武人心如此。則豈非遺患之大者乎。況邇來邊鄙多聳。此輩驕橫。至若摧壓文官。騁其威勢。李鎰本彥信之爪牙。而肆氣滔於南北者也。初帥湖藩。濫請偏裨。及聞此變。常自不安。鎰之爲心知爲誰也。防微而善慮。國家之福也。嗚呼莽詐謙恭操挾天子。當世被欺。或其理也。今汝立初雖名以讀書。後有衆惡皆備。聖主獨斥群臣黨比。有一正人。敢言其非。則輒群擠衆陷以傳其意。至於謀逆旣露。國勢益危。而私相蓋覆。亦無不至。今日之人心。其所馴致者漸矣。一自薦黨之後。知有其黨。而不知有君父。故當癸未三司之攻數賢也。久未蒙 允有一臺臣曰。自上憂念比劇。有不豫色焉。姑停勿啓何如。洪汝諄曰。當此時社稷爲重。同僚亦縮頭搖手。中外莫不腐心切齒而彼汝淳無 君不道之罪。無一人擧劾請討。則君臣之義。幾乎息矣。嗚呼。弑逆之罪。人所共怒。而近者湖南有奴殺主者。情跡已露。而監司柳永立。推官金宇宏等。皆以賄賂釋之。是在位者無惡惡之心。綱常隳矣。朝廷淸濁。關時汚隆。近者李陽元尹毅中尹卓然之徒。身在崇班。日事征利。貪饕是尙。關節絡繹。是在朝者啓不厭之欲。而廉恥喪矣。唯其如是。故國有變亂。而恒慮私黨。士抗忠義。則必使議斥。癸未陳疏。謂人指嫉。丁亥封章。目以亂民。幸賴 聖主之保全。得免群凶之斬伐。而時輩子弟。聚汚學宮。朋奸浮議。誑亂一世。呀然

測。而罪均罰異。竊恐　王法之有所屈撓也。嗚呼古之奸人。誣告不軌者。固有之矣。是皆乘幼冲昏暗之世。藉宦官宮妾之勢。以成之也。今者　聖明臨御。宮禁肅淸。固無因緣構捏之路。而彼韓準朴忠侃。亦非時輩所嫉。則其不爲挾憾樂禍網打朝紳明矣。而前縣監羅士忱以其子德明德峻德潤與汝立交契素密。知禍及己。譸張其說。顯爲伸救曰。誣告之事。何代無之。士忱之言。與彥信等若合符節。臣等不勝痛惋焉。去年秋。德峻兄弟赴試漢城。歷省汝立。汝立曰。君等可用之才。何必應擧衰世。若過數年。當見太平。君等且待之。及德峻以塲中借述被罪。德潤憤曰。悔不用長者之敎。乃遭此患。今其父之言又如此。此輩爲逆賊交結。昭不可掩。聞臣等爲逆賊事陳疏。德潤等慮其父子之言及於疏中。遣其弟德顯德憲等。作亂于多士公座極其刼辱。謀沮擧疏。此輩若不恃其餘黨之在朝者。悖逆安得至此。如鄭仁弘與汝立。情事甚篤。合爲一體。故欲令仁弘保護汝立餘黨。收拾一方異論。以眩他日之是非。乃敢注擬於全州提督。則秉銓衡者力爲汝立地。其計不亦巧乎。臣等生長此方。耳目乎汝立平日處心行事者久矣。雖未嘗識其謀逆。而其貪暴嗜利。窮凶極惡之狀。言之汚口。見之辱目。故士之稍有知識者雖其鄕里親舊。亦皆極詆深嫉。汝立知不容於一方。徒以遊山爲言。多率妖僧異類。橫行海西嶺南等地。非但陰結無賴。至有讀書爲名者。亦多與爲相先相死之友。雖不可謂盡參逆謀。而論其終始締結。護其兇醜。以至於失好惡本心。其幾何其不胥而爲賊也。今有初不知逆狀。而悔不擇交者。則猶可恕察。若有掩諱舊好。謂不相從。如韓孝純李廷立之欺罔巧免。則其心所存。從可知矣。前縣監鄭介淸。久與汝立交游親密。壎箎邪說者也。汝立常謂。男子陽也。非如女子。何事非君。所謂不事二君者。乃王蠋一時之言。非聖賢通論。介淸嘗著排節義一說。以惑後生小子。其言曰。其弊必使姦宄並起。終必至於亡人之國而後已。噫聖人修春秋著綱目。莫不以節義爲重。今介淸勤苦讀書。發跡山林。得列於士大夫之行。而敢肆無謂之說。自陷亂逆之歸。則其遺君後親之心著矣。晉州柳宗智與汝立相隨亦密。會合山中。唯弟子梁泂通其意。而往來書尺。見則投火云。則雖未聞其往復者何事。而頃年此數人者。倡一州士。使不赴擧。曰將亡之國赴擧何爲。此豈臣子所忍言乎。噫古人固嘗有戒人以奮志者。未有倡衆以廢擧。宗智此論果何心耶。嗚呼國家大器也。謀逆大惡也。以大惡窺大器。非一朝一夕之故。汝立亦囊槖書史。料度成敗者。豈敢以秩卑小官。乃結草間。嘯聚以爲圖國之計哉。必其或以籠駕或與陰謀。布

於明德格致。而知其節義之本。誠正而行其節義之實。則人道正綱紀立。雖欲伏節死義。自無伏節死義之患矣。臣之前日所論。節義淸談。語意雖有未瑩。其實意於培壅節義之根本。而反以謂排節義。非臣之本心。而抱寃無所發明者也。臣今五月初二日供招時。遑遽未能詳書所著本意。故將死追達。瀆冒天聽。不勝惶恐俟罪之至云云。

己丑冬光州進士丁岩壽等誣陷士類疏

伏以臣等。生逢昭代。共沐 聖化。不意逆變近出此方。相與痛心刻骨。恨無先幾之見。早進請討之章。久使先徒潛結蔓延。以致今日之變也。幸賴天地 廟社之嘿佑。巨魁就戮。黨與多逮。而尙有大奸據位。劇豪漏網。人心疑懼。邪說肆行。臣等自聞變初。亟欲陳達。而未敢越俎煩聒。姑待朝家處置。今旣有月。尙未掃淸。靖亂無期。遺患愈大。則臣等歷覽典籍粗識安危之機。豈敢終以出位爲戒。以負吾 君養育之恩乎。人性本善。好善惡惡。人之情也。聖人所以率服人心。維持倫紀者。無他焉。惟其明好惡之正。而定趨向之方。使人不失其本心。然後倫紀立國脉植矣。及其世衰道微。綱弛倫斁。而人不知恠。行詖說淫。世不知惡。天怒於上。俗敗於下。亂臣賊子接跡而起。國之所存者幸也。則今日之患。莫大於人心之失其正。邪說之有未息。源其本。盖有啓之者也。一自奸人竊柄樞要。擠陷忠賢。廣植私黨。謀猷非爲國家。進退不以賢否。故苟可以利吾家保吾位。則行蹠心蹻。而引與爲援。遺君病國。而莫以爲憂。是雖非擧朝謀逆。而觀其崇奬賊魁。聲勢相倚。則謂之黨逆。無所逃其罪也。况有終始營護。恣相欺負。而或至陰伺機便。有類於嬴豕孚蹢躅者乎。臣等請隨耳目所及而極言之李山海本以陰譎之資。外飾婚寺之態。欺誣 聖明其已久矣。近與逆賊會面雖罕。而肝膽所屬。交契深密。十目所視其可掩乎。當捜取賊臣家文書時。盆山郡守金頴男爲之謀出山海手跡而火之。然後飛書于山海。使之勿慮。李潑自以汝立心交欲待罪 闕下。遠問于山海。山海答之不須輕動。噫。與逆賊。已爲唇齒則反形已著之後。不肯待罪。將復何爲。於此益見其心矣。上變之初。山海與鄭彦信等。不以國家爲憂惟。恐禍及私黨。乃語捕賊使曰。海西多李珥弟子。而監司無識慮。守令多西人。必有誣告羅織傾陷朝紳也。公等可善處云云。故武夫小官不知 君命爲重。但聽權臣指揮。到全州日。頻問汝立所在。動鍾抄軍。先捜府內舊家。然後乃圍其所居村舍。使之避匿。終不得檻致都下明示典刑。可勝痛哉。及其鞫餘黨也。營護壅蔽。一如彦信。而獨逭其罪。苟保厥位。 聖明好惡。未易窮

未能逆料爲逆賊。況臣之昏庸。豈知其包藏凶惡。僞情飾冒。以厚誣一世哉。凡書辭。親密則辭煩而無敬勤之意。相疎則辭敬而多稱道。古今格例也。故陸子靜禪學。而萬世聖門之罪人。陳亮雜王覇之學。而非有可取。朱子初通書信。極尊敬稱道。有若師友。至以老兄稱之。薛士龍何叔京朱子之門人也。而朱子之初度書問。其稱道責望。若將爲從事焉。臣與逆賊書。不知其奸。而稱道過當。則罪在罔赦。而不相親密。則見於書辭而只其二度。則非交結往來。據此可見。而至於節義淸談之說則臣讀朱子語類。三十四卷子謂顔淵章解有曰。晉宋間人物。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淸談。那邊一面實未免招權納貨。或引伊川之言。晉宋淸談因東漢節義。一激而至此者。朱子曰公且說節義何如。能激而爲淸談。或曰節義之禍在下者。不知其所以然。而思欲反之。所以至此。朱子曰反之固是一說。然東漢崇尙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思了。盖當時節義底人。傲睨一世汚濁朝廷。少間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其弊必至於虛浮。入老莊去云。他卷又曰。後漢名節至于末年有貴已賤人之弊。又曰節義之士。非其位之所當言。宜足以至禍。又曰。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而考其本傳。則太學諸生三萬餘人。競以臧否人物。非訐朝政相尙。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評議。屣履到門云云。故臣有所感而爲之說。而非有他意於其間也。臣意以爲。節義根於人心之固有。而扶持綱紀之棟樑。臣雖無識。豈不知節義之有關於世教也。臣前日所著讀朱子之書。見朱子之論。因有所感。以著其東漢節義。晉宋淸談之弊而已。盖節義云者。明於義理。而不蔽利害之私。故其在平昔行於身者。旣足以君明臣直。潛消禍本。逆折奸萌。而不幸遇患難。則不顧利害。而能伏節死義者也。若夫東漢之士其大義根於心死生不變。則誠可尙也。而考諸本傳。而究其朱子之意。則不修職。分不務義理。而汚濁朝廷。高視天下。常以臧否人物。非訐朝政。競爲相尙。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評議。屣履到門。則是乃學生而執國命也。陪臣執國命。尙可以亡人之國。況學生而執國命。其可以長保其國乎。正朱子所論節義之士。固是非其位之所當言。宜以是致禍者也。故臣竊取朱子之意。而謂徒知節義之名。不知節義之實。則其獘或至於驕虛浮誕。卒陷於利害之私。而政不得其道。位不得其人失措於幾微之際。而將使小人乘其隙。而無以爲國矣。故梁冀之弑質帝也。李固爲相。而非但不能聲罪顯戮。反聽命受制而隱忍焉。宦者之盤錯也。竇武謀誅。而自失其先後輕重之序。卒爲士類殲滅。國隨以亡。此不務節義之實而然也。必也學生

白遣。羅州鄕所鄕校有司堂長等。一處面質。言出處十分窮覈昭寃枉事云云。

招辭後鞫廳啓辭

委官鄭澈等啓曰。觀基之事。一向稱寃。至欲與鄭汝能等一處憑閱云云。似爲不實是白在果。至有眥作排節義一說。眩惑後進。其流之禍。甚於洪水猛獸。請刑推得情逐杖一次。

鄭介淸再招

云云。節義根於人心之固有。而扶持紀綱之棟樑。臣介淸雖甚無識。豈不知節義之有關於世敎也。臣介淸前日之所著。讀朱子之書。見朱子之論。因有所感。以著其東漢節義之弊而已。蓋節義云者。明於義理而不蔽於利害之事。故其在平昔行於身者。旣足以君明臣直。而潛消禍本。逆折奸萌。而不幸遇患難則不顧利害。而能伏節死義者也。若夫東漢之士。其大義根於心。死生不變。則誠可尙也。而考諸本傳而究。其朱子之意則不修職分。不務義理。而汚濁朝廷。高視天下常以臧否人物非訐朝政。競爲相尙。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評議。屣履到門則是乃學生而執國命也。陪臣執國命。尙可以亡人之國。況學生而執國命。其可以長保其國乎。正朱子所論節義之士。固是非其位之所當言。宜以是致禍者也。故臣竊取朱子之意。而謂徒知節義之名。而不知節義實。則其弊或至於驕虛浮誕。卒陷於利害之私。而政不得其道。位不得其人。失措於幾微之際。而將使小人乘其隙。而無以爲國矣。故梁冀之弑質帝也。李固爲相。而非但不能聲罪顯戮。反聽命受制而隱忍焉。宦之盤錯也竇武謀誅。而自失其先後輕重之序。卒爲士類殲滅。國隨以亡。此皆不務節義之實而然也。忑也學。至於明德格致。而知其節義之本。誠正而行其節義之實。則人道正紀綱立。雖欲伏節死義自無伏節死義之患。矣身之前日所論節義淸談。語雖有未瑩其實有意於培壅節義之根本。而反以謂排節義。此非臣之本心而抱寃無所發明者也。

書札後鞫廳啓辭

委官鄭澈等啓曰。觀此書札。則鄭介淸與逆賊。交厚締結。正是不虛。至曰夙欽德義有懷傾膓。又曰見道高明唯尊兄云云。極爲駭愕。且作排節義之論。惑亂一世之人心。其爲邪說。有不可言。渠旣以節義爲排。則忑好與節義相背之事。與節義相背之事何事耶。傳曰照律。禁府渭源定配。委官更啓。改定慶源極邊。六月到阿山堡配所。七月以疾卒。

鄭介淸獄中上疏

伏以。逆賊在當時。博洽多聞鳴世。而官至弘文修撰。雖智者

而爲學者亦可戒也。讀朱子之書。因感漫筆焉。

朱子語類三十四卷或云看來淵明只是晉宋間人物曰不然晉宋間人物雖曰尙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淸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却盪箇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於晉宋人也或引伊川言晉宋淸談因東漢節義一激而至此者曰公且說節義如何能激而爲淸談或云節義之禍在下也不知其所以然思欲反之所以一激而變至於此曰反之固是一滲然亦是東漢崇尙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思了蓋當時節義底人便有傲睨一世汚濁朝廷之意這意思更自有高視天之心少間便流入於淸談去如皇甫規見鴈門太守曰卿在鴈門食鴈曲作那得便自有這意思了少間那節義淸談苦底意思無人學得只那虛驕之氣其弊必至於此三十三章朱子曰這時許多好官也不是付宦官也是儒生只是不得人許多節義之士固是非其位之所當言宜足以致禍三十九章朱子曰東漢名節至于末年有貴已賤人之弊如皇甫規鄕人見之却問卿在鴈門食鴈羹乎學此可見積此不已其勢必至於虛浮入老莊

庚寅五月

全羅監司。因朝廷分付與逆賊相切之人。搜聞狀啓事。知委各官羅州鄕所及校生十餘人。告鄭介淸與儒生趙鳳瑞往鄭汝立觀基云云。監司枚擧狀啓即拿來。

鄭介淸初招

矣身本以寒微緖餘。發憤讀書。妄謂古人可學。習俗可變。前後三度上疏。皆以。明道學淑人心爲本。壬午年間。本州牧使誤聞矣身虛名。因本道之薦。啓稟爲本州訓導。矣身以本州之人。不能鎭敎多士。又知州人忌嫉者亦多。苦辭不就至於再除不得不供職。矣身賦性亢拙。不能隨時低抑。以爲時雖有古今而人性本無古今。以不學四書近思錄等書。勤敎誨逐。日整其巾服。揖讓進退。一遵古禮。或有怠慢者。罰之以楚。信而行之者亦多有之。而其中尤甚驕蹇不樂檢束者。嫉之如讐。見於辭色。如校生洪千璟。則至於面辱。矣身自度誠意不足以感人。人亦不可與爲善。即爲罪歸。領議政朴淳貽書曰。侮辱之事。孔孟所不免。況今末世乎。勿爲介懷。勤敎成就云云。其後牧使。又以矣身爲本州書院院長。曾爲含怨者一二人。唱率同類不告土主。擅削院長。其意不難知也。終必欲殺之。自逆變之後。皷簧譸張構陷無所不至。丁岩壽等上疏。矣身所著東漢節義晉宋淸談一說。指爲排節義是如爲乎稱。又出通文於道。謂矣身托身於尹元衡沈通源家。創出無形之言。猶恐以此不得致殺。今者又以矣身與儒生趙鳳瑞偕往汝立觀基之地是如爲白有臥乎所。羅州之人任意增加矣身罪目。至於三度。其誣陷必殺之狀。昭不可掩。矣身與汝立雖在同道。一不見面。乙酉年分以校正郎始得見面。公廳講校纔十餘日。有何親密之事乎。趙鳳瑞則尤不知汝立面自是白齊。本道監司以逆黨脫漏人摘發事移文本州。儒生九十餘人齊會。逆賊相切人專無是如告狀爲白有如乎節。鄕所數人校生六七人。同謀有此誣告。極爲無據趙鳳瑞段。受學於矣身。故偕往云云。加于寃痛。矣身實爲觀基往來則逆黨何無一人發告乎。矣身與趙鳳瑞。同往觀基是如爲

召用。而祠亦復毁。南方士以推尊鄭氏陷於縲絏者五十。配去者二十。禁錮者四百。嗟乎鄭氏以一言指斥小人。其禍至此也。其禍至此也。余老矣。歷叙耳目所睹記。自己丑寃獄古事。以至重毁祠。其間近百年。列書卷首以爲愚得錄序。

上之七年仲夏下旬庚辰。陽川許穆序。

東漢節義晋宋清談說序

介清嘗謂唐虞三代之作人。只是明人倫。而曰五敎。曰九德。曰六德六行。而風化之美。人材之盛。熙熙濟濟。後世所尙。則百家衆技而曰申韓。曰黃老。曰節義。曰清談。而人心之慝世道之汚。日以益甚。其故何也。妄謂三代以上之學。明其體適其用。通萬古而可行。漢唐以下之習。事其末遺其本。在當時未免有弊。此治亂安危之所以分。而學者之所當講究。審擇國家之所當觀省鑑戒者也。然而無所取正。而心有係疑者有年。及讀朱子語類。有或引伊川之言。曰晋宋清談。因東漢節義。一激而至此。朱子曰東漢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思了。皆當時節義底人。便有傲睨一世。汚濁朝廷之意。這意思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少間流入於清談云。又曰節義之士。固是非其位之所當言。宜足以致禍。又曰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己賤人之獘。積此不已。其勢必至於虛浮入老莊。又曰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至論晋宋人物。則雖曰尙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介清之前日係疑者。渙然若氷釋。心有所悅。因著論東漢節義晋宋清談之弊。而歎其不知從事乎聖賢之學。循序乎禮義之規。只能非訐朝廷。臧否人物。而見事不明。時措失當。以至於身敗而功頹。促亡人國。而不自知其爲非也。故因著以爲說。

東漢節義。較以功名。則其高尙猶可以激頑起懦。晋宋清談。視之謀利。則其氣岸。亦足以矯情鎭物。其未知從事於聖學。而不循義理之安。張皇意氣之發。以至於亡人之國。而不自知其爲非也。則亦無補於世敎也較然矣。蓋節義底人。其心高視天下。而傲睨一世。出乎禮義之規。不屑性命之正。使天下之人皆有以自是而非人。終至於羣狡幷起睥睨神器。至於清談之類。則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自以爲不要富貴。而能忘貧賤。然而這一邊雖似清高。那一邊實未免招權納貨。亦使一時之慕效者相率而爲驕虛浮誕。卒無以爲振起恢復之策。以成其簒奪之勢。蓋其節義慕巢許。清談祖莊老。而築底爲弊。至於如此。而源其所始。皆不知有明德新民之學。而獨善於彝倫之外。不究其視聽言動之理。而自逸於檢防之節。是皆衰世之所尙。其得罪於聖賢中和之道。則通萬古而猶必一談。後之爲國者其可鑑。

而校正經義時得相接而已。澈客丁巖壽洪千璟等。共爲羅織云及按問皆無實。上意始解。澈曰。介淸雖自言無罪。甞著排節義論。惑亂人心。其流之害。甚於洪水猛獸。拷問之。南方之俗。好氣任俠。不循法度以爲高。先生作東漢節義。晉宋淸談說。以警俗。澈以排節義啓上以激之也。上以方治叛逆甚怒。令學士草教。一一卞釋其言。布告四方。以正士習。介淸照律配去。初配渭源。澈改極北之慶源。六月至阿山堡。月餘先生歿。柳相國成龍白 上曰。鄭介淸平生。以經術行誼自勵。偶然因一著論。卒至滅身云。先生有所著隨手記九卷。愚得錄三卷當獄事。搜括罪人書至。上覽之曰。此讀古人之書者也。下縣邸給其家。皆失之。惟愚得錄傳於世。後鄕人立祠其鄕以祀之。孝宗時。澈黨復用事。白 上毁其祠。

愚得錄序

愚得錄者。 宣祖世湖南徵士困齋鄭氏所著者也。其記論序說雜著警學上疏書。又如絕句諸小作。一行數行。皆非閑漫散說。爲有益於斯學斯文。大小總三百三十四。可謂百代之文。其所立者正。所論者博。得古人之旨。至於論易論數。尤如詳密。如伏羲仰觀俯察。則河圖書卦二圖。陰陽上下左右設卦。對配陽一陰二天圓地方日月晝夜寒暑往來。數之體用備矣。天下事物之吉凶悔吝。皆在此數之範圍云者。可謂盡矣。又洪範筮法祖述蔡氏。推演詳說。此又何可得他。嗟乎己丑之獄。儒林學士之痛。何可勝道哉。守愚困齋二賢者。皆不免於禍。白沙李相國作己丑錄。言寃獄事詳矣。彼病之。晉州本次刊白沙文集去己丑錄。補僞作以沒其跡。其心以爲鬼神可誣也。百代可欺也。然無此理。人心不可誣。而况鬼神乎。匹夫不可欺。而况百代乎。先生旣拷問無實。 上意已悟。則澈又變更排節義之說令感怒 上心。流之窮北慶源。慶源古沃沮之地。在肅愼東滓上上其外幅餘之界。風土絕殊爲異域。先生六月至阿山堡歿。先生弟寬齋叟。其居處服食。一如持喪者。十三年而瘦死。其寃結至死之悲。足以使人慨然太息。有愚得錄三卷。隨手記九卷。當禍以罪人書搜括以至。 上覽之曰。此讀古人之書者也下縣邸給其家。而禍中事不可知。今書皆亡。而傳於世者唯愚得錄三卷。亦出於弟子私藏本。而其傳書訛誤。海翁晚年校正考訂者也。後 上知其寃。其事解。而主獄者澈。江界安置。南方士爲鄭氏立祠其鄕。至 孝宗時。澈黨復用事。白 上毁其祠。時海翁上政弊累千言。又言鄭氏寃死事。斯人者亦見疾於黨人久矣。雖沮抑不上。然。後之人皆知澈黨造言謗訕也。上之初年。黨人敗。 上命復其祠。六年前日用事者諸臣皆復

宣祖世。則有曹守弘(和順人) 羅德明吳益昌(茂長人) 梁克遴崔弘宇之徒在今 上(光海)朝則有羅德潤羅德元羅德顯姜鳳覽羅元吉(羅州人) 之徒不可盡記。皆疏辨己丑冤濫。必極言先生事。以至三司俱發大臣恊議。(梧里李元翼白沙李恒福漢陰李德馨一松沈喜壽淸平韓寅應) 一皆伸釋。人心之愈激。公論之大振。可見矣。其後章甫之流。皆以爲先生不可不饗。進告于道臣。遂以丙辰歲。立祠于輪岩舊居之址。先生所著書有隨手記九卷愚得錄三卷。當事獄時。金吾郞搜括以入。 上覽之曰。此讀古書人也。命下縣邸給本家。隨手記邸吏誤傳失之。愚得錄幸不失。至今保有。嗚呼惜哉。噫天之篤生先生。宜若有爲。使之展布於當世。則復古道興至治何難。而上而見惡於權奸。下而見構於互鄕。學術未伸。含冤以終。使士林長抱無窮之痛。天道信難諶也。先生弟大淸字義仲。號寬齋。宣祖朝。以學行除順陵叅奉。天資之美殆於先生學問之正得之。先生於先生。親則兄弟。義則師生也。痛先生非命。遂爲之服衰辟肉十四年。至癸卯。枯悴自盡。臨終戒其子敏興曰。兄守道含冤。而我不能雪。我死後祭祀。絕不用魚肉。 朝廷聞而悲之。收用敏興。(初授刑曹郎官後除松禾縣監) 先生門人相聚而言曰。寬齋紹先生道。殉先生以死。宜乎先生廟配。僉曰可。遂配焉。先生有子一人曰敏復。庶子二人曰敏行敏德。敏復有二子曰振業昌業。先生生于嘉靖己丑。卒于萬曆庚寅壽六十有二。

困齋傳 [illegible] 許眉叟穆撰

困齋先生鄭氏。諱介淸。 宣祖世徵士也。先生篤信好古。隱居教授弟子日進。先生率弟子。行鄕飮酒之禮於大安學舍。州牧柳夢鼎往而觀其禮。歎曰。三代之禮在此。薦其賢爲州訓導先生嚴師弟子之禮。施教一以小學藍田鄕約。重冠婚喪祭。有鄕校生洪千璟者。嘲笑不率教。州官責罰之。反造言誹謗始此柳侯去。先生亦謝歸。金公誠一來代之。更以禮請之。先生終不就。 宣祖聞其賢屢除官。皆不起。時校正經書義。大召諸儒。先生亦召至京師。辭去後拜典牲主簿。上疏言道德立本之說。 上嘉之下教曰。乃今得見至論。欲召用之。辭以親老。得近邑以便養。遂爲谷城縣監。半年謝歸。時日本倭將有變。試我多無忌。 上憂之。問群臣誰任將者。領議政朴淳薦之曰鄭介淸旣以儒術致名。而實有將帥才。其人眞可任將。朴公家素多書。先生嘗求觀書。朴公心賢之。待以客禮。先生素不與議政澈之爲人。或言其有淸白操可取。先生不答。但曰其人。飾情僞行。非正人也。澈聞之深怒。未久有鄭汝立上變事。獄就成。澈令郡邑廉問罪人黨與當捕者。人莫知所以也。羅州人有五六輩。發告鄭介淸與罪人通狀。先生與罪人初不識面者。

各邑。搜問與逆賊相切人。盖意有所在也。羅州儒生九十餘人齊會。以本州無人回報矣。俄而鄭如陵。思報其叔之怨。與千璟及品官柳潑。刼牧使尹又新曰。逆賊門徒在此境內。今不摘發後必有罪。又新畏之。乃以爲州人趙鳳瑞。學于鄭介淸。從往汝立家觀基。狀于方伯。於是先生與趙鳳瑞。同就州獄。是日嚴霜夜隕。羅州咸平等地。屋瓦皆白。朝則雨雹大如棗。三四日乃止。先生詣禁府。供辭剴切。　上下委官議啓。時澈爲委官曰觀基之事。一向稱寃。至欲與鄭如陵憑閱。似爲不實。而嘗作排節義一說。眩惑後進。其流之害。甚於洪水猛獸。請刑推得情。遂杖一次。又啓曰。渠旣以節義爲排。則必好與節義相背之事。與節義相背之事何事耶。請加刑。　上特令照律。初配渭源。澈又改定慶源阿山堡。先生以六月到配所。因傷致疾。以七月二十七日卒。時羅德明德峻德潤三兄弟同被禍。已先北謫。先生路過其次。相見小無嗟咄聲。只以講周易爲約。及先生卒。德潤等實襲斂之。阿山萬戶鄭文立曰。先生雖竄死。異於凡褻。苟不顧護。必有後議。殯斂之資。極盡其誠。其舁柩還。兵使亦厚賻給二馬以馱。逆律方嚴。而武人猶不憚禍及。德之感人如此夫。先生子敏復。始以其年冬奔哭。壬辰正月。方奉櫬歸至永平。時已四月矣。倭寇塞路。敏復道嶺東。權葬於延豐。其八月鄭堤倅鎭安。資敏復奉還務安。羅德循占葬山。羅德峻德潤德顯羅德元安重默等議葬事。遂葬于縣南道山之北嗚呼先生自草莽。行高一世。挽回世道。乃其素志。嘗曰。雖有古今。而人性本無古今。導之則士習可變。敎之則禮義可行所恨立志未確耳。又嘗自警曰。宋朝程朱夫子。躬行仁義。志屈時勢。豈不知苟容當世以避群侮。然而危行中矩。至於斥以洛黨。指以僞學。濱於死地而不悔者。以其見道明而信道篤也。盖身心動靜。本無內外之殊。豈有外損規矩以容說於人。而內全仁義以守其正者乎。先生之平生樹立。大抵類此。宜乎難免於叔世矣。花川正於先生被繫之日。沐浴祈天。衣冠露立終夕達朝。其門生權昕。極諫不聽。及聞訃。服喪三年。對客則權設酒肉而不食。先生被誣之初。儒生裵蓂（務安人）等封大疏。辨釋寃枉。先生貶死之後。則門徒等以爲師友間至寃義。不可不伸。羅德峻德潤首先叫　閽。（有乙未己亥兩疏）安重默繼之。（有癸卯疏）宣祖之批曰。爾等之論至矣。（答乙未疏）曰鄭介淸初非指爲逆賊而鞫之。（答己亥疏）西崖柳先生（成龍）之啓曰。介淸則於湖南人中。尤有名稱。平生以學術行檢自任。而因偶然一篇著論。以至滅身。（乙未回啓）沈喜壽宋言愼之啓曰。鄭介淸寃抑之狀。申卞甚悉。不可以師生間所訟而置之。（癸卯回啓）上方持難於已丑諸人。以此事不施行。其他在

不各有次第。行之歲餘。孝悌禮儀之風。日長於鄕黨之間。而文人才子以詞華自高者。爭嘲戲之。校生有洪千璟者。自驕矜。一不入校。先生告牧伯施楚罰。遂致含忿詬辱。己丑構揑。盖萌於此矣。先生仍欲辭歸。思庵聞之。亟貽書勸留曰。人心汚下。中外皆然。浩無津涯。是可悶也。願勉留敎誨。毋以人言爲介。侮辱之來。孔孟所不免。況今末俗頹波耶。先生重其意不果。未幾柳侯遞。先生遂辭歸。癸未秋。鶴峯金先生誠一來代之。以禮敦請。願卒其業。先生牢辭不復至。甲申除司饔院叅奉。乙酉除昭格署叅奉。又除校正郎廳。丙戌以公薦陞典牲署主簿。皆肅拜卽還。丁亥上萬言疏陳君德。上嘉之。敎曰。曾聞有老親。以此不得供職云。隣近邑守令除授。遂除谷城縣監。戊子二月之官。勸課農桑。愛養民力。率士民以恩禮。旬月間境內大治。民愛之如父母。未幾先生以色養久曠。欲棄歸。縣民男女數千。提携來告于先生之父。以祈其勿歸。先生之父不領肯。民不肯去。其來者日增。村舍不足容。迤及原野。結草爲幕。以得請爲限。炊爨之烟。蔽截長郊。道路觀者莫不興嘆先生之父。感激民情。命留月餘乃還。在官凡八閱月矣。其去思碑曰。爲召爲杜。去後益思。是年秋進疏。己丑又疏。皆開陳君德。鄭澈之在湖南也。猖狂酒色。凌蔑禮法。惡拘撿樂放肆者。靡然效之。先生喟然嘆曰。人之易沉溺。莫如酒色。鄭以此誘引後進。習俗壞敗。將不可捄。豈不惜哉。先生又嘗讀朱子語類。至三十四卷子謂顏淵章。及二十五章論節義處。有所感憤。採其語遂著一說。名之曰東漢節義。晉宋淸談所尙不同說。且序說備在愚得錄。盖欲著明聖賢所論。眞節義以矯時俗習尙之弊者也。澈深蓄憾怨。思有以中之。見思庵肆然極毁之。思庵默然不應。其後語人曰。鄭義伯眞踐實履。程朱後一人。吾有同升諸公之意。而公卿中有不說者。恐不能禁。盖謂澈也時鄭汝立以僞學能文。厚誣一世。搢紳間名人淑士皆被其欺。先生亦偶同校正郎廳得識面。及己丑冬。汝立獄起。禍延士類進士丁巖壽同福人受澈頤指斥名流。與澈異議者。皆以爲黨逆。先生之名亦在其中。有曰與汝立壎篪邪說。曰嘗著排節義一說盖於先生所著說。僞加排字。欲以成案者也。　上知其誣。傳曰。丁巖壽等。爲乘國家逆賊之變。敢肆構陷之術。揑造無形之言。陰陳邪譎之疏。賢相名卿無不指斥。必欲空國而後已此必聽奸人指嗾。拿來推鞫按律定罪事。下義禁府。巖壽以下十人丁岩壽朴千挺朴大鵬任尹聖金以緖梁山龍李慶男金[illegible]會柳思卿柳瑛幷被拿。臺諫入啓。太學生曹麒瑞李廷龜等。亦上疏以爲。不宜蔽言路。當時之事。足可想矣。　上命勿鞫。疏中事更無所問。庚寅夏。朝廷又分付

贍。而每於朔望。必具膳以享親。其處鄕也。尊卑長幼之序。問訊慶吊之禮。無不曲當。溫諄欵厚之誠。感動人心。其執喪也式遵朱文公家禮。叅用禮記士喪禮。柴毁哀戚之容。人皆稱歎。至於冠婚之禮。時俗專廢。而先生爲其子斂復。始行古禮。士大夫家多慕效之。先生於非禮上。尤加四勿之工。氣像嚴凝方正。望之可畏。人自敬憚。而及至言語接應。則和氣藹然。嘗做太極舞。以敎門人。制桐爲琴。皆用舜文王制度。長大。異於諸琴其聲淸壯。講讀之暇。引置膝上。鏗然鼓之。又作渾天儀。靑黃赤白ク道。晷刻淹速之度。不差尺寸。其於産業。淡然無欲嘗曰道積爲富。不以財爲富。德盛爲貴。不以位爲貴。得仁爲榮。軒冕非榮。苟利爲辱。困厄非辱。嘗於朱子書。甚矣人之無行也。壯而食其力。老而屠之之語。感嘆不已。遂絕黃肉。又以爲學者莫先於正心修身。而其要莫切於正衣冠尊瞻視。其上下衣服。循環澣濯。常使潔淨。冠屨巾紳。亦極整飭。先生篤信聖賢。不欲以一善成名。常以遠大自期。治心則必主存養。存養則必主持敬。行己則必主謹獨。謹獨則必察危微。務在存天理淨人欲。實見高明。而常若未透。造詣精深。而常若未進德美蘊畜。而不自表現。乾乾夕惕之工。食息不怠。嗚呼吾東方道學之傳。有自來矣。而五賢之後。尙無聞焉。先生能崛起南服。慨然以斯道自任。與晦齋退溪兩先生。其立言行事。頗相發明豈非猶興之豪傑乎。思菴朴相國淳 鵝溪李相國山海 蘇齋盧相國守愼 皆一代名賢。而許先生以道德之粹。或論難治道。或辨釋禮文。書簡聯翩。薦辟亦不一。羅德潤等入洛見思庵。思庵語之曰。鄕無可從遊之士。惟鄭介淸道成德立。得程朱嫡傳。爾其亟往從之。○宣祖以東夷爲憂。常於榻前謂曰。苟有倭亂。誰可爲元帥者。相臣朴淳對曰。以臣愚見鄭介淸可爲八道都元帥矣。臣觀其爲人。不但學行。其人物才智。鮮有出其右者云。萬曆丁丑。除先生爲北部叅奉。先生肅拜即還。庚辰除 延恩殿叅奉。亦如之。辛巳除童蒙敎官。 上賜二倫行實一卷。羅德浚等立書齋于羅州之大安洞。設鄕飮酒禮。奉先生爲尊賓。牧使柳侯夢鼎聞而往觀之。歎曰。府禮之行。乃復見於今日。豈非盛事也。此土人才之府庫。而唯詞華以爲務。須得先生可以變士風。遂封疏曰。臣見鄭介淸。會徒於大安。講禮盛儀。眞可合師表。請授本州訓導。爲多士矜式。 上特允之。即壬午年也。先生再三辭不許。不獲已强赴任。聚儒生行謁聖禮。分直東西齋。每黎明。先生具冠帶坐明倫堂。諸生列立堂下。揖先生畢。又東西相分揖。執冊升堂。再拜承敎。自聖經賢傳。以至性理大全心經近思錄。間以家禮儀禮禮記。莫

大東野乘

己丑錄下

黃　赫

鄭因齋行狀

先生姓鄭氏。諱介淸。字義伯。其先鐵城(今固城)人。七代祖諱夢松仕麗末。官至令同正。以事貶。世居羅州錦城山下大谷洞。考諱世雄。母羅氏。新羅相九英之十三世孫也。先生天資篤實立志堅實。初見世之人以科第悅親。學擧業。連中鄉解額。嘗讀四書。講究精微。知義理之所在。惕然覺悟。遂專意學問。負笈往棲于瀛洲山寺。寺北索絶幽處。築土爲室。兀然端坐。大小學節目庸語孟諸書次第研窮。心經近思錄循序讀誦。至於太極圖二氣五行之妙。先後天之數。無微不討。無奥不賾。而書傳朞三百。璿璣玉衡註。周天度數。星紀躔次。日月運行。無不精究。籌之於手。畫之於心。辨之於口。若合符契。適於洪範綱一函三之說。有所未瑩。發憤忘食。沉思默會。塊坐濕地而不動。至有蚯蚓之矢滿衣。若是者八九日。然後乃始渙釋。其勤苦攻業類如是。若至易學及邵子律呂新書。皇極經世書。用功益篤。而天文地理。醫藥卜筮。算數戰陣之法。皇王帝覇道德功力之術。靡不歷究。嘗以所居遐僻聞見孤陋。乃遊京師廣求書籍。又從遊徐花潭敬德門下。得有異聞。然後平生疑難。一皆歸正。觸處洞然。遇事廓如也。其博約之功如此。而其心。謙抑不自爲能。謂已困而得之。自號困齋。晩年卜居於務安之淹潭。築精舍于輪岩而講道焉。遠近志學之士雲集。先生乃結爲講義稧。立約束。以時課其所學。如羅德峻羅德潤安重默崔弘宇羅德元宋濟民羅德顯鄭湜柳漾之徒。最被親炙。其自遠而來。則有南以恭及宗室花川正壽鵬等。餘不可殫擧。先生因諸生資稟。盡其敎導之方。諄諄勉勉。必使盈耳充腹而後已。雖甚昏庸漸者。至成就之域。其處家。鷄鳴盥櫛。就省親庭。旣退妻子婢僕以次相謁。禮法嚴正。門庭肅肅。家貧屢空。饘粥不

往在己丑年間。國家不幸。逆賊之變出於搢紳之間。柳夢井以同道同年之人。雖有識面之分。而無他干涉之事爲白去乙。鄭澈乘時逞憾。誠欲陷之於不測之地。羅織百端。必殺乃已。國人之稱寃。愈久而愈深。當此更化之日。如崔永慶寃死人等己蒙昭雪之恩。而柳夢井之名。猶在罪籍。其子之號訴。果出痛迫之至情爲白在果。事係 恩典。自下擅便爲難。 上裁施行何如。 答曰依允。

己丑錄上 終

邑之宰。雖有相問之札。豈知陰畜逆謀潛養凶惡乎。當初詔獄之時。 聖明洞照臣父之無辜。自本家移配他道事。曾已 傳敎。而横罹拿鞫。竟死刑訊。其爲寃枉。擧國之所共知。人人之所共憐也。 聖明卞釋。使流放竄逐之徒。皆得還朝。布在顯揚而臣父獨不蒙恩。尙未伸寃。逢此再造之日開獄之春。昆虫草木。咸囿於 聖仁。臣父泉下之靈。當玆昭代之時。想在掩泣於冥冥。伏願 聖上特察其寃。還收小臣之職。 命復臣父之官。則豈徒小臣粉骨而效死。抑亦先臣結草於地下矣。臣迫於寃悶。敢瀆天 威。不勝殞越之至。

柳渏疏　宣祖三十七年甲辰

伏以。徃在己丑。邦運不幸。逆賊出於搢紳。凡知其名見其面者。雖萬死實所甘心。而臣父先臣夢井。見忤權奸。被誣枉死于今十五年矣。歲月旣久。卞白無路。將此抱寃之由。仰瀆凝旒之下。伏願 聖明少垂察焉。臣父生長草野。性禀愚直。與鄭澈同住隣鄕。雖有面分。而意氣不相合。及其依附權門。爲公論所棄。然後非但永絕。又斥而非之。其時臣父適遇不世之寵。濫叨言官之列。與鄭仁弘等。論澈及沈義謙同事之罪。非一非再。澈自此含憤切齒之矣。臣父初與逆賊有同道同年之分能不免知名知面之罪。自 上洞照情狀。特命直加放流之典而澈身爲按問之官。陰懷報怨之計。回啓曰。若直加流放之典則恐爲失刑。拿來鞫問云云。緣此被拿而來。受刑一次後。 特命停刑。仍囚二十餘日。而澈思逞宿憤。羅織百端。更加嚴刑。仍爲殞斃。其爲寃枉。擧國所共知。而人人所共憐也。澈當推鞫之時。揚言曰。柳夢井嘗斥我之已甚。而豈料今日反爲被鞫於吾手乎云云澈之乘此逆獄之起。肆毒陰中之狀。畢露於此矣。其一時抱枉被死。莫甚於臣父。而泉下至寃。上徹無由。日夜號泣而已。幸今天日照臨。公論得行。其時被誣竄謫者。並皆蒙 宥而崔永慶則特出於 聖斷。快伸幽寃。其弟餘慶亦蒙 恩典。無窮之痛。至此而極矣。嗚呼十年而必復者天道也。泯滅而再伸者公論也。 聖明如天。洞察鄭澈之奸慝。特伸横罹之寃枉以慰朝野之心。凡有血氣者。孰不感泣而嗚咽。臣之父以遠方孤蹤。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迄不得洩寃於重泉之下。此臣之懇懇瀝血。不得不冒萬死而叫號。伏願 聖明特回日月之光。渙發雨露之澤。使入地之朽骨。快覩青天之白日。則臣之父不徒瞑目於重泉。抑亦結草圖報於地下矣。臣不勝瞻天懇祝之至。

正月十一日呈疏。十二日啓下義禁府。十六日回啓。十七日允下。

義禁府啓

配何如問于委官鄭澈。即日回啓曰。柳夢井與逆賊結締之狀。昭在耳目。不待吳希吉之疏然後可知也。自家定配之典。恐爲失刑。請遣金吾郎拿來窮問宜當。依回啓 下拿來。

十二日柳夢井拿囚。

十三日柳夢井元情。矣身性本昏迷。已往之事。一一記憶不得爲白在果。大概丁卯年分。與逆賊生員同榜。己卯年分。矣身亦爲全羅都事。聞逆賊棄官而來。專事學問是如云云。時或往來全州。逆賊家在大路傍乙仍于。仍得歷見。或至記問。壬午年八月分。矣身爲古阜郡守。在郡五年。以差使員往來全州。或歷訪。且古阜郡亦距逆賊居不遠。亦爲通簡。丙戌年四月分。矣身亦南原府使以赴任。赴任之後。相去不邇。未嘗通問是白在果。逆賊亦潛窃儒名。欺世是務。矣身亦昧於知人。未免見陷於盜名之術。不察逆賊之可磔萬端。而只逐一時之名。輕自相見。此則實由於識見不明。雖萬死不足惜是白齊。戊子年夏間良中沙。始聞逆賊多有悖戾之行。前後往復答書。即皆付火常自駭憤。同年初秋間。又聞逆賊强奪守信蒙白孀女以爲妾云云。自此始覺其爲人。深悔旣往相知之失。憤說唾罵。逆賊段置。亦知矣身棄絕之意。自此之後。一不相見爲白有如乎。至於締結事段。極爲曖昧爲白齊節。吳希吉簡書內辭緣段。反覆思惟爲白良置。詳知不得爲白在果。矣身亦猥以無狀有名於時。逆賊之言。只欲適合時議爲白去乎。計料爲白齊。矣身亦世世食祿。且謬以孝行擢用於時。初除六品之職。至忝臺侍之列。感激天恩。常以名節自勵。曾爲三邑守令。盡力國事。期報萬一爲白乎。矣身昏愚。且無知識。逆賊包藏凶惡之狀。先見不得一時逐名相知事段。死無餘憾是白在果。矣身曖昧情由乙良。相考施行。柳夢井推案入 啓。

傳曰。昔諸葛亮治國。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飾辭巧言者。雖輕必戮。今夢井與逆賊締結之狀。雖聾者亦知。況其事狀昭著於簡札中乎。極爲痛心。其可貸乎。但將來多有可訊罪人。夢井姑勿加刑仍囚。

同日受刑一次後入 啓。

叅奉柳濬上疏

伏以。蟣虱微臣。遭此孔極。痛 廟社之丘墟。憤衣冠之左衽西望摧心。仰天泣血。而臣不揆不才。忘身奮義。與召募使從事官洪麒祥。倡義於安城全州等地。間關跋涉。得達義州。臣猥蒙 天恩。濫授軍資監叅奉。踧踖戰懼。措躬罔措。第念臣父夢井。叨荷 隆寵。超陞六品。累受郡府。皆有治聲。不幸本居羅州。與逆賊爲同道之人。名連蓮榜。適有同年之分。及差隣

初豈孟浪計也。無他。其所欲爲者重於君父故也。至於臣父。則官榮祿厚。涯分已極。循例而進。不失爲 聖明之貴臣。此外希望更何加焉。說使臣父見利而忘義。亦必不爲矣。背棄君臣。屈膝逆賊。此固萬萬不近。皇天后土。實所共鑑。臣父之心。豈有他哉。知臣莫如君。明睿所照。物莫遁情。交厚連婚。罪當萬死。而謂之反君。則死亦有辭矣。昔王敦之未反江左。諸賢與之同事。翊戴晉元。於此之時。孰知王敦之逆謀耶。及其旣反。同心內應。宜莫如王導。而非惟不問。又從而授鉞討賊。蓋以導之心在於君父。而必無從賊之理也。桓溫跋扈之後。溫□猶爲幕徒。而不爲之與謀者。亦以其心事之無他也。今臣父之罪。惟在於不能早知。誤與交厚而已。及其旣反。則是覆載難容。爲一凶醜而雖在隣國。亦當請討。前日交厚之情。何可擧論於此哉。若以平日相交之淺深。而便謂之必應此賊。則不亦寃乎。使此賊之反。如莽卓曹馬。乘時稱亂。凶謀易露。則愚夫尺童亦能易知。而陰伏鄕村。潛結凶徒。使一世全然被欺。孰謂當當聖朝昇平二百年。乃有此賊之變耶。是實臣子意慮之所不到處。此臣父之所以終不覺悟。不早拒絕而致有 聖明之所疑也。求其情事。亦何嘗有心而負國耶。恭惟 聖明天地並容。日月普明。其於逆賊一事。懲討至嚴。而苟有逮繫連仍小涉可疑。則必爲之從容審覈。欽恤求生。未嘗以逆賊之故波及於無辜。如臣父則連婚交厚。罪在難赦。訊鞫之擧。在所不已。豈好生泣辜之恩。獨嗇於臣父耶。但法有當罪。情有實狀。情法相稱。然後可以無寃。今臣父之罪。罪以交厚則死無所憾。而問以知謀則千萬寃悶。在朝之臣臨按之官。以至一國之人。孰不謂臣父之罪罪於交厚。而若曰知謀。則萬口同辭以爲寃矣然事係逆賊。爲臣子者。孰肯不顧其身而以救旣死之寃枉乎。是以自始至終。審覈之言。無由上達。而 聖明之疑。何自以釋然乎。嗚呼臣父旣死矣。今臣又受重刑。萬無生理。一縷呼吸。僅延頃刻。不及此時仰呼臣父之寃。則父子抱寃。永無伸理之望。螻蟻軀命。一毫無惜。而中心至痛。惟在於未暴臣父之心事也。至於臣之無罪。 聖明所燭。何敢開口發明。而訟父之寃。實非爲身。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矣。其父之寃。訴於其君。則證羊之嫌。有不可計。是以罪之難掩情之可寃者。一一籲訴。畧無隱諱。惟願 聖明哀以察之。審其情事。則已死之父。感泣於幽明。垂死之臣。圖報於結草。而父子至願惟此而已。臣無任切迫寃痛戰慄惶恐之至。謹昧死以聞。

備忘記。今見吳希吉之書。柳夢井與逆賊似爲相切。只削其官花朝月夕。與野老爭席。則反使之安也。如金宇顒例。自家定

札中許多辭說。無非親厚之意。而朝廷時事。亦多論議。則
聖明所燭。宜其痛惡。而雖家人父子亦何敢有所發明於此乎。
然心術隱微。當觀於所忽。而反以三隅。其情可認。當初臣父
之通情於賊也。必不諱後日之現露。故其橫說竪說。無所諱秘。
顧無毫髮綢繆。則本心之無他。可驗於此矣。 聖明之疑於臣
父者。不在書札。而必以壽民之連婚。或有以相通也。言其形
迹。則天意至當。乃若其情則固有不然。壽民之愚劣人所共知。
其在全州。行己狂癡。爲人所賤。逆賊之門徒親黨。擯而不齒。
其兇謀秘計。萬無與知之理。夫逆賊包藏禍心。布置器械。至
深至密父子之間。亦或謹密。則豈有輕易漏洩於兄家之贅兒乎
究其情理。千萬不近。不待思量可以知矣。壽民所供邊涘出入
之事。尤有以上貽 聖怒。而可疑之端。直在於此也。然壽民
之至愚無隱。於此益驗。而可疑之中。又有不可疑者焉。 夫
邊涘是逆賊之爪牙。而假稱門客。每在賊家。則其面目姓名。
豈惟親戚皆知。凡在全州者。與逆賊相識。則必皆知邊涘之面
目姓名也。壽民受學之際。亦必聞而見之。視爲平人。而庭鞫
之時。問其出入之人。故直以所聞從實直招而已。若問其密謀
根脚。則渠豈能知之。他人則黠而不言。壽民則愚而直對。此
所以迹似可疑。而情則可驗者也。壽民雖至愚亦人耳。苟知邊
涘之爲賊。則豈有容易言於平問之際耶。其全不知謀之狀。可
見於此矣。况賊黨之承服而死者。前後相繼。其凶謀首末。徒
黨多少。無不畢陳。至於鄭緝。其於逆賊事狀。尤無所不服。
而無一言延反於臣父與壽民。則夫豈不恤其身之死而曲隱於臣
之父子耶。誠以臣父子實無與知之理。故許多諸賊。了無一言
而至於最後。乃爲宣弘福所引。夫緝輩之所不知。弘福豈能知之。
潛思其故。莫知所以。臣父初繫于獄。至於數旬。弘福亦同時
在囚。是必慣聞姓名及連婚之故。而仍爲誣引於承服之際也。
若曰知謀。則天實降臨。搢紳之間生一汝立。已爲莫大變怪。
臣父雖無狀豈有背君父從汝立而自陷於極惡之罪耶。臣父受國
厚恩。將二十年。出入侍從。位至貂璫。紆 眷極隆。榮幸無
比。非但有君臣之義也。亦有父子之恩焉。常懷感泣。糜粉無
惜。而衰朽疾病。陳力服勞。亦未能盡節。一年之內。辭告呻
吟者。殆無虛月。每私語臣等曰。涓埃未效。衰老且死。死何
足惜。恩賜難報。時發涕泣而言之。一生心事猶在殞結。寧有
一毫邪心。以欺 聖明哉。嗚呼君臣大倫。天經地緯。不須言
也。且以利害言之。自古亂賊非不知惡極罪盈天下皆憝。而無
將之念。每起於利之一字。常見其所欲爲者。有重於君父故耳。
汝立之陰結凶黨。誑惑符讖者。要其歸則至愚。而其造謀設心

雪云。此則不然。設若書中果有悖逆之說。則當初庭鞫之日。應定悖逆之罪。豈止於定配而已哉。癸亥反正後。完平府院君李公元翼首發伸理之議。而爲申相欽所沮。蓋惟讓爲吏曹叅議時以申欽爲慶源訓導故也。

初白仁傑曰乙巳禍作。久在罪廢中。有年長女子。而無與爲婚一日問於侄子惟讓曰。汝妹過時未婚。吾欲以義寧監爲婿。汝意如何。惟讓對曰。義寧監宗室之賤孽也。其母及其叔母皆着首帕市井之女也。雖曰金枝玉葉。其忍使吾妹稱婦於市井之女乎。願叔勿婚也。仁傑不聽。竟以義寧監爲婚。既婚之後。其妻悉以惟讓之言告其夫。由是與惟讓有隙。生子春英。追含宿憾。視惟讓父子如仇讎。己丑之獄。與其舅白惟諴。做出無根之說。陰嗾嬖幸之宦。且結按獄之臣。內則嬖幸之宦有浸潤之讒。外則按獄之臣有構成之端。既殺惟讓。又欲幷殺其子振民兄弟。越明年庚寅。使內官李夢鼎等密啓曰。吉三峯去處。外議皆以爲白振民兄弟詳知之。於是振民兄弟有拿命。乃庚寅七月十二日也。將就獄。顧謂家人曰。先人既以非罪枉死。吾屬生不如死。死亦何恨。但負不測之惡名。歸泉壤之下。豈不寃哉。及庭鞫元情曰。父所不知。子焉能知。覆巢之下。卵無全理。有罪無罪。天日在上。惟願速死而已。聞者淚下。在獄中製疏欲自明。而既受重刑。不能自書未果焉。竟死於杖下。乃九月十二日也。人以爲白氏之禍萌於止婚。與守愚崔永慶同時繫獄。有時吐懷痛哭失聲。及死永慶撫其手呼其字曰。同時繫獄。先我好歸。美君之無知矣。未數月。有籍沒家財之 命

白振民獄中自明疏　缺起頭

不待臣父之薦扳而已。入玉堂則吹噓汲引之罪。臣父實無焉。比之潑洁輩素相親密。互相薦扳者。則大有差等。此實 聖明之所親見。而考之事迹。昭不可掩者也。至於連婚一事。罪當萬死而其間亦有不已之情焉。臣之弟壽民。癡孩迷劣。不卞菽麥。鄕黨親戚目爲愚兒。而洛中無與爲婚者。臣父衰老痼病。自分死在朝夕。常以不能畢婚爲慼。聞逆賊之兄稍能食粟。父子之情不能遠離。而急於爲婚。涕泣而送之。何嘗有一毫諂附之計而預爲連婚耶。壽民既去之後。汝興家見其狂騃。大失所望憤憾之言。時及於臣父。臣父戒壽民。以母貽老父之羞。而勸令學書於逆賊免爲禽獸。此實愛子至情而畧不勤教。依舊無狀暫或授書。而一不久留。然則學書於逆賊。初非壽民之所欲。而實臣父之罪也。其所謂吾之子若之子者。皆欲勤教壽民。而易子而教之意也。至今見之。極爲可愕。天怒赫然。固其所也然深求本情。不過愛子所發。而何嘗有別樣意思於其間耶。書

曰壽民。娶全州居鄭汝興之女。汝興即逆賊汝立之兄也。己丑獄起。汝立之弟汝復亦逮鞫於京獄。其奴白石稱名者。持養獄之資。投于舊相知主人。主人畏禍而却之。白石者無所於歸彷徨市街之際。夜已深矣。被捉於捕盜廳訊問之。以實告之。則又問曰。必有與汝偕來者。速爲直告。其奴曰。白叅奉子云者。從我而來矣。按獄之臣入啓曰。所謂白叅奉子者。必是叅議白惟讓之子壽民也。遂拿鞫壽民。死於杖下。厥後搜汝立家文書。得惟讓書數度。其一書曰。吾之子即若之子。其一書曰鄭澈誤國小人云。 宣廟見書震怒。拿問惟讓。其元情曰。臣之子壽民。愚騃不學。而適與汝立家連婚。故果令受學於汝立而免爲禽獸之計。其曰吾之子若之子者。此古人易子而教之之意也。豈有一毫他意於其間哉。元情後命配於富寧。行到抱川縣。金吾郎追及拿去。盖出於樂安校生宣弘福之招故也。弘福初以汝立之黨。刑訊三次後。放留於樂安京主人之家矣。有一禁府都事。教誘曰。汝若在獄時。誣引一時名士數三人。則自可解釋。何至於受刑乎。弘福以爲然矣。及再出逆招。弘福乃自承服曰。與我同謀者。白惟讓李潑李洁等數人云云。於是惟讓自抱川拿還。則弘福已服正刑矣。不得面質。與潑洁等同死於杖下。惟讓與弘福。曾不相知。於夢寐之外。而爲其所引。殞命於非罪。豈不寃哉。當壽民未死之前。庭鞫汝立之子玉男曰。白壽民亦爲叅謀乎。玉男曰否不知也。其父惟讓即朝之名士也。猶恐其或知。寧有與謀之理乎。時人有上達於筵席者。曰獄體不嚴。囚繫罪人相爲教誘。玉男之招。未必非白哥之指嗾云。人甚之。且鞫鄭緝之乳父曰。李潑李洁白惟讓等亦爲叅謀乎。曰然。時黃赫爲問事郎廳。執筆先書叅謀二字。後問叅謀辭緣。則李潑等以一時名士。歸覲其母於全州時。本府必送茶母。妓生於中路以候之云云。黃赫於委官前。刪去茶母之說。仍存叅謀二字。盖茶母與叅謀音相似。緝之乳父。不知叅謀之爲何語。誤以叅謀爲茶母而黃赫等故以茶母爲叅謀也。大槪時相鄭澈以委官按獄。深憤誤國之言。且含昔日之憾。得以乘隙。必欲構成凡有脫之者。則刪而不書。以爲不足信也。若有陷之者。則多方增益之。猶恐其不陷於刑戮。雖 聖明在上。亦何從而得聞其寃狀乎。然而 宣廟晩年洞燭其寃狀。 答湖儒之疏曰。白惟讓等非謂與知其逆謀。爲 教而至於崔永慶鄭彥信等贈爵復官之日。按獄之臣。斥謂奸毒而竄逐之。則按獄之不公。宣廟固已知之矣。伸雪之擧。特不及施行。逮夫今日尙未蒙恩典。使無辜者抱寃於泉壤之中。而莫白於天日之下。悲夫今之言者。或以爲惟讓書中多有悖逆之說。不可與李潑等一體伸

禮接士大夫。牛溪亦見待頗厚。先生恥之。遂絕不見。時相國澈亦名位貴盛。好節儉自遂名。先生曰索性小人。澈聞之怒。及己丑獄起。有告引吉三峯者。而不得其人。澈當論囚。揚言曰南士有與逆賊通者。遂令其客造言。以爲吉者慶也。三峯則別號也。賊徒故匿其名。陰相號。以此傳播京鄉。令人人習聞。積疑已成。獄既平。澈白　上遣御史南中。以安士心。陰令御史發崔永慶之事。以實吉三峯之語。而御史吳億齡不從其所指。澈計沮。乃使兩南監司兵使啓上。獄事復起。而今先生對獄。自陳與罪人通書來往。若有罪無辭者。而先生實無三峯之號也上知無事即釋之。而澈又令兩司請再鞫。先生卒瘦死獄中。後上悔之。命追爵之。廩給其妻子。而深咎兩臣。至謂凶渾毒澈云。先生初得釋。牛溪使其子問之曰。見嫉於誰某而至此也。先生曰。吾見嫉於若父。後有再鞫之事。有儒生金宗儒。善山人。學於牛溪者也。諸弟子私遣宗儒。抵牛溪所乞解。牛溪默然久之曰。其人偏僻。亦言或自號三峯云。宗儒退而咄咄曰。守愚愚死矣。相國澈實主獄。而守愚弟子深咎牛溪。以此故也。先生卓犖有高氣。白髮鬢眉。儀狀甚嚴。使人望之可畏。李相國恒福時爲推鞫問事。嘖嘖曰因問囚得見巨人。左相金公命元亦稱之曰。雖在縲絏之中。凜然使人起敬云。先生有僕隸。亦繫械拷問之。或私謂曰。須戒飭獄辭毋令異同也。先生曰。人各有自爲。何說之爲。終不應。先生方疾革。諸弟子因獄卒請一言教弟子。無他答。但書曰正。遂絕。字不成。聞者悲之。先生在獄中而北面。一息不絕亦不變。先生年六十二。白沙遺稿有己丑錄。載先生寃事甚悉。後其子孫聽用事者言匿之。有僞作己丑錄。行於世。先生初見南冥。南冥許以爲高士也。先生辭持平疏曰。當今國是靡定。公論不明。朋黨成風。紀綱日墜。此實消長安危之機云。

李家小乘

李公仲虎。光州人也。家在南平。官至全羅觀察使。娶判書尹毅中妹。有子四人。長曰汲。以生員除井邑縣監。次曰瀓。戊辰增廣中生員。癸酉謁聖擢壯元及第。官至弘文舘副提學。次曰浩。以生員丁丑謁聖擢副元。官至弘文應教。次曰渙。己卯中生進兩試。居父喪過哀而死。不幸遭己丑之禍。東巖南溪並罹刑訊。殞命杖下。後癸亥　反正初。即雪其寃。東岩當平日自京歸覲。中路有詩曰。南路迢迢鳥外分。長安西指日邊雲。朝來記得中宵夢。半是慈親半聖君。

白叅議遺事

白惟讓有四子。曰振民興民得民皆有才譽。得民早夭。其季

先公夭。旁室生一男二女。遭倭寇擄焉。姜君克新於公最親。且受學。欲石其墓著其迹。士友出力相助。謂無狀知公。不聽荒頓。强爲之謂。辭不獲巳。銘曰。

木之岩。營丘岡。四尺封。公之藏。身可死。守益光。石于此風自長。

祭守愚堂文

上天明威。靡人不勝。而今反不能勝人。公獨何辜于天。區區一孝子。尙能免於賊畀。以公之至行高義。而一凶豎。敢行凶臆構虛媒孽。使公終不見渙釋。於乎天耶人耶。哭嗣年來。身固有病。而今此疾作。莫知其由。擧因無人。藥不時及。嗚呼時耶命耶。近名場要好爵。一進而不能退。觸禍贴身者。從古名流往往有之。今公踈野性成。不樂城府。高蹈入海。保我靈龜。翔千仞鳳。潛九淵龍。而終於不幸。嗚呼將天不憖遺耶。直書時事而孫將作老死於家。好爲臧否而郭林宗不及於禍。此將桓溫之凶肆。猶有宰相器度而王甫之禍心。猶臧遺於韋布耶抑人之生世有幸不幸耶。今公談時事而不春秋。有藏否而無與奪。畢竟不容於時。有甚於孫與郭。則此盖有不可知者。嗚呼殆天之不憖遺也。衆以爲是。而獨以爲不是。衆以爲賢。而獨以爲非賢。其明見高識。固有先於人者。而孰謂此反忤於時。好取誣於人。至此極耶。魯聖不免於伐樹。鄒賢不能無戒心。聖賢之處世。固無間然。而一二不逞。必欲加害。一至於此。然則聖賢豈能無保天下無一人我惡哉。必欲使天下無一人惡我。則此豈聖賢之所能。而亦非聖賢之情也。今世之欲公於禍者。果不止一二。而道德不如聖賢。則公之被誣。誠有不得免者。嗚呼果天之不憖遺也。從古禍作。初不在大。西伯之一嘆息。巳足致羑里之囚。文公之脫粟飯。亦不免請斬之刼。雖其道尊德盛不至隕於當日。縲械之厄。鯢隉之危。在聖賢不旣甚乎。若必曰九罭之死不須爲嘆息。蠶飯鷄酒飽了胡氏子然後可也。則雖聖賢亦有所不能矣。然則與二凶豎相好覬免禍。此豈公之所能哉。釁生於抄忽之間。誣起於形影之外。此公之所以不免。而雖古人亦無如何。嗚呼何天之不憖遺耶。若余無狀。久被相知。聞訃驚號。北天茫茫。區區勢阻。奔哭無期。敢敍孔愛之懷。用慰幽欝之寃。若公平生所存。非所以告於公。欲强爲說非知公者也。靈其知否。嗚呼痛哉。

書守愚堂事蹟後　　許眉叟著

守愚崔先生永慶字孝元。南溟弟子也。性至孝以篤行。宣祖召拜持平不就。後拜司畜。時黨議巳成。逮巳丑獄死。初牛溪隱者與先生甚善。沈義謙以外戚方貴用。其人好任俠能致客。

以此大爲流俗所嫉。自喪嗣。雖規模小異。有守而不撓。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富貴亦豈能動一毫也。所養如此。故言行重於世。且生長都下。備知士大夫心迹。好惡取舍。斷斷不苟。爲淸議所稱道。凶黨必欲甘心。故其禍獨慘焉。晩年頗不好讀書。故人或小之。非以書不可讀。見世代間假學道以取名利。如李芑以中庸進。李禎黃俊良以志學稱。王之津尹積輩果不足置齒牙間。故慕盖欲矯時習。言或有病。不可以辭害義也。遠近士子。配公于德川祠宇焉。某雖相從久。居不近。知亦晩。公少壯時行蹟。耳目不及者多。特取心知所得聞見所詳。粗擧一二焉。

守愚堂崔先生碑銘

公諱永慶字孝元。和順人也。贈叅議元之之後也。曾祖重弘全羅道觀察使。曾祖妣貞夫人玄風郭氏。祖壎彥陽縣監。祖妣淑人晉州姜氏。考世俊兵曹佐郞。妣恭人平海孫氏。贊成文貞公舜孝之孫縣監濬之女。公以嘉靖己丑七月十六日生。生有異質嶄然出頭角。觀察公奇愛之。旣長。口無俚近語。步趨有法度制行峻絕與人不苟合。嘗與人遊從。其人與戚里交厚。有時名。絕之。有嗜權勢者。或勉相見。掉臂若將浼。嘗以持平召。不就。上辭職疏。其中有明以燭之。威以鎭之。使偏黨之輩。不得肆其凶臆等語。大爲時輩娼嫉。畢竟誣以非道。問于廷尉。宸衷明愼。特蒙渙宥。奸凶罔極。必欲甘心。竟不得以大耋終焉。嗚呼士有不羣之操。天與其樹立。人必殺越之者獨何心。雖然殺越。終不以殺越者存。庸非天乎。公仁義性於天。事生喪死。致敬致孝。人無間然。早自高蹈。於俗習蛻如也。於聲利超然也。處約不悶。有守而自信。天下萬物。無足以動其心易其操者。看書切己。不事文藻。言行暗與道合。無愧古人。嘗執贄見南溟先生。卒爲立祠宇。菟裘晉陽老焉。及在幽係中。日必面闕而坐。未嘗頃刻變。談笑如平日。無幾微見焉。有司必欲及之。恣威辱誣揑。公怡然不以爲意。辯對不少詘。有一問事郞言。此人置死生於度外。不可及也。蒼頭類輩亦被逮。或曰蒼頭當置辭。請詳指敎。公正色曰。自當爲辭。我何與焉終不與之相近。王獄間有直。雖薦紳囚繫。其凌挫無顧忌事。公處若良奴僕事嚴主。此亦公風神自有感動頑類者。噫公之終不免者。人也。非天也。天實理之。人卒陷之。公之所動者天。所不能者人。君子之不能於人久矣。累徵皆不起。獨於司畜拜謝而歸。公歿。　离明燭照。剗黜凶徒。隱卒崇終。贈之爵賜之祭恤其孥。噫人於不可得以殺越者。終不容如何。喪第而七日。得公之動乎天者孚矣。公娶花岩副守億歲之女。生子弘濂。

若謂潛相往來。則判官所不知。尤非弘祚所得知。曷嘗以此向廷瑞說。獄事上。宣旨速訊廷瑞。委官私廷瑞。反請訊弘祚。反覆宣旨。廷瑞弘祚俱杖一次並釋。公在獄。飮食衣服。一家承命不少違。愼氏妹餉獄。一日以寒衣來。公不受曰。吾得罪於祖先不足惜。重在阿路身上。可遣之。强之。乃書弘路名于帶上還之曰。阿妹不知輕重。公相識人亦繫獄。公食西瓜甚美割一邊分送人曰。公不亦齒間留酸耶。公笑曰禍福有限。非此瓜所能究竟也。嘗論食慾曰。吾偏嗜蘿葍。方昇致獄時。見市廛有無鬚軟滑者。不覺流涎。人慾之可懼如此。人所當戒也。公嘗病。委官臨鞫。數遣醫官診問。最後帶銀人來請診甚堅。公徐徐縮臂曰。這病非委官所能治。終拒不聽。公卒。臺諫謂公自死。請罷金吾郎。有韓匡立者上疏。誣鄭彥信叛狀。同間繫獄。公終始不相對。匡立坐誣。竟斃獄中。後數日公亦卒。朴士吉移公屍於別處曰。不欲與那尸相近。公雖久繫。常危坐未嘗欹倚。一日顏色揚揚如昔。食罷神色遽惡。就枕士吉膝。傍人皆驚恠。家人欲試之。請寫一字送來。公徐起大書一正字字畫已訛。顧士吉曰公能識否。有頃而卒。行乎患難。可謂得其道無入而不自得。公庶幾焉。朝士湖南尹公光啓。生員朴士吉同繫備錄終始。末後稱公。可謂得正而死。仍歎曰。在我何傷者再。盖深服公也。上覽公家收聚文書曰。此人愛兄弟篤。往來書皆友愛懇到也。獄事方嚴。士大夫皆戰懼齰舌。不敢發一口。問事郎廳李恒福獨於公會稱曰。渠老置死生於度外。不可及也。逆黨有言崔三峯容貌者。李執尺度公身長。乃曰聞名久不得見。今日手捫其肌膚。生世不見此老。枉過一生。正似西伐兒不見鍾樓而死也。金命元亦拿入鞫庭。見公曰。令人凜然起敬。其平生所養可知。李憲國叅鞫。見公入庭。不覺下床云。精神氣魄固可動人。平生自持嚴毅正直。表裡交盡。充滿發揚。自能如此。非時月功力良能致也。及兵變起。 大駕幸龍灣。金叅判宇顒見成渾語及逆變。成渾以吾愚惑。君輩推許太過。畢竟至此。不獨吾罪也。金曰殺崔處士者誰也。渾無他語。但曰人若殺我。公幸救得一分。果如公所謂見嫉於乃翁語相符焉。辛卯年。洪汝淳爲憲長論竄。鄭澈等伸公冤。自 上命贈大司憲。又遣使致祭恤其家小。金宇顒爲憲長。削奪澈官爵。自公沒不數年。是非乃明。如披雲見天日。是亦近古所未有也公少時一蹈規矩。自飮食衣服。至動靜行止。無不正正有則。望之可知其爲人。與人言。開心吐懷。靡有餘蘊。於同志輒忘形焉。然於人少許可。人皆畏憚。愛慕者亦多。看書未嘗文字上過耳。必求切己致用。見人耳入口出。不務踐實者。心嫉其虛僞

祗能飲酒。學飲酒何用。及己丑逆變起。渾澈等因爲機穽。網打中外異己者。與其鷹犬梁千頃金克寬洪千璟姜海等。揑造吉三峯之說。三峯初不知有無虛實。便稱爲賊。與逆臣鄭汝立通。未久變稱崔三峯。陰嗾趙應祺。謂三峯常會逆賊於萬塲洞。告于兵使李鎰。密移於慶尙監司金睟。囚于晋陽獄。金吾郎到。欲脫枷板。公向之再拜曰。君命也不可脫。滿庭吏卒皆垂淚。繫在王獄。日必向闕坐。未甞少變。家奴若干輩亦被逮。當供辭。同繫人曰。奴若失辭。禍且不測。請指敎。公曰渠當自爲。我何與焉。終不近。人皆悶之。尤服公不撓。委官澈欲因奴誣辭以及公。治火鞫甚酷。奴終無亂辭。委官鞫賊家奴曰。崔三峯者。往來爾賊家耶。奴曰甞見之矣。其人有二毛。乃以公三易服置羣囚中。使奴認之。終不得。公色不動。不爲懼不爲幸。有必欲殺公者言。渠鬚猝黑。意鑷去也。公聞之答曰。昨夕始聞賊奴辭。雖欲鑷去。奈暮夜何。且誰爲鑷去者。人服其量。公甞自晋陽葬子楊州。因李潑見逆賊面目。語潑等曰。渠爲人狡猾慢上。無父無兄者。勿相親信。後借友人簡尾相問。至是其書下鞫廳。澈得之色喜。問事郎李恒福恐公忘了諱之。起旋於外曰。崔某死矣。有此借尾。其得不死乎。公方省覺。置辭以實澈無如之何。不得加一杖。李之力也。公自言吾以聾耳得聞其言。必大聲也云。公獄辭入。自 上察其無辜。特命放出有片簡自外入。公覽之泣曰。今有恩旨。太陽偏照。感戴罔極第念舍弟先死。獨未蒙此恩。弟何有罪 由我而死。所以長痛。聞者惻然。公出獄寓族人家。成渾令其子濬賫米斗來。此米可爲還鄕路資。仍言何故見嫉於人至此。公答曰見嫉於乃翁爾。翌日諫院請更鞫逮囚。時具宬爲正言。渾澈黨也。委官澈令獄皀捽曳拗傷。困辱備極。公辭氣不動。置辭揭別終始。獄官叱曰。第陳鞫辭。不可惹起既往事端。枉費辭說。公正色曰。第依獄囚所言。費辭說於公甚害事。其人不復言。其正直如此。有鄭弘祚者。晋州人。坐公獄被逮。人告曰。若弘祚誣辭將奈何。公曰。某與渠未有面分。如其命何。及弘祚至。公已卒。弘祚從士人朴士信問供辭利害。士信曰。凡獄事以正而已。天道孔昭。鬼神難欺。弘祚慨然曰。崔公韻士也。我壤虫慕甞以不及門爲恥。今吾已老矣。雖罔而生。人將唾罵曰。是甞誣崔某者。獨如子孫何。蓋獄事起自慶尙都事許昕晋州判官洪廷瑞。昕謂廷瑞曰。聞逆賊往來崔某家。廷瑞曰。州別監鄭弘祚甞有此言。至是廷瑞先在獄。數遣人脅弘祚。弘祚不答。及供辭曰。崔某家距州治五里許。弘祚家在四十里外。逆賊盜名已久。設使白日往來。豈有名士來。五里之判官不知而四十里之弘祚獨知。

祭。悲歎終日。有獐來入園中。人謂在昔氷鯉躍出幕鳥飛入。殆是誠孝所感也。兄弟婚嫁畢。先業當分。田之磽瘠者自與。又不要均一。只計饒乏爲多少。無敢出一言爲異同者。其誠意動人神如此。一洞服其行義。申于該曹授慶州叅奉。不就。陞秩除主簿。又不就。連授守令都事佐郎掌苑等官。皆不赴。家計屢空日間不擧火。或勸曰同力築洑堰。謀生不妨。强之不許。曰貧富天也。此吾分內事。身上無完衣。寒砭肌骨。出入借於親舊以着。不以爲意。不忘溝壑志。不可奪也。吳舍人健爲銓郞。謂金公孝元曰健在吏部數年。不得人。今有間世人物。金遽曰。必吾崔丈也。撼山易。撼崔丈難。公能起之耶。閔幸村純稱曰。飢寒入骨猶泰然。胸襟洒落常樂易。非安貧樂道者不能也。每稱畏友。及公卒。門人有以悖慢語加公者。絕之。鐵原有山水勝賞。欲卜不果。晉陽有先人舊廬。將老焉。適授司畜。曰吾家世臣。今又累蒙恩命。畢竟邈然而去。於義未安。乃拜命。將作南行。盧公守愼族且友也。累留之不回。致書曰。執之病大矣。公復曰。通之害不少矣。至晉陽。與若干司志人。建南冥先生書院于德山洞。幽居傍晉之郡。不遑詆謗。不遺餘力。確然終不爲動。久而乃定。公之初拜南冥先生。適 國恤。執摯爲贄。先生一見異之。許爲高世人物。有一子弘灝夭死。傷痛不能食。只以酒自抑。無人世念。公性嚴正寡慾。疾惡不少假貸。愛人好賢。亦自天性。搢紳間有貪汚行者。雖求見亦避之。若人趨附時勢。視如塗豕。在漢城時。成渾有舊。渾自坡山來京中。將訪焉。路見友人自渾家還言。今訪成。成與沈義謙語。戒門者不通賓客。不得見。公遽還不復往。不數日滿城士子無不知。以此公之名益高。成與黨噎媢始深。安敏學兄弟不相容。幾得罪。敏學訪公言論頗勁直。公欲爲收拾極言事兄之道。敏學感悟得俱全。後見李珥成渾等名勢。遂與交結。又言吾友有鄭季涵。誠善士也。願見尊丈。公不應。後日又稱譽曰。此人盡心國事可見。答曰吾久在城中。唯聞渠做好官。未聞有建明也。歸而告澈。澈啣之甚。敏學亦視公爲讎怨。辛巳除司憲府持平。上疏辭職。疏中有曰。當今國是靡定。公論不行。朋比成風。綱紀日墜。此實消長安危之機。明以燭之。威以鎭之。使偏黨之徒不得肆其胸臆云云。以此忤時輩益甚。李珥初登朝。人皆謂古人復出。公獨言其不然。人以公爲狂爲愚。公見士論多歧名利是爭。不欲近朝市。決南行意。未久珥果不厭人望。具眼者恥爲友。人始服公先見。珥黨敏學輩忿嫉日甚。其後公再授持平。不赴。築室于竹林中。命曰守愚堂。有舊若干叢梅若干木蓮數莖鶴一隻焉。有請學者。不許曰。教學非吾所能。

當忘此懷。何故乃爾。澈笑曰吾豈念此。已於推案中極力解之。故久不加刑訊。惟仍囚之耳。又曰吾固已盡心保無他也。數日永慶果赦出獄。司憲府啓請還囚。時尹斗壽爲大司憲而發論。則掌令具宬實爲之。人疑澈雖外示公議。陽爲解釋。而陰使其黨論之也。永慶前在獄。已患肺痿。吐膿血臭惡。托友人李建春。求藥於余。及再入獄。病增遽未久卒。司憲府又啓。永慶自知其罪飲藥死。罷當直都事。人甚之。其後澈得罪。而羣臣多言永慶枉死者。於是贈永慶大司憲。當時臺諫具宬等竄逐。澈死後亦以此追奪官職云。永慶平時與成渾交厚。及渾與澈相結。而永慶每言澈爲無狀小人。酒後醉甚。則出兩膝以手自撫曰。此膝終當爲鄭澈所拷掠。然吾何畏焉。因大言不已。以此與渾交道亦不終。於是人疑此獄由澈而起。渾亦不爲無助也。壬辰秋。余在安州。澈自行朝爲體察使南去。見余於百祥樓上澈酒半忽曰。汝謂我構殺崔永慶云。果然否。余徐答曰。公心不可知。以形跡觀之似然。故果有是言矣。澈怒擲盃於地。起行數步還坐曰。汝何爲此言。成浩源救解書尙在於我。我何敢如是。余與傍人一笑而罷。戊戌冬。余在東城。李貴持一紙來示。乃澈爲委官時欲救解永慶未上啓草也。貴仍言鄭相本心如此。世人不知而疑之太甚。故其子弟使之來示云。其後論者追言渾嗾澈殺永慶。幷奪渾官爵彼此論議至今未已云。

守愚堂先生崔公行狀

公諱永慶字孝元。和順人也。高麗侍中文成公阿之後。有士老爲通政大夫大司成。於公爲五代祖。高祖諱漢禎。通政大夫禮曹叅議。贈嘉善大夫　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曾祖諱重弘。贈叅判行全羅道觀察使。曾祖妣玄風郭氏。祖諱壎彥陽縣監。祖妣晉州姜氏。考諱世俊。兵曹佐郎。妣平海孫氏。贊成文貞公舜孝之孫。縣監濬之女。公以嘉靖巳丑七月十六日生。生有異質。觀察公奇愛之。幼兒時在人家。得珍果異味。輒斂手不食。問之則曰。思以進父母大父母。讀史至麥秀歌。嗚咽垂涕不成聲。人知其非常兒。稍長。口無俚近語。步趨有法度。儼然有學者氣像。佐郎公期以遠器。蒙養亦端。使遊嬉不得近婦人爲褻鄙事。年未二十。讀書劇嗜炙。比舍人未之知。纔冠屢得發解不利於禮闈。佐郎公歿。公執喪一依古禮。母夫人恐毁瘠成疾。並不食勸糜粥。卒哭始食粟飯。服闋家貧親老。黽勉科文而所欲不在焉。母夫人墜傷病危。刺臂血和藥以進得甦。後丁憂。哀毁幾不勝。猶身執爨具。及葬竭家力辦油灰造石槨。期於自致。不計其餘。三年廬墓。朝夕上食必具魚肉。大雨市道不通。哭於墓前。虎將猪來置床石。及來晉陽。先忌已迫。無肉以

時公雖久繫獄中。而每危坐盡日。未嘗欹臥。揚揚如平常。及食罷。神氣遽惡。就寢士人膝。傍人皆恠之。家人在外者欲試之。請公寫一字甚懇。公徐起大書一正字。畫已訖。顧謂士人曰。君可識此字否。有頃而卒。如公者可謂得正而斃。夫何傷乎。

晉州儒生河澄等一百七十人上疏。請曹植德川書院崔永慶因舊從祀。 啓下該曹。禮曹回啓曰。書院之設。出士林中尊慕先賢之擧。而至建請賜額之時。朝廷始得與聞焉。當初曹植德川書院。崔永慶以曹植門人。爲一時士子所共尊仰。幷爲從祀。永許共享。以慰多士之心。允合事宜。依願施行何如。 答曰依啓。

朴監司慶新謁廟。退與諸生語。仍及己丑事曰。澈以委官在鞫廳。見守愚拿入鞫庭。勃然曰。彼嘗欲殺我者。沈守慶曰。見人將死。惻然之心。人人所同然。何忍發此言耶。一日 上問崔之爲人。澈對曰。永慶其行止詭僻矣。言未已。沈守慶曰。臣素昧平生。始於鞫廳見之。其容貌辭氣儒者矣。金命元亦曰臣今始得見。果如守慶所對。實非謀逆之人。尹根壽繼進曰。臣嘗識其爲人。誠孝出天。無愧古人。生事死葬之以禮。至爲石槨以盡其心云云。余時以問事郎詳知云云。

崔持平傳

柳西厓著

崔永慶字孝元。始居漢陽之院洞里。居親喪以毁聞。傾財厚葬用石槨。旣以家益窮乏不能自存。挈妻子下晉州。依其弟餘慶妻家。凡家事永慶主之。餘慶趨走承稟於前。見者不知爲餘慶之家。而人兩賢之。爲人倜儻尙氣。讀書不求深解。好言論。見曹南冥而悅之。因師事焉。朝廷以遺逸徵。前後爲司畜。爲持平。皆不起。達官有到門求見者。其所不言。輒拒以不接。以此多怨於人。甲申余爲慶尙監司。行部至晉州。久聞永慶名爲造其廬。廬在萬竹洞。永慶布衣與一鶴處於其中。長身美鬚髯風神偉如也。設酒相待。酒酣語及當世事驚人。己丑鄭汝立逆獄起。士類多連累者。全羅道儒生洪千璟等承權臣風旨。誣永慶黨逆。言於監司洪汝諄。汝諄即移文慶尙監司金睟捕永慶。一邊馳啓朝廷。遂與其弟餘慶逮鞫於京獄。方獄急。無敢言其冤者。獨安陰儒生金景謹上疏言之。不報。旣而餘慶先被栲掠死於獄中。時左相鄭澈以委官按獄。一日余遇澈於闕下。問永慶獄事如何。且言此人有高士名。獄事不可不詳審。澈素輕又被酒。忽以左手自執其項。右手爲衝刺狀。連聲言。此人平日向我欲如此如此。判府事沈守慶在傍解之曰。人言何足盡信。願大監無信人之言。余正色曰。假使其人實有是。公今爲委官

公正色曰。公第依獄囚所言書之。徒費辭說何預於公。獄官甚怒。然其正直多類此。時尹斗壽自平安監司入爲憲長。李海壽爲諫長也。

晉州人鄭弘祚坐公獄被拿。諸京人告于公曰。不幸弘祚誣言。事且叵測。公曰吾與弘祚一鄕。未嘗識面。未知弘祚何樣。且於有命焉何。及弘祚入獄。公已卒。弘祚從一士人。問所以對獄者甚至。士人喩之曰。凡獄事以正而已。天道孔昭。鬼神難欺。弘祚慨然曰。崔公韻士也。如某者無異一壤虫。每以足不及門爲耻。今年已老矣。設使罔生。人必唾罵之曰。是嘗枉殺崔某者也。獨置子孫於何也。盖是獄起自慶尙都事許昕聞於晉州判官洪廷瑞有云。逆賊嘗往來崔某家。庭瑞自言得之于晉州別監鄭弘祚。至是廷瑞先在獄。數遣人脅之。弘祚不答。及其供辭曰。崔某家在州治五里許。弘祚家在四十里外。是時逆賊盜名已久。設使公然白日往來。則豈有所謂名流者來會而五里之判官不知而四十里之弘祚獨知之理乎。若謂之潛相往來。則某實不知。亦未嘗言于廷瑞。及獄辭上達。　答曰。洪廷瑞速爲刑訊委官覆啓。弘祚反覆情狀頗露。弘祚亦爲刑各訊一次並釋。弘祚至今尙無恙云。

有愼氏妹餉獄甚謹。公性方直。雖割肉斷葱。必欲以法度。子弟承命于外。未嘗小違其意。一日天寒。妹手縫寒衣。遣致于獄中。公却之曰。如吾得罪祖宗。死亦不惜。重在阿姪身上。可以此遺之。是盖公弟之子。將承先祀于公者。婢反命曰。小姪衣資已具。顧日氣且寒。願兄可衣此。公不答。大書姪名于衣帶上授之曰。阿妹不知輕重如此。時公之相識。株連逆黨。被繫獄中。公一日食西果甚美。割一邊分送之。人謂曰公不亦齒間留酸耶。公笑曰禍福有限。此非果所能究竟。○士子有林侘湖南人也。嘗係獄中。請問持身要。答曰君表德甚麼。曰子正。公徐曰是字足矣。終身念之可也。

一日論食欲。公謂曰吾嘗嗜蘿蔔。雖曾之棗屈之芰無以加也。每恨鄕產味酷。不如京出之性美。及舁送獄時。見路上市廛多引蘿蔔。無鬚而軟滑者。不覺流涎久之。人欲之可懼也如是。學者宜戒之。公病重。委官臨鞫。數遣醫診問。似若勤渠然者最後一醫官。已帶銀者來請診公脉甚堅。公不答。徐徐縮其臂曰。這病非委官能治。終拒不從。

有韓匡者上疏。論鄭彥信叛狀素著云云。囚繫于獄。適與公同間。公終始向壁不見其面。時天威震赫。韓坐誣竟斃獄中。數日公亦暴卒。有士人舁公屍。移置溷側。而安之曰。公寧安於此。不欲與那屍相近。

此可知矣。大抵洞知賊間之情狀。而一一指摘。應口無差者。必如趙球之曾入於賊黨者能之。若如臣等。得之於傳聞。得之於傳說而已。若以傳聞傳說。爲一一皆信。則恐有無辜橫罹之患。臣於此二者。無所取衷。直以爲傳聞說者。布陳無餘。伏願 聖明執此兩端。更加裁擇焉。臣旣畢永慶之說。又以臣之所常致憂者爲說焉。嗚呼嶺南一道。人才之府庫。士林之淵藪。衣儒衣冠儒冠。號爲士子者。半是李滉曹植之門徒。先正旣歿。士習漸訛。而由之以嶺南人物。少文多質。易惑難解。邇年以來。一種標榜。 以下落漏。

辛卯年。姜涀梁千頃等拿推。皆以鄭澈指嗾承服。並斃於杖下。

己丑年。鄭澈秘密劄子。生員梁千會上疏。禮曹正郎白惟諴上疏。趙憲上疏。梁山璹金光運等上疏。庚寅年。館儒上疏。梁泂梁千頃等上疏。各人等凶疏並落漏不得書。

崔守愚在獄中時記錄

凡獄必有間。間必有直。金吾王獄也。苟入其間者。雖朝爲薦紳。而暮遇凌挫。自漢已然。觀於周勃之言可驗。公資性毅重。人莫有犯之者。及在縲絏。有間卒而畏敬備至。雖造次未嘗卸冠服而臥。可見公之器度。有以服其頑類也。

時按獄深峻。人皆疊足累息。雖嘗名爲士子。而改頭換面。羽沈鱗折者有之。然而公奴十餘人至加沙刑。終無異辭。雖金藏抽心戴就挾斧。無以加焉。豈但使之取桑白皮而已哉。

一日公在獄時。委官方鞫逆奴。問曰亦爲吉三峯者。往來爾賊家耶。奴嘗識之矣。其人似帶二毛然。委官即出公獄。間於諸囚中使奴認之。初日衣以紅。翌日衣以白。又翌日衣以常。凡三易其衣。而奴終不卞。公無懼容。亦無幸色。有害公者言曰。渠鬚猝黑。固莫是鑷去否。公聞之笑曰。吾昨夕得聞此語。雖欲鑷去。奈暮夜昏黑何。早誰爲鑷者。聞者服其量。有獄僚之見者。出謂人曰。是人也置死生於度外。不可及也。

公在獄中。與一士人相信頗熟。一日索一紙。使士人執之。自寫銘旌於紙面曰。守愚堂主人之柩。因自歎曰。吾平生但有此號。亦可以明也已。

嘗一日有人自外遺片紙授公。公見之涕泣。問之答曰。自 上有恩旨。太陽偏照。感戴罔極。第念吾弟先死。獨未蒙此恩。吾弟有何罪。自我而作。自我而死。此所以長慟也。聞者惻然。

及諫院再劾被逮于獄。獄卒羅列捽胡於庭。凡兩仆糞溏中。以至肩頸拗傷。所以困辱之。無所不至。而公辭氣不撓。從容供對揭別終始。獄官讓曰。第陳所鞫。不須惹起往端費許多辭說。

可。太學生亦上疏論救得釋。至是司兩論劾。其時臺諫承權奸指嗾。論救岩壽等。請並罷職。　上初以許多人並罷騷擾。不從。後依啓。其時大司憲崔滉執義成泳掌令沈喜壽尹暹持平申礏禹俊民大司諫李增司諫吳億齡獻納白惟諴兪大進正言姜燦李洽也。

以上數語。與芝峯日記有加。故謄書以爲後考。其餘皆同

庚寅年姜涀上疏涀本名海

伏以。臣之本名海也。而以嘗犯逆賊之名。曾已呈吏曹入啓。以涀字受牒矣。頃者臣金克寬招辭中。崔永慶之崔三峯。及滿場洞會集之眞僞。質問馳啓事。本道監司洪汝諄奉　聖旨推覈之際。監司則雖體朝廷從容訪問之意。臨之以順色。覈之以溫語。臣則以一介迂儒。憤惋逆賊之餘波。以所聞傳說於知舊間。而及被其推覈。則倉卒入對。端緒茫然。只以梁千會疑問一節及餞別時酒半間所聞之狀爲對。其爲供招。甚不端的。以負　殿下汲々詢訪之意。罪涉欺罔。心不自寧。取招之後。更有所聞。則鄭大誠一言。似是一大證驗。故並擧前後所聞。布達天聽。伏願　聖明十分商鑑焉。前司畜崔永慶。素與逆賊情意甚密往。來綢繆之狀。在人耳目。昭不可掩。而及其變出之後。挐　其妻子久逋乃還之說。亦爲騰播於路中。人言洶洶。且信且疑。及逆黨招辭有曰。鄭八龍嘗有言吾上亦有謀主者。吉三峯是也云爾。則人莫不駭憤。曰吉三峯何等賊也。乃爲謀主於鄭賊。必是平時位望齒業俱尊於鄭賊者也。及賊黨招辭又曰。三峯非吉三峯。乃崔三峯。都下之傳言又曰。賊黨納招時有崔三峯。乃晉州崔進賜之言。委官鄭彥信等畧而不覈。遽加典刑云。則自此以後。衆口一談。皆以崔永慶爲崔三峯。臣方在太學。備聞此言而生員梁千會仍語臣等曰。滿場洞之會。人固已疑。以今觀之。坐於逆賊之上者。無奈永慶乎云云。臣等於是相與憤歎曰。逆賊旣以縉紳之類。圖此罔極之變。永慶又以隱逸之名。亦㕘逆賊之名。則此實開闢來所無之變也。痛切于中。不能含置。今年正月日。自太學下鄉。與梁千會兄千頃。歷宿㕘聽。而克寬傳說於濟源丞趙應祺。應祺傳報本道監司。本道監司推覈於臣等。而以臣所聞。則端緒甚多。以臣之所知。則根據難尋。拱招之辭。隱而未瑩。退切兢惶。益不自已。遍咨於儕輩間曰。晉州儒生鄭大成嘗到湖南。道永慶情狀曰。永慶託以上洛。乘駕馬由滿場洞與逆賊相會者。不一不再云云。而厥後又致書於此處朋輩曰。自彥信被竄之後。永慶之門徒。逐日環侍於彥信之坐曰。吾儕雖不遇於世。相隨相樂於江湖之間。亦是以送年云云。然則永慶之同㕘逆謀。固不可知。此輩之不以逆賊爲逆賊。據

傷。人皆扼腕不敢言久矣。當此更化維新之始。孰敢以言論同異。乘時傾軋。以自陷小人之覆轍也哉。其間如有貪虐害物大段無狀之人。則不得不隨罪按劾。臣欲具由陳達。通問大司憲崔滉答語不遜。待諸僚如郎吏。臣難冒忝。請辭。　答曰。崔滉之意。斯爲得體。汝何敢爲如此不靖之言。若然則必生事。勿辭退待。○大司憲崔滉掌令尹暹沈喜壽持平申磼皆避退。盖赫欲駁洪汝諄。而滉不從也。執義成泳請並出。　答曰。黃赫遞差。崔滉以黃赫遞差未安再避。　答曰。赫之言不過數行。而其心已露。予安得不遞。

庚寅年二月十九日。左議政鄭澈右議政沈守慶回啓。伏覩　聖敎。盧守愼事不勝驚悚。守愼蒙不世之遇。被無前之寵。所當盡心王室爲國薦賢。而其所薦者。率多逆賊流輩。方邪議橫行釀成逆竪聲勢之時。未甞以一言禁戒制伏。而一聽時輩作弄。反自薦擧。其罪固難逃矣。及其變作之後。猶不知待罪。而惟以歇後數語。泛然陳啓而退。其衰耗甚矣。然不過知人不明。爲一國氣勢所壓而然也。況守愼以四朝舊臣。老病已甚。方以腫脹命脉如縷。自　上待舊臣。不可不存始終之義。宜示以寬容。　答曰知道。○大司憲洪聖民大司諫李山甫合啓曰。盧守愼承薦賢之命。乃以逆賊應命。當時逆節。雖未盡露。其兇譎陰邪之狀。人或有灼知者。而至以爲薦。助成逆竪凌駕之心。未甞以一言折其萌孼。而反爲之推引。及乎變作之後。不以誤薦引咎。只以從容處置爲辭。其終始誤事之罪大矣。請命削奪官爵。　答曰罷職。○四月初一日院啓。汝立包藏禍心。非一朝一夕之故。而銓曹曾擬金堤郡守黃海都事等望。以副其顧求之計。幾至變生不虞。其時堂上郞廳並罷。　答曰。騷擾不允。（李山海爲判書時擬金堤望李陽元爲判書時擬海都事望正言黃愼主論此也）○五月二十四日。特除黃愼高山縣監。

辛卯年二月二十九日。吏曹判書兪泓叅判李增因推考命遞。叅議李德馨病未肅拜。　命招爲政。不來。特旨以右相柳成龍兼吏曹判書。崔興源爲叅判。副提學李誠中爲忠淸監司。行護軍李海壽除驪州牧使○六月二十三日。大司憲李元翼執義金玏掌令趙仁得尹覃茂持平李尙毅鄭光績大司諫洪汝諄司諫權文海獻納金敏善正言李廷臣尹暭等合啓。鄭澈白惟誠柳拱辰李春英等交相朋比。濁亂朝廷。欲陷異己之人。敎誘儒生上疏。名卿士類。駈入逆流。欲盡殲滅云云。請遠竄。從之○七月初五日。先是湖南儒丁岩壽上疏。指斥李山海柳成龍等。平日與逆賊交厚云云。　上召李柳入對慰諭。以岩壽等疏連名叅疏者多。不可盡罪。其名在上列者十人。　命拿致王獄推鞫。兩司論執不

以刀擬頸曰。永慶於吾欲如此。其處心積慮欲爲報讎之計。渠亦自不能掩覆也。於是百般羅織。竟致瘦死。旣死之後。猶未快意。反以理屈自盡爲言。至於啓龍禁府都事。雖祖珽續百升之謠。南袞成走肖之讖。亦不如是之陰慘。其恣行凶臆。傾危賊害之狀。昭然甚明。有目皆見。無口不言。朴東說以爲。永慶山林之士。寃死獄中。孰不痛憤。申欽以爲。惟其落於一邊。使永慶不免於死者。是其罪也。李時發亦以爲。公論憤發。在所不能已。則亦可見人心之所同然。天理之未嘗泯。況其指嗾構陷之事。顯出於千頃之招乎。夷考當時之事。不論其情事之輕重。惟係於澈意之好惡。而出入人罪。雖或出於賊口。而澈意所好。則必爲之申解。如南彥經之類是也。雖或不識賊面。而澈意惡。則橫被口語以死。如崔永慶之徒是也。以此推之。餘皆可見。至於擧國稱寃。公議日憤。則澈乃曰。上意如此。我輩無如之何。快讎於己。而歸怨於上。其爲用心。可謂巧且慘矣。目今奸邪情狀。彰露無餘。而刑章不擧。天討未行。國是靡定。邪議橫生。知有奸臣。而不知有君父。神人之憤久而愈激。他日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兵戈搶攘。國事危迫。而公議一脉。未可滅泯。若委以時危。而不即快從。則將無以俯循人心。上答天意。其於改紀之政恢復之圖。不亦遠乎。爲惡者。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誅之。不可謂事之已往而置而不論。是如爲昆。追削官爵爲只爲。下吏曹。

以上所錄。乃芝峯李睟光日記。許政丞頊所記。及崔守愚鄭困齋門人等所記。

野言通載己丑事。與芝峯日記詳畧不同。抄其稍異者別錄。

己丑十月初二日。黃海監司馳啓密狀。命召三公。以秘狀下示諸臣。乃安岳載寧等官上變事也。大槪全州居前修撰鄭汝立謀反逆爲魁首。其同黨安岳趙球密告云。○十七日。宣傳官李用濬內官金良輔等以搜捕汝立。馳到全州。聞汝立與其子玉男及同黨安岳校生邊氾朴延齡之子春龍。匿于鎭安竹島。縣監閔仁伯領軍官跟捕圍住。則見汝立三賊環坐岩谷間。仁伯欲其活禽。諭以王命。戒官軍勿逼。汝立先以刃斫邊氾即死。又斫其子玉男刃接頸不死仆地。仍以釼柄植地。自就刃上劇頸。聲如牛吼。官軍急至。已無奈何。護一殭尸一生賊以來。○十二月初十日。持平黃赫避嫌啓曰。自上下相臣之敎。其欲鎭定之意至矣。第近者逆賊遞出於所謂名流。其平日締結推奬。助其聲勢。釀成此變者。揆以王法自有其罪。言官據所聞。次第論列其波及之患。臣等亦嘗有慮。猶恐一人之或非其罪。況四五年來。朝著不靖。收司之律。一節深於一節。至於師友姻婭之親。並被中

殿下弘天地之量。廓日月之明。深燭輿情所在。明敎大臣。商確頃年逆獄之無辜寃陷者。開列啓稟。取旨伸雪。以慰神人之憤。而其奸臣挾憾害人者。得罪於天下公論。非 殿下所得而曲赦。並命追削官爵。以正王法。庶幾朝野臣民。釋然皆知其罪之所在。而拭目傾耳。以視聽朝廷之更化也。答不允。○十月初六日。大司憲金字顒獨疏曰。伏以螻蟻小臣。事國無狀。至於身落謫籍。罪合萬死。幸荷 聖明天覆海涵。曲賜恩貸。蕩滌瑕垢。擢置言地。當此危迫之秋。正臣子畢命報恩之日。苟有補益於國事。糜身碎骨。誠有所不敢辭者。竊惟恢復之圖。惟以得人心爲本。民心悅而後天意可回。頃年逆變之起。不幸而有奸臣出於其間。乘時逞憾。行射影之計。構殺善士。傷害平人。以致怨歸朝廷。國言日甚。今當改紀之時。宜正奸臣之罪。且伸濫滯之寃。允副人望。以答天心。乃今日急先之務。固亦一國共公之議也。第於此時。臣之無狀。乃忝臺閣之長。欲隨衆抗論。則以其時有可避之嫌。姤婦之言。人誰信歟。欲隱然退避。則職在憲府。身居得言之地。當事不言。邦有常刑。進退狼狽。語默皆罪。此由愚臣當初不自揆量。承當重任之故也。反覆思惟。終難冒昧。伏乞 聖明亟賜黜免。更選方直之士。以肅朝儀。以全愚分。公私幸甚。 答曰。公論非一人之私事亦何嫌。可勿辭。○十一月日。兩司合啓。鄭澈削奪官爵以正王法事。依啓。○傳旨。故領敦寧府事鄭澈段。以蛇蝎之性。懷鬼蜮之謀。毒氣所鍾。惟以傷人害物爲事。頃値逆變。入秉朝權。幸國家之禍。以爲一已逞憾之地。當初自 上以波及爲戒。而澈乃敢揚臂皷吻。廣置爪牙。多張網羅。或使山野陳疏。或令臺省上章。澈皆親自指授。或手草疏辭。畧不顧忌。打盡異己。爲穽國中。以爲陷人之具。凡以睚眦被擠害者。不知紀極。姑以著者言之。崔永慶本一林下士。無與世事。而但其平生嫉惡如仇。常以澈爲索性小人。澈心常銜之。至於中樞府議之日。倡說嶺南有名士人。有黨逆者。意指永慶。欲起大獄。因以盡陷一道士人。適有力卞之者。其說不行。澈乃白遣近臣于崇南之右。其時吳億齡爲御史 使之直向晉州。經詣永慶怨家。欲採其言以成構禍之謀。而其家不爲誣訴。奉使之人亦不從澈意。其事遂寢。更與其黨。造作飛語。一則曰吉三峯。二則曰崔三峯。而終曰是永慶也。自唱自和。使作尋常說話。傳播國中。人皆飽聞。然後方始起獄。自 上察其寃枉。特命放釋。而又嗾臺諫。更請再鞫。至於鑿山通道越境相從爲言。夫以鄭賊。當初托名士類而人亦以士類待之。永慶若欲相從。雖遵大路往來。有何不可。而必如是乎。其言之陰譎如此。澈又於稠中乘醉

慶之無辜。而又其罪罪澈。則恐澈之寃無異於永慶也。況今日寇賊未退。國耻未雪。而惟汲汲於攻擊異己。樹立私黨。鉗制一世。使不得言。其不幾於空人之國後已者乎。引嫌而退。○大司諫李墍大司憲金宇顒掌令柳永詢李鐵持平朴承宗等啓曰。臣曾忝此論。顯被詆斥。引嫌而退。○玉堂劄曰。一澈之論無與於人人。而今之異論。紛紛至此。實不可曉。況處置臺諫。因其所避之辭。究其是非之歸。斷以公論。或出或遞。自是事理之當然。其有見遞者。勢所必至。而辛慶晋則以爲一鳴輒去。朴東善則以爲攻擊異己。樹立私黨。鉗制一世。盖其護澈之意。實出於中。故作此等語辭。以駭人耳目。而不靖之端。漸至滔天。其沮公論蔑國是之失著矣。請辛慶晋朴東善遞差。大司諫李墍以下大司憲金宗顒以下並命出仕。答曰依啓。○府啓。伸寃枉正王法。爲今日慰答人心之先務。觀瞻所係。至急而不可緩者也。頃年國運不幸。天啓禍階。逆賊之變。起於搢紳之間。而奸臣乘隙。入秉朝論。幸國家之禍。以爲一已逞憾之地。殿下當初極其審愼之意。每以被及爲戒。凡在瞻聽。莫不感激。而澈爲大臣。非唯不能將順。乃敢磨牙皷吻。親行報復之計。廣置爪牙。下及韋布。多張羅網。打盡異己。爲穽於國中。以爲陷人之具。彼此緝翩捷幡謀譖言。必先造作飛語。自唱自和傳播聽聞。然後或致草野之疏。或發臺省之章。澈皆親自指授。或手草疏辭。略不顧忌。凡以睚眦被構陷。入死律者。不知紀極。一被指摘。無得自脫。人人狼顧脅息。不敢自保。誰敢抗言於朝。明其寃濫。如寒朗之論楚獄哉。夷考當時之事。不論其情事之輕重。惟係於澈意之好惡。出入人罪。意之所好。則雖或出於賊口。而必爲之申解。如南彦經之類是也。意之所惡。則或有不識賊面。而横被羅織以死。如崔永慶之徒是也。由此推之。餘皆可見。其恣行胸臆傾危陰賊之狀。昭然甚明。人所共知。頃日申欽以爲當時獄事。果多寃枉。事雖至重。論亦當矣。李時發亦爲公議奮發。在所不能已。雪寃重泉。寒膽旣骨。即此二端。亦可見人心之所同。然而天理之未嘗泯也。禍亂之生。匪降自天。職由一澈之故。至於率土咸嗟。國言愈甚。而澈等乃曰。上意如此。我輩無如之何。快讎於已。而歸怨於上。其爲用心。豈不慘哉。罪狀彰灼。人人痛憤。而刑章未擧。感悟上意者。罪已之敎雖下。而無一語及於寃殺無辜之事。輿情尚未快釋。民心何由感動。至於士大夫。入則稱寃咨嗟。出則搖手相戒。不敢言此事。盖恐　殿下之或不悟。而爲含沙者所中傷故耳。臣等至愚獨以爲。與其緘口齰舌而積四方之憤。以重國家之禍。不若今日盡言於明主之前。碎首於丹墀之下也。伏願

所忤者則雖或不知逆謀。而多爲澈所陷。故如是啓之。前日聖教所謂以逆黨爲陷穽是也。 答曰知道。○大司憲金宇顒再避啓曰。臣以罪戾餘蹤。濫居言地。當此危急之秋。思效一得以報國恩於萬一。而跋前疐後。動遭異議。皆臣之愚見以爲。致今日之禍者。皆由奸臣誤國。多殺無辜。以失民心。故不伸寃枉。不正王法。則無以慰答人心。而恢復之望益遠矣。此固一國共公之論。輿情所同。有不可遏者。非臣一人之私論也。而獨不思身落當時罪籍。有可避之嫌。而冒犯人言。直前擔當。無以取信於世。而徒爲竟卞之端。所以一發而遭申欽。再發而遇李慶涵趙守翼。以至李時彦李時發鄭曄之徒。爭立異議。愈新。蓋此一種論議根深蔕固。有難以口舌爭者。而臣以綿力薄材。且居嫌疑之地。其言決無可行之理。且今國事日急。安危決於呼吸。而以如臣者居此地。無益於事。而惹起不靜之端。紛紜論議。未有定時。而國事愈至於不可爲之地。豈非可憂之甚乎。若去一微臣。而朝臣和協。時事有濟。則固臣之至願也。身雖萬死。必無所恨。何敢冒處匪據。以妨賢路。乞賜斥黜。引嫌而退。○府啓。金宇顒在其時雖被遠謫。既已蒙恩昭雪。置諸言地。而猶以形迹嫌疑。不言其所當言之言。則殊非置諸言地之意也。況此欲論之言。非宇顒一己之私言。而實一國同然之公論。宇顒亦安得自由也。請命出仕。 答曰依啓。○十二日。司諫辛慶晋啓曰。鄭澈當國大臣。不能救永慶之死。固不無其責也。至於挾憾構殺。乃莫大之罪。如非的然明知曲折。則誠不敢以極惡之名加之於人也。又曰。以一論議之不同。臺諫被斥前後相繼。鵷行草草。百僚無形。屈指見在能有幾何人。而互相異同。一鳴輒去。幾何而不爲空虛也哉。朝著不靖。人心不和。國事終如何也。臣所見與李慶涵等無異。引嫌而退。○獻納崔瓘啓曰。臣前日叅論鄭澈。今見辛慶晋避辭。顯被訴斥。不可在職。引嫌而退。○正言鄭經世啓曰。臣以辛慶晉崔瓘處置事。簡通于正言朴東善云云。今日公議不張。國論未定。天日燭臨於上。而羣陰尙結於下。故一種護澈之言。紛紜而作。夫陽長而不達。陰消而不遂。此最存亡治亂之所關。而君子所深畏也。區區血誠只欲恢張共公之論。庶爲扶植士氣之地。而東善之答。乃相牴牾。臣以無狀。不見信於同僚。引嫌而退。○正言朴東善啓曰。當初崔永慶之死。不厭衆心。其時澈爲相。不能鎭定浮議。輕重得宜。若以此罪之。則澈當甘受而無辭。若謂構織。則臣未詳曲折。澈既以其時之事。竄謫經年。因亂召還。則不可謂不受其罪。而永慶之追贈。亦足以雪寃於泉下。何必執此相爭。惹起紛挐。使朝著不靖。國論携異哉。夫伸永

免於死是其罪也。而且諉之騷擾。事之是非則其亦已知之矣。若謂澈不殺永慶而欲爲營護。則非但得罪萬世公論。亦必得罪於天地鬼神矣。頃者兩司論澈之時。玉堂亦欲上劄。而前修撰鄭曄沮遏公論。使不得發。且値引對。他員當入。而曄自求入侍。兩司陳啓於榻前。而曄獨默然焉。盖恐他員入則必發其論。故欲以身當之而沮其事也。其爲護澈之計則得矣。獨不思萬世之公論何也。夫公論國家之元氣也。國勢雖危。公論不可一日不立。一日不立則元氣索矣。是無朝廷也。彼悠悠之論。溺於私意。固不足爭卞。而鄭曄者敢逞私說。抑止公論。而無所忌憚。若又置而勿論。則元氣益弱。而朝廷日卑。故不得不論此一人以扶國是。請命罷職。　答曰。鄭澈事論之恐汚口也。置之可也。永慶之事。予願當之宜其亡國。啓辭依啓。○十月初六日。掌令李慶涵持平趙守翼啓曰。同僚欲上劄論時事。而其中申救寃枉一條。盖鄭澈構殺崔永慶事也。鄭澈以當國大臣。不救永慶之死。誠不能無罪矣。然謂之構殺。則臣等未知曲折。安敢以莫大之惡名。加之於人乎。追咎旣往之事。惹起不靖之端。臣恐削澈之職。不必使凶賊竪降幡。而只益朝著之騷擾也。引嫌而避。○執義奇自獻啓曰。臣於前日。已叅此等論啓。今見李慶涵等避辭。與臣不同。不可仍冒。引嫌而退。○掌令柳永詢持平李鐵啓曰。臣等因一國公論。將上劄論時事。而其中伸寃枉正王法一欵。乃欲伸無辜被禍之寃。正奸臣構陷之罪。而掌令李慶涵持平趙守翼論議不同。至以騷擾不靖。顯加詆斥。勢難仍冒。引嫌而退。○大司憲金宇顒啓曰。鄭澈擠陷無辜云云。臣本無狀。其時落於謫籍。罪合萬死。而　聖恩寬假。賜環還朝。至於冒叅本職。當此危迫之際。恢張公議。肅淸朝論。決非所堪。故當初懇辭。而不獲　僉命。至于今日。輿論所在。不敢不言。而動被立異。以致公議不張。而益增騷擾之弊。此由如臣者冒居重地。不避嫌疑。擔當論議之故也。國事至急。而朝論不一。終無寧靖之時。豈非可憂之甚乎。請亟黜臣職。更求方直敢言之人。以肅朝論。引嫌而退。○初七日院啓。鄭澈之行胷臆殺無辜。得罪於萬世公論。　聖鑑洞燭。國人昭知。特其罪名未加耳。護澈者求說不得。或謂時非可論。或謂非澈所爲。不恤國是。一何紛紛至此也。澈乘時構陷者。不獨崔永慶一人。至于今日。肝肺盡露。十目難掩。國言愈甚。而謂之不知曲折可乎。掌令李慶涵持平趙守翼遷就爲辭。過慮騷擾。不可在職。請命李慶涵趙守翼遞差。奇自獻金宇顒柳永詢李鐵出仕。　答曰依啓。　傳曰。不獨崔永慶云云。某某人指何言之乎。院城上所啓曰。非必的知某某人也。物議咸以爲其時爲澈

〇司諫李時彥啓曰。玉堂劄時鄭曄之論。臣實未知其情槪。第念方今讎賊肆凶。朝野洶々。危亡之禍。迫在朝夕。在朝臣僚所當協心同力。泣血盡悴。以圖共濟艱難之萬一。寧可及他念乎。一鄭曄之論罷。實非今日所急。引嫌而退。〇正言李時發啓曰。臣於鄭澈永慶之事。未詳其曲折。槪以所聞。則永慶由澈而死。趙盾猶不免弑君之惡。殺永慶之罪。澈何說之辭。而後日公論之奮發。在所不容已也。若鄭曄之心。果出於執私營護。則曄固爲有罪。而臣愚抑有一說焉。方今急務。討賊復讎之外。更無它辭。自古朝論之多端。實國家之大不幸。今日當懲前戒後。協心同力。共圖訓聚之事。以酬 聖上薪膽之志者。在所汲汲。而夙夜之所當勉也。至於公論之不容已者。則前日追削之請。未允先停。雖似未快。然旣得以雪寃。重泉寒膽旣骨。使國是有歸。則揆以今日之勢。止此似得。其餘私小論議。自就消泯。設使有之。姑且忍之可也。今又轉成一節。斥其異同。爭論不置。漸成騷擾。人皆疑懼。將來之事。似不止此。臣恐議論之時。賊已渡漢矣。引嫌而退。〇正言金涌啓曰。鄭澈構殺永慶。國人莫不寃痛。臣雖未叅前追削之論。其公論之不可遏。凶謀之不可護。昭如日星。萬目所覩。今旣發之。則不可不卞其是非。而臣不能取信於同僚。引嫌而退。〇副提學金玏等上劄曰。公論者國家之元氣也。衰微者以此而振之。危迫者以此而扶之。旣不可不養於一日。亦不可不白於萬世。蓋無是則氣盡而餒矣。鄭澈之構殺永慶。下而暴白於國人。上以洞徹於 聖鑑。此固天下之公論。不可一日之或息。不可一人之或間也明矣。申欽之說。傷於抑邪。時彥時發之言。落於遷就。皆不無所失。而若金宇顒奇自獻之將論鄭曄李墍前論追削之議。金涌之不可不卞是非者。實出於公論之所發。則人之爲異辭者有何害於其間哉。請申欽李時彥李時發遞差。金宇顒奇自獻李墍金涌並命出仕。 答曰依啓。〇初九日府啓。臣等每念崔永慶之寃。直欲籲天而無從也。蓋永慶平日常以鄭澈爲索性小人。澈心常銜之。適遭逆變。陰嗾其黨之無賴者。做出無形之言。一則曰吉三峯。二則曰崔三峯。而終曰三峯是永慶也。自唱自和。使作尋常說話。傳播國中。人皆飽聞。然後方爲起獄。天鑑孔昭。察其寃枉。特命放釋。而百般羅織。竟致其死。旣死之後。猶未快意。反以理屈自盡爲言。雖祖挺續百升之謠。南袞成走肖之讖。亦不如是之陰慘也。噫發蹤指示者澈也。或欲歸罪於鷹犬。彼鷹犬者何足排齒牙間哉。此無它。恐其大頭顱之見破而爲之遷就其辭說耳。况其指嗾之事。顯出於千頃之招乎。其情狀之昭著如是。故申欽避嫌之辭亦曰。落於一邊。使永慶不

乘時伺隙。擠陷無辜。崔永慶本以山林之士。固窮守道。無與世事。而祗緣平日知澈奸邪。論議之間。不少假借。以故澈極意謀陷。敢以無根之說。百般羅織。必致其死而後已。儒林喪氣。行路咨嗟。其用心之慘毒極矣。身爲大臣。負此極惡。此而不正其罪。將無以扶植公論慰答民望。請命追奪官爵。以爲人臣懷奸害物者之戒。　答曰。當今君臣但當枕戈。日夜以鍊兵討賊爲事而已。自餘他事。置之度外。騷擾不可不斟酌。勿論可矣。（時。兩司、大司憲金宇顒、執義李晬光掌令沈源河奇自獻持平朴承宗　大司諫李墍　司諫李尙毅獻納崔瓘也）　八月初六日。執義申欽啓曰。同僚以鄭曄於玉堂欲劄鄭澈時。所見不同之故。將爲啓罷。臣意竊有所未安。今日之論右澈者以爲申救永慶。攻澈者以爲構殺永慶。二者均之爲失中。澈身爲大臣。不能過絕不根之說。脫永慶於瘐死。則雖有申救之言。固難以申救論。然若以此指以構陷。則其罪名亦大逕庭。惟其落於一邊。不能斥絕浮議。使永慶不免於死。是其罪也。論以此律。則受罪者可以無辭。言事者亦不失止。而玉堂之論有異於是。曄之所以不能無異同於其間。若摘其少異。而不揆實情。概以營護奸臣斥之。則其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臣所見如此。不可苟同。請命遞斥退待。○大司憲金宇顒掌令奇自獻啓曰。崔永慶以林下守道之士。遭時不幸。爲奸臣誣陷。寃死大理。此固古今之至痛。而天日重明。幽枉昭雪。奸臣罪惡亦已暴白於一世。雖以時世艱難含垢納汚。未擧討惡之典。而國是所在。炳如日星。其不可以私小議論汨喪而泯滅也明矣。頃者兩司發論之日。玉堂亦欲並擧。而修撰鄭曄敢執私意。營護奸臣。沮抑公論。使不得行。今者离明洞照。國論已定。而不公不正之論。乃敢肆行於論思之地。將爲他日之厲階。此是重淵之微陰。其漸不可長也。欲論鄭曄。而執義申欽以爲。澈於其時果多誤事。若論他事則可矣。若永慶之事。在　上前以孝友稱之。谷有孝友之人爲逆之理。且吾常以可人許之。以故鄭曄不得參論云。臣等亦非論曄之爲人可不可。只欲破其私護之見以扶國是而已。國危雖急。存一日則當立一日之公論。存一年則當立一年之公論。豈可委諸騷擾。而泯泯默默。日趨於委靡之域也。臣等無狀。不能取信同僚。以致異同。請遞臣等職退待。　答曰。鄭澈於予前以孝友稱永慶。予思之不能省得。但尹海平言其至孝石槨等事。此則聞之矣。○初七日。大司諫李墍啓。頃日兩司論澈罪惡。實出萬世公論。狀見申欽避嫌之辭。右澈攻澈者。均之爲失中云。觀其指意。無非游揚辭說。多所譸張。一以掩鄭曄護奸之跡。一以申救鄭澈。而前日兩司之論爲失中。臣何敢自以爲是。而處置憲府乎。請遞臣職退待

此言矣。崔永慶已令追贈。而當初還都之日。聞永慶妻子飢餓將死。命該司給料賑恤矣。未知給料而存恤乎。鄭絪之招無三峰之言而宗溟誣言故有此敎 ○二十日傳曰。故司畜崔永慶以山林之士。奸臣挾憾。乘時構陷。寃死獄中。追贈伸寃事下吏曹。○二十七日。正言朴東說啓曰。同僚以國家贈崔永慶官爵。欲論鄭澈擠陷之罪。臣以爲。永慶以山林之士。寃死獄中。孰不爲之痛憤。誠不可不論。第惟其時。自 上下永慶家搜來四韻詩。澈對以癸甲兩年流傳無根之詩。且永慶不能詩。非永慶所爲。 上曰永慶何如人。澈對以居家孝友。自 上以爲觀其書可知孝友。又尹斗壽新爲都憲。澈貽書曰。年少輩爲此論。須力遏之。以此觀之澈身爲當國大臣。未能鎭定。當以此論之。若以乘機擠陷罪之。則無乃寃乎。況再鞫時臺諫有力主此論者云。此可罪也。大司諫李墍以爲。澈雖有此等言語。不過陽與而陰抑之云云。臣妄信平日定見。相與反覆四五。勢難苟同。請罷臣職。 答曰。予未知此間事。亦未知某人所爲。但永慶爲毒物所害則明矣。予命放之。而竟不得免焉。死於獄中加以自死之名。天地間其寃極矣。噫予朝夕當退之人也。故欲伸其寃於予在之時。百年後雖歸見無慚色矣。予意只在於此。若其是非則自有公論。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如予昏迷之人。如坐針氈上。何能知之。可勿辭退待物論。○大司諫李墍。司諫李尙毅獻納崔瓘啓曰。故寅城府院君鄭澈剛偏忌克。娼嫉是事。排陷異己。睚眦必報。常恨崔永慶斥言其奸狀。挾憾懷憤。欲逞其毒者久矣。適乘逆賊之變。便生擠陷之計。做出許多不根無形之說。遂成其獄。及其推究無狀。自 上特命放釋。則陰嗾言官。更生罪目。竟使瘦死獄中。一國之人莫不稱寃。今者 聖上廓日月之明。垂天地之仁。恤其妻子。又爲贈職。瞻聆所及。孰不感激。伸寃誅惡。乃帝王之大政。而不可偏廢。故臣等欲論澈誣殺善士之罪。而正言朴東說以爲。永慶之死。非澈之罪。實出於當時論事之人。臣等之意。其時擠陷永慶。無非澈之指嗾。今不可追咎許多之人以啓騷擾之端。故只欲論鄭澈。而論議不一。至使同僚引避。專由臣等之無狀。不能取信而然也。請命罷斥。答曰。予只自流涕。卿等何必辭。勿辭退待物論。○府啓大槩。鄭澈挾憾擠陷之實。十目所覩。萬口齊憤。李墍等將一國公論欲論其罪。而東說以爲。澈必無乘機擠陷之事。澈雖有救解永慶之言。其陽爲申救。陰實中傷之跡。昭然甚明。不可掩覆。請大司諫李墍司諫李尙毅獻納崔瓘出仕。正言朴東說遞差。答曰依啓。兩司啓。故領敦寧府事鄭澈。質非良端。性本陰險。遭値國運不幸。逆變起於搢紳。濟懷樂禍之心。輒肆逞憾之計

樞洪聖民驪州牧使李海壽襄陽府使張雲翼。黨附鄭澈。引進奸邪。排斥異己。請並削奪官爵。依允。雲翼遠竄穩城。〇七月初二日兩司啓。兵曹判書黃廷彧右承旨黃赫左承旨柳根戶曹判書尹斗壽黃海監司李山甫司成李洽兵曹正郎任鉉禮曹正郎金權高山縣監黃愼司果具宬。黨附鄭澈。傷人害物。且廷彧橫恣貪濁。請並罷。　答曰。廷彧赫風聞未必盡實。斗壽寬厚有才智。根文藝之士可惜。不允。後並允。〇十七日傳曰。爲奸臣鄭澈所構陷排斥者。如有其人。並收叙擢用。〇二十日鄭澈押去都事李台壽到順安。以澈病重。不得趁時押去云云。　傳曰。李台壽不畏朝廷。押去奸賊不嚴。使任意自行徘徊留連。七日之程。幾至二十日。拿來推鞫。鄭澈賦性狡猾奸毒。旣到配所。交通雜人。未知作何等罪狀。嚴加圍籬可也。〇八月初八日兩司啓。洪聖民李海壽尹斗壽黃赫等。朋奸作惡。請遠竄。上護軍朴漸爲吏曹叅判。汲引憸邪布滿要律。助煽凶焰。請削。忠清監司李誠中以士類中人。往來鄭澈之門下。預聞謀議。請罷。舍人禹性傳好生詭異之議。恊持公論。使不得行。且黨附鄭澈。請罷。黃赫得罪朝廷。　國婚請改定。依啓。黃赫削奪。門外黜送。禹性傳素多人言。出於賊招賊札者非一。此人近十餘年徘徊於外。頃者一再入侍。爲人甚陰險。且黨護鄭澈。云不可止罷。削奪官爵。婚事匹夫不可失信。況千乘之主乎。不可改卜。聖民富寧 海壽鍾城 〇副提學金誠一因朝講。請雪崔永慶寃死。命議于大臣復職。

壬辰年倭亂時。　大駕西幸。命放諸被罪者。鄭澈自江界還。大駕到寧邊。問其駐驛處於諸臣。或言往北道。或言往龍灣。而鄭澈曰。江界甚好。請行江界。人皆相顧愕然。　上從李恒福言。定行義州。送世子於成川。至於分朝。兪泓請從世子。上不許。臨行泓伏於路左辭去。內官屢啓。右相兪泓請辭。上不答。仍爲落後。人問其故。對曰。從懷愍而北者非忠臣。其後錄扈聖功。泓應在錄中。　上以筆句之。不許叅錄。

癸巳年八月。黃廷彧黃赫有罪。三省推鞫。減死定配吉州。兩司啓請依律定罪。不允。盖倭亂初。以金貴榮陪臨海君往咸鏡道。黃廷彧陪順和君往江原道。兩行俱往北道。爲士人所縛與倭。廷彧赫等稱臣於倭。又言關伯殿下。及到釜山。解送本國。故有此三省之鞫。而以順和妻家得不死。王子順和君卽黃赫之婿

甲午年五月。前縣監權愉上疏。其中一款。山林之士。寃死獄中。奸臣構陷。快其私憤。而歸怨於國云云。指鄭澈也。　十九日。裵人鄭宗溟上疏大概。陳情訴父事不報。　傳于政院曰崔三峯之言。其時賊招則有之。鄭緝則予親鞫之。緝之招辭無

洪廷瑞。上年冬至陪箋上來下歸。逢監司於密陽。坐話之間。言及逆事。監司金晬曰。逆賊汝立來于崔永慶家。得聞洪廷瑞。君亦聞之耶云。以不得聞答之。遞任上來後。又與儕類言說。而聽者錯認矣身聞於洪廷瑞云云。 傳曰。金晬招政院問之。金晬曰。臣在密陽。與許昕言及事有之。臣非聞於洪廷瑞。晉州訓導康景禧聞於洪廷瑞。洪廷瑞云。初聞逆賊之來永慶家。而後細聞之。則尹起莘之來。誤以爲逆賊之來。而其實則非逆賊也。以此說與許昕。而許昕之所傳。非臣之所言也。 傳曰。康景禧等拿問洪廷瑞。則以聞於品官鄭弘祚。弘祚則供曰。崔永慶家在官門五里。矣身在四十里外。逆賊盜名已久。白日公然往來。則豈有所謂名流者來會。而五里之判官不知。而四十里之品官獨知之理乎。若謂之潛來。則矣身亦何知之。未嘗言于判官云云。 傳曰。洪廷瑞刑推。委官啓曰。鄭弘祚亦爲刑推何如。各一次後放釋。其時崔在獄身死。鞫廳啓罷都事康宗允不謹救護以致自盡云云。〇十月初三日。政院啓曰。昨日委官啓辭。李潑等可籍沒與否。他大臣一時議啓事允下矣。遣問事郎廳收議乎。會于一處收議乎。 答曰今日命招議啓。仍 傳曰。禁府堂上亦爲命招。〇同日二品以上秘密收議入啓。備忘記曰李汲潑浩等按律定罪。在所不疑。而羣議如此。當從羣議矣。

予觀大明會典。有逆外籍沒之文。然則雖非逆賊。有籍沒之法矣。永樂時。夏原吉因事籍沒。此則雖非大罪。有籍沒之典矣。古者多有籍沒其家之語。我朝亦有前例。况與逆賊結爲心腹。合爲一體同謀之迹。實著諸賊之招。情狀昭昭天地所不容者乎。其不能取服明示正法。失刑甚矣。今不籍沒其家。則不足以嚴討賊之典洩神人之憤。李汲潑浩白惟讓曺大中護逆凶悖。怨上不道。並籍沒議啓。諸議並以未取服。遽爲籍沒。或有後弊爲啓。〇十四日傳曰。李汲潑浩白惟讓曺大中家籍沒。

辛卯年閏三月初六日。兩司啓大槩。吏曹正郎柳拱辰人物麤庸。檢閱李春英浮妄。出入宰相之門。請罷。 答曰依啓。〇十四日兩司合啓大概。領府事鄭澈擅弄朝綱。威制一世。請罷依啓。仍 傳曰。古者罷黜大臣。榜示朝堂。所以昭示罪狀於國人之耳目而懲後人也。今此鄭澈罷職承傳。依古事榜示朝堂。〇六月傳曰。白惟誠柳拱辰等。趨附鄭澈。濁亂朝廷。罪重之人。擬於學官望。吏曹正郎尹暾拿推下獄。二十餘日命削職。〇二十三日兩司合啓。前領敦寧府事鄭澈及白惟誠柳拱辰李春英等。交相朋比。濁亂朝廷。欲陷異己之人。敎誘湖南儒生上疏。名卿士夫盡駈逆黨。必欲殲滅於罪。請並遠竄。依啓。澈江界惟誠慶興春英三水拱辰慶源時大司憲李元翼大司諫洪汝淳云 〇二十五日兩司啓。右贊成尹根壽判中

大有不滿人意。故一時年少自挾冊好談論之輩。皆與珥相背。羞與之爲友。或妄以矣身有先見之明。或妄以矣身有知識。於是珥之憤極矣。一時儕輩門生之類。咸指矣身爲惡。自是厥後士夫之不容於淸流者。咸指矣身爲怨。渺渺一箇孤身。其何以自立乎。興訛謗訕。萋斐成錦。粘榜街巷。無所不至。終至於中外合說。幻出無形無影底事。以至此極。則矣身何敢自明。此則禍源之所從出也。洪廷瑞爲晉州判官。矣身家良中。四五度來見。矣身非但年衰多疾困於應接。厭其爲人。一不相見。自是厥後。憤怨多作。無理悖言無數發說。此則一邑及憐官所共知。及其亂作。或云矣身乘轎往會逆賊。或云逆賊來于矣家留連三四朔。如此無理之言。無所不至。胥動浮言。使人眩亂。且李裕仁爲晉州牧使。十餘日後。以酒盆肴笥一器。具單子着署。送于矣家。矣身私自揣料。前日無半面之分。饋人以酒。恐非當理。矣身受之亦恐未安。還付來人。自是厥後。憤怨大作。凡諸陷害無理之言。何有紀極。及其亂作。無形無理之言。無數發說。此公卿士夫所共知。至越境相從及留連矣家兩件事。矣身請與廷瑞面質覈實。以正典刑。至於鄭彥信。十歲前友。鄭彥智。洞內相知之友。李潑李浩老少不同。己巳年間。矣身往見成渾于白岳山下。一宵留宿。朝日有一人入來坐。安敏學曰此乃李潑也。未幾與敏學來見。矣身寒無所衣。不能出門者久矣。雖年少輩有時來見。矣身則不能往答。乙亥年分。挈家下鄕。距京師千里。交通專擅。情理萬無爲白齊。但以丙寅丁卯年間一語。爲祟有所云云。矣身短於文學。不爲與友通書。故京中遊宦之友。或有一通書者。鄭彥信壬午年後一不通書。及其拜相之後。心有所未安。而始通片簡。暫通未安之意。矣身則以爲詐也。不答一字。至於李潑。則通書或一歲一度。或二三度。矣身則元不喜作書。故朋友傳來書簡。本不能答書。至於逆賊相見。丁丑年喪子發引。殯于陽川地先人墓所。一日黃昏。李潑與逆賊來。矣身出見。則有名不知一人。立于其側李潑謂某云云。引入廬幕。三人同宿。哭泣之中雖不能談話從容。大概視其爲人。驕蹇慢上。矜豪凌傲之人。矣身深惡其爲人。其後戒于李潑安敏學輩。使之勿交。然豈以矣身之言爲從乎。其後不相見面。此則國人之所共知也。前日雜亂休紙中一書。矣身喪子以後。專廢食飮。唯以飮酒度日。精神昏憒。不能記憶。一度寒暄之書。有何所關而至於欺罔乎。逆賊吊喪之事。喪中暮夜無人知者。而尙且直達。則其情據此可以推度。人家片言隻字。皆投烈火。而矣身則得聞三峯之說。已過四五朔而此心淡然。故凡雜文書不曾投火云云。○許昕招內。非聞於

矣身聞斂學常言。必不得已。今因此時。殺某而後已。故矣身聞此欲詳聞其奇耳。此事矣身本不言之。今適問之。故不敢隱諱並陳之。請囑脫人罪事。則己卯年間。以州居士人等。爲豪强陷於不測。此皆冬一裘夏一葛者。决非豪强。而見憎於人。指以爲豪强。故矣身以此通書耳。此乃情所不忍。豈有他意。罔得弟官。則矣身窮不能奉先人祭祀。欲使弟爲隣邑守令。冀令祭祀無絕。則萬死難贖難贖。立夫鄭彥信字。此乃矣身十歲前友也。蘇齋盧守愼號也。此則乃矣身七寸親。矣身只與此人等相知而已。豈敢以此爲窟穴乎云云。○三十日推案入啓。傳曰。崔永慶金榮一等放送。○同日院啓。崔永慶以詭怪陰慝之人。其在平日。締結逆賊及潑浩彥信兄弟。以尹起莘金榮一輩爲腹心。朝家動靜。時政得失。莫不交通干與。變生之前。汝立越境來訪於其家。其親密綢繆之狀。昭不可掩。及其被拿之後。乃敢以與汝立曾未相識。不通書札納招。而賊書一張不能盡去。交厚之跡。始不逃於天網之正。渠亦無可辭焉。其交結逆黨。擅弄朝權。欺罔君父之罪。不一而足。况其弟以潛通時事。終斃杖下。起莘方以同罪受刑。而遽見放釋。其爲失刑甚矣。請命更鞫依律定罪。金榮一以永慶親黨。爲其腹心。與尹起莘崔永慶輩。干預朝廷。交通時事。其朋奸濁亂之罪。不可不懲。而鞫問未畢。遽即放釋。物情莫不駭愕。請命遠竄。正言具宬首發云 答曰。永慶既已削奪官爵施其罰。不可更鞫。交通書札果爲如此。其可人人鞫之乎。永慶不須更鞫。榮一則無黨奸之跡。不可以永慶之故而至於遠竄。依前削去官爵。不須遠竄也。○九月初九日連啓。 答曰。崔永慶越境相從之說。出於何處何人所說。其言根詳悉啓之。○初十日。諫院專數啓曰。臣等待罪言地。有聞必達。何敢以無根不實之言。仰冒 聖聰乎。永慶與逆賊越境相從之說。非徒傳播已久。以逆賊簡札所謂頭流之約觀之。其平日往來親密之狀。無可疑矣。且逆賊來見永慶於晉州本家。留連而歸。判官洪廷瑞親知其事。言於都事許昕。臣等至有親聞於昕者。其情狀敗露。證據甚明。此豈風聞之比乎。傳曰。洪廷瑞許昕崔永慶拿囚。○崔永慶元情。矣身此鞫之作。徃在三十年前。雖未盡達曲折。請言其大槩。徃在丙寅丁卯年間。李珥之出。擧世士類咸以爲古人復生。而矣身獨笑其不然。一時年少之輩。或以矣身爲無識。或以爲狂。或以爲愚。矣身則聽而不聞。笑而不答久矣。厥後癸酉年分。濫蒙天恩。猥授六品。君臣之性。禽獸所共賦。豈無欲死 聖明之世乎。但是愚見。時世艱危。士論二三爲歧。爭名爭利。日以益甚。矣身恐禍及己。乙亥四月分。往依晋州弟家。厥後仄聞珥之所爲。

尹起莘簡札中有崔丈云。其中所言。矣身知不得爲白在果。必是浮雜之輩。自相告語矣。於矣身是非萬無干涉爲白齊。況三峯之說。尤爲無理。凡人別號必以平生工夫意所在爲稱。若其不能。則必以自家所居山川爲號爲白去等。矣身所居。沮洳澤畔。有何據而以此爲號乎。況三峯者奸臣鄭道傳之號。矣身其敢蹈襲奸臣之號。以自汚自棄乎。不徒此也。矣身所惡學者。不能自明自謙。至以失身敗人者多矣。故矣身昔日構別舍于園中。題其號守愚。矣身何用更爲他號乎。下問內山川地名人之姓名。平生所未聞是白齊。虫魚禽獸亦知有君臣父子。而逆黨二字乃及於矣身。三生積惡所致。矣身何敢有一毫怨尤乎。奸黨之輩萋斐成錦。粘榜街巷。或誣引陳疏。終至於嗾人誣告。必欲殺之而後已。渺渺一箇孤身。其何以自明乎。所恃者惟天而已。右良辭緣相考分揀云云。○更推元情。其詩全篇不記牛溪一夜風生虎仙李根搖鬢有僧 矣身本不能書。今見此詩所書字體則矣身茫然不記何人所書。且不記矣身何時見得此詩。意者必是某時有人以所聞傳書示于矣身。而偶在矣家藏中也。矣身平生不解詩文。亦不喜詩家事。此豈矣身所作。矣身平生以不欺爲心。今死則死矣。豈敢負欺罔之罪而死乎。矣身自喪子之後。飮酒爲事。精神減損。茫不記人事。今不記何時見此也。今此生變之後。村人皆去文書。且勸矣身焚去家中寸紙。矣身不忍爲此事。且聞崔三峯之言亦已數月。而矣身之心。淡然無所犯。故不敢焚去文書。安而待之耳。矣身今若記得傳詩之事。則何敢不言乎。且矣身雖不能詳記。恐聖上疑其欺罔。凡臆度之事。並爲陳達。矣身所知者。惟李魯能詩。喜道人詩句。恐此人聞此而傳送矣。今觀其書。非魯之書也。此乃矣身茫不記憶。無所指向。並達臆度之說也。李潑書中所謂一人者。矣身前者風聞。則禹性傳與鄭彥信爲族而相知云云。今雖不能詳記。此必指性傳也。逆賊通書于矣身事。矣身當初納招時。專未記得。故不即並達。丁丑年逆賊因李潑來見事。他人不知。獨矣身知之。猶且不諱。豈獨諱此一張書。自陷於欺罔乎。矣身非欲探知朝廷事也。矣身常時辭說不能婉順。見嫉於人。常患多口。故只欲知嫉己之言。豈敢欲知朝家事乎。至於癸未年李珥被論之事。或以爲矣身所爲。至謂矣身三度來京云。平生虛謗不少。故欲聞世人謗己之言也。矣身喪子今十四年矣。自後專廢食飮。只飮酒度日。朝夕待死而已。豈有欲聞朝家事之理乎。今年正月寄書于矣身事。矣身聞今年間京中多費虛說。傳播都下。安敏學輩必欲死矣身而後已。故矣身聞之甚懼。通書于矣弟及金榮一處。以矣身情事必不能之言。使之。通於矣四寸洪世英及權克智處。世英已赴肅川。克智已赴京師。

際萬一得病經斃於獄中。則殊非貸死之意。而反有所傷。速爲停止甚當。○八月初一日答曰。何如是强執乎。可從則何必留難乎。彥信爲人。不過不學無識。自不覺其陷於大罪耳。逆賊欲先殺彥信。則彥信之心。從可知矣。其情在所當恕。論人不可不得其中。不允。○初二日答曰。彥信之罪固有之。但論人貴稱權衡而的其中。彥信其在平日。實無邪心。盡心國事。則亦不可誣。其與偏私立黨互相排擯者異矣。以其不學。故臨大事陷于大罪。古人有言。不通春秋。則必蒙首惡之名。況於彥信乎。此其情在所當矜。而不可深罪也。初欲懲戒後人。置之於法。及見諸大臣之意至矣。不可易也。予意盡於是矣。不宜煩論。○初九日答曰。不爲推鞫。不爲定罪。則如是執論。猶之可也。旣已推鞫。旣已定罪。旣已反覆商議。到今更無可爲矣。今若强爲更鞫。或致棰斃。則必有殺大臣於殿庭之名。上下相持之際。又或病斃。則又有大臣下獄病死之名。皆爲不吉。卿等胡忍。宜即停止。一以速赴謫所。一以恭三省。則疏決罪人庶免枉滯之冤。豈非穩當。不允。再啓又不允。三啓停。同日三更。出獄待開門出去。押去都事嚴仁達。○白惟讓死後其子振民與民在楊州。並拿來。供曰。父不知事子何以知。覆巢之下卵豈獨全。皆死於杖下。○湖南儒生姜涀梁千頃等。以吉三峯爲崔永慶。言于濟源察訪趙應祺。應祺報于監司。監司枚擧狀啓。拿來推鞫云。崔永慶元情。矣身生逢聖時。濫蒙天恩。揆分畏縮。不敢追隨百執事之後。以報 聖恩之萬一。今反爲奸黨所構陷。萬死難贖。矣身少孤貧病。無田可往。居城中先人弊廬四十年矣。而不幸癸酉年分。爲虛名所誤。濫授六品。揆分難堪。不敢供職。恐懼謝恩。即下晉州。杜門屛息。今將二十年是白齊。今者不幸爲奸惡所構陷。矣身請與奸惡之輩一時面質。以正其典刑焉。矣身性本愚頑。不能隨人俯仰。爲世所憎嫉久矣。今奸黨之輩。以矣身與逆賊相交。指以爲三峯。矣身與逆賊不知不交。國人所共知。矣身何必自明。惟在天日照臨。丁丑年分。喪子爲白遣。發引上京。逆賊因李潑來見吊喪。哭泣之中。矣身但一見面。自是以後更不見面矣。忽々頃刻吊喪乙。矣身若不直達。則人無有知者矣。而矣身何敢以一身死生欺罔天日乎。矣身若與相交。則逆賊所藏簡札中。亦豈無一度書札乎。唯天日照臨而已。況旀前日吊喪時。觀其爲人。雖不能詳知。大槩狡猾太甚。故矣身常戒安敏學李潑等。勿爲親厚。矣身豈爲與之交厚之理乎。且萬場洞之說。平生所未嘗聞。而今始得聞爲白齊。年過六十。病廢人事。杜門屛跡之人。五六日程途。豈與逆賊相從之理乎。鄭彥信簡札中有曰崔孝元云。

大臣推鞫本府者。未有前例。康純因南怡之招。鞫於親臨。皆非三省可鞫。此外無可考之籍。令政院廣考日記以啓何如。依啓。政院啓曰。臣等將表可考日記。反覆考見。則除禁府考啓外。未得可據之例。何以爲之。 傳曰。猶可追後推鞫。詳考以啓。〇十五日。大司諫沈忠謙司諫吳億齡避嫌云云。掌令張雲翼持平白惟誠啓曰。臣等伏見大司諫沈忠謙司諫吳億齡避嫌之辭。只擧鄭彥信欺罔締結之罪。無一言及於斬告者之說。且曰。因其已著之罪。而定斷其律。今無可處之道。其言其意。實所未曉。當逆變之初。彥信身爲推鞫大臣。乃欲斬告者十餘頭以爲滅口反獄之計。原其設心。締結欺罔。不足恠也。因此人心陷溺。倫紀斁絕。欺罔黨護。接跡而起矣。言彥信之罪。則斬告者一事。豈不緊重可鞫之語哉。若曰因已著罪而斷定云。則彥信罪狀昭著於未竄南海之前。討惡誅罪。自可加之於謫地何必密下備忘。傳示大臣三司。而更爲拿致哉。既而拿來。則豈有不爲鞫問遽先斷定之理哉。忠謙等所言。雖曰自己引嫌之事。而不無裁節緊語解釋大罪之失。故臣等欲量論以重討賊之義。而大司憲李齊閔掌令申磼論議不同。竟爲立異臣等所見如此。勢難相容。請命遞臣職。 答曰勿辭。大司憲李齊閔掌令申磼啓曰。沈忠謙吳億齡所啓之辭。臣等長亦料此非請罪之啓。只是自劾之辭。事或遺漏。語或未瑩。獄事必不以此輕重。至於論劾。言官過重。所見各異。不敢苟同。請遞臣職。 答曰勿辭。李大司憲申掌令被遞。〇政院大臣推鞫無前例事入啓。命更議大臣。領相李山海議。三省與庭鞫。皆無前例。則今日之事不得不隨宜量處。何必至於强執。唯在 聖斷。沈守慶議三省推鞫無可據之例。庭鞫亦無妨。右相柳成龍議。伏覩委官禁府啓辭。則其臨事愼重之意至矣。漢時最重大臣。以關木索受笞棰。爲朝廷之辱。然其犯罪被鞫也。不過使將軍以下二千石雜治於府庭。亦今日三省交坐例也。 祖宗朝既無此事。寧從漢時雜治之例。以按其獄。庶有依據。然重大之事。臣之愚見恐無好樣。唯在 聖斷。 傳曰。明明日闕庭推鞫。〇十八日元情入啓。初下賜死之命。諸大臣回啓曰。大槩我國曾無殺大臣之事云云。 傳曰仍囚從容處之。〇十九日。兩司合啓廷鞫事不允。〇二十日依啓。當日四更。初受刑下獄。〇二十一日。禁府啓曰。罪人病重。加刑事何以爲之。 傳曰除加刑遠道安置。甲山定配。〇二十二日爲始。兩司啓更推事。不允。〇自二十三日兩司連三啓。玉堂再劄。皆不允。二十五日。答曰。已爲斟酌定罪。不可更鞫而加罪。近因此事。非徒騷擾未便。罪人多未推鞫。疏决無期。彥信已許恩貸。上下相持之

議。○六月初二日。二品以上收議。黃廷彧兪泓金命元尹卓然
朴忠侃黃琳邊協金貴榮李山海沈守慶鄭澈任說李陽元等議。大
概當初旣不承服。而斃于杖下。以證據擬罪。遽加重律。爲未穩。
崔興元尹根壽在家收議亦同。崔滉亦在告不收議。權克禮追議
同權徵議。伏讀 上敎。辭意極嚴。臣何敢容議於其間。第以
刑政大體係關一世勸戒。如有分毫未盡之情。則人有辭而獄不
成。以潑浩平日所爲及賊招揣之。則潑服知情隱藏之律。浩有
間於潑。若目之以叅謀。繩之以上刑。則似爲未安。至於汲嗜
酒愚劣一微官。旣無推奬醱變之跡。有何輕重於逆賊乎。混加
重律。恐或過重。○初二日。正言李治啓曰。大概前司畜崔永慶
與逆賊最爲親厚。請削奪官爵。答曰。崔永慶予不知何許人。
逆賊交結時。無現著可據之事。置之未爲不可。不須奪爵。後
允之。○成渾呈辭。命遞同知兼帶禁火司提調。翌日出城還家。
○初九日。舘儒上疏大概。成渾還山士類失望事。答。觀此疏章。
深用嘉焉。成渾之爲人。唯予和知之。第其有病難羈。姑從歸思。
未爲不可。諸生宜悉予意。○十三日。柳夢井推案入啓。 傳
曰。昔諸葛亮治國。服罪酬情者。雖重必釋。飾辭巧言者。雖
輕必戮。今夢井與賊締結之狀。聾者亦知。況其事狀昭著於簡
札中乎。極爲痛心。其可貸乎。但將來多有可訊罪人。夢井姑
勿加刑。因囚。○二十日。閉門後。委官秘密啓辭。禁府都事
自門隙入啓。大概鄭彥信締結逆賊。欺罔君父。不但負宗社蔑
君父而已。崔鄭爲腹心窟穴云云。其夜四更。禁府都事李培
達拿來事出去。○七月初五日。拿來入京。以大祭齋戒。不得
三省。○初八日。問事郞廳以委官意啓曰。今已拿來推鞫。事
體恐不當與凡罪人同。何以爲之。 傳曰。此亦一罪人。推鞫
之體。似不異於它。然議而處之。回啓曰。大臣之有罪者。鞫
於三省。前無可據之例。臣等愚意以當與他大臣同叅按問。亦
未知可否。唯俟 聖命。傳曰。他大臣議啓。沈守慶議大臣推
鞫。雖無可據之例。不可不推鞫。則似不異於他。而他大臣同
叅按問。亦未知當否。唯在 聖裁。金貴榮病不議。領相李山
海議委官之啓禀。固不無意見。而但旣有大臣承命按問。雖不
與他員同叅。恐爲無妨。曾爲大臣者。有罪推鞫。以固與凡罪
人有異。委官之啓禀。意實在此。然 祖宗朝必有以大臣而得
罪者推鞫之例。似應有可據。臣見聞未廣。不得記憶。令禁府
詳考前例。處之無妨。右相柳成龍議至於委官。旣承命按問。
而復命他大臣同叅。則非徒事體未穩。前所未有之事。恐難創開。
伏惟 上裁。○初九日。答收議曰。犯罪大臣推鞫前例。令禁
府更爲考啓。禁府回啓曰。本府久遠謄錄。反覆詳考。則犯罪

今賊黨盡除。邦運維新。大小臣僚各自洗滌心志。同寅協恭。猶務盡職。使朝著和平國家寧靖。此政今日之急務。而致此之責。惟在擇相。必以碩德隆望表準一世者處之。然後可責其效。如臣無狀不容於人議者。何敢一日仍居乎。既承嚴命。不得不冒出。而惶赧跼蹐。無以自容。伏乞　聖明特賜斥黜。新卜賢相。以正朝廷。答曰。自古大人君子。亦多被謗。而況於今乎。卿宜安心。但當盡心國事。且鄭彥信之罪。禁府已稟。而卿在告。故未及議斷。彥信前後罪狀。極爲駭愕。但凶悖之言。有見之者有聞之者。則胡不啓達。何憚而莫之爲也。今乃因外方儒生之䟽。而有所加罪。則事體未安。而竊恐有後弊也。彥信已竄海島。臨年將死。不過爲一老革耳。何必加罪也。予意不如置而勿論。以存大體。以杜後弊。卿意何如。李山海再啓曰。鄭彥信前後罪狀。誰不痛愕。但其凶悖之言。以臣所記。粗達於前。而其間曲折。有難以文字悉達者。姑待經席入侍之日矣。以聖上欽恤好生之德。特命減死。竊恐未爲不可。伏覩　聖批。不勝感激之至。不能更贅異議。答曰知道。〇二十八日。李潑等收議。領相李山海議李潑等事。臣之愚見亦與禁府回啓之意無異。而罪狀若此。恐難輕議。惟在　聖鑑量斷。沈守慶議小臣不叅於李潑等推鞫之時。只聞傳播之言。與逆賊多通書札。締結綢繆之狀著矣。未知其出於賊口者何如也。但不服旣斃之。後因賊口援引。斷以同叅逆謀之律。恐或未盡於刑政大體。伏惟上裁。金貴榮議小臣老耄昏瞶如在醉夢中。安能議及刑政大體乎。第承下問。不敢終辭。伏見李潑等前後與逆賊締結親密之狀。昭不可掩。斷以王法。固不足惜。而其騰播罪目。只係親密綢繆。別無同叅逆謀之端。今以同叅之律。追加於旣斃之身。未審於刑政大體何如也。伏惟　上裁。傳曰。鄭彥信事。禁府前日取稟。勿論事言于禁府。李潑等逆賊之狀。昭不可掩。此而不討。則王法廢而倫紀滅矣。令禁府更議施行。〇二十九日。吏曹判書柳成龍拜右相。崔滉拜吏曹判書。〇委官啓曰。李潑之罪。昭著已久。誅討之義。　上敎至嚴。以臣等昏昧。固難容贅。第於前日承　上問。畧陳所見。請收議他大臣而其所獻議。亦以輕擧爲難。廣收廷議。得中處置。恐無不可。惶恐敢啓。答曰。潑等罪狀。斷無可疑。若不可爲之事。前予於小小刑政尙且愼之。已死凶醜。予何必强欲加罪。討逆天下之大義。至嚴至重。其於潑等。有一毫不叅之疑耶。苟如是言。則尺童亦笑矣。若如議者之說。則聖筆不施鈇鉞於百載之下。而王敦終免跪斬於當日矣。夫安有是理哉。不但此也。其推奬締結醞成此變。推原其罪。亦足滅族。潑等有知。亦不辭矣。然依前啓廣

將輕。而無以扶持公論也。臣與聖民。初無一面之識。非敢有所營救。而所惜者朝廷事體耳。抑臣深愧於聖民者。聖民之所言。臣亦曾所詳聞。而身在言地。緘默度日。不能盡言於引避之日。不得與聖民同被譴斥。臣實有罪焉。何敢靦然抱羞。以辱言責之乎。請命罷斥。　答曰勿辭。○二十一日政。特拜洪聖民慶尙監司。黃愼初度呈辭遞差。又特除高山縣監。○二十五日。憲府時務劄子入啓。　答曰。省劄良用嘉焉。但予之所斥臺諫只是斥黨比陷人乘時肆行者而已。劄辭當知悉體念。○二十四日。禁府啓目。梁泂疏云云。泰仁居房大進房大遂等拿來事。羅將發送爲白有如乎。同縣兼任井邑縣監回答內。逆賊門生房大進房大遂等。同縣訪問爲乎矣。各面本無是如。同縣校案及吏屬鄕校案。一一相考爲白良置。同兩人新反房姓亦無捕捉。不得牒呈到府。府他無摘發之路。恩津縣監趙綱憑問處置啓。依允。○二十六日。　傳曰。李潑等初出於鄭緝之招。又出於宣弘福之招。又出於四伊之招。同參事狀不一而足。況其平日與逆賊締結綢繆。合爲一體之狀。尺童所知。而往來書札。不啻如父子兄弟。失刑於此。則當治何人乎。春秋討賊之義。身無存沒。時無古今。潑等事狀已著。證據已悉。宜依律處斬議啓。逆賊分送兵器於鄭彥信之說。設使其言十分的實。未滿一哂。彥信聞之。亦必不服。長箭一部欲何爲哉。況其疏說。誣罔百出。此不足問。不可以此刑推也。但趙綱以逆賊移書於金孝元爲辭。夫逆賊欲爲子弟入學。則交友之當者非一。何必傳囑於已爲永興之孝元。果可近理乎。當此人心極險之時。恐有意外叵測之事。決不可惹起獄事。大抵堂堂國家。因其外方儒生荒雜之疏。推鞫刑推。大傷事體。而必有後弊。不如置之。言于禁府回啓禁府回啓曰。　傳敎云云。臣等伏見梁泂等疏中。逆賊分送兵器之說。亦知其齟齬不近情理。至於趙綱之招。以移書金孝元爲辭者。只因大進之招供。終不取見云。則其書之果送於孝元。亦無可信。臣等雖知其無據。敢請刑推者。本府於傳旨辭緣。不敢擅便論理。欲循例請刑矣。今承　聖敎允合事理不勝感激。趙綱等似當分揀。惟在　聖斷。　答曰。趙綱除刑推放送。房大進勿論。○二十七日。領相李山海身病出仕。肅拜後啓曰。小臣性本迂緩。人雖斥臣以重罪。臣未嘗向人憾恨。此平昔之所嘗自勉也。近日遭謗。臣豈有一毫嫌介。第以朝廷體貌至嚴。士夫廉恥亦重。有罪無罪。既蒙重論。則決不可仍冒具瞻。　聖量包容。雖不賜譴罰。而微臣自處。固當釋免重負杜門屛跡。豈可偃然抗顏於百僚之首乎。況言官出外。而臣獨在職。深恐以此益拂衆情。臣之所悶者止此而已也。即

之日。又不能陳於彥信論罪之時。厥罪惟均。伏承 聖教。辭意丁寧。尙寬微臣含默之罪。感悚之極。欲死無地。退伏私室。悶痛漲胸。敢詣闕下。請伏司寇之刑。 答曰。卿旣親見。何不即言。而今因儒疏。多費辭說。甚不合理。凡可否之際。人言之或左或右。不是異事。若其彥信之言。則固爲悖逆。豈可以一人之言而欲橫嫁於他人之計乎。予實未曉卿意也。旣爲辭職依啓。 傳于政院曰。大司憲洪聖民啓辭內。欺罔之事。政院依啓。回啓曰。以文勢觀之。則欺罔之語。似指山海。而其下與彥信厥罪惟均之語觀之。則恐是自責之意也。 答曰。然則洪聖民牌招問啓。聖民啓曰。鄭彥信凶悖之說。推鞫諸臣或以爲不得聞。或以爲不能記憶。臣意以爲今若有所顧望。不擧其終始一一陳之。則是欺罔君父。何以立覆載之間乎。故係之曰。臣有此懷。不能達於逆賊推鞫之日。又不能陳於彥信論罪之時。臣彥信厥罪惟均矣。 傳曰知道。○委官啓曰。人臣當國家無前之變。所當痛心與骨。惟恐誅討之不嚴。而鄭彥信身爲大臣方在推官。反肆凶悖之言。欲售營護之計。未知此人有何心情。其孤恩護賊。縱恣無忌。至於此極。其言之發於廳中。左右推官所共聞。更無可問之端。鄭彥智則護賊欺罔。與其弟一般。方其唱說殺告者之時。一樣贊助。則未有聞者。參商二人情狀。以定其罪。惟在聖斷。 答曰。今日無領相。後當議處。○二十日。領相李山海初度呈辭入啓。備忘記曰卿何遽有此呈辭耶。百計圖卿之態。予已知之悉矣。雖萬人巧言可也。聽卿一去。則它相亦不能自全矣。是豈美事。卿勿復呈辭。速爲出仕。則事多好矣。不然則人必有悔之者矣。卿其體之。○正言黃愼啓曰。臣伏見昨日大司憲洪聖民避嫌。聖批大嚴。遞命遽下。臣聞之不勝憂慮之深。夫推鞫之初。邪議橫生。事機之危。間不容髮。苟非聖民兪泓力排。則未知國事終何如也。此國人之所共知。物情之所共憤者。痛憤之心。姑當無一息之暫忘。而前於被下問之時。或以爲不得聞。或以爲不能省記。含糊顧望。莫肯明言。此果人臣事君之道乎。李山海之言。雖與托耳聾者。有間。而亦未免模稜之失。此聖民之所以不能無怫者也。豈有因一彥信而欲爲橫嫁它人計哉。當初推官不即言之失。則聖民亦有不得辭者。觀其避嫌之辭。據辭摭實。明白直截。雖使山海聞之。亦當愧服之不暇。假曰聖民之言。微有過當。不猶愈於諸人之首鼠兩端者乎。今也譴責之嚴。不加於彼而反加於此。臣恐依阿顧望者因是得意。而忠直之言無路上聞。大抵國家待言官。體貌甚重。雖有可避之嫌者。必待朝廷處置。而遞差之命出於 上批。非所以重臺諫而尊國體也。竊恐言官之任。自此

委官時。斬告者十餘人云云。委官回啓曰。梁泂等疏出於草野荒僻之中。不無流聞不實之語。玉男炙口爛耳盖其一也。然鄭彥信斬告者十餘輩之說。嘗播於都下。而臣亦有聞。果如其言。則此乃反獄手段。其爲罪狀。固難容貸。此一款請招問參鞫諸臣然後處之何如。 答曰依啓。領府事金貴榮曰。臣右耳偏聾。右邊人語非高聲則不得聞。鄭彥信坐於右邊。斬告者之言。臣不得聽知。都承旨李準曰臣坐與鄭彥信稍遠。且多所爲之事。無暇於它。斬告者之言。未及聞知。兪泓洪聖民等曰。鄭彥信之說非出於無端。當推鞫不記日。黃海監司韓準啓本有曰。載寧郡守朴忠侃言內。逆賊將渡錦江以達漢江。攔截一路烽燧及各驛人馬。然後爲犯闕之計云云。鄭彥信見曰此甚駭怪。如此重事。則當以某人所聞某人所供。具由馳啓。而此則不言某人所聞某人所供。泛然以朴忠侃之言。至於 上聞。此實無根之言。若不治之。則將不勝其紛擾。斬如此出言者十餘人。即浮言自止云云。臣等力排矣。領相李山海稱病不來。○十七日上命招鄭廳收議於領相。領相啓曰。日久之事。未能分明記憶。而其時黃海監司韓準書狀下鞫廳。有曰逆賊將犯闕云。而狀辭不爲詳盡。其中回啓具由詳悉。不分晝夜。急急更爲馳啓事。請下書於監司。蒙允。鄭彥信之言。似發於此時矣。 答曰知道。○十九日。大司憲洪聖民啓。昏愚小臣。曾忝推官之列。當時之事。可憤可痛者。非一非再。竊欲披瀝肝膽以瀆天聽。而勢有所難。跡有可嫌。趦趄未果。時月累換。論臣之罪。萬死無惜。而臣之情則戚矣。逆賊之變。出於搢紳。積年盤據之餘。故推鞫之初。持兩端者居多。如微臣者。雖冒推官。曾爲時輩之斥。時或出言。於其間。人或仄目而視。臣與兪泓相顧以語。咄咄而嗟。其勢之難。槩可想矣。其於彥信情跡。敢露於 聖鑑之下。已被海島之竄。則朝廷間一種議論以爲。朝紳壞敗。人心危疑。不須爲已甚之擧。愚臣妄見亦在於是。而形跡之嫌。不可不避。故含忍而不發矣。至於草野抗章。自 上有聞。則雖將以微臣之一塊肉投之於鼎鑊之中。臣安敢計較於生死而有一毫欺瞞之語也。但於其時。日暮事遽。猶未盡其曲折者。爲彥信發言之時。臣實抗之。李山海亦言其不可。小臣時爲漢城判尹。山海顧語小臣曰。吾見與判尹之意同矣。彥信再三唱說。則山海稍屈曰。更思之。以直截言之。則右相之意是矣。俄而彥信欲請推黃海監司。小臣果言不可推之意。座中亦言有之者。其事遂寢。山海之啓曰。不得分明記得者。此必山海大病之餘。昏忘而致此也。然不能無恠焉。天日在上。鬼神在傍。欺罔君父。何以生爲。臣有此懷。既不能達於逆賊推鞫

專無是如。告狀爲白有如乎。卽鄕所數人校生六七人同謀。有此誣告。極爲無據。趙鳳瑞段。受學於矣身故偕往云云。加于寃痛。矣身實爲觀基往來。則逆黨何無一人發告乎。矣身與趙鳳瑞同往觀基是如爲白遣。羅州鄕所鄕校有司堂長等。一處面質。言根出處。十分窮覈。昭雪寃枉事云云。○追供曰。節義根於人心之固有。而扶持綱紀之棟樑。矣身雖甚無識。豈不知節義之有關於世敎也。矣身前日所著者。讀朱子書見朱子之論。因有所感。以著東漢節義之弊而已。盖節義云者。明於義理。而不蔽於利害之私。其在平昔。行於身者旣足。以君明臣直而潛消禍本。逆折姦萌。不幸遇患難。則不顧利害。能伏節死義者也。若夫東漢之士。其大義根於心。死生不變。則誠可尙也。而考諸本傳。而究其朱子之意。則不脩職分。不務義理。而汚濁朝廷。高視天下。常以藏否人物。非訐朝廷。竟爲相尙。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評議。屣履到門。則是乃學生而執國命。陪臣執國命。尙可以亡人之國。況學生而執國命。豈可以長保其國乎。正朱子所論節義之士。固是非其位之所當言。宜以是致禍者也。故矣身竊取朱子之意而謂。徒知節義之名。而不知節義之實。則其弊或至於驕虛浮誕。卒陷於利害之私。而政不得其道。位不得其人。失措於幾微之際。而將使小人乘其隙不而無以爲國矣。故梁冀之弑質帝也。李固爲相。而非但不能聲罪顯戮。反聽命受制而隱忍焉。宦者之盤錯也。竇武謀誅。而自失其先後輕重之序。卒有士類殲滅。國隨而亡之禍。此皆不務節義之實而然也。必也學至於明其明德而格致而知其節義之本。誠正而行其節義之實。則人道正。紀綱立。雖欲伏節死義。自無伏節死義之患矣。矣身前日所論節義淸談。語雖有未瑩。其實有意於培壅節義之根本。而反以爲排節義。此非矣身之本心。而抱冤無所發明者也。推案入啓。傳曰議啓。委官回啓曰。觀基之事。一向稱寃。至欲與鄭汝能等一處憑閱。似爲不實爲白在果。至有常作排節義 說。眩惑後進。其流之禍甚於洪水猛獸。請刑推得情。 答曰依啓。刑訊一次後請加刑。 答曰照律。初配渭原。委官更啓。改定慶源阿山堡。六月到配。七月卒。○委官又啓曰。觀此書札。鄭介淸與逆賊交厚締結。正是不虛。至曰夙欽德義有懷傾臆。又曰見道高明惟尊兄一人云云。極爲駭愕。且作排節義之論。惑亂一世之人心。其爲邪說有不可言。渠旣以節義爲排。則必好與節義相排之事。與節義相排之事。何事耶。○十三日。李潑老母稚子並死杖下。其婿洪可信子稅。金應南子命龍。俱爲壓死。門生奴僕盡爲嚴刑。無一人承服者。○十六日。湖南人梁泂梁千頃等上疏曰。鄭彥信爲

而國家之事未知終何如也。臣等非不知朝廷已定之事不可更議。而公論奮發久而愈激。故敢來以啓。答曰。旣曰公議。更問于大臣。

○庚寅年二月 日。沈守慶拜右相。仍爲委官。時曹大中受訊在獄。臨死作詩曰。地下若從比干去。此時含笑不含悲。委官以爲罪人臨死荒亂之辭。不足煩達。且慮有後弊。置而不啓。判義禁崔滉達於榻前。上引對問其故。沈守慶對。凡四元情供招外。餘事曾無受理之例。而況臨死荒亂之辭乎。臣忝在大臣之列。惟知奉法而已。上震怒。沈力求免三辭見遞。鄭澈還爲委官。○三月十八日。傳于大臣曰。領中樞府事盧守愼。甲申年承命薦賢。以金宇顒李潑白惟讓鄭汝立薦之。搜見此薦。不覺髮竪。此卿予素優待。而興亡所係。予不得掩覆。大臣。從朝廷公論處置。兩司合啓。請削奪官爵。答曰罷職。四月初七日卒。○五月。全羅監司因朝廷分付與逆賊相切之人。搜問狀啓事。知委各官。羅州鄕所及校生十餘人告。鄭介淸與儒生趙鳳瑞。往鄭汝立觀基云。監司枚擧狀啓。即拿來鄭介淸。元情供曰。矣身本以寒微緖餘。發憤讀書。妄謂古人可學。習俗可變。前後三度上疏。皆以明道學淑人心爲本。壬午年間。本州牧使誤聞矣身虛名。因本道之薦。啓稟爲本州訓導。矣身以本州之人。不能鎭敎多士。又知州人忌嫉者亦多。苦辭不就。至於再除。不得不供職。矣身賦性亢拙。不能隨時低仰。以爲時雖有古今。而人性本無古今。以小學四書近思錄等書。勤勤敎誨。逐日整其巾服。揖讓進退。一遵古禮。時或有怠慢者。則罰之以楚。信以行之者亦多有之。而其中尤甚驕蹇不樂檢束者。嫉之如讎。見於辭色。如校生洪千璟。則至於面辱。矣身自度誠意不足以感人。人亦不可與爲善。即爲罷歸。領議政朴淳貽書曰侮辱之事。孔孟所不免。況今末世乎。勿爲介懷。勸敎成就云云。其後牧使又以矣身爲本州書院院長。曾爲含怨者一二人。唱率同類。不告士主。擅削院長。其意不難知也。終必欲殺之。自逆變之後。皷簧譸張。無所不至。丁岩壽等上疏。矣身所著東漢節義晋宋淸談一說。指爲排節義是如爲乎旀。又出通文於道內。謂矣身托身於尹元衡沈通源家。創出無形之言。猶恐以此不得致殺。今者又以矣身與儒生趙鳳瑞。偕往汝立觀臺之地是如爲白有臥乎所。羅州之人。任意增加矣身罪目。至於三度。其誣陷必殺之狀。昭不可掩。矣身與汝立。雖在同道。一不見面。乙酉年分。以校正郎始得見面。公廳講敎纔十餘日。有何親密之事乎。趙鳳瑞則尤不知汝立面目是白齊。本道監司以逆黨脫漏人摘發事。移文本州。儒生九十餘人齊會。逆賊相切人

斥朝臣。而獨贊右相以下數人。自以爲直言。而反露其情狀。可笑也。趙憲奸鬼也。尙不畏哉。輕蔑朝廷。益肆無忌。此人必將再踰磨天嶺矣。此意承旨知悉。(右相鄭澈也)又傳曰。趙憲奸鬼也。其心甚慘。得免顯戮幸矣。而係于言路。又經大赦。故特命放送。而不稟上旨。汲汲收叙。眩亂人心。極爲非矣。其日仕進堂上遞差。郎廳推考。判書洪聖民遞。〇十六日。左相李山海待罪。答曰。此乃奸人所囑。陰試予心。欲掃朝廷之計。不難知也。予欲得其人耳。但其言不足數。既已面諭。而如是啓之。是困我也。卿勿介懷。李相復陳劄。答曰。昨聞卿先出心窃驚痛。其後見疏章。則有羅州奸賊數人。陰斥朝廷。而其意實在於卿。予不勝痛憤。卿忠愼寬厚。量如萬斛之船。有古大臣風。柳成龍學問純正。盡心國事。望之令人起敬。又才智超凡。實非俗儒及其萬一。予明知其兩人爲國柱石爲士林領袖。予平日素所倚重。而今奸人乘國有釁。必欲擊去卿兩人。視予爲嬰兒。弄於掌股之間。予不勝痛憤。寢不安席。必欲得其指嗾之奸人而甘心焉。寧有過中之擧。他不暇顧也。卿宜勿待罪。放懷安心。〇特旨柳成龍吏曹判書權克禮禮曹判書。〇以首發逆賊。戴寧郡守朴忠侃刑曹叅判。安岳郡守李軸工曹叅判。信川郡守韓應寅戶曹叅判。密告人學生李綏姜應麟。陞堂上。

趙球拜正言。〇傳曰。私奴宋翼弼翰弼兄弟畜怨朝廷。期必生事。奸鬼趙憲陳疏。無非此人指嗾。極爲痛憤。况以奴叛主。逃躱不現。係關綱常。尤爲駭愕。捕囚窮推事。言于刑曹。〇二十一日。副提學李誠中拜吏曹叅判。大臣薦也。(謂鄭澈也)〇三十日傳曰。朴忠侃李軸韓應寅閔仁伯李綏姜應麟爲功臣。(閔仁伯以潭陽府使捕汝立)〇朴忠侃等啓曰。臣等討賊微勞。無足可記。而聖德如天。曲加恩奬。今將勒名鼎鍾。與國休戚矣。第以切高而不賞。則有功者解體。勳同而異報。則受恩者知愧。今此逆賊之變。振古所無凡爲臣子者。孰不欲寢皮食肉哉。當其事發之初。邪議朋興。是非眩亂。頃忽之間。事機之危。有不忍言。幸賴推鞫諸臣奮忠倡義。力沮異議。按問推覈。一依王法。使凶謀逆狀畢露無隱。則其夙夜盡瘁之功。豈下於臣等一時奔走之勞哉。以如是之功。不與於歃血之盟。而臣等獨享茅土之封。則不但於臣等之心大有所未安。窃恐數世之後公論倒置。奸人之藉口。未必不由於此也。臣等考諸祖宗以來錄勳舊典。木有叅鞫逆黨而不錄其功者。所以嚴朝家討賊之義。奬人臣徇國之節也。不但此也。方今人心乖悖。倫紀不明。惟知鼓動邪說。自陷於刑戮之歸。而不知爲君父討賊之義。若於此時。不爲明好惡定是非。亟擧普施之恩。以勸有功之人。則不但酬報之典大失輕重

初三日府啓。行護軍洪汝諄陰險且巧。縱恣無忌。娼嫉陷害。是其常性。到處淫刑。戕殺人命。其居官貪虐之狀。難可勝言。鄭彥信付處傳旨。擅自增減。其情叵測。請罷不敍。行護軍丁允福前校理宋言愼與逆賊交厚。前佐郞金弘微極力推薦李震吉。前縣監韓浚謙前佐郞朴承宗前著作鄭經世引進震吉於史局。而獄事未畢。遽蒙叙命。請還收。答曰依啓。洪汝諄不允。○初四日院啓。水原府使洪可信以逆賊交情素密。與李潑兄弟互相推奬。請罷。承文權知正字尹敬立素無名稱。而忝史官薦。請削去。依啓。及第鄭彥信變作之初。榻前面對之際。已有營護逆賊之意。及忝鞫之時。亦有終始眩亂之跡。至以推治元告爲言。欲使獄事稽緩。請遠竄。及第任國老忝鞫之時。附會彥信。多有營護逆賊之跡。獄事踈漏。亦由於此人。豈可止於削奪官爵。請門外黜送。並依啓。鄭配南海。○初七日。趙憲擬典籍望。傳曰。不可輕易除職。○初八日。禮曹判書柳成龍以名出於白惟讓之招。上疏自列。答曰。賊招何干於卿。卿金玉佳士。卿之心志。可質白日。予之知之者久矣。宜遵前旨。勿小介懷。傳曰。故執義李敬仲爲吏曹佐郞時。當逆賊有名稱知其無狀。極力排之。不通淸顯之路。竟被論劾。其先見之忠。不下古人。其追贈判書。賜美謚以褒之。○十一日傳于右相李山海曰。逆賊出於搢紳之間。此大變中之大不幸也。言官論劾交結人則。誠是矣。但近觀氣像。似有波及之漸。甚非予所喜。其或泛然相從。此人之常事也。若乘此機。或平日言論不同者。皆指以斥之。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若及於不必及之人。則豈得爲穩當。萬一如此。卿可力止之。力止之而不聽。則面對直啓。此卿今日周旋鎭定處也。○持平黃赫避嫌辭甚張皇。且與大司憲崔滉角立。答曰。崔滉之意。斯爲得體。汝何敢如是不靖之言。若然則必生事。勿辭退待。執義成泳處置。崔滉黃赫並出。答曰。黃赫遞差。○十二日。樂安校生宣弘福招辭。幷引李潑李浩白惟讓等。並死杖下。李汲亦死杖下。弘福招李震吉得讖書於柳德粹處。拿鞫德粹。不服而死。○十四日。全羅道儒生丁若壽上疏。上大怒。命拿囚若壽等十人。仍傳曰。乘此逆賊之變。敢肆構陷之計。揑造無形之語。陰陳邪譎之疏。賢相名卿無不指斥。必欲空國而後已。原其設心。將欲何爲。其凶慘之狀。極爲駭惡。此必聽奸人指嗾。的然無疑。疏頭以下十人。拿來推鞫。按律定罪。因臺諫啓辭。及太學儒生曹麟瑞李廷龜等亦上疏勿鞫。（十人朴天挺朴大鵬任尹聖金承積梁山龍李慶男金應會柳思敬柳瑛）○十五日趙憲放還。中道上疏。湖儒梁山濤金光運等亦上疏。皆指斥時宰也。傳曰。人心乖悖。至於如此。此輩陳疏。盡

大東野乘

己丑錄上

黃　赫

萬曆己丑十月初二日。黃海監司韓準秘密書狀入啓。即夜　命招三公六承旨禁府堂上入直都摠管玉堂皆引對。乃載寧安岳信川等處有謀叛事也。分遣宣傳官禁府都事于黃海全羅等道。而全羅則鄭汝立也。檢閱李震吉以汝立之甥。令勿入侍。尋下獄。○初七日。禁府都事柳湛書狀。鄭汝立逃走事入啓。○命召大臣及捕盜大將。議捕獲之策。○初八日。黃海道罪人等拿來。命於　殿庭鞫之。三公及判府事金貴榮禁府堂上兩司長官同鞫。○初九日。兩司啓李震吉以逆賊切親。方在推鞫中。請削去史官。依啓。○十一日。判敦寧鄭澈自畿甸入來。肅拜後上秘密劄子。乃措捕逆賊京城戒嚴事也。答曰。益見卿忠節。當議處。○十四日。命遣督捕御史丁允祐李大海鄭淑男等於三南。○十五日。黃海道罪人李箕等鄭汝立同謀承服行刑。○十七日。安岳水軍黃彥綸方義臣等承服行刑。○宣傳官李用濬內官金良輔等以捜捕汝立事。馳到全州。聞汝立與其子玉男及同黨二人。隱伏於鎭安竹島。官軍圍捕。則汝立刃殺同黨邊俟。又殺其子不死。因自刎而死。拿其子玉男以來。○十九日夜。　上御宣政殿親鞫玉男。○二十七日。逆賊鄭汝立伏誅。權停禮受賀。百官加資赦。○二十八日。領相柳㙉卒。○十二月初二日。生員梁千會上疏。論鄭賊與朝紳交密者某某云。○初四日。禮曹正郞白惟諴入京。上疏論金宇顒李潑李浩與逆賊交密。且鞫獄疏漏云云。○初七日。兩司劾罷右相鄭彥信吏曹叅判鄭彥智。以逆賊交厚也。○初八日。鄭澈拜右相。成渾吏曹叅判。崔滉大司憲。白惟諴獻納。○十一日。白惟諴劾遞兩司。○十二日。上御宣政殿。親鞫鄭彥信鄭彥智洪宗祿鄭昌衍李潑李浩白惟讓等。以出於汝立姪鄭緝之招也。彥智宗祿潑浩惟讓遠竄。鄭彥信中道付處。鄭昌衍放送。鄭彥智江界洪宗祿龜城李潑熙川李浩渭源白惟讓富平○十二月

珥曰。若 殿下不先立適莫之心。與大臣及識時務者。商確救時之策。不以更張爲主。亦不以膠守爲主。祖宗良法。廢而不擧者。則修擧之。近規之貽患於生民者。則革除之。新策之可以利國活民者。講行之。如是勤求匡救之術。日有所爲。則人心漸可變。世道漸可回。而天怒可弭矣。不然只以恐懼修省爲名。而無其實。則將何以上答天心。下慰民望乎。 上不肯從。○領中樞府事姜士尙卒。士尙居家。無所猷爲。但喜飮酒。終日無言。公私之事。皆不入於心。淸儉自守。門庭無囂雜之聲。只是不悅儒者。故識者不取焉。○十一月成渾上疏。請歸家調病。 上命議于大臣。大臣獻議。成渾不可許退。當陞堂上。俾兼 經筵之職。給薪炭使之過冬。 上曰。官爵有序。當以次陞。乃授禦侮準職。且命給薪炭。渾尤以爲未安。去意益決。○三司始啓 神德王后事。○領相朴淳將歸掃墳。 上曰。豈可使右相獨在朝乎。其速卜。朴淳與金貴榮僉卜。而以鄭芝衍李珥及鄭惟吉三人欲應。金貴榮固執以爲。惟吉新經重駁。不可卜其意欲卜朴大立李文馨。相爭良久不決。淳曰。大立文馨不可卜。乃以朴素立鄭芝衍二人卜相。士論頗以素立爲不愜矣。於是以鄭芝衍爲右議政。芝衍別無才德踐歷而緣乘乏。驟登台司。近古所未有之也。

石潭日卷之下 終

道之卑。如水益下。士類或有仰恃　聖明。能盡其言者。而其間亦有無平坦之心。自相疑阻者矣。今日之弊。誠難枚擧。大槩病根在於不能委任賢才之故也。必也商量一時人才。擇賢委任。使之盡誠可也。今不能做實治。而徒望無災。得乎。　殿下遇災。必須振拔志慮。不拘循常之念。思所以功光　祖宗業垂後裔。則幸甚矣。至於革弊一事。凡經筵官所啓。初非熟計深思而建白也。偶然陳達。雖或採施。終無實效。故自　上益知無人可與爲治者。此固然矣。臣有妄計。請令大臣商議。設一經濟司。使大臣領之。而擇士類曉達時務留心國事者與其選。凡有建白之言。皆下其司。商議定奪。以革弊政。則天心庶可回矣。今設使孔孟在於左右。若無所施設。則何益之有。經濟司之設。於聞見似若生踈。但不如是則國事無可爲。而漸至於卑下矣。　上曰。經濟司之設。後必生弊事矣。我國凡公事。六部分掌。意有在矣。大司憲具鳳齡進啓。儒生不讀書。崇尙空言之弊。珥曰。儒生之弊。當責於儒生。何可上達事也。但自上旣知此弊。須思敎化之術。擇其可爲師表之人。而委任之可也。今欲明敎化。則必須尊奬先賢。使後學有所矜式。而自上每以重難焉。近日賢者。雖不可盡入祀典。如趙光祖倡明道學。李滉沈潛理窟。此二人誠可從祀。以起多士向善之心。上曰。此事不可爲也。羣臣啓請。　上謂朴淳曰。羣臣啓辭。何事可行耶。淳以次辨白。而曰經濟司事。具由以啓。故自上以爲難行。當更招李珥而問之。珥進啓曰。小臣倉卒。不能詳盡其說。故辭不達意。今者積弊多端。王澤不流。必得留心時務者。會于一處。相與講究。以革時弊可也。弊苟盡革。亦可還罷。非欲設局久存也。　上曰。於予意則以爲迂闊。但未知可委之何等人耶。前日正供都監亦有弊。此亦安保其無弊也。淳曰。各司之官。使其司供饋則無弊矣。珥曰。程明道請設尊賢堂。古人亦有如此之議矣。言及朋比事。　上曰。近日多有言朝廷不和者。朝廷不和。則豈不召天災乎。顧朴淳曰。此則大臣之責也。人臣敢爲朋比。則雖流放竄殛。可也。誰某敢爲朋結耶。珥曰。士子不免其類相從。而或以識見之異。未免疑阻者則有之。奚至於私相朋比乎。不可遽加威怒也。　上曰。李樑之黨。久謫塞外。雖使生還。豈至害政乎。朴淳曰。上敎是矣。珥曰。似當觀其罪之輕重而處之。　上曰。年久之事。何必分輕重乎。命放李戡尹百源。兩司論執。竟未蒙允。戡於明廟　亥年間。附李樑害士林。戡實爲謀。故得罪於士林尤甚矣。○李珥白　上曰。日者延訪求言矣。未聞用某策救某弊。如此則徒爲文具。何以應天變乎。　上曰。何以則可應天變乎

欲誣人以報私怨。宇宏聞之大怒。詣闕自訟曰。正郎魚雲海凌蔑上官。使不得措手足。是臣爲人所輕自取者也。請遞臣職。上曰。以下凌上。是無紀綱也。命罷雲海。雲海爲人恭遜忠信。非犯上者。而宇宏以私怨駁擊。敢欺君上。士論唾鄙。俄而諫院劾遞宇宏。○十月。戶曹判書朴大立以病解職。 上問于大臣曰。度支未得其人。如有盡職如尹鉉者。則勿問爵秩。薦擬可也。大臣以李珥爲首薦。乃拜戶曹判書。李憲國語人曰。叔獻陞秩。此則可賀。但自 上欲得如尹鉉者。而大臣乃以叔獻應薦。後世必疑人品之卑矣。聞者笑之。尹鉉是斗筲小器。故憲國之言如此。○兩司論鄭惟吉不已。 上問領相朴淳曰。左右俱闕。何以處之。對曰。大臣被論。勢難供職。 上乃命遞改。而改卜他相。以金貴榮爲右議政。鄭芝衍爲吏曹判書。○辛丑風雨晝晦。大雷震電。甚於夏日。丙午。 上以天災延訪公卿。入侍者領相朴淳兵曹判書柳㙉刑曹判書姜暹漢城府判尹任說左參贊沈守慶右參贊李文馨工曹判書黃琳禮曹判書李陽元吏曹判書鄭芝衍戶曹判書李珥都承旨李友直大司憲具鳳齡副提學柳成龍羣臣坐定。 上顧左右曰。天變非常。何以應之。左右以次各陳所懷。皆庸瑣無可取。惟李珥柳成龍所白。能說爲治大體矣。珥之言曰。天道玄遠。誠難窺測。第以古史觀之。治亂之形已定。則別無災異。必作於將治將亂之際。雖賢君亦不免災。若因災惕念恐懼修省。則災反爲祥。蓋天心仁愛。欲使人君儆省興治也。若應之不以其實。則國因以亂且亡焉。史冊班班可見矣。自古立國既久。則法制漸弊。人心解弛。必有賢主作焉。修擧廢墜。改紀其政。然後國勢復振。其命維新矣。不然則因循頹墜。以至於不可匡救。其狀不難見矣。我朝立國幾二百年。此是中衰之日。而多有權奸濁亂之禍。至於今日。如老人元氣垂盡。不可復振。而幸有 聖上出焉。此是將治將亂之際也。若於此際奮興振作。則爲東方億萬年無疆之休。不然則將至於潰敗澌盡。而莫之救矣。臣念往時權奸用事之日。尙能支持。今則內而 殿下無失德。外而儒臣布列。自古罕有如今日者也。而天變之作。乃至於此。臣恐 殿下於爲治。有所未盡也。夫人君將大有爲者。必立心遠大。不拘於俗論。以三代爲期。而必務實學。躬行心得。以一身爲一世表準可也。然若不施諸政事。則是亦徒善也。既能如是。而又必旁求賢才列于庶位。使之各盡其職。而聽從其言。然後任專而功就矣。且人君必知一世之弊。然後可興一代之治。醫者必知病根之所在。然後可用對證之藥矣。今者大小臣僚皆自私其身。悠悠泛泛。無一留意於奉公者。自 上雖獨憂勤。小民不被其澤。世

塘惟吉之號雖有疵累。有才華風度。勝於時輩所推者矣。不如保合林塘之爲愈也。次補者金公貴榮。貪鄙人品不及林塘。朴淳以爲然。珥欲保全惟吉者。以難其代故也。時輩不知國家大計。且欲引進文馨。故必欲劾去之。時大司憲鄭芝衍。受暇掃墳。掌令鄭仁弘歸鄉。持平崔永慶鄭逑未上來。獨執義鄭士偉掌令李軫在朝。二人皆庸碌。不自樹立。聽命於時輩者也。時輩使劾惟吉。於是憲府先發論。詆惟吉爲諂附權門。極其醜語。以請遞職。諫院亦欲隨發。大司諫李珥曰。今若擇明明揚仄陋。必欲得其人。則鄭公固不合作相矣。今者只求於崇班。則他人皆不及鄭公。若劾遞。而以未及者代之。則以劣易優。非爲政之體。不如勿論。同僚固執。珥不能遏。乃草啓辭曰。鄭惟吉於往日。實有難濯之疵累。其不合於具瞻之地者。人孰不知。第以四朝舊臣。有才華風度。臣等惜之。而未能輕論。若此事不發則已矣。今者公議已發。物情方激。三公具僚之地。既被人言。則不可冒據强率百僚。使朝廷益卑紀綱益解。請從公論。亟命改正。 上不允。此啓既上。時輩譁然。以爲啓辭回護不截。言之不已。諫院以此避嫌退待。時李珥則以病呈三告已遞而玉堂請遞諫院。 上答曰。如此乏人之時。如新右相者。豈可易得。人惟求舊。其右相之謂乎。諫院之啓。是忠厚長者之言。而反目之以回護。其可乎哉。然既已被論。勢難不遞。故遞之。于時憲府亦以誤請遞差避嫌。盖三公之初拜時。論之則當請改正。若只遞則大臣重加尙存。故物情未快。而憲府聞之避嫌。其失甚於諫院矣。玉堂請出仕。識者譏其偏。○持平崔永慶上疏辭職不上來。其疏畧曰。當今國是靡定。公論不行。朋比成風。紀綱日頽。明以燭幾。威以鎭之。使偏黨之徒。不得肆其胷臆。責在臺臣。雖使古人處之。尙或其難。況如臣鈍愚無識。其可以當之乎。永慶之意。指誰爲朋比。人皆不知所向。時永慶之友奇大鼎。無學識尙客氣。議論頗偏。而永慶信其說。成渾謂李珥曰。崔孝元之疏何如。其人上來。則能補益時事乎。珥笑曰。不過添一行高之奇大鼎耳。永慶學識不足。而只尙氣節。故珥言如此。○以具鳳齡特陞司憲府大司憲。鳳齡以才氣有士望。而久滯於下大夫之列。至是特加。物情愜焉。○持平鄭逑上疏辭職。不允。無何因事遞職。逑治邑。政聲藹然。以治行高第陞品。入拜憲官。而未及有所施行。人想望風采。○大司諫金宇宏因事避嫌。駁罷刑曹正郎魚雲海。宇宏尋被劾遞。宇宏曾與郭嗣元。訟潮田有年。與宇宏同力者多士大夫。而竟不克訟。心甚憤恨。及爲刑曹叅議。欲罪嗣元。而正郎魚雲海不從。宇宏銜之。未幾拜大諫。雲海語人曰。金公爲刑曹。

謂逐鹿而不見泰山也。淳欲勸安敏學使止鄭仁弘。不更論啓。而敏學曰。吾以德遠爲山林學者。以今觀之。乃怯鬼輩也。遂不復見矣。李塈爲大司諫。人有問者曰。何以必遞李大憲乎。塈曰。我則不知矣。僚議甚激。我則不知矣。聞者笑之。○僉知中樞府事鄭澈棄官歸鄕。澈自時輩起張世良之獄。心常不平屢形於辭氣。且喜飮酒。醉後之談。多短時輩。時輩尤疑之。一日與李潑乘醉相詬詈。交道遂絶。至是時論詆斥。故乃歸鄕。李珥出送于江上。勉以操存止酒。澈極言李潑之心不可信。珥曰。君見偏矣。景涵識見不明。而其心良善矣。澈搖首曰。未也未也。如鄭德遠則其心公矣。雖論我遠竄。若遇諸路。則我當酌一盃同飮矣。澈又曰。時輩全不識我。若時輩皆敗。則我豈不盡力相救乎。時輩全不識我矣。澈大歸。而朋友無追別者達官中獨珥與李海壽坐餞席。海壽寡言。珥戲曰。季涵之剛介。文之而大中寡默言語。則無往不達矣。珥每謂人曰。季涵剛潔忠義之士也。其病只在狹隘而已。其人終不可棄也。時輩多不然之。一日 上謂侍臣曰。鄭澈予不知其爲人。但曾爲承旨時略觀其所爲。乃介潔之人。而盡心國事者也。且顧朴淳曰。予以澈有才氣。領相知之耶。淳曰。澈果有才氣矣。 上曰。予觀其狹隘。以爲必與人多不合。果然矣。若以澈爲小人。則澈必不服矣。淳曰。 殿下知澈甚矣。知人每如此。則一時士類孰不心服乎。○成渾入侍經筵。渾三上疏固辭。不允。○掌令鄭仁弘受暇歸鄕。仁弘有直氣。而無容量。處事失於精詳。士論或不推許。仁弘不自安遂歸。敏學語人曰。當今東人主國論不問人物邪正賢愚。而只以非斥沈義謙者爲君子。以稍救沈義謙爲小人。故乘時附托者。有如蝟起。當此之時。鄭德遠以山林之士。儀于 王庭。負一時淸望。而乃不務遠大經國之猷。而汲汲出力以助東人之勢。其有功於東人大矣。名望必益盛。其爲隱逸之羞則大矣。德遠眞可惜哉。李珥曰。德遠剛直。而計慮不周。學識不明。譬之用兵。可用以爲突擊將矣。○以李珥爲大司諫。○九月。左議政盧守愼以母喪去位。○大司憲李珥上疏辭職。其意畧曰。當今急務。在於打破東西保合士類。而臣不能鎭定。請爲庶官以盡葵藿之誠。 上答曰。具悉卿意。可勿辭盡職。珥竟辭以疾。遞職。○以鄭惟吉爲右議政。時姜士尙以病遞爲領中樞府事。守愼丁憂。左右相以惟吉卜相。惟吉於李樑用事時。不能特立。頗有流徇之失。士類甚輕之。及拜相。物情不快。而年少士類則以李文馨自附東人。故欲相文馨。朴素立亦有時望。而文馨奸邪。素立愚愞。珥謂朴淳曰。李之邪朴之愚。若得卜相。則相公豈免後世之譏議乎。如鄭林

情則臣等之請遞。固出於不得已矣。此豈自是己見。强欲擊去之意乎。臺官被論。勢難在職。請加三思。亟並命遞。 上乃命遞珥等。而鄭芝衍拜大憲矣。時新昌縣監闕。 上特命尹承勳爲新昌縣監。時 上見超卓。一時士類皆不及矣。珥旣遞大司憲。公論甚以時輩爲過。安敏學大言曰。尹承勳是何等么麽人。乃敢攻士類乎。珥見時輩皆無識見。殊鬱鬱不樂。金宇顒李潑等皆愧謝珥。珥謂成渾曰。以直截之義言之。則時輩視珥與尹承勳等可以退去矣。渾曰。時輩皆愧謝。而且實無攻擊之心。何可輕退乎。珥曰。東西之爭。至今未息。我意則欲打破東西保合士類而時輩則自是己見。寧誤國事。必欲東勝。肅夫景涵輩則依違兩間。欲不拂於時輩。而又不負珥。可謂勞矣我若退去。則時事尤潰裂。故隱忍不去耳。尹承勳旣補外。諫院欲請留。適鄭仁弘於經席斥承勳之非。故諫院不敢發。後日珥因入侍白 上曰。頃日以小臣不能愼言之故。自 上答三司之語。多有未安者。似若輕視三司。小臣之受譴責。乃安於心耳。臣性愚直。不能深察人情物態。惟任情發言。承勳之言。有如迎合時論。故率爾指斥而言之。到今物議不平。想是臣言不中耳。承勳之言固失矣。但是非間言事之臣。不可折之太過。而自 上特命補外。人君之威。不特雷霆。此事傳之四方。則聞者不知曲折。但以爲因言事獲譴。則直言之士有所囁嚅也。 上曰。前日之敎。非爲卿也。只據事理而言耳。如承勳年少者暫出治民。有何所傷。若以予不能得事理之當。則是也。但以出承勳爲非。則亦非的論也。雖言事者。若所言不是。則豈可不斥乎。正言鄭淑男進曰。李珥之言。直出於公心。承勳之出。物情果以爲未安耳。 上曰。言及之。故予乃明言矣。承勳不必出外。而由諫院啓辭。崇長太過。以爲言甚愷切云云。予若不加抑制。則恐異論又起。故命補外。以鎭物情耳。時柳夢鶴金宇顒李嶸見珥論近事。夢鶴曰。尹承勳趨附之情。不可逆探。公言過也。且彼方攻公。而公亦指斥不避嫌矣。李嶸曰。承勳趨附之狀。若灰心滅智則不可見矣。若稍思量則寧有不見之理乎如此趨附之人。士類不以爲非。而反助其勢。以攻君子。是何道理。珥曰。承勳決是趨附時論。若三司有言其非者。則我可不言。今三司皆加奬拔。則一國無公論矣。我亦言官。何敢不言。且爲國事避嫌亦難。昔尹穡方攻張浚。而亦指穡爲奸邪。浚亦非耶。夢鶴分辨多言。宇顒則有慚色不言。珥曰。是何預於國事。而紛紜至此乎。宇顒曰。時輩則以此爲國事耳。方三司攻珥也。朴淳歎曰。年少輩識見不高。如叔獻可作儒林宗匠。時輩當聽命。而乃以不關之事。爭辨至此。置國事於度外。可

之如何。而敢於辭避之際。反加訴斥。至曰承望趨附。其輕侮言官甚矣。請亟 命並遞。 上答曰。承勳之心。自呈露於初避之啓。予不加威怒者。固出於寬弘。身爲臺憲之臣。顧不可斥而論之耶。玉堂並出之劄。含糊叵測。不成文理。儒生羣聚其論敢如此。是國家之所羞也。昨又至欲遞忠直之臣。予用驚愕。予豈可不辨是非。一出一遞。徒爲點頭。爲書生所弄也哉。人君之爲國。惟理而已。今請遞憲長等。是何理耶。雖越月論啓。豈有可遞之理乎。憲府亦請遞珥等。 上不允。弘文館專數待罪啓曰。伏見答諫院之敎。臣等惝惶悚慄。若無所容。竊念近日朝論只欲請罪義謙。以靖人心。至於鄭澈。則偶發淸問之下。初非有攻擊之意也。而臺閣議論紛紜。迄未寧靜。氣像不好。誠可歎息。夫承勳之欲遞李珥等。固有喜事輕銳之病。而至於心術則有不可以□臆者。李珥等之論雖出於公心。而物情或不能平。若遞彼出此。則恐不足以鎭伏物議。臣等之啓請兩司者。誠迫於不得已也。至於紛挐角立。勢不兩全。而李珥之指斥承勳。亦有逆探過疑之失。愈不足以伏人心。故不得不並請遞之。欲以鎭定羣情而已。是豈臣等之所欲哉。臣等待罪帷幄。當事懵昧。旨意不白。取疑於君父。爲淸朝羞恥。此實臣等之罪。誠無顏面。可居論思之地。乞賜罷斥。 上答曰。觀此啓辭則初非有攻擊之意。曰氣像不好。誠可歎息。曰喜事輕銳。此言是矣。然則只遞承勳以爲鎭定之計。則彼承勳。亦當囿於人君度量之中。警惕其心。他日未必不爲忠信宏厚之人矣未知何故並遞李珥等。使不得爲國事耶。李珥等之遞。予未知更有何益耶。雖欲不起予疑。其可得乎。此予所以敎之云云者也。然此必出於偶然。可勿辭。盡職惟公。憲府又啓曰。 殿下於李珥等。不以人言有所撓貳之意則至矣。其於玉堂諫院則嚴加峻責。有多未安之意。大有所損於優容納言之道。非但難以鎭服人心。反使珥等進退維谷而無以爲地也。臺諫小有人言。則不得仍其職。已成格例。請亟 命遞差。 上答曰。鄭澈之淺深。姑捨是可也。而必欲自是己見擊去李珥等。是誠何心哉。忠直之臣。爲輕躁者所擊去。而予若不發其肺腑明諭而責之。惟頷之而已。則是所謂昏君。亦非爾等之所願也。臺諫少有人言。惟觀於理如何耳。言苟非理也。雖百人攻之。豈不可仍在其職乎。且引格例爲言。格例有何珥耶。爾等爲今之計。莫如速請出李珥等。與同寅協力盡心國事。此實良策也。不然必起予疑。將有不好事。其愼之。憲府又啓曰。保合士類。共濟國事。是臣等本意。故與李珥等並出相容。而自尹承勳論辨是非之後。互相辭避。展轉至此。珥等指斥承勳太過。以激物

以承勳趨合時論爲不韙。雖兒童走卒。莫不以承勳爲當遞。而惟時輩深嫉鄭澈。若遞承勳則恐澈歸於無過之地。玉堂之論。只欲獨存承勳而盡遞兩司。典翰李潑應教金宇顒亦依違不辨是非。如柳夢鶴魚雲海輩皆不知承勳之當遞。玉堂上劄只慮騷擾之弊。而不分是非。請並出兩司。 上恠之答曰。劄論誤矣。含糊二字。可用於此劄矣。承勳當不當出。然姑從之。識者見玉堂之劄。莫不駭異之。李珥語人曰。時論之偏。我力不能匡救而時輩視我與尹承勳一般。則我何以能爲國事乎。且三司皆無公論。我不可無言。寧得罪於時輩。不可使君上終不聞直言也。乃詣闕將避嫌。而承勳先啓曰。論澈一事。非尋常論議之比。曰是曰非。賢否判焉。所爭雖小。所關甚大。李珥等之言是則鄭仁弘之言非也。豈可不辨是非。置諸疑信之間。使國論未定衆心不服哉。臣愚妄見已陳於前。而今見李珥等啓辭。乃至擧古昔賢者而比之。臣之惑滋甚。而聖明未燭微衷。臣何敢冒昧而出以玷名器。請命遞臣職。 上答曰。衆心之服與不服。豈在於論澈之淺深。李珥等之引古人者。擧此以明彼。非比之於韓馬輩等也。人君之警責。亦發其病而藥之。其意在於陶甄也。爾可就職。毋爲輕浮。惟公惟愼。盡心供職。勿辭。李珥等避嫌啓曰。臣等伏見玉堂劄論。不辨是非。而只慮騷撓。故其言糊塗。主意難見。不成貌樣。如是而能底鎭定者。未之有也。大抵鄭澈剛褊狹隘不能容物。不度事理之中。而疑士類之過激。屢形於辭色。士類亦不深究澈之心事。而訢斥過實。如使澈也回心反已而無所怨尤。士類無泥於跡。而徐察其心。則和平之福可冀。而保合之計可行也。今乃不然。士類之疑澈愈深。而澈之不平愈甚。加以造言生事者。交搆兩間。使之展轉阻隔乃至於此。澈固不是。而以澈爲黨於義謙者。亦不得爲公論矣。彼尹承勳有何識見。不過承望士類之風旨爲趨附之計耳。今雖命遞承勳。士論旣如此。則將必有繼起者矣。兩司豈有寧淸之時乎。不如命遞臣等。以一士類之爲愈也。以不關之事。紛紜辭避累日不定。有同兒戲。大傷國體。此豈臣等所忍爲哉。勢有所不免耳。臣等惶慄羞愧。誠無以擧顔於 聖朝矣。請速命遞臣等之職。 答曰。承勳之論固不是。卿等不足與之相較。可速就職。勿辭。於是兩司皆避嫌。退待物論。而諫院則指斥珥。救解鄭澈太過矣。玉堂則上劄請並出兩司。而只遞尹承勳及李珥等三人。 上答曰。李珥等別無所失。決不可遞。蓋時輩以珥語觸忌不避。故請遞矣。兩司出仕。而玉堂更劄請遞珥等。 上不從。諫院啓曰。尹承勳前後啓辭。直達所懷。言甚剴切深得言事之體。李珥等旣被其論。則所當引咎退待物議

在職。當論遞也。同僚不從。遂各避嫌。而承勳之啓曰。凡論事之際。是非不可不明。公論不可不伸也。大司憲李珥等以鄭澈。爲雖與沈義謙情厚。而其氣味心事逈然不同。夫人之取友必志同氣合。然後最相親密。旣曰情厚。則其氣味心事豈有逈然不同之理乎。此則救解鄭澈而不得。爲此不成說話也。南彥經不辨是非。含糊兩可。玉堂處置只慮騷撓之患。亦無直截之論反爲言官苟且之習。其可乎哉。論澈一事。雖與主論之人。輕重差殊而是非相混。公論之激。有不可遏。此而不正。則誠恐臺諫風采自此墜地。而人心解體。士氣未伸。故臣欲論遞李珥等。而同僚不從。決不可苟同。請命遞臣職。答曰。爾言妄矣。澈若締結。則是人臣失節處也。頃者憲府之來避也。教之云云者。良以此也。第未詳其虛實耳。論人亦各有見。昔賢之於知人也。其所見亦各不同。惟在人臣所見如何而已。李珥等之所見。又一道也。以此角立。必欲擊去之。汝何人哉。其勿辭。承勳退待。而諫院全數避嫌。以承勳之議不同。勢難相容。請命遞職。答曰勿辭。皆退待。而憲府亦全數避嫌。而李珥等之啓辭曰。臣等以論鄭澈一事。大被尹承勳所訢斥。知人甚難。論人固不易矣。但承勳所論情厚則心事必同者。此則大不然。昔者韓愈之於柳宗元。司馬光之於王安石。蘇軾之於章惇。語其情厚則無異兄弟。論其心事則有若燕越。豈可以爲情厚則心事必同乎。况今鄭澈是狷介寡合之士也。與沈義謙情密。不至如上數子。而其心事則逈別。方義謙之得志也。素無黨比之迹。及義謙失志之後。其所不平者。以士論過激。並疑朋儕故耳。豈區區爲一義謙者乎。臣等雖無狀。乃 殿下之臣子也。天日照臨。安敢曲護一澈。仰欺君父乎。近來論劾人物者。例及朋儕。故論一人。擧朝騷擾。殊非忠厚安靖氣像。此非盛代之所宜有也。臣等所劾。止於義謙而已。其論澈心事。雖或不同。無甚大關。少無角立之理。而議論紛紜。迄未寧息。此由臣等平日言行不能見信。被人輕詆故也。勢難鎭定。不可在職。請命遞臣等之職。答曰。昨見承勳啓辭。是必輕薄者。故予責之。卿等可速就職。但當盡心供職惟公而已。且畧諭予意。夫正也邪也。黜罪數三臣。在人君一號令之間耳。然自前上論之。或近臣進言於榻下者。予皆不答。此必予有其意。至於近日卿等之請罷也。則曰待之以其道而已。於玉堂之劄論也則曰爾等自察身事而已。有以鄭澈交結爲言。則曰若交結則是失節處。何敢乃爾。或又深攻澈心而並及論者。則責之曰爾言妄矣。此皆予有其意矣。夫靑陽一人。何必罷也。遵予速停之教不亦可乎。宜知悉。於是兩司皆引嫌退待矣。是時公論。皆

前上疏。贊澈之爲人矣。今在憲府。斥澈爲義謙之黨。則珥乃反覆無狀之人也。君須避嫌爲澈分疏。然則珥可供職。不然則珥當辭避矣。仁弘甚難之。相爭移晷。仁弘乃屈意從珥。詣闕避嫌曰。鄭澈雖與義謙情分甚厚。然與尹斗壽等私相締結。而臣乃以爲義謙之私黨。其失實爲多矣。請命遞臣職。答曰勿辭。仁弘退待物論。珥與同僚當處置仁弘。而適南彥經以他事引嫌不出。獨掌令權克智持平洪汝諄柳夢井恭論。珥曰。鄭澈與義謙雖曰情厚。其氣味心事則逈然不同。仁弘只是倉卒間回啓失實。非有私意。當以此請出仕矣。克智汝諄曰。澈與義謙情旣厚矣。且義謙失志之後。澈常懷憤懟。多發不平之言。安得謂之氣味心事逈然不同乎。夢井曰。我不知。只聞人言。他人可信。孰如令公者乎。我則當從令公議。於是克智汝諄。先避嫌曰。臣等與鄭澈未曾相識。其心事隱微處。則有不可知者。但澈平日與義謙交厚。而自義謙失志之後。常懷不平之意。辭氣多發於憤激。則其與義謙相密。據此可知。掌令鄭仁弘直據所聞。仰答下問之辭。初無大段所失。故臣等欲以此意啓請出仕。而同僚或以爲澈之心事與義謙逈然不同。以仁弘所啓爲失實。而反請出仕云。其請出仕雖同。而其意則異。勢難苟同。請命遞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珥與夢井亦避嫌曰。鄭澈與義謙雖曰情厚。而澈是剛直介潔之士也。其氣味心事。與義謙逈然不同。本非私黨也。但澈之爲人。容量狹隘。與人寡合。不肯苟從衆議。士類之攻義謙也。澈疑士論過激。故屢發不平之語。此非爲義謙也。士類不能知澈之心。則見其形迹而疑之者。亦人情之所不免也。鄭仁弘旣不知澈。又不能深察曲折。倉卒回啓。以澈爲締結義謙。有若私黨者然。言雖過乎實。而其情則只是直據所聞而已。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也。欲以此。啓請出仕。而權克智洪汝諄固執以爲。澈之心事有不可知者。不從臣等之議。各守所見。終未歸一。不能處置同僚。勢難在職。請命遞臣等之職。答曰。澈若交結。則其心可知矣。人臣何敢乃爾。可勿辭退待物論。是日諫院將處置憲府。而論議不一。大司諫李墍司諫鄭士偉正言姜應星鄭淑男則欲幷請出仕而獻納成泳則欲幷請遞差。姜應星詣闕。不待同僚歸一。而先請南彥經出仕。明日各以所見皆避嫌。而泳。捃摭憲府過失。辭意甚不好。諫院皆退待。而玉堂處置兩司皆請出仕。而以姜應星之處置違格。成泳之掇拾過失。期於必遞。爲不可。請遞兩人之職。明日之政。李準爲獻納。尹承勳爲正言。時輩深惡鄭澈。恐李珥引入要路。方擊去。承勳承望時輩風旨。欲因事趨附。議于同僚曰。李珥南彥經柳夢井皆救解鄭澈。不可

信之。時有流言。稱義謙於今 上宅宗之時。潛緣宮禁。希起復之望欲以專擅權勢。其言不近情理。而士類皆憤激。鄭仁弘尤憤曰。義不可與此賊同朝。成渾李珥曰。此事不近情理。非可信之說。而義謙於今日。無異孤雛腐鼠。置之一邊。亦可爲國事。今若論劾。則人情疑惑。惹起不靖之端矣。何必無事生事乎。潑意不快。乃見仁弘贊其決。仁弘議于宇顒。宇顒亦止之曰。恐惹起爭端。沮敗好意思也。仁弘不聽。而欲并論鄭澈宇顒。潑力止之曰。若論季涵。則大憲必不從而角立矣。季涵決不可論也。仁弘見珥。力勸論義謙。珥不從。仁弘慷慨不已。欲棄官而歸。潑見珥曰。時輩不能深信令公者。恐公牽情不捨義謙故也。公今棄絕此人。則一時士類。皆信服公心。而西邊善士。漸可收用。有保合之勢矣。且不論此人。則德遠將棄官而歸。此豈不可惜乎。珥曰。吾將思之。珥謂成渾曰。今日無端欲論義謙。甚非事宜。但時輩本疑珥黨西。今者鄭德遠以論此事不合棄去。則時輩必以此爲赤幟。顯然攻珥矣。珥去而士類盡散。則國事尤敗矣。今日之事。須從衆議。渾歎曰。不有景涵。誰主此論。不有德遠。誰激此論。可謂平地起風波矣。金宇顒謂珥曰。論劾非宜。若以一劄論其爲人則何如。珥曰。劄子須多言句。今此事有何說而能陳列成劄乎。宇顒曰。劄子勝於論啓矣。珥意亦然之。一日憲府齊坐。鄭仁弘發義謙事欲論罷。珥曰。上劄論其爲人何如。仁弘曰。不如論罷之爲明正矣。珥曰此事必須啓辭得中。若稍過激。則必有蔓延之患。且起復事當置之疑信之間。不可入於啓辭中也。僚議皆從之。珥乃口占啓辭曰。靑陽君沈義謙。曾以外戚。久執國論。貪權樂勢。積失士類之心。近年以來。朝論渙散。不能保合者。實此人所致。公論不平。久而益甚。而迄未蒙顯斥。故好惡不明。人心疑惑。請命罷職。以明好惡。鎭靜人心。且謂仁弘曰。後日啓辭。必依此說。不可追增語句以起人惑。仁弘曰諾。而心不然之。憲府既發。而明日諫院亦發。弘文舘亦上劄請從公論。上不允。○八月。大司憲李珥執義南彥經持平柳夢井。以言辭見忤時輩。被劾而遞。珥之論義謙也。約同僚使無延及之患。而翌日仁弘啓辭稍過激。而且有接附士類以助聲勢等語。 上問曰。士類何如人也。仁弘請議于同僚以啓。 上曰。既爲啓辭則自當知之。速爲回啓。仁弘遽對曰。所謂士類者。義謙與尹斗壽尹根壽鄭澈等諸人。相與締結。以爲聲勢。窺覘形勢云云。珥見此啓。謂仁弘曰。鄭季涵非義謙黨也。年前士類。議論過激。故季涵以士論爲過。果有不平之言。此非爲義謙也。季涵是介士也。若以爲締結義謙以助形勢。則寃枉極矣。且珥年

大用。逮予叨承。爰立台輔。是天以卿授予也。方切仰成之際見見求退之章。以予凉薄。過與日彰。是以賢相棄我而去也。忸怩不安。若無所容。卿以予爲不足爲乎。如以予有過也。明以誨之。予將安意以承。卿不可退。有後言論。予意是皆出自肺腑卿豈不有動於中也。方夏盛暑。善爲攝理。出而就仕。是予之望。守愼承敎感涕。即出視事。○吏曹判書李山海以母喪去位。山海門不受私謁。除拜一循公道。士論翕然稱善。不意母喪去位。以金貴榮代之。請謁之輩。彈冠而超。貴榮之門。坌集如市。時人嘆恨之。○特拜大司諫李珥爲司憲府大司憲。○七月咸鏡道智陵。被人燒災。事聞。　上問于大臣。大臣以爲上下當變。素服三日。百官則變服于本司。李珥語人曰。智陵是君王之祖。於百官無服。變素服似爲非禮。朴淳亦以爲然。而事已往。不及改正矣。○大司憲李珥因入侍　經席。白　上曰凡人各有所能。如李山海。平時人望。無以踰人。及爲銓判。盡心厥職。除授一從公論。請托一切不行。門庭冷落。如寒士家。只以聞見善士以淸仕路爲心。若如此數年。則人心世道。庶幾可變矣。　上曰。山海才氣而無矜能底意思。予嘗以爲有德之人也。　上問珥。成渾尙病乎。珥對以尙不離疾。　上曰。予安知至此有疾乎。遂遣醫問疾。命賜以當藥。珥白　上曰。自古爲國若至中葉。則必忸安而漸衰。其時有賢主作爲。振起興奮。迓續天命。然後歷年綿遠。我國家傳至二百餘年。今已中衰。此正迓續天命之秋也。殿下歷觀前古人君。如　殿下者甚鮮。殿下寡慾淸修。愛民下士。此正有爲之主也。今日不能奮興。則更無可望之日矣。世降俗末。人心解弛。頃者有旱災時。稍憂懼。而今則得雨之後。遽爾恬嬉。有如太平之時。此小臣所深憂也。流俗之論。皆以施設爲喜事。因循爲安靖。小臣非欲搔擾。而只是積弊痼疾。不可不救正故也。若如俗論。則不改一弊。坐而待亡而已。畢竟何能保存乎。願　殿下恒存有爲之志。漸興善政。以無失士望以濟赤子也。　上曰。自古人君豈欲坐而待亡乎。只是不能爲耳。○大臣會議。以弘文舘上䟽司諫院上箚所建白改貢案併州縣久任監司。三司入啓請施行。上答曰。祖宗之法。不可輕改。姑置勿擧。時人方望此擧。而竟未蒙允。大失望。翌日朴淳更以此事啓達請行。　上命戶曹。納前朝貢案。時人猶有庶幾之望矣。○兩司請罷靑陽君沈義謙上不允。時李珥立朝。與一二士類。欲扶持國勢以回世道。而鄭仁弘剛直量狹。計慮不能周徧。嫉惡如讐。旣論劾禹性傳李敬中之後。時輩疑珥主論而抑東扶西。多有不平者。李潑素嫉沈義謙。必欲聲罪擊去之。時輩多不知珥。而獨李潑金宇顒尊

併省極殘之邑。附于他邑。則民役甚寬矣。上曰。沿革之事。勢難輕擧。予欲不去其名。而只一邑之宰。兼治數三邑。未知如何。淳曰。祖宗朝。頻有沿革。此非重難之事也。是時國儲已罄。明年則無救荒之策。其憂莫大。而上下無所猷爲。李珥深悶之。乃與同僚商議上劄。請變通弊法。改定貢案。併省州縣。久任監司。且請用賢以作人才。修己以清治本。去私朋以和朝廷。上答曰。省劄良用嘉焉。舊法之變。似難輕爲。然當議大臣處之。乃下于大臣。而以盧守愼不出故。不能會議。

謹按。大臣受國重恩。義當忘身徇國。盧守愼身居台鼎。恩眷異常。倚仗甚重。而無一救時之策。日飮無何。及被識者譏誚。則翻然引病。見國事危急災害並至。而無毫髮憂念。眞可謂負君者矣。

以金繼輝爲奏請使。時宗系之改。雖被 聖旨添入會典。而至今未蒙頒降。時會典纂修垂畢。李珥慨然語人曰。匹夫受誣。尙能伸雪。安有國 君受誣二百年而不伸者乎。此由使价不得其人故也。乃與同僚議啓曰。主辱臣死。宗系受誣。 列聖之辱大矣。奏請之使。當以至誠感動 天廷。事成則還國。不成則埋骨燕山之計。然後庶可成事矣。請別擇專對之才。 上允之。朝議多以李珥爲可遣。朴淳李山海皆曰。叔獻不可一日去朝宜思其次。乃以繼輝爲使。繼輝自請以高敬命爲書狀官。崔滉爲質正官。 上許之。○大提學金貴榮懇辭文衡之任。 上問于大臣。大臣以爲可遞。乃命遞。貴榮文學不足。而久典文衡時人竊笑。至是乃遞。後以 上旨更仍任。○六月。盧守愼辭疾不已。 上累賜不允批答一日鄭澈製進。其畧曰。大臣無可去之義。而有必退之志。則不可苟焉謀身以負國也。自爰立之日。衆喜而人皆以爲至治朝夕可見。而式至于今。蔑乎無聞。此何獨寡人之耻也。正宜君臣相座。飭躬補過之不暇。尙安忍懷自便而忽大議乎。於是議者皆曰。此批答近於論劾澈。時爲年少士類所忌。乘此排擊者蜂起。憲府請推治澈罪。曰。有迫促輕蔑之意。不類 王言之體。而且優待大臣之禮。自此墜落矣。澈因此尤不樂居朝矣。獨安敏學曰。彼雖不合 批答之辭。寔是公論也。未幾。 上下敎諭守愼。其畧曰自古國家興衰治亂。其道非一。而在乎用人而已。用人之中。相臣爲尤重。苟相位其人也。雖有闕德之主。而能成一代之治。如其非人也。雖有願治之君。而或削弱滋甚焉。甚矣相臣之重也。惟卿山川間氣。星斗文章。學傳伊洛之脉。道爲儒林之宗。黃閣十年。隱然有喬岳之功。九鼎之勢。以予之不穀。致今日得免於顚沛者。是誰之使然也。昔在瘴海。沉淪于外。天其或者動心增益。出爲

大闕。而但東西之說未消。則士類相顧疑忌。無有妥帖時也。自 上必須洗盡東西。使無毫髮痕跡可也。孝元若無才器。則棄之何惜。今者孝元之才可用。而牽於東西之說不用。則甚爲士類不安之根本矣。副提學柳成龍修撰韓孝純亦反覆陳達孝元可用之狀。玉堂至於劄論。而 上終不釋然也。○黃海道旱災無異去年。民又阻飢。新監司安容。將赴任。 上問大臣曰。黃海道又歉。安容非蘇殘撫民之才。予欲遞之而擇遣可堪者何如大臣曰。 上敎當矣。乃命遞容。命吏曹勿論近侍擬望。崔滉以左副承旨拜黃海道監司。滉稍有才氣。故 上欲委以荒政。滉見珥問曰。 上非不知滉不才。委以重任。西道列邑。無粟可賑。問于戶曹。則京倉之米菽。亦垂罄。計將安出。滉則請京倉米菽數萬石。移于黃海道。未知如何。珥曰。監司未先出憂民之言。而兄獨憂之。此 上所以委寄也。京倉米菽。戶曹必不給數萬石。雖得一萬石。可活若干飢民。猶愈於不請也。滉啓請移京倉米。上引見。問以救民之策。以其言下于戶曹。戶曹只給米一萬石矣。○左議政盧守愼辭以疾。 上遣醫問疾。賜當藥。不允其辭。守愼遇災害。別無建白之策。日與雜客飮酒。不念國事。士類多非笑者。守愼乃謝病不出。是時旱勢甚熾歲又凶歉。而平安黃海道二道尤甚。 上御經筵。謂侍臣曰凶歉如此。西道尤甚。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師旅。則計將安出朴淳曰。須預蓄財力以救之。李珥曰。若不變通弊法。以濟艱難。而只欲移粟活民。則粟亦已乏。無可移者矣。國勢如此岌岌。自 上須思變通之策。凡經費之需。亦當裁減。上曰。用度別無增加。只遵舊規而猶不足。奈何。珥曰。 祖宗朝稅入甚多。今則不登。稅入甚少。而經費猶遵舊規。安得不乏。稅入似當酌宜加定。以裕國用。而民生益困。勢不可必。須先解積以悅民心。然後收稅始可得中矣。我國貢案。不度民戶殘盛田結多少。而胡亂分定。且非土產。故防築之徒。得以牟利而齊民困苦。今須改定貢案。量其民戶田結。均敷平定。而使之必貢土產。則解積苦矣。柳成龍曰。此事岌岌可爲也。珥曰。必須得人。然後乃可救時。不得其人。則勢必無成矣。且生民休戚係於守令。守令勤怠係於監司。監司數易。故皆苟經歲月。莫肯留心於政事。循例往來。間有盡職者。亦未及施爲。須以大邑爲營。使監司兼宰其邑。率眷往釐。委任責成。使之久居其職。而別擇廷臣有制治之才可堪公輔者授之。則必有其效矣。上曰。無乃久任有專擅招權之失乎。珥曰。此則在於得人如何。招權之人。豈合擇遣乎。 上曰。我國州縣甚多。守令不能精擇。予欲併省之。未知何如。群臣皆對曰。 上敎甚當矣。若

諫體貌必須自處。言愼閧而怒之。乃詣　闕避嫌。而其言多悖亂不倫。專欲營救毅中而抑沮兩司。至陰斥構成不根。排擯異己。做出人不德等語。聞者驚愕。諫院啓遽言愼。而憲府請罷言愼。　上不允。是時流俗位高者。自附東人。多指珥爲陰助西人。故言愼亦附東人。乃作此擧。得罪於士類。○命賜成渾米菽。渾寓都下乏食。　上問于政院曰。成渾受祿否。政院對曰。未肅拜故不能受祿耳。上曰。聞成渾窘乏。更欲周急。何如。政院對曰。如此則誠得待賢之道。臣等不勝感激。　上乃命戶曹給米菽。成渾再疏請辭。上不許辭。乃封置米菽不敢用李珥見渾曰。此事不待人言。特發於　天衷。是好善之心藹然開端處也。理當承順將養。不可固辭激惱　上心。以杜善端也。此豈爲浩源一身計哉。渾終以爲未安矣。渾病臥城中。　上欲引見。而不能進。欲歸而亦不得。進退俱難。一日李珥白。上。我國人心素輕。每有一事。必朋興進言。故自　上以爲騷擾。而莫之肯從。此固然矣。但事之可否。須審處。不可以衆言爲是而必從。亦不可以衆言爲擾而必不從也。若可爲之事。以衆言之故不從。則國事何由可正乎。頃者成渾之疏。自　上不示大臣。而政院憲府玉堂皆起爭之。此亦牽於時習也。且近日入侍之人。每稱成渾雖善人。人皆稱之則厥心亦未安矣。臣見其疏。別無大端之言。但草野之人。只知直截。而不回互。故無有隱諱。自　上亦必知其貢忠。而稍加裁抑者。欲以安朝著之心矣。　上曰。成渾之疏與大司諫之疏同矣。珥對曰。平日意思同。故議論亦同矣。　上曰。渾尙病耶。珥曰。眞是痼疾。若自　上特用而處今異常。則下人難測　淵衷矣。若循常授職。則決無可堪之任。不如褒美而遣歸以全待士之義也。上曰。雖欲用之。豈可一見便決乎。予將更見矣。○吏曹以金孝元擬司諫望。　上曰。致朝廷不靖者。皆非也。金孝元只可備庶官郞僚足矣。何可擬於司諫望乎。於是士類多不安李潑問李珥曰。玉堂欲上劄子論此事。此未知何如。珥曰。此事只可大臣陳啓。年少士類不可輕有所言。盆致　上疑。珥見朴淳曰。當今士類不能恊和者。以東西之說尙未消釋故也。今當洗滌東西。但觀才器之如何而用之可也。金孝元才器可用。而上意不欲擬於淸職之望。苟如是則東西尙有形跡。非計之得也大臣當有所言。後數日經席。朴淳進啓曰。東西之說。乃閭巷雜談。朝廷當不置齒牙間也。豈可以此廢其可用之人乎。金孝元才器可用。棄之可惜。近日東西之說。尙未盡消。故被駁者及置散者。皆以東西爲口實。今若不用孝元。則藉口者尤衆。上曰雖不用孝元。豈無可用之人乎。珥曰。一人之用舍。雖非

曰善惡無別。擧措失宜則雖堯舜在上。不能爲治矣。尹毅中以不廉致富。素爲淸議所鄙。若陞此人。則導一世以征利也。大臣當此疇咨之時。不能薦賢。而只觀資歷久近而薦之。物情皆憤。請命改正。且朴謹元曾托疾。規避守陵官。用心無狀。而銓曹近日連擬淸要之望。至欲陞擢。至爲非矣請命推考。上只推而已命推吏曹。而不允改正之啓。憲府之啓。則僅成平平言而已以此時人皆以珥爲主張攻毅中矣。先時銓曹有問珥。以朴謹元可用與否。珥曰。謹元雖欲自附士類。其爲人卑賤譎詐。不可用也。屢問而屢對如此。一日吏叅有闕。無可擬望者。佐郞金瞻貽書于金宇顒曰。吏叅備望無人。朴也雖非士望。亦無大段過惡。備諸末望何如。顒質于李大諫。時柳夢鶴在宇顒座力勸以書問珥。而多陳謹元可用之狀。蓋夢鶴心取謹元故也。珥以自非銓官而遏人前程爲嫌。乃答曰。若如來視。則備望無妨 瞻得其說。連擬淸要之望。不和者多以珥爲薦謹元矣。謹元旣叅顯望。輿情甚怒。或有尤珥者矣。至是珥因衆怒駁正。而金瞻甚不平。語人曰。大諫自薦而乃自駁乎。時李潑負重望。故時輩多欲附潑。言官論毅中不力。珥笑曰。憚景涵(字潑)而不能力攻尹者。非知景涵者也。正言宋言愼尤欲庇護毅中矣。珥於 經席啓曰。今日急務。在於激濁揚淸以正士習。以毅中之不廉。而超擢之。則是勸士以貪也。士習何由可正乎。士習不正。則上下征利。國非其國矣。一人之進退。雖似不重。而終至於一世征利。則非細故也。願從公論速許兪音。 上曰。毅中不廉之實狀。其能目覩乎。大臣薦之。何敢不用。珥曰。他人一家之事。寧有目睹者乎。只是毅中以不廉。見鄙於淸論已久。有口者皆言之。豈一一虛傳乎。大臣非有意於薦賢也。只觀資歷之久。而泛然薦之。殊非公論矣。近來弊習。在廷之臣。多營己私。不念國事。此習不革。則世道日敗。 殿下當奬拔淸白。抑退貪汚。而乃擢陞毅中。則擧措失宜。人心豈服乎。 上曰。恐不廉之說。出於虛傳也。若實不廉。則何可超授乎。 上顧領相朴淳曰。毅中果是不廉乎。淳默然良久曰。虛實未可知。但公論如此。不可不從。淳意非所自薦。故措辭不明。珥退謂淳曰。相公之言。何以不明快乎。淳曰。 上若問曰何故知其不廉而薦之乎云爾。則我無仰答之言。故不能明言耳。宋言愼被李洁薦用。故欲附於洁。一日啓曰。毅中立朝三十餘年。長在淸班。別無玷汚。此非齷齪求富者。而年衰志怠。昧於在得之戒。則或有之。請命改正。珥見其啓辭笑曰此乃薦章。非論劾之辭。如此陳說而望回 天聽乎。時憲府已停啓。故珥亦停啓而貽書于言愼曰。君論尹之章。有稱美之辭。士頗有笑之。臺

大立謝病免。以李山海爲吏曹判書。○掌令鄭仁弘以覲親歸鄕。仁弘在憲府以風裁整物。百僚振肅。至於市中商賈。皆不敢以禁物見於外。有一武夫。自鄕入京。謂人曰。鄭仁弘掌令其狀如何。其威稜振遠外方。如兵水使守令輩。莫不恐懼戒愼。眞丈夫也。李珥聞之笑曰。德遠仁弘之字作憲官。人多忌嫉。而此武夫乃敢稱譽。渠是丈夫也。至是以覲親歸鄕。城中放縱者皆喜。乃敢息肩云。但仁弘氣輕而量狹。處事或不免躁擾。珥每移書勸戒曰。大事當振奮。小事或可略也。衆言朋興則時事尤不可爲矣 仁弘疑珥過柔。謂安敏學曰。叔獻非剛毅做事底人。敏學告珥。珥曰。我當爲德遠之韋。德遠當爲我之弦。我與德遠合一。則豈不做事乎。是時淸名之士。成渾李珥柳成龍李潑金宇顒鄭仁弘聚城中。而 上意不信向士類。故時事無步進之勢。柳成龍問珥曰。頃日闕庭之議。公以爲非根本長策云。如何是根本長策。珥曰。上格君心。下淸朝廷。是根本長策。宸心輕士類而喜流俗。時事豈有可治之望乎。○李山海謝病免不出。李珥往問之曰。公受國厚恩。當此 國勢危急之時。當盡職以報 君恩。何爲引退以孤士望乎。山海曰。冡宰是一國重任。我何以當之。珥曰。然則誰可當者。二品以上皆是闒茸充斥。如公幸拜此職。甚愜士望。公何强辭。且公旣在六卿之列。必不能休官。則惟吏曹合於公才。他職則恐不能盡職。如戶曹刑曹。非公才可辦。吏曹則公必不循私。則張大公道矣。此豈少補乎。近來政事溷濁。願公勉出。一洗舊染之習。山海笑曰。公何以細知吾才乎。公言甚切。我當更思。不久而山海出視事。爲政不用請托。門庭冷落。如寒士家。珥聞之曰。汝受爲政。差强人意。可以救得世道矣。○五月。兩司駁刑曹判書尹毅中不允。毅中久在淸班。致位亞卿。而頗以貪鄙。見棄於淸議。至是秋卿有闕。 上命大臣薦嘉善可陞者。吏曹郞以 上命問于三公。領相朴淳則薦金繼輝鄭芝衍。左相盧守愼右相姜士尙則薦朴謹元尹毅中。吏曹判書李山海病不叅政。叅判鄭琢曰。當以領相之薦首擬。正郞李純仁固爭之曰。兩相俱薦爲重。乃以尹毅中首擬。朴謹元次之。金繼輝鄭芝衍又次之。爲四望。毅中旣有貪名。謹元亦輕巧。其爲士類所賤。且 仁聖王后之喪。謹元爲守陵官。懷攣妻妾。至發心疾。以至於遞。人皆以爲托病。二人叅陞擢之望。而毅中受點。於是物議譁然。貪夫受奬拔。無以激濁揚淸云。毅中是李潑之舅也。李珥將劾之。成渾曰。兄與李潑甚密。將告以將劾之意。珥曰。豈可對其甥言舅之失乎。大司憲鄭芝衍聞珥將劾毅中。乃曰。叔獻獨憂時事。爲 國任怨。君輩豈可不助之乎。於是兩司俱發。諫院啓

行且 祖宗朝。以外官兼經筵官。如崔自濱金湜金安國皆是近例。請以成渾依此例。以備顧問。 上答曰。啓意知道。兼經筵事。不可創新。後日予當更見矣。而渾既受周急之粟。拜官而不供職。謂李珥曰。吾欲上疏極諫而去。未知如何。珥曰。兄以山野之士。受 恩眷非常。當盡言不諱。以格 天衷。幸以採納。則社稷之福。不幸而邁邁。則納履還山。可以無愧矣渾乃閉戶草疏。只與珥商確可言之策。因引見時所問之目。首陳大道之要。及爲學之功夫。陳古今治亂。而以用君子用小人。爲治亂之機。次陳時政得失。以賢才不用闒茸尊顯。爲今日病根。請得人才。任賢使能。次陳生民憔悴之狀。請革獘法以救焚拯溺。末因上敎言予過失語。極論 袞職之闕。切中病根。言甚明直。渾與珥所見脗合。而且措辭或有出於珥者。珥意自上重渾之名。故欲藉渾手。冀得感悟 天衷。而 上意不喜直言。故竟無所益。士林摧沮。渾曰。無乃不上封事爲得耶。珥曰不然。人間不可無這等議論。只一讀之。亦使人心爽快也。太學生有欲以渾疏不被採用事。欲上疏陳列。珥聞之驚曰。何等喜事者敢作此論也。太學生非係國家危亡之事。則不可上疏若遇此等事輒爭。則是諫官之職也。亟令人諭止之。 上見渾疏。譏詆朝貴。意頗不平。而欲不失待士之道。故優容 答之及政院啓稟。然後乃示天衷。且曰。渾疏有如李珥語法矣。珥聞之曰。所見同。故言語亦同。假使求士於遐方絕域。若意思脗合。則其言事必不異矣。況於朋友之間乎。是時憲府玉堂皆上劄。而諫院獨無言。人或疑其避嫌。珥曰。吾非避嫌也。此事只一明辨而足矣。何必三司並擧。反以激惱 宸心乎。識者是矣。

〇三公六卿三司之長。同議獻救民之策。大司諫李珥曾語同僚曰。去歲西道旣歉。今春霖雨過度。兩麥損傷。若遇失稔。將坐視餓莩。而莫之救矣。救民之策。必須預講。乃啓請會三公六卿三司長官于闕庭。預講救民之策。 上許之。是日皆會賓廳大臣以 上意不欲有所更張。故不敢設救獘之策。只請移粟救西道之飢。設常平倉納粟。補影職。凶荒之處。量宜限年。蠲減貢膳。下三道量減水軍之役。罷別瓦署。以省浮費而已。

〇大司憲李友直謝病免。友直自愧非人望。且聞成渾疏中有譏特命例加闒茸之語。乃謝病免。

〇是時江原道御史權克智。黃海道御史金應南。京畿道御史洪迪。平安道御史李山甫皆入京有所書啓。平安黃海最多餓莩。京畿次之。江原爲最歇矣。 上軫念飢民。故於二月別遣御史。暗行民間。察民生疾苦及守令賢否。至是相繼復命。

〇軍器寺池水旣湧。而且江界有夜明之變。夜色如月。人影落地。人皆驚恠。

〇吏曹判書朴

辭。仁弘等退待物論。諫院啓曰。仁弘等以草野孤蹤。遭遇聖主。職居風憲。只知奉公盡職而已。更無顧藉之念。且與李栻無一毫私嫌。此豈有心於擊去乎。今此引嫌。想是爲物議所迫耳。國家設耳目之官者。使激濁揚清以振紀綱耳。若劾一人。輒疑其不和不淳。則公論不伸。士氣摧沮。將無以爲國。仁弘等請命出仕。李栻果有交通內人之誘。且有不廉之誚。虛實未可知。而人言則有之。不可仍在其職。請 命遞差。於是遞栻而出仁弘等。流俗皆憚。以李珥爲淸議之主。故嫉之尤甚矣。○軍器寺內。有池水湧。高可半丈許。人皆驚恠。○以都承旨李友直特拜大司憲。友直非人望。而有淸白之操。質直之行。故物論不作。○大司諫李珥以疾乞解。章三上而賜休告。不已遞。上候微愆。乃出謝 恩。且請辭諫官處庶司隨分盡職。答曰。調理行之勿辭。 上將接見日本使臣于勤政殿。而故事當用女樂。三司交章。請勿用女樂。以禮示遠人。爭之累日不能得。諫院先止。人或尤之。李珥曰。爲國有漸。必先解斯民之倒懸然後乃可正禮。豈可先事禮樂乎。及於宴日用女樂。備呈妖邪之態。鄭澈以侍衛兵官見之。謂李珥曰。兄爲諫官不能救止。乃於正殿。作妖鬼之戲。可愧於古人矣。○四月。特拜李憲國爲漢城府右尹。憲國以都承旨。被憲府劾以不合銀臺之長。雖不蒙 允。憲國自知不爲士論所與。乃引疾不出。 上以士類分別甄品爲矯激。故特陞憲國以抑士論。諫院爭以不當賞拔無人望者以阻公論。 上不聽。

謹按。爵以命德。官以任能。聖王之治國。不過任賢使能而已。今 上則不然。士類有人望者。則必疑矯激。裁抑過中。而若其無人望無學識。泄泄沓沓者。則優崇褒重。超受大官。故每有特命。有識憂歎。而朝廷日卑。至於牛童走卒皆有輕侮搢紳之心。擧措如此。人心世道宜乎如水益下而莫之救也。

內資僉正成渾上疏。極言時政得失。不避忌諱。 上答曰。得聞至論深用嘉焉。予雖寡昧。敢不佩服。政院請以其疏示大臣。有所施行。 上答曰。疏中論學問時弊。則予當自察。但議朝廷以爲公卿大臣皆無其人。且欲盡取一國之制而紛更之。此則未穩而誠過。亦難施行也。政院更啓以未安之意。 上怒曰纔召一士而來。是何若是其多言耶。於是憲府玉堂皆上劄論列。上曰。示大臣非難事。其疏示大臣。是時諫院以飢饉荐臻公私匱竭請會三公六卿三司長官于闕庭。預講救民之策。以此三公會賓廳。上乃以渾疏示大臣。注書持疏而至。三公使注書展讀注書大聲讀之。六卿環聽。或有假睡不聽者矣。三公啓曰。草野之士遭遇 聖明。盡誠貢忠。疏辭無非肝肺之懇。請嘉納施

學入京謝恩。士類多聚于朝。人皆想望風爲矣。○前判書朴忠元卒。忠元庸劣。只得容身保位。季年精神昏迷。不辨黑白。至是卒。○三公六卿往審　靖陵而還。先時　明廟朝。妖僧普雨久作報恩寺住持。欲移　中廟陵寢于寺側以固厥寺之勢。乃誑惑　文定王后。謂宣陵近處有吉兆。請還　中廟山陵于其地　文定頗信之。權臣尹元衡逢迎　慈旨。脅持諸大臣。大臣安玹等皆依阿不敢違。竟成遷陵計。將於　文定萬歲後。使得同兆。而地勢卑下。補土之功。費累鉅萬。每年江水漲入陵前。齋室半沉于水。輿情悲憤。　文定之薨。不得已改卜他處。故物議皆欲遷陵。而廷議以再遷爲尤未安。故更審形勢。還啓曰。江水雖漲。去穴道甚遠。無滲潤之患。且無擊齧之勢。只當以土石塡築地勢卑下處。以退水勢。而移造齋室于高燥之地爲宜。上允之。○三月。下朴民獻于義禁府。而已赦之。只罷其職。先是。民獻爲江原監司。時橫城民存伊者弑其母。被人告其罪。獄旣具。方受刑訊。民獻所幸妓受存伊重賂。潛請民獻勿治。民獻托以親鞫。致存伊于監司處遽放之。民情甚憤。至是事發。更鞫存伊于禁府。三省交坐。詞證皆歸一。只存伊不服。而斃于杖下。兩司啓請拿鞫民獻。爭之累日。乃　命拿鞫。治以受賂故縱之罪。民獻不服。將刑訊。　上命停刑照律。禁府啓曰受賕之罪。不可於取服前照律也。乃　命除受賕之律。只以故縱照律。罪當死。減用次律以宥旨。前事勿論。只罷其職。○憲府請罷吏曹佐郞李敏中。從之。敬中素無學識。性又沉滯。短於從善。爲銓郞甚久。頗有自擅之習。掌令鄭仁弘惡其爲。將劾之。大司憲鄭琢固執不從。遂各啓所見。避嫌而退。諫院啓請遞琢。而使仁弘出仕。遂劾敬中罷之。於是厥儕輩皆懷疑懼。浮議囂囂矣。柳成龍亦頗不樂。李珥曉譬曰。鄭德遠仁弘之字以草野孤蹤。盡忠奉公。所論雖似過中。實是公論。豈可非之乎。成龍乃不敢言。○諫院劾遞大司憲李栻。栻雖居淸顯之職貪鄙無檢束。爲人所賤。且其孽屬之女。有入宮中爲淑媛者。方受寵幸。栻頗交通納賂。情跡甚醜。聞者莫不憤嫉。至是爲大司憲。栻誤聞李珥言其任黃海監司時過失者。栻乃避嫌曰。臣爲黃海監司時。有不謹之失。十年後物議方激。臣不可苟在憲長之職。請命遞差。憲府以事在十年之前。且別無現著之事。故啓請出仕。旣而鄭仁弘聞栻有交通宮掖之狀。悔其請出。乃與持平朴光玉引嫌曰。宮妾知名。古人所羞。而栻以淸班之士。乃有此失。而臣等未及聞知。啓請出仕。失風憲之職。請命遞差。　上怒曰。李栻焉有此事。不過欲擊去。而故爲此辭也。朝廷不和。人心不淳。則非但有害於國也。亦不利於身。宜勿

興起。至於閭閻氓俗。亦發向善之心矣。此是今日急務也。是時經席侍臣。皆俯伏不言。獨應敎金宇顒有所陳說。請 上脩己圖治矣。 憲府劾罷水原縣監禹性傳。少時遊李滉之門。稍得善名。而負才氣持詭辯。凌駕士類。自以爲才堪經濟。而行己多有玷汚。善類不取。但其友洪渾成格之輩妄相推重。至以性傳得志。萬物咸遂其生。翕翕稱譽。寔繁有徒。氣勢甚盛。識者憂之。李珥初自鄕入來。士類皆問珥以當務之宜。珥曰。當今患在君臣不相知。上下不通情。士類不協和。須通融士類爲一。不相疑阻。而相與積誠。以回 天意。此是第一策也。李潑金宇顒問珥曰。如禹景善(性傳之字)將何處之。珥曰若君子秉政紀綱齊整。則渠安能騁其才。若朝廷無君子無紀綱。則雖欲排擯此類。亦不可得也。此等人不必攻擊也。若天心未回。而仇敵先起。則士類不能容足矣。潑等以爲然。安敏學聞之。譏珥苟且迂濶。欲使薰蕕同器以爲調劑之計。甚不悅。掌令鄭仁弘剛直。風力絕人。聞性傳將遞。恐復居侍從之列。乃欲劾罷。斥其爲邑不事事。托以覲親。長在京師。且多輸錢穀于京家。辦具酒肉。以恣宴飮。而張皇氣勢。妄自矜高之狀。大司憲李陽元憚與年少輩作嫌。不肯從仁弘之議。仁弘爭甚力。至欲獨啓。陽元勉從而稍改論劾之辭。只斥不職在京之失罷之。於是其儕輩咸懷不平矣。○特拜大司憲李陽元爲刑曹判書。陽元弛緩不事事。素不以國事爲心。只營家產致甚富。築亭銅雀江邊。熟絲魚網橫江者有數件。皆求諸郡邑而得之。 上悅其容默。故超陞資憲。旣長秋官。一徇請托。人皆鄙之。成渾以宗廟令拜 恩。 上引見于思政殿。問之曰。聞名久矣。大道之要可得聞乎。渾對以古今帝王爲學之功。 上復問以古今治亂時政得失。及拯濟生民之術。渾隨問仰答。 上曰。欲見顏色。其勿俯伏。渾起坐。 上曰。毋以予爲寡昧。勉留言予過失可也。是日渾上疏求退。 上於座中。取覽其疏曰。何以求退乎。再三慰諭。使之勉留。 賜成渾米菽。侍臣有以渾在京絕糧爲言請給祿奉。 上問左相盧守愼曰。此言何如。守愼對曰。給祿恐無不可。 上乃命給祿。李珥聞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浩源(成渾字)受祿爲未安矣。金宇顒聞珥言白。 上請勿給祿。而特以周急之義賜米菽。 上可之。令戶曹輸送米菽。渾上疏請辭。 上答曰。周急之義亦古人之道也。可勿辭。渾不得已受之。戶曹請給米菽各五石。李珥見戶曹佐郎宋大立曰。周急之粟何其太畧耶。大立曰。若多則恐成君尤未安。故如是耳。珥曰。此擧近代所無。當爲垂後之盛典。以萬乘之國。賜賢者以五石之米無乃涉於吝耶。大立無以應。○柳成龍以副提

不擇用。而近日政事終無所成。殊可怍恨。珥問 上曰。自上加恩禮于成渾。古所罕。未知 上意欲用其人乎。抑欲一見而止乎。上曰。成渾之賢。予已聞知矣。第未知其才何如。珥曰。才亦非一般。有可獨任經濟之責者。有好善而能用群才者。成渾之才。若謂之能經濟天下則過矣。其爲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下。此豈非可用之才乎。但痼疾在身。必不能任憲官之職。此人必須付之閑局。而時使入侍于經席。則必有啓沃之益矣。珥無從政之志。適 上體新經大病。而有召命。故爲慰問而上來造朝。見士論潰裂。欲留調劑。其朋友多以爲憂。朴淳獨曰。叔獻赴朝。吾喜而不寐矣。○江原道流波騰躍。海底震鳴如雷。巖石飛走。變異非常。

萬曆九年辛巳。 今上(宣祖)十四年正月。成渾累承 恩召。不得已入京。以病不能拜命辭職。 上聞之。使內醫看病。給以藥餌。渾見李珥曰。我是何人。過蒙恩禮至此乎。珥笑曰。君豈不及於死馬頭乎。○白虹貫日。三公以災異辭職。時朴淳盧守愼以淸名居相位。姜士尙則本非人望。獨朴淳憂國愛士。守愼則日飮無何。而賄賂狼藉。反不如士尙之以淸儉自守。士林鄙之。○成渾以疾請解官。 上命遞職曰。有病故遞職。病差後予欲見之。不可以遞官之故下歸也。上意欲見渾。故下敎如此。○鄭仁弘以掌令上京。仁弘以淸名重於世。及拜是職。人皆想望風采。○司諫院上劄子。請修政以弭天災。上優答之○二月。 上御經筵講春秋。李珥白 上曰。程子曰後王若知春秋之義。則雖無禹湯之德。亦可以法三代之治。此語必非架虛欺人也。必是實是。願 殿下每讀此經。必思如何作爲可回三代之治。則必有益矣。當今國事。內則紀綱頹廢。百官不職。外則民窮財盡。兵力殘弱。若無事架漏過了日子。則或可支撑。若有兵革則必土崩瓦解。更無可救之策矣。大小之官。耳恬目習不知其可憂。必須 殿下深知可憂。不視以尋常。勉勵振起。先於本源上做工夫。使學問精明本源澄澈。而警勅大臣。收召賢俊。布列要地。日有所爲。奮起事功。革除民瘼。持守此心。更勿退轉。則國家之事。庶有望矣。才不借於異代。自古豈有欲治而無才者乎。但人君不可不明好惡以定人心也。前者有命于吏曹。用人之法。詞旨公明懇切。人多墮淚。國人皆知 殿下必欲有爲。雖有此心。必於政事上擧措得宜。然後不爲徒善矣。昔者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堯舜明示好善惡惡之意。故天下靡然從之。去惡從善矣。後之人君。猶恐群下知其意向。涉於輕淺。故不明示好惡。反使賢者無所倚恃。爲惡者不知畏戢。此非人君之度也。今 殿下若明示好善惡惡之旨。則多士

恩。才踈病痼。仰報無路。跧伏田里。潛心默禱者。只在 聖壽無彊而已。乃者伏聞 玉候違豫。至行祈禱。朝野遑遑。罔知攸措。臣在遐陬。不獲駿奔。東望馳誠。夙夜焦煎。祖宗陟降。 上天垂佑。黃道陽輝。不久復常。擧國慶抃。而臣未能得忝賀班。罪戾斯重。精爽飛越。豈期 聖量天涵。含垢藏疾。譴責不加。恩命反下。感激戰慄。不覺流涕。言責重地。固知不堪。而情懸紫極。力疾登途。所望一瞻 天光。死亦無憾。旣而竊思。近日 聖心惕悟。火然泉達。號令之下。悅服輿情。臣民拭目。佇見治亂。此正轉移世道。俾升大猷之一大幾會也。將順匡救。對揚維新之休命。責在諫官。決非如臣淺薄空踈者所敢承當。請命遞臣職。擇受其人。 答曰勿辭。引見于丕顯閤。問以黃海凶歉之狀。珥請移粟賑飢。仍啓曰。 殿下春秋鼎盛。雖有微恙。意謂不久復常。而去月違豫。擧國驚動。臣在海曲。焦心破膽。安有如此驚愕之事乎。無乃調攝或失其宜乎。竊謂 殿下受氣明粹。完實或有不足。伏願淸修省欲。以保眞元之氣。 上曰久不相見。無乃有所欲言者乎。珥拜而對曰。 殿下歷見古史。人君可以有爲者不世出。 殿下英明。實古今所罕。嗣服之初。臣民有太平之望。厥後因循未見振起。臣雖退伏山野。每引領希望。今年雖不奮興。明年必有振作。如是者有年矣。今 殿下大病之餘。賢端開發。號令之下。悅服人心。臣民之望。無異於初服矣。目見民生之困。日甚一日。世道人心。如水益下。若因舊守轍。決無有爲之望。必大段振起。盡去宿弊。然後庶可爲治。朝廷之上。紀綱大壞。大小之官。不事其職。已成風習。此不可一時威力治之。必須自 上堅定求治之志。收召俊乂。集于朝廷。各觀其才。擇授可合之職。委任責成。持之悠久。則國事可整。而治道可興矣。人君欲用賢才。則必先修己。何則。賢才者。不求富貴。只求行道。人君不先自治。則賢士必不爲之用。而求富貴利達者。充斥朝廷矣。是故修己爲用賢之本也。古之爲官擇人。久任以考其績。今則爲人擇官。不論才之當否。而惟以多歷淸要爲榮。故朝遷暮移。一人盡經各司。如是而求其不瘝厥官者。未之有也。若不改此近日謬規。則治道無由可成矣。 上曰。臺諫例以避嫌數易爲充臺諫。他官亦數遞。避嫌之規。古所未聞。古史亦未之見也。珥曰。此是近日弊習。豈見於古史乎。珥曰。人君如欲有爲。則必採衆論。盈庭而擇用。則必出于一。若衆人各行議。則反致騷擾。政出多門矣。今者雖衆論畢陳。而自 上必倚仗一二人可任經濟者。擇其中而用之。使議論出于一。然後可以漸升治道矣。 上曰。今之三公豈易得乎。予每事必咨而行之。非

矣。添慶惡士之退。唱作無理之說。以誣善類。是欲使一世之士皆蠢蠢食祿而已也。富然後爲善之說。倆于何人耶。苟如是則先爲盜跖。然後乃可學孔顏也。天下寧有是理耶。嗚呼添慶其可謂嫉善者歟。

七月。吏曹判書李文馨謝病免。以朴大立爲吏曹判書。文馨大立皆附年少士類。得居銓衡重地。而流俗與二人合而爲一。識者憂之。○江原道觀察使鄭澈上疏。陳一道弊瘼。上嘉奬答之。下該司議行。鄭澈盡心民隱。詢訪無遺。且尙教化。以旌淑癉惡。東民聳動。○八月。以司憲府持平徵鄭仁弘。辭疾不至。○九月。彗星現。且有雷電之變。下教求言。一歲再求言。而別無獻可用之策者。是歲京畿黃海平安四道大飢。○十月。以李山海爲刑曹判書。上疏辭職。不允。拜恩後辭免至三。皆不允。山海少有文名。出官途後踐歷淸要。驟至六卿。爲人淸愼少氣節。巽懦避人言。故無忤於上下。不失物望。自東西分黨之後。議論一從東人。不能樹立。如李珥鄭澈皆是執友。而不恤相負。識者笑之。李珥語人曰。吾友汝受不久必作政丞矣。人問其故。珥曰。我國政丞必謹諄。無才氣無所猷爲。而挾以淸名者居之。汝受其然也。○雷電無異夏月。日常沉霾不開。大霧昏塞。必頻注。地融如春。識者憂之。○十一月。淑儀鄭氏卒。已巳。上不豫。聞鄭氏卒驚動故也。庚午　上疾猝急。命召大臣朴淳盧守愼先入來。上執二人手曰。須念小兒輩。盖　上意恐至大故。其言如此。闕中驚惶。中殿命遣官祈禱社稷宗廟及山川。明日　上疾稱歇。自此漸向康復。上多內寵。元氣頗傷。心熱上攻。喜飮冷。故痰盛氣上。以至成疾。群臣多以爲憂。○前領敦寧府事潘城府院君朴應順卒。應順以　王妃之父。少無干政之習。時人不知有　國舅。人多其恬靜。中殿因　上體未寧。累日却膳。因得眩症。數日而愈。又遭重喪。國人憂之○癸巳以　上體復常。藥房提調及御醫等。或加資或賞賜。○十二月丙申。百官陳賀。○拜李珥爲大司諫。成渾鄭仁弘爲掌令。召命之下。朝野欣然。以爲　上心向善矣。○吏曹判書朴大立稱病不出。良久乃出。初侍臣於　經席啓曰。各司之官。廉勤奉公者。可加褒賞。上命吏曹。抄其可賞者。佐郎李洁等欲因此機會。抄啓士類之沉于下僚者。請陞六品。被抄者許篈安敏學輩凡十餘人。大立曰。賢才在古尙鮮。今日安得有許多賢士乎。堅不肯從。由是與士類相忤。盖大立無愛士之誠。性且固執。於是士類悔其相與也。○成渾承召。以病不至。上三召不置。且曰。此人有病。不可冒寒登途。命給馬轎上來。士類感動。○李珥承命入京。拜恩後辭免。曰無狀愚臣受國厚

好元爲戶曹判書。闒茸之得志如此。識者憂之。○試文臣通政以下。製述于慶會樓下。承旨尹卓然詩居首。命授嘉善。卓然非人望。而以藻繪陞品。人多不厭。諫院論請改正。不允。○陰竹居全進士旭上疏陳時弊。疏中論朝廷不和之狀。 上答曰。身在草野。陳獘之誠。良用可嘉。仍傳曰。全旭疏中論及朝廷不和之習。以挾私嫌。彈劾無咎。胥動浮言。放逐田里。上欺宸聰。下貽幽憂云云。草野之人。必有所見。第未知指何事也。夫人臣敢私樹黨。角立朋比。則其罪固大。至於挾私欺君。則尤極可愕。此意知悉。政院啓曰。臣等伏見下敎。不勝惶感之至今此疏辭。大槩荒雜顚錯。實無所據。而 上敎則似若疑有是事者。無乃未安乎。朝廷之上。雖或有議論之不同。豈至於角立朋比欺罔宸聰之理乎。朝廷間事 聖鑑旣已洞照。而乃有此敎。非但人心疑恠。其於日月之明。恐有未瑩。故敢達。傳曰知道。

謹按。全旭之疏。實無所據。雖不足信。但朝廷之上。東西之說。未盡消釋。西之名士沈抑不揚。而闒茸尊顯。流俗得志。 上心未知所在。則旭之言。無乃亦有可反求者歟。

以孫軾爲全羅道觀察使。 上下敎曰。孫軾累經近侍。處事明敏。勤勞效著。特加一資。軾素無學識。又有心疾。臨事茫然。動多顚錯。而乃下明敏之敎。人皆恠之。憲府劾以非卓異之才。請改正。不允。○五月旱甚。祈雨。江原道霜降殺草。○六月大雨。江漲海溢。山崩屋漂。陵谷遷變。近來水災。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是時下三道瘴疫猶熾。生民之厄猶未艾也。洪聖民以製吏文居首。陞嘉善。憲府論以微事陞階。非命德之政。請改正。不允。○政院啓曰。今年水災。比古尤甚。外方啓聞。極爲可恠。至於都城之內一夜之間。大雨暴漲。平地水深丈餘。橋梁圮壞。道路衝溢。屋宇壞漂。壓傷溺死之人。不知厥數。郊外衆塚崩頹。白骨暴露。持藁掩埋者相續。田穀盡沒。蔬塲罔餘。民無生業。蒼黃涕泣。聞見慘惻。變不虛生。應之有道。願 聖上益自修省。答曰。啓辭是矣。今年水災極爲驚駭。予用兢惕。當更加省念。○大司諫金添慶啓曰。近者士類。其在家學問與否。臣所未知。但富然後爲善之說。盛行於時。士友間多以防海澤營土田爲能事。此獘當自上禁之。 上曰。爲富不仁。安有富然後爲善者乎。此事諫官當擧劾。添慶曰。非不欲劾。而其中多有名字可惜。故不敢耳。時名士或有不仕而耕野者。故添慶惡之。唱爲此說。士類疑其爲不吉之人矣。

謹按。士生斯世。進則揚于王庭。以食祿而行道。退則耕于田野。以糊口而守義。不可素食而瘝官。亦不至束手而飢餓

物論。諫院啓請出仕。

謹按。門將之職。只禁人濫入而已。憲府書吏自恃厥司威風。輕視守門之將。其罪可治。而憲府反欲罪守門將。何罪顚耶。昔時漢文時。六百石公車令尙能止太子之車。而今者守門將。不能禁憲吏之出入何哉。憲府之官。不知其非。而諫院亦從而是之。皆不學之過也。

知中樞府事朴啓賢卒。啓賢無行檢。只飮酒放浪而已。 上聞其死曰。予用驚悼。 弘文舘上劄子。論不當以傍岐納女侍。當依舊例擇良家女。且後苑私有營造。非事之宜。 上答曰。爾等入後苑。看審營繕處。然後當有批答。蓋營繕之說。虛傳也。政院請勿令入審。 上不聽。促召玉堂之官。政院再啓曰。君臣之間。情意貴於相通。只教以虛傳。則下情自釋然矣。安有入審禁苑之理乎。 上曰。予命入審。此事非難。政院職在出納。論思非其任。其欲從中阻遏乎。其速命入審。兩司亦啓。不當迫臣子以所不敢爲之事以阻下情。再啓而不允。玉堂官皆待罪。請賜罷斥。 上曰。誰倡爲此。其速直啓。玉堂啓曰。進劄之時。同以區區之心。陳其所聞。豈有獨倡者乎。請亟命罷斥。 上乃曰。勿爲入審。仍教曰。宮闕予家之事。非外臣所預知。此習一開。後必有奸臣爲口實。將有不可忍言之弊矣。欲窮詰倡者。而今姑不問。大抵人臣之進言也。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躁。言不可不愼也。

謹按。玉堂所論者。潛納女侍私營禁苑兩事也。營造則固是虛傳矣。侍女之納豈虛傳乎。自 上旣拂意而不以直告。自下亦畏威而不窮其事。含糊而止。玉堂之臣。可謂有媿於王素歟。

以柳成龍爲尙州牧使。成龍以母老。乞得近邑歸養。 上曰。爾出則我失一臣。固可惜矣。但母子情切。亦不可不聽。乃命拜尙州牧使。士類皆惜其出矣。成龍有才識。善敷奏。經席啓辭。人皆稱美。但不能一心奉公。時有顧瞻利害之意。君子以爲短焉。 以鄭逑爲昌寧縣監。逑謹於禮學。律身甚嚴。議論英發。淸名日著。屢拜官不就。至是上京拜命。 上引見。扣其所學。天語溫諄。聞者感激。逑乃赴任。○慶尙道癘疫亦熾。民多死。○右贊成鄭宗榮謝病免。避物議。○大臣請復正殿。再啓乃允。○閏四月。左議政盧守愼自春辭疾欲免。章十三上。 上終不允。乃出仕。 上引見賜酒。時領左相皆人望。而不能有爲。只隨波而已。變異疊現。自 上別無消弭之策。而遽請復正殿。識者不韙之。成渾聞大臣 請復正殿。嘆曰。朴思菴朴淳軒號亦隨衆爲諛說之態耶。○金貴榮爲議政府右贊成。特拜朴

斥公卿之位。贊成有闕。　上以命正二品擬望。吏曹議于大臣。則正二品無可陞者。乃以宗榮及金貴榮應命。宗榮喜事。貴榮無行檢。爲世所賤。而六卿之列。無有勝於二人者。嘆國之空虛矣。宗榮謝恩後辭。不許。○三月戊申九日。　上親祭于禧孝陵。駕回時。白虹貫日。　上還宮傳于政院曰。近來白虹之變。無歲不有。已極驚愕。而至於今日拜陵之時。又有此變。不勝兢惕。予意知悉。政院啓曰。伏承　上敎。不勝感激。凡弭災之道。不在於文爲末節。而側身兢畏。乃應天之實也。災變之出。雖不可指爲某事之應。而近日罕御經筵。朝廷疵政。閭巷弊瘼。未得聞于左右。請延訪求言。以盡修省之實。　上答曰知道。求言則可爲也。領議政朴淳右議政姜士尙以白虹之變辭職。答曰。此豈卿等之失乎。有臣無君。召災致異。古今之常患也。左議政盧守愼辭病已久。　上遣醫診視。劑藥以送。弘文館上劄子。請避正殿減膳撤樂求言且頻御經筵。　答曰劄意是矣。但避殿之事。非汝等所知。而斟酌人君體貌。故姑不爲也。是豈在下者所得而輕言者哉。劄意當留念。　憲府劾新贊成鄭宗榮。才器短淺。素無物望。前在騎曹。已被人譏。不可拔擢。請命改正。　答曰。新贊成非不合。豈宜輕論。諫院亦啓曰。宗榮器量狹隘。才智淺薄。曾判政曹。不恤人言。惟妾婦子弟之請是徇。以致賄賂輻湊。至有債帥之刺。此人豈合陞於二公之列乎。請命改正。　上不聽。兩司論之屢日。　上曰。宗榮可合二公。曾在先朝。不媚於寵。逮事寡躬。裨益甚多。但不若今人之矯激。竟不允。○下敎求言。且命審理寃獄。

謹按。遇災求言者。將以聞直切之諫以醫急時之病也。近年以來。無歲無災。而亦無不求直言時。終未聞行一善策除一弊政也。求言而不用。與不求何異哉。譬如抱疾之人。日問良醫。而不服一丸之藥也。可勝嘆哉。

全羅道癘疫熾發。死者甚衆。○成川府訓導被儒生嫉怨。怨者取大聖位版。置之土穴中。事聞。命京官下去看審。改造位版。人心之悖亂。至如此。○壬戌二月十三日。白虹又貫日。　上下敎曰。白虹之變疊現。極爲駭愕。自今日避正殿矣。減膳撤樂可也。○領相朴淳右相姜士尙以日變辭職。　上答曰。此由於辟不辟忝厥位也。卿等何咎。宜勿辭。左相盧守愼則自二月累度呈病不出。　副提學具鳳齡上劄辭職。答曰勿辭。鳳齡於丙子年。退歸鄉里。屢辭召命。今始上來。○四月守門將趙瓊禁出入闕內者。而憲府書吏直入不止。瓊縛欲治罪。憲府聞之怒。乃推瓊啓請治罪。　上曰。雖曰誤縛。豈可以此敢罪　王宮守門將乎。大失事體矣。大司憲李山海等避嫌請免官。退待

鄙夫其言不足爲輕重。而獨恨　上心深合流俗。終不可保存好善之萌矣。可勝於悒耶。

○萬曆八年庚辰。今　上(宣祖)十三年正月己未。　仁聖王后神主祔太廟。　上親祭大赦。受百官賀。行飮福宴。宴時舊例或用女樂。而不載於五禮儀。禮官循例將用女樂。兩司玉堂政院以爲。飮福之宴。承神之休。當肅敬將事。不宜聽女樂淫褻之聲。　上以爲矯激。不允。兩司連章爭者累日。至宴時。兩司固爭至於七啓。竟不允。

謹按。五禮儀乃　祖宗成憲。雖或有所未備。而規模則近正矣。今　上欲法　祖宗。則當用五禮儀。每循近例之不正者何哉。正殿之用女樂。決非禮意。兩司豈至於矯激乎。　上意非必欲聽女樂也。只是深厭儒者之言。欲折之以俗例耳。於戲可勝嘆哉。

二月。同知中樞府事許曄卒。曄自少以學問自許。而議論差錯至於文義。亦不通曉。常與李滉論學。所見差誤。滉笑曰。太輝若不學問。則眞是善人也。盖譏學識之差也。雖自以爲學問而是非不明。取人多錯平。與人爭論。辭氣不□□。人皆稱有所養。而及末年喜怒暴發。人甚恠之。按嶺南時。榮川郡守鄭仁弘治郡政淸。而以供頓不盛。曄發怒。仁弘入。講以大典侮辱之。仁弘卽棄官而去。又以晋州儒生朴宗智等好議論守令得失。發卒掩捕。囚治其罪。宗智等是善士也。一道駭恠之。罔測其意。曾與李珥相厚。而及東西立異之後。曄爲東人宗主。議論乖僻。至於嗾士類使攻珥。人以曄爲卯地。以卯爲東故。譏其爲東人之主也。昔自謂不近女色。而在嶺南昵愛淫娼。所言皆從。列邑賄賂。輻湊娼家。路上至與妓同轎。人皆指笑以色成疾。旣遞之後。未及上京。而卒于尙州。○副提學金添慶以特旨。陞拜司憲府大司憲。添慶爲人不言時事。故被　上擢用

謹按。國家設官分職。將以整理時事也。欲理其事。則安得無言。今者　主上惡人有言。見人建白。則輒其矯激。必循默無言。然後乃蒙擢用。遵是道也。則雖以曹叅繼蕭何之後尙有不治之患。況承權奸濁亂後。國事多穿弊者乎。夫是之故庸碌者登庸。有志者決退。坐而待亡。而終不悟。嗚呼豈非天耶。

以鄭澈爲江原道觀察使。澈自遞大諫之後。休官不出。屢辭召命。及拜是職。以追榮先人爲重。乃拜　命赴任。澈忠淸剛介喜飮酒。醉必失儀。識者短之。親行別祭于文廟。因試士取人

○河原君薦驛官女。有美色。命納宮中。自是日色無光者累日

○以鄭宗榮爲議政府右贊成。時西人不得列于顯班。故流俗充

不衰也。乙巳之難。言密旨之非。得罪竄謫者累年。朝論漸解。還居鄕里。今　上朝被擢用。不久陞亞卿。　上每重其氣節。眷顧深優。辛未歲被人言。歸鄕窮乏。京畿觀察使尹根壽啓其狀。　上命給食物。仁傑上疏謝恩。因請趙光祖從祀文廟。上不允。仁傑雖不能下學問之功。而每與成渾李珥論學。雖耄而不廢。珥每曰。白公之識見。雖至八十之年。矻矻論學不談他事者。只此人也。仁傑與珥論光祖李滉優劣。珥曰。論其資禀。則靜庵超勝。語其造詣。則退溪爲優。仁傑掉頭搖手曰。大不是。退溪安敢望靜菴乎。厥後仁傑薦成渾李珥可大用。而珥有輕率之病云。人或尤之。仁傑曰。渠短靜菴。擬以退溪之下。故吾言云云。仁傑憂國之誠。至死不變。而才非適用。只喜慷慨立論而已。成渾常語人曰。白公之才。譬於圍碁。則有時高着。可敵國手。而有時亂着。非倚恃之才也。末年上京陞資憲。至是卒。年八十三。○十月。凍日沉霧。冬暖如春。山花盛開。○十一月。姜暹爲咸鏡道觀察使。兩司論其不合北門鎖鑰。累啓不允。朴民獻曾爲監司。貪贓狼藉。而暹繼其後。暹亦有貪聲。識者憂北方難保矣。暹拜辭時。　上引見慰諭而送之。咸鏡南道節度使蘇瀚以私怒殺北道官奴二人。拿鞫于禁府。旣服。議于大臣。照以濫刑之律。臺諫爭之。以爲因公事殺其官下軍民。則可照以濫刑矣。今則以私怒殺他道之人。當論以殺人。　上命收廷議。則二品以上皆曰。不可論以殺人。兩司復爭之。更至累月。終不允。

謹按。殺人者死。在法罔赦。瞽瞍殺人。皐陶執之以法。舜之力不可沮止。則蘇瀚何人。敢肆意殺人而是□辭乎若擧八議之法。則有司當照以大辟。而或可□恩貸死矣。今乃照以濫刑之律。則大紊國法矣。二品以上無一人正議者。朝廷空虛久矣。安得而正事乎。

十二月。禮官於　仁聖王后禫祭日。定爲受賀之儀。兩司啓曰哭泣行祭。而遽受賀禮。吉凶相襲。非禮也。請勿受賀。　上曰。舊禮不可改。兩司爭之累日。　上曰。異議之習不可長也吾非欲受賀也。只惡異議耳。竟不允。　左叅贊成世章白　上曰。今之年少士類。名爲慕古學問。而無其實。爲一時之弊。上曰。此言直切。正中時病。三司交章駁論。而　上意終不快

謹按。道無古今。而古有聖賢。今無聖賢。則爲士者安得不慕古乎。民有秉彝。而非學問則無以明其理。爲士者安得不學問乎。名爲慕古學問。而放心爲惡者。獨不爲一時之弊乎世衰俗末。爲士者旣小向學之誠。而時君世主又從而惡學問之名。故儒者沮喪。而流俗得志。此叔季之通患也。彼世章

而金宇顒李潑因發調劑之論。稍抑東人浮薄之論。庶有和平之望。識者以爲。李珥之疏雖見沮抑。而不爲無助云。

謹按。沈義謙是外戚之稍出頭角者耳。雖得叅於士類。曷足爲有無哉。金孝元雖少有才。而未聞道。輕量淺識。非可作士林領首者也。斯二人是非之辨。豈係於治亂安危哉。西人之必曰沈是金非者固惑矣。東人之必曰金是沈非者亦是彼是方生之說也。亦豈非惑乎。沈之不度德量力。欲爲國事者旣非矣。金之輕詆先輩以致疑阻。使士類分爲二邊者。亦豈是乎。論其事則兩人皆非也。語其才則兩人皆勝於流俗。不可棄也。若曰金優沈劣則得矣。若曰金是沈非則非事理之當然。假使二人明有是非。此非關於國家。而反以辨之。故議論橫潰。壞人才傷國脉。爲世大祟。而擧世滔滔莫覺其然。嗚呼豈非命耶。今者抑制西人。使不得出氣。使流俗鄙夫乘時窃柄。乃與東人合而爲一。而方且受命於流俗。而疾視西人。惟恐其復入。可謂惑之甚矣。由今之道無變今之議論。雖聖君賢相欲致治平。終不可得也。於戲可勝歎哉。

○同副承旨許晉謝病免。晉爲執義時。揣士類歉李珥。可劾以擠之以結士類之心。乃於　經席啓曰。李珥之疏出於私心。疏中營救沈義謙韓修鄭澈。義謙修是珥族黨。澈是珥執友。其言豈是公心乎。且渠不上來。而偃然陳疏。亦非臣子之禮也。　上方以珥之不來。甚不平。聞晉言頗是之。未幾晉拜承旨。物議皆曰。許晉害故舊以發身云。盖晉與珥有相友之契。故云云。於是人多唾鄙。憲府劾晉之阿世害正。　上雖不允。晉慙不能居位。以疾免。不敢見人。士林皆曰。若使珥在朝。則晉將執鞭之不暇。而乘其入井。乃敢下石。其無狀甚矣。○具鳳齡辭疾不至。鳳齡聞士類議論不靖。將上京匡救。而所親力止之。乃辭以疾。○八月。成渾上疏。自陳病不能仕。且陳君德之要。以虛心受善爲第一義。自　上褒以至論。但無更召之命。時士類旣失李珥。欲援渾入黨。多勸　上特召。渾終無應命之意。有一士人。見渾言珥之短。渾徐曰。吾與叔獻。生當同罪。死當同傳。其人失色而去。○九月。以尹斗壽爲延安府使。斗壽拜辭。　上引見曰。卿何以治郡。斗壽對曰。延安之民好訟。簿牒甚煩。如臣望輕才劣。罔知所爲。　上默然良久曰。予之待卿。不以內外爲間。卿亦勿以內外爲貳。暫煩出守。後當復召斗壽退語人曰。初意當久別　天顔。欲一仰視。而及聞　天語丁寧。感淚如泉。竟不敢仰視矣。因掩淚不能止。同坐者皆下淚。○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白仁傑卒。仁傑少從趙光祖學。深服其爲人。及己卯禍作之後。雖韜晦。不事檢束。而其中。好善

第以小臣輕妄。辭氣之間。多有過激之病。旣與同僚相異。又被玉堂之譏議。臣之所失大矣。請遞臣職。 答曰並勿辭。皆退待物論。憲府出仕後啓。李珥代疏之事。非出於傳播。應洞之欲論。未爲不可。而德輿等不從。勢難相容。請應洞出仕。德輿以下並命遞差。於是憲府將劾珥。議論甚盛。持平奇大鼎尤攘臂詬珥。大鼎曾以善士得名。而至是趨附東人。翕翕訿々。識者鄙之。白仁傑聞兩司之論如此。驚愧乃上疏自明。其畧曰李珥果修潤臣疏矣。竊聞宋之程頤。代彭思永作論濮王典禮疏。代富弼作論永昭陵疏。代呂公著作應詔疏。此等事先儒亦肯爲之。故臣用珥文而不以爲嫌。向人無隱。故傳者皆以爲李珥誘臣上疏。臣雖無狀。豈敢以非臣之本意。聽人所敎爲此疏乎。老臣臨死。不敢飾詐以欺罔 殿下。 上於是始得其實。答曰省卿上疏。始知首末。卿宜安焉。於是玉堂以憲府失於處置爲言。李栻等乃避嫌曰。應洞啓辭雖曰過激。不可輕遞言官。故敢請出仕。而玉堂以臣等處置失當。譁然不已。是欲主和平。而適足以啓循默之漸杜言者之路也。臣等待罪言地。顯被譏議。不可冒據。請命遞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玉堂乃上劄曰。臣等固意傳播之言。容或失實。及見白仁傑上疏。則果如臣等之所料矣。宋應洞輕信所聞。欲啓不靖之患。李栻等。處置乖當。大非和平之意。請並命遞差。 答曰依啓。於是兩司皆遞。而鄭芝衍拜大司憲。具鳳齡拜大司諫。芝衍病未供職乃 特拜李山海爲大司憲。兩司雖遞。而新臺諫亦疵珥不已。執義洪渾尤忿曰。豈可遞應洞以杜言路乎。至欲上疏爭辨。李山海懦弱不能止。柳成龍李潑等力止之。金宇顒聞之曰。憲府之疏若上。則我亦獨疏斥其賢者之罪。而我亦將退去矣。憲府重其事不敢發。而橫議不止。左相盧守愼倡言曰。憲官果攻李僉知。則吾等大臣。不可無言。當啓憲官之失。安可托於公論以害君子乎。守愼問童蒙訓道朴洞曰。宋應洞攻李僉知。外議何如。洞曰。時論雖詆李公。李公不可毁也。學徒遊吾門者三四百人。吾欲試其意。問曰李公何如人。則無一人不以爲君子者。此輩是後日士林也。一時雖或妄毁。後日公議其可泯絕乎守愼深然之。後於經席。朴淳及守愼皆極陳珥之爲人決是君子也。雖或有踈脫之失。出於憂國之誠。不可疵議也。 上曰。人言敎仁傑上疏。故予亦非之。今聞其實。則只是相通而已。此有何過乎。是時東人之浮薄者。必欲害珥。恠論百出。而賴淳守愼宇顒正色折之。故竟不能害。自是之後。公議咎東人。至於韋布之議。多目以小人。鄭澈謂人曰。時論至於攻叔獻。則尙何言哉。自今東人安得爲士類乎。於是東人不能肆意攻西

李珥代述之事。朝著之間莫不共知。至有親見其代稿者。仁傑老耄不足責也。珥以經幄舊臣。少負儒名。退處山野。凡有所懷。直達無隱。有何顧忌。而乃敢匿跡回互。隱然代述。冀惑天聰。實非直道事君之義。故臣不勝駭愕。直據所聞。欲論其非。以正人臣詭秘不直之失。而爲同僚所沮。抑臣之所見謬矣。不可靦然在職。請命遞臣職。　答曰勿辭。大司諫權德輿亦率同僚避嫌啓曰。臣等聞白仁傑疏中論時事一款。乃出於李珥之手云。果若此言。珥固不得辭其責。但近朝廷方以和平爲主若因此事必至於論劾。則恐致囂囂益甚。故與宋應泂論議不合且以匿跡詭秘斥之。臣等之意則不以爲然。所見各異。不可在職。請遞臣等之職。答曰勿辭。諫院皆退待物論。於是司憲府大司憲李栻亦以率同僚避嫌啓曰。白仁傑疏中一款。出於李珥之手。至發於經席之上。臣等忝在言地。默無一言。不言之責臣等亦不得免。請命遞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憲府。亦退待物論。前弘文館修撰金瞻啓於經席曰。李珥疏脫。白仁傑疏中論東西一款。乃珥代述也。李文馨親聞仁傑之語云。　上已聞代述之事矣。弘文館將處置之際。金宇顒時爲校理。大言曰。宋應泂必是小人也。乘此機會陷害君子也。當遞憲府及應泂而獨存大諫以下可也。同僚不從爭辨。自午至昏。宇顒極言竭論曰處置失宜。則吾等亦將得小人之名。豈可爲一宋應泂而皆陷於小人之域乎。同僚多右宋應泂。議久不決。副提學李山海應敎李潑依違兩間。乃爲兩全之計。山海製劄子曰。權德輿等之辭。不爲無見。常時傳播之言。容或失實。李珥代述之說。都下喧傳。臣等亦聞之矣。但念珥平日以儒者自許。豈爲如是無理之擧乎。雖或有簡札相通之事。而流傳之言。恐至於過實也宋應泂之所聞。明白與否。臣等未能的知。此不過信其所聞而已。德輿等之不從。實出於公心。應泂之欲劾。雖有後獘。而亦非他意也。李栻等之不言。不過難信傳播之說而然也。有何所失。請並命出仕。　上乃召李文馨問曰。卿至白仁傑家。仁傑自言頃日上疏。乃李珥之手云云。此言是乎。文馨回啓曰。臣向日往見白仁傑。偶問曰前日疏中一款。與李珥疏中頗有相同處何歟。仁傑答曰。李珥通之矣。此外他無所言。　上問玉堂曰。敎人上疏。此實驚駭。意雖貴於和平。理難掩其罪責。出仕事依啓。權德輿等再避嫌曰。李珥代疏之言。雖有云云。其間曲折。未能盡悉。臣等之意。妄以和平爲主。且應泂所斥實似過中。故不敢從之。而反被沮抑之誚。今不可苟合。請命遞臣職。宋應泂亦啓曰。李珥之事。實爲駭愕。區區之意。非是自信所聞必欲深治以抵於罪也。不過論其所失以戒妄作而已

○五月。以都承旨睦詹。特拜戶曹叅判。詹亦庸碌無能。故被上擢用。○以許曄陞嘉善。拜慶尙監司。時慶尙監司鄭芝衍以疾遞。上以嶺南巨道。兼有島夷之虞。命大臣。擧資兼文武可鎭嶺南者。大臣以具鳳齡李珥金餘慶李山海許曄應命。上以曄。年高舊臣。爲先用之。曄實無撫馭之才。文簿山積。不能聽理。民之所訴。不能辨答 惟吏輩是信任。於是政事淆亂。民甚怨之。○知中樞府事白仁傑上疏陳時弊 且陳東西分黨之狀。請使調和鎭定。自 上褒答。而士類見其疏辭。不扶東抑西。於是三司政院皆上章論其辭之失。以老耄顚錯目之。時東人益盛詆毀西人 不遺餘力。欲强定是非。識者憂之。○以司諫院大司諫召李珥。珥辭疾不至。而上疏論東西分黨。而東人攻西人太甚。欲强定是非。請打破東西。保合士類。使之一心徇國。言甚激切。 上以疏辭不中。命遞珥職。於是兩司玉堂紛紜駁論矣。○處士成運卒。運守靜山林 謝絶世紛。餘四十年距家數里。有溪壑可玩。築小室其間。每閑日騎牛而往。蕭然獨坐。有時彈琴數曲。自適而已。人有願聽者。皆不爲彈。樂善好學。與物無忤。居家不問有無。簞瓢或空。晏如也。明廟朝 薦以遺逸拜六品 徵至京城。病不能進見。辭職而歸。今上朝。屢召以爵命。皆不至。特賜穀帛。以優其老。是時卒。上命致別賻。學者推之爲大谷先生。○六月。黃琳以特旨拜漢城府判尹。流俗之被擢。至於如此。○以李文馨爲吏曹判書。文馨曾失勢。以附東人。故發跡被柄用。○是夏。三道大水崩山漂海。咸鏡道大旱。田野盡枯。平安道大風拔木。雨雹大如馬頭。小如手掌。變異甚恠。而 上方興土木之役 改熙政堂益增廣之。三司諫止。不允。○七月。兩司將請治李珥之罪。不果。去年冬。李珥在坡州。白仁傑在京。欲上疏極論時事。並進東西保合之策。而恐其辭不達意。通于珥使修潤之。珥雖知仁傑衰耄。而憐其憂國之誠臨死不渝。乃依其言。畧爲一端文字以送之。至是年夏。仁傑上疏。其論東西一款。頗用珥文字。而仁傑踈脫。向人不諱。許曄與李文馨往見仁傑曰。論東西一款。何以與李珥之疏。意思相合耶。仁傑曰。此議論出於珥手矣。於是士類喧傳不已。珥負時望。東人意珥必扶東人之勢。而及上疏譏誚東人。東人甚怒。至如柳成龍李潑輩。亦不能平。正言宋應泂輕躁陰險。窺見珥忤於士類。意謂若唱說劾珥。則可以深結東人而得做好官。乃議于同僚曰。李珥代白老製疏 不可不劾其罪。大司諫權德輿等皆曰。此事虛實未可知就令有之。豈是罪過乎。且休官退去之人。其可劾之乎。應泂固爭之德輿等終不從。應泂乃獨啓避嫌曰。仁傑上疏論時事一款

論啓。被劾而遞。於是東人益詆澈爲邪黨。
萬曆七年己卯。今　上(宣祖)十二年二月。領議政洪暹謝病免以朴淳爲領議政。士林望復相久矣。今始入相。○兵曹判書李希儉卒。希儉拙□無機變。遇事不避。以　仁順王后守陵官。致位六卿。許曄勸希儉讀書。希儉曰　我以飮酒爲事　何暇讀書希儉不求時譽。不事權豪。雖非人望。或有取者焉。○以柳㙉爲禮曹判書。朴大立爲刑曹判書。李拭爲司憲府大司憲。皆庸流非人望。而　特命加階　○白虹貫日者至再　上下教求言。
○三月。司憲府應求言之　教。上疏論時弊。分辨東西是非。而顯斥沈義謙爲小人。金繼輝鄭澈皆爲邪黨　於是是非之論蜂起矣。時東人甚盛。求名者趨之　慕爵者附之。至於流俗宰樞前日見斥於西人者。皆乘時爭諂于東。多得柄用。大司憲李拭。旣居要職。方欲固位　而執義洪渾曾恨斥東故退居。及東人得志　乃攘臂而起曰。此正君子有爲之時也。立論甚偏。掌令鄭熙績曾以義謙之事。自以爲見忤。而乙亥西人出熙績于外。故熙績銜之。至是爲掌令。製疏乃極詆義謙及其儕輩。將欲爲國是。以防西人再入之路。由是朝廷。不靖矣。○四月　以司憲府持平徵成渾辭疾不至。乃特下教召之。使之調病而來。○李銖之獄久不成　張世良受刑二十餘次。殆死而終不服。或譬之曰汝罪不重。若告以接置。則可以免死。何苦而忍杖乎。世良曰我豈不知不服則死。服則生乎。但實無是事。安可自貪其生而陷人於死地乎。時士類必欲銖獄之成　銖及世良獄中訴寃之書皆不許上。判義禁府事鄭惟吉語人曰。張世良罪輕之人。乃刑二十餘次　期以輸情。此非法例　我欲啓達。而畏人言不敢耳。且世良若非義士。決是愚人也。何故爲李銖而殺身乎。　上以世良久不服　疑銖獄不實。問于三公將釋之。三公畏士論。不敢對。　上乃命釋之。政院以贓汚重罪不可輕釋。爭之至四啓上乃怒。命罷入直承旨金宇宏宋應漑。而盡遞都承旨李山海以下。　天威大震。闕中驚動。明日兩司玉堂爭之不能得。三公亦請罷遞承旨。而　上不從。銖世良乃得釋。
謹按。李銖行賂之虛實。未可的知。而張世良接置之罪甚輕。若以世良爲干證必欲直招。則爲干證之受刑。例不過三次。何可濫加二十餘次乎。若以世良爲正犯而推鞫。則國法元非死罪則不限輸情。必也死罪。然後乃以輸情爲限。世良之罪不過杖之而已安可以輸情爲限乎　士類識見不明。用意不弘只恐獄不成而反中其禍。不念殺無辜之爲害義　不顧前後是非。而惟獄之務成。他人則不足道也。曾爲柳成龍李潑之徒乃作此擧乎。嗚呼不可使聞於他人也。

家之慝。不究虛實而醜詆之。四不解事而鄭澈與李潑乖隔。永絕東西相協之望。自是之後。附東者日起。爭出新論。而流俗舊臣。曾棄於西人者。乃居要地。招權釋憾。峻其議論自明貢忠於東。而西人則雖善士皆不見用。淸名之士。反與流俗爲一。而淸濁混淆。無以辨別矣。嗚呼金誠一。固是恠鬼輩也。不足多責。以纖輝之疏通李潑之重望鄭澈之剛正。猶不免同歸於誤事。豈非命耶。

○南中月魄墮地。天中無月。人甚驚駭。○十一月。以姜士尙爲議政府右議政。洪暹陞領相。盧守愼陞左相。士尙立朝十年不肯出一語論時事。每曰。國家治亂。在天非人。居官不張公論。不徇私情。任其自然而已。喜飮酒。醉則尤不言。每對人只以手捫鼻而已。士尙拜相之日。鄭澈族侄鄭仁源。持酒飮澈曰。人生幾許。何用自苦。願叔父愼勿開口。只使捫鼻就相位以活我窮族。聞者冷齒。○有飛雉蔽天。自北而南。京城中多雉。人或拱執。有一士人戲語曰。國運將治矣。曾聞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氣自北而南。豈非將治之候耶。聞者笑之。以鄭澈爲大司諫。澈憤士類誤事。將退歸。而有此命。以書問就去於李珥。珥答曰。士類之疑君。雖士類之過。亦是君不愼言有以自取。不可專咎士類也。今不供職。則疑阻益深。浮言益鬩。而士類與君終不得合。後日攻士類者。藉君爲重矣。士類雖有所失。而攻士類者必小人也。若小人藉君爲重　則倒河無以洗其羞辱。必須今日供職。持議平和。以釋士類之疑可也。澈乃就職。珥雖退而惓惓國事。每以士類不和爲憂。欲在朝任調劑之責。成渾語珥曰。旣以道不行而去。則無端還進。於義無據。自古行道之士。未聞不計道之行否而只以止鬩爲能事者也。珥乃止。時義謙遞全羅監司。退歸坡州。珥謂之曰。退去雖好恐非時。無乃益助人言乎。義謙曰　吾之退計已定。豈必避人言自阻乎。士類旣排三尹矣。若止於此更無疑阻。則　國家之幸也。若疑阻不已。名爲西者。雖賢才亦不用。則擧措必誤矣且如今日。金顯卿字貴榮作吏判。而三尹以貪汚得罪。雖曰激濁揚淸。人孰信之乎。貴榮最貪鄙故云。珥曰固然矣。士類果誤矣。但士類之失。不過爲搢紳之羞。而惡士類而欲治之者。其禍必重。往往亡人之國。今之時事緩急。無可恃士類。誠可憂也。義謙曰公言是也。今之士類雖不我容。我得優游桑梓。有何憂乎。後日若士類失勢。則是可憂也。義謙退去未久。還朝供職。識者笑之。○十二月歲抄恩例之下。尹斗壽三父子皆承敍用之命。諫官皆以爲李銖獄事。時未究竟。與者方受鞫問。而受者復職。非政事之體。大司諫鄭澈獨以銖獄爲不實。不肯

治擧尹家三父子之名。以爲受者。而自劾不盡言之罪。弘文館乃上箚遞臺諫。而新臺諫遂啓。請罷三尹以懲貪風。而　上依允。大司諫金繼輝受暇在鄕。聞兩司攻三尹。大疑東西接戰。甚不韙曰。年少士類。處心不公。不可與同事。我寧得罪而退也。乃入京。於復　命之日啓曰。三尹皆以良士被擢用。別無大端過惡。今甚受賂。虛實未可知。安知非陰中者所造言乎。徐待獄事之成。治罪未晩。而先拈出三人之名。泛請治罪。非待士之道。士類進退所係非輕云云。其言多過激不中。於是士類群怒。皆指繼輝啓辭。爲亡□之語。臺諫避嫌而退。弘文館劾遞繼輝。李山海拜大司諫。於是兩司憤激。大司憲朴大立持論尤到。掌令李潑。袖出彈文。毛擧三尹一家隱慝。不復推究虛實。一一上達。醜詆無所不至。自　上旣以東人攻西爲不公。而又以繼輝黨西爲不是。於是士類出繼輝爲全羅道觀察使。皆指爲不吉之人。朝廷騷擾。而傍觀者目爲東西之戰。不以爲公論。惟東人自恃爲淸流。而慷慨日甚。鄭澈與李潑。議論大乖。東人顯斥澈爲小人。東西更無相合之望矣。時前瓮津縣監李信老亦以行賂。同下詔獄。其受者則無的實之人。泛指朝貴。漫及右相盧守愼。臺諫欲並劾受者。其論及大臣爲難。不敢發。談者皆曰。士類名爲糾摘受賂。而實欲罪三人也。李銖可謂蝦死於鯨戰也。不然則何故李銖之獄期於必成。而李信老之獄則鞫之不詳耶。又有言者曰。李銖之獄。出於構陷。非實事也。於是士類病之。恐獄事不成則反爲西人所中。深文鉤鉅。無所不至。憲府聞李銖之米接置于市人張世良家。乃托他事。捕繫世良。因移禁府。必欲成獄。又不可獨窮銖獄。故窮逮信老干證之人。訊及當初發言者。則儒生鄭汝忠偶言其事。故並繫汝忠。時禁府堂上朴啓賢。亦有受賂聲。深銜汝忠之發言。刑訊甚酷。汝忠幾死。物情尤不平。或曰。今日士類之嚴法刻刑。無異金安老云。街談巷議　囂囂不止。憲府啓請放汝忠。而信老之獄終不成。上命放之珍島。邸吏(京主人)有與銖結怨者。乃曰。我若入獄則獄事必成。憲府聞其語。即啓囚其吏。於是獄繫者皆一樣納供曰。李銖載米百石。接置于張世良家。因分納于三尹家云。而獨張世良不服矣。　上以郡吏已服。故乃從兩司之啓。罷三尹。金繼輝旣大忤。士類尤之。繼輝曰。我旣失士類之心。必不容我。而後日若有攻士類者。則必小人也　雖用我。我不可爲其用。我銘旌。不過書司憲府大司憲而已。

謹按。朝廷之上　見識爲大。無識見。則雖賢亦敗事。今者士類之鬩。皆出於不解事。而金誠一一不解事而發其事。二不解事而金繼輝激成士類之怒。三不解事而李潑列數三尹一

○九月。大雷電以雹。是年。水旱不調。霜降又早。遂爲凶年。海邊薔薇海棠於秋末盛開。○十月。吏曹判書鄭大年卒。大年居家淸儉。且有才氣。善治劇邑。及居銓曹。政事亦不至淆亂。只是無好善之量。而議論粗俗 故識者不取焉。○資憲大夫戶曹判書李後白卒。後白字季眞。居官盡職。律身淸苦。位至六卿。寒素如儒生。賂遺一切不受。客至盃盤冷淡。人服其潔。只是局量狹隘。非廟堂之器。金孝元常曰。季眞只是六卿之才若至作相。我當論劾。人以後白與沈義謙相知故。孝元嫌義謙發此言云。李珥獨曰。季眞果非相器。孝元不爲無見。但無人勝於季眞。則安能劾其爲相乎。時東西士類方角立。後白雖被目以西人。而口不發莫適之言。故年少士類亦不忌之。方有入相之望。後白與盧禛爲深交。禛之死。哀痛殊甚。至是受暇省親墳與禛同鄕。故歷見其柩。還家感疾。一夜而卒。士類甚惜之。是時盧禛後白相繼而卒。物議以爲正二品無人云。○以兩司之劾。罷尹斗壽尹根壽尹晛職。時士類中分。所謂東者多淸名後進。所謂西者只是前輩數人而已。其付從者皆無時望。於是士類知東盛西衰。而且西人於出孝元之後。擧措乖當。公論不與。故一時進取者。咸趨入於東。皆扼腕以爲東是西非。金繼輝。雖號西人。而亦爲年少士類所重。故年少者。或稟命於繼輝。

尹晛與金誠一同作銓曹郞。議論矛盾。遂成嫌隙。晛之叔父斗壽季父根壽。皆在要津。每作扶西抑東之論。東人深嫉之。而斗壽居家不淸謹。頗有受賂聲。或謂繼輝曰。斗壽可劾出之也繼輝止之曰 方今士論橫潰。務在鎭靜。不可攻擊。年少輩以此不快於繼輝矣。弘文館修撰姜緖於經席。啓曰。士類分作東西二邊。皆可用之人也。不可捨一取一云云。於是 上已知東西之說矣。李潑。偏主於東。鄭澈偏主於西。二人所見不同。而皆人望且憂國事。二八爲一時之最。故李珥每謂澈潑二人曰君等二人。持議和協。同心調劑。則士林庶可無事。言之甚切一澈稍回所見。與潑定交。相爲作持平之論。而東人喜事者。終欲攻擊西人之不善者以防後患。皆以斗壽三父子爲邪魁。決欲去之。惟柳成龍潑不從矣。時務安縣監全應禎以賂權貴事覺。下獄窮問。朝議方以貪贓爲戒。金誠一聞珍島郡守李銖運米賂斗壽兄弟及晛家。甚怒。一日於 經席。因論貪汚。誠一啓曰。全應禎雖受罪。而厥後亦有載米行賂者。貪風未戢矣。 上遽問曰。是何人。誠一猝然對曰。珍島郡守李銖也。誠一旣啓之後。臺諫請治李銖之罪。 上命下銖詔獄鞫問。而 敎曰。只治與者。不治受者。可乎 時許曄爲副提學。方爲年少輩倡導與同僚共議。臺諫不劾受者。非直切之義。無臺諫風彩。臺諫

赴任。之菡忽然赴邑。問民疾苦。有以魚池爲苦。盖邑有養魚池使民輪回捉魚以納。甚苦之。之菡乃塞其池 永絕後患。凡出令。皆以愛民爲主 民方愛慕。而遽嬰痢疾。不久而卒。年六十二。邑民悲悼如親戚。金繼輝問李珥曰。馨仲何如人。或比於諸葛亮何如。珥曰。土亭之菡(軒號)非適用之才。豈可比於諸葛亮乎。比之物。則是奇花異草珍禽恠石。非布帛菽粟也。之菡聞之笑曰。我雖非菽粟。亦是橡栗。豈是專無用處乎。盖之菡性不耐久作事。多無終始。非可久之才。且好奇。非徇常成事者故珥語云然。○吏曹判書鄭大年辭職免。以盧禛爲吏曹判書。禛於乙亥年。以特拜禮曹判書。辭以母老身病不來。至是喪母上京謝 恩。有是命。病未供職。未幾還遞。大年復代之。○八月以白仁傑爲議政府右參贊。仁傑雖在畎畝。不能忘懷於時事。每歎時人不相知。至是老耄。欲請趙光祖從祀文廟。上京。大臣悶其老且窮 白 上請使奉朝賀以給祿。未幾。仁傑歸坡州。上不知已歸。特命拜右參贊。聞其已去。下 書召之。仁傑上疏辭職。不允。遂上京謝 恩 因得入侍。耳聾氣急。不能聞 天語。 上有所問。多不能答。 上憐其向君之誠。頗視溫慰之旨。識者以仁傑之進。爲晚節之尤云。○資憲大夫前吏曹判書盧禛卒。禛遲鈍訥言。而其中好善愛士。故甚有時望居家事母甚孝。鄉人皆服其善。但乏經濟之才。不能建明時事。只能自守。而且不能擇辭受之節。州縣賂遺。無所不受。至於山積。崔永慶不韙之。時士論方以尹斗壽爲貪縱。永慶謂禛之鄉人曰。汝鄉亦有尹斗壽。其知之乎。鄉人曰誰也。永慶曰。盧禛豈非尹斗壽乎。聞者皆笑。盖介潔是禛所短也。○領議政權轍卒。轍稍有才氣。而性鄙俗。自少歷揚淸顯。位極人臣。而惟以保全爵祿爲務。爲世所輕。○上出幸時見一小童在于下初以爲觀光之童。更視之則乃軍士也。 上憫然下 敎曰。如此兒童。心欲不離慈母之懷。干戈之役。豈其所堪乎。予見此兒心懷不寧。夜不能寢。予以不敏。叨居君位。致有此事 尤可恨也。兵曹。其點閱軍士。如有年未滿者。則皆可還送待年立役也。予寧失數千之兵 不忍使兒童立役。兵曹乃募軍卒。自言其年。使之下歸。軍卒雖有幼穉者。恐還鄉之後被守令更定苦役。願歸者無幾矣。

謹按。不忍人之心。孰不有之。況 主上。英明出人。豈無愛人之心乎。今讀 敎辭。使人感動流涕 誠推此心以施仁政。若赤子之情。何所不施乎。惜乎藹然善端。發於一時 而終不見施之政事以革弊瘼。豈天不欲斯民蒙至治之澤乎。何其有仁心而不能行仁政乎。嗚呼可勝歎哉。

與少年士類交情。以破東西說。以洪可臣爲司憲府持平。可臣頗有風力。與趙瑗爲少年友。而瑗爲吏曹佐郎。有循私之說。且瑗輕躁非人望。故可臣先謂瑗曰。公事則不顧私。君多所失我不可循情不劾。乃駁瑗遞職。公論稱快。而可臣則人目爲東人。瑗則人目爲西人。故造言者多謂。東人與西不恊。故攻擊而至此。鄭澈亦不能平矣。○六月司憲府○劾平安道觀察使李俊民之子殺人。俊民不能檢其子。請罷。　上只命遞職。而問于大臣曰。文武兼全智畧具備。可爲平安監司者。其薦數三人。大臣權轍等。乃以李陽元黃琳應命。陽元浮浪無氣節。黃琳只是硜々俗人。皆無才略。物議以大臣罔上矣。不數日加陽元資憲。拜平安道觀察使。兩司論劾。終不允。只改正資憲加。戊申雷震于文昭庭樹。　上驚懼。下敎求言。且命理寃獄。○吏曹判書李後白辭疾免。後白爲銓長。務崇公論。不受請托。政事可觀。雖親舊若頻往候之。則深以爲不悅。一日有族人往見。語次視求官之意。後白變色示以一紙。多記人姓名。將以除官者也。其族人姓名。亦在錄中。後白曰。吾錄子名。將以擬望今子有求官之語。若求者得之。非公道也。惜乎子若不言。可以得官矣。其人大慚而退。後白。每除一官。必遍問其人可仕與否。若誤除不合之人。則輒終夜不眠曰。我誤國事。時論以後白之公心。近世無比。至是以疾遞。鄭大年代之。○七月。前戶曹判書尹鉉卒。鉉才長於治財。性且吝嗇。居家一毫不妄費。以致富。而不肯周人之急。其判戶曹也。檢校錢穀。錙銖不遺人服其能。但不恤民隱。而只憂國計。多取民怨。故識者目之以聚斂之臣矣。○牙山縣監李之菡卒。之菡自少□慾。於物無吝滯。禀氣異常。能忍寒暑飢渴。或終日赤身坐烈風中。或十日絕飮食不病。天性孝友。與兄弟通有無。不私其有。輕財好施能救人之急。其於世上芬華聲色。澹然無所好。性喜乘舟泛海○涉危而不驚。一日飄然入濟州。州牧聞其名。迎謁入館。擇美妓薦枕。指倉穀謂妓曰。爾若得幸於此人。當賞一庫。妓異其爲人。必欲亂之。乘夜納媚。無所不至。達曉竟不被汙。州牧益敬重焉。少不學　既長。其兄之蕃。勸讀書。乃發憤勤學。至忘寢食。不久能通文義。不事科擧　身無覊自放也。與李珥相知甚熟。珥勸從事性理之學。之菡曰。我多慾未能也。珥曰勢利芬華聲色財利。皆非吾丈所屑也。有何慾可妨學問乎。之菡曰。豈必名利聲色爲物欲乎。心之所向。非天理則皆人欲也吾喜自放。而不能束以繩墨。豈非物慾乎。其兄之蕃沒。之菡哀痛如喪考。期年服盡。後又心喪期年。或以過禮爲疑。之菡曰。兄是我師。我爲師心喪三年耳。是時拜牙山縣監。所觀勸

學甯武子愚也。珥曰。君言甚切。我心戚戚也。願以此言書一通以示朋友也。但我已退○今不可無端復進。非我今日始去也。李之菡責珥曰。君何忍退去乎。珥曰。我果非耶。之菡曰譬如親病極重。死在朝夕。而爲子者奉藥以進。則病親極怒。不服其藥。或以椀擲于地。有時擲于子。而傷其鼻目。則爲子者其可退去乎。其可泣涕進勸。愈怒愈進乎。以此可知君之是非矣。珥曰。譬喩之言甚切矣。但君臣父子。無乃有間乎。若如吾丈之言視之。則寧有可去之理乎。珥臨行謂鄭澈曰。當今時事。無可下手處。惟士林協和。論議得中。使淸論行於朝著。則可救一半。今君被年少士類所疑。而浮薄之輩憑藉君言。交亂兩間。使人眩於是非。君若留朝持議平和。則士類釋疑。而造言生事者失志而不得肆。其益豈淺淺乎。如君進退未定。若我已退欲進不得者也。君可勉留。我以調和士林之責。付君而去矣○澈然之。○慶尙虞侯孫翌。使軍士修練軍器。而督促過嚴。軍士怨怒。閉門結陣將作亂。翌懼。躬自謝過。然後乃解。節度使郭嶸密捕囚首謀者。然後啓聞其狀。　上大驚。命斬其首謀者。梟首以威衆。翌亦抵罪。武夫皆曰。鎭軍不悅鎭將之令。則城外結陣。近來常事也。只是鎭將畏罪不敢言。故得無事。今適發覺。故首謀者死。此亦命也。時軍政之亂。至於如此。

○五月復以大司諫召李珥。珥上疏辭職。且言　殿下若欲知臣可用與否。則當問以時事。其不可用則願勿更召。　上答曰。觀爾疏辭。諫長久闕。故茲遞本職。且爾如有所懷。可實對以聞。珥乃上疏極。陳時弊。且陳救時之策。過萬餘言。言甚剴切。上答曰。疏辭深嘉忠讜而已。別無採用招致之意。政院請收用。乃有召命。珥辭不至　未幾復拜大司○諫數日珥辭職之疏乃上。時不知拜大諫。故未辭新除也。　上曰。珥病不能出。可遞大諫也。政院啓曰。李珥只辭前日召命而已。時未辭諫官。臺諫必待自處。然後乃可遞也。徑遞未安。　上不允。於是諫院弘文館皆上劄。以不待自辭徑遞諫長。既非古例。亦非待士之道。上答曰。豈爲一李珥而久曠諫職乎。蓋　上意欲珥奔走應命。而珥易退難進。故頗怒其矯激。每欲以常調屈縶之。而珥終不承命。居數日復拜珥吏曹叅議。珥竟辭不至。成渾讀珥封事曰眞所謂直言極諫經世之策也。此疏蒙允與否。乃關時運。非人力可及。○以鄭澈爲同副承旨。澈以直提學拜承旨。勉留欲和士林。及拜承旨。再上疏辭職。不許。乃出仕。後政院復逆□□以正甚張士氣。時沈義謙金孝元分邊之說益盛。以義謙儕輩目之謂西。以孝元儕輩目之謂東。朝紳苟非特立獨行。及碌碌無名者。則皆入東西指目之中。澈則人目爲西者也。故李珥勸澈

賢之所爲作後日之獘乎。我豈作莊周之說乎。一座皆笑。時珥辭疾。將免大諫。故之菡云然。之菡又曰。去年妖星。吾則以爲瑞星。珥曰。何謂耶。之菡曰。人心世道極其潰散　將生大變。而自星見之後。上下恐懼。人心稍變。僅得不生大變。豈非瑞星乎。之菡又語諸名士曰。當今世事。如人元氣已敗。無下手救藥之路。只有一奇策可救危亡之勢。坐客請問奇策。之菡曰。今世必不用此策。何以言爲。固靳不言。坐客請問甚切。良久之菡乃曰。今日叔獻珥字留朝。則雖不能大有所爲。必不至危亡。此乃奇策。此外更有何策乎。楚漢相距。以得韓信爲奇策。關中初定。以任蕭何爲奇策。豈於得蕭何韓信之後更設他策乎。一座皆笑。之菡之言。雖似詼諧。而識者以爲的論。○左議政洪暹右議政盧守愼皆辭疾免相。政院啓曰。二相一時幷遞　人心不安。　上答曰。大臣進退。非政院所當預也副提學李山海問李珥曰。蘇齋遞相。有關於時事否。珥曰。蘇齋不能建明。人多笑之。今世雖使經世之才。居相位亦安能有所爲乎。譬之工匠。則蘇齋乃拱手坐食者也。雖無益亦無害。蘇齋遞後若毁瓦畫墁者代之。則其害豈淺淺乎。山海曰然。於是弘文館上劄請留守愼之職。不允。○四月司憲府持平金千鎰謝病免。千鎰以淸名被擢。歷江原慶尙兩道都事。至是拜持平。千鎰拜命後。上疏辭職。不許。爲人精詳勤懇。一日因入侍。極陳時獘。且請收用賢才以救世道事。甚懇切。累千百言。自卯至巳。而　上不答一語。千鎰意沮。遂謝病而遞。○復以洪暹爲左議政。　上方厭士類。向意流俗之人。故暹復相辭疾不許。乃出視事。時鄭彥智拜忠淸監司。　上命特加嘉善。兩司啓請改正。　上答曰。彥智非不合於嘉善也。必靜言庸違之人然後乃可陞階乎。　盖　上以士類之尤者喜建白。而不用則求退。故指此等爲靜言庸違也。彥智累居政院。謹默無能。故顯加擢用。欲矯士習。使不言時政得失也。　上之所尙如此。士林失望。復以盧守愼拜右議政。士林望淳復相。而淳於　經席喜論時事。故　上厭之。還用守愼　守愼不言時事故也。○李珥還歸鄕里。時珥每懷憂國之念。以削僞勳爲向治之幾。且念主上在疚。故上來。因入侍極論時政。因請骸骨。而自　上視之邁邁。無接見之意。故辭疾免大諫。士類多勸珥留。金千鎰謂珥曰。我國士大夫受　國厚恩。異於他國。盖士族則世傳家業。有封建之義。當與國同其休戚。當今時勢岌岌甚危。決非可去之時也。公今欲去者。只是不見極危之勢故也。如其極危則何忍棄去。今者欲望進步有爲。則非其時也。只當默默居位收拾人才。同心合力。以盡扶持之策耳。吾常欲今世之君子皆

各司及外方。邸吏士大夫見者皆便之。行之數月。一日自 上偶見之。震怒曰。刊行朝報。與私設私局何異。若流傳他國。則是暴揚國惡也。問于大臣曰。誰主張此事乎。大臣惶恐 啓不明白。乃下其人于禁府刑訊。必推究其主議之人。其人等不過欲以此資生耳。實無主議者。受刑屢次將斃。臺諫啓請停刑不允。大臣啓請。然後乃命照律曰。當擬以不道治之。禁府啓以過重。初不肯從 後乃照以次律。皆流。

謹按。印行朝報。初非奸謀。愚妄之人。只欲取些小之利爲資生耳。當初稟于政府憲府。皆許印。則過在二府。何可獨罪愚民乎。假使 天威振動。若二府自首許印請罪。而救其人則雖被譴責。豈至於不測乎。今乃囁嚅不言。使愚民受刑。致 上有罔民之擧。可謂怯懦無義矣。

○乙未葬 仁聖王后。發引之時。於路祭所。大風吹倒帳幕。覆于大轝上。傍無侍衛朝士。只有皂卒喧噪而已。聞者憤痛。

○三月司諫院大司諫李珥承召入京。拜 恩後辭職曰。 上方在哀疚之中。臣子之情不忍安居。玆用扶曳登途。區區犬馬之誠。只欲一得瞻望天光耳。本無供職之念。請遞臣職。上答曰勿辭。時鄭澈亦以執義在京。其意以爲珥久處畎畝。今始上來 主上當有接慰之事。及見批答無異辭。歎曰。勿辭二字。何其簡耶。珥既退。累辭召命。始赴召。其友多疑之。珥曰。我非山林之士也。雖不食祿。職名。尙係於朝廷。平時則可辭召命矣主上方在哀疚。退處私室。爲未安。故欲一出謝恩辭職耳。時士類尙未和協。互相猜疑。咸願珥勉留調劑時論。鄭澈初被士類疑阻。今則漸回所見。頗作持平之論。勸留甚懇。珥曰。今來此非出也。只是暫來謝恩耳。無端供職。於義無據。尺旣枉矣。尋亦恐不能直也。如君則前日退去。意有所在。非決一生去就也。今則所見稍改。欲調和士林。當今持平之責。萃於君身。君則不可退去也。澈終以孤單爲慮矣。金繼輝謂珥曰。君雖不居要職。只付散官在京。調和儕輩間議論可也。方今士類不相協。故淸論不行。朝著昏濁。如君受國厚恩。倘後日有不測之變。則其可坐視不赴難乎。與其亂作而赴救。曷若預救於難未作之前乎。珥曰。凡人立然後能行。若我因留。則眞無名義。我身既失。而欲救時。則如人不能立而欲行矣。不仆者則幾人乎。李之菡見珥。名士多會。之菡顧左右大言曰。聖賢所爲。頗作後弊。珥笑曰。有何奇談。乃至於此。我常願尊丈作一書以配莊子。之菡笑曰。孔子稱疾不見孺悲。孟子稱疾不就齊王之召。故後世之士。多以無疾稱有疾。夫稱疾欺人。乃人家奴婢之所爲。而爲士者忍爲之。乃托於孔孟跡。豈非聖

至是拜長銓。○京畿大水崩山。漂沒人家。江原道地震。　上以災變屢出。乃下教自責。且令政院六曹湔滌舊習各盡職任。亦空言而已。○十一月庚辰。命削乙巳之勳。復尹任瑠官職。時　大妃疾病。彌留大漸。而宮人多有乙巳原從功臣族黨。怨大妃欲削其勳。每於　上前。白以　大妃之病不至劇云。一日上問安後。因進見曰。削勳先朝至重之事。不敢擅改。故不能從外廷之請。心甚未安。　大妃連呼不敢曰。國家大事。何可爲未亡人輕改乎。　上退未及階。　大妃發聲痛哭。　上聞之取席坐于階下。仰首良久。召宮人謂曰。吾在家食祿。足以安過一生。不幸至此遭難處之事也。幾隕淚。居數日。　大妃疾革歎息曰。吾地下不能免罪名也。言已手足皆冷。宮人走報　上所。　上即進見。則疾不可救矣。　中宮亦至。相對涕泣。上白大妃曰。當削勳矣。願安心調病。大妃色喜。而目隨而暝。上請開目。則　大妃不能視。言未了了。　上退後。脉復生。遣人謝　上曰。上恩罔極。不知所報。

謹按。自古勳績之不正者。固有之矣。亦未有虛僞如乙巳。仁廟大漸之時。尹任終始侍疾。別無邪議。而　仁廟招領議政尹仁鏡。命傳位于　明廟。兄亡弟紹。名正言順。何虞乎。只是奸臣嫉善貪功。網打士類。乃籍僞勳。小人行詐欺天。未有若此者也　懿殿坐受誣辱三十餘年。豈能一日忘於心哉。及其疾病彌留。廷議甚盛。而自　上不能快從。　懿殿之疾。已不可救。然後始憫然承順。而翌日薨逝。嗚乎哀哉。

○辛巳　恭懿王大妃薨。禮官稟服制于大臣。領議政權轍不議于他相。自以其意。援引宋高宗服元祐皇后孟氏之例。定　主上之服。爲齊衰杖期。於是兩司玉堂及廷臣叅判以上皆爭之。以爲　明廟承　仁廟之統。主上承　明廟之統。承統爲重。當服三年之喪。轍猶執迷不廻。○十二月以削僞勳事下教。播告中外。大提學金貴榮製教書以進。文拙而意不備。上曰。此是國家莫大之事。當詞明義備。以曉諭中外可也。豈可草草如此乎。乃使李後白改製。人皆嗤貴榮之少意思也。○廷議爭服制不止。　上乃從公論。定爲三年之喪。兩司攻權轍。以爲不議于他相。獨以其意定爲期年之服。回譎詭秘云云。轍慙怒辭職不出。李珥聞之曰。此出於無識見耳。若攻之以譎回詭秘。則領相必不服矣。○海州三灘之水。絕流數日。而復流。

○萬曆六年戊寅。　今上十一年正月。白虹貫日。三公辭職不許。二月。先是京中游手之輩。聞中朝通報皆印行。欲效中朝印通報賣以資生。呈狀于議政府。請印朝報受各司之價以資生。政府許之。又稟于憲府亦許之。其人等乃刻活字印朝報。賣于

民觀之。今爲平安監司。當只以平安爲憂。自朝廷觀之。則平安咸鏡無彼此之殊。譬如二子俱病。恩愛雖均。當先救病深者。今者咸鏡則病之急者也。平安則病之緩者也。七十戶於平安則有無不關。而於咸鏡則有少補矣。可盡送于咸鏡道也。俊民退謂人曰。我有何策可以鎭邊。寧效王欽若修齋誦經而已。

謹按。西北二邊俱可虞。幸而胡中無豪酋。不能作邊患耳。若稍有才勇者。乘隙而動。則孰敢禦之乎。邊虞如此。而大臣無策可救。只以破保添兵爲良策。且欲以七十戶流配之民爲實邊之資。嗚呼荒哉。平安之民死於癘疫者。不啻數萬。七十戶之增減。有何輕重乎。李俊民之言固是矣。但局外之人者發此言則可矣。今俊民身任其責。若有計畫則當告于君相。不聽則可以辭職矣。何故不言不辭。遽受重寄。而欲遵王欽若之跡乎。如俊民之滑稽浮薄。徒能大言者。何足多責時事之多傷。卜此可知。其寒心哉。

命量田。旋命罷之。是時量田年久。田籍頗失其眞。乃命量田而其法多定敬差官。殆至百餘。而須以閑散朝士爲之。該曹乃集前朝官將選之。朝官不會。三令五申。而至者只五六人。雖嚴勅將加罪。而終不至。乃以忠贊衛錄事輩差定。而命郡邑必以生員進士有識人爲量田監官。於是鄉中士人相語曰。量田監官當統屬于敬差官。監官有過。則敬差官論罰。至於箠楚。我輩士族乃屈膝於錄事輩而受其箠楚乎。寧死不能。皆移家隱避其事。且守令因量田之擧。多斂民間之米。或以爲己利。民間騷擾。或言年凶不可量田以擾民。乃止。

謹按。國無紀綱。則百事不可做。量田敬差官。非就死地也朝士作散者。非無識頑民也。今使有識之士就不死地而尙不可得。則況可使不敎之民禦寇敵乎。以當時之紀綱。何事可做。若遇敵國外患。則必如入無人之境矣。嗚呼危哉。或以爲量田不可止。此甚不然。國無紀綱如此。雖使量田。必以賄賂爲能事。富者以肥田爲瘠。貧者以瘠田爲肥。國失正田。民受患害矣。與其不善量。莫如不爲之爲愈也。

○十月。有妖星。見於西方。光芒數十丈。似彗非彗。見者驚悸。故老皆曰。有生之後。不見這等星云。　上以星變延訪群臣。則或啓以當收用不求聞達之士。　上命吏曹抄錄以啓。厥後別無擢用之士矣。○恭懿王大妃疾甚。　上分遣廷臣。行祈禱于名山大川。復命疏放罪人。時廷臣方請削乙巳之勳。數月不止。三公率百官廷爭。亦未允。　大妃歎此心熱。群臣多有悲憤者。蓋乙巳奸黨。曾誣大妃。陰主尹任瑠逆謀。故　大妃以爲冤痛。○以李後白爲吏曹判書。後白在咸鏡。民懷善政。

於禮無違。於情所不免。玉堂何所見而請止乎。或疑 主上祭大院君。若用君臨臣廟之禮。則子不可臣父。若用子入父廟之禮。則有妨於尊正統。故不可祭云。此皆非稽古之說也禮有公朝禮家人禮學宮禮焉。公朝禮則以君爲尊。故雖諸父恭行臣禮焉。但親父則不可臣也。家人禮則以尊屬爲重。故人君可居父兄之下。若孝惠於宮中坐齊王之下是也。學宮禮則以師爲尊。故雖天子亦有拜老之儀。若孝明拜於桓榮是也況大院君誕生 聖躬。假使尙存。 主上必不敢臣。而相見於宮中。必拜矣。今入其廟。用姪子祭叔父之禮。有何不可乎。俗儒無觀理之功。徒知尊君抑臣之爲禮。而不知私親之不可絕。乃進無稽之論。以致 主上過於暴怒幾於過擧。誠可嘆也。

前弘文舘副提學柳希春卒。希春博覽强記。擧書史輒成誦。性且溫和。 上甚重之。然乏經濟之才謇諤之節。每於經席文談而已。無一言及時弊。 舘退居家。 上眷不衰。命加□至是卒。○恭嬪金氏卒。是金希哲之女也。有專房之寵。生二子而卒。 上哀痛殊甚。○六月恭懿王大妃不豫。 上令八道疏放。大臣請于 上。欲還給柳灌柳仁淑尹任瑠職牒。 上重之問于大臣權轍等。大臣依違啓達不盡言。 上只命給灌仁淑職牒。於是三司交請削勳。而未允。或謂右議政盧守愼曰。公少時居泮宮。儒生方喧笑。若見公來。四座咸肅然歛容。舘中凡有所議。惟公言是從。若有好議論。則雖不出於公。士必曰。此是盧寡悔所論也。公少時名望。何如耶。今者作相。別無相業可觀而頃日 恭懿殿未寧。請 主上復任瑠之職。 主上問于三公三公 當於此幾會。盡忠正事。而乃依違啓達。使國是不定。他相已矣。士林皆不快於公。公何爲若此。我爲明公不取也。守愼不能答。○秋大水。傷禾稼。遂爲凶年。八道癘疫不息。而牛馬之疫兼發。牛死尤甚。至於農夫代牛自耕。九人之力當二牛云以李俊民爲平安道觀察使。時平安道癘疫。病死之民尤多。而西胡頗有窺覬之漸。方擇重臣愼之。特以俊民陞資憲出按。權轍問俊民曰。子何以愼邊。俊民曰。若朝廷移民實邊。則當盡安集之策。若募兵增戍。當盡撫馭之策。今則不移民不增戍。只仍舊而已。有何良策乎。轍曰。聞兵使以軍保皆陞爲正軍云此是良策。俊民曰以三人爲一戶。然後可以應役。今者分三人各爲一戶。則民不堪役。此何異於破裌衣。爲二單衣而自誇多衣者乎。軍名雖多。而調發之際。必將使二人助一人之力。然後可以戰守。有加兵之名。而無其實矣。轍曰然。轍又曰。移配之民。凡七十戶。欲配于咸鏡平安兩道何如。俊民曰。自俊

何其不自重乎。噫如渾者不足道也。只是一時士類。皆靡然趨於孝元。以爲國是。嗚呼恠哉。

上欲遵用前代典古。閱覽大典則有載郡邑皆積薪芻。州府則積芻十萬束。路邊則加萬束。乃下敎。使於郡邑皆依大典積薪芻。廷臣有啓以今歲不登。民間甚困。若使積芻。民必不堪。 上皆不從。於是民間束芻亦貴。民甚苦之。守令多有因緣。病民自利者。

謹按。大典雖有積芻之令。自 祖宗朝。廢以不行。疑是軍行一時之令也。非平日之規也。今 上於祖宗良法美意。則不肯復舊。而只銳意欲行病民之法。使赤子益困 豈非命耶。且逐年積芻腐朽無用。徒爲民患。若使興師之時臨時收辦。寧有不及之患哉。况海邊郡邑只是防倭。而亦命積芻。倭寇之來必以夏月。則夏月之馬能食乾芻乎。無益於國有害於民莫此爲甚也。

十一月。李純仁爲吏曹佐郞。時士類分兩邊。終不和協。純仁曾論金孝元爲貪權之士。故尹晛等引爲銓郞。純仁及居要津。知公論不與尹晛。故乃反其爲。附於孝元。儕輩鄭澈等深嫉之○左議政朴淳謝病免。淳少時與許曄爲同門友。相善甚篤。至是。曄爲少年士類宗主。論議頗僻。淳甚不韙之。交道遂疎。曄翕翕張議。其勢甚盛。淳見士類乖張力不能定。遂解相位。

十二月。以鄭仁弘爲司憲府持平。仁弘淸名。居成渾之亞。及拜是職。士林望其來。仁弘中路辭以疾不至。以洪暹爲左議政。

萬曆五年丁丑。今 上(宣祖)十年春。八道癘疫大熾。民間訛言。毒疫神下來。當食五穀雜飮以禳之。都下喧傳。儲雜穀者甚獲其利。又云。當殺牛肉酒牛血于門以禳之。處處殺牛無算前年飢饉。今年又遭癘疫。死者不知其數。○嶺南有火自生石中。石皆燒裂。 命近臣。行癘祭于平安黃海兩道。八道皆疫而兩道尤甚故也。○三月 上將行仁順王后禫祭。而適 王子患瘡疹。時俗以時爲忌。故乃托於癘疫曰。天災如此。不可親祭。於是大臣兩司皆爭曰。謹災 追遠。兩不相妨。天災何害於親祭乎。累日論執。終不允 ○四月始定大院君嗣孫世襲之制。以堂上位。世奉其祀。○五月 上將親祭于大院君廟。弘文館上劄以爲。禮不可祭于私廟。 上大怒曰。誰作此議。將詔獄鞫問。大臣救解乃止。時金宇顒適在玉堂。人或尤之曰他人不解事。不足道也。子是讀書之人也。何以作無稽之論乎宇顒曰。僚議甚銳。吾窮格未至。不敢止耳。

謹按。所後之義固重矣。所生之恩亦不可輕也。雖得一意於正統。豈可絕情於私親乎。 主上於大院君之廟。親行祭事

而以爲人後爲之子之論爲非。是欲絕父子之倫。且以讀心經近思錄爲釣名。是欲禍士林也。上答曰。文昭殿當廢之說。偭於趙光祖之口。若罪廢置。則光祖當先伏其罪。不罪彼而罪此無乃林芑不服乎。且芑言欲爲所生親世祀也。非欲追尊也。且釣名之云。無乃士類自取乎。以么麽一芑之疏。至於兩司伏閤。無乃躁乎。此是東方之習乎。言之從不從。豈係於此乎。不允。兩司伏閤經月。竟不蒙兪允。

謹按。林芑之疏。固兇悖矣。然人微言賤。豈可遽至於兩司伏閤乎。當初政院宜即啓其疏而請罪可也 諫院宜先覽其疏而後請罪可也。政院旣失於前。諫院又失於後。啓 上輕侮之心。故兩司伏閤請罪。至微之言。經月不蒙允兪。其傷國體沮士氣。豈不甚乎。嗚呼 天意方厭士類。故非徒不加罪於芑。而反欲嘉賞。宸心如此。寧有望治之理乎。

以朴忠元爲吏曹判書。忠元素無人望。大臣以乏人。故授銓長兩司未劾而弘文館上劄劾之。上怒詰曰。誰可代者。若擧其代。予當遞差。兩司因此避嫌自劾。不論忠元之失。請遞退待物論。玉堂出仕曰。見有遲速。不可輕遞言官。兩司再避嫌曰臣等亦非以忠元爲合於銓衡也。大臣以乏人故薦用矣。旣失不劾。不可就職。玉堂乃請遞差。且論忠元碌碌昏庸。老而無識見棄於淸議。上答曰。爾等雖論思之臣。乃予小臣也。銓判雖被劾 乃予重宰也。何必深詆至此。無渾厚之風乎。且初請兩司出仕。纔請遞差。其中無所主可知也。不允。玉堂更請遞差。乃遞兩司。而新臺諫劾忠元。上竟不允。忠元自知不容於公論。乃謝病免。以鄭宗榮爲吏曹判書。○八月。領議政洪暹以病免。以權轍爲領議政。○洪曇卒。曇立朝有淸儉之操。且有家行。事繼母孝。居喪執禮甚固。而只是不喜學問之士。持論鄙俗。故士論不與。久處六卿之列。不被柄用。鬱鬱不得志。朴淳謂珥曰 洪太虛曇字憤日久。欲授銓長以慰之何如。渠量淺。若得好官。則必喜而解憾矣。珥曰。數日之內必喜矣。過數日後。欲肆己志。而被士類相持。則必還怒矣。安能以數日之喜解其平生之怒乎。且自古未聞畏人之怒而授以大柄者。未久曇卒。○洪渾棄官歸于楊根。于時淸名之士。如具鳳齡金宇顒輩。皆解官歸鄕。蓋知 上意厭士類故也。渾亦棄官 或止之曰。今者名流多退。君何不强留乎。渾曰邪正未定。去就何關。渾意以金孝元爲君子。而孝元見抑。故忿而棄官矣。

謹按。士之出處。非苟然也 致君澤民。君子所願。而言不用道不行。故不得已退焉。退非素志也。異哉洪渾之出處也不論言之用否道之行止。而惟視金孝元之進退。爲己之出處。

可惜。珥既歸鄕。時論益潰。不可救矣。○自春至夏至旱。六月乃雨。○朴啓賢於經席。因論成三問之忠。啓賢曰。六臣傳是南孝溫所著。願　上取覽則可知其詳。　上乃取六臣傳觀之驚憤下敎曰。言多謬妄。誣辱先祖。予將搜探而悉焚之　且治偶語其傳者之罪。頼領議政洪暹因入侍。極言六臣之忠。辭甚懇切。侍臣多有墮淚者。　上乃感悟而止。

謹按。六臣固是忠節之士矣。非當今之所宜言也。春秋爲國諱惡。此亦古今之通義也。朴啓賢輕發非時之言。幾致　主上有過擧。可謂費不解事矣。昔者金宗直啓于　成廟曰。成三問是忠臣。成廟色乃定。惜乎侍臣無以此言啓于　上前者也。

七月。義州牧使郭越上疏陳時弊。而疏中論李浚慶之非。且論白仁傑欲嫁禍士林。而秘謀不掩　羞愧自退云云。　上怒召三公敎曰。李浚慶是柱石元老。而越乃敢追詆。白仁傑精忠日貫而乃指爲圖禍士林。其情叵測。予欲拿來窮問其情。於卿等意何如。領議政洪暹等啓曰。不根之說　何敢上達。可謂踈脫然不可窮問。當優容以廣言路。　上乃不拿鞫。○林芑有罪。兩司請治罪。不允。芑是庶孽能文　初授漢吏學官。性陰險喜事。隨金澍請改宗係事。以功授堂上職。每僥倖朝廷有事。得以發身。至是窺　上意厭士類。又欲追崇德興君。故乃呈疏于政院。其意大槩以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論。爲非聖人之論。　主上當爲德興之子極爲尊崇。且論仁廟之主不當在文昭殿。且詆士習讀心經近思錄釣名以長虛僞之風。且多建書院。貽弊民間。至以程子爲得僞學之名乃自取也云云。都承旨鄭琢與芑舊知　芑疏若上必得罪。故還送芑家。使之改製。芑雖改製。去太甚之說。而猶多悖語。政院不敢啓。留其疏　疏語多傳播。諫院聞之乃啓曰。林芑陰懷悖惡之心。鼓動兇邪之說。眩亂是非。誑惑視聽。至於陳疏期以上聞。其貽患朝廷嫁禍士林之計慘矣。請亟　命拿鞫得情。依律定罪。政院既見疏辭如此。而不即具陳兇悖之狀。請治其罪。而視之尋常。其不識大矣。請承旨並命推考。　上時未見其疏。問于政院曰。林芑之疏。在何處乎。不見其疏。無以答諫院。斯速入啓。政院納其疏。上覽後問諫院曰。林芑之疏。何所道乎。諫院啓曰。芑疏中可駭可愕之語。傳播中外。臣等只將風聞啓請拿治。實未見其疏矣。上答曰。芑言誠如啓辭　則固當拿鞫矣。今見其疏。別無兇悖之言。非徒不當加罪。所宜嘉賞其誠。雖有失言。不足深責。諫院必誤聞矣。於是兩司全數伏閤。請拿鞫林芑曰。芑欲移仁廟之主出文昭殿。此罪同於廢置君父矣。且欲追尊大院君。

見甚謬。他日誤時事者。必此人也。珥見盧守愼曰。時論紛紜相公何不鎭靜。守愼曰。如我者何能鎭靜。珥曰。公不任此。則更責何人。守愼曰。如公不可退去。珥曰。今日之非孝元者欲汲汲顯其非。反起人疑。當初裁抑。自是得中。人皆以爲公論。及乎攻之太甚。則士類反疑。挾私釋憾。欲彰其非。而反招是之之論。非之尤力。則必有是之益重者矣。守愼曰。此言正是。須向諸公明言之可也。珥見具鳳齡曰。士林乖張。人心洶洶。而人謂公主論云。果然乎。鳳齡曰。吾病伏一隅。安能主論。若今日更有所處分。則時事誤矣。當靜而鎭之。珥曰。此吾意也。珥見朴淳曰。時事無可進步處。苟免禍敗足矣。朝廷不和。是可甚憂　年少士類疑懼太甚。須使安定可也。淳曰。計將安出。珥曰。柳成龍金誠一輩歸鄕不來。想必爲間言所動也。此言須白　上特召。而金宇顒近被　主上踈待。亦白上引入經幄　與李潑輩持時論。而季涵亦不來。亦請特召。如此裒合人才。而用人之際　權衡平正。使人不得橫議。務在調和鎭定。如此一二年。則朝廷淸矣。不然則俗論勝而淸議衰。將至朝廷昏濁。而淸名。悉歸於孝元輩。則前輩大失人心。而終不見調劑之日矣　淳曰。此語誠然。恨無任此者。因勸珥留甚切。珥嘆曰。在京一年。不能讀一卷書。如此乾沒　恐誤一生淳曰。君所讀書亦已多矣。猶欲退而讀書。則如我元不讀書者將何以自處。珥曰。公爲大臣。已受命擔當　國事。不可有退志。非珥比也。魚雲海見珥曰。柳應瑞(夢鶴字也)使我勸公留矣。珥曰。留我將何爲。雲海曰。　上心頻有出入時。若後日更値善端開發。而朝無儒者。則豈不可惜。珥曰。坐待天心開發。而未發之前。尸素不懈。則先枉己矣。何以正君乎。果有坐待好時道理。則聖賢亦宜坐待。而自古未嘗有坐待之聖賢何哉。雲海曰。公言是也。士類知珥決退。李潑宋大立魚雲海許篈安敏學等就與之相別。珥曰。吾今欲爲定論。諸公試聽之。皆曰諸珥曰權奸濁亂久矣。摧陷廓淸。使士論得伸。豈非方叔諸公之功乎。仁伯欲爲國事。則宜無失巨室之心。而乃排抑前輩。使前輩懷憤。士林自相角立。此則仁伯之罪也。旣如此。故公論裁抑。出補外官。已得中矣。而猶嫉之太甚。攻之太極。則此前輩之罪也　如此論斷。得其事情矣。自今以後　不相疑阻。坦懷處之。則更有何事。不然朝廷之憂未艾也。曩昔則士類俗流只兩邊而已。今則士類之中。自分兩邊。致此者非仁伯而何。魚雲海曰。此言眞是公論。今日在座之人。皆從此論。則時論定矣。座中曰皆然。礪城君宋寅別珥歎曰。今　上英明拔萃。衆賢集于　王庭。如我無能之人。只欲坐見昇平。而事終不成

時事曰。近日時論。欲汲汲硬定是非。是非豈可以一時氣勢強弱定之乎。當初裁抑伯仁實公論。而及今議論過激。尙未安定。士類之公心中立者。反生疑心。若此不已。必失人心。反使右仁伯者爲公論矣。彥經曰。只抑仁伯一人補外矣。其餘人皆依舊在淸班。則士林帖然無事矣。珥曰。此吾志也。彥經曰。公不可退。如此紛紜之時。豈可不念乎。珥曰。不見信於上下奈何。彥經曰。豈無一分之益。珥曰。無一分之益。而誤我平生。何如哉。彥經。良久曰。此亦然矣。金宇顒見珥。頗有愛惜孝元之意。珥笑曰。觀仁伯有四等。一等議論則以爲無狀小人。此則季涵輩也。又一等議論以爲好名之士。此則我也。又一等議論以爲雖帶好名意思。也是善人。此則君輩也。又一等議論以爲無瑕之君子。此則渠之儕輩也。一人而具四等議論。人各自是己見。莫可相通。以此做出許多紛爭。國綱民瘼。置之度外。而汲汲務定是非。朝廷自然日就紊亂。此亦天也。宇顒曰。此則然矣。何以致此紛紜乎。珥曰。金仁伯之過在先矣。仁伯不自量力。欲爲國事。而又不避嫌。排抑先輩。士類年長者莫不含怒而畏其勢　莫敢下手。余見仁伯所爲不無後弊。故唱爲裁抑之論。當初先輩借珥爲重。惟言是從。及余下手裁抑之論。乃不用珥言。有如得魚忘筌矣。可笑。大抵此事。裁抑則是矣過攻則非矣。以無形現之罪故也。余言不見重者。由季涵所見過重故也。季涵以淸名。爲世所重。故儕輩恃涵而輕珥矣。宇顒曰。將何以救之。珥曰。而見柳成龍字肅夫金宇顒字景涵李潑之字聚于要地。則可救矣。宇顒曰。公亦去矣。吾等雖留何益。珥曰。吾之進退。不係此事。宇顒曰。何不於經席痛陳乎。珥曰。此事言之極難。必待　君臣相信。乃可盡言。今者自　上不知群下之心。若從實陳啓。則必疑朝廷分朋結黨。而使漁人獲利矣。宇顒曰。公不可勉留乎。珥曰。數月之內當生禍敗。則珥可勉留相救矣。今則別無形現之禍。而朝論相乖。和氣日消。加之以俗論得行。淸議漸微。數年之外。始見其證矣。吾今上話下聒。皆不相坐。安能坐待數年後患。而踽踽強留乎。許曄見珥曰。近日之事。良可寒心。珥曰。何謂也。曄曰。百年以來。外戚常執國柄。時人耳恬目習。以爲當然。一朝有年少之士。指孝元也排抑外戚。故指義謙也時人驚怪耳。珥曰。公言似正而失誤。今日之非。仁伯者豈爲方叔沈義謙也地哉。公言誤矣。曄曰。和叔朴淳字也季眞李後白字重晦金繼輝字雖有時望。識者論之。則必以爲方叔門客也。珥曰。公言大誤。斯三人皆士林之望。豈是依方叔而發身者乎。曄之意。蓋以義謙爲外戚權奸。而朴淳輩皆依外戚致大位。孝元排抑外戚。故時論裁制云矣。珥謂韓修南彥經曰。許太輝曄字所

志者亦多矣。且賈誼讀書能言而已。實非可用之才。漢文之不用誼。眞有所見也。副提學尹根壽見珥曰。自 上方以君之欲退。爲矯激。不欲留之云。君不可遲留乎。珥曰上不欲留。則雖欲遲留其可得乎。固將退也。聞 許其退而乃不退。側是以去就爲市道也。先是。金孝元喜薦引名流。年少士類歸重焉。勢焰甚盛。前輩士類惡之。而畏其勢。莫敢下手。李珥在朝。恐其駸駸爲朝廷不和之漸。欲殺其勢。乃唱補外之說。公論倚之爲重。珥意只欲鎭定。而不欲深治也。旣出孝元。朝論便激。欲深治之。珥極力止之。且引李潑爲銓郞。時輩欲以尹晛薦銓郞。珥心知晛不合銓郞。而爲調劑。故不敢止。且以爲李潑在銓。必能制晛之行私。及晛爲吏郞。潑以適都承旨知吏曹朴好元同壻。有相避之規。故事只以都承旨。改知他曹。而吏曹則不遞。政院請改好元知他曹。 上曰。李潑非不可遞之人也。乃遞潑。晛。始得用事。欲薦趙瑗爲吏郞。瑗輕躁非人才。只是與孝元相失。而爲正言時。唱遞兩司以殺孝元之勢。故晛欲酬其功。珥止之曰。伯玉非可用之才。若不論人物之如何。而只欲用嫉仁伯者。則君輩必敗矣。晛不從珥言。竟薦爲吏郞。珥欲力主調劑。而時議反以珥爲含糊不明。李海壽謂珥曰。金仁伯必是誤事小人。君不知其用心。故於經席不分是非。曚朧啓達。至爲未安耳。珥曰。吾則以伯仁爲好名之士而已。不至如君等作小人看也。鄭澈具鳳齡辛應時等。皆以孝元爲小人。欲深斥之。澈將南歸。勸珥斥孝元。珥曰。彼人罪狀無形。而爲士類所重。若用深斥。則必連累士類。大致紛紜。朝廷傷矣。終不聽。澈乃作詩示之曰。君意似山終不動。我行如水幾時回。慨歎而歸。前輩則惡孝元如此。而後輩士類頗惜孝元。以珥爲誤出孝元。或有謂珥曰。天下無兩是兩非。公於近日處事。不分是非。務欲兩全。人心不滿矣。珥應之曰。天下固有兩是兩非矣。伯夷叔齊之相讓。及武王夷齊之不相合。是兩是也。春秋戰國之時無義戰。是兩非也。近日沈金之事。非關國家。而乃相傾軋。至於朝廷不靖。眞是兩非也。雖是兩非。而俱是士類。但當和解消融可也。必欲是此而非彼。則方生之說。相軋之勢何時可了乎。於是前輩尤珥之不攻孝元。漸不用珥言。後輩尤珥之不用孝元。朝論甚相乖。大司諫洪聖民。謂珥曰。李誠中爲持平。物論欲劾遞。何如。珥曰。是何言也。誠中別無過惡。亦非異衆作畦畛者也。但與仁伯爲深交耳。仁伯尙不可攻。況可攻其黨友乎。若然則尤至紛紜。決不可劾也。聖民初是珥言後被時輩力勸。乃劾誠中。士類益驚駭。國言囂囂。珥上旣不得於 君父。下被僚友不用其言。尤決退志。與韓修。南彥經論

上(宣祖)九年正月丙申。仁順王后練祭。百官脫衰白上改練服。仍服白帽白帶以視事。自 上白帽視事之後。流俗舊臣。咸以改五禮儀懷不平。 上亦厭士類所爲。頗悔輕變。禮官徇流俗之論。請更議大臣。 上命大臣獻議。領府事權轍領議政洪暹以爲。當於練後從舊制。以玄冠視事。左議政朴淳右議政盧守愼則以爲。當依卒哭之例。而守愼之論尤詳。其言曰。白帽視事之制。斷自 聖衷。旣雪千古之陋。今不可中變。且群臣旣以白帽終期年之服。而自 上遽以玄帽終三年之喪。則是詳於朞年而畧於三年也。輕重顚倒。不成模樣矣。 上以大臣之議不一。乃命二品以上廷議。於是群臣爭言五禮儀不可不從。盖位高者皆流俗故也。願仍白帽者。不過二三人。 上更命禮官商確以啓。時禮曹缺長官。叅判朴啓賢亦俗士也。乃啓以當從五禮儀。上乃從禮官之議。諫院玉堂之爭不得。憲府亦爭。三司交章累日不止。 上更問大臣。則淳一守愼力言以爲。卒哭後毋改五禮儀則猶之可也。今旣變白。而練日變黑。則旣非古禮。又非祖宗之制。進退無據。 上乃曰。予寧失之厚。仍白帽。

謹按。孟子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哉。盖陽盛陰衰。則君子用而小人斥。陰盛陽衰。則小人用而君子退。此固常理也。雖然。天下之事。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是故君子雖盛。一小人潛入左腹。亦足而易治爲亂。況小人衆而君子寡者乎。乙亥丙子之間。流俗充滿朝廷。每有廷議。邪論群咻。正議之弱。如一髮引千鈞。而加之以 上心深厭士類。假使孔孟管葛處朝。亦無如之何矣。李珥、金宇顒輩。乃栖栖於其間。欲以格君致治爲已任。嗚呼其情可悲。而亦可謂不自量也已。

前議政府右賛成朴永俊卒。永俊自少歷揚淸顯。一以隨時觀勢爲事。故不忤權貴。不咈公論。得以富貴終焉。○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李鐸卒。鐸雖乏矯矯風節。而寬厚有德量。愛士能容其直。其長銓曹。力恢公道。士望甚重。佐郎鄭澈每於銓除之時。必欲以公論注擬。多有所違覆。鐸無言不從。旣而笑謂澈曰。惟我能容君。後人必有所不堪者矣。厥後洪曇判吏曹。執論如前。曇果大怒。澈語人曰。李公之量。人不可及。鐸位居台司。只自奉祿。不別治產。僅繼朝夕而已。郡邑或遺食物。則必分諸隣里親舊。厨無餘積。臨死謂其子海壽曰。我死棺槨必用 君賜。無異也。鐸卒。士林惜之。以爲近日銓曹政事。無最於鐸云。○二月。善山有雌鷄。化爲雄。○李珥棄官歸鄉。珥旣遞副提學。朴淳每於經席。薦其賢且才可用。上曰此人矯激。且渠不欲事予。予何爲强留乎。自古許退而俾遂其

人心者也。上曰。所行雖善。而有求名之心。則亦不可謂之天理也。珥曰。心欲求名。而矯情爲善。則是亦人欲而已。承旨鄭彥智曰。此言然矣。但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好名之士。未可深非。安知非作之不已乃成君子乎。珥曰。初雖好名而後日改心務實。則可成君子矣。若終始好名。則無其基本矣。安得成君子乎。彥智之言。有意而發也。今世之人。以放心爲惡者。爲務實而不深斥。若見爲善者。則必疑其僞。惡好名而不惡好利。故彥智之言。矯時俗之弊也。由學者心術論之。則好名之恥。甚於穿窬。由人君用人論之。則好利者不可用。好名者不可棄也。但不可柄用耳。上曰。好名之士。能讓千乘之國。而簞食豆羹見於色。其無根本如此。且好利者不能欺人。好名者善於欺人。其弊大矣。古人所謂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者。此言有爲而發。未見其穩當也。珥曰。上敎當矣。但爲善者與好名者。辨之甚難。若見爲善者。而輒疑其好名。則無好善之實矣。此不可不知。珥因進曰。近日民生日困。風俗日敗。至於一月之內。頑民打破胎峯石欄鄕校位板。如此大變。殊可驚愕。而天災之作。亦無月不現。人皆耳恬目習。置之相忘之域。此豈可坐而視之乎。必須求其所以致此之由。講求所以救弊之策可也。上觀書不答。珥曰古人以夜對爲勝於晝講者。群動既息。君臣於靜中相思慮。精專啓沃有效故也。今夜自　上亦當以學問可疑處及時政之得失。問臣等矣。　上曰。學問必須稍有所得。然後乃可會疑。予不能會疑故不能問也。自下若講論。則予當答之。珥曰。昔者孟子問齊宣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朱子譏其不能有爲。今者四境之內不治矣。未知　殿下之如之何。　上不答。侍臣將退。　上乃講論古今事變。反覆良久。至論唐太宗殺兄處。　上曰。不知天下是外物。故至於殺兄。可哀也已。珥曰。　上敎至矣。聖人固以天下爲外物也。雖以天下爲外物。而憂天下之憂不啻如己之憂。未嘗以爲外物而不至省也珥因啓曰。臣有欲達之事。未得從容。不敢達也。臣今有復焉。徐敬德成守琛一時並出。學問之功。敬德固深。而德器之厚。守琛爲優。故論者互分優劣。　先王朝贈守琛爲執義。贈敬德爲佐郞。近日加贈右相。而守琛之贈則不加焉。士類以爲嫌。臣意加贈爲當。守琛頑廉懦立之功。眞可尙也耳。　上曰既以爲賢者。則褒贈爲重矣。爵之高下何關之有。敬德之贈。亦似過矣。珥退謂人曰。　上聞今世之弊。則畧不講論。好論前代之事。假使論議精詳。何補於時事。無可爲之望矣。遂决退意。

○十二月副提學李珥辭病解職。授以西班。萬曆四年丙子。今

者諱秘遷就。以避學問之名。此後世之大患。人君須主張學問。使俗流不得謗議可也。學問豈有他異哉。只是日用間求其是處行之而已矣。是日寒甚。 上謂侍臣曰。今日寒矣。予則在廣厦細氈之上。豈有不堪者乎。念彼塞上戍卒徹夜擊柝。何以堪居乎。珥曰。 上敎如此。生靈之福也。不但戍卒。閭里之民亦多有凍死者。願垂軫念焉。 上謂珥曰。掃墳時見成渾乎。其病如何。終不能仕乎。承旨李憲國曰。成渾非不欲仕者。病不能仕耳。 上曰。不能爲邑宰乎。珥曰。邑宰之勞。甚於京官。非病人所堪也。 上曰。頗能敎授學徒乎。珥曰。亦以病未能也。 上曰。閑居敎授則好矣。珥曰。固是好事。而病未能焉可恨。珥因啓曰。臣前金孝元之事。辭不達意。以致 上批多有未安者。至今惶恐不已。 上曰。予未知金孝元有病。而授以邊邑。副提學啓辭似未曉予意。故有所云云。非以副提學爲有私也。天意甚溫。似若爲解者。珥曰。臣非不知 聖旨而聖鑑如此。必是辭不達意也。 上曰。當改孝元之邑。其知之。珥曰。然則公私兩便矣。前日 上批有未安者。謂人臣食祿則當效死云。是人臣自言則可矣。在上則不當發此言也。人君則當量臣子才力。擇授可堪之職。人臣則當死生以之夷險一節矣。且重祿深恩。固所以結臣子之情也。然人臣當以分義爲重。若只慕恩祿而效忠。則他人亦必誘以恩祿矣。是故以分義爲重者。不計人君待我之厚薄。皆能伏節死義矣。以恩祿爲重者。其心不可信也。李憲國曰人君豈可不以恩祿待臣下乎。九經之義。亦曰忠信重祿。珥曰。九經之義。固曰忠信重祿。以忠信先於祿。則忠信爲重。而祿爲輕也。 上曰。予所見淺。故言多有失矣。著作洪迪曰。恩祿之敎。則臣未見其有失也。 上曰不然。予言失矣。副提學之言是也。因謂珥曰。予觀往史。時代漸變。夏不及唐虞。商不及夏。周不及商矣。今代固難復三代之治也。珥曰。世道固漸降矣。雖然若行古道。則豈無復古之理乎。程子有言曰。虞帝不可及已。三代則決可復也。蓋唐虞之時無爲而化。後世所不能及也。若三代之治。則苟行其道。必可復也。只是不爲耳。三千年來。爲之而不成者。不可見矣。何由知其不可復乎。後數日改授金孝元三陟府使。○十一月。唐津姦民欲害訓導。打破鄕校位板。○李珥因夜對白 上曰。天理人欲。間不容髮。二者初非二本。人心未發時。只是渾然天理而已。每於動處。善惡分焉。心動然後乃有人欲。上曰。動者因氣。氣有淸濁。故善惡分焉。天理人欲。初非並立於心中也。珥曰。 上敎當矣。天理人欲。初非二本。而既分之後界限明甚。非天理則是人欲。非人欲則是天理。未有非天理非

胡人。非書生所宜鎭撫。累啓乃命還富寧。沈義謙則拜開城留守。於是年少士類危疑益甚。李珥居中將以撫安彼此。士林倚賴焉。守愼旣出孝元之後。許曄尤其輕發。守愼恐士類疑之。乃對曄自明無偏黨之心。矢誓重復。識者笑之。 上御夕講。李珥進講大學衍義。至顏子克己復禮處。珥曰。人情本善。純是天理只是己私爲蔽。故天理未復。若克去己私。則全其性矣。顏子窮理素明。天理人欲如見黑白。故直從事於克己復禮。無毫髮未瑩之疑。今人從前無窮理工夫。直欲克己。則不知何者爲己。何者爲禮。或有反以己私爲天理者矣。此所以格物致知爲大學始功也。且古者做工夫不多。說克己復禮。便去實做。故只此四字。可以作聖。今者言語儘多。而元無數功。故亦無實効矣。上曰。顏子云博我以文。此時有何等文乎。珥曰。此時已有六經。且楚史倚相。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倚相之生。先於孔子則此時有文可讀。但不若今世之多耳。 上曰。顏子非徒明智儘是有勇。故能向進不已。如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此是顏子勇處。珥曰。上敎甚當。後世之人。不能成就其學者。皆是志不篤故也。自 上旣知其如此矣。篤志勇詣。則何所不至乎。近日自 上每發愛民之敎。羣臣孰不感激乎。但有其心無其政則民無蒙澤之效矣。 上曰。今日民生比曩時何如。珥曰。比於權奸當國時。則浚剝似減矣。但貢賦徭役之規。甚乖事宜。日漸謬誤。民受其害。若不改轍。則雖日下愛民之敎無益也。上默然。○金孝元旣拜富寧。士類危懼不定。且孝元病重不堪赴塞北。李珥受暇將省視墳。乃於拜辭之日。獨啓曰。臣有所懷不得面對。今因拜辭。不敢不達。金孝元補外之說。非但大臣之意與臣合。實是士林間公論。自 上憂六鎭。委於武夫之手欲以文士有名望者。厠坐彈壓。 聖意所在。實非偶然。若使孝元無疾。則因此報恩。誠得其時。第孝元身氣偏虛。疾病甚重。將此筋力。受任塞北。顚頓霜雪之中。則緩死爲幸。安能有所籌畫以爲固邊之計乎。且大臣之意。以人言不靖。故欲以兩人補外。以爲鎭定之策而已。非以孝元爲有罪而放逐之也。請以內地僻邑授孝元。內全君臣之義。外固邊圉之備。 上疑珥黨比孝元。怒答之。辭極詆徇私。後乃知其不然。○湖南櫻桃成實。漢中亦有杏花爛開。○瑞山有姦民。欲害其宰。打破明廟胎峯石欄。○己丑召對于思政殿。李珥自坡州已還入侍。因論學問。珥曰。古者無學問之名。日用彝倫之道。皆人所當爲。別無標的之名目。君子只行其所當爲者而已。後世道學不明。彝倫之行。廢而不擧。於是以行其所當爲者。名之以學問。學問之名旣立。反爲世人所指目。吹毛覓疵。或指爲僞善。使爲善

者。彙分次第。以修己治人爲序。凡五篇。書成獻于 上。上翌日御經筵。謂珥曰。其書甚切要。此非副提學之言也。乃聖賢之言也。甚有補於治道。但如我不敏之君。恐不能行耳。珥起而伏地曰。自 上每有此敎。臣隣極以爲悶。 殿下資質卓越。其於聖學。不爲也非不能也。願勿退托。篤志自奮。以成允德焉。昔者宋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宗社臣民之福。 殿下之言。無乃近此乎。是時三公率百官請上從權。露坐闕庭。日三四啓。而不蒙允兪。壬戌恭懿王大妃親詣 上所。終日懇請。 上不得已從權。是夜大妃下敎于政院曰。 主上近日。寢睡不安。且有嘔證。不能進膳。予終日懇請。主上勉强從權。不勝感極。於是群臣皆喜而退。○十月以金孝元爲富寧府使。沈義謙爲開城留守。時義謙孝元角立之說。紛紜不已。李珥見右議政盧守愼曰。兩人皆士類。非若黑白邪正之可辨。且非眞成嫌隙必欲相害也。只末俗囂囂。因此小隙。浮言交亂。朝廷不靖。當兩出于外以鎭定浮議。大臣當於經席啓達所由。守愼疑之曰。若啓于經席。則安知益致擾亂乎。及諫院啓劾吏曹。守愼疑義謙之勢偏盛。乃於經席白 上曰。近日沈義謙、金孝元互言疵累。因此人言囂囂恐有士林不靖之漸。此兩人皆補外爲當。 上曰。兩人互言者何事耶。守愼曰。互言平日過失。 上曰。同朝之士。同寅協恭。而乃相詆毁甚爲不可二人皆補外。珥曰。此二人未必深成嫌隙。只是我國人心輕躁。末俗囂囂益甚。二人之親戚故舊。各傳所聞相告語。遂致紛紜。大臣當鎭靜。故欲出二人于外以絕言根耳。且自 上須知此事。今日朝廷雖無奸人顯著者。亦豈可謂必無小人乎。若小人目以朋黨。爲兩治之計。則士林之禍必起矣。此不可不知也。 上曰。大臣當以鎭定爲心。弘文正字金晬曰。自 上既知其然矣。二人之皆可用。不必補外。當自消融協和耳。 上曰。此亦然矣。但二人非實有仇嫌欲相圖也。只是薄俗不靖。造作浮言之根本也。同副承旨李憲國曰當今聖君在上。賢相在下。故士林無虞。若使權奸在朝。則此事亦可釀士林之禍。往在丁巳年。金汝孚、金弘度互相詆毁。而弘度常忿尹元衡之以妾爲妻。多發於言。汝孚以告元衡。元衡。啣之。若以弘度此言請罪。則 明廟必不罪。故構飾他罪以至竄謫。士類多貶斥。此由元衡在朝故也。今者雖有紛紜之說。豈至生事乎。二人皆不可棄之才也。自 上招二人。使之盡消胸中芥滯。則可以相容立朝矣。 上不答。未幾親政。以特旨授孝元慶興府使曰。此人在朝。使朝廷不靖。當補遠邑。吏曹判書鄭大年兵曹判書金貴榮皆啓曰。慶興極邊。接近深處

大東野乘卷之十五

石潭日記卷之下

李珥 撰

上於親政之日。下敎吏曹曰勿。用矯激者。務用淳厚之人可也。金繼輝聞之曰自 上欲用淳厚而斥矯激。此固是也。但人君偏主此意。則柔佞者得淳厚之名。剛直者受矯激之謗。爲害不淺矣。諫院啓。以吏曹循私失政。請遞叅判以下。卽 依允。且敎曰。曾於親政時。見郞官專擅。而未及言也。時沈義謙金孝元角立之說日益盛。朝論紛紜。大司諫鄭芝衍問于李珥曰。議論橫潰。將何處置。珥曰。此由銓曹不得其人故也。但當靜以鎭之。終不可駁擊。惟朴一初謹元之字所爲。不厭衆心。此可啓遞。而銓郞有闕矣。若得公平之人補之。政事得體。而仁伯自求補外。則庶可無事。芝衍深然之。欲駁朴謹元。而僚意欲悉駁銓官。其論甚盛。芝衍不能抑。蓋吏曹佐郞李誠中許篈皆孝元深友。故欲擊之以殺其勢。於是悉遞叅判以下。年少士類多疑懼。上御朝講于思政殿。時上尙未從權。領相洪暹以下皆請從權。反覆陳達。上皆不答。執義申點啓。北兵使朴民獻年老無才畧。不可不遞。且曰。北方空虛。虜騎若來。無備禦之策。請預擇將帥以養望。上曰。朝廷多有大言者。若虜騎來侵。則可使大言者禦之。李珥進曰。 上所謂大言者。指何等人乎。若指大言無實者則用必僨事。何使之禦敵乎。若以好古慕聖者。謂之大言。則 上敎至爲未安矣。昔者孟子遇梁惠齊宣。而尙以堯舜爲期。此豈好爲大言乎。今者儒者之說。毫髮不見用。而指目以大言。使之禦敵。則無乃非宜耳。 王言一出。四方傳播。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今 殿下目儒者以大言。欲置之有事之北。則賢者喪氣。不肖者彈冠矣。人君發言。使爲善者沮爲惡者喜。則豈非過言乎。 上默然。珥因曰。向者自上樂聞善言。傾意儒臣。一何故如此乎。請回 睿志。親賢好善。使士類興起。不勝幸甚。李珥進聖學輯要。因上劄極論爲學爲政之道。上答曰。省所進聖學輯要。有補治道。深用爲嘉。珥銳意於格君。乃抄集經傳及史冊之要語切于學問政事

○子光이獄事로써自任하며매양傳敎할때에반듯이압에나가살살恭謹한態度를하면서그傳敎하는말이만일嚴刻함에밋치면自以爲, 上의意를어덧다하야더욱俯伏하며感謝하듯이하고다듯고는나와서欣欣히自負하는빗이잇서이에座中에서大言하되「今日은이朝廷이改排하는때라모름직이이러한大處置가잇슬게요尋常히다스림은不當하다」하고또알외되「此人의徒黨이甚盛하니變을不可測이라防護함을맛당히嚴密히할지라하고이에禁衛兵을抄하야宮門內外를把守보아써出入을嚴케하고四人이就鞫할때에도또한軍士로하야곰押領하야가게하며子光이그대로治獄이漸弛하야如意치못할가念慮하야日夜로鍛鍊할바를꾀하야一日은袖中으로서책一卷을내노니이는金宗直의文集이라그中의吊義帝文과述酒詩(述酒詩는劉裕의簒弑한罪를誅하고淵明의忠憤한뜻을發表함이라)를摘出하야여러推官에게돌녀뵈면서「이는다世祖를가르처지은것이니馹孫의惡이다宗直의가르처만드럼이라」하고스스로註釋하야逐句하야풀어서主로하여곰알기쉽게하고因하야啓하되「宗直이우리世祖를詆毁하엿스니맛당이大逆不道로論할지요그지은글은맛당히流傳치못할게니아울너다살으소서」하니主가좃치사무릇宗直의詩와文을감춘者는二日內로각각自首하야밧치게하야賓廳압마당에서살으게하고그또各道館舍에留題, 懸板한것을다所在處로하여곰撤毁케하니　成宗이언제宗直을식혀環翠亭記를撰케하샤門楣(門上橫欄)사이에걸어두신것까지아울너撤去키를請하엿스니咸陽의怨恨(子光의詩를懸板한것을金宗直이撤毁한것)을갑흠이라

燃藜室記述卷之六 未完

中物이면我輩는무엇하리오」하야이에여러번원망이交集하고 또猜忌하고狠暴하고學問을조하안함으로더욱文士를미워하야 이에曰「要名코凌上하야나로하여곰自由케못한者는다이무리 라하야는鬱鬱不樂하야한번快하게해보려도敢히下手치못하든 차밋子光等의알왼바를듯고써하되「國家에忠타하야褒奬하야 待遇하기를特히厚케하고南賓廳에命하야罪囚를鞫問케하고內 竪金子猿을식혀出納을맛게하고그남아는어더與聞치못하게하 니檢閱, 李思恭이請見하여도不從하니라

○禁府經歷, 洪士灝와都事, 愼克成을식혀咸陽에馳往하야馹 孫을잡어오라하고또披隸의말잘달니는者를식혀中路에가서 罪人을잡아옴의遲速을살펴飛報하라하니時에馹孫이風症을어 더집에잇다가임의잡혀오매主가修文堂에御하야鞫問을시작하 는데思愼과弼商과致亨과子光과守勤과注書, 李希舜이叅鞫하 니라

○馹孫을鞫問하되「史草에엇재서先王朝事를誣記하얏느냐 하니供하되「史記에先是라함도잇고初云이라함도잇스니임의 世祖朝일과德宗의貴人權氏일을追記함으로貴人의姪, 許磐 에들엇슴이다」또昭陵을請復한일을물으니供하되「先王이 崇義殿을세우샤王氏의後를封하는것은聖朝ㅣ仁政을行코저하 신外닭이니다」하니馹孫이이왕忠淸都事가될때에上疏하야 昭陵을請復한故로아울러鞫하고또後殿曲의일을물은대供하되 「昔에西湖에잇서茂豐副正, 摠이携琴하고相訪하야後殿曲을彈 하고갓치議論하되「其音이哀切하야治世之音이아니라하기로 아울너史草에너엇슴니다」하니두세번이나史草를問議하던人 을盤問하여도다만供하되「臣이임의輸情(盡告也)하야獨死하 기를請하노이다」하거늘洪思灝가馹孫의집文書를搜索하야李 穆의書를엇덧는데史事大概를言하되「君의史草가成重淹의房 에在한대重淹이言하되堂上이逐日로記事치안엇다고記載치안 으려고하거늘내말하되金季雲(馹孫의字)이一字도遺漏함이업 섯다」하엿다士灝더러뭇되「馹孫이길에서무어라하드냐」하 니士灝ㅣ曰「馹孫이일으되이는반듯이李克墩이史事를發함이 라내가史草에썻더니克墩이그刪去하기를請하거늘내가不聽한 外닭으로含怨함이라하더이다」하니라

○許磐이供하되「德宗의昭訓, 尹氏의일이疑心나서金馹孫에 게말하엿더니馹孫이반듯이글읏權氏로녁인듯합니다」하니라

○李穆은供하되「魯山君의淑儀, 權氏는곳權擥의일가라그田 宅과藏獲을다占領하고주지안음으로淑儀로飢困케함으로일상 輕賤히녁엿나이다」하니라

의門戶의貴盛을미워하고또 成廟의納諫하심을보고奇論으로써上의뜻을마추도록하야이에明澮가跋扈한뜻이잇다上疏하니，上이罪로녀이지안으시다後에任士洪、朴孝元等으로더부러玄錫圭를擠斥코저하다가꾀가敗하야東萊에구양갓다가즉시풀니다 上이그亂政할사람인줄알으샤다만勳封만恢復할뿐이오언제治事하는所任은주지안하섯다子光이恩澤을바라려고無所不至하엿스나되지안어서마음에늘怏怏하다가李克墩의兄弟가當朝하야秉權함을보고足히써제일을하여낼수잇슴을알고곳몸을기울너부터서집히서로要結하엿다（柳子光傳이니南袞의所撰이오東閣雜記出하니라）

○子光이언제咸陽郡에遊타가詩를지어郡守를식혀板에삭여壁에달게하엿더니金宗直이此郡을守할제떼여다가살느면서「엇던놈의子光이敢히이러냐」하엿다子光이忿恨하여니를갈면서宗直의寵遇가方隆할적에는도로혀절로納交하더니그작고하매祭文을지어울되王通 韓愈에比하더라

○金馹孫이일상宗直에게受業하얏더니李克墩이全羅監司가되야 成廟의喪事에京師로進香치도안코妓生만실고가거늘馹孫이其事와밋貪贓한일은史草에記入하엿다다克墩이私請하야고치게하나馹孫이不從함으로啣怨하엿다

○馹孫이獻納이되야다말하기를조하하고權貴를避치안코「克墩이成俊으로더부러互相傾軋하야장차牛李（唐牛僧儒李吉甫가서로傾軋하기를四十年間을함으로牛李라함）의黨을일우리라」上疏로論難하니克墩이大怒하얏다가밋史局（成宗實錄을修함）을열제克墩이堂上이되야馹孫의史草에自己의惡行을쓰되매우자세히함을보고또 世祖朝의일을썻거늘이로因하야제怨讎를갑고저하야하로는사람을눌니치고總裁官、魚世謙더러말하되「馹孫이先王을誣毁하엿스니臣子가이런일을보고 上께알외지안함이올켓소내생각에는史草를封하야써알외와 上의處置대로하엿스면우리는걱정이업스리다」하니世謙이愕然하야答지안커늘한참잇다가子光에게꾀하니子光이팔을뽑내면서「이엇지멀고자저할일이오」하고盧思愼과尹弼商과韓致亨을가보고먼저 世祖께受恩하야可히잇지못할뜻을말하야그마음을動케한後에그일을말하니대개思愼과弼商은 世祖의寵臣이오致亨은族屬이宮掖에連하야그반듯이저를좃칠줄짐작함으로말함이라三人이果然좃치고다差備門外에詣하야都承旨、愼守勤을불너귀에말로한참하야이에알왯다初에守勤이承旨가될적에臺諫과侍從이써하되「外戚이得權할兆朕이라」하야不可타諫하니守勤이啣怨하야일상사람더러말하되「朝廷이이文臣의掌

子年春에至하야前時에法을論하던者를다죽이고아울녀詗의
집을族滅하니라

○癸亥年春二月에廢妃로써題를삼고作文하여써드리게하니라

○甲子年春에主가집히母妃의廢死함을憾하야 先朝의舊臣을 죽이되거의다하고또尹氏를追崇하야그徽號를極盡히하고저하야廷臣에게問議하니모다當然하다하는데李荇이應教가되여서同僚로더부러홀노議하되「追崇한典이禮에已極하엿스니이제復加함이不可하다」하니主ㅣ大怒하야下鞫하고먼저議하던人을極刑에置코저하니或, 免코저하는者는力辨하기를말지안커늘時에應教, 權達手가밧게잣첫다가後에至하야曰「倡儀는나요李荇이가아니라」하야이에達手는죽고荇은忠州로杖流하게되니라

初에達手가倡言하되「廟를立함은 先王의뜻이아니라」하야오랠수록主의怒는더욱甚하야玉堂과臺諫中에그議를首倡한者를장차極法으로하고舊事를追治하야倡言한者를推究摘發하야日로酷刑이甚해가니다이왕죽은者에게미대여剖棺斬屍外지하야써苟免하나홀노達手는스스로引伏하야亡僚를負하고自活하랴는計를하지안엇다臺諫에는發者를아울너鐵鎖한지가已久라獄吏가哀는하되「돌이죽을바엔찰아리한군데몰아치고하나는사는것이낫다」하니臺員이과연獄吏의旨를바더말하되玉堂이臺官보다먼저하엿다하니達手가張目하고熟視하야曰「아모개, 아모개! 네가果然나를본바더하엿니」하고붓을썰처供을쓰되「不肖臣, 達手는敢히苟且히숨겨써偸生치안하나이다」하고供畢에顏色이不變하고술을주니다먹고刑場에나갈새平常人과가트니모다歎傷하더라

戊午年의士禍

柳子光은府尹, 規의庶子라날새게다름질하고힘이만허놉흔데를잘올으되원숭이形狀과가텃다어려서無賴가되야장긔두고활만쏘아晨夜로길에떠돌아다니다가계집을맛나면홍키여奸淫하니規가그所出이微賤하고또縱悖함이이러함으로각금따리고子息으로치지도안엇다初에甲士에븟터建春門에把直(把守)하엿다가李施愛가反하매上疏하야自薦하니 世祖ㅣ奇特히녁이사殿廷에서불너試하시고밋從軍하엿다가回還하매甚히寵愛하사兵曹正郎으로文科壯元에뽑혓고睿宗初에南怡가反하얏다告하야錄功되야武靈君이되야一品階를躐取하매늘豪傑之士라고自稱하고性이陰하야人物을賊害하니人이才能이잇서名과寵이저以上에오르면반듯이搆陷코저하니보는者ㅣ嫉視하더라韓明澮

罪하야遺敎가令甲（第一次傳敎）에著在하니可히鉤弋（漢昭帝의母니無罪히武帝에見殺함）甄后（魏明帝의母니妬忌타가文帝에게見殺함）와가치並論할수업다」고議論이매우바르매天威가비록嚴하나조곰도撓치안하니비록廢主의暴로도能히加罪치못하니라

밋廟와神主를立하기를議할새從濩가古制를援據하야말하되「葬하면반듯이主가잇서써神을安케하고반듯이廟가잇서써奉祀하나니尹氏가聖躬을誕育하엿스니맛당히廟貌樣으로尊코서奉할지나그러나 先朝에得罪하엿슨즉禮에揆할진대未安한바가잇습니다謹按컨대漢昭帝의母，趙婕妤는爲하야園邑을置하고또長丞으로하여곰奉守하기를法대로하엿스나그러나廟를立함은稽考할데업고오즉韋玄成傳에써하되孝昭太后의寢祠를勿修하라하엿스니園은다만寢祠가잇고서京師에廟가업슴이分明한지라魏明帝의母，甄后는有司가請하되周나라姜嫄을依하야따로寢廟를立하자하야奏ㅣ可타하엿스니대저姜源은帝嚳의妃요后稷의母라周나라에서后稷을놉히여始祖를삼은즉姜源이配할바업는故로特別히廟를세워서祭祀하엿스니그일이갓지안흐나쓸어다前例로삼엇스니대개一時傅會하는말에서나옴이라허물며漢武帝와魏文帝는다遺敎가업서지금事體와갓지안이함이리오廢妃는임의廟와는끈어졋스니 殿下ㅣ可히私恩으로써禮를害롭게못할지니비록廟와神主를세우지안트라도다만墓에서祭하여도또한足히써그孝道를다할지니다하니議論이비록見用치못하엿스나群議가굽히지는못하엿나니라

○時에廟를立할일을議할새크게作威하야下를鉗하니所欲을敢히거스리지못하엿다校理，權達手가慨然히써하되先王의뜻이아니라하니舘中이敢히異議못하엿더니主가怒하야다杖流하니라

○私廟를세워(지금宗簿寺라)祭지내기를原廟와갓치하고其墓를封崇하야「懷陵」이라하다「지금은儀物을毁去하엿고다만石欄干만남엇다」

主가廢妃를爲하야孝思廟를立하니大司憲，金諶이여러臺官을거느리고 先王의뜻이아니라고固執하야闕에서十餘日을서되倦色이업거늘主ㅣ曰「前憲長은母子의情을알든데卿은홀노모르니엇짐이뇨」對曰「前憲長은다만母잇슴만알고父잇슴은알지못함입이다」하니時論이올타하니라

○主가그母妃墓를封하되「懷陵」이라하니大司諫，姜詗이諫하되「先王의禁하심이니다」하니主가임의깁히怒하야甲

燈明師, 學祖가直指寺에잇슬때에寺에조흔圓柿가잇서서每樣두바리씩을內殿에드리고密啓하되「제절이서울서僻遠하니願컨대本宮, 奴子로하야곰해마다와서두세바리씩바더실녀밧치게하소서」하니妃가懿旨를나리되「이매우쉬운일이나다만念慮되는것은果實이每年열기도하고안열기도하니만일안이열은해를맛나서宮奴가가서依數히徵收하면영영無窮한弊가되리라」하니그길게念慮함이이러하엿다戚屬이잇서外方원이되여서紅藍數斛(斛은十石)과雪綿子數十斤을밧치니妃가却하되「民生이嗷嗷(叫苦之狀)하니此物이어듸로부터나왓느냐나는참아두라못하겟다하니라

廢妃, 尹氏의復位

初에 成宗巳酉年에廢妃, 尹氏를賜死하니 (廢黜하고賜死한일은 成宗朝에見하라) 尹氏가눈물싯던어룽진피手巾으로其母, 申氏에게付托하되「吾兒가다행이保全하거던맛당히이로써나의哀怨을告하시고또나를輦路겨테葬하야하여곰車駕를바라보게하시오」하야드듸여 健元陵가는길左便에葬하엿고깃仁粹大妃가上賓하신後로申氏가內人을交通하야生母, 尹氏의非命之寃을潛訴하고또그手巾을올니니主가일상 慈順妃를親母로녁엿다가듯고愕然히慘怛하야그때政院日記를보고셩이나서獻議한大臣과밋심부름하던사람을다剖棺하야屍를斬하고骨은부쉬어바람에날니다

尹氏가죽을적에藥을돌느고絕命되매白錦衫에드렷거늘傅母保母가그衫으로써主에게獻하니主가日夕으로그衫을안고울더니밋長成하매心疾로轉成하야맛참내國을일키에이르렷스니成廟ㅣ한번家道를일흐사壺德이敗壞하매元子도또한保치못하니後의人君은이를거울할진뎌

○尹氏가廢한後에主가世子로서東宮에잇슬적에一日은알외며臣이請컨대거리에나가놀것습니다」成廟ㅣ許諾하시니져녁에還宮하거늘 上이물으시되「네가오늘거리에놀다가무슨奇異한것을보앗느냐」對答하되「구경할것이업고다만한송아지가어미를따라다니는데그어미가소리낸즉그송아지도곳대답하니母子가生全하니이게가장부럽듸다」하니 上이들으시고언짠어하셧스니대개燕山의失性함은尹氏의廢함으로말미암음이라踐祚(卽位)한처음에는퍽英明타고稱頌하엿다

○丙辰年春에廢妃, 尹氏를復位하야后를삼고遷墓하기를議하다가遂行치못하니라

○宰臣에게收議를식히되虐威로殺戮하야人이敢히다른말을못하는데禮曹叅判, 申從護가홀노抗論하되「廢妃가 先朝에得

沆이다투어薦擧하려는데具壽永이먼저빼아서宮中으로納하니主가寵愛하야淑儀를封하엿더니一日은「內族千會」를하는데崔가忽然히머리를풀고痛哭하거늘놀내여물은즉「아비가病들어죽엇다함을들엇습니다」하니主가怒하야曰「果然죽엇단말이냐」하고中使를식혀가서보라하니有淮가방장病中이오아즉죽지안엇다가主의怒함을듯고이에목매여죽엇다中使가돌아와報하니主ㅣ曰「그혹거짓죽엇거던반듯이刑罰하여라」한대刑官이송장을실어와매여놋코이튼날「엇지하오릿가」稟하니主가술이깨여서曰「厚하게葬事지내여주어라」하고벼슬을「叅議」를贈하니라

○成世貞이嶺南에按節(御史)타가商山妓生을사랑하야집에데려다두엇더니主가納하고寵愛하엿다一日은主가妓더러일으되「네가成某를보고십흐냐」妓ㅣ曰「엇지이런뜻이잇스오릿가그가저를집에다두엇스나사나온안해를무서워서往來를못하고저로하여곰孤獨히괴롭게함으로제가어느때야속지안음이업습이다」主ㅣ曰「그러면죽이고저하느냐」妓ㅣ曰「곳죽인대도快할것업스니邊地에구양보내여가진고생을한後에죽이소서」主가웃고들어주어세번구양을옮기매거의죽을번하다가反正되야살어낫다

○한寵妓가잇서女伴에게말하되「밤꿈에舊人을맛나보앗스니怪常한일이야」하거늘主가곳한적은쪽지에다무엇을써서外人에게주엇더니한참잇다가宮人이한銀盤을밧드려드리거늘그妓生으로하야곰펴보게하니이에그남편의머리라그妓生까지아울너죽엿다

○一日은主가政院에뭇되「琴과畵를잘하는者가잇스면내가보고저하노라」하니政院이訓導, 柳藕로써對答한대主ㅣ曰「政院에서試驗해보고기대리라」하니藕가부름을바더政院에이르러試驗을밧고나섯더니其後에다시부르지안으니대개이짐이라平生에竦然하야琴을毁코筆을絕하여曰「매양나가取才뵈던일을생각하면바로땅속으로들너가고십다」하고子弟를警戒하야琴書를習치말라」하더라

○主가荒悖함이날로甚하매愼妃가매양規諫하다가여러번非理로凌辱함을맛낫고그때淑儀奴子라稱한者ㅣ四方에散在하야物貨를稅바더利를求하고平人의田地와奴婢를占奪하여도公私間에누가무어라고敢히못하거늘妃가每樣써歎息하되「諸宮人이國政을亂하니나는본받을수업다」하고실상內需司에切戒하되「만일本宮奴子의橫暴한者를들을것가트면반듯이먼저杖殺하라」하니이로부터本宮奴子는敢히이러케못하엿다

李繼孟이붓을던지며歎曰「公의말삼이안엿드면後世의조롱을免치못하엿슴니다」하니라

○방장燕山이荒淫할쎄文武官과儒生의三色人을식혀輦메는者로充用하니누가臺諫도또한充用할가말가稟하매主ㅣ曰「臺諫도또한不可不充用하여라」하다이에무릇遊幸할데가잇스면메게하고가서각금試製하야論賞하니儒冠의辱이極한지라趙光祖가일상 中廟께알외되「燕山이儒生을식혀轎를메게하여도士된者ㅣ耻할줄알지못하고甚至於、筆硯을소매에넛코다니다가賞給에叅함을希覬하야士의氣習이大壞하엿스니엇지안이寒心하오릿가이제맛당히士習을變하야趨向을正함으로先務를삼을지니다

○士大夫의妻가內宴에入叅한者는恒常그姓名을옷섭에다記錄케하고姿色이잇는者는綠衣(婢妾을謂함이니內人인듯)로하야곰단장이잘못되엿다하고꾀여幽房으로引入하니라

主가內行이더욱醜하야한갓聚麀(淫行)의더러움이잇슬뿐아니라甚至於、밧갓命婦(大夫之妻)를內庭에賜宴하고姿色이잇는者를문득引入하야强姦하니婦人의無耻한者는宮中에願留코저한者도잇섯고그귀애하는者는자조붙너들여묵고서내보내면그만其夫를陞擢하다月山大君의夫人、朴氏(元宗의姊)를世子를保護하라藉托하고召入하야强姦하고因하야그冠服을崇異케하야銀鑄한圖書를쓰게하야秩이妃嬪과갓케하고또하여곰謝恩케하니朴氏가붓그러워서自處하니라

○判書、尹珣의妻、李氏는宗室의女로써主에게見幸되엿더니 中廟甲戌年에兩司가啓하되「尹珣이燕山에게偷寵하야登第한지五年에소스뛰어資憲이되고其妻도또한燕山의寵幸한바되야宮中에出入하야醜聲이頗多함으로누가말하되珣의資憲은이에王八債(賞淫報酬)라이르는데 聖朝에들어와서오히려爵秩을冒하고其妻를待하되平日과無異타하야物論이鄙笑함이라하엿고其後에 文定王后의冊封時에趙光祖가正言이되야彈劾하되「淫穢한物로써大禮에叅與할가두려우니請컨대城外로黜하샤城中에留在치못하게하소서」하니 中廟ㅣ允許하시다

○生員、黃允獻의妾이姿色이잇고伽倻琴을잘탐으로具壽永이빼앗서다主에게納하니主가매우寵愛하나그性稟이독하고패하야言笑를잘안함으로主가舊夫를思戀한다하야드듸여允獻을죽이니라

○崔有淮의女가伽倻琴을잘탐으로韓政丞、致亨이익그러丘史婢를삼어通姦하고밋採女할제豊原尉、任崇載와高原尉申

勞民力고都爲朝鮮表壽饒」라하엿고또秋千(그네)之戲를設하야여름이지내도록것지안엇고都城百里에는禁標를세웨써遊畋하는處所를삼고恒常單騎로한어린內官을데리고晴雨를가리지안코달녀왓다갓다하며짜로鷹師萬餘名을設置하고恒常따라산양케하며楮子島、濟川亭、長湍石壁、壯義水閣、迎置亭、慶會樓、後苑等處에서는興淸을데리고밤낫으로遊宴하니이를「小擧動」이라일커르고廣州、楊州、高陽、陽川等邑을革廢하야그百姓을다쫏고內需司의奴婢로써居케하고또나루건느는것도禁하고다만鷺梁으로만다니게하니行旅가몹시괴로워하며樵採도또한끈어지며瑞葱臺를쌋코宮殿을大營하야軍兵도또한赴役하니民間이騷動하야流離하야居所를일흐며餓莩(굴머죽은것)가늘번하며南大門박鷺梁사이에는積尸가如山하매主가자긔의惡함을알어말할者ㅣ잇슬가두려워서經筵을廢하며司諫院과밋持平二員을革罷하고무릇上疏하며擊鼓하는等事를죄다廢하니라

○乙丑年에廣州人이亂言한者가잇서서革廢하다 (輿地勝覽○中宗初에復舊ᄒᆞ니라)

○乙丑年봄에瑞葱臺를쌋다

成廟때에後苑에서葱이生하되一幹九枝라「瑞葱」이라하야축대를싸어培植하엿더니至是에因하야築臺하고荒遊하는處所를삼어「瑞葱臺」라命名하니築臺할때에三道軍民의雇役을徵하야輸布가浩繁하야百姓이견될수업서옷안의솜을꺼내여다시짜어무명을나으니그빗이검으스름하고尺數가짤은지라이로부터至今것綿布의麁惡한것을「瑞葱臺布」라하니라

○彰義門外에水閣을建하다

彰義門外、蕩春臺에石槽를지어宮姬로더부러淫戲를하고西郊에衍禧宮을짓고往來하며留連하니라

○弘文館을罷하며經筵을고처「進讀」이라하야藝文館으로써兼케하고藝文奉教以下의四員과注書二員을加設하고正言을革廢하고獻納一員을加設하니라

○十三年丙寅夏에司諫院을革하고四館博士以下를他司에分屬하야本館의職任을兼帶케하다

大司諫、柳軒과司諫、姜叔이突然히竄配를被하고因하야司諫院을革하니라

○主가언제中使를보내여臺諫으로하야곰「聲妓詞」를지어드리라하니諸僚가방장웅령거리며생각하는데大司憲、李自健이홀노進言하되「妓를爲하야詩를지음은두렵건내聖德에累될가하나이다」하니主가즉시짓는것을그만두라하니執義、

을犯한者는罪가死에至하니라

荀子王制篇에曰「修採淸、易道路」라하는데註에云「採는그穢惡을캐버린다함을이름이오淸은하여곰淸潔케함을이름이니다道路의穢惡을除함을이름이라」하엿는데燕山이大臣을諸道에보내여士族의處女를다거두어採靑使라하더니돌아오기전에靖國하야그穢惡을除하엿스니異常하도다

○成均舘으로써宴樂의處所를삼고先聖의位版을옴겨高山菴에(一云、高巖寰)두고또太平舘에移하고또掌樂院(楓巖은曰、또西學에移하다)에移하야褻處에積置하야序次가無倫하며香火가久絶하고는講堂과祀殿이變하야興淸의淫戲하는곳이되엿스니神과人의憤함이極하더라

○諸生을좃차太學을비우고巫覡을모아淫祀를其中에設하니라

○四月에　昭惠王后(仁粹大妃)의喪事에易月(年을月로算함)하는制度를쓰며　先王의諱日(祭祀날)에音樂을쓰며食肉하기를如常하니라

時에短喪之制를行하자議할새　貞顯王后(慈順大妃)께서禮를據하야「不可타」固執하시고또「내敢히좃지못하겟소」하시니主ㅣ惱怒가甚하야「婦人은三從之義가잇다」는말로對答하니后ㅣ歎息하시되「내가昭惠께得罪함이分明하도다」하시니라

○時에短喪하는法이嚴하야사람이敢히억이지못하는데丹城正兵、羅有文이母喪에執禮하거늘사람이다脫衰키를勸하나不從하니라

○秋에內都城을쌋코城基外의人家를毁撤하다

○楊州、坡州、高陽等邑을革廢하야其地를비어遊幸之所를삼고餘地를割하야傍邑에分屬하니라(輿地勝覽○中宗初에復舊하니라)主가東北百里에立標하야그안의官舍와民家를毁撤케하야出入을못하게하되犯하는者는죽이다一日은또傳旨하야西南에標를세우되東北과가치하게하니中外가당장말함으로써크게諱하야말한者는罪가不測하엿다그때朴元宗이京畿監司가되여서奮然히陳列하야알외다

○鷹隼坊을後苑에置하고八道의鷹犬과밋珍禽異獸를죄다搜取하야길으며民船을빼앗어慶會樓못에들여놋코彩棚을그위에만드르니一은「萬歲」라하고二는「迎春」이라하고三은「鎭邦」이라하니三山이高聳하야壯麗함이窮極하며一律을自製하야曰「壯氣仙峯聳碧霄하니神鼇靈鶴應時稠라群英咸宴忠臟合이오孤鬼幽囚謫腑焦라霧閣雲牕龍舸適이오虹梯歌管鳳樓遙라是誰留玩

紅使를삼으니士洪이生民을荼毒하야之人도嫉視하니라

甲子以後로娼妓의姿色잇는者가안으로選入된것이처음에는한百名假量이더니나중에는萬名이나되고妓生을고치어「運平」이라부르고大內로入한者는「興淸」이라「繼平」이라「續紅」이라하고갓갑게들어간者는「地科興淸」이라하고寵幸을격근者는「天科興淸」이라하고掌禮院을고처「繼芳院」이라하고또大小列邑에다運平을設하야써上送을預備하고興淸의保人을일홈짓되「護花添春」이라하고大臣을分遣하되「紅駿體察使」라일컷고京外의公賤의妻妾과娼妓等을크게搜索케하야各院에分置하고淸平의着할바粧奩(경대)의諸具를다民間에徵收하니百姓의産業이자못竭乏하엿다

○主가만히新名號를세워樂工을「廣熙」라일컷고妓女를「運平」이라일컷다가올녀「假興淸」이라하고다시올녀「興淸」이라하고運平의追入한者를「續紅」이라이르고입은옷을「逕祥服」이라하고잇는집을「聯芳院」이라하야圓覺寺로써局을삼고또宜城尉(成宗의駙馬、南致元)의집으로써「含芳院」이라하고齊安大君집으로써「蕾陽院」이라하고甄城君집으로써「趁香院」이라하야興淸과및絃手(광대)等을벌녀잇게하고擢選한者는「聚紅院」에居하니明政殿의右便、肅章門에잇나니라

○疾病家를「欽淸閣」이라하고慈壽宮을「會綠閣」이라하야이왕御幸을격근者가居하고內人의色이衰한者의居하는데를「杜蕩護淸司」라하고興淸의食料儲藏한데를「護華庫」라이르고그供食을監掌한者를「典備司」라하고護喪內人의處所를「追惠署」라이르고祠祭內人의處所를「廣惠署」라이르니署는孝思廟에在하니라「布染司」를設하야逕祥服을監造케하고「奉順司」를設하야獵網具를輸載케하고鷹坊에는「考按官」과「鷹師軍」이잇고養馬處는「雲廐」란것은貞陵에잇고「麒廐」란것은本司僕寺에잇고「麟廐」란것은景福宮에잇고「龍廐」란것은金虎門外에잇게하고義禁府의當直廳을고처「密威廳」을삼고奉使者를다「承命」이라일컷고美女와良馬를各道에서採하는者를「採紅駿使」라하고少女를採하는者를「採靑使」라하고罪人을海島로監禁하는者를「鎭幽謹理使」라하고民庶를剝割하며百物을督歛하는者를다「委差」라일커르고時事를非議하는者가잇슬가념려하야大小臣僚를식혀다牌를띄되「口是禍之門이오舌是斬身刀라閉口深藏舌이면安身處々牢라」하엿다命을밧든者ㅣ다「承命牌」를帶하고그最急速한者를「追飛電」이라하고承命

가알외되「上監께서알으시기만하면제절로실수가업스시리다」하는데入侍한臣下가다깜짝놀내며臺諫이알외되「人臣이御床에올나감이大不敬이오또는귀엣말함이더욱無禮하니舜孝를獄에나리소서또뭇좌오니무슨일을密啓하엿슴닛가한대」 上이曰「舜孝가나를사랑하야나더러好色한다警戒하고斷酒하라고戒하니무슨죄가잇느냐」하시고맛참내말삼안이하섯다(國朝記事와丙辰丁巳錄과五山說林에는다年月이업는데僉載에는丁未年에다記入하엿스니무엇을依據함인지알수업도다)

○廢主가世子될때에許琛이弼善이되고趙之瑞가輔德이되엿는데廢主가날로遊戲를일삼어全혀學問에留心치안코다만 成廟의訓戒가嚴하심을꺼리워억지로書筵에御함으로東宮의官員이아모리盡心하야陳講하나대수롭지안케들은지라之瑞는天性이엄장해서每번進講할때에冊을압에던지면서「邸下가힘써工夫안하시면臣이맛당히奏達하겟슴니다」하야廢主가매우괴로히녁엿고琛은그러치안하여柔辭婉言으로從容히開悟함으로廢主가매우조하하야크게壁에다쓰되「趙之瑞는큰小人이오許琛은큰聖人이라」하니듯는자ㅣ之瑞를爲하야걱정하엿더니및即位하야甲子年士禍가일어날적에먼저죽이고그집을籍沒하며琛은右相에잇서서비록能히匡救치는못하엿스나매양承命하야議政府에안저서罪囚를議論할적에周旋營救하야살린바가매우만엇고仕退하야집에돌아와서는반듯이피를두어되를吐하고因하야분이나서作故하니라

○燕山이새로서매朝野가다英主라일커르나金宗直이늙엇다고辭位하고還鄉하니鄉人이뭇되「今王이英明하신데先生이엇재서辭位하고오셧소」한대宗直이曰「새임군의眼睛을보건대나가튼老臣은어더목숨을保全함이다행이로라」하더니未幾에戊子와甲子의禍가잇슴으로사람이다그先見을歎服하더라

○朴英이처음登科하야宣傳官이되야廢主가 成廟의길으신鹿兒를쏘아살곳친채로피를흘니고다라남을보고는英이그날病탈하고시골로돌아갓스니그當時에긔틀을보고일어난이는오즉松堂一人뿐이러라

初에 成廟께서一隻鹿길으샤길쓰리심으로늘左右에떠나지안케하시더니一日은廢主가侍側할제그鹿이와서할트거늘主가발로찬지라成廟ㅣ不悅하사曰「김생도또한사람을依托하거늘엇지그러케不仁하느냐」하섯더니後에 成廟ㅣ昇遐하시고主가即位하던날에손으로그사슴을쏘아죽이니라

○十年甲子에諸道의大小邑을난호아다妓樂을設하고「運平」이라부르고運平三百名을뽑아內都城으로드리여任士洪으로써採

燕山君

燕山君㦕은 成宗의元子니廢妃, 尹氏의誕으로成化丙申年에生하엿고弘治乙卯年에即位하고正德丙寅年에廢하니在位가十二年이라燕山君으로降封되야喬桐에放하엿다가十二月에卒하니壽는三十一이라墓는楊州 海等村에在하니라

○廢妃는愼氏니籍은居昌이오領議政, 承善(居昌府院君)의女니居昌郡夫人으로降號되야貞淸宮에出居하엿다가 中宗朝때卒하니墓는忘憂里, 尹廢妃의墓局內에在하다奉祀는外孫, 具滐에게傳하고滐은外孫, 李安訥에게傳하니라

○四男과二女

一子, 廢世子, 顗는丁巳生이니廢主九年癸亥에遣使하야冊封하야世子를삼고燕山이임의廢하매旌善에廢謫하니라

二子, 仁은初에昌寧大君을封하엿다가其號를削하니라

一女, 夫가具文璟이니初에綾陽尉를封하엿다가其號를削하니라

庶子, 誠은初에陽平君을封하엿다가其號를削하니라

庶子, 敦壽

庶女는夫가具居弘이니判官이오後娶니라

○姜希孟집이崇禮門外에잇는데廢主가일상그집에寓하니(成宗丁酉年에元子가有疾하야就養함) 時에매양園中, 松樹下에서놀더니밋即位하매其松을벼슬주어秦王政의五大夫 (秦始皇이泰山에올나가다가風雨가暴至하야松樹下에서休息함으로其樹를封하야五大夫를삼음) 를삼듯이하고因하야金帶로繞하고또其門을지내는者로하야곰下馬케하니지금巡廳洞이니곳그避馬屛門이라하니라

○成廟戊申年二月初六日에世子嬪을納할새아츰부터風雨가大作하거늘 御札로嬪의父, 左叅贊, 愼承善에게하시되 世俗이婚의風雨로써拘忌하나大凡바람으로皷動하고비로潤澤하니萬物의나는것이莫非, 風과雨의功이라云云」하시다午時로부터開霽하야淸朗하니라 (忠敏公雜記라愼氏譜에는忠敏이란敏字를愍으로作하니라)

○成廟께서仁政殿에서置酒하시니酒半에右贊成, 孫舜孝가알외되「親히알욀일이잇슴니다」한대 上이御榻으로오르라하시니舜孝는廢主가責任을堪當못할줄알고御床을어루만지면서「이자리가앗갑슴이다」 上이曰「나도아나참아廢할수업소」하시니舜孝가因하야알외대「女謁이大盛하고言路가未廣함니다」한대 上이꾸푸려말삼하시되「엇지써이를救할고?」舜孝

殿壁에부치시고매양守宰가辭陛할때는반듯이指示하시고서諭勅하시니라

○公이비록出身을武로하엿스나儒術을雅尙하고文辭에富하더니晩年에林泉에退老하야性理之學에潛心하야自得하는樂이잇더라

附 金虬

金虬은字는夢瑞요光山人이니 明宗丙午年에文科하니라

○上이일상親히스스로慶會樓못가에서禱雨하실적에暴陽에露坐하시더니風樂소리가들니매물으시니이에房主監察이禮宴을行함이라 上이怒하샤曰「天이不雨하야秋收가絶望입으로내가減膳하고撤樂하며露禱하기를이러하거든食祿之輩가이에敢히張樂하고娛遊하느냐」하시고獄에나리라하시니二十四人이一時에갓치여그子弟를식혀陳疏하야哀乞하니 上이大怒하샤曰「그놈들이無狀하야陷罪하고또그子弟를식히여愚昧히冒疏하니더욱可惡하도다」하시고拜疏人을다잡아드리라하시니모다다라나고홀노監察의子만가지안코잡히거늘 上이問曰「네가어린애로엇재홀노안갓니」對曰「臣이當初에救父하려고上章하엿스니비록죄를밧사와도엇지逃亡하겟슴닛가 上이曰「此疏는누가지엇느냐」對曰「臣이지은바올시다」「누가썻느냐」對曰「臣이쓴것이올시다」 上이曰「네나히열마냐」對曰「十三이올시다」 上이曰「네가果然能히하겟느냐?欺罔하면罪가맛당히죽을지라」對曰「짓고쓰기를다臣의손으로하엿스니願컨대試驗하여보옵소서」 上이旱災를憫함으로賦하라하시니當場지어그끗테쓰되「昔에東海寃婦도오히려三年의旱을이루엇스니 聖上께서이로써軫念하시면成湯의千里之雨를이르시기不難하오리다」하니 上이보시고奇異하게녁이샤「爾父가누구냐」對曰「房主監察金世愚(中宗癸酉年에文科하고벼슬은佐郞이라)가곳臣의父올시다」또물으시되「네일홈이누구냐」對曰「虬로써일홈지엇슴니다」上이御筆로쓰시되「네가글을잘하고또잘씀으로네글을보고네아비를노흐며네글시를보고네아비同僚를노흐니그孝를忠義로옴겨라」하시고因하야史官을命하샤虬를따러義禁府에가서다노흐게하섯다其後에金虬이司馬에中하고 明廟朝때에壯元及第하야벼슬이判尹까지되엿다매양 上의忌辰를當하면반듯이涕泣三日하고는그달내素를하엿다그子孫이그御筆로幛을만드러그神主뒤壁에懸하엿다하니라

燕山朝의故事本末

하시고또「소리를놉히라」命하시고는　上이大悅하샤曰「能히經傳을외느냐」對曰「能히春秋를외나이다」하거늘「외라」하신대한卷을맛친지라　上이술을주라하시고罷하셧다가翌日에公을副校理로特拜하시니三司가交章하야極論하나不允하시고五六日을지내여　上이便殿에御하샤三司의官員을다불으샤大憲以下로하여곰春秋를외게하시니一人도能히一句를記憶하는者ㅣ업거늘公을命하샤第一卷을외게하시고맛친뒤에또다른帙을뽑으니모다應口하야외거늘　上이諸臣더러謂曰「爾輩는一句도외지를못하면서오히려淸貫(侍從之官)을躐하거든丘從直가튼者는엇지안이此任에當치안느냐」하시고因하야公더러肅拜하라하시다 (五山說林○公之子、達孫은文科하야直提學이오夙孫은文科하야吏郞이라)

咸禹治

咸禹治는江陵人이니定平公、傅霖의子라佐理功臣으로東平君이되고벼슬은叅贊까지이르렷다

○언제全羅監司가되어閥閱家의兄弟가釜의大小를다투다가官家에訟事하는者ㅣ잇거늘公이怒하야吏屬을식혀빨니大小二釜를가저오라하고當塲에깨트려斤兩을均分하야二人에게노나주라하니二人이感服되야訴訟이그만끄첫다

丁克仁

丁克仁은字는可宅이오靈光人이니泰仁에居하고號를不憂軒이라하니　端宗癸酉年에文科하니라

○公이經書를工夫하여늣게及第하니年七十에正言을拜하야年老타하야그鄕谷에退居하야後進을가르치고鄕飮酒禮를行하고不憂軒曲을지어써노래하니　上이下敎하사그廉介를褒奬하시고召用코저하샤傳敎하시되「爾의年老함을念하야職事로써煩키不當함으로特히三品官을加資하노라」하시고本道方伯으로하야곰때로惠養하라하시다

梁灌

梁灌은字는沃之요南原人이니　世祖庚辰年에武科하다公이少時로學에뜻하야經史를博通하나禮部에三屈되야그만投筆하니벼슬은同敎寧까지이르렷다(咸陽、龜川에祠堂이잇스니公의遺址라)

○德川에원으로잇다가갈녀올적에御史、李墻이나루터에서기다렷다가그行李를搜索하니다만小學과李杜詩두어卷과및弓矢와琴과鶴뿐이라墻이據實하야褒啓하니　上이嘉奬하샤增秩하야義州牧使를除授하시고또御史 李天啓의褒啓로　上이特히御札로褒寵하시고因하야嘉善을進秩하시고淸白吏에錄하다(淸白吏案에는曰、會寧府吏라) 또그遞歸時의行色을그리게하샤

○公이文章이俊發老健하고疏章에더욱잘하다疏에曰「高位에處하시거던謙降키를생각하시며滿盈에臨하시거던挹損키를생각하시며逸樂을맛나시거던撙節키를생각하시며宴安에게시거던後患을생각하시며慾할만함을보시거던知足키를생각하시며장차興繕(作興과修繕)하시거던知止키를생각하시며壅蔽를防커시던迎納키를생각하시며讒邪를嫉커 시 던正己키를생각하시며爵과賞을行커시던喜를因하야僭한가생각하시며刑罰을施커시던怒를因하濫한가생각하샤十思를兼하야行키를꾸준히하시며守키를誠信으로써하시면民心이깃버하면서天道가順하야太平之治를可히當塲보시리다」하니라

丘從直

丘從直은字는正甫니平海人이라 世宗甲子年에文科하고俊試에登하야玉堂과大司成을지내여벼슬이贊成까지이르고謚는安長公이라

○글을잘하고周易에精하니라

○我朝經學에는丘從直이가잇서容貌의奇偉로써 世祖의扳擢하심을蒙하야맛참내一品까지이르렷다

○丙戌年에 世祖ㅣ序賢亭에御하샤親製하신「飛氷歌」를出示하시니公이나가알외되「비록三百篇(詩經)이라도能히밋지못하겟슴니다하니 上이孟子는엇더하냐? 물으신대公이曰「賢치안합이다」朱子는엇더하냐? 물으신대公이또對答하되「賢치안함이다」하니梁誠之가알외대「從直이每事를逢迎하니廷臣이此를効하면國事가글러지리니請컨대叅劾하소서」한대上이優納하시다

○公이草野사람이라少時에成均館下齋에入하니時에生員進士二十餘名이한점장이를어더平生禍福을물을제맛참내公에이르러서卜者가再拜하여曰「公은맛당히一品이되시고壽는七十을넘기실大富貴의命이니諸生이다밋지못하오리다」하니여럿이다大笑하더니後에登科하야校書館으로分官하야入直할새慶會樓가絶勝임을듯고夜中에便服으로樓下에이르러池에臨하야散步하다가별안간 上이便輿를타시고두어內寺를데리시고後苑으로서이르시니公이惶懼하야輦路下에俯伏한대 上이놀내물으시니對曰「校書正字、丘從直이올시다」「엇재서여긔로왓느냐」물으시니對曰臣이일상드매慶會樓의玉柱와瑤池가이에天上仙界라하기로지금芸閣에宿直하엿다가草野의賤踪으로敢히몰래보려하엿슴이다」한대 上이曰「네가能히노래하느냐」對曰「擊壤之歌가엇지聲律에合하겟슴닛가」 上이曰「試驗조로불어보아라」하시니 公이曼聲으로길게썹으니 上이「좃타」

에는壯元이오生員에第二로되고辛卯年에壯元及第가되야湖堂에選하엿고벼슬은工曹叅議까지이르렷다

○丙午年에公이直提學이되야父　友臣의命으로써그外會祖、成概의所書、魏徵의十思疏를進獻하고兼하야剳子를進하야써規警한뜻을寓하니　上이이에　上의신으시던白綃안밧친黑黍皮목화를주시고또金箋紙에手札로써주시되「所上한剳子와魏徵의疏軸은살펴보고깁히嘉許하엿노라徵의此言은實로萬世의蓍龜라爾父가너더러魏徵으로自許케하더니너는또나더러唐虞와갓치다스리라하니可謂、父는其子를愛하고臣은其君을愛하는것이라내비록不淑하나그敢히이즐가汝의誠을嘉하야賞褒하며늘左右에置하야써自警하노라하시니書의楷正은진실로取할바ㅣ업스나特히公을工曹叅議로올리시고友臣으로丹陽郡守를삼으시다

○公이文章이簡古雅潔하고더욱排律에長하니라

○公이언제日本에奉使하다가海中에서風濤를맛나배가出沒하기를鳧鷺와갓트니同舟之人이다蒼黃하야부르지지거늘公은홀로端坐하야讀書하고泰然히閨閤에잇는것갓타야動心치안는듯하니라

崔淑精

崔淑精은字는國華니陽川人이라　世祖壬午年에文科壯元을하고벼슬이吏曹叅判까지이르렷다

○公이詩名이잇서懿墓(即今、敬陵)典祀로서齋의壁上에題詩하되「笙鶴朝天去不還하니城西十里即緱山이라煙霞晴鎖松杉路요雲霧深藏虎豹關이라此日蘋蘩明可薦ㅣ이오當年弓劒杳難攀이라傷心杜宇聲々苦하니淚灑春風點點斑이라」하엿더니　上이親幸하샤보시고깁히歎賞하시니이로因하야大官에速進하엿다하니라

金壽寧

金壽寧은字는陑叟니安東人이라(叅判、益精의孫이라)端宗癸酉年에文科(時年이十八이라)하고佐理功臣으로福昌君이되고벼슬이吏曹叅判까지이르렷더니一夕에몹시술먹고卒하니諡는文悼公이라

○上이幼沖으로嗣位하시니公이大諫으로서上剳하되「爲學하는道가舟의泛流함과갓타야날로進치안으면날로退하나니지금經筵을다만朝와晝만御하시고夕講을御치안으시니두렵건대磋磨(工夫함을謂함)를때맛처하는뜻이아닐가하오니바라건대經筵官으로하여곰날로박구어宿直케하야써顧問에預備케하소서하니　上이嘉納하시다

○公이文章에能하고琵琶를잘하며豐德村墅에退居하야일상소타고도롱이삭갓으로락시질로소일을삼엇고 上이여러번불러承旨와副提學을식히시나늘潦留치안엇다南孝溫이일상評하되「奇士로다爲人이磊落하야 拘束을안밧고 勢利에恬淡하니許氏의風烈이잇도다」하더라

李 則

李則은字는叔度요固城人이니左相、原의孫이라 世祖壬午年에文科하야벼슬이知中樞까지이르럿고諡는貞肅公이라

○公이 上께알어주심을바더생각이잇스면다하야조곰忌諱함이업섯다매양封事를올리면반듯이商書에말이汝心에逆함이잇거든반듯이道에求하라」는말을引하니 上이다좃치시고大司成으로서 가忠淸監司가되니學生二百餘名이上書하야請留하되「李某는斯文의代表요吾道의宗師니一方之民이비록그의쎄침을바드나一國之士가무엇에서德을考하오릿가」外지하엿더니 上이答曰「風俗을보며敎化를베풂이重치안은가敎養하야作成함은國에人이乏치안타」하시니諸生이임의請함을不得하야다門에踵進하야禮謁하니라

李 陸

李陸은字는放翁이요號는青坡요固城人이니左相、原의孫이라(戊午生이니鄭保의外孫이라) 世祖己卯年에生員進士에兩試하고甲申年에壯元及第하고丙戌年에拔英하고戊子年에重試하야벼슬이兵曹叅判、大司憲까지이르럿다

○少時에倜儻不羈하더니年이二十二에生員進士하고家事를내버리고南으로智異山에들어가서三年을나오지안으니聞風하고從遊하는者ㅣ雲集하는지라드듸여子(諸子書)史(二十四史類)諸書를探索하야終日토록忘倦터니甲申年에 世祖ㅣ溫陽에幸하샤取士하시니公이嶺南으로부터이르려서衆人에게揚言하되「魏科를占치안으면盟誓코서울가지안켓다」하더니果然첫재에썹히니聞望이드날려直講을超授하시다

○丁酉年에忠淸監司를拜하니때에公의父、塤(世祖丁丑年에文科하야벼슬이都正까지至하엿다) 가槐山郡守라傳旨로부르시되「父는郡守가되고子는監司가되니交代할즈음에맛고줌이매우困難하겟스니그速히上來하라」하시니時論이榮華로히녁이다

○天性이明敏하며端嚴하고正直하며群書를博通하고더욱史學에잘하니所著ㅣ青坡劇談이잇다

金 訢

金訢는字는君節이오號는顏樂堂이요延安人이니戊子年에進士

所居를뭇고因하여道里의遠近과山川의形勢를歷々히달하니臟이大驚하되「某山下는곳나사는데라알지못게라公이언제游歷하엿소하니라（三女婿金勘、金安老、李耔와밋子、紹權이다文科하니라）

公이孫子、無逸이란이가잇는데五六歲時에밤에안ᄭᅬ누어一句를짓되「孫子夜夜讀書不라」하니無逸이對答하되祖父朝朝飮酒猛이라하고또雪中에안ᄭᅬ다니며一句를짓되「犬走梅花落이라」하니無逸이對曰「鷄行竹葉成이라」하더니無逸도또한登科하니라

玄錫圭

玄錫圭는字는德璋이니昌原人이라　世祖庚辰年에文科하야벼슬이右叅贊까지이르럿다

○公의性이清介하고일을맛나면敢言하다　上이어느밤에高麗史를講하시다가辛禑가鑄鏡을學하던事에至하야公이曰「亡國之主가재조업슴이아니라技藝에는精코서大體를遺却함이다昔에南漢主、劉鋹이珠로써鞍勒을結하야戲龍의狀을하니宋祖ㅣ曰만일에留巧하던勤으로써治國에옴겻드면엇지滅亡에이를가하니베로부터書畵의妙와花卉의翫으로그나라를亡치안인재업셧슴이다」하니라

○世祖ㅣ潛邸에게서諸王子로더부러濟川亭에서宴會하실새때맛침科擧가잇서遠方士子가나루를건느되잔늑찻거늘　世祖ㅣ一儒士를稠人中에望見하시고사람을불너指示하샤曰「某色옷을입은사람을네가가서불너오라」하시니其人이來謁한대　世祖ㅣ賓禮로待接하시고그姓名、住居를물으시니對曰「玄錫圭요집은嶺南에잇슴니다」하거늘　世祖께서갓치다정하게이야기하시고盛饌으로待接하시며左右를顧謂하시되「此間에색시잇는이가잇느냐」하시니그때公이遠路에跋涉함으로衣冠이襤褸하고形容이憔悴한지라滿座가모다怪訝하는데孝寧大君이世祖의鑑識을容認하야對曰「孫兒、瑞原君이處子가잇서方今求婚합니다」世祖ㅣ曰「佳婿를어드려면이사람보다난게업슴니다」孝寧이曰「門戶가不相適할듯함니다」한대　世祖ㅣ曰네부터英雄豪傑之士ㅣ흔히草野에서나나니만일士族이어면定婚하기를決意하서요」하신지라後에瑞原君이審問하니嶺南巨儒로才名이方今振動한지라드듸여사위를삼엇더니後에登第하여清顯을지내드날래매當時名宰相이되니라

許　誠

許誠는河陽人이오中樞副使、偶의子니　世祖己卯年에文科하야벼슬이漢城府尹、副提學까지이르럿다

馬하고睿宗己丑年에壯元及第하고(對策과館試와會試와殿試에다第一이라)靖國功臣으로仁川君이되고벼슬은知中樞(一作은判書라)에일으고謚는襄靖公이라

○公이나면서穎異하더니자라매豪邁하야매지안터라

○언제左承旨를拜하엿다가事件이생겨當遷할새左副承旨로命降하시니政院이啓하되「院中은上下사이에禮分이甚嚴한즉갈지언정나릴수업습니다」한대 上이曰「某가튼者는不可不、喉舌에들게라」하시고不數月에都承旨로超授하시고後에大憲이闕하니 上이맛침後園에幸하섯다가入侍大臣으로하여곰堪職者를薦하라하샤公으로擢拜하시고즉시公을불으샤曰「憲長은모름직이慷慨한사람을써야한다」하시고因해都承旨、李吉甫를命하샤金帶를가저오라하샤띄게하시다

○初에承旨를拜할제公이不次라하야辭職하니御書로上疏끗에쓰시되내가明鏡을보매姸媸가제절로드러나니區々한말을베풀지말고斷々한忠誠을다하라」하시니라

○언제天變을因하야「丙子年에獄事가連坐가함부로만하야오래먼데로竄配하엿스니엇지寃枉함이업겟습니까」極히論難하니 上이크게感動하야께다르사數百名을노으시다

○甲子年獄事에公이일상承旨로잇서 大妃께나리신諺書를飜譯하야廢妃罪狀을史官에게宣付하기를請하엿다하야丹城으로杖配하니初에公이任士洪의父子의奸狀을살피고同僚를멀고上疏하야力辨하고또말하되「버리지안으면장차敗하리라」하니國人이넘우甚타고하더니後에士洪이과연敗하매비로소그먼저알음을歎服하더라士洪은公을怨恨하기를骨髓에매치여이때當國하매平生에嫉惡하던바를반듯이死地에두고야말음으로甚至於 全家가陷沒함이잇섯다사람이다公을爲하야걱정하나公은曰「死生이在天하다」하고조곰도介意치안터니얼마안되야放還되다

○靖國한後에公이그當時、朋儕가거의다죽고卿相以下가다後進、晩輩라班行이알만함이업습을보고이에歎息하여曰「少年에知遇되야食祿한지四十餘年이니榮幸이已極이라가지안으면무엇하리요하고드듸여咸寧村舍에退歸하야小亭을構하고「快哉」라일홈짓고언제亭壁에題詩하되「何似盡抛塵世事하고蓬萊頂上伴神仙」고하더니未幾에病엽시卒하다

○詩와文을짓는데操筆하면곳되고山經、地誌에모다該博하야비록天下異國이라도또한了然히親見한것가탓다언제京師에朝하는途中에御史、孟貴를맛나貴의莅臨하던地方을다알어問答하되틀님업스니貴가驚服하고北京에서雲南人、崔瓛을맛나그

잇고南엔智異山이잇도다願컨대두山의壽를빌어萬歲토록어머니를뫼시자」노래하고는일어나춤추니悅親하는일엔비록兒戲의일이라도죄다하더라

○文廟에饌卓議를創設하고 世子의冠과袍의制樣을定하니라

鄭蘭宗

鄭蘭宗은字는國馨이오東萊人이니 世祖丙子年에文科하고丙戌年에重試하며英試에뽑히고俊試에登하며佐理功臣으로東萊君이되고벼슬은吏曹判書外자이르고謚는翼惠公이라 (己酉年에卒하니年이五十七이라)

○丁酉에北道兵使가되야穩城에長城四十里를쌋코塞上에오래잇서별안간風眩症이생기니幕僚가위에알외고저한대公이말니되「本道가胡虜와密通하는데帥臣이얼는病으로알외면 上監께서놀내샤걱정하실터이니아직내病勢를보아할수업게된뒤에馳啓하여도늣지안타」하엿더니未幾에病이果然나엇다

○尼麻車가公의病을듯고入寇코저하거늘公이억지로일어나면서「兵은압서서그心통을치는法이잇다」하고이에城下에胡酋數十名을모아노코말하되「朝廷이나를식혀五鎭軍士를거느리고尼麻車를처前日에寇邊한罪를懲戒하라하시니너희들도맛당히從軍하여라」하고因하야날을作定하고보내니尼胡듯고는山谷으로도망하야그만農事도못하고몃해를지내도敢히邊方을엿보지못하엿다僚佐가알외려고하니公이또말니되「職責의당연할바라무엇번거로히알외리오」하더라

○甲辰年에平安兵使를除授하시니江界人、朴亨孫이그짓公더러反하려고한다하니 上이그거짓임을아시고그情狀을鞫問하야어드시고手札로公의辭職上疏를答하시되「한편작의安危를다卿에게委托하엿스니所任이큰즉責望도반듯이클지며形勢가重한즉일도역시重할지라故로卿을큰일로모함코저하나皇天은福善코禍淫함으로惡을한자로제절로刑律에入케하고善을한자로맛참내安榮에著케하엿스니卿은嫌疑를품지말고나로하여곰宵旰의근심이엽게하라」하시다

○公이風釆가아름답고襟度가豁然하야일즉이 世祖께器重하심이되엿더니一日은周易과圓覺經의優劣을물으시니公이알외되「佛氏의妖書를엇지(三聖文王과周公과孔子)의經과比하야어우를수잇슴니가」世祖께서震怒하샤力士를식혀잡어나려때리라」하시나公은神色이自若하니맛참내뭇지안으시다

○草書와隸書에工하니라

蔡 壽 (己巳生이오乙亥에卒하니라)

蔡壽는字는耆之오號는懶齋오仁川人이니戊子年(年二十)에司

○公이高亢剛直하야小節을不拘하더니弘文館이본래別陪가엽고다만選奴하나만잇는故로館員되는者ㅣ依例히他司에借用하야帶率하더니公이應敎가되매홀노別陪를借用치안코다만鐵牌를단구종으로써前導케하고말타고가운데잇스니오즉一奴가뒤를따를뿐이라병문에서손짜락질을하되「山字官員」이라하니同僚가놀리되「別陪하나를借用함이무엇틀려서威儀를일키를이다지하는가」한대公이笑曰「다른이에게別陪를借用함은눈압헤보자는게나衛從이만코적은것은둥뒤일이니보지도못한바를위하여압서사람에게빌기는나는하지안는바니찰아리山字官이될지언정別陪빌기는願치안네」하니聞者ㅣ大笑하더라

尹孝孫 (庚午年에生員하고 年이七十三이라)

尹孝孫은字는有慶이오南原人이니 端宗癸酉年에文科하고丁丑年에重試하야벼슬은左叅贊까지이르고謚는文孝公이라 (戊午年에史事로因하야罷하니金馹孫의史草를본까닭이라)

○公이어려서小學을읽어灑掃하고昏定晨省하는禮를行하니其祖、希長이曰「此兒가能히知禮하니맛당히孝孫으로써命名하라」하니朴元亨이그일홈을듯고드듸여딸로시집보내다(名臣錄 ○七男과一女를生하니男止衡은觀察使라)

○公의父、處寬(官이郡守까지라)이議政府錄事가되야淸晨에政丞宅에名啣을들이니閽人이「주무신다」하고通知도안하거늘날이느즈매시장하여와서는孝孫더러일으되「나는못나서욕을이러케당하니너는모름직이공부잘하야네아비와갓지말어라」하엿다孝孫이그名啣끝에다詩한首를적되相國酣眠日正高하니門前刺紙已生毛라夢中若見周公聖이어던須問當年吐握勞」라하엿더니翌朝에其父가省察치안코또가서名啣을드리니相公이그詩를보고즉시불러드려뭇되「이것이네가쓴게냐」하니處寬이깜짝놀내엇절줄모르다가그字畫을살펴보니孝孫의筆跡이라그만바로말하엿다相公이孝孫을불러오라하니곳똑똑하야非凡한지라極히奬歎하더니그때相公이小女가잇서막사위를고를적이라들어가夫人더러일으되「내지금佳婿를어덧소」하니夫人이不可타하되「내딸을엇지錄事아달과婚姻하겟소」하나相公이不聽하고畢竟시집보내다

○舍人이되야親病으로辭職하니特히長興府使를除授하샤便養케하시다밋居憂할제侍墓살고哀毁를過節하며墓所가집에서十里라每朝에祭지내고는반듯이와서그母親을보앗스며그뒤에또乞養하야全州府尹을除授하시니衙中에小厨를세우고妻로더부러갓치반찬을하며집이南原에잇서서는손수田獵하야甘旨를供하며節日에는獻壽하되일상한曲調를지엇스니「北엔屯山嶺이

도역시따러感激하더라　上이넌즈시사람을보내사그뒤를밟으라하시되「내가속에잇지를못하니저도나를생각할가하시니受命한者ㅣ좃차驛亭(참)에들어가니公이樓에올나(一作은登、鳥嶺이라함)北望하고한참머뭇거리더니드듸여壁上에詩一律을썻는데「北望君臣隔이오南來母子同이라」하엿거늘回還하야그대로알외니　上이從容히을프시며「好仁이몸이비록밧게잇스나마음은임군을잇지안토다」하시니라

俗傳에　上의短歌는「어더내일이야그릴줄을모로더냐잇스라하더면제굿해여가랴마는보내고그리는정은나도몰나하노라」하니라

○公이守令을빌어便養코저하니　上이처음은不許하시다가해마다祈懇함으로義城원을식히시고監司에密諭하시되「好仁은내친구라爲親하야百里에屈하엿스니잘보아주라」하셧더니未幾에監司가下로考한지라(芝峯類說에는曰、山陰縣監을식혀더니맛츰내民隱은不恤하고哦詩만不輟한다하야罷黜하니라)上이怒問曰「내가이왕말한배잇거늘엇재서殿(下貶)을햇는고하시니對曰「나라에서守令을내심은그몸만호강식히심이아니오百姓을親하야愛恤함이어늘이제好仁은吟風弄月만하고官事를不治하니이럼으로下로하엿슴니다」하엿다　上이公을사랑하사恩渥이隆盛하시나종시大官이되지못하엿스니大盖그器局을보매宰輔노릇을못하리라함이러라

○公이文章으로써가장恩寵을밧고親老하야乞養(外任을乞職하야養親함)함으로甲午年에修撰으로서居昌을除授되야外艱을당하엿다가脫喪한後에校理로서또義城을除授하야滿六期에掌令으로還擢하시니또歸養을乞하거늘　上이廷臣에게믈으시니皆曰好仁이年高德邵하니左右에둠이맛당하다」하거늘　上이그母親을태여서울로오게하시나病으로못한지라御札로銓曹에나리시되「好仁이事親할날이짤르니可히그隣邑、晋州牧師를除授하라」하시니銓曹ㅣ無故히얼는갈어成憲을紊亂할수업다」핑게하니이에陜川의闕남을기대려除授하시다(名臣錄에는曰、到任한지한달못되야病으로官家에서作故하니年이五十이라)公이비록外任에잇스나　上이歲末에지은바詩와文을錄進케하시고문득褒美하시고그母의食物을주시다

○臨終에其子、進士、璵더러말하되「君子는모름직이임군을속이지말지니네가만일벼슬을엇드래도맛당히내말을생각하여라」하니라

鄭碩堅은字는子健이오海州人이니甲午年에文科하고벼슬이吏曹叅判까지이르렀다

지라大內로서夫人의治家가法이잇다함을들으시고御衣몃벌과純綿(其時에綿花가난지얼마안되야宮中만純綿을쓰고臣民은蘆花를雜用함)과蘇木等物과白米七十餘斛(十斗曰斛)을주시고庚午年에暑症으로알커늘 中廟께서特히醫業을주시매廚膳이絡繹하더니壬申年에卒하매米、豆、布、紙와棺槨、油席、松脂等物을特賜하섯스니婦人에게는前古에업는바恩命이엇다
별안간하로는元子가글읏絲錘子(실뭉치)를생키어목구멍이막히며매우危急하니여러從者가蒼黃하야엇절줄을몰으고울며불며할뿐이라夫人이다라와보고는「엇지물건을생킨아기를반듯이뉘여더욱집히들어가게하는가」하고즉시안어일으키고乳母를식히여두볼을쥐라하고夫人이손가락으로뭉치를뽑아내니뭉치가나오고는긔운이통하야운지라여러從者가夫人께向하며扣頭謝禮하되「夫人이우리들의목숨을살니섯슴니다비단우리들만살니실뿐아니라나라의근본이夫人으로因하야平安하엿슴니다」하거늘夫人이曰「功이잇는데가잇스면책망이잇는데가잇나니아예다시말하지말라」하고는夫人도영ㅣ功을말하지안엇다

○公이늘말하되「宋朝에朋黨의患이寇萊公(寇準)에게起하엿스니人物을쌔려잡으면그流弊가비록程朱(程子、朱子)라도黨에免키어렵거늘이제보전대少年銳氣로新進한儒士가날로人物을쌔려잡음으로일삼으니弊端이장차엇더할가」하더라

兪好仁

兪好仁은字는克己오號는濡溪오高靈人이니乙丑生이오壬午年에生員進士가되고甲午年에文科하고벼슬은掌令까지이르다佔俾齋、金宗直의門人이오公의父、廕은長水에居하니라

○公이忠孝코淸儉하며沉重코簡嚴하며詩와文이高古하고筆力이遒勁함으로그쌔에三絶이라일커럿다

○公이玉堂에잇슬적에 上이每樣달밤에宦者數人으로더부러慶會樓에서노시면池中小舟가겨우五六人밧게못잇스나홀노公만따르게하시니唐玄宗의謫仙(李太白)을待함과갓더라

○公이玉堂에번들적에 上이宦者一人만데리고밤에入直한房에가시면公이驚起한지라 上이紗帽만쓰고안즈라하시고從容히談論하시더니 上이그明紬이불이해여저솜이나오고누럿케드린물빗이退色함을보시고 上曰「네가淸宦을지내되儉素함이이러하니귀엽도다」하시고즉시宦者를식혀이불을가저오라하사因하야주시니이는唐文宗이韋綬를寵함과갓더라

○公의집이善山에잇서老母를歸省하겟다上乞하니 上이親히餞別하실제술이醉하사노래를지어부르시니公이늣겨울며左右

清白하고謹愼함으로써自許하야子孫을訓戒하되「반듯이金을 보되돌로녁이라」하고金宗直으로더부러同鄕으로友善하니晩年에金山、賀老村에退居하야因하야써自號하다(金山에祠堂을세우는데佔畢齋와갓치모셧다)

○公이濟州에牧使로잇슬쌔에出獵할時면일상챗죽하나를가젓더니밋갈려오매인헤그챗죽을壁上에걸엇다後에島人이寶貨처럼감추엇다가牧使가上官할쌔마다벌려노앗다오래되여蠹破하거늘畵工을식히여鞭形을그리여걸게하니라

○濟州로서回還할제배가洋中에到하니별안간빙빙돌면서가지안커늘사공은다놀내여얼굴이질려도公이凝然히正坐하더니裨將하나이나와告하되「島民이公의淸德을感하야金甲하나를싸주면서公이甲을입으실날에드리라합듸다」한대公이곳洋中에던지라하니이에無事히건너왓다後人이그곳을가르처「投甲淵」이라하니라

姜希孟

姜希孟은字는景醇이오號는私淑齋(또는雲松居士라)요晉州人이니吏叅、碩德의子요府尹希顔의弟라 世宗丁卯年에壯元及第를하고英試에뽑히고또俊試에登하며翊戴 佐理功臣으로晉山府院이되고벼슬은賛成까지이르고諡는文良公이라

○公이文章이그當時推仰한바되니典墳(五典三墳)을研究하고古今을꾀여알어議論이英發하매듯는者로실증이업게하엿다

○徐居正이처음公을希顔의집에서보니그쌔나희겨우十五나才局은임의老成하엿다居正이希顔더러일으되「이는자네의子由(蘇轍의字)는세」希顔이曰「兄이子瞻(瞻蘇東坡의字)이아니니아우가엇지子由가되나」하고서로우섯다

○公이刑曹判書가되야剖決함이明敏하야獄에罪囚가업섯다舊例에獄이비엇다고알외면賞이잇는법이라下僚가알외려고한대公이말녀曰「만일皐陶의淑問(善聽訟)이아니면엇지敢히여긔居하리오하니僚佐가그謙遜함을愧服하엿스니可謂、君子之度가잇다할지니라(東閣雜記○海東雜錄에는此로써姜希顔일이라하니按컨대仁齋는벼슬이府尹까지되엿고언제刑部를判치안엇다○雜錄에曰、時에盜賊이姿行하니公이治獄함이嚴明하야奸徒가竄伏하매京獄이空虛하니라)

○公의夫人、安氏는監司、崇孝의女니十四歲에公에게歸하야婦道를執하되過失이업섯고八年丁酉에元子가有疾하야民間에僑寓케할새政院이將相의禮法잇는집을가려길으기를請하야數家를가려알외라命하시고 上이夫人家로옴기라命하시니夫人이그寒署를調하며그乳哺를節하야旬日이못되야體氣가健全한

○禮判이되엿슬때에一郎官이日過이限量업서公務를흔히闕한지라同列이좃차내고저한者ㅣ잇거늘公이우스며曰「許政丞이흔히耳聾하여접흐들엇스나長官이참아곤치를못하엿스니이제郎官은비록長醉하나그러나깰때도여시만흐니또무얼廢하여야겟소하니라

洪 興

洪興은字는士傑이요南陽人이니左相、應의弟라蔭仕하야大司憲까지이르럿다

○公이科第를격지안코承旨와方伯을지내며및都憲이되매몹시任士洪의奸邪를論評하되종래는반듯시國家에禍가되리라하고또韓明澮가功을밋고弄權하는罪狀을彈劾하니風采가嶷然하야朝野가떨고사람이敢히私로구치못하니라

○公이李陸으로더부러隔墻해살고매우서로조하하더니陸이새로집을막질새기동을주추우에세우는지라公이赴衙하다가道上에서그家人더러일으되「가서主人어른께말삼하되나라에常制가잇스니만일秋毫라도넘으면맛당히法으로서論斷하리라엿주어라」하고仕退하야본즉다헐고곤허敢히尺寸을억이지못하엿스니그正直하고方嚴함이이러하엿다그런데또능히內剛外和하야비록賤人이라도待하기를歡洽히하엿다언제天旱하야民間에禁酒가甚嚴하는데醉한할미七八名이손바닥을치며短歌를하고춤을추면서公의軺軒채를잡으며曰「나으리나으리이게좃치안허요웨禁酒하십닛가」하니公이우스면서「좃타좃타맛당히늣궈줄터이니너희들이과히먹어濫費를말어라」하니一市中이嘖嘖하기를말지안터라

其後에田霖이判尹이되야王子、檜山君집을지내다가말을멈추고그役事를主管하는이를불러曰「간살의多少와高下尺數가法制가잇스니네가죽기를실혀하거든아예넘게말라오늘저녁때맛당히다시들느리라」하니저녁때그사람이말머리에迎謁하면서「만흔것은헐고긴것은짤넛고敢히犯法치안엇슴니다」하니霖이천천히말하되「當初에建制함은진실로容恕할수업스나다만임의遵行하엿스니아직容恕하거니와此後에는맛당히前罪까지通하여다스리겟다」하니라

李約東

李約東은字는春甫요號는老村이오碧珍人이니縣令、德孫의子라 文宗辛未年에文科하고吏曹叅判을지내며議政府叅贊外지되엿고謚는平靖公이니淸白吏가되다(癸丑年에卒하니 年이七十八이라)

○公이天資가寬厚하고秉心이堅確하며浮華를조하안이하고產業을治치안이하며性이또剛正하야區區히干請함이업고平生에

公이모조리探索하야알외니一布라도付托한者는다詔獄으로鞫問하시고公을三階를超케하시다.뒷正言이되야臺諫에主倡하야任士洪을내좃기를請하되말이매우抗直한지라士洪이밤을타公에게가서거짓모르는체하고曰「누가敢히此論을하는가하니公이바로대답하되「오즉내가敢히한다」하니士洪이氣가沮喪하야敢히一言도못하고退去하니라

李　坡

李坡는字는平仲이오號는蘇隱이요韓山人이니領中樞、季甸의子라　文宗辛未에文科하고是年에湖堂(官人의讀書處)에賜暇되고벼슬은右贊成까지이르고謚는明憲公이니丙午年에卒하다燕山朝甲子年에禍ㅣ泉壤에及하니라

○登科한지八年에通政에超至하니年은芳한데位는高하나그驕矜한빗치뵈이지안엇고　世祖朝에都承旨가되여一日은便殿에御하사홀로公을召하사그손을잇그시고龍顏으로그얼굴을대시며世子더러일으시되「이는他日에네臣下니그잇지말라」하시고드듸여손수잔질하여먹으라命하시다

○庚子年에禮判을拜하니一日은入侍하엿다가賓廳으로退하야食할새　上이中官을식히사烏犀帶一件을갓다가公을주시되「집히卿의典禮한지三年에過錯이업고또供職하는餘暇에能히經史를잇지안함을嘉許하노라」하시고그만崇政階로超加케하시니臺諫이그不可함을交論하거늘　上이答曰「論人이오論級지안함은내平生의뜻이니다시말하지말라」하시다

○公이본래該職에稱하며典故와儀禮가더욱그所長이라무릇朝廷大禮에古制가잇스나疎簡하야疑訝할것은公이반듯이古今을商度하야理에務合케하더니　貞憙大妃喪事에일이흔히倉卒이로대公이能히그變通을알맛치하엿다

○公의天姿가豪邁하고宏豁하며聰明이絶倫하야談論을잘하며平居에언제讀書치안엇서도性理之原과밋歷代의治亂을말하기를亹々히하더니　上이諸宰를命하사中庸과大學을論難하실새盧思愼이먼저性道教의三字를發論하고다음에理氣의先後로써往復하기를말지안이하며公이應對하기를響應과갓치하엿다

李承召

李承召는字는胤保요號는三灘이니陽城人이라　世宗丁卯年에壯元及第(三場壯元)하고重試하며辛未年에湖堂에賜暇되며佐理功臣으로陽城君이되고벼슬은禮曹判書까지되엿고謚는文簡公이라

○公이文章으로써世上을울니니博覽强記하야무릇禮樂、兵刑陰陽、律曆、醫藥、地理를모다通貫하엿다

케하라」하시니對曰「提學을번거로히하실것업습니다」하야御硯을撤하야주시니公이다쓰고붓을자루에끼우고한번주르륵보고서올혀밧첫는데한자고칠데가업는지라　上이大喜하샤供宴을命하야써질겁게하시니몹시마셔大醉하거늘눌너韻字를부르사「張良」으로書題를내시고四韻을賦케하시니모다聲에應한지라　上이宮人을命하샤琵琶를타며노래케하시고다시公을命하샤起舞케하시니公이因해醉倒한지라　上이藍錦緞안밧친옷을버서덥히시니드른자ㅣ感激하야落淚하더라

○公이文字에雕琢하기를뜻이업스나吉再에게한祭文은胷의所發이제절로이러케되엿스니可히그風槩를想見할지로다（丙辰丁巳錄○祭文은吉再下에入하니라）

○判中樞적에病으로써辭職하니批答에畧曰「栢府（憲府）와銀臺（承政院）에는謇諤（直諫之意）으로推한배되고關東嶺表에는遺民이다仁風을우러르니淸風峻節은李元禮의模楷요茂德高名은韓吏部의山斗라」하니都承旨、曹偉의　　이라

○上이昇遐하시니公이晝夜로號哭하되「天日之表（謂、君王之象）를엇더케다시뵐가」하고한달을먹지안터니夕에는發狂하야夜半에옷을벗고南山으로다라올나가고이로因하야病이덧처作故하니라

○公이늘혼자말로「나의願은반듯이疾病이업시죽겟다」하더니一日은諸宰로더부러몹시술먹고밤새도록談話하고晨起하야夫人더러일으되「내가긔운이不平한듯하니諸子를불으고속히밥차려오우하고밥먹은뒤에는曰「내가少時에冊을쎄고師門에다니던노릇을하겟다」하고이에冊一卷을꺼내고섬돌층대로올으락내리락두어번하다가「갑보다내좀쉬겟다」하고목침비고눕거늘家人은자는줄알엇더니한참잇다가본즉絶息되엿다일상말이조흔燒酒한큰병을靈巖下에무드오함으로命대로하엿다

權景祐

權景祐는安東人이오左相、魚世謙의婿라庚寅年에文科하고翰林을지내고官은叅判까지이르니라

○鈴平君　尹士昐은　貞熹大妃의弟라燕京으로奉使하는데公이書狀官이되엿더니士昐이宮掖의勢를밋고黷貨（貪財）한다는나물이잇는지라義州에還到하야公이그財物을다거두어알외니上이곳士昐을下獄하시고公을擢하야侍從을삼으시니　大妃도역시敢히乞命치못하시다士昐이因하야근심으로죽엇고公이自此로날로寵擢을입엇다

○時에公이監察로서書狀官에充하니赴燕한譯官이物貨를濫費하야驛路가騷擾하는데그屬托하던집은權貴와關聯이만흔지라

○公이方伯이되여禱雨하면문득應할지라만일비오지안으면이에그神에게성을내여曰「내가네게비를빌엇는데비오지안음은엇점이뇨」하니神에겨성낸말이비록自反하는도리는아니나몸이만일誠치안으면반듯이此言을發할수업스리라

○寧海에西泣嶺이잇는데俗傳에「使星이만일처음此嶺을넘으면반듯이凶事가잇다」하야사람마다避하더니公이監司가되야바로嶺上에이르러古木을희게하고題詩하되「汝揖華山呼萬歲나我將綸命（綸命은王命이라）慰羣氓이라箇中經重誰能會오白日昭然照兩情」이라하고因하야「破怪峴」이라改名하다

○巡行하다가東萊에이르러그翌日에장차開宴할새縣令이公의兄，仁孝의訃告를듯고숨기어發表치안엇더니公이夢에仁孝의子가袒括（發喪）함을보고밤중에起坐하야울며曰「늙은兄任이돌아가섯도다」하고明日에素饌을具設하니縣令이驚愕하야實狀으로告하니라

○公의性이踈蕩하야世事에畧하나經學에는精하야늘一室을淨掃하고欹器圖（器의傾欹易覆者니古人이置於坐右하야以爲戒라）를掛하고出入에觀省하더라

○집이明禮坊上層에잇더니（名臣錄에曰，草堂을南山下에搆하고못을파서련을심쇼 날마다後生을가르침으로서自娛하더라）

上이一日은늣게二宮으러부터慶會樓에올느사멀니南山側에數人이林間에環坐함을望見하시고 上이公인줄認定하샤쌀니사람을식혀覘察케하시니公이果然두손으로더부러濁酒를마시되盤上에외한개가잇슬뿐이라 上이즉시酒肴로써달녀가주게하시고因하야警戒하시되「來日아예謝禮치말라」하시니公이客으로더부러稽首，涕泣하고醉飽하엿다가明曉에入闕하야謝恩하니 上이그遵戒치안함을責하신대公이泣曰「臣이다만謝恩할뿐이니다른게야엇지혜아리겟습니가」하엿다

○公이贊成으로서文衡을兼하니 上이그재조를사랑하샤每樣그好飮함을警戒하시되「三盞에지내지말라」하시니公이曰「삼가奉敎하리이다」하더니一日은 上이承文院의上表할글이조치못함으로써公을命召하시니使者十名이찻지못하다가어둘적에야公이들어오는데露髮을歛치안코酒氣가滿面한지라 上이怒曰賀表文이佳치못하야卿으로하여곰改撰케하렷더니卿이이럿케醉하엿스니내이왕卿더러三盃를넘지말라面戒하엿는데엇재서말대로안하오」하시니對曰臣이의집간딸을오래못보아서오늘지냇더니머물너마시게되야다만三器만먹고두엇나이다」上이曰「무슨그릇으로술잔을햇는고」對曰「놋周鉢로하엿습니다」 上이曰「卿이임의醉하엿스니맛당히提學을불너서撰定

成宗朝의名臣

孫舜孝

孫舜孝는字는敬甫요平海人이니號는勿齋라辛未年에生員壯元을하고端宗癸酉年에文科하고丁丑年에重試하야벼슬이贊成、判中樞外지이르고謚는文貞公이라

○公이古人의三休、四休의말을取하야七休居士라自稱하니라

○公이六七歲에小學을能通하고既長에性理之學에存心하고性이至孝하야忠州에잇슬적에母、趙氏가病臥하야살子를먹고저하니公年이十餘歲라杏樹것테이르러仰天하야절하고비니별안간살구가바람업시써러지거늘드듸여주서간지라그祖父가사람을식혀먹이니孝誠所感이라하니라

○公의爲人이純謹無他하야每事를徑情으로直行하고만일風俗綱常에關하면반듯이먼저致意하야醉하면豪語를發하야말지안을적이잇스며언제江原監司가되여서때맛침大旱하야禱雨하여도無効하니公이曰「비求함을엇지못한者는無他라守令이盡誠치안음이니만일誠心이天을感動할것가트면天이반듯이應하리라」하고드듸여齋戒하고親히나가서祈雨하엿더니夜半에雨聲이들닌지라깃버갈오대「내가맛당히하늘께謝禮하리라」하고朝服을입고庭中에서서無數히拜天하니雨勢가漸急한지라吏屬이雨傘을가지고뒤에잇거늘公이曰「壓尊한곳에雨傘을무엇하랴가저가거라」하니옷이다저젓더라또慶尙監司가되야만일孝子와烈女의門閭를맛나면반듯 下馬하고再拜하되비가오드래도避치안엇다都事、李緝이도룡이를불느고밧가에안젓거늘公이拜畢에都事더러謂曰「足下는엇지햇소」緝이曰「나는令監보더먼저절하엿지요」하니左右가모다입을가리더라또언제平壤에이르러箕子墓를보고下馬코拜하야曰「東人이至今것禮義之塲에囿한것은專혀太師의가라치심이라」하엿고또언제穿嶺에서모시여田獵할제猛虎가被圍하엿거늘公이술잉에木箭을뽑아활을당기고馳馬하야들어가쏘려한대衆人이힘써막어中止케하엿스니凡事가흔히이러하엿다每樣 上前에「忠恕」二字를써서懇切히陳啓하니 上이忠直다하시와그만大用하심에이르렷스니公이地位가놉흘수록마음을더욱조리어매양對客하야設酌할제도다만黃豆와苦菜와松芽로菜를만들고專혀繁華함을실혀하더라

○일상子弟를警戒하되「吾家가草萊에서起하야傳家한舊物이업스니오족清白으로써傳하면足하리라」하고일상醉臥하야손으로써가숨을가르처曰「此間에조고마한汙物이업다」하더라

下는終을愼하시되처음과갓치하소서」하고밋卒하매　上이素膳을여러날하샤曰「내가大臣에게누구를厚히하고누구를薄하게하랴마는그러나右相은北征盡瘁하야不毛之地(胡地)를집히밟다가風寒에侵犯되야그만疾病에걸렷거늘그뒤에監司로仍任하야오래寒地에머므르매前日의病이이제와비로소發作한지라내가몹시痛惜하노라」하시다

○平生에忠直으로써自許하고國家大事를議論할제肝膽을披瀝하야말이行치못하게되면눈물로니어大度로包容하고서사람의肝邪를議論할제는直言無諱하며早達하야赫々하나清貧함이草野寒士와갓고또所居가湫陋하야사람이견듸기어려운바로대處하기를泰然히하더라

○매양祿俸을바드면곳族戚의貧寒한자에게分恤하고또同宗子弟를모으고諄々히글읽으라勸하며가르치기를게을리안터라

○中廟朝에金正國이經席에서啓하되　成廟ㅣ許琮에게委任이至極하신지라故로또한國事에盡瘁하엿고琮의집이社稷압길겻헤잇서居憂하거늘　成廟께서社稷에有事하시와還宮하실적에琮이그집에잇고업슴을물으시니그때드른자ㅣ모다感激하야奮發하엿담니다」하니라

尹壕

尹壕는字는叔保니坡平人이라　成宗壬辰年에文科하고庚子年에國舅가되야甲寅年에右相을拜하고鈴原府院君이되며几杖을賜하니謚는平靖公이니라

愼承善

愼承善은字는子繼요(一字는文之)居昌人이니臨瀛大君의女婿라十八歲에司馬(進士)로敦寧府丞이되고벼슬이叅知까지되엿다가그뒤丙戌年에壯元及第에뽑히고甲寅年에拜相하야領議政까지이르고翊戴、佐理功臣으로居昌府院君이되고燕山國舅가되니라

○世祖丙戌年에別試로取士하매公이叅知로上疏하야請赴하야그만甲科第一에뽑히매吏曹叅判을超授하시고是年에또拔英에捷되야藝文提學을兼帶하엿다

○燕山朝때에稱病하고杜門謝客하고여러번辭職하야求遞하고大小機務를모다僚換에付하고서間하는배업스니公의마음을모르는이는懦弱하다고조롱하엿다前後策勳으로賜田함이百結에이르러도所受가一無하엿다

成宗朝의文衡

魚世謙（燕山朝相臣에入하니라）

를만홀히하야左右執事가조곰안셈에들리면곳욕을하면서「내가爾國의內官이아니거늘네가감히無禮하느냐」하니大盖이왕奉使者가흔히我國에서들어간宦寺라故로이런말이잇섯다. 및公을보매큰키로끼긋하고衣冠이헌칠한지라兩使가瞿然하야제절로屈膝하고拜한뒤에서로눈씻하여曰「堂々타그이여」하고그뒤로는교만이줄어저서左右가뜻을거스릴지라도다아모말업섯고每樣맛나면붓잡고從容히애기하야혹밤들기도하엿다 一日은王敞이이왕奉使하고蜀에遊하엿다말하매公이뭇되「蜀에들어감에二路가잇는데陸은褒斜로由하고水는荊門으로由하니公은何路로由하엿소」敞이曰「江을由하야入하엿소」하거늘다시뭇되「江이岷山에서나와처음으로夔東峽에至하야極險하고夷陵에至하야비로소漫流한다니그러오」하고因하여江이某某地에이르면某某水가된다고하면서沿江上下의數千里동안山川의遠近과戶口의多寡와古今英豪의幷吞割據한것까지歷々히縷數하니兩使가心服하야닥아公의손을잡고曰「만일가슴에萬卷책을넘이아니면엇지이럴수잇겟소」하야公이中朝典故를물으면비록宮禁의隱密이라도다公을위해다말하야숨김이업섯다멋回還할제江上에이르러依々히참아떠나지못하야落淚하면서曰「바라건대公은얼른中國에와서中國으로하여곰海外에이런이가잇슴을알게하시오」하고還朝하야搢紳間에嘖嘖히稱嘆하야曰「알지못할바는天上이어니와人間에는둘도업스리라」하더라其後에郎中, 艾璞이奉使하고와서爲人이傲慢하고狠毒하야卿相을맛나면다말보아禮를안하나그러나國境에들매먼저公의起居를뭇다가및公을보고는움실하야매우尊敬하더라

○公이性理之學을조하하야沈潛히考究하야만히自得하는바가잇고諸史를펴여알어朱子의通鑑綱目을閱看할제二十日을지내면맛치니그精勤俊敏함이흔히이러하엿다故로그注措(恐是籌措之誤)에施한것이다模倣이되여法될만하고 成宗께知遇되아들면臯夔(臯陶와夔니舜의賢臣)가되고나가면方召(方叔과召虎니周宣王의賢臣)가되매歡欣하고皷舞하야大猷를期臻하엿는데卜相한지數年에별안간作故하니엇지命이아니랴그詩와글짐도그德과가트며雕琢을崇尙안하되深厚端慤함이제절로聲律에마즈니라

○甲寅年에公이病革(危劇也)하야辭를呈하니 上이下敎曰「右相의病이이러케되엿는데아흘에가되여도告치안음이可하냐」하시고砂糖, 柑橘等物을命賜하시고御醫 金興守로하여곰治療케하시고承旨, 李宗灝를命하야「말하고저하는일이잇나물어보라하시니公이手을攅하고喉語로曰「다만願컨대 殿

兼藝文으로써講書할새 世祖ㅣ曰、「네가前日에言事한者냐」公이前啓한뜻을申論하니 世祖ㅣ임의言直함을異常히녁이시고또그儀表가環瑋(헌칠하다)함을보시고 그執心을試코저하사上疏의말을摘出하야詰問하시되十旬을不返(夏康의事)함과麵으로써犧를代(梁武帝의事)함은내가이런失手가업는대夏康과梁武帝로써내게比하엿스니엇점이뇨」하시고거짓호령을하샤잡어내려따리라하시니侍者가天意를알수업서벌벌떨며失措안함이업는지라 世祖ㅣ또匣劍을내여무릅에노시고力士、崔適을命하시되「내가칼을다빼거든곳버히라」하시고천천히칼을빼시매劍光이번쩍어리며사람을쏘며곳이거진나오게되는데公은오히려確然히不動하야조곰도恐懼하는빗이업고물으신대로對答하되音吐가洪暢한지라 世祖께서 돌우칼을너시고曰「참丈夫다」크게稱賛하사어듬이느짐을恨하시고進酌하라命하시니公이천천히樽所에가서酌酒하되進退가雍容하야可觀이라世祖ㅣ銳意로修攘하사得人하야閫寄(將帥)를委任코저생각하사매양자리를비어 노시고歎息하시더니및公을보시며깁히宸衷에契合한지라이로서睿眷이日隆하사늘宣傳官을兼케하시다

○世祖께서諸名臣에게釋經을分授하사외게하시니名儒와老師ㅣ다免치못한대公에게는곳「某처럼佛을不喜하는者에게는授치말라」말삼하시니公이小官에잇서도능히人主의敬憚함을어듬이이럿터라

○狀貌가魁偉하고風彩가嶷然하니當時에大人君子로推許하엿고少時로博學能文하야天文、律曆의技外지모다精通하고서또弓馬外지잘함으로國家에大事가잇스면반듯이公으로써元帥를삼엇다그러나家産을不治하야所居ㅣ風日을僅蔽할뿐이로대淡然하더라

○乙酉年에北兵使에拜하엿다가丙戌年에內艱을當하야康孝文으로써代하엿더니明年에李施愛가反하야孝文을죽이매그날로公을起復식히사驛馬로불너覲케하시니公이敢히辭치못하야翌日에陛辭하니賊이平하매崇政으로加階하시다

○賊、張永奇가全羅道에서起하니徒黨이日廣하야州縣이制치못하거늘公으로써節度使를삼더니賊이公의이름을듯고海島로竄入하야틈보아抄掠하니公이널니方畧을베풀고사람을식혀覘探케하매賊이長興으로들어가거늘府使、金舜臣에게檄하야軍士를풀어에워쌋케하니賊이舜臣을射하고어웨쌈을뚤코다라나거늘公이親히軍士를거느리고달녀가서사로잡아목을버혓다

○弘治戊申年에 董越과 王敞이와서 登極한詔書를頒布하니公이遠接使로서義州에서候하니兩使가오히려矜持하고사람보기

訟키어려워서文券을公께드려曰「大監宅奴婢로함이올키로文券을納하오나다만小人은此奴婢外에는다시다른奴婢가업스니인제는상놈이됩니다」하니公이惻然하여曰「너의窮함이此에至하냐내다시너하고다투지안으리라」하고그文券을돌녀보내고다시訟事안키로決斷하엿다

○經史를講論할새下對함이響과갓튼지라　世祖께서매양夜分토록倦을이지시고日常宰相之才를評論하실새公을눈짓하시며曰「豁達이第一이라」하시다

○明使、姜浩의接伴이되니浩가公이知禮타일컷고그返程할제公이中途에痔疾로알커늘浩가탓던輿로써公을주고自己는馬를타고갓스니見重됨이이렷더라

○李克墩、柳子光과갓치史獄에叅啓하엿스니앗잡도다戊午獄에는약간救解한힘이잇섯다

許　琮(甲寅二月에卒하니라)

許琮은字는宗卿이오陽川人이니號는尙友堂이라　世祖丙子年에生員하고丁丑年에文科하야敵愾、佐理功臣으로陽川府院君이되고壬子年에右議政을拜하니謚는忠貞公이라

○公이少時에奇偉하야凡兒와갓지안엇다年이十二三에同輩小兒와갓치절에가讀書할제竊盜가夜來하야옷과신을다훔처갓다翌日에諸兒가다恐怖하야散去하나公은홀노確然히不動하고高枕大臥하야붓으로壁에쓰되「이왕내옷을빼서갓슴이여맛당히내신을훔치지말지라임의옷뺏고신까지훔침이여그욱히盜先生을爲하야賛成치안노라」하니識者가그容量을歎服하고그만非凡한그릇인줄알엇다

○文科第三名에中하니時에旱甚하다가放榜日에一甲올막부르매별안간비가오니庭紳이다公을눈주어商霖(殷高宗이傳說더라너를大旱에霖雨처럼쓰리라하니相業이잇슬兆朕을일음)之徵이라하엿다

○公이魁顔과廣顙에鬚髥가아름답고身長이十一尺二寸이오姿表가千萬人위에뛰여나매보기에儼然하야泰山喬嶽갓트나갓가히하면溫然하야祥鳳瑞日과갓트니怒치안어도人이自畏하며말안하여도人이自服하엿다

○世祖ㅣ文臣을뽑아天文、地理를分習케하시니公이天文學에부처天文을推步하는法을硏窮하더니맛침日食의變이잇슨지라公이書啓하고其末에推步하야서아올녀　上이佛法을好하고遊畋을喜하샤經筵을不御하시며諫諍을不納하신過失을論難하니凡六事ㅣ다時諱하는바어늘말이매우鯁峭한지라보는자가湍汗하거늘　世祖께서有志、有才라하시고一資를命加하시다뒤에

○申叔舟가野人을征할제公으로더부러갓치가기를請한대（그때禮曹叅判이라）좃찻더니凱還하야資憲으로陞擢되다

○詔使、董越의回還할제百官이郊外外지送別하니越이公의座席에이르러曰「朝鮮의老成한人이라」하니라（迎詔使의一條는詔使典故에入하니라）

○太學生、李穆等이一大臣（尹弼商）을駁하되말이퍽不遜함으로 上이加罪하려하시거늘宰相과臺諫이놋키를請하되不允하시니公이曰新學少年이事體를不知하야말이비록맛지못하나진실노容恕할만하니 祖宗以來로儒生의言事한者ㅣ또한잇스나언제罪밧든자업섯스니지금만일죄주시면言路의妨害될가두려움이다」하니 上이許하시다

○性이嚴重하야風儀가잇더니燕山君이처음即位하야曾經大臣으로각각嘉謨와嘉猷를써밧치게하니公이中庸의哀公問政章에天下國家를하매九經이잇다는것으로써올녀曰「古今帝王의爲治之要가여긔잇고臣의平生배혼바도또한여긔잇슬뿐입이다」하였다

○公이器度가雄深하고志慮가堅確하여經術로根本삼고吏治로文彩내며平居에言笑가적고손보기를조하안하야客이門에至하면出入햇다辭却한故로오는者도역시적어門庭이日常쓸쓸하더라

○平生에人의過를말하기실혀하며남의短處를남을한者가잇스면별써성내여曰「果然、不足할것가트면맛당히그長處를取할지어든허물며그不足함도자세치못함이랴」하며늘家門이太盛함을念慮하야두孫子의일홈을謙과恭이라하고曰「處世하는道ㅣ이두字에지냄이업다」하고일상子弟를警戒하되「物이盛하면반듯이衰하나니너희들은아예自滿치말라」하니라

○少時에許文敬公、稠를좃차學하니매양公을일으되非常한그릇이라하고外孫女로써公에게안해주다

盧思愼（丁未生이오辛未年에生員하고 내번科하니洸溫의外孫이라）

盧思愼은字는子胖이오交河人이니左相、閈의孫이라號를天隱堂（一作、保眞齋）이니 端宗癸酉年에文科하야拔英하고俊試에登하며翊戴、佐理功臣으로宣城府院君이되고丁未年에拜相되야領議政外지至하엿고几杖을賜하니라

○公이文名이有하고어려서洪應으로더부러갓치同學할제洪의舅尹叅判 贊燗이識鑑이잇서一見하고異常히녁여 洪더러謂曰「盧家兒ㅣ참遠大한그릇이라필경名位가 맛당히 너와가갓치相埒하리라」하니라

○公이某人으로더부러奴婢를訟하니某ㅣ料量에宰相과갓치爭

○公이少時에燕京에가서善卜者를차저推命한즉曰「壽位가다놉흐나다만三林아래서죽으리라하더니其後에널니卜師에게물어도다풀지를못하엿다燕山朝때　成廟朝에廢妃를議論한일로써珍島(一作原)邑內로竄配되엿더니一日은隣居人이졋헤잇는품꾼을대신보내며曰「明早에上林으로모이라하니公이실업시뭇되「엇재서上林인고」하니主人이曰「여긔서五里를못가서地名이上林、中林、下林이란일홈이잇습니다」한대公이그제야三林之下란것을생각하고천장만보면서정신놋코잇섯더니未幾에廢主가使를보내여죽이고親族子弟를다絶島에竄配하야安置하니尸體를野外에버려旬日을不收하엿는대烏鳶이食치안코隣犬이본체도안하니라

○己卯의獄事는사람마다沈袞南貞의所爲인줄만알고서金銓에게서이른줄은몰으고戊午의禍는사람마다李克墩柳子光에게서나온줄만알고서弼商의主張인줄은몰으니何故오하면我國人이일즉이한번도東國史를보지안어서막數十年만지내여듯고보지못하면賢愚와邪正을대개는알지못한지라弼商이睚眦之怨으로써李穆을죽이고저하야그만戊午의獄事를일으키며一時士類가다魚肉이되엿다甚至於盧思愼을勸하야趙舜을죽이게하엿스니其心이陰險하고慘毒한지라燕山의暴虐이大抵는弼商이引導함이니비록擢髮의誅바를들지라도政히其罪를贖치못하거늘다만廢妃할제獻議한大臣으로써燕山君에게被誅하엿다하야罪가안된고로丙寅年靖國할제먼저伸冤을蒙하야至今것故事를몰으는者는往往히참宰相이라하니可勝痛哉아

洪應

洪應은字는應之오南陽人이니號는休休堂이라　文宗辛未年에文科壯元하고翊戴、佐理功臣으로益城府院君이되고己亥年에拜相하야左議政까지이르고諡는忠貞公이오　成宗께配享하니라

○公은文名이잇스며또글시잘쓰고風標가端雅하야몸가지기를法度가잇슴으로人이賢相이라稱道하니라

李克培

李克培는字는謙甫오廣州人이니仁孫의長子라　世宗丁卯年에司馬로文科까지하고佐翼、佐理功臣으로廣陵府院君이되고己巳年에拜相하야領議政까지되엿고几杖을賜하엿고諡는翼平公이라

○世祖ㅣ吏兵曹를判하실제公을보시고매우그릇답게하시되이는他日의都承旨라하시더니밋即位하시매禮曹参議를擢拜하시다

領議政、蓬原府院君、忠貞公、鄭昌孫과
左議政、益城府院君、忠貞公、洪應의三人이라

成宗朝의相臣

韓伯倫

韓伯倫은字는子厚요淸州人이니蔭(南行이니文武科못한이)仕하야翊戴佐明功臣으로淸川府院君이되고　睿宗의國舅라庚寅年에右相을拜하니謚는襄惠公이라

成奉祖

成奉祖는字는攸行이오昌寧人이니蔭仕하야佐理功臣으로昌城府院君이되고辛卯年에右相을拜하니謚는襄靖公이라

尹士昕

尹士昕은字는弼甫니士昐의弟라蔭仕하야佐理功臣으로坡川府院君이되고乙未年에右相을拜하니謚는襄平公이라

尹弼商

尹弼商은字는湯佐요坡平人이니　世宗庚午年에文科하고丁丑年에重試하야敵愾、佐理功臣으로坡平府院君이되고戊戌年에拜相하야領議政外지至하고耆社에入하며燕山朝甲子年에珍島에謫하엿다가被禍하니라

○世祖朝에刑房承旨로入直하엿더니맛침夜氣가寒嚴한지라　上意가獄囚를當恤하실줄揣知하고물으심이게실가하야京外囚徒의罪犯輕重을歷考하야小冊子에錄하엿더니夜五皷에內官이傳敎하되쌀니入侍하라하니公이황황히衣冠하고罪囚를記錄한小冊子를소매에넛코들어갈새內官이寢廡下로引入하야俯伏하니　世祖께서窓을臨하야敎曰、「今夜에天寒이倍甚하니더운방에덜옷으로도견듸기어렵거든허물며獄中罪囚야嚴寒에觸冒하야凍死할念慮가잇스니먼데는할수업거니와京外에現在罪囚의輕罪와重罪가얼마나되나速히다記錄하야드리라」하시니公이즉시對答하되「臣은지금刑房의所任이오매刑獄之事는臣의職分이라恒常여긔에留念하야임의그數爻를알엇슴니다」하고즉시小冊子를보면서세어알외니言未畢에　世祖께서깜짝놀내샤窓을여시고寢內로들어오라하시니公이머리를숙이고들어가매ᄯᆞᆷ이등골에흘으는지라술을주어먹으라하시고안을돌아보시며曰「이는내보배로운신하오」하시니公은비로소　貞憙王后의御座가갓가옴을알고더욱惶懼하야물너가니이로붓터不次擢用되야未久에崇品外지超拜하니라

○尹弼商과沈金孫이綿布를모기를無慮、千餘同(同은十疋)이러니甲子、丙寅年間에다奇禍에罹하니라

하니라 (名臣錄○蔓嶺의戰에公이先鋒이되니라)

○建州쌈이이기매魚世謙이奏聞使가되야서因해俘虜를몰고遼東에일으니太監과밋摠兵官·都御史等이말해갈오대저虜人과밋首級을何必다京師로밧치나뇨首級은邊鎭에부치고人口는親戚에부침이올치안은가우리들이맛당히事由를적어奏達하리라하니世謙이曰「馘을王庭에獻함은古道라奏捷에實이업스니장차무엇으로驗하리요」하야往復하기를三四次에畢竟죳지안으니三大人이設筵하거늘世謙이揖하고서서跪치안한대御史ㅣ이르되「엇재서跪飮치안하시오」答曰「우리殿下의命을밧들어京師에來朝하는데諸大人이特히設筵하심은禮로써我를慰함이니엇지跪飮할수잇스리오」하니라

○庚子年에帝가賜勅하고因해尹弼商、金嶠等을賞주다

許琮이野人을征하다

辛亥年에野人이永安道를寇하야邊將을殺하니本道監司、許琮을命하야가치게하시다時에琮이任期가차서갈날터인대仍任을命하시니琮이受命하고興師하야尼麻車를征하니과연遁避하야山에올나서我軍을望見하며끗치업거늘벌々떨며曰「저게다사람이니엇지그리만으냐하엿스니琮의此行에는非但、尼麻車만떨뿐아니라建州의三衛가소리만듯고도두려워함으로悰이一兵도어울너보지안코서回還하니 上이들으시고都承旨、鄭敬祖를보내샤술을주어勞問하시다

時에悰이都元帥가되고李季仝이副元帥가되야六道의步兵騎兵二萬名을發하야十月에豆滿江을건너爵地嶺을넘어가서賊巢에이르니尼麻車ㅣ벌서알고도망해숨은지라그만廬室을焚蕩하고男女各一名을잡아죽이고十一月에回征하여渡江하니라

○時에掌令、李粹彦으로써從事官으로充用하니라

○初에永安節度使、尹末孫이撫御함이失宜하야虜가造山을犯하야軍民을죽이고잡아가며慶興府使、羅嗣宗도역시被殺한지라 上이文武長材를어더서鎭壓코저생각하사特히左叅贊、成俊으로末孫을代케하시니俊이雍容히撫制하야夷民이懷服한지라俊이「虜의罪를當問이라」하야上書하야請征하니 上이大悅하샤許琮으로都元帥를삼고俊으로써副케하샤威武를크게뵈시니그後로는賊이성가시게안하엿다回還하매俊으로本道觀察使를拜하시고崇政으로超階하시니北征의勞를酬報하심이러라

成宗의廟庭配享

領議政 高靈府院君、文忠公、申叔舟와

니이는大臣의갓치깃버서賀하는바라내가이제녯일을생각하고中夜에歔欷하야흘노안저자지못하기가몃칠인지몰은지라비록영ㅣ賜食안하기로魂이엇지寃痛타하며내엇지가엽서하랴마는다만母ㅣ子로서榮貴됨은君의惠요그後姦을防함은君의政이라儲君이情을顧念하면엇지惻然치안켓는가이제特히其墓를命하되尹氏之墓라하고墓直二人을定하야時俗節祀때에致祭케하야써그아들을慰하고또魂情에感케하고서비록내百年後라도영ㅣ改易치말어써父의志를遵케하라」하시다

廢妃가죽을제李世佐가代房承旨로藥을가지고갓다가其夕에還家하야其妻로더부러한방에누으니妻ㅣ뭇되「들으니朝廷이廢妃를論難함이말지안타더니畢竟엇지되엿소」世佐ㅣ曰「이제발서賜死하엿소」하니妻ㅣ愕然하야起坐하야曰「傷痛타우리子孫이써가업슬진뎌母가임의無罪코서被殺하엿스니子가他日에報復함이업겟소朝廷이장차世子를어듸다두고서이런擧措가잇는가」하더니밋燕山朝　甲子年에世佐와其子守貞을다죽엿다

尹弼商이建州를夾攻하다

成化己亥年에明朝에서장차建州衛의野人을討伐할새我國을勅하야夾攻케하니　上이藥城君、魚有沼를식히샤領兵하고가게하시니江上(滿浦鎭)에이르러는解氷되야건널수업다핑게하고그만罷兵하여回還하니　上이有沼의師期에不及한罪를治하시니韓明澮가曰「我國이至誠으로大國을事함으로中國도또한待하기를겻트로안하거늘平交以下라도오히려失信치못하거든하물며天子의命을임의奉承코서中途에억임이올흘가요祖宗때부터事大를至誠하시던道가　殿下께이르러서갈닐가할지니請컨대다시銳師를보내여速히가게하소서」하니議論하는이마다갈오대「길이險하고눈이깁허서再擧치못합니다」함으로　上도역시疑訝하시니明澮가力請하되「議者의말은自安하는計요老臣의所惜하는것은國家大體니勝敗의數가튼거야顧恤할바아니고大義를天下에伸코저함이라」하야至再至三、力請하니　上이좃치샤右議政、尹弼商과副元帥、金嶠를命하사偏師四千名을거느리고가처서大捷하야李堪이從事官으로서먼저와서獻捷하니　上이大悅하샤特히草綠저고리안바친것을주시고中朝도또한降勅하야褒美하니라

○弼商의建州　征할제江路가氷滑하야李從生이墜傷하거늘元帥ㅣ놀나救하야曰「만일公이아니면뉘가능히先鋒이되겟소」하니從生이즉시上馬하고바로賊穴에들어가서廬帳을살으고回還하니元帥ㅣ慰勞하여曰「이번싸홈의이김은다公의힘이오」

○己酉夏五月에廢妃、尹氏에게賜死하시다時에慶尙監司、孫舜孝가涕泣하고上疏하야極諫하니라

尹氏가임의廢하매日夜로號泣하야피와지繼續하나宮中의毁傷함이날로더한지라 上이內竪를보내샤廉察하실새 仁粹大妃께서宦官을가르치샤對答하되「梳洗하고단장하야悔恨하는뜻이업드라하라심으로드듸여그讒言을미드시고서加罪하시니라

○尹氏가廢할제 上이늘諺書로써其罪를적으샤中官과承旨를보내샤날마다帳을隔하야諷讀케하야그改過하야서壼位에復하기를바라시나尹氏가종시고치지안음으로맛참내賜死하섯더니燕山이嗣位하야그때承旨를盡殺하는데蔡壽는諺文을不解함으로써홀노免死하니라

○賜死傳旨에曰「廢妃 尹氏는性이본대陰險하고行이悖逆함이만어전자宮中에잇서暴虐이日甚하야임의三殿(貞憙、安順、昭惠의三王后)께 不順하고또寡躬에肆凶하야奴隷처럼待遇하야甚至於、足跡까지削去하겟다말하엿스니이는特히細事나일상歷代의母后가攝幼하고擅政하는事를보면반듯이깃버하야늘毒藥을가지고잇서혹가슴에두기도하며혹篋笥에감추기도하니非但그所忌를除去코저함만아니라또장차寡躬에不利할지라일상혼자말로도我命이長壽하게되면장차할바가잇다하니이는不道한罪가 宗社에關한것이어늘오히려참아大義로斷치못하고다만廢하야庶人을삼어私第에두엇더니이제外人이元子가漸長함을보고압뒤로紛紜하야이러케말을하니비록지금잇서서는足히집혼념녀가안되나後日의禍는이로말할수업스니만일凶險한性稟으로威福의權을잡게되면곳元子가비록賢하나其間에서엇저지못하여서跋扈할뜻이날로더욱自恣하리니漢의呂后와唐의武則天의禍를발도듬하고可히待見하리라내가여기까지생각하매몹시寒心한지라이제만일흐륵대고빨니大計를定치안엇다가國事가救할수업슴에이르면뉘위처소용업스리라漢武帝도오히려萬世之計때문에無罪한鉤弋夫人(漢昭帝의母)를죽엿거든허물며이凶險한사람으로또難赦할罪가잇슴이라이今月十六日에그집에서賜死하라하시다

○二十日에禮曹에傳旨하시되「廢妃의惡함은史策에昭著하여서非但、國人의共憤하는바일뿐아니라實로또한天王의貶黜하란것이라내薄德함으로써配匹을得良치못하야위로 祖宗의大德을累하고아래로臣民의顒望을負하엿스니慚赧한마음이엇지限이잇스랴그러나天地 祖宗의陰祐를賴하고 三殿의丁寧한訓誨를밧어몸이임의唐中宗됨을免하고罪가晉賈后됨을밝혓스

올녀妃를삼으시다(이는　貞顯王后가되시니라)

初에尹妃가元子를誕하니寵隆하야驕恣하며諸媛(良家女인嚴氏와鄭氏)를妬忌하야　上께까지不遜한지라一日은　聖顔에爪痕이잇거늘　仁粹大妃(昭惠王后)께서大怒하샤天威를激成하샤外廷에出示하시니大臣、尹弼商等이將順하야獻議함으로私第로廢出되다

○時에　上이中宮을將廢하실새天威가震動하시니누가敢히말을못한지라孫舜孝가上疏하되「禮에考컨대婦가七去之惡이잇는대其一은曰、無子로去함이요二는曰、妬로去함이라二者를비록兼하드라도三件의不去가잇슬것갓트면곳古人이오히려容恕하나니一件의去함이잇고서六件의去할失手가업슨즉單獨히容恕하심이不可할가요허물며元子의母后를그一日인들窮閻에褻處하겟슴잇가王妃　尹氏가일즉萬福의源을膺하샤홀노多男의慶을어드섯는데一朝에閭閻中에遜居되시고또供奉의資를絕하니이비록自取시나엇지可히少恩하시겟나잇가君臣과朋友의間에處하야는義가恩을이겨야할지나父子와夫婦의際에在하야는恩이義를이겨야할지니他日에元子가惻隱한마음이계시면殿下께서엇지後悔之念이업스릿가云々」이러라(東文選○名臣錄에曰　公이上疏하야極言하고또痛哭하엿다하니라)

○是年에韓明澮等을보내샤天朝에陳奏하되「繼妃、尹氏가性度가乖戾하야능히寵命을欽承치못하야失德함이滋甚하야臣民의望을大失함으로부득이臣의祖母、尹氏와臣의母、韓氏의가르침을바더外第에廢置하고副室、尹氏로妻를삼엇사오니伏望컨대聖慈는特히繼妃의誥命과冠服을賜하소서」하니라

○癸卯에大司憲　蔡壽가經筵에入侍하야校理、權景祐로더부러同啓하되「廢妃、尹氏가비록坐廢하엿스나이왕至尊에配하엿는데지금閭閻에褻處하야奉養도亦窘하니請컨대一室에別置하시고廩餼를官給케하소서」上이震怒하샤元子에게阿媚하야後日地盤을삼으려한다하시고公卿을大會하시고鞫問하시니壽가對하되不屈한지라또禁府에下하야鞫問하대壽가對하기를如前이하거늘맛참내赦하야不罪하시고三年만에비로소敍用하시다

時에景祐는侍讀官으로啓하되「子가儲宮에계시니母ㅣ비록有罪하시나閭閻에褻處함은不可함니다」　上이震怒하샤世子에陰附하야異日에希恩코저함이라하시고鞫하라命하시니景祐가조곰도갓댁안코執理하야抗言하고誠悃을開陳하야歷代人主의廢妃를待하던事를證據하면서말이더욱剴切한지라上이이에霽怒하샤다만官만罷하시다

지안하야또써 上께啓하니즉시召對하샤陳狀케하시고相容될수업슴을아시고다갈게하시다

○庚子年에琛이應敎에陞하니時에士洪이都承旨가되야勢焰이자못熾盛하거늘琛이同列로더부러其奸을論發하니 上이震怒하샤同舘이다見罷되더니宗室、朱溪正、李深源이士洪의陰邪한狀態를極陳함을賴하야 上이大悟하샤즉시士洪을斥하시고琛等의職을復하시다

○丁未年에士洪이방금廢居하나戚里의勢라자못進用하는漸이잇거늘大司憲、李則이同列를率하고伏閤하야力爭하되「殿下ㅣ旁支로써繼統하서서엇지 宗社의重함을念치안으시닛고」하니 上怒問하시되「엇점이뇨」則이對曰「父子가相繼함은진실로常事나만일生靈을爲하야擇主할진대大聖이아니면不可하니臣은 殿下를期望하되멀니堯舜을바라거늘今에諫臣을不從하시니實로痛心하나이다」하니聞者ㅣ汗縮하더라。

尹氏의廢死

淑儀、尹氏는贈左議政、起畝의女라成化丙申年에營山君을生하고是歲八月에冊立하야妃가되다

○丁酉年에엇던이가監察尙宮의家人이라詐稱하고權淑儀家에投書함으로淑儀ㅣ 上께올니니其書에曰「嚴氏鄭氏두昭容이장차中宮과밋元子를謀害하려고한다」하엿다 上이中宮房에서小囊에砒霜을너엇고小箱에預方하는方書冊을藏함을보시고 上이中宮께물으시니써하시되「婢三月이親蠶時에進한바니다하시니後에三月이所書가아니라拱招하거늘 上이장차中宮을廢하시려고朝臣에게命議하시니領相、鄭昌孫이强諫치못함으로 上이嬪으로降封하라命하시고慈壽宮에別處케하시니承旨李克墩과任士洪이力爭하야그치시고婢三月은絞하고其餘는杖竄하고府夫人、申氏(尹妃의母)는其謀를預聞하엿다하야臺諫이削職하기를請한대 上이不允하시고後에 上이中宮이外間과交通함을보시고즉시政院을식히샤禁하게하시다

○敦寧叅奉、尹遇와宣傳官、尹遘를獄에下하시다

○戊戌年에 上이장차中宮을廢하실새許琮이漢武帝와宋仁宗의失德을引하야不可타力陳하니라

○戊戌年에 上이尹遘를불러問曰「訟田함이맛든데가잇거늘네가엇지爾母를쐬여中宮께請하느냐」遘가曰「이는臣이알지못함니다」 上이曰「後에만일이럴질진댄네가비록알지못하나내가맛당히너를죄주겟다中宮은國母라私事를干涉치못하나니라하시다

○庚子十月에尹妃를罪로써廢黜하시고十一月에淑儀、尹氏를

맛가당이죽을지니엇재律이輕하냐」하시고드듸여彦辛을政院으로押上하고鞫問하시다

○同中樞、金紐ㅣ上疏하되「臺諫은人主의耳目이라言이乘輿(謂君王)에깃처도至尊이改容하고事가廊廟에關하면宰相이待罪하나니今에錫圭가君子ㄴ지小人인지臣은알지못하오나가령錫圭가君子ㄴ데彦辛이小人이라指目햇서도不過잘못생각하고글읏固執함이라허물며錫圭가不次로超擢하야地位가六卿에列하니可謂、赫々한大臣이어늘보건대彦辛이微官으로肝膽을披露하야敢히雷霆之下에서다투니言은비록不中이나넷적骨鯁이란風度가잇스니진실노褒奬하샤士類를勸하실것이어늘도로혀罪를당케하시니臣은두렵건대「이로부터臺諫이解體할가하나이다」上이曰「彦辛은제말이極刑을바겟다하야내가맛당히裁斷하리니卿은退去하라」하시다

○彦辛을闕庭에致하시고責하샤曰「欺罔은罪가죽을지라네가지금도오히려錫圭로써小人이라하느냐當初에誤에犯한바냐」하시니彦辛이알외되「臣이誤執함이아니라錫圭는참小人이올시다」上이曰「네가錫圭로써盧杞와王安石이라하니그나를唐德宗과宋神宗에比하느냐하시니彦辛이알외되「德宗은一個盧杞만썻고神宗은一個王安石을썻스나錫圭는二人의陰險奸邪를兼하얏는데 殿下께서쓰시니臣은써하되자못二君보다過하시다하노이다」한대 上이즉시震怒하시고慰諭하샤曰「臨死에易辭치안으니信이라諫臣을죽인자는오직桀紂니너를獄에繫함은네가固執함이라내엇지諫臣을죽이랴맛참내唐太宗의聽諫이식어처음만못함을본밧지안으리니네가말할만한일을맛나거든至極히말하라너의慷慨함이終始屈치안으니내甚히嘉許하노니가서爾職에就하라」하시고賜酒하라命하시다

○時에柳子光이任士洪、朴孝元等으로더부러玄錫圭를擠斥하려다가謀가敗하매子光은東萊에流配되다 (柳子光傳○柳子光傳의末에按컨대又云、戊戌之獄은正類가邪黨을攻함이라하니이로볼진대子光의竄配가반닷이戊戌年에잇슬지니士洪輩도또한다被罪하엿슬테나可考할수업다)

任士洪을斥함

丁酉年에獻納、安琛이朝對를因하야公主의第宅이踰制됨을極論하니時에任士洪이諫長이되고其子、光載가公主를尙한지라甚히恨하야곳兩司를朝房에會集하고士洪이揚言하야曰「臺諫은모름직이議論이갓터야啓하거늘이에獨啓로함은非宜일듯하다」하니琛이曰「言官은맛당이抱蘊을다할지니만일所待가잇다면반듯이言路에妨碍되리라」한대士洪이더옥固執하고돌니

제外方으로좇치면아마世祖의뜻을違함이라하노라 申叔舟等이速斷하시기를啓請하니 大妃ㅣ敎曰「卿等이잘해보」하신지라叔舟等이啓하되「浚은功臣이니削籍하야職牒을거두고慶尙道寧海府에安置하고家産을籍沒하소서」하니 傳曰 맛당히彼로하야곰安心히가게하고罪주기를이럿게함은不可하니籍沒家產이란四字는抹削하라하시고또傳曰、「食物의備給과밋防護節目을曲盡히하야啓하라」하시니叔舟等이또啓하되「禁府郞廳二人과部將一人이羅將二人과軍士二十一人을거느리고押送케하고糧米와食物은官給케하소서」傳曰允이라하시다

任士洪이欲擠玄錫圭

○八年丁酉秋七月에玄錫圭는都承旨가되고洪貴達은同副承旨가되고任士洪 韓僩、孫舜孝等도또한承旨가되엿는데맛침趙軾의妹가李諶에게嫁하야早寡하매軾이그藏獲을幷奪하니趙氏가前縣令、金澍로더부러通婚한지라軾이强奸한일이라誣告하야禁府에下하니禁府ㅣ誣告라하야軾을刑訊하기를請한대貴達이홀노刑問함이不可타알욋더니錫圭ㅣ刑房承旨로서翌日에仕進하야自己에게議論치안코擅啓함을怒하야曰「비록姜孟卿이都承旨되고申叔舟가同副承旨되드라도이럿케는못하리라」하고因해攘臂하며怒目으로「너」라고하면서꾸지지니大司諫 孫比長과司諫、朴孝元이無禮타하야錫圭를論駁하고柳子光도또한上疏로錫圭를論難한지라 上이諸承旨를命하샤다他職으로換하시고士洪으로써大司諫을삼으시니時年이三十餘라臺諫이또「錫圭만獨免함이不可타」論難하니 上이特命으로二資를超하야錫圭를大司憲으로除授하시니臺諫이그不可함을論難하거늘刑曹判書를移授하시고 上이敎曰「錫圭와士洪은다宗親의婿요韓僩은내四寸이니무슨愛憎의의다름이잇스랴마는다만錫圭가怒할만하여怒함으로써本來無罪한싸닭이니라」하시다

錫圭는瑞原君의婿요士洪은寶城君의婿라故로聖敎ㅣ미치시다或은말하되錫圭가平安監司가될때에內寺를對하야 主上을思慕하는글을짓고因해울은지라 上이들으시고더욱眷注를더하섯다하니라

○持平、金彥辛이吏判 玄錫圭를論難하되小人이라하야盧杞와王安石에比하거늘 上이曰「맛당히議政府와銓曹에遍問하야만일其實이업스면내가欺君한罪를바겟느냐안켓느냐」하시니彥辛이對曰「臣이맛당히極刑을밧겟슴니다」한지라 上이이에議政과銓曹를불러물으시니다對曰「그小人됨을알수업슴니다」한대 上이怒하샤彥辛을義禁府에下하야鞫問케하시니禁府ㅣ欺罔律로써杖一百에徒三年으로判決하거늘 上이曰「罪

上이누가쓴것이냐물으시니元齡으로對答하거늘政院으로命召하샤酒肉을주시고箭筒을꺼내여其面에써서드리게하시고因하야御書인屛風으로주시니비록小藝나그嘉奬하심이이러하셧다　上舍生、朴元齡이약간善書하거늘　上이보시고嘉許하샤其鄕에下書하샤紙筆을주어勸奬하시니鄕閭에榮耀하야모다驚動하얏다무릇寸藝와細技가엇지足히　睿賞을上動하리오마는그러나聖能이라하샤廢치안으시니奬勸의隆하심이반듯이誠에서出하심이이러하셧다이럼으로文章書畵와工技百術이모다激動함을바더서精進하엿스니이에聖人의皷舞하시고轉移하시는機가特히一嚬笑하는사이에잇슴을알지라만일誠意로조하하심이凡情에超越함이아니시면아모리百方으로勸飭하고程課를嚴立한들다만그騷煩하며頹惰함을볼뿐이지엇지能히動人함이이럿틋깁흐랴

○持平、劉璟이啓曰「殿下ㅣ月山大君의卒을爲하샤오래視朝치안으시고거둥에역시皷吹禮를廢하시니禮에朞年喪은大夫에까지達하나니請컨대義로써끈흐소서　上이曰「視朝는맛당히啓한바대로하겟스나大臣이作故함에도오히려참아聽樂치못하거던허물며親兄의棺이방장殯所에잇는대내엇지참아皷吹를들을가」하시다

○上이一王子를鍾愛하심이特甚하사흔히過辟하신일이계시매憲府ㅣ論難하거늘　上이즉시城上所掌令을命召하사잣가히오게하시고드듸여一句를써주시되「世人最愛霜後菊하니　此花開後更無花라」하시니그이가눈물을씻고나가더니未幾에　上이昇遐하시다

龜城君의安置

初에韓繼禧가世祖께密啓하되「龜城君浚이宗室이니禁兵을典케함이不當함이다」하엿다（睿宗朝에南怡의獄이란下에詳入하니라）

○庚寅春正月에、左贊成韓繼美가差備門外에詣하야龜城君、李浚의事를告하다大盖、權孟禧가「浚으로써君을삼으면國을可히當하리라」하야繼美더러말하되「浚이物望이잇다」하고또崔世豪더러말하되「龜城君이年壯하고또堅確하니可히大器를가질만하다」하더니孟禧와世豪는訊問하는棍杖에承服되매依律하야論斷하니라

○文武二品以上과밋憲府가여러번請하되「浚의不道한罪를治하소서」하니　大妃ㅣ終始듯지안으시거늘又請하되『浚이群小의가르친배되니京城에잇게함이不當하오니外方에다安置하소서」한대大妃ㅣ傳敎하샤대「龜城은　世祖의眷愛하시던바어늘이

시다

○藝文校理、崔漢楨이醇勤함으로써眷遇를蒙하니承旨、任士洪이猜忌하야알외대「崔某가年老하야侍讀에不合함이다」한대 上이不荅하시고御筆로써漢楨의名을쓰샤大司諫을起拜하시니士洪이惶恐하야失措하엿고士林은모다稱快하더라

○上이장차泮宮에幸하샤講古、乞言하시려하니時에盧思愼、李承召ㅣ맛침言事하여도듯지안으신지라李則이나가알외되「盧、李老成大臣의所言도不聽하시고幸學하샤다시何言을乞하시닛고」한대 上이動容하시다

○安繼宋의妻는 世宗의孫女(桂陽君、璔의女)라 上이籍田에親耕하시고還宮하실새歷見코저하서도諫諍을쇼리샤興仁門內、第二橋에일으샤 上이輦陪를命하야猝地에繼宋의梨峴私室로向하라하시니諫官이果然다투나不許하시다宋妻가몸에綿布黑衫을입고손수女工을하다가顚倒하야迎謁하니 上이繼宋을掌樂奉事로特授하샤「卽日로肅拜하라」하시고반빗의所用되는金銀器皿을다恩賜하라하시다(安氏追錄○後孫家에御座方席이잇거늘 堂中에걸녓는대歲久하야爛盡하엿다)

繼宋의字는子胤이니薄田耕叟라自號하니文成公、裕의八代孫이라性이癡하야詩酒外에는留心함이업섯다直長을拜한지十七年에升遷못되니라

○明淑公主가 上께請曰、「洪常의叔父、偁가長興府使가되엿스나其妻가病남으로赴任키어려우니願컨대本職을遞하소서」上이京職으로命叙하시니大司諫、孫比長等이上箚하되「偁에私하야法을毁키不可하오니請컨대準期토록叙치말으소서」한대御札로答曰、「내가所言을보며집히正타하노라나의이일은私요公이아니니愧치안흘가聞過코即改함이또한不難할지요爾等이能히盡職함을내가매우嘉許하노라」하시다

○上이臣僚를接하시되家人父子와갓치하시나臨政하샤는肅敬하샤群臣이敢히숨기고꿈여대지못하고 上前에잇서서로잘한다못한다面折하야조곰도諱避치안타가闕門에나가서는坦然히歡欣하야좀곰아치도相違함이업스니大盖 上의神明과威德의變化된바이러라

○上이大白(酒盞名)을傾키를조하하샤一個玉盃가잇서물갓치맑앗다 上이每樣置酒하시고酒酣에는믄득此盃를써서飮케하시는것이라一宗室이잇서飮後에즉시소매에넛코起舞하다가거짓땅에업드러저서玉盃가박산이되엿스니대개써諷諫함이라上도또한허물하시지안으셧다

○咸鏡道儒生、朴元齡이善寫하야놈人의書疏를代寫하여다

옷으시고袖中으로서그종희쪽을끄내여曰「卿은可謂, 古之遺直이(녯적直者의遺風)로다」하시다

○上이 宗廟에親享하실새一掌令이大祝이되야讀祝을當하야믄득말을못하여입이부든것갓든지라翌日에 上이豐山萬戶를除授하시니言官이다투거늘 上이曰「文官名色하고祝文一字를能讀치못하나決拾(射也)은좀안다니可히一堡를擔當케함은足하리라하시더니數月지내서舊職으로召還하시다

○有一人이上疏하야伸寃을求한대 上이믈으시되「누가此疏를썻느냐」하시니曰「士人姜信임이다」빨니불으라하샤楷書와草書를써서올니게하시고 上이曰「楷書는當時둘도업다」하시고드듸여造紙別坐를식히시고여러번불너보시더니數年間에判決事까지뛰여올나가能히稱職하더라

○李蕃이安康縣(慶州에屬함)에居하야資禀이秀異하고儀容이端正하며弱冠時에府學에놀아從師하며取友하야經學을通하며文詞에工하고筆法도또한妙한지라 上이蕃의都會에居魁된作品을보시고嘉賞하샤즉시 驛馬를타赴闕케하시고紙筆를주어다시試驗하시고다시衣食之具를주샤國學(成均舘)에留케하샤卒業하게하시니諸士ㅣ榮華롭게녀엿다

上이언제夜遊하시다가멀니三角山을바라보시매불이밤새도록잇거늘사람을보내여보게하시니書生이懸燭하고讀書함이라「엇재서이러케勤苦하느냐」뭇게하시니對答이「及第되려함이라」하거늘 上이絕句를짓게하시고紅牌를주셧다더라

○上이出行하시다가一人이鵲巢잇는나무하나를찍어다가그門前에심는것을보시고물어보게하시니對答이「門前樹에鵲巢한者는及第한다는데門前에樹木이無한고로이로代身하야혹徵驗이잇슬가함이라」한지라또뭇되「講誦을잘하느냐製述을잘하느냐」한즉對答이「다하는데數十年을골잇다」함으로드듸여즉시及第를주시다

○前察訪, 李寬義는年七十五에利川에家居하야性理之學에精함으로그때儒者가모도推仰하는바라癸卯年에孫舜孝의薦으로徵召하샤大學과中庸을講케하시고徐居正, 許琮 李克基等으로性理의源과天地度數와日月星辰과歲差曆法을論難케하시니寬義가辨對하되틀니지안커늘 上이監司에게下諭하사曰「前察訪李寬義가理學이精熟하다기로불너서試問하니과연所聞과마즌지라장차顯用코저하나寬義가年老타하고田里에還하야써餘年을終코저하니내그뜻을嘉尙하야賜衣하고許還하엿스니그所在官으로하여금米豆를주어나의褒美하는뜻을보이게하라하

몸을물으샤잘할자는嘉奬하시면서따러超遷식히시고그잘못한쟈는곳조차내시고薦擧한이까지罪주시되비록侍從、奉使한쟈라도亦是이러하시니이럼으로外官의赴任을當한者가제가勝任치못함을알면곳믄득稱病하고拜辭치못하더라

上이한守宰가特異한治政이잇음을들으시고그大用할器局인줄알으사執義로擢用하시니三司가交章하야여러날다투거늘또吏曹叅議로올니시니三司가또여러날몹시論難하거늘또吏曹叅判으로升擢하시니三司가그만긋치고다시論치안하여曰「만일이러케말지안으면반듯이三公에일을지니그만두는것만갓지못하다」하더니其人이後에大臣이되야과연稱職하니이럼으로國人이上의知人하심을歎服하더라

○宦侍가잇서湖西로서歸하거늘上이從容히民間疾苦를물으시다가눌러閒事를물으신대對曰、「忠州牧使에게一客이잇서一妓를보아甚히사랑하나妓는情意이冷落하더니및離別할적에客은울고作別못하다가그때廣文(都事)이座席에잇거늘客이廣文의손과妓의끈아불을잡고落淚하면서廣文더러일으되君이흘노나의離別하는恨을慰勞안하는가」함으로廣文이詩一律을賦하엿는데「紫芝雀帶橫腰細오黑黍張靴着足安이라」는말이잇스니客이못본체하더람이다」上이들으시고웃으시면서因해廣文의名을柱에記書하섯다가다른날에특히廣文으로써弘文錄에드리시니憲府ㅣ論難하거늘上이召問하신대對曰네붓터弘文錄은一時公論을採用하엿고언제內旨로서나오지안엇습니다」上이曰「權要에奔走하고서得한者ㅣ公이될가일흠이人主게사모처서알어준것이公이될가」하시니其人이力爭하거늘上이聲色이俱厲하샤나가라責命하시니其人이떨면서나가다가글웃御路로좃차가거늘上이熟視하시고左右더러이르되「自己의當行할길도몰으고도로혀他人의前程을막고저하는구나」하시더니廣文이필경玉堂에入하엿는데奇才ㄴ러라

○上이一時人物을이랫다저랫다하샤手段이甚滑하섯다一日은上이後苑에散步하실적에鵲이종희쪽을물어다가御前에墜下하거늘자세보신즉이에海邊守令이左承旨에게봉물한物目單子라上이소매에너섯다가經筵에御하샤六承旨를불으시고從容히물으시되「만일外方守令이食物로써卿等에게보내면可히不顧禮儀하고서安心히바들가」諸承旨가對曰、「엇지감히바드오릿가」하되如出一口로똑갓치대답하는데左承旨만避席하고엽드려曰「臣은그럿치못하오니九十老母가잇슴이라어제도한守令이본래情分이잇서海味로써주는것을바덧습니다」上이

○上이글을조하하심이　兩聖(世宗과文宗)을이어가트시고儒林을寵奬하심이常謨에逈出하시매當時文章이魁傑한선비가玉署(玉堂)에빗나니曹偉, 申從濩, 兪好仁　金訢, 成希顔이더욱隆眷을입어서늘지은바를그날그날써드리고偉와好仁은다親老로써外職을乞하니特히米石을주샤써其親에게優하시며偉가遭艱하매致祭하야榮華롭게하시니寵恩이살고죽은이에게밋친지라人々이起感하엿스니人材를皷舞하며士氣를振作함이진실로千載에罕遇한盛典이로다

希顔이弘文正字로丁憂하엿다가制闋(脫喪)하니　上이閤門外까지召至하사慰勞하시고中官을식혀매한머리를팔뉵에안처다가주서曰「네가老母가잇다니仕退하야틈잇거든可히郊獵하야滋味를助供하라」하시고또相對할적에酒果를주시니希顔이柑橘十餘個를소매에넛코醉해업드려精神을못차림으로中官이업어낼적에柑橘이땅에떠러짐을몰랏다그翌日에柑橘一盤을玉堂에下하시고敎曰「昨日에希顔이袖橘함은遺親코저함인고로주노라」하셧다希顔이骨髓에삭여죽기로報答하려생각하야맛참내靖國(中宗反正)의擧義를提唱하야써報効하엿다　上의待士하신誠意와知人하신明鑑이진실노남의忠誠을다하게하심이잇셧다希顔이危殆함을고처平安하게하야勳業이社稷에잇음이또한可히知遇하심을不負하엿다일을지니라

○上이好善하시고愛士하심이또한至極하신지라明使, 董越이장차還朝할제許琮더러일으되「爾國에君은有한데臣이無하다하니라

○宰相, 李永垠　李坤두사람이갓치一妓를奸通하야서로攘奪함으로言官이論罪하야請罷하기를屢日이나　上이終是不允하시니兩人이詣闕하야自明하고서로歸咎하거늘　上이曰「네로士大夫가서로妻妾을竊取함은衰世의事라내참아斯世를衰亡함에두지안으렴으로臺諫의말을不允하엿스나卿等이無罪라함은아니니물러가서反省함이可타」하시다

○上이經筵에서罷하시매반듯이便殿에御하시면六承旨가各히所屬各司의公事를가지고該官員을率同하야　上前에親詣하야呈進하나니　上이반듯이該官員과承旨로더부러事理를尋繹하샤反覆히商確하시고만일不可할진댄「退하야更議하라」식히시고만일可할진댄반듯이물으시되「이는堂上의뜻이냐該員의뜻이냐」하시고그姓名을籍하야他日調選에備케하시고심지어守令과邊將의拜辭라도역시一一히引見하샤먼저그出身한根脚과族派와交友를물으시고다음그莅官, 撫軍과治民, 禦敵하는方

의銘을代用할것이어뎐허물며너의院이야樞機之地가됨이랴」하시다

○上이일즉이旱氣로因하야各道의進上하는物品을減하게하시니慶尙道監司가啓하되「海錯(海產物)갓튼物類는엇기매우쉬우니請컨대前대로밧치겟나이다」한대 上이曰「臣子의奉上하는뜻은비록勤하나人君이恤下하는情도또한懇切하니進上치말라」하시다

○二十年己酉에掌令、李承健이黃海道로부터回還하야啓하되「臣이解闔(闔字는恐誤)할적에策問을本道의象弊와咀呪救治할方針으로發하엿더니永柔訓導、權季同이對答하되오즉供佛이라야可히써救하겟다하니此人의心術이不正하야其言이名教에有害할지라故로쫏차냇슴니다」한대 上이曰「釋氏의蠹國하고害民함을사람이다아는바라무릇知覺잇는자에게는맛당히물니칠바인데季同이師表의자리에잇서서儒教를둥지고佛道를미더其教로써救民하는方針을삼고저하니左道(異端)로惑民함이이보다심함이업겟다憲府로하야곰鞫問케하여라」하시고다시親筆로 下教曰「내日常중들이天地의常道를버리고民財축냄을恨하야그뿌릿재업새여世教를扶植코저하는데이제儒生이國家가擧賢하는날을當하야堯舜의道를不陳하고浮屠(佛徒)의法을皷唱하니이는나로하야곰梁武帝의捨身과唐宗의膜拜(南蠻의拜稱)처럼하게한뒤에말고저함이냐맛당히有司로하야곰推鞫케하고遐裔에쫏처버리게하라」하시다

○大司憲、許琛等이啓하되「倭人의橘木을獻하고琉球使者가또한異木을獻하엿담을드르니만일 殿下께서바드시면彼는일으되 殿下ㅣ遠物을貴히녁이신다하야반듯이다투어와서드릴테니엇지 聖德에累되지안켓슴니가」上이曰「前者에琉球가獻木한것은藥材임으로바덧거니와橘와갓튼것은我國에도나니꼭바들것업다」하시다知中樞、高台弼이曰「臣은濟州人이라本州에서眞珠와鸚鵡杯를進上함이民間에弊됨이만흐리다하니 上이承旨더러일으시되이게國用에無益하고弊만民間에<끼ㅊ니>蠲減케하라」하시다

○二十四年癸丑六月에 上이病患나시니醫員의말이「붕어라야고치겟슴니다」한대 上이近侍더러일으시되方今장마에잡는자가빠질가念慮되여엇지可히口腹으로써남에게累할가」하시다

○二十五年甲寅冬에 上이寢疾이彌留하시나오히려聽斷하심이쉬지안으시더니危篤하심에미처서冠服을具하샤大臣을보시고後事로써부탁하시더니翌日에昇遐하시다

昌孫을竄配하시던일을잇그러力請하나　不從하시고武靈君、柳子光도또한上疏하야明澮의失言한罪를治하기를請하나또不允하시고子光이再疏하다가措語가失實함으로坐罷하다

○集賢殿이罷한後에讀書堂도罷하엿더니　上이即位하시매처음弘文舘을열으사集賢의舊制를回復하시고七年丙申에舘閣諸人의建白으로文臣의年少聰敏한이蔡壽、楊熙止、兪好仁、曹偉、許琛、權健等을選하야藏義寺에賜給暇讀書케하고後에龍山廢佛寺를理修하야그런處所로삼고名號가업서서曹偉를命하사記를짓게하시고「讀書堂」三字를扁額하시며賜酒、賜樂하사承旨를보내샤落成케하시고翌朝에謝箋을만드러赴闕하니紅帕을더한函으로舁하고女樂으로隨하니라

○神農、堯、舜、禹、湯、高宗、文、武、漢文、唐太宗과文王后妃、寅王姜后、齊華孟姬、樊姬、漢昭儀、班婕妤　明德皇后、唐文德皇后、光獻皇后의可觀할事蹟과밋吳夫差、漢武晋武、唐明皇、德宗의先明後暗한事蹟을圖畫케하야屛風을만드시고또詞臣을식혀詩를지어그우에쓰게하시고坐臥에觀省하샤써勸戒가되게하시다。

○八年丁酉에司畜署에서畜料가多費함으로써畜口를量減케식히시니戶曹가請하되「豬三百餘口를갓다가司宰監을주어밀니게하소서한대　上이曰「三百餘口를엇지참아한써번에죽이겟느냐宰臣과宗臣들에게分賜하라」하시다

○先是에　國王誕辰에勳舊之臣이僧舍에나가設齋하고祝釐하거늘　上이曰「詩傳에求福하여도돌니지못햇다고하지안흔가엇지可히佛에佞(信也)코서求福할가罷하라」하시니라

時에朱溪正、李深源이上書하야祝壽齋를請罷하니　上이親筆로答하사曰「네가正道를力陳하고異端을排斥하야날로하야곰堯舜之君이되도록하니내비록寡昧하나實로네精誠을嘉許하야이제말한바를좃츠노라」하시다

○十二年辛丑十一月에掌苑署가映山紅一盆을올니니　上이曰「冬月에花開는特히人爲라予는이를실혀하노니　뒤에는復進치말라」하시다

○上이매양經筵에서부즈런히들으시나오히려널지못하다녁이샤二品以上에顧問할만한이를擇하사날로번갈러叅侍케하시고「特進官」이라부르시더라

○十五年甲辰五月에　趙孟頫의　書字를　募集하야　張蘊古의大寶箴을刻케하사便殿에揭하샤써自警하시고親히王禹偁의待漏院記를寫하샤政院에주시고承旨들에게일으시되「禹偁의記가비록執政을爲하야지엇스나그러나在位한百執事가다可히써座右

에御하사院相、金礩을召見하시고朝廷의得失과民生의利害를議論하시니 大妃께서傳敎하시되「나의族親이庸劣한무리로贖職하고祿만허비한者가만흐니今次星變은아마此로因함인듯하야惶恐함이實深하니賢俊한士輩의山林에隱居한이를맛당히搜訪하야招來하라」하시다

○三年壬辰에鷹坊(官廳)이일즉이한개海東靑(遼東產의鷹類)을길럿더니 上이經筵에御하실제申從護가曰「지금旱災가繼續하야百姓이餓死하게되엿스니이는꼭 殿下께서憂勤하실때라이제內鷹坊에서海東靑을길르니이는 殿下께서玩好之物에無心하시다할수업스니두렵건대敬天。憂勤하신實相은아니신듯함이다」上이曰「君子의허물은日月蝕과가트니내엇지過失을숨기리오」하시고即時 버리라 命하시고맛참내다시길르지안으시더라

○歷代帝王과밋后妃의善惡이可히法되고警戒할만할것을命採하샤三篇으로釐定하시고「帝王明鑑、后妃明鑑」이라命名하시다

○上이綱目을읽으시다가乖錯의上書에「生穀하는土地를盡墾치못하고遊食하는百姓을다歸農못식힌다」는데일으러서侍講官、李孟賢이曰「臣은이르되지금도그럿타하오니僧徒가軍役을巧하게避하고遊閑한百姓의坐食함이얼만지모르니비록다좇칠수는어려우나請컨대禁僧하는法을申明하소서」上이曰「司憲府로식혀糾察케하라」하시니孟賢이또알외되「녜로帝王이親耕하야粢盛(祭用米)을供하고后妃가親蠶하야祭服을供함은祭祀를重히하야報本하는바라漢文帝가賈誼의말에感動되야籍田(帝王의耕作地)에親耕하야禮文이具存하엿는데 祖宗朝에서미처行치못하셧스니이는闕典이오니臣은願컨대籍田에親耕하샤위로粢盛에供하시고아래로百姓에게務本(重農之謂)하는뜻을뵈소서」하니 上이承旨、金永堅을식히샤籍田에躬耕하는儀例를가추어알외라」하시다

○六年乙未(或云七年丙申)에匿名書를政院에부첫는데大意는大妃의攝政하신弊端을가르첫다이에 大妃께서政事를上께돌니시니 上이固辭하시나不得하시고또院相、韓明澮로하여곰大妃께알외게하시니明澮가알외되「지금만일政事를辭讓하시면이는東方蒼生을버리심이라平常時에는詣闕하야安心코飮酒하엿거니와만일이러실것가트면飮酒도또한安心할수업슴이다」하나 大妃는듯지안으시고그만還政하시며明澮의啓辭가未安한뜻이잇슴으로써責敎하시니이에兩司가交章하야請鞫하되甚至於 世祖께서言語의不敬으로서楊汀을죽이시고鄭麟趾와鄭

洋琴與渭歌」라하고又曰「期會親戚에聘招娃妓하니義雖君臣이나恩則兄弟」라云云하시니짐작에 上의日常戱筆이신듯하다

○上이學問이淵博하시고文詞가灝灑하사文士、盧思愼等을命하사輿地勝覽과東國通鑑과三國史節要를撰케하시고다시校書館에命하사冊마다다印出케하시니史記와左傳과四傳春秋와前後漢書와晉書와唐書와宋史와元史와綱目과通鑑과大學衍義와古文選과文翰類選과事文類聚와歐蘇文集과書經講義와天原發微와朱子全書와自警編과杜詩와王荊公集과陳簡齋集갓튼것이오그외에印出한諸書도또한만흐니라

○世祖가靖難하실적에한賈竪(장사치)가功이最多함으로御筆로「세번죽을죄는관계업다」써주섯더니 上이即位하시매그者가殺人하야有司가依律로論罪한대其人이 御敎를올니니 貞熹王后께서下敎하시되「先王이임의手敎로하셧스니그대로하라」하신대 上이어려워하사曰「先王의가르치심은一時의私恩이시고殺人한者ㅣ죽음은萬世의公法이니엇지一時의私恩을좃차萬世의公法을廢하겟슴닛가」하시니 大妃ㅣ曰「비록그러하나 先王의遺敎시니不可不특히赦하시오」하서도 上이再三이나어렵게녁이사「大妃께서予言을不聽하시면國事를敢承치못하겟사오니願컨대他人에맛기소서」알외시니 大妃ㅣ曰「하고십흔대로하시오」하시니 上이비록其人을杖하셧스나그러나맛참내죽지는안엇다

○密符를命造하샤申叔舟、韓明澮等의二三重臣에게分授하사宣召에憑據되게하시고또機變을防케하시다

○永安道觀察使、李繼孫이啓하되「本道는 祖宗의誕興하신땅이라周의岐와漢의沛와갓튼데서울서絶遠하야芹宮(成均館)에負笈하고京師에從宦하는者가百에一二도업서朝廷의禮讓之風과文物之美를듯고보지못하고氣質之習에局限되야專혀强悍함으로俗이되고弓馬로業이되매學問之事갓튼것은父兄이가르치지도안코子弟가듯도안이하야功利에急하며誇詐를喜하며禮義를棄하며氣力을尙하야써成風이되야드듸여驕兵이되니前者에逆賊이一唱하매全道가嚮應한것은無他라不學한緣故라氣習을變하고敎化를밝히는法은불과시學校를일으키고英才를길름이라비록六鎭이僻遠하나資質이英敏한者가往々잇스니請컨대永興府鄕校에學業이精博하고聞望이잇는文官으로써敎授로差遣하고諸邑의年少를聽聚하야敎誨하고또鄕校에奴婢土田을量給하야支供하는費用을삼게하소서」하니라

○二年辛未冬에彗星이보이니下敎하사求言하시다上이寶敬堂

되「괴로우시지안켓는가」하시니　上이曰「마음으로조하함이라괴로운줄을모름이다」하섯다

○上이學에篤志하사三時로講書하시고도밤에또玉堂에入直한文臣을引對하샤講論하신곳례술을주시며從容히古今의治亂과民間의利病을물으시고便服으로閣中에서相對하시되다만한초때만버렷슬뿐이며或이숙하야몹시醉하고나가면御前의燭火로本院外지바래주게하시니곳金蓮炬（唐宋諸賢이講對하고退院할적에御用하는金蓮炬나金蓮燭을보냇다）의遺意러라

○時에　惠莊王妃　懷簡王妃　襄悼王妃께서一宮에同處하시니　上이똑갓치섬기시고　上이　大妃를爲하사날로曲宴（內苑에서臣下를留하야賜宴）을設하시고內需婢五六名을뽑아俗樂을익키게하시니그중一名이容色과才藝가뛰여나는데연해上께秋波를보내거늘　上이알으시고그父母를命하사出嫁식히고다시宮掖으로들어오지안케하시고自此로曲宴도역시罷하엿다또　上이만일일이업스시면날로세번大妃殿에朝見하시며날로세번經筵에御하시며날로宗室을引見하사後苑에서射飮하시며宗室을對하서도반듯이小酌이라도設하시고妓樂도따르니此는진실로太平盛事라그러나外論이或말하되「燕山의宴樂에耽함이耳目의저진까닭이라하니앗갑도다

○上이楷書에精하사어엿부고端重함이어느듯趙松雲（趙孟頫니（元末에名筆이라）法則에奧妙까지이르시며또혹은墨畫에留意하시니이는다天縱의聖能으로煩數히模習을안하서도妙함이古範에詣하시니萬機의餘暇에때로親히翰墨으로약간揮灑를더하시매寸牋과尺幅이人間에散落하게되면엇는쟈ㅣ欽玩하며複襲하야大璧과갓치할뿐아니더라

中宗께서일상成世昌이잘쓰고筆法을안다하샤內藏하신若干張을下하사曰「自內로는成廟와瑢（安平大君）의글시를分辨할수없으니그辨別하여드리라」하시니世昌이分類하야알외엿다

○上이매양月山大君을引見하사들어오면曲宴을베푸시고나가면편지로酬唱하시기를빈날이업섯다賜苽하신詩가잇는데「新苽初嚼水精寒하니兄弟親情忍獨看가」하섯스니大盖、그友愛의天至하심을文字間에보아도생각할수잇슬지라

出宮한人이잇서箱篋에截紙한札翰을收貯한것이異常하니이르되「幽亭瞰流水하니高樹俯潺湲이라驊騮嘶靑草하니春在翠微間이라」하고又曰「絕壁立千仞하니松風鳴未休라憑欄無限意는依約古山秋라」하고又曰「問兄何事送羲娥오遐想

하시다언제胞兄、月山君과더부러宮中에게실새마침雷雨가暴作하는데內寺、白忠信이곁에잇다가震死(五山曰、殿上柱를雷震햇다함)하니 左右ㅣ다顚仆하야넉슬일흐나(五山曰、貞熹王后께서도놀내變死하시고諸王孫이다깜짝놀내여엇젓줄을몰랏다함) 上은조곰도動色치안으셧다(그때年紀가九歲시라) 世祖께서더욱異常히녁이샤늘말삼하시되「此兒의器度가우리 太祖와類似하다」하시더니(五山曰、世祖께서 貞熹王后와말삼하시되이다음날國事는맛당히此兒에게付托할지니이말을잇지말으시오하셧다) 睿宗이薨하시고嗣子가幼騃함으로 貞熹王后께서議定하샤 上으로써嗣를삼으시다

○睿宗이昇遐하시고無嗣하매中外가遑遑한지라申叔舟가 王大妃께啓하되빨니「喪主를定하샤써人心을安頓식히소서」하니 王大妃가 上으로써大統을承케하시고 王大妃께서같이聽斷하시다

睿宗이無嗣하시니月山이當次이나 貞熹王后가越次하야닥어세으시니 上의年紀가겨우十三歲로시되오히려怗然(定也)히無事하니라(權忠定、撥의乙巳疏라)

○上이十三歲에入承하시나篤學仁明하샤太平聖君이되시다

○上이聰明英武하시고寬仁恭儉하시며經史를通貫하시되더욱性理之學에깁흐시며百家와星曆과鍾律에도죄다通曉하시며射藝와書畫에도妙境에이르시며孝友가天性에서나으샤祭祀에는事故가잇지안으면반듯이몸소삼가하시며三 大妃를밧드시되誠敬을克盡하시며月山君을待接하시되恩禮가備至하고宗室諸親도때々內殿으로召見하샤置酒하시고普通家人禮로和樂히지내시다

○上이景安殿에親享하시고經筵에還御하시니領經筵、韓明澮와崔恒이알외되「行祭하신後에또經筵에御하시면 玉體에괴로우실가하나이다」하니 上이曰「내가하로도앳기노니만일齋戒하면己어니와祭祀後에는停止함이不可하오」하시니라

○王大妃께서傳敎하시되「요새날이차차길으니 主上이夕講에御함이可하니늘宦寺와同處함이不可하고자조賢大夫를보면반듯이有益하리라」하시니院相、金礩이啓하되「시방酷熱이온대하로세번을經筵에御하시면 上體에괴로우실가하오니請컨대晝講을停止하시고夕講도便殿에서御케하소서」한대 上이曰「내가寸陰을앳기노니엇지晝講을停止하리오또는朝臣을便服으로接見함이不可하오」하시다

大妃께서 上의讀書를쉬지안으심을보시고 上께말삼하시

十一男，全城君，忭은貴人，權氏의出로安東權氏를娶하니 知中樞　贈贊成，健의女라

十二男，茂山君　悰은明嬪，金氏의出로平山申氏를娶하니 別坐　贈贊成，銖의女라

十三男，寧山君，恮은淑容，沈氏의出로青松沈氏를娶하니 郡守，贈贊成，順路의女요後娶는慶州鄭氏니別坐　贈贊成，弘先의女라

○謚는忠僖라

十四男，雲川君　㥯은淑儀，洪氏의出로安東權氏를娶하니 叅議，贈贊成，仁孫의女라

十五男，楊原君，憘는淑儀，洪氏의出로平壤趙氏를娶하니 忠義衛，贈贊成　經의女요後娶는文化柳氏니正　贈贊成 終孫의女라

一女，惠淑翁主는淑儀，洪氏의出로夫，高原尉，文孝公，申沆은高靈人이니父는叅判，從濩라

二女，徽淑翁主는淑儀，金氏의出로夫，豐原尉，任崇載는豐川人이니父는士洪이라

三女，恭愼翁主는貴人，嚴氏의出로夫，清寧尉，韓景琛은清州人이니父는琅城君，襄胡公，堢라

四女，慶順翁主는淑容，沈氏의出로夫，宜城尉，南致元은榮僖公이요宜寧人이니父는府使，懷라

五女，敬淑翁主는淑儀，金氏의出로夫，驪川尉，閔子芳은驪興人이니父는縣令，宗元이라

六女，靜順翁主는淑儀，洪氏의出로夫，奉城尉，鄭元俊은奉化人이니父는主簿，鋐이라

七女，淑惠翁主는淑容，沈氏의出로夫，漢川尉，趙無彊은楊州人이니父는叅奉，光世라

八女，慶徽翁主는淑容，權氏의出로夫，鈴原尉，尹鼐는坡平人이니父는府使，承世다

九女，徽靜翁主는淑儀，金氏의出로夫，宜川尉，南燮元은宜寧人이니父는承旨，忻이라

十女，靜惠翁主는貴人，鄭氏의出로夫，清平尉，韓紀는清州人이니父는判書亨允이라

十一女，靜淑翁主는淑儀，洪氏의出로夫，鈴平尉，尹燮은坡平人이니父는正，承柳라

○懿敬世子의喪後에　世祖께서者山君을宮中에서養育케하시다

上이天資가頴異하시고器度가雄偉하시니　世祖ㅣ特히사랑

王妃로冊封되샤 成宗五年甲午四月十五日에昌德宮안求賢殿에서昇遐하시니壽는十九라燕山朝丁巳年에徽號를徽懿愼肅이라追上하다 順陵(坡州恭陵의南崗, 卯坐니甲午六月七日에葬하니라)

○廢妃는尹氏니判奉常事, 起畝의女라

○繼妃는慈順和惠昭懿欽淑貞顯王后尹氏시니籍은坡平이오右議政 鈴原府院君 平靖公 壕의女시라天順六年곳 世祖七年壬午六月二十六日에新昌의衙門에서誕生하시고成化癸巳年에選入되샤初에淑儀로封하섯다가己亥年에尹妃가廢하매庚子年에王妃로冊封되섯다燕山朝丁巳年에尊號를慈順이라上하고甲子年에尊號를和惠라加上되고嘉靖(明, 世宗의年號 九年곳中宗二十五年庚寅八月十二日에景福宮에서昇遐하시니壽는六十九라 宣陵(大王陵의左岡, 艮坐니庚寅十月二十九日에葬하니라)

○十六男과十二女

嗣 中宗大王은 貞顯王后의誕生이시라

一女, 愼淑公主는 貞顯王后의誕生으로早卒이라

一男, 廢主, 燕山君, 㦕은母는廢妃, 尹氏라

二男, 桂城君, 恂은淑儀, 河氏의出로原州元氏를娶하니僉正, 贈贊成 畜의女라

三男, 安陽君, 㤚은貴人, 鄭氏의出로燕山時에被禍하고謚는恭懷라綾城具氏를娶하니綾川君, 贈贊成, 壽永의女라

四男 完原君, 燧는淑儀, 洪氏의出로謚는昭悼라全州崔氏를娶하니生員, 贈贊成 河臨의女요後娶는陽川許氏니別坐, 贈贊成, 磌의女라

五男, 檜山君, 恬은淑儀, 洪氏의出로竹山安氏를娶하니贊儀, 贈贊成, 邦彦의女라

六男, 鳳安君, 㦀은貴人, 鄭氏의出로燕山時에被禍하고平壤趙氏를娶하니判官, 贈贊成紀의女라

七男, 甄城君, 惇은淑儀, 洪氏의出로平山申氏를娶하니奉事, 贈贊成, 友灝의女라

八男, 益陽君, 懷는淑儀, 洪氏의出로迎日鄭氏를娶하니僉知, 贈贊成, 文昌의女라謚는順平이라

九男, 利城君, 慣은淑容, 沈氏의出로謚는章平이오南平文氏를娶하니引儀, 贈贊成, 簡의女요後娶는安東權氏니郡守贈贊成, 守中의女라

十男, 景明君, 忱은淑儀, 洪氏의出로坡平尹氏를娶하니僉正, 贈贊成, 堞의女라

로만이아니라」하시다

○公이언제金時習을請하야姜太公의釣魚하던圖를보이고題詩하기를請求하니즉시一絕을쓰되　風雨蕭蕭拂釣磯하나渭川魚鳥學忘機라如何老作鷹揚將하야空使夷齊餓採薇오」하엿거늘公이한참먹먹히잇다가曰「자네의詩는나의罪案일세」하엿다

○文衡을典한지二十二年에士人을試取하기를二十三榜을마트매得人이만헛다董越이란明國人이頒詔하려고와서公을보고甚히尊敬하야曰「이왕倪學士의遼海編과祁戶部의皇華集을보아高明하신風度를欽慕한지가오랫더니지금이야다행히맛나뵙게되엿다」하엿다

○公이文衡을秉한지二十六年이나오랜外닭으로佔畢齋、金宗直과晋山、姜希孟과三灘　李承召가다어더하지못하엿다或은말하되「公이金、姜두분과서로좃치못하야衣鉢（傳授한다는뜻）이두분에게도라갈가두려워함으로갈니지안엇다」하고엇던이는말이「오래文衡을典함이不當하다」한즉公의말이「내가갈니면누가이職任을堪當할가」하엿다（芝峯類說에公이네번登科하고五朝를歷事하야六曹判書를아울너하고憲府에두번長官이되고다섯번黃扉（宰相）에入하엿다）

○著述한바는歷代年表와輿地勝覽（五十卷）과東國通鑑（五十七卷）과筆苑雜記와東文選（百三十卷）과太平閑話와東人詩話와四佳集과五行摠括이니라

成宗朝의故事本末

成宗

成宗康靖仁文憲武欽聖恭孝大王은諱는娎이시고德宗의第二子시라　昭惠王后께서天順元年　곳世祖二年丁丑七月三十日에世子宮에서나으시니初에者山君을封하섯다가成化戊子年에顯祿大夫、者乙山君을加封하시더니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에景福宮안勤政門에서即位하시고弘治七年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에昌德宮안大造殿에서昇遐하시니在位가二十五年이오壽는三十八이라明朝에서謚號를康靖（溫良好樂을康이라、寬樂令終을靖이라함）이라주다　仁祖十三年乙亥에　世室로定하시다　宣陵（廣州西、學堂洞、壬坐니乙卯四月六日에葬하엿고表石이잇나니라）

○妃는徽懿愼肅恭惠王后韓氏시니籍은淸州오領議政　上黨府院君、忠成公、明澮의女시라景泰七年丙子十月十一日에蓮化坊　私第에서誕生하사成化丁亥年에嘉禮를行하시고己丑年에

딸로써안해로주고늘말하되「金生은적게될쟈ㅣ아니라」하고 敬待하야衣冠을안하면보지안터라

○世祖가詳定局을열으시고當時臣下를모으샤　祖宗의舊典을 叅酌하야時宜대로損益하야經國大典을만드실새公이뽑힘에들 어서므릇擬議하는바를毫分縷折하고奏對함이稱旨함으로詳定 을맛튼이가다勳臣과賢宰相이로대上이便殿에서홀로公을부르 샤일을議論하시고甚至於『내가國光때문에所學이甚多하다』하 시니라

○世祖께서매양稱道하시되「國光가튼者는참文武雙全한才操 라하시고일상親히　事知第一」이란四字로便紙하시고寵愛하시 더니一日은便殿에御하샤手箸로御飯을親히떠서公더러먹으라 하시며恒常、贊成으로兵曹判書와都摠管을兼케하시다가그때 政院이多事함으로다시假都承旨를식히샤專혀深密을掌케하시 니公이辭하나不獲하엿다

尹士昐

尹士昐은字는繼輝요坡平人이니　世祖의國舅인坡平府院君、 璠의子라蔭仕하야己丑年에右議政을拜하니謚는夷靖公이오襲 封으로鈴平君이되다

○燕京에使臣갓다가回還하야書狀官、權景祐의駁啓한바되야 獄에下하매憂憤하야死하다(成宗名臣、權景祐下에詳하니라)

睿宗朝의文衡

徐居正(庚子生이오戊午에生員進士라)

徐居正은字는剛中이오達城人이니號는四佳라(權近의外孫이 라)世宗甲子年에文科하고丁丑年에重試(科擧한이를다시科 擧뵈다)하야拔英(英試는文官正卿以下諸人으로赴試케함)에 登俊(俊試는公卿宰輔로流品文官外지闕內에모다놋고試取함) 하고佐理功臣으로達城君이되고벼슬은左贊成에이르고謚는文 忠公이오戊申年에卒하니라

○癸酉年　世祖께서燕京에가실적에公이(그때副校理)隨行 하야鴨綠江을건너서婆娑堡에서宿할새그날밤에公의母、權夫 人의訃音이이르럿스나　世祖는숨기시려하섯더니그날밤에公 이異夢을꾸고놀내일어나며쫠쫠우는지라同宿하던이가물은대 公이曰「꿈에달이괴상하니대뎌달은母象이라내가母親이在堂 하신데夢兆가不吉함으로써설어하노라」하엿다누가이말로알 외니　世祖께서歎息하샤曰「居正의精誠이足히天을動하는구 나하시고드듸여實相대로말삼하시고後에　世祖가卽位하시며 매양鴨綠江의꿈을일커르시면서「내가卿을取함은非獨、才操

함은古制가아니오며直筆할者가업슬가두려우니請컨대記名치말게하소서」한대 上이怒하사不從하시니至是에副正、金季昌이告하되「叔康의史草요또한고침이많다」하야드듸여다禁府에나리고 上이親히鞫問하시니粹는알외되「臣이쓴바는다大臣의일이라그大臣이다實錄에잇스니閣臣이中傷을當할가하야고치려고하엿슴니다」하고因하야痛哭하며曰臣은獨子니願컨대身命을니어줍소서」한대 上이憫然하샤曰『直하다내가書筵(世子時)』에잇서서粹의爲人을알엇다」하시고드듸여免死식히사杖配하야濟州官奴에부치시다致誠은初에實對로안하고함부로舍人、成俶을끌어대니情狀을알고栲問하매이에服認함으로드듸여叔康과같이處斬되고命孫과仁錫은알고서告치안엇다하야一百도棍杖을때려本貫에充軍식히섯다

閔粹는驪興人이니生員壯元이오 世祖己卯年에文科하야벼슬은吏曹正郞이라

元叔康은字는和仲이오原州人이니昊의孫이오校檢、孝康의子라 世祖庚辰年에文科하야벼슬은正言이라

康致誠은信川人이니 世祖戊子年에文科하야벼슬은檢閱이라

睿宗의廟庭配享

領議政、延城府院君、文憲公、朴元亨（世祖朝相臣에入하엿다）

睿宗朝의相臣

尹子雲

尹子雲은字는之望이오茂松人이며號는樂閑軒이니淮의孫이라 世宗甲子年에文科하고佐翼、佐理功臣으로茂松府院君이되고己丑에大拜되야領議政까지이르고諡는文憲公이니戊戌에卒하엿다

○公은곳申叔舟의妻兄이라一時에大拜되야어느同年(同榜生)會에서叔舟가詩句를짓되「青眼故人俱白髮이라」하니 公이얼른對答하되「黑頭賢相只丹心」이라한대叔舟가歎服하야무릅을굽어曰내가兄처럼精敏치못하도다」하엿다叔舟가古阜妓生、只丹心을사랑한故로말함이다

金國光（戊午年司馬科譜에는號가瑞石이라하다）

金國光은字는觀卿이니光州人이라 世宗辛酉年에文科하고敵愾、佐理功臣으로光山府院君이되고己丑年에大拜하야左議政까지이르고諡는貞靖公이라庚子에卒하니年이六十六이라

○黃翼成公、喜가한번보고大器로녀여自己아달少尹、保身의

(駟孫의父)이經歷이되여서홀로안하더니怡가죽으매그집을搜索하야名卿둔자를잡아죽엿고孟만免하엿다

○初에龜城君、李浚이都摠管이되고南怡가兵判이되니韓繼禧가　世祖께密啓하되「浚은宗室이니禁兵을典케함이不當하고怡는麁悍하니兵柄을授키不可함이다」하니　世祖께서嘉納하사그날에다罷職식히시더니至是에怡가果然죄를당하고浚도後에廢하엿다

○初에權擥이딸이잇서擇婿할제怡가求하거늘擥이卜者로占치게하니卜者가曰「此人이반드시夭折할테니不可함이다」하기로女命을占치게한즉卜者가曰「此命은極短하고또無子한지라맛당히福만享할지오禍는안보리니사위삼을만함니다」한지라擥이좃찻더니怡가十七歲에武科壯元하야極히寵遇를바더서나히二十八에兵判으로죽임을當하엿스나女는벌서 數年 前 에죽엇다

俗傳에怡가少時에거리서놀다가少奴가小筒을袱로싸가지고가는데袱우에粉面한女鬼가안젓슴을보앗스나他人은다못보거늘마음에怪히녁여서가는대로좃차가니한宰相家로드러가는데조곰잇다가그집안에서哭聲이나거늘무러본즉「댁자근아씨가暴死하엿다」한지라怡가曰「내가들어가보면살니겟다」하엿스나그집에서不許하다가한참後에許諾하거늘怡가門에드러가니粉鬼가娘子의가슴을눌느고안젓다가怡를보고다라남으로娘子는깨여起坐한지라怡가나가면娘子가그만죽고怡가드러가면다시깨여나거늘怡가曰「小奴의簞笥속에무슨物件이잇느냐」하니　曰「연시라娘子가이감을먹고氣塞하야겨구러젓다」한지라怡가본바를다말하고治邪할藥을쓰게하야救援하야살엇다이는곳左議政權擥의第四女라이럼으로吉日을가려定婚하니라

閔粹의史草獄事

己丑四月에　世祖實錄을始終할새乙亥年곳　世祖의受禪하신以後에史筆를마든이로하여곰史草를드리게하니閔粹도또한듸렷다그러고드르니「史草를다本官의일홈을쓰라」한지라粹가大臣이그眞言함을보고啣怨할가두려워하야넌즈시奉敎、李仁錫과僉正、崔命孫에게請하여고치게하나不許함으로다시博士康致誠에게달라하니致誠이소매에너엇다가준지라粹가倉卒間에고침으로미처淨寫를못하고還納하엿더니檢閱、楊守泗와崔哲寬이그짓고긁고썻고챈것을보고叅議、李永垠에게말하얏고永垠은여러堂上에게徧論하니여럿의말이「적은일이아니라」하야이에　上께알왯다初에正言、元叔康이啓하되「史草에記名

○南怡란이는宜山尉、暉의孫이오 太宗의外曾孫이니驍勇함이絕倫하야李施愛를討伐하고建州虜를征할새다先登하야力戰함으로一等功에策勳되야 世祖께서兵曹判書로超拜하섯스나 上은몹시꺼리시더니至是에 上이새로即位하시매彗星이뵈거늘怡가禁中에直宿하엿다가다른이로더부러彗星을論하되「이에除舊布新할象이라」하니柳子光이본래怡가才能이잇서名位가自己우에잇슴을猜忌하더니是日에역시入直하얏다가隔壁하야그말을듯고인해敷演하야搆揑하고密啓하되 怡가謀反한다」하야獄事가이루어죽임을當하니時年이二十八이러라

○엇던이는告하되「怡가公主에게姦淫하엿다」하야獄에나리매因하여謀反罪로써按律하야죽엿다

○怡가일쯕이詩를짓되「白頭山石磨刀盡이요豆滿江水飮馬無라男兒二十未平國이면後世誰稱大丈夫아」하엿스니그語意가跋扈하야平穩한氣像에欠하니免하기어려울지라

○막、怡가就鞫할제康純이領相으로入叅하거늘「怡가純도謀反에叅預햇다」일커르니純이曰「臣은본래平民으로聖明을맛나地位가宰相에이루엇스니또무엇을求하려고怡의謀反에叅預하겟슴닛가」 上이올히녁이시거늘怡가다시알외되 「殿下께서그隱語를미드시고免罪하시면엇지罪人을잡으시릿가」한대 上이鞫問하라하시니純은나희八十이라栲問을견듸지못하야自認함으로怡와같이斬할새怡를불러曰「南怡야네가내게무슨怨恨이잇기에나를誣揑하느냐」怡가曰「寃痛함은내나네나맛찬가지요네가首相이되야나의寃痛함을알고서한마듸도救援하지를아니하니너도寃痛히죽음이올흐리라하니純이먹먹히對答못하엿다告發한者와訊問하던이는다錄勳되야子孫이利를享하는데怡의죽임은至今껏그眞僞를分辨할수업섯다

그때怡가受刑할제脛骨이부러지매드듸여純을쇼러「나를가르첫다」하고우스면서純더러이르되「내가服認안한것은혹後日에圖効할가하엿더니지금脛骨이부러저서殘廢가되엿스니無用의사람이산대도무엇하리오나같은젊은이도죽기를앗가와안하거든白首老物이죽음이맛당할지라내일부러證人식혓다」하엿다 上이問曰「兵判許琮도역시아느냐」하시니그때琮이入侍하엿다가惶恐하야엽드렷다怡가曰「琮은忠臣이라알지못하니願컨대쓰시고疑心말으소서」하엿다刑을바들적에純이怡를돌아보며이르되「少子로조하지냇스니이런禍가依例히잇스리라」하더라지금南怡의舊基가잇스나누가들지안함으로버려菜圃로되엿다한다

○怡가都摠管이될적에僚屬이依例히名啣거래를하는데金孟

一男、仁城大君、糞은 章順王后의誕生으로早卒하야大君을贈하고諡는孝昭公이다

二男、齊安大君、琄은 安順王后의誕生으로諡는靈孝라○尙州金氏를娶하니正、贈左議政、守末의女라、安順王后의뜻을바더서바리고다시順天朴氏를娶하니平陽君 贈領議政、昭襄公、仲善의女라其後에다시 王后의命으로金氏와復合하엿스나無後하니라

一女、顯肅公主는安順王后의誕生으로夫、豊川尉、任光載는豊川人이니父는士洪이라

○上이初政에銳意로圖治하시다가未幾에玉體가未寧하사일상冊것장에써노시되「睿宗」이라하시고또「죽어이諡號를어듬이足하다」쓰셧더니몃달이못되야도라가시매羣臣이「睿宗」이라諡號를올니어果然 聖意에合하엿으니異常하도다

○城門과闕門의開閉하는時間을改定하시고承旨를二人으로入直케하시다

○上이聽政하신餘暇에三墳(伏羲、神農、黃帝의書)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帝堯、帝舜의書)에留意하샤前古에治亂之跡을보시고歷代世紀를親撰하시며다시文官을命하샤國朝武定寶鑑을撰케하시다

○恭靖大王(定宗)의廟號를「安宗」(一作은熙宗)이라追上하시려다가事寢되야行치못하엿다

○秋七月에久旱함으로 上이減膳하시고永昌殿에親御하시니이에雨下하시다

○冬十一月에昇遐하시다初에 世祖께서病患나시니 上이視膳하시며嘗藥하샤日夜로左右에게시와接目치못하심이數朔이오도라가시매哀毁하심이지내치샤勺飮을不進하시다가節氣에乖宜되샤겨울에이르러病患이나시매드듸여昇遐하시다

○大賈가잇서罪가流配에맛당한데保母(上監乳母)에關聯되여免하기를乞한대 上이曰「王者는無私인데敢히保母로써國法을歆曲케하랴」하시고드듸여杖流하시다

○上이처음即位하시매遺敎대로領相、韓明澮를命하샤二三大臣으로더부러政院에번갈려入直케하시다明澮가啓하되「昌德宮의禁禦가甚踈하니맛당히重臣을식히여領兵하야護衛케하소서」하니 上이조츠시다

南怡의獄事

成化四年戊子에南怡와康純이謀反햇다하야伏誅하니申叔舟等三十六人을錄하야「翊戴」功臣號를주엇는대柳子光은後에削勳하니라

燃藜室記述卷之六

睿宗朝故事本末

完山 李 肯翊 編

睿宗

睿宗襄悼欽文聖武懿仁昭孝大王은諱는晄字는明照시오初字平甫시니 世祖의第二子시라 貞熹王后께서景泰(明、景宗의年號)元年곳 世宗三十三年庚午正月初一日에私邸에서나으시니初에海陽大君을封하셧다가天順(明、景宗의年號)丁丑年에世子로冊封하샤成化(明、憲宗의年號)丙戌年에入學되시고戊子九月에 世祖의禪位를바드시고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에景福宮안紫薇堂에서昇遐하시니在位가一年이오壽는二十이라明朝에서謚號를襄悼(因事有功을襄이라、未中早夭로悼라함)라주다 昌陵(高陽郡、敬陵의北岡、艮坐니庚寅二月五日에葬하엿고表石이잇나니라)

○妃는徽仁昭德章順王后韓氏시니籍은淸州요領議政、上黨府院君、忠成公、明澮의女시라正統(明、英宗의年號)十年곳世宗二十七年乙丑正月十六日에誕生하시고天順庚辰年에世子嬪으로冊封되샤嘉禮를行하시고 世祖七年辛巳十二月五日에私第(錄事、安者의家)에서昇遐하시니壽는十七이라 成宗三年에王后로追尊되야尊號를上하시다‖一男을誕生하시니라(坡州南、普施洞 戌坐니壬午二月二十五日에葬하니라)

○繼妃는仁惠昭徽齊淑安順王后韓氏시니籍은淸州요右議政、淸川府院君、襄惠公、伯倫의女시라□□年三月十二日에誕生하시고東宮에選入되야初에昭訓이되셧다가成化戊子年에王妃로冊封되셧다 成宗辛卯年에尊號를仁惠라올니시고燕山君이尊號를明懿(德宗配位 昭惠王后의徽號와二字가가름으로御牒에不載함)라올니고弘治(明、孝宗의年號)戊午곳燕山朝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에昌慶宮에서昇遐하시다‖一男과一女를誕生하시다 昌陵(大王陵의左岡、艮坐에잇으니己未二月十四日에葬하니라)이라

○二男과一女

萬一親厚하얏다하야大罪를주시면그寃이無窮함니다末世人心이더욱奸邪하고毀譽가公平치못하야족음안嫌疑로큰罪에억는者잇사오니 聖上의洞察은萬里를明見하시니橫罹의患이잇슬가하사 特別히惻隱히역이시는命을나리사本道監司를訪問케하사十分詳覈하시니 聖旨가한번내리심애歡聲이如雷하야血氣잇는者는다生氣를띄니太陽이밝에臨한안래에누가覆盆(고로지못한눗即不及)의寃을품으오릿가本道가證據를끄러一々히辨覈치안이하면曖昧하고寃痛한事情을暴白할길이업는지라伏願 聖上은內旨辭意를一依하사다시十分詳覈하게하사橫罹의患을免하게하시면士林이多幸함니다鄭介淸의平日憂國하던정성은前日올닌上疏에다드러낫사오니萬一逆賊과조곰이라도交密하얏스면엇지이것으로여러번 殿陛알에煩瀆하오릿가前尼山縣監羅士忱은 中廟朝때旌表하신孝子라 殿下即位하시던처음에特別히叅奉을주셧다가尼山縣監으로陞次식이시니政績이잇서淸德去思碑를세웟스니君親이아모리不同하나忠孝는本無二致라庭訓(敎子)함이반듯이근본이잇스리니一家之人이다忠信치는못하나반다시逆賊과同事는하고자안하오리다其子前都事羅德明等은다學行잇난사람으로疏內에드럿사오니寃痛이또한慘酷함니다白日이照臨하심애丹心을可明이라臣等의愚妄之說이라도辨覈하실것이나그러나物情이危懼한날을만나어더 聖上의惻隱한敎를보오니참아입을담을고生成하신德을저바리릿가臣等이十一月十九日備忘記를伏讀하오니 傳曰予在位二十年에一人을妄殺치안이하얏다하시니大哉라王言이여그天地好生之心이올시다嗚呼라鄒衍이(淮南子에燕王이鄒衍을가두엇다六月下霜)被誣하니六月飛霜하고孝婦가死誣에(前漢에鄕有孝婦어늘誣以不孝하니孝婦死之라三年大旱하니太守知其寃하고爲文而祭之하니旱이乃解)三年大旱하니抑欝에感傷하게함이이갓흐니엽듸려빌건대다시詳覈의 命을나리사幽枉의寃抑이업게하소서臣等은듯사오니學校는賢士의府庫요風化의本源이라元氣를북도듬은天地의紀綱을붓뜰미요節義를崇尙함은國家의脉을기르미니脉이病들면죽고紀綱이쏫치면어지러우니그북돗고崇尙하는機關이다學校에달녓스니伏願 聖上은먼지聖學을힘쓰사振作하는려를하시고學校之政을밝히사道로거나리는方法을다하시면賢才가衆多하고正學이大明하야是非가公平하야分黨의私가업서지고盡誠盡忠하야可히大化의治를이루리이다伏願 殿下는身賤言微하다마시옵고留念하옵소서 答曰知道라하시다

예逃亡을못하고輕重은겨울에分別이잇스리니俊良을登用하야各々그職責을맛기면庶績이힘쓰고드러나서다발그리니엇지君德의이즈러짐을근심하오며國政의有失을念慮하오리잇가公私를석지안하야曲直이自別하고綱紀가크게떨처衆職이修擧하면士習이저절노아름답고風俗이저절노厚하야廉恥가크게行하며貪風이엽서지고幽枉을다伸雪하야下情이막히지안으리니그러면殿下의弊를다사림의아모리多端하시나그要点은一心바른것만한것이엽사오니伏願　殿下는出治의根本을밝히사正心의學을더욱힘쓰소서臣等이또過憂가잇사오니逆賊鄭汝立은詩書를囊槖함이王莽의欺世함갓고그位를그짓쑴임이陸棠（宋儒니全不知學이로되有臣儒之名）의盜名을兼하야一時士類가다術中에빠저追隨하는者만흔지라萬一그形跡만혜아리고그情實을容恕치안흐면玉石具焚의寃이잇스리니伏惟　殿下는다시留念하옵소서朝士의賢邪는聖鑑이洞燭하신배라臣等이敢히妄議치못할지라아직道內의抱寃한것으로　聖聽에煩瀆코자하오니이것이아모리區々한寃枉이나實노一代興衰의긔틀이니伏願　聖慈는집히살피고仔細히覈實하사國家의元氣를심으소서臣等이窃觀하오니前典牲主簿臣鄭介清은性禀이굿세여世俗과和合치못하고自少로篤志로發憤하야杜門讀書하야義理를講究하고身心實行을爲主하니名利場中에富貴榮達은이저바리는지라그趨向과臭味가流俗과不同하니昔年에讀書하다朱子의漢晋節義淸談의弊말함을보고一說을지면서그失을補充하고聖賢의明德新民의學을알지못하고張皇히義氣만發하야檢防밧게自逸함을歎息하더니不幸히今者에逆賊之魁가朝官에서나서天綱이不漏하야元兇이授首하고餘黨이次第로伏誅하니그出入朋友를追捕하기를嚴切히하는지라湖南儒生等이一二人의流布하는浮言을誤信하고敢히不靖之言을하야鄭介清이逆賊汝立과親厚之分이잇다하야排節義一說을排節義라곳처서敢히이름을드려疏內에느오니또한寃痛치안슴닛가大抵逆賊汝立은欺世하야捷科하고仕路에나섯거니와鄭介清은다만讀書를질기고林邱에서守拙하야志氣가갓지안코出處가달너서본시相見할길이엽드니乙酉歲에鄭介清이昭格署叅奉으로校正郎에得叅하야汝立과公坐에서校正한지겨우十餘日에곳林下에도라오니親厚交密之心이무엇으로나오릿가이뿐아니라鄭介清이谷城縣監때縣下에사는吳天佑는汝立의高弟라汝立의聲勢만밋고不義之事가잇거늘介清이不顧其勢하고將次深治하고자하야累日을獄에두니이일은隣人의所共知라汝立과親厚치안함을일노可히알것이니　聖朝에서先見이엽서知人치못하얏다하야일노罪을주시면萬死無憾이어니와

을謀할게안이라(論語에不在其位하야不謀其政)함숨만쉬고눈물만흘니압더니多幸히言路를開放하사十一月初三日에政府로하야곰中外에曉諭하라신 聖旨에우리大小臣僚와草野韋布들은다心服을펴서가림업시極言하야밋치지못한것을닥거서予一人으로하야곰上下에허물이업게하라하시니臣等이아모리어리석어서깨다름이업사오나 德音을듯사오니敢히精誠을다하야聖旨에應하지안이하오릿가臣等은듯사오니天下의일이千變萬化하야그끗이無窮하나다人主一心에制裁되나니대개心之德은天理의根本이나人欲의긔틀은一念의判斷하는것이니天理가人欲을이기면마음이公正하난지라人心이順하야모든成績이밝고敎化가隆盛하며人欲이天理를이기면마음이간사한지라人心이逆하야庶績이쩌러지고世道가쩌러지나니公私와邪正의난홈과治亂과安危의機關이決定될지라예전哲王이業을조심하고게으름업시이마음을가진것이엇지까닭이업겟슴닛가臣等이업대여보오니 殿下씌서항상敬畏를더하시며더욱勵政을돗타히하시고危懼하기를淵谷을臨함갓치하신지가二十年이나되는지라맛당이百工이다和하고庶績이다平할것이어늘엇지하야朝廷이서로和合함의아름다움이업고議論에朋黨의私가박히여大臣은우에서그력저력하야經邦할責任을안하고百官은아래서그력저력하야盡職하는道理를이저서紀綱이板蕩되야떨치지못하고民情이풀려서維持를못하야賢愚가석겨나오고用捨를顚倒하며曲直이不分하고寃抑이싸이며公道가업서저서請託이닷호와行하고廉恥가업서저서贓汚의法을두려아니하며百姓이常性을일코倫紀의變이날노일며風俗이奢侈를崇尙하야儉素의風이永끗치며經費가限量이업서國貯가虛竭하며兵民을實地로안하야邊備가疎漏하며土木이頻興하야財力이已竭하며旱災가太甚하야餓殍가相望하거늘逆賊이이때를타兇謀를부리고자하니엇지寒心치안슴닛가臣等은田野의한愚氓이라朝廷만바라보기를弱水(崑崙之東에有弱水하니塵介가皆浸하야 人不可渡하니遠隔하단말)가隔한것갓사오니그施政得失의要旨와世道治亂의本源은敢히輕率히妄議치못하나危亡의形勢가이럿케切迫한것은아마殿下가正心하는道에極盡치못하시고任人하는데明確지못하야그러한듯하오이다臣等이듯사오니宋儒胡安國이말하되明君은講學으로要旨를삼고講學은正心으로要旨를삼는다하니講明하는方法은다만居敬하야그根本을세우고理致를窮究하야그알믈이르고己慾을이겨서그私를滅하고精誠으로그實地를발붐이니이네가지를마음에바드며몸으로발바서表裡가如一하고終始가無間하야心源이旣正하고조곰도私累가업스면곱고醜함이거울

하고자함이뇨그凶慘한形狀이極히駭愕한지라곡奸人의꾀음이的實히無疑하니疏頭以下十人을拿來推鞫하고按律定罪하라하시다

疏儒는丁岩壽, 朴千挺, 朴大鵬, 任尹聖, 金承緖 李慶男 金應會, 柳思卿, 柳瑛 梁山龍等十人이더라

其時에大司憲崔滉, 執義成泳 掌令沈喜壽 尹暹 持平申礫 禹浚民, 大司諫李增, 司諫吳億齡, 獻納白惟誠, 兪大進, 正言姜燦, 李洽等이兩司俱啓하야拿鞫하지말자請하고太學儒生曺麒瑞, 李廷龜等이上疏하야論救하니罪人等이江上까지拿到하얏다臺啓의允許를입어就囚치안코도라가니라

左相李山海가待罪하니 答曰이것은奸人의부탁으로가만히내마음을흘려朝廷을一掃코자하는計較를알기어렵지아니하니내가그사람을엇고자하되그말을가랠것이업난것슬임이面諭하엿스되이러케啓之하니이것은나를困難케함이로다卿은介懷치말나

左相이다시陳劄하니 答曰어제卿이先出함을듯고마음이은근이驚痛하더니그후疏章을보니羅州奸賊數人이가만히朝廷을排斥하니그뜻은卿에게잇는지라내痛憤을不勝하노라卿은忠愼寬厚하야도량이萬石실을배가타古大臣의風度가잇고柳成龍은學問이純正하야國事에盡心하니바라보와도사람으로起敬하게하고또才智가뛰여남이俗儒가그萬一을밋지못할지라내가밝히그두사람이國家柱石이요士林의領袖됨을아노니내의平日에依지하고重히여기든바라지금奸人이나라에틈잇슴을타서卿兩人을擊去하랴하며나를어린아해로보와손에넛코자하니내가痛憤을不勝하야자도자리가편치못한지라곡그꾀인사람을엇구야말냐하니過中한擧措ㅣ잇슬지라도不顧하랴하니卿은待罪치말며생각을놋코安心하라하시다

當時東西之黨이太甚치는 니하야在朝한사람도오히려이갓치分明치못하거든더구나遐方儒生이엇지알리요諸人을誣毀함이無所不至하고또그上疏辭說이極히凶慘하니다말하되鄭澈의꾀임으로宋翼弼이製述하엿다하더라

己丑十二月全羅道幼學裵蓂等에上疏

伏以臣等은다雕虫갓흔末學이요斷章摘句하는腐儒라江湖의布衣로田野에서藿食(艸食)하오나秉彝한는天性은螻蟻에感動되고憂國하는생각은丹誠을늘품엇사옵고食芹 (古農夫가食芹하고맛이조흐니인군씌밧치려간즉서울에미나리가만터란것이니誠心은至極하나所用은업난것) 負暄 (杜詩에炙背可以獻天子란것)하고懲闕을만히하오나沮을可히근늘수업고(解見上) 政

임군이되고皐陶가臣下가되얏드래도賞罰이不明하면나라꼴이안이라하니今日의賞罰이可히得當타하오릿가太急한즉元氣가傷할염려가잇고太緩한즉紀律에妨害라 殿下이미불상히역이는생각이돗타우시고刑을中道로쓰사無罪者로하야곰빗걸닌寃痛을免하게하고有罪者로僥倖히免함을업게하면百姓이勸戒를아라서나라가거의되오리다嗚呼라君心은다사리는根本이니임군이바르면나라도발너집니다 殿下가前日에私黨을심으고公議를廢함을모름이안이요賢類가忠誠을품고國家로근심함을모르심이안이시로되用捨가相反하고輔弼에사람이업는지라國人이다말하되 殿下가邪正所在를모르심이안이나一隊流俗輩를다버리지못하사黨與가이미이르고主勢가날노외로우니아모리轉改코자하나지금은엇지할수업는지라於是에國人이다時勢의잇는바로趨向하고다시善을조와하고惡을미워하는本心이업스니 殿下쎄서追後로이까닭을생각하시면엇지도릿켜深悔하실것이안이온잇가嗚呼라前日을잇지안흠은後事의模範이라宋元符初에아모리陳瓘, 鄒浩諸賢을셋스나奸邪버림을멀니아니하고薰(香草) 蕕(惡草)를同器하야맛참내君子가날노물너가고小人이幷進하야靖康의禍(靖康年間에金人이入寇하야兩帝를擄去)를일우엇스니지금아모리群賢을쓰고衆邪를물니치나德잡기를단단히안하고讒言이或타면그옥히 殿下의今日之心을終始에惟一히保全치못할가두리나이다濁亂한곳헤弊政이날노붓고饑饉뒤에餓殍가相望하며邊方에일이만코內盜가頻發하며守令이貪虐하고賦役이煩重하니今日之事에可言者만흐오나근본을안이다사리고쯧을다사릴者업난지라故로臣等所陳이여기까지겨를치못하오니伏惟 殿下는먼저好惡의根本을바르시고進退의제음을살피사賞罰을맛당하게하시고是非를서로混雜지말으사亂을懲하시고政治를힘쓰시며養民하고致賢하며忠臣孝子를勸奬하야世敎를펴시고숨은才智와俊傑과착한이를차저서王庭에벌리시며學校之政을增修하사道學을作興하시며날노儒臣을面接하사모든治道에保民하는術과安邊하는策을무르시면內外가交修하고上下가끄림이업서어진이를맛김을앳기지말며君師되신責任을克盡히하야집히根本의굿침을생각하사邪說이쉬고人心을바르게하시며三綱이서고文法이펴면多難한것이나라를이르 리라今日부터萬世無疆하리니 宗社에다행한것이오이다

傳曰全羅道儒生丁岩壽等이逆變을타敢히搆陷의計較를부리고無形의語를지여내여가만히邪謠한疏를베푸러서賢相名卿을指斥안하니업스니반듯이나라를비고야말지라그設心을캐면엇지

오매말로구양간者를또한放還하라하시고奸侫을洞照하시며忠
賢을거더부르사求言하시는　教命에辭旨가懇切하시니士氣가
새로떨치고國勢가차々펴서惟新之望이率土(擧國)에갓사오니
엇지　殿下의惕省(敬謹貌)하사크게有爲하실날이아니오릿
가그러하오나前日誤事賣國은그機密이不甚한者가그罪가이미
들어낫스니　殿下가반드시그情狀을的見하신바라金應南의陰
主謀議하는것은밧그로난모르는체하야거짓謙退하되안으로는
猜忌를만히하야妨賢植黨하니그罪가最重한것을聖明이아시나
잇가어련陽氣는甚히적고싸힌陰은풀기가어려운것이라　殿下
가金柅의戒에不明(金柅는庛之橫木이니防於未然과同함)하
시면剝床의患(古語에剝屋及床하고剝床及膚니重傷外지이른
단말)이잇스리다柳成龍은名稱士類요몸에重望을지고時論을
主張하되巧妙히人言을避하니從前心事는追後로허물할것이업
스나近日國事가날로危殆하며邪黨이布列함을보되한말도忠賢
을끄러改絃(易轍)의計를안하고도리여禹性傳더러山海와應
南等의氣勢를꺽고자한다하야그舊友를背叛하고新朋에게苟合
하야매양逆黨을爲하야傅會(首尾附合)贊譽의情態를極히하
야잇그러서羽翼을삼고자하며　天意를試探하야곳兵官에薦望
하야受點까지하얏다가趙憲의上疏로就職치못하니萬一兵政을
옹거하야그兇謀를促進하얏스면堂々한國家가可憂는업스나血
戰王師가엇지損害가적다하리요成龍은진실로逆謀는알지못하
는者나이제萬一自顧하면엇지天日아래擧顏하오릿가逆賊과心
契最密한者는宋言愼의肝肺를숨기지안흔것과尹起莘의趨走하
야아첨하난것과南彥經의賂物주고贊詠한것과李彥吉의輸材營
第한것과曺大中의爲賊涕泣한것과金弘微의곡震吉의집에서잔
것과李弘老의汝立의적삼을자랑하고입은것은다賊家의出入하
야邪議로眩亂한者니鄕曲交遊로만比할것이아니오李純仁、柳
夢井갓흔것들은瑣々하야말할것이업사오니이것은臣等의所共
知오平日의唾鄙하던것이라　殿下가드르섯슴닛가嗚呼라三綱
五常은天地의常經이요古今의通誼라그細目은아모리다르나그
理致인즉한아라故로不孝를行하는者는반듯이犯上하고사곰에
不信한者는반듯이不忠하나니이제汝立이不孝不忠之行이잇고
貪權樂勢하야凶邪無行의무리들이同利로벗이되야서로얽히여
今日의일이잇사오니임군의用捨는먼저그家行善惡과交遊의賢
否를아러서進退할것이라그런뒤에彙征拔茅하면有吉(易、泰卦
拔茅茹以其彙난征吉이라하니陽剛則無往不吉이니光明하
면吉한것)하야植黨하고擅權하는者가저절노寢息하리이다賞
罰은天下의公道라임군이어더사사치못할것이니先儒曰堯舜이

時朝廷이明正其罪치못하야識者가근심하더니이제彦信이敢히집히속여公論이發하라다가도로꿋치고 王法이當然히들되오히려주저하니臣等 두렵건댄欺負함을不戒하면綱紀가떨치지못하야爲國을못할가하노이다彦信이削官黜門할제武士가듯고歔欷歎息하야바랄바가업는것갓치하니彦信의不道함으로武士의人心을어듬이이갓흐니엇지遺患의큰것이안이오리外더구나近來에邊方이多難하니此輩가驕橫하야文官을떠거누르고威勢를닯니니李鎰은본대彦信의爪牙로氣焰을南北에吐하던者라처음湖藩의將帥됨에偏稗를濫請하더니이變드른뒤로늘自安치못하니鎰의마음을알者누구리요적은데잘防備하고잘處理함은國家의福이라嗚呼라莽(王莽)이그짓謙恭하고操가天子를도으니當世에被欺함은或그러하거니와지금汝立은아모리讀書하얏다하나뒤에衆惡이具備하거늘 聖主가群臣의黨比만排斥하사한正人이잇서그非를敢言하면믄득무리가치고誣陷하야그뜻을傳하고謀逆이드러나서國勢가더욱危殆하드라도사々로히뒤덥흠이쏘한無所不至하니今日의人心은그馴致(길드려가라침)가오래라一自薦黨한뒤로부터그黨이잇슴만알고君父가잇는줄을모로난故로癸未年에三司가數賢을攻擊할제오래允許를안하시니一臺臣이白 上이憂念하사不豫한色이잇스시니아즉停止하고勿啓가何如요하니洪汝諄曰이때는社稷이爲重이라하니同僚가쏘한머리를숙이고손을즈어서中外가腐心切齒안할이업거늘汝諄의無君不道之罪를한사람도擧劾하야請討치안이하니君臣之義가거의쉬일번하오며嗚呼라弑逆之罪는人所共怒어늘湖南에奴가主人죽인者잇서情跡이드러나되監司柳永立·推官金宇宏等이다賄物로노와주엇스니이것은在位者가惡을미워하는마음이업서綱常을떠러트림이요朝廷淸濁은時代汚隆에關係되거늘近者李陽元、尹毅中、尹卓然의무리가몸이崇班에잇스며날로利만좃차서貪만崇尙하야關節(機密)을豫通하니이것은在朝者가不厭의欲을열어서廉恥가喪함이라이럼으로나라에變亂이잇스되恒常私黨만念慮하며선비가忠義를떨치면반드시議斥하니癸未의陳疏를사람의指嗾이라이르고丁亥의封章을亂民이라指目하니多幸히 聖主의保全하여주심을힘입어群凶의斬伐을免하엿거늘時輩子弟가모히여學宮을더렵혀서浮議에奸私히뭉치고一世를誑亂하야입을버리고서로공동하야正氣를떠그니數年之間에漸々言遜에이르러서 (論語邦無道에危行言遜이라하니속에는잇서도박그로말못한다는것) 아모리急한것이잇더래도將次말이업스리니이世上을도라보오매거의서로빠질지라 聖主가學脉培養을오히려厚히하사梁千會、白惟諴이忠言을겨우나

後生을眩惑케하며其言에曰其弊가姦宄（盜賊）로하야금並起
하야맛참내남의나라를亡하고야만다하니噫라聖人이春秋를닥
그시고綱目을著하심이節義를重하게녁이섯거늘이제介淸은勤
苦讀書하고山林으로發跡하야士大夫줄에叅與하거늘敢히無謂
의說을放恣하야스스로亂逆에빠지니그임군을버리고아비를뒤
로하는마음이分明하오며晋州柳宗智는汝立과또한秘密히相從
하는지라山中에會合하얏스되오즉弟子梁泂이그뜻을알고往來
書札을보면投火하얏다하니아모리무슨일로往復한일은모로오
나上年에이數人들이一州선비를赴擧하지말나공동하여曰將亡
之國에무엇하려赴擧하나뇨하니이것이엇지臣子의참아할말이
오릿가噫라古人이너머奮志함을警戒한者는잇스나무리를癈擧
하라공동한者는잇지안엇사오니宗智의此論은果然무슨心膓이
온잇가嗚呼라國家는大器요謀逆은大惡이라大惡이大器를엿봄
이一朝一夕之故가안이라汝立이또한書史를囊槖하야成敗를料
度하는者니엇지敢히地位얏흔小官으로鄕村에서結黨하야불려
모와圖國할計를하얏겟슴닛가或籠絡하며或陰謀하야形勢를布
置하는데그機密이깁허서一代人心으로하야금다常道를일케하
야邪說이世上에橫行한뒤에或可히兇計를부리리라하야歲月을
遷延한것이라안에는鄭彦信이잇서오래兵權을잡엇슴애武士를
多結하야彦智、克禮·克智等으로表裡新舊가되여要地에根據하
야서로周旋하고안으로無益의役을지여서司贍（內財官廳）의貨
를비여놋코밧그로輓輸（宣惠廳과類似한官廳）한穀을헛터주
기는恩惠를베풀며北胡가寇邊에먹어드러와割地하고文劵을만
드러擅恣이주다가李鎰이受命出塞하니笠과劍을사사로주니이
미無君之心이잇는것이요鹿屯萬戶（鎭堡）의設始가一方害를
씻치고推刷하는擧措가諸道의怨望을싸니大凡나라를病들이
고百姓을搖動식히는것이無非伍被가淮南爲하는計劃이라（漢
淮南王安之臣伍被가爲帝劃策이似忠이나實爲涯南之陰謀라事
覺伏誅한것）人心이답々하고두려하야指目한지가오랜故로前
日趙憲이先見함이잇서竭忠하야極言하거늘三司가齊發하야君
父의黨贊하야荒域에구양보내여人口를鉗制할計較러니汝立의
逆謀가洩漏하야宣傳을發遣하니 天威咫尺에입살을돌려竊笑
하고갓치按驗함애말이私黨에連하면急히그입을치며嚴杖으로
곳죽이니四座가입을물고敢히覈正치못하니 殿下之臣이좃치
지안은者멧사람이나되나잇가옛말에良民의盜賊을막는者가다
盜賊이라하니臣等이亦曰逆賊을두돈하는者다逆賊이라하노이
다欺罔君父하는것들은自有其律하니往者에權克禮가分明히彦
信이少時에贓濫이잇는줄알되會計하라신 命을面瞞하거늘當

은다르오니은근히 王法이쓴일가두리나이다嗚呼라옛적에奸人이不軌(反하는것)를誣告하는者잇스나이것은다어린임금과昏暗한時節에宦官과宮妾의勢力을자세하는것이어니와只今에는 聖明이臨御하시고宮禁이肅淸하야因緣하야얼거댈길이업고韓準朴忠侃이또한時輩에시긔한바아니니그挾憾하고樂禍하야朝官을網打하랴한것이안임이分明하오며前縣監羅士忱이그아들德明、德峻、德潤이汝立과交契가본대親密함으로禍가몸에밋칠가하야거짓을보태여顯然히伸救하야曰誣告의일이어느쌔업스리요하니士忱의말이彥信과如合符節한지라臣等이痛忿을못이기겟나이다去年가을에德峻兄弟가京城에赴試할새汝立을차지니汝立曰君等은可用之材라하필衰世科擧에應하리요數年만지나면太平을보리니君等은아직기다리라하더니德峻이場中에서借作으로罪를입으니德潤이憤曰長者之敎를不用하야이런患을맛낫다하더니只今그아비말이또 이 갓흐니이것들이逆賊과交結함이가릴수업시分明합니다臣等이逆賊事로陳疏하랴하니德潤等이그아비의말이疏中에들가念慮하야그아우德顯德憲等을보내여多士公座에서作亂하되極히刼辱하야擧疏를沮戱하오니이것들이餘黨에在朝한것을밋지아니하면悖逆함이엇지이에이르오며鄭仁弘은汝立과情分이도타워一體갓흔까닭에仁弘으로하야금汝立에餘黨을保護하고자하야一方異論을收拾하야他日에是非를眩亂코자하야敢히全州提督에薦望하니銓官된者가汝立을爲한計較가巧하지아니함넛가臣等이이쌍에生長하야汝立의平日處心行事를듯고본지오랠지라아모리일즉이謀逆은알지못하엿스나그貪暴하야嗜利하는것과窮凶極惡의形狀은말하면입이드럽고보면눈이辱되는지라선비의조곰智識이잇는者면아모리그鄕里親舊라도다極히꾸짓고집히미워하니汝立이一方의容納치못함을알고遊山한다말하고妖僧異類를多率하고海西嶺南等地에橫行하야非但無賴를陰結할뿐안이라讀書하얏다는것들도만히사자죽자하는親舊가되니아모리다逆謀에叅與하얏다할수업스나終始締結하야그兇醜를두돈하야好惡의本心까지일흐면얼마아니하야盜賊이안되오릿가지금처음부터逆賊인줄몰나서擇交못함을뉘우치는者는오히려可히容恕하려니와萬若前에조와하던것을숨기고相從안하얏다하기를韓孝純、李廷立갓치欺罔하야巧免하면그마음을可히알것이올시다前縣監鄭介淸이汝立과오래交遊親密하야邪說을酬唱한者라汝立이恒常일흐되男子는陽이니女子갓지안은지라어대를섬기면임금이아니리요하니所謂不事二君이란것은王蠋의一時之言이요聖人의達論이안이라하야介淸이일즉이排節義一書를지여서

養育之恩을저바리잇가人性은本善하니善을조와하고惡을미워함은사람의本情이라聖人이人心을感服케하며倫紀를붓잡는바가다름이안이라오즉好惡의正을밝혀서趨向할곳을定하야사람으로그本心을일케안함이니그런뒤에倫紀가서고國脉이박히나니世衰道微하야紀綱이늑고倫氣가막히되사람이怪異한줄모르고行實이恠常하며말삼이淫亂하되世上이미워할줄을몰나한올은우에서怒하시고風俗이아래서문허저서亂臣賊子가발을이어이러나니國의所存이幸이라今日의患은人心이失正함과邪說이쉬지안홈보다더큼이업는지라大槪開發한者이잇슴이니奸人이樞要를흠처쥠으로붓혀忠賢을誣陷하고私黨을널니심어政事가國家를爲함이안이요進退를賢否로함이안이라可以내집만利하고내地位만保全하면跖(跖盜)의行實과蹻(莊蹻니古의大盜)의마음을가진者라도끄려應援을삼고임군을잇고나라를病들이되근심을안이하니이것이다擧朝가謀逆은아니나賊魁를推奬하고聲勢를서로倚支함을보면이르되逆에黨하얏다하야도그罪안이라할수업거든더구나終是두돈하야放恣히서로欺負하고或가만히틈을보와嬴豕孚의躑躅한거와類似한것이오리外(도야지가흙칠을하고빗척어리고간다는것이니남이분간하기어려운것)臣等이耳目에밋친바를들어極言之하오리다 李山海는本히陰議한資質로婦寺(婦人과內官이니溫順한것) 의態度로外飾하야聖明을欺誣한지임이오래고近來逆賊과會面은드무나肝膽은相通하야交契의深密함은十目所視라엇지可히가리릿가賊臣의집文書를搜取할때에益山郡守金頴男이山海의手蹟을쇠내여불지르고山海에게飛書하야使之勿慮하고李潑은自以爲汝立의心交로闕下에待罪코자하야멀니山海에게물으니山海가輕動치말나하니噫라逆賊과임이唇齒가되엿슨즉反形이드러난후에도질겨待罪안하는것이라다시무엇을하랴는것이뇨여긔에더욱그맘을알것이올시다上變之初에山海와鄭彥信等이國家로근심을안이하고오직私黨에禍及할가두려하야捕賊使더러말하되海西에李珥의弟子가만코監司가識慮가업스며守令에西人이만은지라반다시얼거誣告하야朝官을치우처誣陷할쐬가잇스리니公等은可히잘處理하라하는故로武夫와小官들이 君命은重히녁이지안코權臣의指揮만들어서全州에到着하야번거히汝立의所在를무르며鍾을처軍士를모으며먼저府內舊家를搜索하고그런뒤에야그所居村舍를에워避匿하게하야都下에檻致하야典刑을明示케못하니엇지痛憤치아니합잇가餘黨을鞫問하올제도두돈하고가려주는것이彥信과同一하엿스나홀로罪에버서나서그位를保全하오니 聖明의好惡을窺測할수업사오며罪는가트나罰

奸萠을셕그며不幸히患難을만나면不顧利害하고能히伏節死義하는것이라東漢之士가그大義가마음에박히여死生不變하는것은實로可히高尙하거니와本傳을詳考하며朱子의뜻을窮究한즉職分을닥지안코義理를힘쓰지안이하야朝廷을汚濁한다하며天下를下視하야恒常人物을評論하며朝廷을흠뜨듬으로다토와崇尙하야公卿以下가評議를두려워안하리업서屨屣가到門하니이것은學生이國命을잡음이라陪臣이國命을잡아도오히려남의나라를亡하겟거든더구나學生이國命을잡고可히그國을長保하랴하니正히朱子의議論한바節義之士가그地位에該當치못한말을한것이足히取禍할것이라한故로臣이그윽이朱子의뜻을取하야이르되한갓節義의名만알고節義의實을모르면그弊가或驕虛浮誕하야맛참내利害의私에빠저서政事가그道를不得하고地位가그사람을不得하야작은데失措하야將次小人으로그틈을타게하면爲國을못할지라梁冀가質帝를죽일때에李固가정승으로罪를聲討하야죽이지못할뿐아니라도리여節制를밧고隱忍하얏스며宦者가地盤을가젓슬때竇武가謀誅하다가그先後輕重의차례를일어서맛참내士類가殲滅하고나라도따라亡하얏스니이것이節義의實을不務하야그럼이라반다시學이明德과格致에이르며節義의根本을알지라節義의實을精誠것行하면人道가바르고紀綱이서서아모리伏節死義하고십흐나伏節死義할患難이업스리라함이라이몸의前日에議論한伏節死義라는말은아모리分明치못하나其實은節義의根本을培養함에有意한것이어늘도리여排節義하얏다하니이것이臣의本心이안이라抱寃하나發明할곳이업는것이올시다臣이五月初二日供招할때급하고결을이업사와자서히所著의本意를쓰지못한고로將死에追後로살우여　天聽에무릅쓰고번거히하오니惶恐하야罪기다림이至極함을이기지못하나이다云々

己丑冬에光州進士丁岩壽等의誣陷士類疏

伏以臣等이昭代를만나　聖化를입삽더니不意에逆變이此方에서나온지라痛心刻骨하야先幾之見이업서請討之章을밧치와凶徒가蔓延하니今日變의이름을恨하옵더니多幸히天地　廟社의도음을입사와巨魁가죽는데나가고與黨이만히잡혓스되오히려大奸이地位를雄據하고사나운놈이그물을버서나人心이疑懼하고邪說이放恣히行하니臣等이처음듯고急히進達코자하나敢히越俎（苞丁이不敢越俎하는古語니自己에게不當한것）하야煩거치못하압고아즉朝家處置만기대리온지가月餘오나오히려掃淸치못하와靖亂이無期오며患이더욱클지라臣等이옛글을보와대강安危之機를아오니엇지敢히地位안임을警戒하야吾　君의

이오녀가 傳曰照律하라하시니禁府에서渭原으로定配하얏더니委官이다시아뢰여慶源極邊으로改定하니六月에阿山堡에이르러七月에病으로卒하니라

鄭介淸獄中上疏

伏以逆賊이當時에博學多聞으로鳴世하야벼살이弘文修撰에이르오니智者라도그逆賊됨을豫料치못하얏거든더구나臣갓치庸愚한이가엇지그凶惡을包藏하고僞情을꿈이여서一世를집히속일줄아랏스리요大凡便紙辭說은親密하면말삼이만흐되敬意가업고生疎한즉말삼을恭敬하야稱道를만히함은古今의格例라陸子靜은禪學이라萬世聖門에罪人이요陳亮은王覇의學을석거可取할것이업스나朱子가처음書信을通함애極히尊敬稱道하기를師友비슷이하야老兄의稱號까지잇섯스며薛士龍、何叔京은朱子의門人이로되朱子가처음書信에稱道하고責望함이將次從事할것갓치하온지라臣이逆賊과便紙함애그奸欺를모르고稱道를過當히한것은罪가罔赦에잇사오나그서로親密치안함인즉便紙辭說에 드 러낫사오며단지두장이온즉交結往來치안함을이것으로알것이요節義淸談에이르러서는臣이朱子語類三十四卷을읽다가子謂顏淵章解釋에말하기를晋宋間人物이箇々가官職을要求하야한便으로는淸談을하나또한便으로는招權納貨를한다하고或이伊川의말을잇끄러晋宋淸談은東漢節義가一變하야至此한것이라하니朱子曰公이또節義가엇지하야淸談으로變함을말하라하니或曰節義之禍를在下者가그所以然을不知하고도리키자하야여기에이르럿다하니朱子曰도리키는것도固是一說이나東漢의崇尙節義할때에저런意思가잇섯나니當時節義하는사람들이一世에倨傲하며朝廷을汚濁하다한것이下視天下하는마음이抱含된것이라그弊가虛浮한데이르러서老莊으로드러갓다하며又曰後漢名節이末年에이르러貴己賤人하는弊가잇다하며又曰節義之士가該當치못한말을한것이足히取禍한다하며又曰建安以後에中州士大夫가曹氏잇는줄만알고漢室이잇는줄을몰낫스며그本傳에詳考하온즉太學諸生三萬餘人이닷토아人物을評論하며朝政을훌뜨듬으로崇尙하니公卿以下가그評議를두려안하리업서屣履가到門하얏다한故로臣이所感이잇서한말이요그틈에다른뜻이잇슴은아니올시다臣의뜻은節義는人心에박힌것이요綱紀를붓드는棟梁이라臣이아모리無識하나엇지節義가世敎所關임을모르겟슴니가臣의前日所著는朱子글을읽다가朱子議論을보고感動한바잇서東漢節義와晋宋淸談의弊를말할뿐이올시다大槪節義란것은義理에발거서利害之私에가리지안는故로그平日몸에行하는것이足히君明臣直케하야禍本을삭히고

刑推하야得情을請하나이다하고一次刑杖하다

鄭介淸再招

云云節義는人心의固有에박히여紀綱을붓드는棟梁이라臣介淸이아모리無識하나엇지節義가世敎所關임을모로오릿가臣介淸의前日의所著는朱子之說을읽다가朱子議論을보고感動한바잇서東漢節義의弊를말할뿐이올시다節義란것은義理에밝고利害之事에不蔽하는故로그平日에몸의行하는것이足히君明臣直케하야禍本을삭히고奸萠을꺽그며不幸히患難을만나면不顧利害하고能히伏節死義하는것이라東漢之士가그大義가마음에박히여死生不變하는것은實로可히高尙하거니와그本傳을詳考하며朱子의뜻을窮究한즉職分을닥지안코義理를힘쓰지안하야朝廷을汚濁하다하며天下를下視하야恒常人物을評論하며朝政을흠뜨듬으로다토와崇尙하야公卿以下가評議를두려워안을이업서屣履가到門하니이것은學生이國命을잡음이라陪臣이國命을잡아도오히려남의나라를亡하겟거든더구나學生이國命을잡고可히그國을長保하랴하니正히朱子所論한節義之士가그地位에該當치못한말을한것이足히取禍할것이라한故로臣이그윽히朱子의뜻을取하야이르되한갓節義의名만알고節義의實을모르면그弊가或驕虛浮誕하야맛참내利害의私에빠저서政事가그道를不得하고地位가그사람을不得하야작은대失措하야將次小人으로그틈을타게하면爲國을못할지라梁冀가質帝를죽일때에李固가정승으로罪를聲討하야죽이지못할뿐아니라도리혀節制를밧고隱忍하얏스며宦者가地盤을가젓슬때竇武가謀誅하다가그先後輕重에차례를일어서맛참내士類가殲滅하고나라도따라亡하얏스니이것이節義의實을不務하야그럼이라반닷이學이明德과格致에이르면節義의根本을알지라節義의實을精誠껏行하면人道가바르고紀綱이서서아모리伏節死義하고십으나伏節死義할患難이업스리라함이라이몸에前日에議論한伏節死義는말은아모리分明치못하나其實은節義의根本을培養함에有意한것이어늘도리혀排節義하얏다하니이것이臣의本心이안이라抱寃하나發明할곳이업는것이올시다

書札後鞫廳啓辭

委官鄭澈等이啓曰이書札을보온즉鄭介淸이逆賊과交厚하고締結하얏다함이虛言이안이오이다至曰일즉이德義를欽仰하야心腸을기우릴생각이라하며又曰道의高明을본이는오즉尊兄뿐이라하니極히駭愕하오며또排節義論을지여一世人民을惑亂케하오니그邪說됨을이로말할수업사오며제가임이節義를排斥하면반듯이節義와相背한일을조와할지라節義와相背한일은무슨일

몸의虛名을그릇듯고道薦을因하야本州訓導를알외여식이니이몸이本州사람으로能히多士를눌너가르치지못하고 縣人의忍嫉하는者만흔지라固辭하고不就하엿삽더니두번재除授하시니不得不供職하얏사오며이몸의性禀이偏々하고拙하야能히때를따르지못하야생각하되때는아모리古今이잇스나人性은古今이업다하야小學，四書，近思錄等을부지런히가라치고날마다衣冠을整齊하고揖讓進退하기를古禮를一遵하옵고或怠慢한者잇스면종아리처罰하니밋고行하는者도만히잇스나그中驕仰放恣가尤甚하야檢束을질기지안는者는嫉之如讎하고辭色에나타나校生洪千璟갓혼者는面辱까지하오니이몸이誠意가足히感人하지못하고사람도可히더불어爲善하리업슴을헤아리고自罷하고도라왓더니領議政朴淳이貽書曰侮辱當하는일은孔孟도못免한바어든더구나지금末世라介懷말고勤敎하야人材를成就식이라하고그後에牧使가이몸으로本州書院院長을식혓더니前에含怨한者一二人이土主에게告함도업시同類를唱率하고自意로院長에削名하니그뜻을알기어렵지안이하니맛참내꼭죽이고자함이라逆變뒤에혀를놀니고그짓말을펄처서構陷을無所不至하오며丁岩壽等上疏에이몸이지은바東漢節義晋宋淸談一說을節義를排斥하얏다指目하오며또通文을道內에돌녀서이몸이尹元衡沈通源의집에托身하얏다는無形의言을創出하야이것으로죽지안흘가두려하며또이몸이儒生趙鳳瑞와함께汝立의터보는쌍에갓다하온것은羅州사람이任意로이몸의罪目을增加하옴이세차례나되오니그誣陷하야죽이랴는것이밝에알것이올시다이몸이汝立과아모리同道에사라도한번도見面치안하얏삽더니乙酉年分에校正郞으로처음見面하고公廳에서講論하고校正함이不過十餘日이라무엇이親密한일이잇겟슴닛가趙鳳瑞는더구나汝立의面目도모르오며本道監司가逆黨의脫漏한人을摘發한일노本州에移文하오니儒生九十餘人이齊會하야逆賊과相親한사람이全無하다하온것을鄕所數人과校生六七人이共謀하고이런誣告를하얏사오니極히無據하오이다趙鳳瑞는이몸에게受學한故로잣치갓다하오니더욱寃痛합니다이몸이眞正터를보러往來하얏스면逆黨이엇지發告안하얏겟슴니가이몸이趙鳳瑞와同往觀基한것은羅州鄕所와鄕校有司堂長等을一處에面質하야말의出處를집히覈實하야寃枉을밝히여줍소사云々

招辭後鞫廳啓辭

委官鄭澈等이啓曰觀基之事는一向稱寃하야鄭汝能等과一處에서面質코자하오니아마不實하온듯하오며前에排節義一說을지어後進을眩惑함이잇사오니末流의禍가洪水猛獸보다甚할지라

崇하야지내처弊端됨이여기까지이르니그源流를캐면다明德新民의學을아지못하야彝倫밧게서獨善하며그視聽言動의本理를窮究치안코檢防하는節을쌔노니이것이다衰世의崇尙하는바요聖賢中和之道에得罪한것이라萬古를通하야도반듯이한말이리라뒤의爲國者가可히前鑑할것이요學者도또한可히警戒할것이라朱子書를읽다가感動한바잇서漫筆하노라

朱子語類三十四卷에或云淵明은단지晉宋間人物이라하니曰不然하다晉宋間人物이아모리淸高한체하나箇々히官職을要求하야한편으로는淸談을하나한편으로는招權納貨를하되淵明은眞正이要求를안하니이것이晉宋人보다놉흔것이니라或이伊川의語를잇그러서말하되晉宋淸談은東漢節義가한번變하야된것이라하니曰公이節義가엇지하야淸談으로變함을말하라或曰節義之禍를在下者가不知其所以然하야돌니고자생각함이한번變하야여기에이르니라曰도리킨다는것이固是一談이나亦是東漢에崇尙節義할때에도저런意思가抱含되야잇섯나니大槪當時에節義하는사람들이문득一世에倨傲하고朝廷을汚濁하게아는意思가잇슨즉저意思가문득自高하야天下를下視하는마음이잇는지라이것의末流가淸談으로入함이라皇甫規가雁門太守를보고曰卿이雁門에잇섯스니食雁曲을엇더케지엿나뇨하는말갓흔것이저런意思니라좀變하니저節義淸談의本意를배운이가업고다만虛驕의氣만남어서그弊가여기까지이르럿나니라하고三十三章에朱子曰그때의許多한好官을宦官에게붓친것이아니라이것은儒生이不得人하야許多한節義之士가그地位에該當치못한말을한것이足히致禍한것이라하고三十九章에朱子曰後漢名節이末年에이르러貴己賤人의弊가잇스니皇甫規를鄕人이보고문득뭇되卿이雁門에잇섯스니雁羹을먹엇느냐하는것갓흔것이그것을배우고이것이지내처마지안이하면그形勢가반듯이浮虛하야老莊에드러감을可히보리라하니라

庚寅五月

全羅監司가朝廷分付를因하야逆賊과相親한사람을捜聞하야狀啓할일로各官에게알니니羅州鄕所와校生十餘人이鄭介淸이儒生趙鳳瑞와갓치鄭汝立의터를보와주엇슴을告하니監司가낫々치드러狀啓하니即時拿來하다

鄭介淸처음招辭

이몸이본대寒微한집後孫으로發憤하야讀書하고망녕되히古人을배호며習俗을可히變하리라하야前後세번上疏에다道學을밝히고人心을맑킴으로根本을삼엇삽고壬午年間에本州牧使가이

清談(晋宋所尙)이나人心이好慝하고世道의나림이날노甚함은엇지한까닭이뇨妄謂하되三代以上의學은그本體를밝히고活用을맛게함이라通萬古에可히行할것이요漢唐以下의버릇은그쏫만일삼고그근본은버렷스니當時에有弊를免치못함이라이것이治亂安危에난오인바라學者의맛당히講究할바이요國家를審擇하는대맛당히보고삷히고鑑戒할바이라그러나取正할바가업고마음에疑心만잇는지가여러해러니朱子語類를읽다가或이程子의말을잇그러曰晋宋淸談은東漢節義로因하야한번變하야여기이른것이라하니朱子曰東漢節義때는저절로그意思가잇스나當時節義를崇尙하던사람이문득一世를나려다보고朝廷을汚濁하게아는意思가잇스니그意思가문득저절로自高하야天下를下視하는마음이잇는것이라얼마아니하야淸談으로變한것이라하고又曰節義之士가저의地位에合當치안이한말을하얏스니足히取禍하려라하고又曰後漢名節이末年에이르러貴己賤人의弊가생기니지내침을마지안이하야그形勢가浮虛하야老莊에드러가는대이르럿다하고又曰建安(漢獻帝年號)以後에中國士人이曺氏가잇는줄만알고漢室이잇는줄을아지못하며晋宋人物을議論하면아모리淸高를崇尙한다하나箇々히官職을要求하야한편으로는淸談을하면서도한편으로는招權納貨한다는것을보고介淸의前日疑心되든것이渙然히얼음풀니듯하는지라마음이깃거하는바가잇서因하야東漢節義와晋宋淸談의弊를議論하야그聖賢의學을從事하며禮義의規를좃칠줄을모르고다만朝廷만을흠뜨드며人物만評論하고見事는不明하며措處는失當하야몸이敗하고功이문어저서人國을亡케하되그그름을아지못함을歎息하고因하야지여서說을하노라

東漢節義를功名만崇尙하는대比較하면그高尙함이오히려可히頑迷함을激動식히고懦弱함을興起하야晋宋淸談에謀利에比하면그氣가足히心情을바로잡고物慾을누를지나聖學에從事하야義理의安路를아지못하야張皇한意氣가북밧침으로남의나라를亡하는데까지이르되그그른줄을모르니또한世敎에補益이업슴이著明하니大槪節義하는사람은그마음이天下를下視하고一世에倨傲하야禮義規模에버서나고性命의바름에떳々지아니하야天下사람으로自是하고非人만하게하야마침내奸凶이일어나서神器(君位)를노려보는대이르고淸談의類들은되여가는대로하는사람이라스스로不要富貴하며能忘貧賤한다하면서도한편으로는淸高한체하되한편으로는招權納貨하야一時의본밧는者로하야금함씌驕虛浮誕하야振起恢復할策을못하야簒奪의勢를일우나니節義는巢許(巢父許由)를思慕하고淸談은莊老를尊

끄러서晋州本의白沙文集을改刋하야己丑錄을빼고僞作으로補充하야그자최를업시하니그마음은鬼神이라도可誣하고百世라도可欺할것이라하나그런理致는업나니人心도可히속이지못하겟거던더구나鬼神이며匹夫도못속 이겟거든더구나 百代先生을이미拷問하나無實하니 上意가깨다르셧거늘澈이또排節義의말노變更하야 上心을憾怒케하야極北慶源으로구양보내니慶源은古、沃沮之地요肅愼東悖上에잇스니그밧근國境이라風土가달은異域이더라先生이六月阿山堡에이르러歿하니라先生의弟寬齋叟가그居處服食을執喪가치하기를十三年에말너죽으니그寃結이죽도록설허함은足히사람으로慨然太息할너라愚得錄三卷과隨手記九卷이잇더니禍를當할제罪人글搜集한속에서上이보시고이것이古人의글을읽은者라하 시고本縣에나려그집에주니禍中事라알수업고지금은書가다업서지고世上에傳한것은오즉愚得錄三卷이나또한弟子의私藏本이라傳寫하야訛誤함이잇거늘海翁(尹善道)이晩年에考訂하야校正한것이더라그뒤에 上이그寃을아시고그일을푸르시며主獄者澈을江界에安置하시다南方선비들이鄭氏를爲하야그시골에立祠하얏더니孝宗때에澈黨이다시用事함에 上끠알외여그祠를헐이라때에海翁이政弊累千言과鄭氏寃死事를上言하니이사람도黨人에게見嫉한지오래지라아모리떠기여서올니지는못하얏스 나뒤사람이다澈黨의造言을알고꾸짓더라 上、(肅宗)之初年에黨人이敗하니 上이復祠하라命하시엿더니六年에前日用事者諸臣을다시불너쓰시니祠가다시헐리고南方선비가鄭氏推尊한것으로縲絏(獄)에걸린者가五十이요구양간者가二十이요禁錮한者가四百이러라嗟呼라鄭氏가한말로小人을指斥한것이그禍가이에이르도다내가늙은지라目睹하고耳聞한바와己丑寃獄古事와두번재毁祠한것의近百年일을歷叙하야卷首에列書하여서愚得錄序를하노라

上之七年仲夏下旬庚辰에陽川許穆은序하노라

東漢節義晋宋淸談說序

介淸이일즉이이르되唐虞三代의作人은明人倫뿐이라曰五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親、義、別、序、信)曰九德、(書傳皐陶謨에寬而栗、柔而立 愿而恭、亂而敬 擾而毅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라)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曰六行(孝、友、睦、婣 任、恤)이니風化의아람다움과人材의盛함이熙熙濟濟하더니(自樂而不自知)後世에崇尙한것은曰申韓(申不害、韓非니刑名學)曰黃老(黃帝、老子니淸淨無爲하는道家學)曰節義(東漢의崇尙하던것)曰

대朴公이어질게보와客禮로待接하니라先生이본대議政澈의爲人을許與치안이하니或이그淸白之操를可取하겟다말한대先生이不答하고但曰그사람이情을꾸미고僞行을하니正人이안이라하니澈이듯고怒하니라未久에鄭汝立의上變事가잇서獄이곳이낫더니澈이郡邑에令하야罪人黨與에當捕者를廉問하라하나사람이外面을모르더니羅州人五六輩가鄭介淸이罪人과通狀하얏다發告하니先生은罪人과初不識面하고經義를校正할때에相接할뿐인것을澈의客丁岩壽洪千璟等이갓치얼거댄것일너라按問하니다無實한지라　上意가풀니시거늘澈이曰介淸이아모리無罪하다自言하나일즉이排節義論을지여人心을惑亂케하얏스니末流의弊害가洪水猛獸보다甚한지라拷問하사이다하니南方之俗이氣운과任俠을조와하야法度좃지안음을高尙히역이니先生이東漢節義와晉宋淸談說을지여時俗을깨우치엿더니澈이排節義로啓上하야激動식임이러라　上이叛逆을다사리시고甚怒하사學士들로敎書를草하고그말을낫〻치飜譯하야四方에布告하야士習을바르게하라하시고介淸은照律配去하라하시니처음渭原으로定하얏다가澈이極北慶源으로改定하니六月에阿山堡에이르러月餘에歿하니라柳相國成龍이　上씌알외되鄭介淸이平生에經術行誼로自勉하다가偶然히한著述로因하야滅身까지하얏다하니라先生의지은바隨手記九卷과愚得錄三卷은獄事를當하야罪人書類搜集으로하야　上씌서보시고이는古人의글을읽은사람이라하시고本縣에내려그집에주라하시엿더니紛失되고오즉愚得錄만世上에傳하니라뒤에鄕人이其鄕에立祠하고祭祀하더니孝宗때에澈黨이다시用事하니　上씌알외며祠를허니라

愚得錄序

愚得錄은　宣朝때湖南徵士困齋鄭氏의所著라그記、論、序、說、雜著、警學、上疏、書와또絶句諸小作이니한줄두줄이다閑漫한말이아니요斯學과斯文에有益이되니大小總三百三十四라可謂百代之文이요그所立이正하고所論이넘어서古人의要旨를어덧고論易라論數에이르러서는더욱詳密하야伏羲氏의仰觀俯察갓다하야河圖書卦二圖와陰陽上下左右設卦와對、配와陽一、陰二、天圓、地方과日月晝夜寒暑往來의數之體用이具備하야天下事物의吉凶悔吝가모다이數範圍에잇다고하니可謂다알미로다또洪範筮法을蔡氏를主張하야推演하고詳說하니이는또엇지可히어들것이뇨嗟呼라已丑獄에儒林學士의寃痛을엇지일우말하리요守愚困齋二賢者가다禍에免치못하니白沙李相國이已丑錄을著作하야寃獄事를仔細히말하얏거늘저이들이

不失하야至今保有하니嗚呼惜哉로다噫라한울이先生을내심이宜若有爲하사하야금當世에展布하야古道를回復하고至治를닐으킴이무엇이어려우리요만은우으로權奸에게미움밧고아래로同鄕에게얼금을바다서學術을펴지못하고含寃하고죽어서士林이길이無窮의痛을품으니天道는헤아리기어렵도다先生의弟大淸의字는義仲이요號는寬齋니　宣祖朝에學行으로順陵叅奉을除授하시니天資의아름다움이先生學問之正에어듬일너라寬齋와先生이親합인즉兄弟요義則師生이라先生의非命을悲痛하야爲하야服喪하고辟肉한지十四年에癸卯에이르러서말너죽으니臨終에그아달敏興을警戒하되兄님이守道하다含寃하고죽으니내가能히雪恥를못한지라我死後祭祀에絕對로魚肉을쓰지말나하니　朝廷에서듯고불상히녁이사敏興을收用하다(初授刑曹郎官하고後除松禾縣監하니라) 先生門人이서로말하되寬齋가先生의道를잇고先生에게殉死하얏스니先生廟에配享함이맛당하다하니僉曰可라하야드듸여配享하니라先生이有子一人하니曰敏復이요庶子二人曰敏行、敏德이요敏復이二子가잇스니曰振業昌業일너라先生이嘉靖己丑에生하고萬曆庚寅에卒하니壽는六十有二러라

困齋傳

許眉叟(穆)撰

困齋先生鄭氏의諱는介淸이니　宣朝때徵士라先生이道를篤信하고예를조와하야隱居敎授하니弟子날로나오거늘先生이弟子를거느리고鄕飮酒禮를大安學舍에서行하니州牧柳夢鼎이가서그禮를보고感歎하되三代之禮가여긔에잇다하고薦擧하야州訓導를삼으니先生이師弟의禮를嚴히하고施敎를小學의藍田鄕約대로하며冠婚喪祭를重히역이더라鄕校生洪千璟이란者가嘲笑하고가르침을좃지아니하니州官이責罰하얏더니도로혀말을지여誹謗하기始作하니라柳牧使가간뒤에先生도辭歸하니라金公誠一이牧使가되야다시禮로請하니先生이마참내가지안하니라宣祖그어질믈드르시고여러번벼슬을주시되다不就하얏더니때에經書義를校正하고널니諸儒를부르시니先生도召命으로京師에갓다가辭職하고오니라뒤에典牲主簿를식이시니上疏하야道德立本之說을말한대　上이아름다히역이사　下敎曰지금至論을어덧도다하시고불너쓰고자하시니親老로辭退하고近邑을어더便養하랴하니드듸여谷城縣監을삼으시니半年에謝歸하니라때에日本倭가將次變을내랴고우리를忌憚업시흘너보니　上이근심하사群臣에게將帥될者를무르시니領議政朴淳이薦之曰鄭介淸이儒術로致名하나實相將師才가잇사오니可히將師를맛김직하오이다하니라朴公家에冊이만흐니先生이觀書하기를求한

은山을잡고羅德峻、德潤、德顯、羅德元、安重默等이議論하야縣南道山之北에安葬하니라嗚呼라先生이草莽에서이러나行實이一世에놉고世道를挽回하는것이그본뜻이라嘗曰時代는古今이잇서도人性은本無古今이라引導하면선비버릇을可히變할것이요가라치면禮義를可行할것이라恨하는바는立志가確實치못함이라하고또自警曰宋朝程朱夫子가몸소仁義를行하얏스나뜻을時勢에굽히면엇지當世에苟且히取容하야群侮를避할줄을몰낫스리요만은危行이法에마저洛黨이라排斥하야僞學이란指目으로死地에몰니침을밧기까지이르나後悔하지안흔것은그道를발게봄과道를돗랍게미듬이라心身의動靜이本대內外의다름이업스니엇지밧그로規矩를損失하야남에게取容하고안으로仁義를온전히하야그正을직히는者잇스리요하니先生平生의뜻을세움이大慨이러하니宜乎末世에免하기어려우리로다花川正이先生잡히던날沐浴하고祈天하되衣冠하고한데서서終夕達朝하니그門生權昕이極諫하되不聽하고聞訃하고는服衰三年하되對客에겐酒肉을權設하나不食하더라先生被誣하든처음에儒生裵蓂(務安人)等이大疏를封하야寃枉을辨釋하엿스며先生貶死後에門徒들이師友間至寃이라義理에不可不、伸寃할바라하야羅德峻德潤이먼저叫閽闕門에俯伏하고上疏함)(有乙未己亥兩疏)

하고安重默이繼之(有癸卯疏)하니　宣祖批答에曰爾等之論이至矣라하시고答乙未疏曰鄭介淸은처음逆賊으로指目하야鞫問한것이안이라하시고(答)己亥疏西崖柳先生成龍의啓에曰介淸은湖南人物中더욱名稱이잇고平生에學術行檢을自任하더니偶然한一篇著論으로滅身까지하얏다하며(乙未回啓)沈喜壽、宋言愼之啓에曰鄭介淸의寃抑之狀을申卞이甚히만흐니師生間으로呼訴함이라하야置之할것이안이라하고(癸卯回啓)　上이己丑諸人을持難하사(處置無方)이일을施行치안하시니　宣祖때에는曺守弘(和順人)羅德明、吳益昌、(茂長人)梁克遴、崔弘宇의무리요今　上（光海）朝에는羅德潤、羅德元、羅德顯、姜鳳覽羅元吉(羅州人)의무리니이로記錄하기어렵고다己丑寃을疏辨하야先生의일을極言하되三司가俱發하고大臣協議까지이르러서(梧里李元翼、白沙李恒福、漢陰李德馨、一松沈喜壽、淸平韓應寅)다伸釋케하니人心이더욱激하고公論의大振함을볼너라그後章甫（士）들이다先生을不可不立祠하리라하야道臣에게告하고丙辰年에輪岩옛집터에立祠하니라先生所著書는隨手記九卷과愚得錄三卷이러니獄事때에金吾郞이搜探하야드리니上이覽之曰이것은古書를일근사람이라하시고本縣에命하사본집에주라하섯드니縣吏가誤傳하야일어버리고愚得錄은多幸히

아시고 傳曰丁岩壽等이國家逆變을타서敢히構陷之術로無形之言을放恣히하야가만히奸邪한上疏를베푸러賢相名卿을指斥하지안함이업스니곡나라를비고야말나함이라이것이奸人의피임을드름이니拿來推鞠하고按律定罪할일을禁府에下令하라하시니岩壽以下十人(丁岩壽, 朴千挺, 朴大鵬, 任尹聖, 金承緖, 梁山龍, 李慶男, 金應會, 柳思卿, 柳瑛)을拿囚하니臺諫이入啓하고太學士曺麒瑞, 李廷龜等이또한上疏하야言路를가림이맛당치안타하니當時之事의글음을可히알러라 上이勿鞠하라하시니疏中事를무를곳이업고庚寅夏에朝廷에서또各邑에分付하사逆賊과相親한사람을搜探하라하시니大概意思가잇슴이라羅州儒生九十餘人이齊會하야本州에는업는줄노回報하엿드니얼마後에鄭汝陵이其叔의怨을갑고자하야千璟과品官柳潑로더부러牧使尹又新을威脅하야曰逆賊門徒가此境內에잇스니只今摘發치아니하면뒤에반다시罪가잇스리라하니又新이두려하야이에州人趙鳳瑞 가鄭介清에게배우고汝立의집에從往하야더들보아주엇다고監司에게報告하니이에先生과趙鳳瑞가獄에가치니이밤에嚴霜이와서羅州咸平等地의집웅이 다 희 고 아침에는대추잣혼우박이나려서三四日이나가니라先生이禁府에나가供辭를激切히하니 上이委官더러議論하여알외라하시니

때에澈이委官이라回啓하되觀基之事는一向稱寃하야鄭汝陵이와面質코자하오니不實한듯하오나排節義一說을創作하야後進을眩惑하게하니末流의弊害가洪水와猛獸보다甚하니刑推하야得情하기를(本情吐實) 請하야드듸여刑杖一次하고又啓曰졔가이미 節義를排斥하엿슨즉 반드시 節義와 相背한일을조와하리니節義에相背한일을조와함은무삼일이온잇가加刑을請하나이다하니 上이照律하라特令하시니처음渭源으로定配하엿드니慶源阿山堡로改定하야六月에先生이到配하고因傷致病하야七月二十七日에卒하다時에羅德明, 德峻, 德潤三兄弟가갓치禍를입어먼저北謫하엿드니先生이지나다서로봄에조곰도歎息하는말이업고다만周易講論할말만約條하더니先生이卒하니德潤等이襲斂하고阿山萬戶鄭文立이曰先生이아모리구양으로죽엇스나凡囚과다르니萬一顧護를아니하면뒤公論이잇스리라하고殯斂의資를정성을다하고返柩할새兵使가厚賻를하고말두필을주어보내니逆律이方嚴하것만은武人이禍미침을끄리지아니하니德의感人함이이갓도다先生의아들敏復이그해겨을에奔哭하고壬辰正月에늘을밧들고도라오다永平에이르니때는임이四月이라倭寇가塞路하니敏復이嶺東으로도라延豊에葬禮하고八月에鄭湜이鎭安원으로敏復에게務安에奉還할資金을주고羅德循

이牧使로와、禮를重히하야그業마추어주기를請하니先生이子지辭讓하니라甲申에司甕院叅奉과乙酉에昭格署叅奉과또校正郎廳을除授하고丙戌에典牲署主簿로陞次하니肅拜하고도라왓스며丁亥에萬言疏를올니여서君德을베푸니　上이아람다이역이샤　下教曰老親이잇서供職치못함을드럿스니近邑守令을除授하라하시고谷城縣監을除授하시니戊子二月에赴任하야農桑을勸하며民力을길으고士民을恩禮로거나리니旬月사이에境內가大治하야民이父母가치사랑하더라未久에先生이奉養을오래못하얏다하야棄官하고도라오랴하니縣民男女數千이先生아버이에게告하야勿歸하기를비나先生之父가許諾을안하니百姓이질겨가지를안코오는者날로더하야村舍가容納치못하야原野에土幕을짓기까지이르고得請할때까지限하니불때는煙氣가들을덥흐며道路에보는者가感歎치안흐리업스니先生之父가民情을感激하야月餘를머믈으라命하니前後在官이八個月이러라그去思碑에曰爲召爲杜（漢召信杜詩가前後善治하니百姓이謠曰前有召父요後有杜母라한것）라하고간뒤에더욱생각하니라이해가을에疏를올리고、己丑에又疏하야君德을陳諫하얏스며鄭澈이湖南에잇슬때酒色에猖狂하며禮法을凌蔑히하니拘束을미워하고放肆를질기는者가靡然히본밧는지라先生이喟然歎曰사람의빠지기쉬움은酒色이거늘鄭澈이이것으로後進을引導하니習俗이壞敗하야將次救하지못하리니엇지可惜치안이하리요하고또朱子語類를읽다가三十四卷의子謂顏淵章과二十五章의節義를論한곳에이르러서感憤함이잇서그말을採用하야一說을著作하니名之曰東漢節義晋宋清談의所尙不同說이라하니其序說이愚得錄에備載하니라大概聖賢의議論한바를著明하야참節義로時俗의버릇과崇尙하는弊端을바루고자함이라澈이집히憾情을먹고中傷코자하야思庵을보고毁言을放肆하니思庵이默然不應하더니其後語人曰鄭義伯은踐履가（切己工夫）眞實하야程朱後한사람이라내가同升諸公（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이同升諸公한일인데即不計階級하고相府에가치잇고십흔단말）의뜻이잇노라하며公卿中에不悅者가잇스나아마禁하지못하리라하니大概澈을이름이라때에鄭汝立이僞學으로글을아는체하고一世를다속히니朝官中名人淑士들이다속고先生도또한校正郎廳同官으로知面을하얏더니己丑冬에汝立獄事로禍延士類하니進士丁巖壽（同福人）가澈의째임을바다名流의澈과異議한者를다逆黨이라指斥하니先生之名도亦在其中이라말하기를汝立과邪說에酬唱하얏다하고또일즉이排節義一說을지엿다하니大概先生所著說에排字를더하야죄되게하고자함이라　上이그誣告를

녀이업더니先生이南方에서崛起하야慨然히斯道로自任하야晦齋(李彦廸)退溪(李滉)兩先生으로그立言行事가거진서로發明하니엇지猶興(間世와同함)한豪傑이아니냐思庵朴相國(淳)鵝溪李相國(山海)蘇齋盧相國(守愼)이다一代名賢이로되先生을道德에精華라許與하고或治道를論難하며或禮文을辨釋하니書簡이連絡不絕하고薦辟이(道에서薦하고朝廷에서召하난것)不一한지라羅德潤等이入京하야思庵을보니思庵이말하되시골에可히從遊할이업고오즉鄭介淸이道成德立하야程朱의嫡傳을어덧스니急히가서相從하라하얏스며 宣祖씌서東夷로근심하사늘楊前에서말삼하시기를萬一倭亂이잇다면뉘可히元師될고하시니相臣朴淳이對曰臣의愚見에는鄭介淸이八道都元師됨즉하더이다臣이그爲人을보니學行뿐이아니라人物과才智가그만한者가드물더이다하고萬曆丁丑에先生을北部叅奉을除授하니先生이肅拜하고곳도라왓고庚辰에 延恩殿(德宗原廟)叅奉을식이니또肅拜만하고辛巳에童蒙教官을식이시고二倫行實一卷을下賜하시다羅德浚等이書齋를羅州大安洞에세우고鄕飲酒禮를行할새先生을밧드러尊賓을삼으니牧使柳夢鼎이보고感歎하되古禮의行함을다시今日에보리니엇지盛事가아니랴此土는人才의府庫라다만詞華만힘쓰더니先生이可히士風을變하리라하고上疏하되臣이鄭介淸이大安洞에會徒하야講禮하는盛儀를보오니참師表에可合한지라本州訓導를식이사多士의模範이되기를請하나이다 上이特允하시니即壬午年이더라先生이再三辭職하되不許하시니不得已赴任하야儒生을모으고謁聖의禮를行하며東西齋로는우고每日새벽에先生이冠帶를갓추고明倫堂에안즈면諸生이堂下에列立하고先生씌禮하고또東西가서로揖한뒤에冊을잡고升堂하야再拜하고가라침을밧자오면聖經賢傳으로性理大全心經近思錄을가라치며間々이家禮와儀禮, 禮記를가르치되次第가잇게가라치니行之歲餘에孝悌와禮義의風俗이鄕黨에서날노자라니文人才子의文詞만崇尙하던者가다투어嘲弄하고沮戲하고校生에洪千璟이란者는驕矜하야한번도入校치아니하니先生이牧使에게告하야楚罰(종아리친것)을施行하엿드니드듸여含忿하고나무래며辱하니已丑逆獄에얼거넘이여가서胚胎하엿더라先生이辭歸코자하니思庵이듯고急히글을보내勸하야曰人心이아래로나려감이京鄕이다그러하야津涯업는것갓흐니민망한일이로다願컨대참고머물러서教誨하야사람의맘을介意하지말나侮辱은孔孟도못免한바라더구나지금末俗이랴하니先生이그뜻을重히녁여決斷하고가지아니하엿드니未久에柳牧使가갈리니先生이辭歸하니라癸未秋에鶴峯金先生(誠一)

고晩年에는務安淹潭에卜居하고輪巖에精舍를짓고講道하니近處志學之士가雲集하더라先生이이에講義稧를만들고約束을세워때로그所學을가라키니羅德峻、羅德潤、安重默、崔弘宇、羅德元、宋濟民、羅德顯、鄭湜 柳瀋의무리덜이親炙를더욱밧닷스며그먼데서온사람인즉南以恭과宗室의花川正壽鵬等이요남어지는이로記錄할수업더라先生이諸生의資品대로그教導를힘써반닷이分明히안뒤에야마니아모리庸濁이甚한者라도漸々成就하더라居家에鷄鳴하면盥櫛하고親庭에뵈온뒤에妻子와奴僕이次序로뵈오니禮法이嚴正하고門庭이嚴肅하더라家貧하야饘粥도넉넉지못하되朔望마다반찬을갓추어父母를奉養하고居鄕에尊卑와長幼의序와慶弔의禮를曲當하게안함이업서溫順하고寬厚한精誠이人心을感動할너라執喪을朱文公家禮를遵行하며禮記士喪禮를叅用하야柴毁(지처)하고哀戚한形容을사람이다稱歎하더라冠婚의禮를時俗이專廢하더니先生이其子敏復을爲하야始行古禮하니士大夫家에서만히慕効하더라先生이非禮上에더우四勿의士夫를힘쓰니氣像이嚴正하야望之可畏하야사람이저절로恭敬하고끄리되及其言語接應하는것은和氣가藹然하더라일즉이太極舞를만드러門人을가라치고梧桐으로거문고를하되舜과文王의制度를쓰니기리가諸琴보다大異하고其聲이淸壯하야講讀한餘暇에무릅에놋코鏗然히첫스며또渾天儀를만드러靑黃赤白의길과晷刻淹速의度數를尺寸도어기지안하얏더라産業에는淡然無慾하야嘗曰道積이爲富요財物로富를삼지안으며德이盛함이貴함이요地位로德을삼지안으며仁을어듬이榮光이요軒冕(朝官)이榮光이아니요利의苟且함이辱이되고困厄이辱이아니라하고朱子書에『甚하다사람의無行함이여少壯하야서는그힘을빌고늙으면잡도다』하는句節에感歎不已하야牛肉을쓴혓스며또學者가正心修身을먼저할것인대그要點은正衣冠하고尊瞻視만큼切實함이업다하야上下衣服을돌려빠라늘淸潔하게하고冠과屨와巾과띄를極히整飭케하며先生이聖賢을篤信하야一善으로成名코자안이하고恒常遠大함을自期하고治心則반닷이存心養性을主張하고存養에는敬을가짐을主張하며行己則반닷이獨에서삼가함을主張하고謹獨하면반닷이危微를살피리라하야힘쓰는것이天理를두고人慾을말키느데잇고實見이高明하나늘뚤리지못한것갓치하고造詣(學問深進)가精하고깁흐나進步하지못한것가티하며德性을싸엇스되表現치안이하고乾乾(進而不止)하고夕惕하는(自朝至夕恐謹하난形容)工夫가쉬지안코게으르지안이하니嗚呼라吾東方道學의傳함이有來가잇도다五賢(一蠹、寒暄、靜菴、晦齋、退溪)뒤에들리

大東野乘 己丑錄下

黃赫

鄭困齊行狀

○先生의姓은鄭氏요諱는介淸이요字는義伯이니鐵城(今固城)人이라七代祖의諱는夢松이니麗末에官至令同正이라가일로子양가서이代로羅州錦城山下大谷洞에사니라考의諱는世雄이요母는羅氏니新羅相九英의十三代孫이러라先生의天資가篤實하고立志가堅實하야처음世上사람들이科擧로悅親함을보고科文을배호와連하야初試(道에서보이는初科)에뽑히고일즉이四書를읽되자세히微旨를講究하야義理의잇는바를알고깨다름이잇서學問에專意하야冊床을지고瀛洲山寺에가잇더니寺北幽絶한곳에築土爲室하고兀然端坐하야大小學節目과中庸、論語、孟子諸書를次第研究하고心經、近思錄을循序로讀誦하며太極圖二氣五行의奧妙와先後天의數를微旨를討하지안흠이업고奧意를窮究하지안함이업서書傳朞三百、璿璣玉衡註와周天度數、星紀의躔次日月의運行을精究안함이업섯슴으로수놋코마음에計劃하며입으로分別하기를若合符契하며洪範綱一函三(三德正直剛、柔中에正直이爲綱하야三德이包含한것)之說에分明치못한것이잇스면發憤忘食하고가만히생각하며속으로記憶하야濕地에안저不動하니지령이똥이옷에가득하더라이런지八九日에비로소解釋하니그攻業에勤苦함이이갓흐며周易과邵子律呂新書皇極經世書에힘씀이더욱도타워서天文、地理、醫藥、卜筮、算數、戰陳의法과皇王帝覇道德功力의術을研究아니함이업더니所居가遐僻하고聞見이孤陋하다하야京師에놀아널리書籍을求하며또徐花潭(敬德)門下에놀아서異聞을어든바가잇고그런뒤平生疑難을다歸正하니觸處에洞然하고일을맛나면分明히알어서그博約(널리배워서要旨만아는것)의功이이갓더라그맘이謙遜하야能한체안이하고困하게어덧다하야困齋라別號하

道와同榜이라知名知面한罪를免치못할것을　上씌서洞燭하옵시고流放하라　特命하신것을澈이委官이되여감아히報復할計를품고回啓하되萬一곳流放하면失刑할가둘여우니拿來鞫問하자하야일로잡혀와서受刑一次하고特別히停刑하라하신것을二十餘日을가두어두고澈이宿憤을부리고자하야百端으로얽어대여다시嚴刑하야因하야죽엇스니그寃枉함이擧國의所共知요人々의다불상히역이는바라澈이推鞫할때에말을하되柳夢井이나를甚히排斥하드니엇지今日에도로혀내손에被鞫하엿스리요하니澈의逆獄을타감안히中傷하고肆毒한形狀이다여기에들어낫사오며一時의抱枉하고죽은者가臣父보다甚히當한이가업사오니泉下의至寃을　上達할길이업사와日夜의號泣할뿐이압드니多幸히今日에天日이照臨하시고公論이得行하와그때被誣하야귀양간이가다　赦를입삽고崔永慶인즉　聖斷에特出하사幽寃을快伸하압고其弟餘慶도　恩典을입사오니無窮한至痛이至此에極盡하여이다嗚呼라十年이면天道가도는것이요업서젓다다시펴지는것은公論이라　聖明이하눌갓흐사鄭澈의奸慝을洞察하시고特別히曖昧하게寃枉에걸림을伸雪하사朝野의맘을慰勞하시오니血氣잇난사람이면뉘感泣아니하오릿가臣의아비가遠方孤蹤으로朝臣中에죽자사자하난親舊가업사와至今까지重泉의雪寃을엇지못하오니이것이臣의피를흘리고不得不萬事를무릅쓰고부르지지는것이오니伏願　聖明은日月의光을돌리사雨露之澤을發하사땅에잇는썩은뼈로快히青天白日을보게하시면臣의아비가重泉에서눈을감을뿐안이라또한地下에서結草圖報하리이다臣이하눌을바라고懇祝함을이기지못하나이다　正月十一日에上疏를밧치고十二日에禁府에啓下하고十六日에回啓하야十七日에　許諾하시다

義禁府啓

○지나간己丑에　國家가不幸하야逆賊의變이朝官에서나니柳夢井이同道同榜사람으로識面은하오나다른干涉은업거늘鄭澈이憾情을품고不測之地에誣陷코자하야百端으로얽어서죽이고야말엇스니國人의稱寃이오래도록더욱집흔지라이維新하는날에崔永慶갓흔寃死人들이雪寃을입엇사오나柳夢井의일홈만오히려罪籍에잇사온지라其子의呼訴함이痛迫한至情이오나일이恩典의關係라自下에서擅便(施行)하기어려우니　上裁로施行함이엇더하올지요　答曰依允하시다

은孽者라도可히알지라더구나그事實이簡札에드러난것이냐極히痛憤하니엇지容恕하리요다만將來에도訊問할罪人이만흘지니夢井을아즉加刑치말고仍囚하라하시다

○同日에一次刑罰後에入 啓하다

叅奉柳澥의上疏

○伏以『이』잣흔자근臣下가이孔極(亂離)함을만나 廟社가丘墟되며衣冠이左衽함을痛憤하와西를바라고마음이끄너질듯하와한울을우르러泣血하옵고臣의不才함을헤아리지안코忘身奮義하야召募使從事官洪麒祥으로더불어安城全州等地에서倡義하고山川을跋涉하야義州에得達하와臣이猥濫히 天恩을입사와軍資叅奉을주시니鞠躬하고戰懼하야置身無地로소이다第念臣의아비夢井이 恩寵을입어六品職을주시고郡府에累轉하야다治聲이잇삽더니不幸히본대羅州사는逆賊과同道之人이되고이름은蓮榜(進士榜)에連하와마침同年에交分이잇삽고隣邑守令이되엿슬때비록相問의便紙는잇섯스나엇지가만히逆謀를품고凶惡을養成하는줄이야알앗겟삽잇가當初鞫問하실때 聖明이分明히臣父의無辜를살피사本家에서他道에移配하라 傳敎하신것을曖昧히拿鞫을입어畢竟刑訊에죽엇사오니그寃枉함은擧國의所共知요人人이다불상히아는바라 聖明이卞釋하사流放竄逐한무리들이다還朝하야顯官에들엇사오나臣父만 恩命을못입고伸寃치못하엿사오니이再造하난날은開獄하는봄이라昆虫과草木이다 聖仁을입사오나臣父泉下의靈만이밝은時代를當하야아마冥冥之中에서울듯하오니伏願 聖上은特察其寃하사小臣의벼슬을還收하시고臣父의官을도로주시면小臣이뼤가부서지도록効死할뿐아니라臣의아비도또한地下에서結草하리이다臣이寃悶한데切迫하야敢히 天威를번거럽게하오니寃이쪄러지고날어감이至極함을익이지못하나이다

柳澥의疏 宣祖三十七年甲辰

○伏以지나간己丑年에邦運이不幸하야逆賊이朝官에서나오니그知名하고낫을본者가萬死라도甘心할바라臣父夢井이權奸에게미움을바더誣告로枉死한지가至今十五年이라歲月이旣久하고下白이無路하야이抱寃한事情을가저 天陛에우러러번거이하오니伏願 聖明은살피소서臣父가草野에生長하야性禀이愚直하더니鄭澈로隣鄕에同居하야面分은잇스나意氣는맛지안트니權門에依附하야公論의버린바된고로非但永絕할뿐아니라그르다排斥하고그때臣父가不世의 寵을입사와言官에잇는지라鄭仁弘等으로澈과沈義謙의同事한罪를論劾하기를非一非再압더니澈이自此로含憤하고切齒하엿사옵더니처음에逆賊과同

하오며떨리고惶恐하옴이至極하온지라죽음을잇고들리나이다

○備忘記에至今吳希吉의書를보니柳夢井과逆賊이相親한듯하야다만그官職만削하엿드니花朝月夕에野老와더부러爭席하니도리혀平安하게함이라金宇顒의前例로自家에다定配함이엇더하냐委官에게물으라하시니鄭澈이回啓曰柳夢井의逆賊과連絡한形狀이밝게耳目에잇사온것이吳希吉의上疏아니라도알지라自家에定配함이失刑한듯하오니金吾郞을보내서拿來窮問함이宜當하다하니回啓의依하야拿來하라하시다

○十二日에柳夢井을拿囚하다

○十三日에柳夢井의元情에이몸이性禀이본대昏迷하와已往之事를一々히記憶치못하오며대개丁卯年分에逆賊과生員同榜이고己卯年分에이몸이全羅都事로逆賊이棄官하고와서學問에事事한다는것을듯고或全州를來往하면逆賊의집이大路傍에잇는지라或들레기도하고或記問도하얏삽더니壬午年八月分에이몸이古阜郡守로在郡五年하니差使員으로全州에往來할때或歷訪도하고古阜가逆賊의집에서머지안흔지라通簡도하얏삽고丙戌年四月分에이몸이南原府使로赴任한뒤는相距가갓가옵지아니하야通問치못하얏사오며逆賊이또한儒名을潛窃하고欺世만힘쓰는지라이몸이또한知人에어두워서盜名하는術에빠짐을못免하엿사오며逆賊의萬端으로죽일만한것을살피지못하고다만一時의名譽만쏫차서輕率히보왓사오니이것은識見이不明한까닭이라萬死가不足惜이오며戊子年夏間에비로소逆賊이悖戾한行실이만흠을듯고前後往復書類를다불지르고駭然하고憤하게역이엿사오며同年秋에또逆賊이守節하는孀婦를强奪하야妾을삼엇다함을듯고그爲人이고약함을깨닷고已往에서로알던실수를深悔하고憤說唾罵하얏삽더니逆賊도이몸이끈음을알고이뒤로一不相見하엿사오니連絡하엿다는일은極히曖昧하오며吳希吉의簡書辭緣은反復하야생각하오나알수업사오며이몸도또한猥濫히有名하야逆賊의말은다만時議에만適合고자한것이오며이몸도또한世々食祿하야孝行으로擢用하와처음六品職을주서서臺侍之列에參與하엿사오니天恩을感激하와名節로自勵하와일즉이三邑守令으로國事에盡力하와긔여코萬一이라도갑고자期必하엿사오며이몸이昏愚하고知識이업사와逆賊이凶惡한形狀을包藏한것을先見치못하고一時에일음을조처서로아온것은죽어도餘憾이업사오며이몸의曖昧한事情을相考하야施行하압소서柳夢井의推案口辭를入　啓하다　傳曰예전에諸葛亮이治國할새本情에服罪하는者난重하여도釋放하고巧言으로꿈이여대는놈은輕하여도罪를주나니지금夢井이逆賊과連絡한形狀

한것뿐이요임이反하엿슨즉天地에容納치못할만한凶賊이라隣國에잇더라도맛당히請討할것이니前日交厚의情을여긔擧論할것이오닛가萬一平日에相交之淺深으로此賊과應하엿다하면또한寃痛치아니합닛가設使此賊의反한것이王莽董卓曹操司馬懿가치乘時하야란리를일으킨것가트면凶謀가드러나기가쉬워서愚夫尺童이라도알기가쉬웁거니와가만히鄕村에잇서凶徒를가만히連結하야一世가全然히被欺하니누가　聖朝가昇平한지二百年에이런賊變이잇슬이라하엿겟슴닛가이것은臣子意慮의不到處라臣父의깨닷지못하고일즉拒絕치안이하야　聖明의疑心나시게한바라그本情을캐면엇지有心히負國하엿다하리잇가恭惟　聖明씌옵서天地가치넓우시고日月갓치밝으사逆賊一事에懲討가至嚴하시나繫連(連累)한者가조금이라도疑心난것은從容히覈實하시며불상히여기사살리시기를求하시고逆賊까닭에無辜에波及게안하시는지라臣父의罪가連婚하고交厚하엿사오니罪가赦하기어려운지라訊鞫하는擧措는말지아니할바오나好生하시고泣辜하시는　恩惠를올노臣父에게만앗기시나잇가다만法에當罪가잇고情에實狀이잇사오니情과法이가든後에야無寃하다할지라臣父의罪는交厚하엿다하면죽어도所憾(섭々)이업거니와知謀하엿다하오면千萬寃痛합이다朝臣과獄官으로一國人까지누가臣父의罪를交厚에잇다안하오릿가만은知謀하엿다는것은萬口同辭로寃痛하다함니다그러하오나일이逆賊關係라臣子된이누가제몸을돌아보지안코旣死의寃枉을질겨救할者가잇슴잇가이럼으로처음부터내종까지覈實하야달나는말삼이上達치못하엿사오니　聖明의疑心이엇지풀리실잇가嗚呼라臣父가임이죽고臣이또重刑을밧사오니살도리萬無하고실낫가튼呼吸이겨오頃刻을이어가오니이때에臣父의寃痛을부르짓지아니하오면父子의抱寃을펠可望이永無하온지라개암이갓혼목숨은一毫앗가울것이업사오나中心에至極히압흔것은다만臣父의心事를들어내지못하는대잇사오며臣의無罪한것은　聖明의洞燭하실배라엇지敢히開口하야發明하오릿가아비의寃痛을呼訴하는것이요몸을爲함이아니오니그形勢가急迫하고그情境이슬픕니다아비의寃을임금씌呼訴함이證羊(葉쌍에아비羊을盜去한것을其子가告官하니國法만알고아비는모른다는말)의嫌을可히計較치못할지라이럼으로罪의亂掩과情의可寃을낫낫치들어부르지저呼訴하옵기를조금도隱諱(숨김)치아니하오니오즉願하옵노니　聖明씌서불상히역이사情事를살펴주시면죽은아비가幽冥(地下)에서感泣하고죽게된臣이結草하야갑흐오리니父子의至願이오직이것뿐이올시다臣이切迫하고寃痛

宣弘福의쓴배되엿사오니鄭緝輩의알지못하는것을弘福이엇지알理잇슴닛가가만히생각하오면그까닭을알수업슴이다臣父가처음在獄하기를數旬이나되고弘福이또한同時在獄하엿사오니반듯이姓名과連婚의까닭을익히듯고自服할제誣引한것이요萬一知謀하얏다하면한울이降臨하시니朝官中에한汝立이가생긴것도큰變恠거든臣父가아모리無狀하오나엇지君父를背叛하고汝立을조차스스로그極惡의罪에싸질理가잇슴이까臣父가나라의厚恩을입사와近二十年을侍從에出入하야位가貂璫（玉貫子니正三品이란말）에이르고眷愛하심이極隆하사榮光이無比하오니非但君臣之義뿐이안이라또한父子의恩情이잇사와恒常感泣하오며紛骨糜身하여도앗갑자안은마음을품사오나衰朽하고病들어서陳力하고服勞함도能히盡節치못하와一年之內에病으로呻吟함이虛月이업사오나매양臣等에게私語하되틔울만한정성을못펴고衰老하야죽게되니死不足惜이나그恩을難報라하야때로눈물을먹음으며말을하오니一生의心事가죽을때까지매첫사오니엇지一毫나私心으로聖明을속일理잇슴잇가嗚呼라君臣大倫은天經과地緯라말할것도업삽거니와利害로말삼하더라도自古로亂賊이惡이極하고罪가찬것을天下가다미워함인줄몰음이안이로되無將之念（쏫업는生覺）이매양利한자에서일어나

그하고자하는바가君父보다重한까닭이라汝立의凶黨을陰結하야符와讖으로속이고惑하게한것이그까닭을캐면至愚하오니그쇄를내인거와마음먹은것인즉엇지맹랑한계교리요달음이아니라그하고자하는바가君父보다重한까닭이요至於臣父하야는벼슬이놉고祿이厚하와分數에極盡하오니前例로만나아가도 聖明의貴臣은일치아니할지라이밧게더할希望이무엇임잇가設使臣父가利를보고義를잇는다할지라도반듯이아니할것이올시다君臣을背棄하고逆賊에게屈膝하엿다는것은전실로萬々不近하압고皇天后土가가치보신바오니臣父의마음이엇지 다를理잇슴잇가知臣은莫如君이라하오니 聖明이보시는바에本情을버서나지못하는것이오니交厚하고連婚한것이罪當萬死오나일으되叛君하얏다하면죽어도할말이잇슴니다옛적에王敦이反하지아니할적에江左（晋）諸賢이가치同事하야晋元帝를推戴하엿스니이때에누가王敦의逆謀를알엇스며임이反하여서는同心하야內應하여줄이가王導（敦의弟）만갓혼이업스되不問할뿐이아니라軍士를일으켜討伐하엿스니大槪導의마음은君父가반듯이從賊할理업슴을살피심이요桓溫이跋扈한後에（專橫한뒤）溫의幕僚에도（王羲之）逆謀에參與아니한者가잇스니또한 그 心事가無他한것이올시다至今臣父의罪는일즉이알지못하야 그릇交厚

안이하니然則逆賊에게글배홈이壽民의所欲이아니라實相臣父의罪이올시다그이른바내아달이네아달이라는말은壽民을勸敎코자易子하야가라치는뜻일너니지금으로보면極히놀나운것이라天怒赫然(大端)하신것이當然하오나집히그本情을살피오면父子의所發에不過한것이라무삼쌴意思가그間에잇겟슴닛가書札中許多한辭說이親厚의誼가안임이업는것과朝廷時事의議論한것이만흔것인즉　聖明의痛惡하실바라家人父子인들敢히엇지發明하오릿가마는心術의隱微(속생각)한것은맛당히所忽하는데서볼것이요한가지로三隅(여러가지)를可히알지라當初臣父가逆賊과通한것이반닷이後日에드러나지안으리라한故로그橫說竪說이숨긴바업서毫髮이라도連絡한疑心이업슬것인즉本心의無他함을可히여기에證驗할것이올시다　聖明이臣父에게疑心하시는것은書札에잇지안코壽民의連婚으로或相通함이잇슬가하심이니그形迹을말하오면　天意가至當하시오나그情勢인즉眞實로不然한바가잇슴니다壽民의어리석음은人所共知라그全州잇슬때에몸가지기를狂癡하야남의賤히역인바가되니逆賊의門徒와親黨들이물리처고처주지안이하니그兇謀秘計를알理가萬無하옵고逆賊이禍心을품고器械를布置하되至深至密하야父子之間에도或謹密을짓쳣슨則엇지輕易히兄의집데릴사위에게漏洩할理잇슴닛가그情理를硏究하오면千萬不近한것이생각한것업시알것이올시다壽民所供에邊涘出入의일로더욱　上怒를깃치와可疑之端이여기에잇사오나壽民의至愚하고無隱한것을여기에益驗할것이요可疑한中에可疑치안할것이잇사온것은邊涘가逆賊의心腹으로門客이라일컷고늘賊家에잇사오니面目과姓名을親戚만아는것이아니라全州에서逆賊과아는사람은다邊涘의面目姓名을아는것이라壽民이受學할제또한듯고보기를平人으로아럿는지라庭鞫한때에그出入하든사람을뭇는故로곳드른바로從實直招할뿐이요그密謀의根柢인즉제가엇지알니잇고他人則똑똑하야말을안하얏스되壽民은어리석어直對하얏스니이것이形迹인즉疑心나되本情인즉可히알것이라한것이올시다壽民이아모리至愚하오나또한사람이라진실로邊涘가逆賊인줄알엇스면엇지容易히平問에對答할理잇슴닛가그全혀逆謀의形狀을아지못하옴이여기뵈오며더구나賊黨의承服하고죽은者가前後를相繼하고그兇謀의首末과徒黨의多少를다말하지안이함이업고至於鄭緝은逆賊의일과形狀을더욱無所不服하되한말도臣父와壽民에게밋치지안이하온즉엇지제몸에죽는것을앗기지안코臣의父子만두둔하야숨기리잇가진실로臣의父子가알지안흔싸닭에許多한諸賊이한말도업섯다가最後에

의를市井의딸에게며나리라고하게야할수잇슴잇가願컨대叔父는婚姻하지말으소서하니仁傑이不聽하고義寧監을사위삼다既婚한後에其妻가惟讓의말을其夫에게다告하야由是로惟讓과틈이나고其子春英(體素)이追後에宿憾을품어惟讓父子를仇讎가치보더라己丑獄에其舅(外叔)白惟諴과더부러無根之說을만드러가만히 上寵잇는宦官에게(內官)가라치고또按獄之臣을連結하니안에서는寵宦이물저듯시讒言을하고밧게서는按獄之官이얼거대여임이惟讓을죽이고또그아달振民兄弟를죽이고자하야明年庚寅에內官李夢鼎等을시기여吉三峯의去處를外議가다白振民兄弟는자서히안다하야振民兄弟에게拿命을하시니때는庚寅七月十二日이더라장차就獄할새家人에게일으되先人(父)이임이非罪로枉死하섯스니우리가生不如死라죽은들무슨恨이잇스리요다만고약한惡名을쓰고泉壤之下로가니엇지寃痛치안하랴하고및庭鞫함애元情曰아비의알지못한것을자식이엇지아오릿가覆巢(두우리)之下에알이完全할理업사오니有罪無罪는天日이다아실지라오직速히죽기만願하나이다듯는이가눈물을흘니더라獄中에서上疏하야自明(발명)코자하더니임이重刑을바든지라自書치못하야未果(못)하고마침내杖下에죽으니때는九月十二日이더라사람들이말하되白氏의禍는止婚한때부터胚胎한것이라하더라守愚崔永慶과同時在獄한지라때때로心情을吐하며痛哭失聲하더니죽음에永慶이손을만지며그字를불너曰同時在獄하엿다가먼저잘갓도다君의無知를부러하노라하더니數月이못되야藉沒家財하라 命하시다

白振民의獄中自明疏(起頭는缺)

○不待臣父之薦拔이압고玉堂에드러감인즉칭찬하며쓰러다닌罪는臣父가實노업사오니潑洁輩의본대親密하며서로천거한者에比하오면큰差等이잇사옴은 聖明에친히보신바요事迹을상고하여도밝게가리지못할것이라連婚한것으로는罪當萬死오나其間에또한事情이잇사오니臣의아우壽民이어리석어菽麥을不辨하오니鄉黨과親戚이愚兒라指目하와洛中(京)에는婚姻할이업삽고臣父가痼疾로衰老하니死在朝夕함을自度하압고항상畢婚못함을민망이여겨逆賊의兄이不貧함을듯고父子之情에遠離키어려우나婚姻하기에만急하야울며보낸것이라엇지一毫나諂附할計策이잇서미리連婚한것이오닛가壽民이간後汝興의집에서그어리석음을보고大失所望하야憤憾의말이때로臣父에게미치니臣父가壽民을警戒하야老父에게붓그러옴을끼치지말고逆賊에게글을배와禽獸를免하라勸하니이것은愛子의至情이로되勤敎치안하야如前히無狀하고或잠간글을배우나오래머무지

이라하니弘福이그리여여두번재口招에自服하고나와同謀한者가白惟讓、李潑、李洁等이라하니於是에惟讓을抱川서도로잡어온즉弘福은벌서正刑하야面質치못하고潑洁等으로杖下에죽으니惟讓이弘福과서로알지도못하던터에意外에그끈바로非罪에죽엇스니엇지寃痛치안으리요壽民이죽기前에汝立의아달玉男을鞠問하되壽民도叅謀하얏느냐하니玉男曰否라알지못함니다其父惟讓은朝廷名士라或알가두려하엿나니叅謀할理잇슴닛가하니누가 榻前에알외되獄體가不嚴하야罪人이相通하니玉男의招辭가白哥의가라침이안닐넌지모르겟슴니다하니사람이유심히역이더라또鄭緝의乳父를鞠問하되李潑、李洁、白惟讓等이또한叅謀하엿느냐答曰然하오이다하니때에黃赫이問事郞廳으로먼저叅謀두字를쓰고뒤에叅謀事緣을무르니李潑等이一時名士로全州로其母에게歸覲하는때면本府에서茶母와妓生을中路로마중보내엿다는것을黃赫이委官압헤는茶母之說은刪去하고叅謀二字만仍存하여두니茶母와叅謀가口音이비슷하고緝의乳父가叅謀라는것이무슨말인지못알어듯고叅謀를茶母인줄만알엇스며黃赫等이짐짓茶母를叅謀라한것이라大槪時相鄭澈이委官으로按獄하니집픠前日誤國이라는말을憤히여기며憾情을품고름을타억고자함이라벗기여주고자하는자는刪而不書하야不足信이라하고집어넛코자하는자는多方으로增益하야오히려刑戮을免할가두려하니 聖明이在上하시나어대를조차그寃狀을드르시리요然而 宣祖末年에그寃狀을통촉하사湖儒上疏 批答에曰白惟讓等이逆謀를알엇다할수업다하시고崔永慶、鄭彦信等을贈爵과復官을하시는날에按獄之臣을奸毒하다排斥하시고竄逐(귀양)하섯슨즉按獄의不公을 宣廟씌옵서임이아신바이나伸雪만不及施行하신것을今日까지오히려 恩典을못입어泉壤中(무덤속)에서抱寃하되天日之下에알외지못하니슬푸도다지금말하는이가或惟讓書中에悖逆의말이만타하야李潑等과가치伸雪은不可라하나此則不然하니만일書中에悖逆之說이果有하엿다면當初庭鞫하는날에悖逆의罪로定하엿슬것이라엇지定配만하엿스리요癸亥 反正後에完平府院君李元翼이伸寃할議論을先發하엿드니申相公欽이沮戲하니대개惟讓이吏曹叅議때에申欽으로慶源訓導를시긴까닭이더라

○처음白仁傑이乙巳士禍에오래罪廢中에잇서年長한女子가잇스되婚姻하는이가업는지라하루는그족하惟讓더러뭇되汝妹가過時未婚한지라내가義寧監으로사위를삼고자하노라惟讓이對曰義寧監은宗室의賤孼(庶子)이라其母와叔母가다首帊(장옷)하는市井(상사람)의딸이라아모리金枝玉葉이라하나참아내누

까지不變하니라先生의年은六十二요白沙(李恒福)遺稿의己丑錄에先生寃事를分明히記載하엿더니뒤에그子孫이用事者의말을드러숨기고僞作己丑錄이잇서世上에行하니라先生이처음南溟을보니南溟이高士라稱許하고先生의持平辭職上疏에曰當今國是가未定하고公論이不明하야朋黨이風俗을이루어紀綱이날로떠러지니이것이消長과安危의機關이라하니라

李家小乘

○李公仲虎는光州사람이라집이南平에잇고벼슬이全羅觀察使에이르고判書尹毅中의妹를娶하야有子四人하니長曰汲은生員으로井邑縣監이요次曰潑은戊辰增廣(科名)에生員이요癸酉謁聖에(科名)壯元及第로官至弘文舘副提學이요次曰洁은生員으로丁丑謁聖에副元(第二名)이며官至弘文舘應敎하고次曰渙은己卯에生進兩科로父喪에過哀하야죽고不幸히己丑禍를만나서東巖(潑)南溪(洁)가다刑罰에얼켜杖下에죽엇더니後癸亥 反正初에그寃을雪하니라東岩이平日에自京歸覲이러니中路에有詩曰南路迢々鳥外分，長安西指日邊雲。朝來記得中間夢，半是慈親半聖君。이라하니라

白叅議遺事

○白惟讓이四子가잇스니曰振民，興民，得民은다才譽가잇더

니得民은早死하고其季曰壽民이니全州사는鄭汝興의딸을娶하니汝興은逆賊鄭汝立의兄이러라己丑獄이이러나니汝立之弟汝復이또한京獄에逮鞫하니그奴白石이란者가養獄之資를가지고前에알든主人을차자오니主人이畏禍하야물니치니白石이갈바가업서길에서彷徨하다가夜深에捕廳에잡히여訊問하니以實告之하고또잣치온사람이잇느냐하니白石曰白叅奉아들이란이가나를쏫처왓다하니按獄之臣이入啓하되白叅奉의아들이란것은必是叅議白惟讓의아달壽民이라하고壽民을잡아鞫問하야杖下에죽다그뒤汝立의집文書를뒤지여惟讓의便紙두어장을어드니그一書는曰내아들이即네아달이라하고一書는曰鄭澈은誤國하는小人이라한지라 宣廟께서보시고震怒하사惟讓을拿問하시니그元情에曰臣의子壽民이어리석고不學하고맛츰汝立家로連婚한지라果然汝立에게受學하라하야禽獸를免케하고자함이라그「내아달이네아달이란」말은古人이易子하야가리치든뜻이니엇지一毫나他意가잇겟슴닛가元情後에富寧으로配하사抱川에이르러金吾郞이쪼차와서잡아오니樂安校生宣弘福의招辭에남일너라弘福은처음汝立의黨이라하야刑訊三次後에樂安京主人의집에留置하얏더니어느禁府都事가꾀여曰네가在獄時에誣告로一時名士數三人만끄럿스면저절로풀녓슬지며매를안마젓슬

拜命하야잇스며때에黨論이已成하야己丑獄事의干連으로죽으니라처음牛溪隱者가先生으로더불어甚이조와하더니沈義謙이外戚으로世道를當하니그사람됨이俠氣를조와하고能히손을招致하야士大夫를禮接하니牛溪도厚待를바드니先生이붓그러히역이여끈코보지안하니라때에相國澈이또한名位가貴盛하고節義와儉素를조와하며스스로名節을가지니先生曰素性小人이라하니澈이듯고怒하더니己丑獄이일매吉三峯者를끄러告한者잇스되그사람을엇지못하얏더니澈이論囚를當하야말을꿸처가로되南士에逆賊과通한者잇다하고그門客을식이여말을만들되吉은慶이란말이요三峯은別號라賊徒가짐짓그이름은숨기고가만히서로부르기를이갓치하얏다하고京鄕에傳播하야사람〱으로익키듯게하고積疑가已成하고獄이安定하니澈이 上께살우워御史를南中에보내여士心을便하게하자하고가만히御史를꾀여崔永慶의일을告發하야吉三峯이란말을的實코자하니御史吳億齡이그指導를좃지아니하매澈이計較가맥히여이에兩監史와兵使를식여알외게하야獄事가다시이러나니先生이對獄할새스스로罪人과通書來往을自陳하고罪가잇서말을못하는者갓치하나先生이實相三峯이란別號는업더라 上이그無事함을아시고即時釋放하섯더니澈이또兩司를식히여再鞫하자請하야先生이마츰내獄中에서瘦(시드는病)死하니 上이後悔하사追後로贈職하시고妻子를倉穀을주시며집히兩臣을罪주사凶渾毒澈이라하시니라先生이처음得釋하니牛溪가그아들로慰問하고曰誰某에게미움을바더서이에이르럿느뇨하니先生曰네아비에게미움바듬이라하얏더니뒤에再鞫에일이낫느니라金宗儒는善山人으로牛溪에게배혼者라모든弟子들이宗儒를牛溪에게사사로보내여和解키를求하니牛溪가默然히오래잇다曰그사람이偏僻하다하고或三峯으로自號도하얏느니라말하니宗儒가물너나와혀를차며曰守愚가죽으리로다하니相國澈이主獄한지라守愚의弟子가집히牛溪를怨望함은이까닭이라先生이卓越하야高氣가잇고鬚眉에白髮이나서儀狀이甚嚴하야사람으로望之可畏케하니李相國恒福이때에問事郎으로稱讚曰罪囚를뭇다가巨人을어더보왓다하고左相金公命元이亦稱道曰비록獄中에잇스나사람으로凛然起敬하게한다하고先生의僕隸들이또한栲問을바들새或이私謂曰獄詞를申飭하야異同이업게하라하니先生曰사람이各々主見이잇스니무슨말을하리요하고맛참내應하지아니하니라先生이病이急하매弟子들이獄卒을因하야一言의敎를請하니다른對答이업고다만正이라쓰다가드듸여絕命하야字를이루지못하니듯는者슬퍼하더라先生이獄中에잇서北面하고숨이끈칠때

어질지안하다하니그識見의高明함이남보다압선것이어늘뉘이것으로도로혀時代를억이여서남에게謀陷을取함이이갓치極盡하얏나냐魯聖도伐樹를못免하얏고(孔子가過宋에講禮於樹下러니桓魋가나무를찍음) 鄒賢이戒心이업지못하얏스니(孟子在薛有兵患之慮를稱戒心) 聖賢의處世에도間然할것이업거늘一二不逞之輩가쑥加害코자하야여기까지이르니然則聖賢인들엇지天下에한사람도나를미워하는者가업도록하시리요天下에한사람도나를미워하고자하는사람이업도록함이엇지聖賢의所能이며또한聖賢의本情이아니니라지금世上에公을禍하고저하난者가한둘뿐이아니요道德이聖賢갓지못하얏슨즉진실로免하지못할것이라嗚呼라天이果然遺賢을업시하심이로다예전부터禍作이처음에큰데잇지아니하니西伯의한歎息이足히羑里에갓첫스며(殷紂가暴虐하야九侯鄂侯가諫하니兩侯를죽이거늘文王이西伯때에이것을보고歎息하엿드니紂가듯고羑里獄에가둔것)文公의脫粟飯이또한請斬之劾을못免하엿스니(胡紘이沈繼祖를식이여朱文公을論劾하되某가偏母만잇는대閩中에서建寧米가第一이거늘不以供母하고날마다쌀을사먹으니其母가不堪하야每以語人하더니鄰人의招宴에갓다와謂某曰저집도사람에집인대더러한조흔밥이잇더라하니聞者가憐之러라예전에茅容이殺鷄供母하고蔬食供客하더니今某는粗飯으로釣名하되其母애不堪을不恤하니不孝가莫大라한것朱書附錄에잇슴) 비록道가尊하고德이盛하야當日繫械(매고가둔것)의액에빠지는대이르지는아니하엿스나鯢隉(危也)의危殆함이聖賢에게너머심치아니하냐萬一曰九鄂의죽음을歎息할것이아니라하며麤飯(쓰른쌀밥)과鷄酒로胡氏의子를배불린後에可하다한즉聖賢도또한能치못하신바가잇스리라然則二凶竪(指鄭澈成渾兩先生)와서로조와하야禍免함을覬覦(바라)함이이것이엇지公의能할바리요트집이抄忽에서생기고誣告가形影밧게서생기엿스니이것은公의免치못할바라비록士人이라도또한엇지할수업는것이니嗚呼라한올이어찌하야이갓치遺賢을업시하시엿느냐날갓치無狀한것이오래相知하야訃를듯고驚號하나北天이茫々하고區々한勢가막히니奔哭이期約이업도다敢히甚히사랑하난懷抱를펴서幽欝의寃을慰勞하노라萬一公의平生所存은公에게告할바아니요억지로말하고자하나公을아는者가아니니尊靈이아느냐모르느냐嗚呼痛哉로다

書守愚堂事蹟後　　　許眉叟(穆)著

○守愚崔先生永慶의字는孝元이니南溟의弟子라性이至孝하고篤行으로써　宣祖부르사持平을식이시니不就하고뒤에司畜은

니라한울은다스리나사람이마츰내誣陷하얏스니公의感動한바
난天이오能치못한바는사람이라君子가사람에게能하지못한지
가오래더니라여러번徵(上게서召하심)하나皆不起하고司畜
만拜謝하니라公이죽은後 聖明이燭불갓치살피사凶徒를削
黜하시고隱卒(죽은後불상히역이난詔書)노崇終(죽은후尊崇.
한다는말)하사爵을贈하시며祭를賜하시고妻子를불상이역이
섯스니噫라사람이죽이지못할이를죽인者맛참내容納지못함은
엇점이뇨죽은지七日에公의天을感動케함이밋뎝도다公이花
岩副守(宗室)億歲之女를娶하야弘濂을낫더니公보다압서天
死하고少室이一男二女를낫더니倭寇가擄去하니라姜君克
新이公에게가장親하고또受學한지라墓에碑를세고事迹을쓰고
자하니士友가出力相助하고無狀(나)이公을안다하야荒頓(거
칠고번번치안흠)하다사양하되억지로식이니不得已하야

銘曰

木의岩에다丘岡(墓)을經營하니四尺의무덤은公의藏(葬)이로
다身은可히죽엇거니와직힌바가더욱빗나도다여기다碑를세니
風力이萬世토록길니로다

祭守愚堂文

上天의밝은威嚴을사람이못익이되지금도리여사람을못익임은
公이홀로한울에무삼罪런고區々한一孝子도오히려賊累에서免
하얏거던公의至行과高義를한凶竪가敢히凶臆을行하야虛無한
罪를만드러서마츰내풀님을보지못하엿스니天耶아人耶아年來
에아들을죽인後몸에病이잇거늘이번病(罪)은그까닭을모르리
로다사람가튼게업슴을因하야藥이밋치지못하얏스니嗚呼라時
耶아命耶아名利場에갓가히하야조흔벼슬에홀려서한번나가고
물너나지못하야禍를발버몸에입은者가예붓터名流에도往々이
잇스되公은踈脫한性禀으로城府를질기지안이하야바다에드러
가保我靈龜하고千길을나르는鳳이요九淵에잠긴龍일너니마침
내不幸하엿스니嗚呼라장차한울이遺賢을업시하심이냐時事를
直書하되孫將作이(晉人이니桓溫의跋扈를史記에直書하엿스
나溫이不殺)집에서老死하고評論을조아하되郭林宗(東漢儒
林)이禍에밋치지안엇스니이것은桓溫의放恣로도(東晋名將抱
叛心者)오히려宰相風度가잇고王甫(東漢十常侍니即惡宦)의
禍心으로도韋布窮儒를容恕한것이냐또한사람이世上에남이幸
과不幸이잇슴이냐지금公이時事를말함은春秋가아니라藏否는
잇서도與奪은업서畢竟時代에容納지못한것이孫과郭에서甚하
얏스니알수업난일이로다嗚呼라아마한울이遺賢을업시하심이
로다衆人이올타하되홀로올타안이하고衆人이어질다하되홀로

다某가아모리相從한지오래나相居가不近하고앎이또한느저서公의少壯時의行績은耳目에미치지못한것이만코特히心知의오른바와聞見의아는바로대강그一二만드노라

守愚堂崔先生碑銘

○公의諱는永慶이요字는孝元이니和順人이라贈叅議元之의後孫이요曾祖重弘은全羅道觀察使요曾祖妣는貞夫人玄風郭氏며祖壎은彥陽縣監이요祖妣는淑人晉州姜氏며考世俊은兵曹佐郎이요妣는恭人平海孫氏니贊成文貞公舜孝之孫이요縣監濬의女러라公이嘉靖己丑七月十六日에生하니나으매異質이잇고頭角이웃둑하니觀察公이奇愛하더라임이자람애입에상말이업고거름이法度가잇스며行實이峻絕하야苟且히合함이업고일즉이누구와相從하더니그사람이戚里(有權한外戚)와交厚하되時名이잇거늘곤코權勢를조와하는者가或억지로보고자하니팔을뿌려들어올가하며일즉이持平으로부르시니不就하고辭職疏를올니니그中에燭불가치발키고威嚴으로눌너偏黨의무리로그凶心을放恣케마시라는말이잇스니크게時輩의미워한바가되야畢竟非道로誣告하야廷尉(王獄官)에잡혓드니　우에서밝이삷히사特別히쑤러赦하심을입엇더니奸凶이罔極하야죽는것을달게여겨畢竟늙어죽지못하니라嗚呼라선비가不群의志操가잇서한올은그樹立을許하시거늘사람이꼭죽이고자함은무슨心腸이냐아모리죽엿스나마츰내죽인者를두지안혼것은떳떳한天道가아니냐公은仁義가天性이라산이를섬기고죽은이를장사함에恭敬을이루고孝를이루어사람이心服안하리업고일즉이高尙하야俗習에버서나고名聲과利慾에뛰여나서가난함을민망히안하며직힘이잇서自信하니天下萬物이足히그맘을動하고그志操를박굴者업스며글을보되切己만崇상하고文華를일삼지안이하야言行이道와合하야古人에게붓그러워할바업섯스며일즉이南溟先生에게執贄(事師)하야맛참내祠宇를세고晉州에터를잡어늙고저하더니獄中에잡히여와서날노大闕을낫하야안고頃刻도變함이업섯스며談笑가平日갓하야조곰도變한色이업섯고有司(獄官)가반듯이辱을보이고자하야威脅하고誣告하되公이介意치안코對答이군색지안이하니한問事郎이말하되이사람이死生을度外로아니可히밋치지못하리라하며蒼頭(侍童)輩가또한잡히니或曰蒼頭輩의말할바를자세히가르치라하니公이正色曰저히가어려니말하라내엇지叅與하리요하고맛츰내갓가히안하얏스며獄房에守直이잇서비록朝官이라도갓치면그휘뿌림의顧忌함이업스되公에게는奴僕이嚴主섬기듯하니이것도公의風神이頑類를感動식힌것이더라噫라公의맛츰내免치못함은사람이요天道는아

하되問事郞廳李恒福이홀로公會에서稱道曰저늙은이가死生을度外로아니不可及이라하고逆黨이崔三峯의容貌를말한者가잇서서恒福이자를들고公의身長을재며曰이름만듯고보지못하엿더니今日에손으로肌膚를만저보니此老를보지못하고一生을지낸것이西伐兒(서울사는아해)가鍾樓를못보고죽음갓다하고金命元이또한鞫庭에拿入되야公을보고曰사람으로하야금凜然히起敬하게하니그平生所養을알니라하고李憲國이叅鞫할새公의入庭함을보고下床을깨닷지못하여曰精神과氣魄이사람을感動하니平生에몸가지기를嚴毅하고正直하야表裡의發揚함이이가트니여간時月功力으론못하리라하더라　兵變이일어나　大駕가龍灣에幸行하시니金叅判宇顒이成渾과逆變의말이나서成渾曰나의愚惑한생각으로는君輩가推許함이太過하야畢竟에至此한것이요홀로내罪뿐이안이니라金曰崔處士죽인者는누구뇨渾이다른말업시다만말하되사람이萬一나를죽이랴하거던幸혀救援하라하니果然公의이른바乃翁에게미움바덧다는말과相符하니라辛卯年에洪汝諄이憲長으로論劾하야鄭澈等을竄하고公을伸寃하니　上께옵서大司憲을贈하시고또遣使하사致祭하시며其家眷을救恤하시고金宇顒이憲長이되야澈의官爵을削奪하니公歿한지不數年에是非가判明되야구름을헷치고天日을본것가탓스니이것이近古에잇지안흔바러라公이少時로規矩를한결가치밟어衣服飮食으로動靜行止까지法度에맛지안음이업스니바라만보와도그爲人을可知요사람과말하매心情을吐하야가림이업고同志에게는문득忘形하나사람에게許與함이적어사람이畏憚하나愛慕하난者도또한만으며글을보되文字를보지안코切己致用을반닷이求하며사람이말할제踐實을不務하는者를보면그虛僞를미워하니이것으로流俗의미워한배되엿스나穉子를일코規模를조곰달리하얏스며직힌바잇서꺽기지안하야貧賤에뜻을써기지안코威武에도굽히지안하얏스니富貴에엇지一毫나맘을움직이리요修養한바가이런까닭에言行을世上에서重히여겻고또都下에生長하야士大夫의心迹을갓추알어좃코미움과取하고버릴바를斷然코苟且히안하야서淸議의稱道한바가되고凶黨이반듯이마음에달게여기고자하야그禍를홀로慘毒히當하얏스며晩年에讀書를不好하니사람이或작게아나글을不可讀이라함이아니라世上에서그짓學道하난체하고名利만取함을보니李芑난中庸으로나가고李禎、黃俊良은志學이라일컷고王之津尹穡의무리는말할것도업는것을짐즛思慕하는지라대개時俗버릇을바르고자함이어늘或말삼이病통이잇다하니그辭說노써본뜻을害롭게할배안이니라遠近士子가公을德川祠字에配享하

瑞曰州別監鄭弘祚가前에이말이잇엇다하고至是에廷瑞가먼저獄에잇어사람을자조보내여弘祚를脅迫하되弘祚가對答찌안터니及其拱招에曰崔某의집은邑內五里쯤잇고弘祚의집은四十里밧기라逆賊이盜名한지가이미오래니設使白日에往來하얏다면엇지名士의온것을五里안判官이모르고四十里밧弘祚만안오릿가萬一가만히往來하얏다면判官이모르는것을더욱弘祚의알바이아니라엇지廷瑞에재이런말을하얏사오릿가하니獄辭를올닌대速히廷瑞를訊問하라하시니委官이廷瑞에게私意가잇어도로혀弘祚를訊問하자알외여廷瑞와弘祚가다한차례식맛고放釋되엇스며公이獄에잇슬때飮食衣服을公의命대로하고억임이업더니愼氏妹가獄바라지를하던중하로는추위옷을가저왓거늘公이不受曰내가祖先에得罪하얏스니不足惜이요所重이阿路身上에잇스니갓다주라하니또强勸한대帶上에弘路라써서도로주어曰누의가輕重을모르도다하고公의아는이가또한獄에잇더니公이西瓜를먹고조와여여난우어주니그가말하되公도이齒의사이가신맛이잇나냐하니公이笑曰禍福이有限하니이西瓜로證驗할배아니라하고食慾의말이나서公曰내가蘿蔔을질기더니잡혀올때市廛에쉬염업고軟한것을보고침이흘르니人慾의可懼如此한지라사람의警戒할바라하며公이알더니委官이臨鞫하야자조醫官을보내여診問하고最後에堂上醫官이診察을구지請하나公이徐徐히팔을우그리며曰이病은委官의다사릴배아니라하고拒絶하고듯지안엇스며公이卒하니臺諫이公다려自死하얏다하야金吾郎을罷職하자奏請하얏스며韓匡立이란者가上疏하야鄭彦信叛狀을誣告하고한房에가두엇더니公이終始서로對하지안코匡立이誣告의緣坐로獄中에서죽고後數日에公도또한卒하니朴士吉이公屍를別處로옴기며曰公이저屍身으로갓가웁고저안하리라하얏스며公이아모리오래獄中에잇스나恒常꾸러안저기대는법이업더니하로는顏色이如常하고食後에별안間神色이글너저서士吉의무릅을비우고누니겻헤서놀라異常히여기고집사람이試驗코자하야한字를써달나請하니公이천천히이러나크게正字를쓰되字劃이틀렷더라士吉을도라보며曰公이能히아느냐하고조곰잇다卒하니患難에行하되可히그道를어덧다할지라어느곳에서나自得지안홈이업다함이公다려이름이로다朝士、湖南、尹公光啓와生員朴士吉이가치獄에잇서終始를備錄하고末後에公을稱道하되可謂正道에죽엇다하고仍歎曰우리라말할게잇느냐하기를두번이나하니公에게心服함이러라　上이公家의諸[illegible]類를보시고此人이兄弟友愛가도타워서往來書札이다友愛가至極하다하셧스며獄事가方嚴하야士大夫가다뜰고한말도開口치못

왓사온대털이히쐇히쐇하다하니이에公을三次나易服하야群囚中에두고奴다려아러내라하되종시모르고公은泰然하니公을죽이고자하는者말하되저수염이猝地에검엇스니아마도뽑는것이라하니公이듯고曰어제밤처음으로그놈의招辭를드릿스니아모리뽑고자하나밤이라엇지할수업고누가뽑아주웟스리요하니사람들이그度量을感服하얏스며公이일즉이楊川에서아들을葬사할새李潑을因하야逆賊의面目을보고潑等에게이르되저것의爲人이奸邪하고웃사람을업수이여여無父無兄한者니서로親信치말나하얏더니뒤에友人의便紙끗을빌어相問한것이鞫廳에나리니澈이듯고조와하는色이뵈이니問事郞李恒福이公이잇고말을안할가하야이러나밧게서돌며曰崔某가죽으리로다便紙끗헤저런말이잇스니엇지죽지안으리요하니公이아러차리고實狀으로말하니澈이엇지할수업서매한번도안마즌것은李의힘이라公이말하되귀막은내가드럿스니반다시큰소리라하얏스며公의獄事가들이우니 上이그無辜함을아시고特命放出하옵서消息이드러나니公이울며曰지금이런 恩旨가잇스시니太陽이偏僻되이빗치신지라感激함이罔極하나생각하니아우가먼저죽어이런恩命을못입엇도다내아우가무삼罪가잇나뇨나로하야죽엇스니늘마음이압흐노라하니듯는者惻然하더라公이出獄하야族人의집에잇더니成渾이그아들瀋을식여쌀을가저왓거늘公曰이쌀은너의還鄕路資나하라하고因하야말삼할새엇지하야남에게이가치미음을바드섯나잇가하니公이答曰乃翁(汝父)에게미움을바든것이라하얏드니翌日에諫院이更鞫逮囚하기를請하니때에具宬이正言으로渾澈의黨이러라委官澈이獄卒로하야금끄러내여困辱이極盡하되公은辭氣가動하지안코말삼의終始를分明히하니獄官이叱曰鞫辭를알욀때既往일을끄러내서辭說만함이不可하다하니公이正色曰獄囚말하는대로쓰라辭說을虛費함이公에게무엇이害로우리요그사람이다시말하니그正直이如此하고鄭弘祚가晉州사람으로公의緣坐로잡혀오니사람이말하기를萬一弘祚가誣辭를하면엇지하리요公曰某가저사람과面分이업쓰며天數에야엇지하리요하더니弘祚가이르니公은이미卒하얏더라弘祚가士人朴士信에게拱招의利害를무르니士信曰凡獄事는바르게할뿐이라天道는甚히밝고鬼神은속이기어렵다하니弘祚가慨然曰崔公은韻士라壞虫가튼내가思慕하되그門下에못밋침을붓그러하더니나는이미늙은지라誣罔하고살더래도사람이將차唾罵曰前에崔某를誣告한者라하리니子孫들을엇지하리요하더라大概獄事가慶尙都事許昕晉州判官洪廷瑞로하야이러나니昕이廷瑞에게무러曰逆賊이崔某에게來往함을드럿나냐廷

히미워하엿스며安敏學의兄弟가서로容納지못하야거의罪를어들너니敏學이公을訪問함에言論이퍽勁直하거늘公이收拾코자하야事兄之道를極言하니敏學이感悟하야어더俱全하엿드니後에李珥成渾等의勢力을보고드듸여交結하고또말하되吾友鄭季涵(澈의字)은誠善士라尊丈을뵈옵고자한다하거늘公이不應하엿드니後日에또稱譽曰此人이國事에盡心함을可以볼너이다答曰내가城中에오래사나저의好官입은아러도建明 (意見의조흔것) 하엿다는말을못드럿노라하니도라가澈에게말하야澈이啣忿을甚히하고敏學도公을寃讎가치여기더라辛巳에司憲府持平을除授하시니辭職疏를올니엿는대上疏中에잇스되當今國是가未定하고公論이不行하야朋黨이成風하고綱紀가날로떠러지니이것이消長安危의機關이라초불가치밝히고威嚴으로눌너偏黨之輩로그心膓을放恣치못하게하소서하니이것으로時輩의미움을더바더서李珥가처음登朝하니사람이다古人이復出이라하매公이獨不然이라하니사람들이公을밋첫다어리석다하엿스며公이士論이不一하야名利만다톰을보고城市에잇고저아니하야南行할뜻을決定하니未久에珥가果然人望에차지못하야具眼者가벗하기를붓그러워하니사람들이비로소公의先見을心服하얏스며珥의黨敏學輩가憤히여기고미워하기를날로甚히하더라其後公이持平이또되니不赴하고竹林中에집을짓고일홈을守愚堂이라하니梅花數叢라木蓮數莖과鶴한마리가잇더라배호고자하는이잇스면不許曰가리침은나의能함이아니요술만마실줄아니술마심이무삼所用이잇스리요하고己丑逆變이일매渾澈等이인하야陷穽을삼어서中外의異己者를網打할새其鷹犬인梁千頃、金克寬、洪千璟、姜海等으로吉三峯이란말을지여내니三峯의有無와虛實을모로고逆賊이라고만일커러서鄭汝立과相通하얏다하더니未久에變하야崔三峯이라하고가만히趙應祺를꾀여三峯이늘逆賊을萬場洞에서만낫다고兵使李鎰에게告하야가만히慶尙監司金晬에게公文하야晋州獄에가두엇더라金吾郎 (禁府都事) 이이르러서枷板(칼)을벳기고자하니公이再拜曰君命이라벗지못하리라하니滿庭吏卒이다눈물을흘렷스며王獄에잇서날로大闕을向하고안저조곰도變함이업섯스며家奴들도잡히여오니供招를當하야가치在獄한사람이奴가萬一실수하면禍를測量치못하리라말하니公曰저이가안이할터이니내무슨關係를하리요하니사람들이민망히역이고더욱公의꺽기지안음을心服하엿고委官澈이奴의誣辭로公까지미치고자하야모래자루와단근질로鞫問을酷毒히하나奴가終無亂辭하고委官이逆賊家奴 를鞫問하여曰崔三峯이란者가너의집에往來하얏느냐奴曰일즉이보

十이飛入其幕하엿다는말) 가튼誠孝所感이라하고兄弟가婚嫁
를마추고先業(遺産)을난울새田地의瘠薄한것은自己가가지고
또均一치안케하야다만饑乏만計算하야多少를삼으니敢히一言
으로異同하는者가업스니그誠意가人神을感動함이이가더서一
洞이其行義에感服하야該曹에申(말삼)하야慶州叅奉을주니不
就하고主簿로陞次하되又不就하고連하야守令都事、佐郞 掌苑
等官을주되皆不赴하고家計가자주비어間間絶火하되或이勸曰
同力하야개뚝을쌋코生計를꾀함이無妨하다하고强勸하되不許
曰貧富는하날에잇스니이것이나의分內事라하며身上에完衣가
업서추의가째에찔으고出入에親舊에게빌려입되介意치안코溝
壑에구를지라도뜻은可以째지못할너라吳舍人健이銓郞이되여
金孝元에게일으되健이吏部에數年을잇스나사람을엇지못하엿
드니지금間世(世上에뛰여난)人物이잇더라하니金이速答曰반
다시우리崔丈이로다山은흔들기는쉬워도崔丈흔들기는어려우
리니公이能히일으키겟느냐하고閔杏村純이稱道曰飢寒이入骨
하나오히려태연하고胸襟이洒落하야恒常순탄하니安貧樂道하
는者아니면不能하리라하고매양畏友라稱하더니公이卒한후門
人이悖慢語로公에게더하는者가잇거늘絶之하엿스며鋏原은山
水의勝賞이잇슴으로살고자하다일우지못하고晋州에先世舊廬
가잇스니將次가서늙으라하엿드니마참司畜을시기니曰우리집
이世臣으로恩命을여러번입엿거늘畢竟邈然히가면臣義에未安
하다하야이에拜命하고將차南行하라하니盧公守愼은戚이요또
벗이라여러번挽留하되듯지안하니致書曰固執의病이大端하다
하니公이回書曰疏通의害가不少하다하더라晋州에와서同志들
로南冥先生의書院을德山洞에세우고晋州邑近處에幽居하니不
逞之輩가誣陷과誹謗하기를不遺餘力하되確然히搖動치아니하
야오래되매安定하더라公이처음南冥先生을보일새마참 國喪
中이라箏(樂器피리)으로贄(폐백)을하니先生이한번 보고異
常히여기여高世한人物이라許奬하더라一子弘濂이夭死하니맘
이설어서能히먹지못하며술로抑制하고人世念이업더라公의性
이嚴正寡欲하며惡을미워하야조금도容貸치아니하며愛人好賢
이또한天性이요朝官의貪汚가잇는者는아모리보랴하나避하고
사람이時勢에쏫는것을塗豕(진흙도야지)가치보더라漢城에잇
슬때成渾과舊交러니渾이坡山에서오매將차방문하랴하엿드니
길에서友人이渾家에서도라오며말하되지금成을차즈니成이沈
義謙과相語하고門者를경계하야不通賓客하는지라어더보지못
하엿노라하니公이急히도로오고不復往하엿드니不數日에滿
城士子가모르리업서이것으로公의名聲이더넙고成의與黨이집

怒하야잔을짱에던지고일어두어거름을行하더니還坐曰네가엇지이말을하엿느냐成浩源(渾)의救解書가오히려내게잇노라내가엇지감히이리하엿스리요하니내傍人으로더부러一笑而罷하엿고戊戌冬에내가東城에잇더니李貴가한조히를가저와보이니澈이委官때에永慶救하랴는上䟽草라貴가因하야말하되鄭相本心이이러한것을世人이不知하야疑심이甚한고로그子弟가가저다보인것이라하니그後議論하는이가渾이澈을꾀여永慶을죽엿다追言하니幷削奪官職하고彼此論議가至今未已하니라

守愚堂先生崔公行狀

○公의諱(名)는永慶이요字는孝元이니和順人이요高麗侍中文成公阿의後라士老란이가잇서官通政大夫大司成하니公의五代祖요高祖의諱는漢禎이니通政大夫禮曹叅議로　贈嘉善大夫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요曾祖의諱는重弘이니　贈叅判行全羅道觀察使요曾祖妣는玄風郭氏요祖의諱는壎이니彥陽縣監이요祖妣는晋州姜氏요考의諱는世俊이니兵曹佐郎이요妣는平海孫氏니贊成文貞公舜孝之孫이요縣監濬之女라公이嘉靖(明世宗年號)己丑七月十六日에生하다처음나서異質이잇스니觀察公이奇愛하고幼時에人家에서珍果와異味를어드면손을것고不食하거늘무르니父母와祖父母의드리고자그리하노라하고史記를읽다가麥秀歌(箕子가殷나라舊墟에서지으신것)에이르러서목이메고코물을흘러소래를못일우니사람이非常兒로알앗고稍長하여서는입에상소리가업스며거름이法度가잇서儼然히學者의氣像이잇스니佐郎公이遠大之器로期必하야기르기를단정히하야遊嬉에도婦人을갓가히함과麤鄙한일을못하게하더라年未二十에讀書를甚히질기되이웃사람이아지못하엿스며弱冠때에여러번發解를(初試入格)어덧스나禮闈에(科擧)不利하니라佐郎이沒하매公이執喪을一依古禮하니母夫人이지처서病이날가하야不食하여서糜粥을勸하엿고卒哭後에비로소粟飯을먹엇고服闋(脫喪)함애家貧親老하니不得已科文을힘쓰나本意는아니더라母夫人이墜(落)傷하야病이위태하니팔의피를藥에석거드려소생하엿고그후丁憂하고(遭喪)哀毁하야몸을가누지못하되오히려親히祭奠을行하고葬事에家力이마르도록油灰와石槨을期於自致하야不計其餘하엿고三年을侍墓하야朝夕上食에반다시魚肉을가추더니大雨에市道가不通하야墓前에울더니범이도야지를床石에갓다노앗고晋州에와서살때祭日이迫到하나고기로祭祀를못지내여終日悲嘆하더니노루가동산에드러오니사람이말하되예전氷鯉躍出과幕鳥飛入(晉王祥이爲繼母하야冬日에解衣剖氷求鯉하라하니氷自解하야鯉躍出하고母又願黃雀하니雀數

을가저대접하고酒酣에말이當世일에미처서는言論이사람을놀래이더라己丑에鄭汝立의逆獄이일이나서士類의連累者가만터니全羅道儒生洪千璟等이權臣의風旨를바더永慶을黨逆이라고誣告하야監司洪汝諄에게말하니汝諄이即時慶尙監司金睟에게公文하야永慶을자버달나하고一邊朝廷에馳啓하니그아우餘慶으로더부러京獄에逮鞫하엿더라事가急하야敢히그寃痛을말하는자가업고홀로安陰儒生金景謹이上疏로말하되不報（承旨가보고올리지안한것）하고旣而오餘慶이栲問을입고獄中에서죽으니때에左相鄭澈이委官으로按獄하는지라一日은내가澈을闕下에만나永慶의獄事가엇지되엿느냐하고또말하되이사람이高士라는名이잇스니獄事를不可不詳審하라하엿더니澈이本來輕率한데또因酒하야左手로그목을잡고右手로씨르는形狀을하며連聲하야此人이平日에나를向하야이리고자하엿다하니判府事沈守慶이겻헤서解之曰人言을엇지다미드리요大監은남의말을밋지말나하고余가正色曰假使그사람이實노이러하여도公이獄官이되엿스니이런생각은이질것이어늘엇지이리느뇨하엿더니澈이웃어曰내가엇지이를생각하리요推案中에서極力救解하랴하야刑訊도더하지안코오직가두기만하엿다하고又曰내가임이盡心保護하고다른일이업노라하더니數日後永慶이果然赦를어더出獄하엿드니司憲府啓請으로還囚하니때에尹斗壽는大司憲이요發論은掌令具宬이한것이라사람이疑心하기를澈이밧그로公議를보이여解釋하야주는체하고뒤로其黨을시기여論劾한것이라하더라永慶이前의獄에잇서肺가弱하야濃血를吐하니냄새가惡한지라友人李連春에게付托하야나에게藥을求하더니再入獄하야病이더急遽하야未久에卒하니司憲府에서又啓하되永慶이그罪를自知하고飮藥하고죽엇스니當直都事를罷職하자하니사람들이甚케여기더라그後에澈이得罪하고羣臣이永慶의寃死한것을말하는者가만어서永慶을大司憲을追贈하고具宬等을竄逐하며澈도死後에亦以此로追奪官爵하엿다하고永慶이平時에成渾과交厚하더니及渾이澈과連絡하니永慶이每言하기를澈이無狀小人이라하고酒後에醉甚하면두무릅을손으로어루만저曰이무릅이終當에鄭澈의拷問할바가되리로다그러나내무엇이그리두려우리요하고大言不已하는지라이것으로渾과交道가또한쓴치니於是에사람들이此獄이澈로하여일어나고渾도助成이不無하다疑心하더라壬辰秋에내가安州잇슬때澈이行朝體察使로南去할새나를百祥樓에보고술이半醉하야말하되네가나다려崔永慶을얼거죽이엿다는것이果然이냐余가徐答曰公心은不可知나形跡으로는그럴듯하야그런말이果然잇섯노라하니澈이

코자하야公에게한字쓰기를懇請하니천々히일어나크게한字를쓰는대字畫이이미그릇되엿드니士人을도라보며曰君이此字를아는야하고조금잇다卒하니公가튼이는可謂得正하고斃하엿다하리니무엇이損傷(義理)이라하리요

○晉州儒生河澄等一百七十人이上疏하야曺植의德川書院에因舊從祀를請하야禮曹에啓下하시니禮曹回啓에曰書院의建設은士林中尊慕先賢하는擧動에서나는것이요賜額(命名)을請하여야朝廷이비로소듯는것이라當初에曺植의德川書院은崔永慶이曺植門人으로一時士子의尊仰한바가되야從祀하엿든것인즉길게共享을허락하야多士의맘을慰勞하심이事理에맛당하오니依願하야施行케하심이엇더하올지요　答曰依啓하시다

○朴監司慶新이謁廟하고물너와諸生과말삼하다가己丑事에미처曰澈이委官으로鞫廳에잇더니守愚의拿入함을보고勃然(變色)曰저것이나를죽이라든者라하니沈守慶이曰사람의將死를보고惻隱한마음은人々이가든것이어늘참아이런말을하느냐하고一日은　上이崔의爲人을무르시니澈이對曰永慶은그行止가괴벽하오이다하니말이맛지못하야沈守慶이曰臣이平生에알지못하고비로소鞫廳에서보니容貌와辭氣가儒者러이다하고金命元이亦曰臣도지금이야비로소보니守慶의對答과가트니謀逆할사람이아니러이다하고尹根壽가繼進曰臣等이일즉이그爲人을아오니誠孝가出天하야古人에붓그럽지안코生事와死葬을禮로하야石槨까지하여서그마음을다하엿다하는것을余가그때問事郞으로詳知한것이라하더라

崔持平傳　柳西厓(成龍)著

○崔永慶의字는孝元이니처음에漢陽의院洞里에살드니親喪에잇서毁瘠함으로(哀를不堪하야瘦瘠하엿다는말)所聞나고財産이기울도록厚葬하야石槨까지쓰고旣已요(얼마잇다)집이더욱貧乏하야能히自存치못하고妻子를이끌고晉州에나려가그아우餘慶의妻家에依支하고凡事를永慶이主管하되餘慶이每事를問하니見者가餘慶의집인줄아지못하니사람들이兩人을다어질게알드라爲人이고상하야氣節을崇尙하며글을읽되深解를求치안코言論을조와하더니曺南溟(植)을보고깃거하야스승으로성기엿스며朝廷에서遺逸로부르사前後에司畜과持平을시기시되皆不起하고達官이門에이르러求見하야그말하는바가아닌즉문득拒絶하고不接하니이것으로남의원망이만터라甲申에余가慶尙監司때行部(各郡巡行)하야晉州에이르러서永慶의일홈을듯고그집을訪問하니집이萬竹洞에잇고永慶이布衣로한학 으로더부러그中에잇스니긴몸에鬚髯이아름답고風神이너그럽더라술

드러나는듯하니弘祚도刑訊하겟다이다하고各々一次에並釋하니弘祚가至今尙無恙하다하며

愼氏妹가잇서餉獄을甚히勤實이하더니公의性禀이方直하야割肉하고斷葱하는것外지라도法度에맛고자하니子弟가承命한것外에는일즉이조금도그뜻을어기임이업드니一日은天寒한지라누의가寒衣를지어獄中에드리니公이却之曰나가든祖宗에得罪한것은死亦不惜이요所重이阿姪身上에잇스니이것을주라하니盖公弟之子가將次公의先祀를이을것이러라婢子가復命하되小姪의衣服은이미가추엇사오니願컨대이것을입으시라하니公이不答하고姪의일홈을衣帶上에大書하야주어曰阿妹가輕重을이가치모르도다하며時에公의아는이가逆黨과결련되야獄中에잇드니公이一日은西瓜먹기를甚美히하고割一邊하야分送하니그사람이公다려일으되公의입맛도시더냐하니公이笑曰禍福이有限이라실과로징험할것이아니라하며（古俗說에입맛으로吉凶을징험하엿스면吉하다한것）

○士子林惔는湖南人으로獄中에잇섯드니몸가지는要點을무르니答曰君의表德（字）이무엇이뇨曰子正이라하니公이徐曰이字가足하니終身토록생각함이可하다하며

一日은食慾을議論할새公이말하되내가일즉이蘿葍（무）을질겨하여서曾點의棗와屈到의芰라도（曾點이羊棗을질기니其子曾子가曾點死後에羊棗를不食하섯고屈到가芰를질기여其子에게芰로祭하여달낫다는일）더할수업서서매양鄕産의맛이독하야京出의맛이조흔것만못함을한하더니잡히여올때路上市廛에軟한것이만음을보고침흐름을깨닷지못하엿스人欲의두려움이이가트니學者의경계할것이라하고公의病이重하니委官이臨鞫하야자주醫員을보내여정근한것가치하고最後에一醫官의已帶銀（正三品）者가와서公脉을診察하겟다고구지請하니公이不答하고徐々히팔을도리키며曰이病은委官의能治할바가아니라하고마침내拒絕하엿스며

韓匡이라는者가잇서上疏하야鄭彥信의叛狀이드러낫다論劾하고獄에갓처서公과同間이되니公이終始向壁하고其낫을보지안핫더니때에天威（君之怒）가우뢰가트시니韓이誣告한것으로獄中에서斃死하고數日에公亦暴卒하니한士人이公의屍를옴기여똥고엽헤편이놋코曰公은찰아리여긔가편할것이요저屍와相近코자안으리라하엿스며

때에公이아모리오래獄中에잇섯스나終日우러안저欹臥（기대）하는일이업고늘平常갓드니食後에神氣가急히조치안어한士人의무릅을비고자니사람이다恠常히여기고家人의在外者도試驗

고우서曰내가어제밤에이말을듯고아모리썹고자하나어두운밤에엇지하며또뽑아줄사람이누구뇨하니듯는者가그道量을歎服하고獄僚의(禁府官)본자가나와말하되이사람이死生을度外로아니可히밋지못할이라하더라公이獄中에잇슬적에一士人으로더부러相信이頗熟하더니하로는종의를차저서士人더러잡으라하고스스로銘旌을쓰되守愚堂主人之柩라하고因하야自歎曰내가平生에다만이일홈뿐이니또한可이발명할것이라하며

一日은사람이片紙를드리니公이보고울거늘무르니答曰自　上으로恩命이잇스사太陽이偏照하시니感激함이罔極하도다생각하니吾弟가先死하야이런　恩命을못입도다吾弟가有何罪오날로하여일이나고날노하여죽엇스니이것이長慟한바라하니聞者憫然하엿스며

諫院이再劾하야逮捕할제獄卒이버려서서며살을자버쏠에던저두번이나쏘고에싸지고억개와목이떠져傷하야困辱주기를無所不至하되公의辭氣가不變하고從容히終始를가려대답하니獄官이꾸지저曰鞫問하는데往端을끄는것이한갓辭說만허비할뿐이라하니公이正色曰公은獄囚의말대로쓰라徒費辭說이公에게무슨알은곳이뇨하니獄官이甚怒하엿스나그正直함이이러하며此時尹斗壽는平安監司로憲長이되여드러오고李海壽는諫長이더라晉州人鄭弘祚가公獄에緣坐로잡피니사람이公에게告하야曰不幸히弘祚를誣言하야일이또곳이업스리라하니公曰내가弘祚와一鄕에잇스나識面도못하며弘祚의모양이엇든지도모르노라且運命에야엇지하리요하더니밋弘祚가入獄하니公은已卒이러라弘祚가한士人에게對獄하는것을자서히무르니士人이喩之曰凡獄事는바르게만할뿐이니天道는甚히밝고鬼神은難欺니라하니弘祚가慨然하야曰崔公은韻士라如某者는한壤虫과다름이업서매양不及門을븟그러하엿고지금나이늙으니設使生人을誣罔하면사람이唾罵하되이사람이崔某를枉殺하엿다하리니子孫을둘곳이업스리라하니大概이獄事가慶尙都事許昕이晉州判官洪廷瑞에게드른것에잇되逆賊이嘗往來崔某家라하고廷瑞의말이晉州別監鄭弘祚에게드럿다는데서이러난것이라至是하야廷瑞가獄에잇드니數人을보내여脅迫하되弘祚가不答하고及供辭曰崔某家는옵내五里許에잇고弘祚家는四十里外에잇사오니是時에逆賊이盜名한지已久하온즉가령白日에公然히往來하엿다면엇지所謂名流라는者가來會한것을五里의判官이모르고四十里의弘祚가홀노알니잇스며만일潛相往來하엿다하면某가實노不知하압고廷瑞에게말한일도업슴이다하니獄辭가上達함애　答曰洪廷瑞를刑訊하라하시니委官이覆啓하되弘祚의反覆情狀이

리라하니그런즉永慶의逆謀同叅한것은알수업스나이것들이逆賊을逆賊아니로앎은이것으로可히알것이오며大抵賊間의情狀을一一히가라처應口하야어김이업는것은반드시趙球갓튼이의일측이賊黨에드러든이나알것이요臣等가튼이는傳聞과傳說뿐이오니傳聞傳說을一一히信用하시면無辜히얼키는患이잇슬듯하오니臣이이두가지에取衷(適當)을못하와傳聞傳說을無餘히布陳하오니伏願 聖明은이두끗을잡으사다시裁擇합소서臣이永慶의말삼을맛추엇스니臣의恒常근심하든바를말삼하랴함니다嗚呼라嶺南一道는人才의府庫요士林의淵藪라儒衣를입고儒冠을쓰고士子라일홈하는者가半은李滉과曺植의門徒라先正이(先賢)旣歿하고선비버릇이점々野鄙하야지고嶺南사람이外飾이적어서易惑難解하압드니邇年以來로一種標榜 以下落漏

○辛卯年에姜涀梁千頃等을拿推하니다鄭澈의꾀임이라自服하니並斃於杖下하다

己丑年鄭澈秘密劄子生員梁千會의上疏禮曹正郎白惟諴의上疏趙憲이上疏梁山璹金光運等의上疏와庚寅年舘儒(成均舘儒生)의上疏梁泂、梁千頃等의上疏와各人等의凶疏는並落漏하야不得書라

崔守愚在獄中時記錄

○獄에는반다시間이잇고間에는반다시直이잇나니金吾(禁府)는王獄이라其間에드러간者가아츰에는아모리朝官이더라도저녁에는凌挫(휘부림)을當하는것이漢부터이러하니周勃의말에알지라公이性品이嚴重하야사람이犯하리업드니그縲絏(獄中)에잇슴에間의軍士들이다畏敬하며잠간이라도冠服을벗고눕는일이업스니可히公의器度를볼것이며頑類를心服식힐것이며때에按獄함이深峻하야사람이다발을적이고숨을모라수여士子라하는이도本心대로못하고元氣가沮喪하되公奴十餘人이모래찜질을當하나終無異辭하야배리를쩹고독기로얼너매나더할수업섯스니엇지桑白皮를가저오란것뿐이리요(汝立이義衍과桑木皮를벗기고말갈기를느어도로부처놋코謠言을펴치되桑生馬鼠이면家主爲王이라고招隣人見之하고戒勿出口하라한것)一日은公이獄에잇슬때에委官이逆奴를鞫問하되吉三峯이란것이너의집에왓드냐奴曰앎니다그사람이二毛가(히끗〳〵하다는말)잇는듯합니다委官이公을獄에내여놋코뭇되諸囚中에서奴로하야금아러내라하야初日에는불근것을입히고翌日에는힌것을입히고又翌日에는常衣를입히되奴가종시分卞치못하고公도懼容이업스며또多幸히여기는빗도업스니公을害하랴하는者가말하되제수염이별안간검어젓스니쏘분것이아니라公이뭇

文하야涀字로受牒하엿사오며頃者의臣金克寬招辭中에崔永慶
이崔三峯이라는것과滿塲洞에서會集한眞僞를質問하야馳啓할
일을本道監司洪汝諄이　聖旨를밧자와推覈할제監司는아모리
朝廷의조용히방문하라신뜻을몸바더서順色으로臨하고溫語로
覈實하오나臣인즉한낫迂儒라逆賊의餘波를憤慨하와知舊間에
所聞과傳說을말삼하엿드니推鞫當하는데미처서는倉卒間對答
에端緖가茫然하와다만梁千會의疑問一節과餞別時杯酒間所聞
之狀으로써對答하엿사오니그供招가甚히單純치못하와　殿下
에汲々히뭇자와오신뜻을저바려서罪가欺罔에드온지라마음이
便치못하옵드니拱招하신뒤에更有所聞하온즉鄭大成의一言이
큰證驗인듯하온고로前後所聞을다들어서天聽에布達하오니伏
願聖明은十分商鑑하옵소서前司畜崔永慶이본대逆賊과情意가
甚密하고往來하며련락한形狀이남의耳目을가릴수업고그變亂
뒤에其妻子를끌고오래逃亡하엿다가도로왓다는말이또한路中
에傳播하야人言이洶洶하니且信且疑하엿삽드니反逆黨招辭에
鄭人龍이내우에잇서謀主가되엿다는말이잇스니吉三峯이라하
매사람이憤히아니여기리입서曰吉三峯은엇던逆賊이기에鄭賊
의謀主가되엿느냐必是平時에地位와名望이鄭賊보다놉흔이라
하엿드니及賊黨招辭에又曰三峯은吉三峯이아니라崔三峯이라

하며都下의傳言에又曰賊黨納招할때에崔三峯이엇스니이것은
晋州崔進賜의말이라하니委官鄭彥信等이도모지覈實도안코急
히刑罰만더하엿다하며自此以後로衆口一談이다崔永慶이崔三
峯이라하야臣이太學에잇셔서此言을備聞하엿삽고仍하야生員
梁千會가臣等을보고말하기를滿塲洞의모임을사람이疑心하엿
드니지금보니逆賊우에안즌者가永慶이아니랴하니臣等이이에
서로모여憤歎하되逆賊이이미縉紳의類로이런罔極之變을도모
하고永慶이또隱逸로서逆賊의일홈에叅與하니實로開闢以來所
無의變이라하야마음에痛切하기를마지안하엿드니今年正月에
太學에서시골에나려가서梁千會의兄千頃에게歷宿하다가叅聽
하온즉克寬이濟源察訪趙應祺에게傳說하야應祺가本道監司에
게報하고監司가臣等에게推覈하오나臣等의드른바인즉端緖가
甚히만코臣의아는바인즉根據가難尋하와拱招의말삼이分明
치못하엿사오니뭇녀와極히惶悚함을마지안엇삽고두루儕輩間
에뭇사오니晋州儒生鄭大成이일즉이湖南에일으러永慶의情狀
을말하되永慶이上洛한다稱託하고말타고滿塲洞에가서逆賊과
모인것이한두번이아니라하고그後또이곳朋輩에게편지하되彥
信이被竄한뒤로永慶의門徒가逐日하야彥信에게둘너안저曰우
리가비록世上은못맛낫스나江湖間에相隨相樂하면足히送年하

자와逆賊으로應命하엿스니當時에는逆節이비록드러나지는아니하엿스나그兇하고陰邪한形狀은사람이或分明히알것이잇거늘薦擧까지하야逆賊의凌駕(敖上)하는말을助成하야한말도꺽근일이업고도리혀推薦하며變作後에미처서誤薦한것으로引責치안코다만從容處置하시라말하니그終始의誤事한罪큰지라請컨대削奪官職하라命하소서 答曰罷職하라하시다

○四月初一日에院啓하되汝立이禍心을품어둔지가一朝一夕이아니어늘銓曹(吏曹)에서前에金堤郡守黃海都事等望에너어서그願求하는計에마추어주어不虞에서變이날번하얏스니其時堂上郎廳을다罷職합소서 答曰騷擾하니不允하노라하시다(李山海判書때에는金堤望에늣코李陽元判書때에는黃海都事望에느엇스며黃愼이그論을主張하다)

○五月二十四日에黃愼으로高山縣監으로特除하시다

○辛卯年二月二十九日에吏曹判書兪泓과叅判李增이推考를因하야命遞하시고叅議李德馨이病으로肅拜를못한지라 命招하야政事하라하시나不來하니特 旨로右相柳成龍으로吏曹判書를兼하라하시고崔興源은叅判을삼으시고副提學李誠中은忠淸監司를삼으시고行護軍李海壽는驪州牧使를除授하시다

○六月二十三日에大司憲李元翼、執義金玏、掌令趙仁得、尹覃茂、持平李尙毅、鄭光績、大司諫洪汝諄、司諫權文海、獻納金敏善、正言李廷臣 尹曄等이合啓하되鄭澈、白惟誠 柳拱辰、李春英等이서로朋比하야朝廷을濁亂하고異己한사람을誣陷코자하야儒生을꾀여서上疏하야名卿士類를逆流에모라너어다업새고자하니遠竄하기를請하니조치시다

○七月初五日에먼저湖南儒生丁岩壽의上疏에李山海와柳成龍等을指目하야逆賊과交厚하엿다排斥하니 上이李柳를부르사慰諭하시고岩壽等上疏에連名한者만흐니다罪줄수업고그일홈이우에잇는者十人을王獄에가두고鞫問하라하시니兩司가不可하다하고太學生이또上疏하야得釋하얏드니至是에兩司가論劾하되그때臺諫이權奸의꾀임을바더岩壽等을論救하엿스니請컨대다罷職하소서 上이처음에許多한사람을罷職하면騷擾하다하사不從하시드니後에依啓하시니그때는大司憲崔滉、執義成泳、掌令沈喜壽、尹暹、持平申磼、禹俊民、大司諫李增、司諫吳億齡、獻納白惟誠、兪大進、正言姜燦、李洽이더라

以上數語는芝峯日記보다더함이잇는故로謄書하야後考를삼노라(其餘皆同)

庚寅年姜涀上疏(涀의本名은海)

伏以臣의本名은海라일즉이逆賊의일홈에犯함으로吏曹에呈

리고잡으라고에워싼즉汝立이三賊과岩谷間에둘너안젓거늘仁伯이生擒하라고王命을일으고官軍으로逼迫하지말나하엿드니汝立이먼저칼로邊氾를죽이고또其子玉男을찍으니죽지안코엽드러지는지라因하야칼자루를땅에꼿고알에엽드러저죽오니소우는소리갓거늘官軍이急히붓잡으려하나할수업셔서두殭尸와두生賊을잡아가지고오다

○十二月初十日에持平黃赫이避嫌啓曰　上께옵서相臣에게말삼하오신것이鎭定코자하시는뜻이至極하오나近者逆賊이所謂名流라는대서나서그平日에締結하고推奬하며그形勢를도아서此變을醸成한者를王法으로헤아리면自有其罪하오나言官이所聞을들어其波及의患을論列하옴에臣等도또한한사람이라도罪아닌것으로當할가念慮하거든더구나四五年來로朝著가不靖하야收司하는律이一節이深於一節하야師友姻婭之親까지中傷을입사오니사람이敢히말하지못함이오랜지라當此更化維新之始하와뉘敢히言論同異로乘時傾軋(爭勢相傾)하야스스로小人覆轍에빠지릿가그間에貪虐害物하고大段無狀한사람인즉不得不隨罪하야論劾鞫問할것을陳達코자하여서大司憲崔滉에게通問하온즉答語가不遜하야諸僚대접하기를下吏가치하오니臣이冒忝하기어려워辭職을請하나이다　答曰崔滉의뜻이得體한지라네엇지敢히이런不靖의말을하느뇨若然則반드시일이날지라勿辭하고退待하라하시다

○大司憲崔滉掌令尹暹、沈喜壽持平申磼이다避嫌하고물너나니大槪赫이洪汝諄을論駁코자함에滉이不從함이러라執義成泳이並出仕함을請하니　答曰黃赫은遞差하라崔滉이黃赫의遞差가未安하다하야다시避嫌하니　答曰赫의말이不過數行에그맘이드러나니내가엇지갈지안으리요하시다

○庚寅年二月十九日에左議政鄭澈과右議政沈守慶이回啓하되聖敎를뵈오니盧守愼事는驚悚을不勝하겟나이다守愼이不世의際遇로無前의寵을입으니王室에盡心함이當然하거늘爲國하야薦賢하엿다는것이대개逆賊流輩가만코邪議가橫行하야逆賊의形勢를醸成할때에한말도禁戒와制伏하지안코時輩의롱간만一聽하와도리여薦擧하오니其罪가難逃오며그變亂뒤에도오히려待罪할줄을아지못하고오직歇後한數語로泛然히陳啓하고물너나니그衰耗가甚합니다그러나不過是知人不明하고一國氣勢에눌녀그런것이라더구나守愼이四朝舊臣으로老病이已甚하야方장腫기로命脉이실낫갓드니　上께서舊臣을待接하시는데不可不始終의義를두실지라寬容을뵈심이맛당합니다　答曰알엇다

○大司憲洪聖民大司諫李山甫가合啓曰盧守愼이薦賢의命을밧

고澈이또稠人中에乘醉하야칼로이마를비겨曰永慶을내가이려케하겟다하니그處心과積慮가報讎코자하는계책이라제亦스스로掩覆지못할것이라百般으로얼거대서맛침내말너죽게하고입이죽은뒤에도오히려快意치못하야도리혀理屈하야自盡하엿다하야禁府都事까지啓罷하니祖珽의續百升之謠와南袞의走肖之讖을한것도이갓치陰慘치안슴니다그凶臆을恣行하여서傾危賊害之狀이昭然히甚明하야눈으로다본배요無口不言한것이라朴東說은말하기를永慶이山林之士로獄中에寃死하엿스니누가痛憤치안으리요하고申欽은말하기를오직그一邊에떠러저서永慶의죽음을免하게못한것은그罪라하고李時發도또한公論의憤發이마지안을것이라하니可히人心이同然함과天理의업서지지안흠을볼것이요더구나그指蹤하야構陷한일이顯著히千頃의招辭에난것이랴當時일을詳考하면情事의輕重을勿論하고오직澈意의好惡에매여사람罪줌이드나드러서或賊口에서나더라도澈意에조흐면救解하니南彦經之類가是也요뜻에미워하는배면或賊의얼골도몰나도얼거죽임을當하니崔永慶之徒가是也라이것으로미루면나머지를可히알지라擧國이稱寃하고公議가日憤한즉澈이乃曰　上意가이러하시니우리가엇지하리요하니그원수갑는대는快하고원망은위로돌녀보내니그用心됨이공교하고慘毒하도다지금奸邪한情狀이餘地업시드러나니刑章을들지안코天討를行치안흐면國是를定하지안하여서邪議가가로날지라奸臣이君父를몰나서神人의분함이오래도록더욱激烈하면他日의禍를엇지다하랴兵戈가일어나고國事가危迫하나公議一脉을可히업샐수업스니만일때가위태하다하야곳快從을안하면將次알로人心을쪼치며위로天意를報答치못할지라그新政처음에恢復을圖謀하는대遠計가안되리外惡을한者는몸에存沒이업고때에古今이업시다罪줄지라已往이라일너서置而不論하는것은不可하니이연유로追削官職하라내려吏曹에말하라하시다

以上所錄은芝峯李晬光日記와許政丞頊의所記及崔守愚、鄭困齋門人等의所記라

野言通載己丑事가芝峯日記와詳畧이不同한지라그稍異한것을別錄

○己丑十月初二日에黃海監司가密狀을올려알외니三公을부르사密狀을諸臣을보이시니安岳載寧等官이上變한일이니全州사는鄭汝立이謀反하야逆魁가되고그同黨安岳趙球의密告러라

○十七日에宣傳官李用濬과內官金良輔等이汝立을잡으라고全州에달려가서汝立이其子玉男과同黨安岳校生邊氾과朴延齡의子春龍이鎭安竹島에숨엇다는것을듯고縣監閔仁伯이軍官을다

가可避할嫌疑가잇사오니妬婦의말을누가밋사오릿가隱然히退避코자한즉職責이憲府에잇고몸이말할자리에잇셔서일을當하야말을안하면나라의常刑이(法)잇사오니進退가兩難하야말하고안함이모다罪라이것이愚臣이當初에요량업시重任을當한까닭이라左右로생각하여도終難冒昧(不顧仕進)하온지라업드여聖明께비압노니急히免職하시고다시고든선비를가리사朝廷을嚴肅히하시고어리석은分數를온전이하시면公私간甚히多幸할것이올시다

○答曰公論은한사람의私事가아니니무슨嫌疑잇스리요可勿辭하라

○十一月日에兩司合啓에鄭澈을削奪官爵하야王法으로바루잡자는일을依啓하시다

○傳旨에故領敦寧府事鄭澈이蛇蝎의性으로鬼蜮(毒鬼)의꾀를품고毒氣에모인바로다만傷人害物로일을삼드니頃日에逆變을當하야드러와朝權을잡음애國家의禍를多幸히역여서一己의憾情부릴땅을하야當初에波及함을警戒하신것은澈이敢히팔을내고입을놀려널니爪牙를두고만히網羅를베푸러서或山野人으로上䟽식히고或臺省官으로上章시키는것을澈이다親이가리치고或䟽辭를초잡어주되조금도顧忌함이업고異己를打盡하야國中에陷穽을만들어사람을誣陷하는諸具를하되睚眦로써害를입은者不知紀極이라아직드러난걸로말하면崔永慶이本來一林下之士로世事에無與하되但平生에惡를미워하기를원수가치알어恒常澈을索性小人이라한것으로澈이항상먹어두엇드니中樞府會議하든날에일으러서嶺南의有名한士人이黨逆한者잇다倡說하니마음에永慶을가르켜서큰獄을일으키고因하야一道士人을다誣陷코자하든것을마침力卞한者가잇셔서그말이行하지못하엿드니澈이이에近臣을嶺南에보내자알외여(其時吳億齡이爲御史라)곳晋州에向하게할새永慶寃家에들려서그말을採用하야써構禍의謀를이르고자식엿드니그집에서誣訴를아니하고奉使한사람이또한澈의뜻을좃지아니하야其事가遂寢(中止)하엿드니다시그黨으로더부러飛語를造作하야一則曰吉三峯이요二則曰崔三峯이라하고나종에는이것이永慶이라하여서自唱自和하야普通이야기가치國中에傳播하야사람이다익히드른뒤에비로서獄을일으키니　上께옵서곳寃枉을살피시고特命放釋하셧거늘또臺諫을꾀여서再鞫을請하게하며山을뚤코길을통하야越境相從하엿다고까지하니무릇鄭賊이當初에士類에托名하니사람이또한士類로待接하거늘永慶이相從코자하면大路로往來함이무엇이어려워이러케하엿스리요그말의그늘지고奸邪함이이갓

계한形狀이照然甚明하야人所共知어늘頃日申欽은當時獄事가果多冤枉하니일이아모리至重하여도論刻이當然하다하고李時發은또한公議가奮發한것을말하지안을배니重泉에雪冤하고寒瞻이旣骨이라하니이두가지로또한人心이同然하야天理가업서지지안음을볼배라禍亂이하날에서내심이아니라한澈의만든배니率土(一國)가다탄식하고公論이더욱甚하거늘澈等은말하되上意가이러하시니우리가엇지하리요하니원수갑흔것은自己맘에快하고원망은　上께돌려보내니그用心됨이엇지慘毒치안습닛가罪狀이분명하야人人이痛憤이역이되刑章이들지못하여서　上意를感動식히는者가罪己의　敎는나리시게하나한말도無辜冤殺하엿단말은밋지안하야輿情이(物情)오히려풀니지못하오니民心을엇지感動식히며至於士大夫는들어오면稱冤嗟咨(탄식)하나나가면손을즈어서로경계하야敢히이말을못하는것은殿下께서혹시깨닷지못하옵시고舍沙者(蜮이舍沙射人)의中傷할가함이라臣等이至愚하와홀로입을다더서四方의憤을쌋코國家의禍를重히한것으로는今日에明主압헤다말하고丹墀(殿庭)之下에서죽는이만갓지못하오니伏願　殿下는天地의量을널피시고日月의明을여으사집히輿情을洞燭하옵서分明히大臣에게商量하라가라치시니頃年逆獄의無辜히冤陷한者를엿주어서伸雪하야神人의憤을위로할것이어늘奸臣의挾憾으로害人한者가天下公論에得罪하엿스니　殿下의特恩으로赦하실배아니니追削官職하라命하사王法으로바르시면朝野臣民이다그罪의所在를알어서朝廷의更化(새루워진것)를눈씻고볼가하나이다

不允이라答하시다

○十月初六日에大司憲金宇顒이獨疏曰伏以螻蟻가튼臣이나事國을無狀이하와몸이謫籍에까지떠러젓사오니罪가萬死에合當하오나多幸히　聖明의大恩을입사와特別히蕩滌(씨서)하여주시고言官에올녀쥬시니이危迫한때를當하야正히臣子의畢命토록報恩할날이라진실로國家에補益함이잇스면몸이업서지고뻬가갈니드래도敢히辭避치안을것이올시다竊惟(은근히)컨데恢復을도모하는것이오직得人心이根本이되니民心이집버하면天意를可히돌릴지라頃年逆變이일어낫슬때奸臣이其間에생겨서때를타憾情을붙여射影(蜮見人影則以砂射之)의計를行하야善士를얼거죽이고平人을傷害하야원망은朝廷에돌니니國言이日甚하더니이제新政의때를당하엿스니맛당히奸臣의罪를바루하고또濫滯(까닭엽시在罪)의冤을펴주사人望에맛게하시고天心을報答하시는것이今日의急先務며一國公議이요다만이때에臣의無狀으로臺閣의長官이되여서衆人을따라抗論코자한즉그때

宗等이啓曰臣도일즉이이議論에叅與하엿사와顯者히排斥을當하엿사오니引嫌하고물너나나이다玉堂이啓曰한澈의議論이사람사람에게알운것이업거늘이제異論의紛々함이여긔에일음은實로알수업슴니다더구나臺諫을處置하는것은그避嫌하는말을因하야그是非를硏究하야公論으로決斷하는것이라或出仕하고或遞職식키는것이事理의當然함이요그갈닌者도勢所必至어늘辛慶晋은一鳴輒去하고朴東善은異己를攻擊하야私黨을樹立하며一世를鉗制한다하니大槪그澈을두둔하는뜻이中心에서나는까닭에이런말을하야남의耳目을해연하게하니不靖之端이滔天(하날에닷는다는말)까지일으오니그公論을沮戲하면國是를업신역이는先著이라請컨대辛慶晋, 朴東善은遞差하시고大司諫李墍以下와大司憲金宇顒以下는다出仕하라命하소서 答曰依啓라하시다

○府啓하되寃枉을펴고王法을바름은今日의사람의맘을위로하는先務라觀瞻의所關이니至急히하고누긋하지못할것이라頃年에國運이不幸하야하날이禍階를여셔서逆賊의變이搢紳에서나니奸臣이틈을타서朝論을잡고國家의禍를多幸히역여서一己의憾情불일땅을만드니 殿下께옵서當初에極히審愼한뜻으로매양펴지기를경戒하시니보고듯는바에莫不感激하거늘澈이大臣이되여비단能히將順(君子가大臣이되면其美는順히將한다는熟語) 치못할뿐이아니라敢히이를갈고입을놀려서報復之計를行하며爪牙를(心服사람)廣置하야알로韋布(窮儒)가지밋처서羅網을만히벌여서異己를打盡하야國中에陷穽을만들어서사람을誣陷하는諸具를하되피차에얽고빨니페하되반드시먼저飛語를造作하야自唱自和하고聽聞을傳播한뒤에或草野의上疏를일으게하며或臺省의말을發하게함을澈이다親히가리처주며或疏辯을手草하되조금도顧忌가업서睚眦之寃으로(蜀漢法正이눈흘기는원수라도갑헛다는것) 死律에誣陷하야드러간者不知紀極이요한번가르침을當하면버서나지못하야人々이狼갓치돌보고억개로숨을쉬여서敢히自保치못하얏스니누가敢히朝廷에말을올려그寃痛을發明함이寒朗의楚獄(後漢寒朗이按楚獄할새王忠顏平等이辭連隧鄕候耿建이라朗이上書解冤하야出囚徒千餘人하니肅宗이嘉其忠) 議論갓치하얏스리잇고當時의일을相考하면그情事의輕重을議論할것업시다만澈之意思의好惡에달녓스니맘에조흐면或賊口에나도반드시救解하니南彦輕之類가是也요뜻에미워하는바이면或賊이얼골도몰나도얼거죽임을當하니崔永慶之徒가是也라일노미루면남아지를可히알지니그방자히胸臆을(마음)行하고危태한이를기우러트리어가만히害롭

물너나다

○府啓하되金宇顒이그때에遠謫하(멀리귀양)엿스나임이上의昭雪을입사와言官에두시니形迹이嫌疑적다고할말을안하면言官에둔本意아니라더구나이論劾코자하는말은宇顒一己의私言이아니요一國의公論이니宇顒이엇지自由로하리잇고請컨대出仕하라命하소셔　答曰依啓라하사다

○十二日에司諫辛慶晋이啓曰鄭澈이立國大臣으로能히永慶의죽음을救하지못함은其責이不無하거니와憾情으로얼거죽엿다하면이것은莫大의罪라分明히曲折을알지못하면敢히極惡의일홈을남에게더하지못하는것이라하고又曰一論議의不同으로臺諫의被斥한이가前後를相繼하야鵷行이草々(朝班이不成貌樣)하야百僚가無形하니몃사람안되는中에異同이상겨서一鳴하고輒去하니얼마하야비이지안흐리잇고朝廷이安定치못하고人心이不和하면國事가맛츰내엇지되오릿가臣의所見은李慶涵等과다름이업는지라引嫌하고물너나나이다

○獻納崔瓘이啓曰臣이前日에鄭澈論劾에參與하엿삽드니지금辛慶晋이顯著히排斥하니不可在職이라引嫌하고물너가나이다

○正言鄭經世啓曰臣이辛慶晋, 崔瓘의處置할일로편지하온것은今日의公議가不張하고國論이未定하며天日이밝히臨하시나羣陰이오히려매치는까닭에一種澈의두돈하는말이紛々히나니무릇陽이자라다達하지못하고陰이사라지다일우지못하면이것이가장存亡과治亂의所關이라君子의깁히두려는배라區々한血誠이다만公論을널리베풀고士氣를붓들라하얏드니東善의對答이서로다르오니臣이無狀하야서同僚에게取信을못하오니引嫌하고물러나나이다

○正言朴東善이啓曰當初崔永慶의죽음이衆心이不服하여셔그때澈이爲相하야浮議를鎭定하고輕重을맛당케못하엿사오니이것으로罪를한다면澈도甘受하려니와만일얼것다하면臣도그曲折이仔細치못하오며澈이그때그일로竄謫을여러해하엿다가因亂하야召還하엿슨즉그罪를밧엇다안할수업고永慶의追贈이또한足히泉下의寃이풀닐것이라何必이것으로相爭하야紛挐를일으켜서朝著가不靖하고國論이달으게하릿가永慶의無辜를떼고또그罪로澈을罪주면아마澈의寃이永慶과無異할듯하오며더구나今日에寇賊이未退하고國恥를未雪하엿거늘오직異己를攻擊하는데만汲汲(밧부어)하고私黨을樹立하며一世를抑制하야말을못하게하니남의나라를비여놋코야말자는것이아님잇가引嫌하고물너가나이다

○大司諫李墍、大司憲金宇顒、掌令柳永詢、李鐵、持平朴承

請컨데臣의職을急히가르시고다시方直하고敢言하는사람을求하사朝論을嚴肅하게하옵소서하고引嫌하고물러나다

○初七日에院啓하되鄭澈의생각대로無辜한이를죽여서萬世公論에得罪한것은 聖鑑의洞燭(上의집히아신)하신바요國人의밝혜안배로되特別히罪名만未加한것이어늘澈을두둔하는者가말을못하게되여或可論할때가아니라하고或澈의所爲가아니라하야國是를사랑치안코엇지이리紛々들만함닛가澈이때를타誣陷한者가崔永慶한사람뿐이아니라至于今日하야心膓이다드러난것이열눈에가리기어려운배요國言이(公論)愈甚한것을曲折을아지못한다는것이可함니外掌令李慶涵持平趙守翼이遷就로말을하며騷擾를過慮하니不可在職이라請컨대李慶涵、趙守翼은遞差하시고奇自獻、金宇顒、柳永詢、李鐵은出仕케하소서答曰依啓하시다 傳曰崔永慶뿐아니라는말은누구누구를가르침이냐院은도로알외라啓曰꼭誰某인줄分明히알미아니라公論이다그때에澈을거슬은者면아모리逆謀를몰나도만히澈의誣陷한배되엿다하니그럼으로이러케알왼것이니前日 聖敎에이르신바逆黨으로陷穽을삼엇다신것이이것이 올시다 答曰知道(알엇다)라

○大司憲金宇顒이再避嫌啓曰臣이罪꿋헤言官에濫居하와이危急한때를當하야國恩의萬一을갑고자생각하오나압히쌔지고뒤가막혀서말하면異議를맛나니臣의愚見에는今日의禍를일운것이다奸臣이誤國하야無辜를多殺하고民心을일은까닭이라寃枉을펴지안코王法으로바르지안으면人心을慰勞할수업셔서恢復할가望이더옥멀리니이것이一國共公之論이요輿情이가타서막을수업는것이요臣一人의私論이아니오나홀로當時罪人으로嫌疑避함을생각지안코不顧하고남의말에犯하와압서擔當하면世上에取信을못하고한갓爭卞에端만되여서한번發하야申欽을만나고두번發하야李慶涵、趙守翼을만나며李時彥、李時發、鄭曄의무리가異議를다투어세워더옥새말만나오니이一種論議가뿌리가집고꼭지가단々하야口舌로다투기어려운것을臣이솜갓흔힘과얄분재목으로또嫌疑之地에잇사오니그말이決코行할리업사오며지금國事가날로急하야安危가呼吸사이에잇사오니臣가튼者이자리에잇스면일에有益함은업고不靖의端만끄러내어紛紜한論議가定할때가업서國事가더옥不可爲할地境에이르겟사오니엇지근심의甚함이아님잇가萬一一微臣을버리사朝廷이和合하고時事를救濟함이잇스면臣의至願이라몸이만번죽어도반드시限이업겟사오니엇지敢히不顧하고잇서賢路를妨害하오릿가빌전대斥黜(排斥하고내좃친다는말)하소서하고引嫌하고

면그議論이發할가하야이몸으로當하야그일을막음이니그澈을 두돈하는計는되엿거니와홀로萬世의公論을생각지안은것이라 公論은國家의元氣니可허하로라도아니세지못할지라公論이안 서면元氣가衰하리니이것은朝廷이업슴이라저기다란言論이私 意에빠진것은爭卞할것도업스려니와鄭曄이란者가敢히私說을 내서公論을抑止하야忌憚이업사오니만일또그저두면元氣가더 욱弱하고朝廷이날로야저질지라不得不이한사람을論劾하야國 是를붓들려하오니請컨대罷職하옵소서　答曰鄭澈의말은입이 더러울가두려워하노니置之함이可하고永慶의일은내가當하 고자하노니그亡國이맛당하도다啓辭는依啓하라하시다

○十月初六日에掌令李慶涵持平趙守翼이啓曰同僚가劄子를올 녀時事를論劾코자하야그속에寃枉을申救한다는一條는鄭澈은 崔永慶을얼거죽엿다는일이라鄭澈이當國大臣으로永慶의죽음 을救하지안은것은無罪하다할수업스나그러나얼거죽엿다는것 인즉臣等이曲折을몰으오니엇지敢히莫大한惡名을남에게더하 오릿가已往일을追後로허물하야不靖之端을끄러일으킬것이아 니니臣은두렵건데澈을削職한다고凶賊이降幡을꼿지안을것이 요朝廷만더騷擾할지라引嫌하고물러가나이다

○執義奇自獻이啓曰臣이前日에此等論啓에참예하얏는대지금 李慶涵等의避辭를보오니臣과意見이다른지라仍冒(不顧)함이 不可하오니引嫌하고물너가나이다

○掌令柳永詢持平李鐵이啓曰臣等이一國公論에因하여서上劄 하야時事를論劾코자하오니그中寃枉을펴고王法을바르자는一 欵은無辜히被禍한원통을펴고奸臣의構陷한罪를바르자함이러 니掌令李慶涵持平趙守翼의議論이不同하야騷擾하고不靖하다 고顯然히排斥하니形勢가仍冒하기어려운지라引嫌하고물러가 나이다

○大司憲金宇顒이啓曰鄭澈이無辜를誣陷하엿다는것은臣이本 來無狀하야그때에謫籍(구양罪人記錄)에드럿사오니罪合萬死 어늘　聖恩이널부사賜環（古者에逐臣에게賜環하면오고賜玦 하면못오는것이니玦은環의半）還朝케하오사本職의冒(不顧) 忝하엿사오니이危迫한것을當하야서널리公論을베풀고朝論을 肅清케함이決코堪當치못할배라當初에辭職을懇請하얏사오나 兪命(임금의허락)을못엇사와지금까지일으오니輿論(公論)所 在에말을敢히아니할수업고말하면異議가서々公論이不張하야 더騷擾의弊만일우오니이것은臣가튼者가重地에冒居하야嫌疑 를避치안코論議를擔當한까닭이라國事가至急한데朝論이不一 하야고요하고편안할때가업사오니엇지可憂에甚함이아입닛가

것이진실로天下의公論이라하로래도쉬지안을것이요한사람이라도間言을못할것이分明하거늘申欽之說은抑邪를못하고時彥時發之言은遷就함에떠러지오니다不無所失하압고金宇顒奇自獻의鄭曄을論劾코자하는것과李墍의追削하자는前論과金涌의不可不卞是非라고하는것가튼것은실상公論의난배니사람의異辭하는者엇지其間을害하럿가請커대申欽、李時發은遞任식키고金宇顒、奇自獻、李墍、金涌은並命出仕하소서　答曰依啓라하시다

○初九日에府啓하되臣等이매양崔永慶의寃을생각하고곳하날에부르짓고자하엿삽드니永慶이平日에鄭澈을索性(철저한)小人이라한것을澈이마음에恒常먹어두엇드니마침逆變을만나서가만이그黨의無賴者(난봉)를피여無形의말을지어내서一曰吉三峯이라하고二曰崔三峯이라고나종에는三峯은이永慶이라하야自唱自和하야尋常한이야기가치國中에傳播하야사람이익히드른뒤에獄을일으킨것을天鑑이甚明하사그寃枉을살피시고特命放釋하신것을百般으로얼거마침내죽게하고죽은뒤에도오히려쾌치못하야도리혀理가屈하야自盡하엿다하니祖珽이百升之謠(史記北齊紀에祖珽이以罪閉目後에復權頃中外라左相斛律光이 惡之하니 珽이覺之하고 其弟羨이幽州刺史로 善治兵하야敗하지아니하니周、韋孝寬이欲除之하야爲謠曰百升이飛上天하면明月이照長安이라하니珽이唔續之曰盲老公背에受大斧라하고珽이陸令萱이를시기여解之曰百升은斛이요明月은斛律光의字요盲老公은珽이니斛律光이累世大將으로聲振關西하니其謠가可畏라고讒言하것)를續한것과南袞이走肖之讖(中宗己卯에南袞이走肖爲王이란讖書를만드러趙光祖를죽임)을創作한것도이가치陰慘치는안슴이다噫라發蹤指示한자는澈이어늘或鷹犬에게罪를돌녀보내니(獵者가禽獸에발자최를가리치면鷹犬은가저오기만한다는말)鷹犬들이야말할것잇슴잇가이것은다름이아니라大頭顱(큰頭目)됨이見破(알가)할가하야그辭說을遷就(지체)한것이라더구나그시켰다는일이千頃口招에顯出한것이리요그情狀에드러남이이가투까닭에申欽避嫌之辭에도亦曰落於一邊이라하니永慶이죽음을免하지못한것이그罪라騷擾만귀찬타할것이아니라일의是非인즉이미안것이니만일澈이永慶을죽이지안코두돈하엿다하면비단萬世公論에得罪할뿐이아니라天地鬼神에게도得罪할것이라兩司가澈을論劾코자할때에玉堂도箚子를올리고자하는데前修撰鄭曄이公論을나지못하게하고또他員의引對를當하야曄이自求하야入侍하고兩司가榻前에알외일때에曄이홀로默然하니大概他員이드러가

○司諫李時彥이啓曰玉堂이劄子할때에鄭曄의議論은臣이實로그本情은몰으오나方今讎賊이凶을부려朝野가洶々하야危亡之禍가朝夕에迫到하거늘朝廷에잇는臣僚들이맛당히맘을和合하고피눈물을내여서가치艱難의萬一을救濟하랴할것이어늘달은생각에미치렷가한鄭曄의論罷하는것이實로今日所急이아니라避嫌하고물너나나이다

○正言李時發이啓曰臣이鄭澈永慶의일은그曲折은자서치못하오나所聞인즉永慶이澈로하야서죽엇다하니趙盾이弑君의惡을(春秋에趙盾이가되越境안하고와서討逆을안하니弑逆에同叅이나一般이라하야쓰기를趙盾이弑其君夷皐) 不免하엿거든永慶의죽인罪야澈이엇지사양하렷가後日公論의奮發됨이말지안을것이라만일鄭曄의마음이私々고집으로두돈하는대서나왓다하면진실로罪가잇스나臣의어린소견에는노한말슴이잇사오나方今急務가討賊復讐하는外에다른말은아니할것이라예전부터朝廷公論의多端함이實로國家의大不幸이라지금맛당히녯을懲戒하고뒷날를경계하고마음을和合하며힘을가치하야 한가지訓聚의(句踐이十年生聚十年敎訓하야報吳恥)일을圖모하야서聖上薪膽 (越王句踐이吳에臣僕이되엿든雪耻를하고자薪에누어膽을맛보앗다는말) 의뜻을報答할것이汲々한배니夙夜의힘쓸것이어늘公論을마지아니하야前日追削(死後削職)之請에허락지안으시고停止하신것을未快히아는듯한것이라그러나이미雪寃하야寒膽旣骨(임이죽은뒤에맘을풀니게하엿단말)하야公論에도라감이잇슨즉今日形勢로헤아리면이것만하여도當然할지라그나머지私小한議論은스스로消滅될것이요잇다하드라도아즉참아둠이可하니只今에一節을轉成하야그異同을排斥하면爭論이마지안어서점々騷擾를일으켜서사람이다將來의일을疑懼할것이이것뿐이아니리니臣은議論할때에賊이임이漢江을건늘가두려하야引嫌하고물너나나이다

○正言金涌이啓曰鄭澈이永慶을얼거죽인것은國人이寃痛안할이업스니臣이前日追削하는公論에叅예는안하엿사오니그公論의可히막히지안을거와凶謀에可히두돈치못할것은日星갓치밝고萬目에본배라지금發端이되엿사오니그是非를不可不分卞할지라臣이能이同僚에게取信을못한지라引嫌하고물너가나이다

○副提學金玏等이上劄曰公論이란것은國家의元氣라衰微한것을이것으로떨치고危迫한것은이것으로救하나니이미不可不하로래도培養할것이요또한不可不萬世에明白하게할것이니이것이업슨즉氣盡하야주린것가틀지라鄭澈이永慶을모 라 죽 인 것이아래로國人에게暴白되고우으로 聖鑑의洞燭하신것이라이

可히말을못할것이라言事者가또한그正途를일음에玉堂의議論이여긔에달니서曄이其間에異同이不無한것이니萬一그조금달은것을實情도혜아리지안코도모지奸臣두돈한것으로만排斥하면그끗의弊端이이로말할수업슬지라臣의所見이이가트와可히苟同치못할지라請컨데遞斥退待하라 (벼슬을갈고物論을기다리라는말)命하옵소서

○大司憲金宇顒掌令奇自獻이啓曰崔永慶이林下守道之士로不幸한때를맛나奸臣의誣陷이되여서大理에서(禁府)원통히죽엇스니진실로古今의至痛한바라天日이重明하사억울함을씨스셧스니奸臣의罪惡도또一世에드러난지라아모리艱難(난리)中이라참어두고討惡의法典을들지못하엿스나國是 (公論) 所在라환하기日星가트니私小의議論으로可히消滅치못할것이分明하거늘頃者에兩司가發論하는날玉堂도또말자하드니修撰鄭曄이敢히私意로고집하야奸臣을두돈하고公論을막어서行하지못하게하니只今 聖明이洞照하시고國論이已定한것을不公不正之論을論思(經握이니即玉堂)之地에서방자히行하야將次他日에厲階(고약한시초)가되리니此是重淵(坎괘니純陰이라는말)이微陰에서始作하는것이라그버릇을可히자라게할수 업슴 으로鄭曄을論劾코자하엿드니執義申欽은澈이그때에誤事한것이만으니다른일의잘못으로論劾은可커니와永慶의일은 上前에서孝友라일커럿스니엇지孝友한사람으로逆賊이라할理잇스리요하니내가일상可人으로안지라이까닭에鄭曄論劾에叅예치못하겟다하니臣等도쏘한曄의爲人에可不可를論劾코자함이아니요다만그私意로두돈하는소견을깨트리고國是를붓잡고자할뿐이라나라危殆함이아모리急하드라도一日을保存하면一日의公論을세울것이요一年을保存하면一年의公論을세울것이라엇지可히騷擾하다하야 그럭저럭하야날로委靡(차차기운단말)하는지경에이르게하오릿가臣等이無狀하와同僚에게取信을못하야異同이나게하오니請컨데遞臣等職하시고退待케하소서 答曰鄭澈이내압페서永慶을孝友라일컬음은생각이안나고다만尹海平(斗壽)이그至孝와石槨等事를말한것은드럿노라하시다

○初七日에大司諫李墍가啓하되兩司가澈의罪惡을論劾함은實상萬世公論에서난것이어늘申欽의避嫌에澈을올케여기고澈을攻하는者가다失中하다고하니그뜻을보니無非辭說을날녀譸張(그짓말을내단말) 하는배가만어서하나는鄭曄의奸人두돈하는자취를가리고하나는鄭澈을救援하라함이라前日兩司議論이失中하다하니臣이엇지敢히제가올타하야憲府를處置하오릿가請컨대遞臣職하시고退待케하소서

뉘感激치안으랴가寃痛을푸시고惡함을罪주심은帝王의大政이라可히偏廢치못할까닭에臣等이澈의善士모라죽인罪를論劾코자하얏드니正言朴東說이永慶의죽은것은澈의罪가아니요실상當時言官에게잇다하니臣等의뜻은그때永慶謀陷한것이無非澈의시김이라이제許多한사람을추후로罪를주어서騷擾之端을열음이不可한까닭에다만鄭澈만論劾코자하엿드니議論이不一하야同僚의避嫌까지일으오니臣等이信用을못바더서그런지라罷斥하기를命하소서　答曰나는단지눈물만나노니卿等이何必辭職하리요勿辭하고물러가物論을기다리라하시다

○府啓의大槪는鄭澈이憾情으로謀陷한것은十月의본바요萬口가다분히여이는배라李墍等이一國公論을가지고그罪를論劾코자하거늘東說은澈이乘機하야謀陷한일이必無하다하니澈이아모리永慶을救解한말은잇서도거죽으로는救하는체하고가만이中傷한자취가환하게가릴수업는것이라請컨다大司諫李墍司諫李尙毅獻納崔瓘은出仕케하시고正言朴東說은遞任케하옵소서　答曰依啓하라　兩司가알외되故領敦寧府事鄭澈은本質이端正치못하고性禀이陰險하며國運이不幸하야逆變이搢紳(朝官)에서남을當하야樂禍之心을품고憾情之計를내서틈을타無辜한이를謀陷하야崔永慶이본래山林之士로固窮하고守道하야世上事에참예함이업드니平日에澈의奸邪함을알고議論之間에용서업슴을因하야이것으로澈이極力謀陷하야無根之說로百가지로얽어서꽉죽게하고야말나하니儒林이긔운을일코路人이다탄식하니그用心에毒함이極한지라몸이大臣이되여서이런極惡을지엿스니이런大罪를안주면엇지公論을붓들며民心을慰勞하리잇고請컨대追奪官爵하사남의臣下된이에奸邪를품고害物하는者의警戒가되게하소서　答曰當今君臣이다만창을비고軍士를訓練하야討賊을일삼을뿐이요그남아지다른일은度外에置之할지니이런騷擾는斟酌하야勿論함이可하니라

○八月初六日執義申欽이啓曰同僚가鄭曄이玉堂에서鄭澈을劉子로論하고자할때에所見이不同한까닭에將次알외여罷職하랴하니臣의뜻은은근히未安한바가잇습니다今日之論이澈을올케여기는者는永慶을救援하엿다하고澈을치는者는永慶을얼거죽엿다하니두말이다中途를일헛습니다澈이大臣이되여서不根之說을막고永慶을죽는데서버서나게못하엿스니아모리救援하는말이잇서도救援하엿다말하기어려우나이것을가르처謀陷하야거죽으로救援하는체하고속으로얼것다하면그罪名이또한바른것이아니니다만한쪽에떠러저서能히浮議를끈코永慶을죽는데免하게못한것이이것이그罪라이것으로써論律하면罪밧는이도

緝의招辭에는三峯이란말이업는것을宗僎이誣告한고로이傳敎가잇슴)

○二十日에 傳曰故司畜崔永慶이山林之士로奸臣이憾情을품고乘時하야謀陷해서寃痛히獄中에서죽엇스니追贈하고伸寃할것을吏曹에말하라하시다

○二十七日에正言朴東說이啓曰同僚가國家에서崔永慶贈職한일로鄭澈의謀陷한罪를論劾코자하니臣은써하되永慶이山林之士로獄中에서寃死하엿스니누가痛憤치안켓슴잇가不可不議論할베나그때 上괴옵서永慶의집에서들추어온四韻詩를나리시니澈이癸甲兩年에流傳하든詩요또永慶이詩를못하니永慶의所爲가아니라對答하니 上曰永慶이엇던사람이냐무르니澈이居家에孝友한다고對答하야 上께옵서그글을보시고孝友함을알니라하셧스며또尹斗壽가새로大司憲이되매澈이편지하되年少輩가이런議論이잇더래도힘써막아달나하엿스니이것으로보면澈이大臣으로當國하야鎭定치못하엿스니맛당히이것으로論劾할것이요만일乘機하여서罪로謀陷하엿다하면寃痛치안슴잇가더구나再鞫時에臺諫이이議論을有力하게한者가잇다하니이것을可히罪줄배옵시다大司諫李墍는澈이아모리이런말은하엿스나거죽으로착한체하고속으로는만든일이라하니臣이平日의定見을妄信하와四五次나서로상지하엿사온즉形勢가구차히가틀수업사오니請컨데臣을罷職하소서 答曰나도그일을뉘所爲인지몰으나다만永慶이毒物에害바든것은分明한지라내가放釋하라하엿드니마침내免하지못하고獄中에서죽은것을自死하엿다하니天地間에寃痛함이極하도다噫라내가不久에世上을떠날사람이라그寃痛을나잇슬때풀어주어서百年後에비록도라가보드라도붓그럽지안코자함이라내뜻은이러하고그是非는公論이自有하니한사람의손을가지고天下의눈을가리기어렵다는것이라나가든昏迷한사람이바늘방석에안진것가튼지라 엇지 能히알니요辭職말고물러가物論을기다리라하시다

○大司諫李墍 司諫李尙毅、獻納崔瓘等이啓曰故寅城府院君鄭澈이偏僻되이剛하며猜忌만일삼으며異己를排陷하고睚眦도반다시갑혀서崔永慶이그奸狀排斥함을憾情내고懷憤하야그毒을부리고자한지오래드니逆賊의變을타서謀陷할꾀를생각하고許多한不根無形의말을지어서그獄을일우고그推究에미처서上이特命放釋하라신것을가만이言官을꾀여다시罪目을생기게하야마침내獄中에서말너죽엇스니一國之人이寃痛타안하리업섯스며只今에 聖上께서日月가치밝으심을여시고天地가치어지심을드리사그妻子를賑恤하시고또贈職을하시니보는바에

에黜送하고禹性傳은本來남들이말이만코賊招와賊札이나옴이 한둘이아니며이사람이十餘年을밧게서돌드니한두번밧게는入侍한일이엽고爲人이甚히陰險하며또鄭澈을두둔하니罷職뿐이 아니라削奪官職하고婚事는匹夫도失信을못하겟거든더구냐人君이랴不可改卜이라하시다

○副提學金誠一이朝講을因하야崔永慶의寃死함을풀어지이다 請하니大臣과議論하야復職하라하시다

○壬辰年倭亂時에 大駕가西幸하사모든罪人을放送하라하시니鄭澈이江界에서도라오고 大駕는寧邊에이르서서駐蹕(人君멈으시난것) 處를諸臣에게물으시니或은北道로가심을말하고或은龍灣(義州)으로가심을말하니鄭澈曰江界가조흐니江界로가시자請하매사람들이다도라보고愕然하더니 上이李恒福의말을조ᄎ사義州로가시기로하고世子를成川에보내셔서分朝(上과世子가朝廷을나누어다살인다는말)에일으더니兪泓이世子조침을請하나 上이不許하셧더니臨行에泓이路左에서하직을請하고右相兪泓이하직請함을여러번알완대 上이答치아니하사인하야落後하니사람이그까닭을무른대對曰懷愍을조차北으로간者는(晋懷愍兩帝가北行하야被虜하고琅琊王은南奔하야元帝가된일) 忠臣이아니라하더니其後扈聖功臣을記錄할새泓의일홈도錄中에잇거늘 上이붓으로흐리사叅錄함을不許하시다

○癸巳年八月에黃廷彧、黃赫이有罪하야三省이推鞫하고減死하야吉州에定配하니兩司가法대로定罪함을請하니不允하시다 大概倭亂初에金貴榮은臨海君을뫼시고咸鏡道로가게하시고黃廷彧은順和君을뫼시고江原道로가게하신것을함게北道로가다가土人이붓드러倭人을쥬어셔廷彧과赫等이倭國에稱臣하고또闕白殿下라하더니釜山까지가서도로本國으로보낸까닭에이三省推鞫이잇드니順和君妻家라죽지아니하니라(王子順和君은即黃赫之婿라)

○甲午年五月에前縣監權愉가上疏하니其中一欵은山林之士가獄中에寃死한것은奸臣의謀陷으로私憤을풀고원망은나라에돌려보내엿다하니鄭澈을指目함이라

○十九日에喪人鄭宗溟이上疏하니大槪는아비일을陳情함이라 不報(政院에셔上疏를上前께不奏한것)하다 政院에 傳敎曰崔三峯의말이그때賊招엔잇스나鄭緝은내가親히鞫問한바이런말이업더니라崔永慶은이미追贈하엿스나還都하야들으니永慶의妻子가餓死지경이라하나該司(即所掌官廳)에命하야賑恤(불상한사람에게주는名稱)하라하얏드니주엇느냐하시다(鄭

발게보이여서뒷사람을懲戒하는배라이번에鄭澈罷職傳敎(詔書)를옛일에依하야朝堂에榜示하라하시다

○六月에 傳曰白惟諴, 柳拱辰等이鄭澈에게부터서朝廷을濁亂하고罪重한사람을學官望에너으니吏曹正郞尹暾을拿推下獄하라하시고二十餘日後削職하시다

○二十三日에兩司合啓하되前領敦寧府事鄭澈과白惟諴, 柳拱辰, 李春英等이한덩어리가되여朝廷을濁亂하며自己와異己하는사람을謀陷하고자하야湖南儒生을꾀여서名卿士夫를逆黨으로몰어서다罪모업세고자하니모다遠竄하기를請하나이다 依啓하시다

○二十五日에兩司가啓하되右贊成尹根壽判中樞洪聖民驪州牧使李海壽襄陽府使張雲翼들이鄭澈에게부터서奸邪輩를引進하고異己하는者를排斥하니다削奪官爵하기를請하나이다依允하서니雲翼은穩城에遠竄하다

○七月初二日에兩司가알외되兵曹判書黃廷彧, 右承旨黃赫, 左承旨柳根, 戶曹判書尹斗壽, 黃海監司李山甫, 司成李洽, 兵曹正郞任鉉, 禮曹正郞金權, 高山縣監黃愼, 司果具執들은鄭澈에게붓터서傷人害物하오며또廷彧은방자하고貪濁하니다罷職을請하나이다 答曰廷彧과赫은風聞이니꼭實상인지모르고斗壽는寬厚하고才智가잇스며根은文藝之士라可惜하니不允하노라後에並允하시다

○十七日에 傳曰奸臣鄭澈에게構陷當한者가잇것든다叙職하며擢用(陞級)하라하시다

○二十日에鄭澈을押去하든都事李台壽가順安에到着하야澈의病이重하야即時押去를못하엿다하니 傳曰李台壽가朝廷을두려하지아니하고奸賊을押去하거를不嚴히하야任意로徘徊留連하야七日길이二十日이나되엿스니拿來推鞫하라鄭澈은性稟이奸邪하고 암독하야귀양처소에 가서도 雜人과交通하야무슨罪狀을질는지몰으니嚴加圍籬(가시로집을둘너싼다는말)하라하시다

○八月初八日에兩司가알외되洪聖民, 李海壽, 尹斗壽, 黃赫等이便黨을지여서奸慝을行하오니遠竄하기를請하오며上護軍朴漸은吏曹參判때에憸邪한것들을잇고러要職에두어서奸人의긔세를도아주엇스니削職함을請하오며忠淸監司李誠中은士類中人으로鄭澈의門下에往來하며謀議에참예하엿스니罷職를請하오며舍人禹性傳은詭異한議論내기를조와하야公論을妨害하며또鄭澈에게붓치오니罷職함을請하오며黃赫은朝廷의罪를어덧사오니 國婚을改定합소서依啓하시다黃赫은削奪하야門外

잇고臣도洪廷瑞에게들음이아니라晉州訓導康景禧가洪廷瑞에게드럿다는데洪廷瑞말이처음에逆賊이永慶의집에온줄로드럿드니그後仔細히들은즉尹起莘이가온것을逆賊이온줄로안것이요實상은逆賊이아니라는말을許昕에게한것이요許昕의所傳은臣의말한배아니올시다　傳曰康景禧들을拿問하라洪廷瑞는品官鄭弘祚에게드럿다하고弘祚는供招하되崔永慶의집이官門五里에잇사오며이몸은四十里밧게잇사오니逆賊이名流인체한지가이미오래니白日에往來하엿스면所謂名流가온것을五里안判官이몰으고四十里밧品官이혼자만알리잇스며감안히왓다고하면이몸이엇지알리잇고判官에게도말한일이업다云々　傳曰洪廷瑞를때려물으라委官이啓曰鄭弘祚도때려물음이엇더하오릿가하고各々한번식때리고放釋하다그때永慶은獄에서죽으니鞠廳에서都事康宗允이救護를잘못하야自盡하게하엿다고罷職하다

○十月初三日에政院이啓曰昨日委官啓辭에李潑等의籍沒(古例에逆賊이나大罪는그財産을國家에서押收하는것)與否를他大臣과一時에議論하야알외라신일은問事郎廳을보내서收議하오릿가　答曰今日에불너議啓하라하시고仍　傳曰禁府堂上도불으라하시다

○同日二品以上이秘密히收議하야入啓하니備忘記曰李汲、潑、浩等의法대로定罪는疑心할배업거늘群議가이러하니群議를조치리라내가大明會典을보니逆賊外에도籍沒하는條文이잇스니그러면逆賊아니라도籍沒하는法이잇는것이라永樂(明成祖年號)時에夏原吉이가籍沒을當하엿스니大罪아니라도籍沒하는法이잇슴이라예전에그집을籍沒한다는말이잇고我朝에도또한前例가잇스니더구나逆賊의心腹과一體가되여서同謀한자취가諸賊의超辭에確實이드러나서情狀이昭々하니天地의容納지못할배라그自服을바더밝히正法을못하엿스니刑罰을잘못한것이라只今그집을籍沒안허면討賊의法을嚴하게하는것과神人의憤을풀지못할지라李汲　潑、浩、白惟讓、曺大中은逆賊을두둔하며凶悖하고怨上不道하니다籍沒할것을議啓하라하시니모든議論이自服못바든것을籍沒하면或有後弊로爲啓하다

○十四日에　傳曰李汲、潑、浩、白惟讓、曺大中의집을籍沒하라하시다

○辛卯年三月初六日에兩司가알외는말삼이大槪는吏曹正郎柳拱辰이人物이麤率하고庸劣하며檢閱李星英은浮雜하고輕妄하야宰相의門에出入하니請罷하노이다　答曰依啓하라因하야傳曰엣적에大臣을내치자면朝堂에榜示하는것은國人의耳目에

거늘생각해본즉面分이업는터에술을주는것이非理ㄴ듯하고밧
는것도未安할듯하야밧지아니하엿드니그후로憤怒하야無理한
말로謀陷을極度로하고亂作햇슬때理致와形跡이업는말을無數
히한것은公卿大夫의所共知라越境相從과집에와留連하엿다는
것은廷瑞와面質覈實하야刑罰을발우하시고鄭彦信은十歲前벗
이요鄭彦智는洞內친구요李潑李浩는老少不同하나己巳年間에
이몸이成渾의집에서留宿하얏슬때아참에一人이드러와안즈니
安敏學의말이이가李潑이라하더니未久에敏學과가치와보오나
이몸이衣服이업서나서지못하는지가오래라年少輩가종종와보
아도回謝를못하엿삽고乙亥年分에시골로移徙하니京鄉이千里
라交通하야朝廷을흔드럿따는말은情理萬無한것이나丙寅丁卯
年間에一語가빌미된것이올시다이몸이短文하와친구와通信을
안하는까닭으로京中遊宦之友가或通信하는者도잇사오나鄭彦
信은壬午後一不通信하더니그拜相한後맘에未安한것이잇다하
야비로소片紙로未安한意思를通하오나이몸이詐說이라하야한
字도答하지안코至於李潑은通信이或一年에一次도잇고或二三
次잇사오나이몸이元來書信을조와안하는故로친구들의書信을
答書를못하옵고逆賊과서로본것은丁丑에죽은자식을陽川先墓
下에葬事할때어느날초저녁에李潑이逆賊과갓치왓는데이몸이
나가본즉名不知한사람이겻헤섯더니李潑이아모라하고廬幕으
로쇠리드려三人이同宿하엿는데哭泣之中이라從容히談話는못
하엿스나其爲人을보니驕慢하고倨傲한사람이라이몸이그爲人
이집히미워서其後에李潑安敏學에게사귀지말나儆戒하엿사오
나듯지안터니그후로보지못하온것은國人之所共知요前日混雜
한休紙中한장書信은자식을일은후음식을專廢하고술만마시여
날을보내는지라精神이昏憹하야記憶치못하겟사오니한장安否
書信을무삼關係로欺罔까자하오릿가逆賊이吊喪한일은喪中暮
夜라알사람이업는것도直說로알왯사오니그本情을이것으로헤
아릴것이며남에집에서작은休紙라도불에사르되이몸인즉三峯
之說을드른지四五朔이지내나맘이淡然하야休紙를사르지아니
하엿슴니다云々

○許昕招內에는洪廷瑞에게드른것이아니라上年冬至賀箋을뫼
시고서울을왓다갈째密陽에서監司를만나이야기끗헤逆事말까
지나옵드니監司金睟曰逆賊汝立이崔永慶의집에왓뜨라는말은
洪廷瑞에게드럿드니君도드럿느냐하옵기못드름으로對答하고
辭職하고온뒤또親舊들과이런말을하엿드니듯는이들이이몸이
洪廷瑞에게드른줄로잘못아는것이올시다云々　傳曰金睟를政
院으로불너물으라金睟曰臣이密陽에잇슬적에許昕와말한일은

즉奸黨된形跡이업스니永慶의까닭으로遠竄까지는不可하니依前하야官爵만削去하고遠竄할것은업느니라

○九月初九日에連啓하니 答曰崔永慶의越境相從之說은어느곳어느사람의말인지그言根을자서히아러啓之하라

○初十日에諫院專數가啓曰臣等이言官에잇사와드름이잇스면반다시사롭는지라엇지敢히無根不實之言으로우러〻 聖聰을가리오릿가永慶이逆賊과越境相從하엿다말은傳播한지已久할뿐아니라逆賊簡札所謂頭流之約으로보면그往來親密한形狀을疑心할것업고且逆賊이永慶을晋州本家에와보고留連하고갓다는것은判官洪廷瑞가親히알고都事許昕에게말한것을臣等中에昕에게親聞한者가잇사온즉그情狀에드러난證據가分明하오니엇지風聞이라하오릿가 傳曰洪廷瑞、許昕、崔永慶을拿囚하라

○崔永慶元情에이몸이此禍지은것은三十年前事라아모라다알외지는못하나대강만말삼하겟나이다丙寅丁卯年間에李珥가出世하니擧世士類가다古人이復生하엿다하되이몸은홀로그不然을우섯드니一時年少輩가或無識하다하며或狂人이라하며或어리석다하오니이몸이聽而不聞하고笑而不答함이오래드니그後癸酉年分에猥濫히 天恩을입사와六品職을주시니君臣의性은禽獸도稟受한바라엇지 聖明之世에死報코자아니하리요마는但是愚見으로는時世가危殆하고士論이二三으로갈려서名利를다툼이 날로심하니禍가몸에미칠가두려워 乙亥四月分에 晋州아우의집에가의지하엿삽드니그후년짓이듯사오니珥의所爲가人意에不滿하야一時年少의談論을조와하는무리가다珥와背致하야벗하기를붓그러하고或이몸이先見之明이잇다하고或知識이잇다하니於是에珥의憤이極한지라一時儕輩와門生之類가다이몸을惡人이라指目하고그後士夫의淸流에容納지못한者가이몸을지목하야원망하니조고마한한낫외로운몸이그엇지自立하리잇고그짓을이리키고誹謗을지여내서妻裴成錦(見上)하고街巷에粘榜하야無所不至하고나중에는中外가合說하야無形無影(터무니업는)한일을幻出함이此極까지이르오니이몸이엇지敢히發明하리요此則禍源의所從出이요洪廷瑞가晋州判官때이몸의집을四五次나와보랴하는것을이몸이年老多病하야應接의困難할뿐아니라그爲人을시려하야한번도보지아니하엿드니그후憤하야無理한悖言을無數히한것은一邑及隣官의所共知요그亂作하야서는或이몸이乘轎하고逆賊을往會하엿다하고或逆賊이와서三四朔을留連햇다하야이런無理之言이無所不至하고浮言을이르켜서남을眩亂케하고또李裕仁이晋州牧使가되여서十餘日後酒盆肴笥를具單子(物目)着署(姓名과職號)하야보내삽

이몸이서울을세번이나왓다고까지하오니平生의까닭업시흘뜻김이不少한지라世人의흠뜻는것만알고자함이라이몸이褁子한지至今十四年이라此後로飮食을全廢하고술만마시고날을지내며朝夕으로待死할뿐이니엇지朝家事를알고자할리잇스릿가今年正月에이몸에게書信을부첫다는것은今年間에만은虛說을내여都下(京中)에펼처노코安敏學輩가꼭이몸을죽이고야말겟다는까닭으로이몸이듯고甚히두려워서아오와金榮一에게편지하야이몸情事의당치아니한말을四寸洪世英과權克智에게通하라하엿드니世英은肅川에赴任하고克智는燕京에갓삽고敏學의늘ㅣ하는말이不得已이런때를因하야아모를죽이고야말겟다는까닭에이몸이이것을듯고자서이그긔별을듯고자함이라本來말을아니하엿드니지금마침무르시는까닭으로敢히隱諱업시다알외오며請囑으로남의罪을벗겨주엇다는것은己卯年間에本州士人等을豪强(勢力으로武斷하엿단말)이라하야意外罪에빠지오니다간신히衣食겨젓업는者요決코豪强이아니라남의미움을바더豪强이라指目한까닭이라이몸이일로써書信한것은情理의참지못한바라엇지다른뜻이잇스리잇고弟의官爵을罔得하엿다는것은이몸이窮하야先人祭祀를밧들지못하오니아오가隣邑守令이되면祭祀를끗치지안키를바라고자함이니萬死難贖이로소이다

立夫는鄭彦信의字니이는十歲前벗이오蘇齊는盧守愼의號니이는이몸의七寸親이라다만이사람들과알뿐이라엇지감히이것으로窟穴을삼을잇가하다

○三十日에推案이入啓하니　傳曰崔永慶金榮一等을放送하라

○同日에諫院이알외되괴상하고陰慝한사람으로平日에逆賊과潑浩彦信兄弟로締結하며尹起莘、金榮一輩로心腹을삼어서朝家動靜과時政得失을交通干與하지안흠이업고變나기前에汝立이가越境하야그집에訪問하엿스니그親密한形狀을환하게덥플수업고其被拿之後에는敢히汝立과알도못하고書札도不通함으로供招하엿스나賊書一張을다버리지못하야交厚한形跡이비로소天綱바름에버서나지못하엿사오니제역시가히말을못할것이요그逆黨을交結하고朝權을희롱하며君父를欺罔한罪가다말할수업거든더구나그아우가時事에潛通하야杖下에죽엇고起莘이방장同罪로受刑하거늘遽然히放釋하면失刑이甚하니更鞫하야依律定罪하게하시고金榮一은永慶의親黨으로그心腹이되엿스니尹起莘崔永慶輩로더부러朝廷에干與하며時事에交通하야폐를지어濁亂한罪를可이懲戒아니치못할것이어늘鞫問도끗나기前에遽然히放釋하시니대단놀납사오니遠竄하라命하시압소서(正言具宬首發云)　答曰永慶은다시鞫問 할 것이 업 고榮一인

가더구나三峯은奸臣鄭道傳의別號라이몸이敢히奸臣의別號를번쪄自汚自棄하겟슴니까이것뿐아니라이몸이學者를미워하는바는自明自謙치못하야失身하고남까지失敗시기는者가만은지라이럼으로이몸이昔日에別舍를園中에짓고守愚라號하엿사오니이몸이무슨소용으로別號를곳치랏가下問하신山川地名과사람姓名은平生의듯지못한바올시다虫魚禽獸도君臣父子를알거든逆黨二字가엇지하야이몸에밋쳣슴잇가奸黨輩 가妻 婁 成錦(禁府獄事述語에搆人謀陷이란말)하고街巷에榜을부처或誣告로쇠러上疏하고남을시겨誣告로쓰더서쏙죽인後에말고자하니조고마한한낫孤身이엇지自明하오릿가밋난바는오직하날뿐이올시다이런연유로詳考하야분간해줍시사하엿더라

○更推元情에 (其詩全篇은不記요牛溪一夜風生虎仙李根搖有婁僧이라) 이놈이本來글씨못쓰고지금此詩를보오니쓴字體를茫然이何人所書인가記憶안되고또어느때이글을어덧는지記憶이안나오나必是어느때사람이드른것을써서이몸을보인것이偶然히제집에잇슴이라이몸이平生에속이지안함으로맘을먹사오니지금죽으면죽엇지敢히欺罔의罪를짓고죽으릿가子식죽은뒤로술만먹어精神이업서茫然이人事를記憶지못하오니어느때이를본거시記憶안됨이다이번變난뒤에村人이다文書를버리고이몸더러家中에잇는寸紙라도살너업시하라勸하압든것을차마이일을아니하엿삽고또崔三峯이야기는드른지數月이지나엿스나이몸의마음이담연하야犯罪업슴으로文書를焚去하지안코잇사온지라만일傳詩의일을記憶하면엇지敢히말을아니하오릿가아모리記憶을못하더래도 聖上씌옵서欺罔으로疑心하실가하야생각나는일까지아올너살의옵나이다이몸의아는者는오직李魯가能히詩를알고남의詩句를잘말하는지라此人이이것을듯고傳送함인가하엿삽드니지금보오니李魯의書가아닌지라이것이茫然히記憶이아니나서指向할바가업사와생각나는말까지다살오나이다李潑書中의所謂一人이란者는이몸이前者에風聞하온즉禹性傳이鄭彦信과族戚이되여서로안다는것이라지금암만자서한記憶을못하오나이것은性傳이란말이요逆賊이이몸과書信을通하엿단말은처음招辭때에도專혀記憶이아니남으로곳살오지안코丁丑年에逆賊이李潑을因하야와본즉일을남이모르고이몸만아는것도오히려숨기지아니하엿사오니엇지一張편지만숨기여欺罔罪에빠지릿가이몸이朝廷일을探知하고자함이아니로대이몸이常時辭說이순하지못하야남에게시긔을밧는지라늘남의말이근심되야시긔하는말을듯고자함이라엇저敢히朝廷事를알라하리잇가癸未年에李珥가論劾當한일을或이몸의所爲라하야

再啓에不允하시고三啓에停止시기시고同三日三更에出獄시카
여城門열믈기다려出去하라하시다押去都事는嚴仁達이러라
○白惟讓이死後에그아들振民과興民이楊州에잇는자라並拿來
하니供招曰아비가아지못한일을자식이엇지아오릿가업퍼진둥
우리에엇지完卵이잇스리잇고하고다杖下에죽으니라湖南（全
羅）儒生姜涀、梁千頃等이吉三峯이崔永慶이라하야濟源察訪
趙應祺에게말하니應祺가監司에게報하니監司의狀啓（即接알
외는上疏）로拿來推鞫하얏는데崔永慶元情에이몸이聖時를만
나猥濫히天恩을입사오나분수를헤아려跼縮하야敢히百執事를
따라　聖恩의萬一을갑지못하엿삽더니이제도리여奸黨이謀陷
한배되엿사오니萬死難贖이로소이다이몸이少孤（아비일즉업
다는말）하고貧病하야田庄에可往처가업서城中先人）廢廬에
四十年을사압더니癸酉年分에虛名으로猥濫히六品官을시기시
니分數를헤아리매견대지못할지라敢히供職치못하고恐懼히
謝　恩만하고곳晉州로나려가杜門藏跡한지가거의二十年이압
더니지금에不幸히奸人의謀陷한바가되엿사오니奸惡之輩와一
時에面質하야刑罰을바로하심을請하오며몸이性禀이本來미련
하고완만하야能히사람을따라오르나림을못하야世上이미워
한지오래드니지금奸黨之輩가이몸을逆賊과사귀엿다하야三峯
이라指目하니이몸이逆賊과알도못하고사귀지도안함은國人의
다아는배라이몸이發明할것도업삽고오직天日이나려다보시오
며丁丑年分에자식이죽어슬제發引하야上京하엿삽드니逆賊이
李潑을因하야서조상하오니哭泣之中에한번얼골만보고그후는
다시못보앗사오니忽々히吊褒한것도이몸이살우지아니하면알
사람이업사오니이몸이엇지敢히一身의死生으로天日를欺罔하
리가이몸이만일사구엿슬것가트면逆賊所藏편지中에엇지한장
書札이업습니가오직天日이나려다보실뿐이오며함을며前日吊
褒왓슬때에그爲人을보오니詳知치는못하겟사오나大槪간사하
기太甚한고로이몸이항상安敏學、李潑等을儆戒하야親厚하지
말라하엿사오니이몸이엇지交厚할理잇습잇가또萬壕洞之說은
平生의뜻도못한바러니지금처음드럿사오며年過六十하고病으
로人事를廢하며杜門藏跡한사람이五六日程途에逆賊과相從할
理잇습잇가鄭彦信書札中崔孝元이라고한것과尹起莘書札中崔
丈이라한것의其中所言은이몸이알길이업사오니必是挾雜輩가
서로말한것이니이몸에는是非의干涉이萬無하옵고하물며三峯
之說은더운無理하니大凡사람의別號는必以平生工夫중맘에잇
는바로하고그러치안흐면必以自己사는近處山川으로하나니
이몸은지척지척한못가에사온즉무슨依據로이런別號를하오릿

다하니 傳曰仍囚하고從容히處理하라

○十九日에兩司가廷鞫하기를合啓하니 不允하시다

○二十日에依啓하라하시니當日四更에처음으로刑罰밧고下獄하다

○二十一日에禁府啓曰罪人이病重하니加刑事를엇지하오릿가 傳曰加刑을免除하고遠道에安置(귀양)하라하시니甲山에定配(귀양)하다

○二十二日에兩司가다시推鞫할일로合啓하니不允하시다

○二十三日부터兩司가連하야세번알외고玉堂이두번劄子를바치나다不允하시다

○二十五日에 答曰이미짐작하야罪를定하엿스니更鞫하고加罪하면不可하다近來이일로인하야騷擾未便할뿐아니라罪人을만히推鞫을못하야決定無期하고彦信은임이容貸를許諸하엿스니上下가相持하다가萬一得病하야獄中에서지레죽으면죽음을容貸하여준本意아니요도리여體貌가損傷하리니速히정지하는것이甚當하다하시다

○八月初一日에 答曰엇지이러케固執하는고조칠만하면何必留難(상지)하리요彦信의爲人이不過不學無識하야스사로大罪에빠진거시라逆賊이彦信을죽이고자하얏슨즉彦信의맘을알지라그事情이맛당히容恕할배라사람을可히그中道아니게論難할것이아니라不允하노라

○初二日에 答曰彦信의罪가진실노잇스나다만사람議論하는데그權衡이中道에맛는것을貴히여기나니彦信이平日에邪心업시國事에盡心한것은可히소길수업는일이라그偏黨을私立하고서로排斥하는者와는달느고不學한까닭으로大事를臨할줄몰나大罪에빠지나니古人이말하되春秋(書名解見上)에通티못하면반다시首惡의名을쓴다는것이이를일음이라彦信에그情勢를可矜히여길배요深罪할게업는이라처음에는後人을懲戒코자하야法대로하랴하엿드니諸大臣의뜻이至極함을보니可히更易티못할지라予意는여기에다하엿노니맛당히煩論을말것이니라

○初九日에 答曰推鞫도안이하고定罪도아니하엿스면이러케고집하는게可커니와旣爲推鞫하고旣爲定罪하고旣爲反覆商議하엿스니到今에는다시할수가업고억지로다시鞫問하야或싸려서죽난데이르면大臣을殿庭에서죽엿다는일홈이반다시잇슬거시요上下가相持하다가或病으로죽으면또大臣을下獄하야病死케하엿다는일홈이잇슬지라다不吉하니卿等은곳停止하야한가지는速히謫所에보내고한가지는三省에叅鞫하면罪人處決하는데지체함을免하게할뜻하니엇지穩當티안으리요不允하노라

과持平白惟諴이啓曰臣等이大司諫沈忠謙과司諫吳億齡의避嫌사연을보오니鄭彥信의欺罔締結한罪만들고한말도告者斬하자는데밋치지아니하엿다하고且曰그드러난罪로도그律을判定할것이어늘이제處置할道理가업다하니그뜻은알수업스나逆變의처음에彥信이推鞫大臣으로告者十餘人을斬하고滅口反獄의計를하고저하엿스니그마음먹은것을캐면締結欺罔은足히恠異할거시업고일로因하야人心이陷溺하고倫紀가쓴처欺罔하고두돈하는者가接跡하야일러이니彥信의罪를말하자면告者를斬한한가지가엇지緊重하게鞫問할말이아니리오만일임이드러난罪를因하야判定한다고하면彥信의罪狀이南海로竄配하거前에드러낫스니討惡誅罪를謫地에서더할것시어늘何必備忘은大臣과三司에秘密히나려다시拿來할것이어렷가既爲拿來하엿슨즉엇지鞫問도아니하고輕率히먼저判定할理致가잇느냐하니忠謙의말이自己事를引嫌하는것이나大罪解釋에緊節한말이업는실수는不無하오며臣等이重하게討賊의義를量論코자하얏삽드니大司憲李齊閔과掌令申磏이論議가不同하야마침내立異하오니勢難相容이라臣等의官職을갈어주소서　答曰勿辭하라하시니大司憲李齊閔과掌令申磏이啓曰沈忠謙、吳億齡의알외인말삼은臣等도請罪하자는알외임아니라다만自劾하는辭로料量하온지라일이或遺漏하고말이或分明치못하나獄事가반다시이것으로輕重될것이업거늘論劾까지이르니言官의過重함이라所見이各異하야敢히苟同치못하오니臣의官職을가러주시옵소서　答曰勿辭하라李大司憲과申掌令이갈리다

○政院이大臣推鞫하는前例업슴을알외니다시大臣에게議論하라命하시다領相李山海의議論은三省과庭鞫이다前例가업슨즉今日之事는不得不맛당한料量을쌰흘것이라何必억지로固執할거시리오오직처분에잇나이다沈壽慶의議論은三省推鞫이다前例가업다하니庭鞫(殿庭에서鞫問)도無妨함니다右相柳成龍議論은委官이禁府에서알외인말삼을보오니그臨事하야愼重한뜻이至極하온지라漢時에大臣을重히여겨서關木索、受笞棰(갈찌고四肢묵고매때리는것)를朝廷의辱이라하나그犯罪하야鞫問바들때는不過將軍以下二千石祿먹는이가名이府庭에서가터다사렷스니지금三省이交坐하는例라　祖宗朝에임의이런일이업스니차라리漢時雜治의例를조처그獄을다사람이依據가될듯하나重大한일이라臣의어린所見에는　흔도리업사오니오직처분에잇나이다　傳曰明日闕庭에서推鞫하라

○十八日에元情이入啓하니처음賜死(약먹여죽이는것)의命이나리시니諸大臣이回啓曰大概我國에서前에大臣을죽인일이업

○二十日閉門後、 委官의秘密啓辭를禁府都事가門틈으로들이니大槪는鄭彦信이逆賊을締結하야君父를欺罔한것이非但宗社를저바리고君父를업수이여길뿐이아니라崔鄭이腹心과窩穴이되엿다는것이라그밤四更(午前三四時가량)에禁府都事李培達이拿來할일로出去하다

○七月初五日에拿來하야入京하니大祭에齋戒로因하야三省(古例에大罪人은議政府、司憲府、司諫院、三省官員이會同鞫問하는것) 推鞫을못하다

○初八日에問事郎廳이委官의뜻으로啓曰이제이미來하엿스니推鞫할것이나事體가凡常한罪人과다르오니엇지하오릿가 傳曰此亦罪人이라鞫問하는대달리할게업슬듯하나그러나議論조처하라回啓曰大臣의有罪한이를三省에서鞫問하는것이前에可考할例가업사오니臣等의어련뜻에는他大臣과가치鞫問하는것이當然할뜻하오나可否를알지못하와오직 下命만기다리나이다傳曰他大臣과議論하야알외라沈守慶의議論은大臣鞫問하는것이可考할例가업스나不可不推鞫하랴면다른이와다를게업슬듯하오니他大臣과가치推鞫함은當否나알지못하오니 오직처분에잇나이다金貴榮은病으로못議論하고領相李山海의議論은委官의啓稟이진실노意見이不無하오나임이大臣이 命을밧자와鞫問하오니아모리他員과同鞫을안하더래도無妨할뜻하오며前에大臣되엿든者의有罪鞫問은진실로다른罪人과다르오니委官에啓稟이뜻이實노여기잇난것이올시다그러나 祖宗朝(예전임금님때) 에大臣의得罪한이에推鞫하는例가必有하야可考가잇실듯하오나臣이聞見이널지못하와記憶을못하오니禁府로하야금前例를詳考하야處之하라하심이無妨하오이다右相柳成龍의議論은委官이임의 命을밧자와鞫問하는데에다시他大臣과同叅하라하면事體만穩當치안할뿐아니라前에엽든일에創함이어려울뜻하오니오직 처분에잇나이다하다

○初九日에 1答收議에曰犯罪大臣推鞫하는前例를다시상고하야알외라禁府回答曰本府의오래인謄錄(可考文書)을反覆詳考하온즉犯罪大臣을本府에서推鞫한者의前例가업삽고康純이가南怡의招辭로因하야 親臨하신데鞫問하든것은잇사오나다三省可鞫이안이요이外에可考할文書는업사오니政院으로하야금廣考日記하야알외라하심이何如하니잇고 依啓하라政院(承旨所在官署) 이啓曰臣等이(알만한)可考日記를反覆考見하오니禁府에詳考하야알왼것外는可據의例를엇지못하엿사오니엇지하오릿가傳曰追後에推鞫할지라도詳考하야알외라

○十五日에大司諫沈忠謙과司諫吳億齡이避嫌하니掌令張雲翼

百年뒤에베플지아니하섯슬것이요 (春秋에百年뒤라도罪惡은明白히적어붓으로鈇鉞을대신한것) 王敦이當日에跪斬을免하리니 (晋王敦이反한뒤病으로죽으니其弟王導가跪斬其尸하고更厚葬한것) 엇지이런리치가잇스리요이뿐아니라그逆賊을推奬하야이變을비저내엿스니그罪의근본을캐면足히滅族할지라潑等이알음이잇스면또한辭避치못하리라그러나前啓대로廣議하라

○六月初二日에二品以上을收議하니黃廷彧、兪泓 金命元、尹卓然、朴忠侃、黃琳、邊協、金貴榮、李山海、沈守慶、鄭澈、任說、李陽元、等議는當初에自服을아니하고杖下에죽에스니證據로罪를얼커重罪를더함이穩當치못하다하고崔興元、尹根壽는집에잇서收議하니또한갓고崔滉은在故 (病이잇다는休暇) 라不收議하고權克禮는追後議論이갓고權徵의議는 上敎를밧자오니辭意極嚴한지라臣이敢히其間에무슨容議잇스릿가마는刑政大體는一世의勸戒에關係되는지라分毫라도未盡한事情이잇스면사람의말이잇고獄事가不成하나니潑、浩의平日所爲와逆賊의招辭를헤아리면潑은知情隱藏한律에自服하려니와浩는潑보다분간이잇는것을만일叅謀하엿다指目하야上刑으로行刑하는것이未安할듯하고汲은술이나먹는미련한微官이라이미推奬醸成한자최가업스니逆賊에게무슨輕重이잇섯스리잇가重律에混을加하는것이過重할듯하오이다

○初二日에正言李洽이알외니大槪는前司畜崔永慶이逆賊과親厚하니削奪官爵하자請함이라 答曰崔永慶은予가누구인지모를사람이라逆賊과交結할때現著한證據가업스니置之하는것이未爲不可라奪爵할것이업는이라하시더니後에允之(許諾)하시다

○成渾이辭職하니同知와禁火司提調를가르시니翌日에出城還家하니라

○初九日館儒(成均館儒生)가上疏하니大槩는成渾이還山하야士類가失望이라는말이라 答曰이疏章을보니집히아름답도다成渾의爲人을내라야알아노라그病이挽留하기어려워아직歸思를조촌것이未爲不可라諸生은予意를알라하시다

○十三日에柳夢井의招辭드러오니 傳曰昔에諸葛亮이治國할때純情으로自服하는者는암만重하나必釋하고巧言으로꾸며대는者는암만輕하나必罰하더니只今夢井이逆賊과締結한形狀을聾者도알것이어든더구나그일이簡札中들어난것이라대단패심하니엇지容貸하라다만將來에訊問할사람이만으니夢井을아직刑訊하지말고因囚하라

엇을쓰려하저못하고外方儒生의上疏를因하야加罪하면事體가未安하고後弊가잇슬가하노라彦信은海島에귀양가서죽을날을기대리니不過, 한老草이라何必加罪하리요내뜻은置之勿論하고體面을두며後弊를막는거시조흘뜻하니卿의뜻슨엇더뇨李山海再啓(알외)曰鄭彦信前後罪狀을뉘痛憤치안으리요마는但그凶悖한말외臣의긔억한바를대강살위엿거니와그간曲折의文字로다하기어려운것은入侍하는날을기다리엇삽고 聖上의好生之德으로불상이여기새特命減死하심을은근이未爲不可로알엇더니聖批를뵈오니感激하와다른議論이업나이다 答曰知道라

○二十八日에李潑等을收議(公論處理)할새領相李山海의論은臣의愚見은禁府回啓와갓사오며罪狀이이러타면輕率이의론논하기어려우니오직 聖上의료량處斷에잇나이다沈守慶의의론은小臣은李潑等推鞫할때다만傳播한말에逆賊과書札을通함이만코련락한形跡이드러낫단말만듯고그逆賊의입에서엇더하게난것은알수업사오며不服하고죽은뒤에賊口의쓰러다님을因하야同謀의律로處斷함이刑政의大體가아닐가하오니오직 處分만바라나이다金貴榮의議論는小臣이老耄몽농함이醉夢中에잇는것갓사오니엇지刑政大體를의론하오릿가마는 下問하심을밧자와敢히辭讓치못하고말삼하나이다李潑等이前後에逆賊과親密한形狀은발키알지라王法으로處斷함이악가울게업스나그전하는罪目을보온즉다만親密한것만잇고別로同謀한단서는업사오니只今同叅의律로써追後로죽은몸에더하는것이刑政大體에엇덜지모르오니오직 처분만바라나이다 傳曰鄭彦信事는禁府의前日取稟은勿論하라고禁府에일으고李潑等逆賊의形狀은발키알지라이것을不討하면王法이廢止되고倫紀가破滅할지니禁府로吏議施行하라일으라

○二十九日에吏曹判書柳成龍을右相을拜하시고崔滉은吏曹判書를서지서다

○委官이啓曰李潑의罪가들어난지이미오래니誅討하는義에上敎가至嚴하시니臣等의昏昧함으로도眞實로容恕하기어려우나前日 下問하심을밧자와대강所見을알외와他大臣에게收議합시사하얏삽드니他大臣議論에輕擧하기어렵다하오니미리朝廷에議論하와中道로處理하는것이올을가하와敢히알외나이다 答曰潑等의罪狀이決코可疑할게업스니可히하지안할일가트면내가前日小々한刑罰에도상가하엿거든己死凶漢을何必罪를더하리오마는討逆은天下의大義라至嚴至重하니潑等에게一毫나叅的할疑心이잇느냐이러타고하면어린아해라도우수리니議論하든이의말같으면聖筆이 (孔子에春秋筆法이란말) 鈇鉞을

것) 할것도업스되다만趙綱이逆賊이金孝元에게移書하엿다하니逆賊이子弟를爲하야入學할야면交友의當道(當局)한者가하나뿐이아니어늘何必永興으로잇는孝元에게부탁하얏스리요果然近理하냐堂이人心險惡한쌔에意外叵測한일이날싸두려우니決코獄事을쇠러낼일이아니라대체堂々國家로外方儒生의荒雜한上疏로因하야鞫問하고刑罰하면事體가大端傷하야後弊가잇스리니置之함만갓지못한줄로禁府에말하야回啓하라고하라禁府ㅣ回啓曰傳敎하신것은臣等도梁洞等疏中의逆賊이兵器分送하엿다는일은그모호하야不近情理한것을아오며趙綱의招辭에金孝元에게移書하엿다는辭說은단지大進에供招이요마츰내어더보든못하엿다한즉그편지가果然孝元에게보내엿는지亦無可信하니臣等이그根據업는줄아오나刑推하자請함은本府가 傳旨辭緣에敢히자의로論理못함이라前例를조차刑罰하기를請함이나이제聖敎를밧자오니참事理에合當한지라感激함을이기지못하겟나이다趙綱等도분간하는것이合當할듯하오나오직처분에잇나이다 答曰趙綱은刑罰말고放送하고房大進은勿論하라

○二十七日에領相李山海가身病後出仕하고알외도小臣이性품이본대누긋하니남이암만重罪로排斥하나臣이일즉이남에게對하야憾情을부리지아니함은平生의自勉하든바라近日의誹謗을아모리하더래도臣이엇지一毫나혐의하겟슴닛가다만朝廷體貌도至嚴하고士夫의廉恥도또한重하니罪의有無는姑捨하고남의말을듯고염치업시관망할수업사오니아모리 聖德이널부사譴罰을아니하시나臣의自處하는道理는重한責任을免하고杜門不出할지라엇지偃然히얼굴을百僚之首에들싸더구나言官은내보내고臣만在職하오니이것으로衆情이더欝拂할가두려우니臣의민망한것은이것뿐이라即今賊黨을다업시하고邦運이維新하니大小臣僚가各各맘을닥고가치화합하야職分을다하야朝廷이和平하고國家를安靜하게하는것이今日의急務라이것을하게하는責任은오직擇相에잇스니반다시德과物望이놉하一世의表準(代表)할만한이를시겨야그效果를일울것이어늘臣갓치無狀하야人議의容納지하못는者가감히하루나잇슬수잇슴닛가황송한처분을입사온지라不得不염치업시나섯사오나낫치뜨겁고국축하여엇지할수업사오니伏乞 聖明은特히내치시고賢相을새로내시사朝廷을바르게하소서 答曰自古로大人君子도만흔誹謗을바덧거든더구나지금이랴卿은安心하고國事에만盡心하라또鄭彦信의罪는禁府에서已稟하엿스나卿이病으로잇는싸닭으로아직處理를못하 노라彦信의前後罪狀이極히駭然하나다만흉패한말이드른이도잇고본이도잇거늘엇지하야말을아니하며 무

네에게는하시지안코도리여이에게더하면臣은의아하고관망하는者가일로인하야得意하며忠直之言이　上聞되지못할가두려워하노이다대체國家에서言官대접함이甚히重하야아모리避嫌할것이잇서도朝廷의처치를기다릴것이어늘갈나시는命令을即접하시니臺諫을重히여이고國體(체통)를尊崇하는게아니라은근히言官의責任이일로붓터輕해저서公論을維持하지못할가두려워하나이다臣이聖民으로더부러一面의얇이업사오니감히두둔하는게안니오라조정의체통을액기는바이올시다臣도또한聖民에게집피붓그러운것은聖民의말한바가臣도前에드른바라몸이말할처지에잇서침묵하야引避(避嫌)하는날에다말을아니하고또聖民과갓치譴責을아니당한것이臣도실상罪가잇는지라엇지섄섄하게붓그럼을감추고言官으로잇슬수업사오니請컨대罷職하라　命하소서　答曰勿辭하라

○二十一日政(任官遷職등)에特別히洪聖民을慶尙監司를시기시다黃愼이辭職하니遞之하시고또特別히高山縣監을시기시다

○二十五日에憲府가時務劄子(小紙로알외는上疏)를드려알외니答曰劄子를보니甚히아름다우나다만나의臺諫을排斥한것은그黨派의생각으로남을모함하야때를타방자한者를排斥할뿐이라劄子의말은깁히생각하리라

○二十四日에禁府啓目(上疏에添付한目錄)에梁洞의疏로因하야泰仁居、房大進、房大遂等을拿來할일로羅將(禁府에잇는警察官갓튼것)을發送하얏삽드니同縣兼任井邑縣監回答에逆賊門生房大進房大遂等을同縣에가搜探하오니各面에本無하옵고同縣校案과(校生名簿)吏屬鄕校案을낫낫치상고하오나그兩人이새로反하고房姓이업사오니捕捉不得으로公文이本府에온지라本府는달니알길이업사와恩津縣監趙綱에게무러처치하라命令하엿다아뢰니依允하시다

○二十六日에　傳曰李潑等이처음鄭緝의招辭에나고또宣弘福의招辭에나고또於四伊의招辭에同叅한일이넉넉이알것이고더구나그平日에逆賊과단연히련락하야한몸이된形狀은어린아해라도알바요往來書札이父子兄弟에서더하니이런데刑罰을失手하면엇지다른사람을다스리리요春秋(孔子께서著述하신深嚴한史記)에討賊하는義理가사람의生死와때에早晩이업다하니潑等의事實이이미드러낫고證據를이미알엇스니依律(法대로)處斬할것을議啓하고逆賊이鄭彦信에게兵器를分送하엿다는말은설령十分的實하다하여도우슴거리도못되는것이라彦信이드러도반다시不服하리라長箭一郡가무슨소용이잇스리요더구나上疏辭說은모함이百出하니무를것도업고刑推(따려뭇는

하라聖民이아뢰여曰鄭彦信의凶悖之說을推鞫諸臣이或드럿다고하고或記憶을못하얏다하니臣의뜻은지금만일觀望하여그終始를드러낫낫치알외지안으면君父를欺罔함이니엇지天地間에서오릿가그러하야말하기를이런뜻을逆賊推鞫하는날말슴못하고또彦信을論罪하든때에알외지못하온지라臣이彦信과罪가갓다한것이올시다　答曰知道(알엇다)라

○委官이알외되人臣이國家無前의變을當하엿스니心骨이압퍼서단지誅討의不嚴만두려워할것이어늘鄭彦信이大臣의몸으로방장推官에잇스며도이런凶悖之言을부려두돈할計策을부리고자하니이사람이무슨心情이잇서서그은혜를저바리고逆賊을두돈하야방자하고괴탄엽슴이이럿틋이심하니其言을廳中에서發하올제左右推官의가치드른바라다시무를것도업고鄭彦智는逆賊을두돈하여欺罔함이그아우와一般이로되그告者를죽이자주장할때일향贊助한것은듯지못하얏사오니二人情狀을짐작하서서罪를定하심은다만處分에잇슴이다　答曰今日은領相이업스니다음에議論조처하리라

○二十日에領相李山海처음辭職上疏를드려알외니備忘記(承旨에게말삼하면承旨가적어두난文書)曰卿이엇지별안간辭職하느냐百計로卿을謀害하는태도를내안지오래라아모리萬人이巧言을하여도아니될것이라卿의한번감을드러주면他相도부지치못하리니엇지조흔일이라하리요卿은다시辭職말고速히出席하는것이조흐리라그러치안흐면後悔할것이잇스리니卿은집히아러하라

○正言黃愼이啓曰臣이昨日大司憲洪聖民避嫌에　聖批(대답)大嚴하사遞職하라신命令이急下하심을보고憂慮를집히하나이다推鞫할처음에邪議가橫生하야ㅣ事機의危殆함이間不容髮이어늘만일聖民과兪泓의힘써排斥이아니면國事가엇지될번한지모를것은國人에다아는바요物情의다痛憤하는바라맛당히暫時라도잇지못할것이온데前日물으실때에或듯지못하엿다고하고或記憶이안난다고하야어름어름觀望만하며질겨명백한말을아니하니이것이果然人臣의事君하는道理오릿가李山海之言은비록耳聾하얏는이보다는달으나分明치못한過失은免키어렵사오니이것이聖民의恠異치아닌것은아니라함이라엇지한彦信으로因하야他人에게嫁禍할計較릿가當初推官때에곳말하지안은過失은聖民도사피치못할바나그辭避의말을보온즉事實대로바로말하야明白하고正直하와아모리山海가듯더라도맛당히愧服하기를마지아니할지라假令聖民의말이좀不當하더라도오히려諸人의左右觀望하니보다낫지안함넛가지금에譴責의嚴하심이저

○十九日에大司憲洪聖民이알외되昏愚한小臣이일즉이推官에참네하엿사온대그때에일이통분한것이한둘이아니와은근이肝膽을다하야天聽에들니고자하오나形勢가어렵고험의적게되야서자저하고일우지못하엿삽고時日이오래되엿사오니臣의罪는萬死無惜이오나그사정인즉가엽슨이다逆賊之變이搢紳의積年盤據한쇠톄난지라鞫問할처음에관망만하는者만어서微臣도아모리推官에잇셧스나時俗사람들에게排斥을바뎌서或말이나면사람들이겻눈으로보니臣이愈泓과서로돌아보고嘆息을하엿사오니그形勢의어려움을可히像想할것이압더니彥信의情跡이聖鑑之下에敗露하야海島의귀양을이미입엇는지라朝廷에一種議論이朝紳이壞敗하고人心이호의미정하니곳타여已甚한擧措를할게아니라하오니臣의妄見도이러하고形跡에嫌疑도避치아니할수엽습으로참말하지아니하엿더니草野에서上疏하야上감께압서드르시는대외지이르오니아모리微臣의一塊肉을가마에던지실지라도臣이엇지生死를計較하야一毫라도欺罔하오릿가다만그때에날은저물고일은急하야오히려그曲折를다못하엿든것이올시다彥信發言之時에臣이실상反抗하고李山海도또한不可라말하엿습니다小臣이그때漢城判尹이라山海가小臣을도라보며내所見도判尹의뜻과갓다하더니彥信이再三우기니山海가슬곳하야曰다시생각하니直截로말하면右相之意도是矣라하더니좀잇다彥信이黃海監司를鞫問하자請코저하거늘小臣이鞫問못할뜻을말하고座中에서또말하는이가잇서그일이인하야곳처거늘山海가알외되分明히記憶치못하엿다亦것은아마大病앗의라昏忘하야그런가보이다그러나恠異치아니한것은아니올시다天日在上하고鬼神이在傍하온지라君父를欺罔하고엇지살리요臣이이런뜻이잇스되이미逆賊鞫問하는날살우지못하고또彥信을論罪하는날말삼을못하얏사오니그罪가가튼지라　聖敎의叮嚀하심을밧자와微臣含默의罪를뉘겨주서나극히황감함이죽을바를모르압고제집에물너와답답함이가삼에북밧처敢히闕下에나와刑罪밧기를請하나이다　答曰卿이임이親見하얏스면엇지곳말을아니하고只今儒疏를因하야辭說를만이하나뇨大凡可否之際에人言의左右되는것이不是異事요彥信의말가탄것은참悖惡하나엇지한사람의말노他人에게嫁禍하리요내가卿의뜻을알지못하리로다괴왕辭職하엿스니依啓하라政院에傳하사曰　大司憲洪聖民의알외는말에欺罔한다는일을政院이알아알외라回啓(對答)曰文勢로보면欺罔이란말이山海를가라친듯하나그아래그罪가彥信과갓단말로보면아마自責한듯하외다　答曰然則洪聖民을牌招하야(朝官은牌로부르는것)問啓(무러알외란것)

로더불어交情이두텁고련락하엿다는거시혓말이아니올시다德義를欽慕하야심장이기우노라하고道의高明한것을본이는다만尊兄一人뿐이라하니極히駭然하오며排節義의論을지어一世人心를眩亂시키는거시그邪說됨이가이말할수업사오며제가이미節義를排斥한다한즉節義에어겨지는일을조와하리니節義에어겨지는일이면무엇이라하오리外

○十三日에李潑의老母와稚子가다杖下에죽고其婿洪可信의아들稅와金應南의子命龍을함께눌너죽이고門生奴僕을다嚴刑하나一人도自服한者가업더라

○十六日에湖南人梁泂梁千頃等의上疏에曰鄭彥信이委官때에告者十餘人을斬하엿다하니委官이回啓曰梁泂等의上疏가窮僻한草野에서나왓스니流聞不實의말이不無할지라玉男의입을쓰고귀를지젓다는거시한빙거라그러나鄭彥信이告者十餘人을죽엿다는것은前에도서울에퍼저서臣亦드름이잇섯슴니다果然이말가트면이것은反獄手段이라그罪狀이容恕하기어려우니此一欵은叅鞫諸臣을불으사무른後에處理함이엇더하올릿가請하니答曰依啓하라領府事金貴榮曰臣은右耳가더막혀右邊사람의말은큰소리아니면들니지아니하니鄭彥信이臣의右邊에안자섯스니告者죽이자는말을듯지못하엿나이다都承旨李準曰臣은鄭彥信과지리가稍遠하고또하든일이만어싼듬이업서서告者죽이자는말을밋처듯지못하엿나이다兪泓、洪聖民等曰鄭彥信의말이無端이나온게아닌가보외다推鞫할제日字記錄업는韓準의啓本에잇기를載寧郡守朴忠侃言內에逆賊이장차錦江을건너漢江에到達하야一路의烽火와各驛人馬를막고쏜은뒤에犯闕할計策이라하엿거늘鄭彥信이보고曰이것이甚히駭怪하도다如此重事는맛당히某人所聞、某人所供이라事由를갓추어쌀니알월것이어늘某人所聞、某人所供이라는말이업시泛然한朴忠侃의말로上聞까지이르니이것은實상無根之言이라만일다사리지안으면將次紛擾를견대기어려우리니이런말낸者十餘人만斬하면浮言이自止하리라하기로臣等이심것排斥하엿나이다領相李山海는稱病不來하다

○十七日에　上이郎廳을부르사領相에게收議하라하시니領相이알외되日久之事라分明히記憶은못하오나그때黃海監司韓準의書狀을鞫廳에날이시니逆賊이將次犯闕이라한것은잇사오나사연은자서히알수업사오며그中回啓에자서한事由를가추어不分晝夜하고急々히달녀알월일로監司에게下書하시자하야蒙允(許諾을입내)하여삽더니鄭彥信의말이그때난듯하하오이다答曰知道(알엇다)라

라이몸이아모리無識하나엇지節義가世敎에關係되는줄모르잇
가이몸의前日지은者는朱子글을읽다가朱子의議論에늣긴배잇
서서東漢節義의弊를말할뿐이니節義란것은義理에밝어서利害
之私를가리지안하고그平日에몸의行한것이足히人君을밝게하
며臣下를곳게하고禍本을색히고姦萌을쎠고不幸히患難을맛나
면節에伏하고義에죽난것이라東漢의士가그大義가맘에백혀서
死生에變하지안은것은참可尙하나諸本傳을상고하야朱子의뜻
을硏究하면職分을닥지안으며義理를심쓰지안코朝庭을濁亂하
며天下를나려다보고항상人物을비평하며朝廷을훔뜨듬으로서
숭상하야公卿以下가그評議를두려하지안한이업서신을벗고차
자가니이것은學生이國命을자붐이니陪臣이國命을잡아도可以
人國을亡할것이어늘더구나學生이國命權을잡우면엇지國을長
保하렷가正히朱子의議論한바節義之士가그지위에合當한말을
함이아니라이것으로禍를이름이맛당하다한것이라그럼으로이
몸이그윽히朱子뜻을取하야오직節義의名만알고節義의實을모
르면그弊가或驕慢하고虛誕한데이르러서마참내利害之私에빠
저政事가그길을못엇고지위가그사람을못어더微細한데서措處
를일어서小人이그틈을타면나라쏠이되지못함을말함이라이럼
으로梁冀가質帝를죽일적에李固ㅣ丞相이되여셔그罪를聲討하
야法으로죽이지못하고도리어절제를밧고도쏠겨쏠겨참아스며
宦者가地盤을어더錯亂할제竇武가죽일야다가先後輕重의차례
를잘못하야마참내士類가죽어업서지며나라도싸라亡하는禍가
잇섯스니이것이다ㅣ節義의實상을심쓰지안하야그럼이라반다
시學이明德을밝혀節義의근본을연구하여알며誠意正心으로節
義의實狀을行하는대일으면人道가바르고規綱이서서아모리伏
節死義를하고자하나伏節死義할患이제절로업서질이란것이요
이몸의前日議論한바節義淸談이말은비록分明치못하나其實은
節義의根本을培養하라함이어늘도로여節義를排斥하엿다하니
이것이이몸의本心이아니라發明할바가업서원통을품난바올시
다招辭를알외니傳曰議論하여알외라委官（臨時獄事를맛튼大
臣）이回啓(대답)曰汝立의터본것은一向稱寃하야鄭汝能等으
로갓치一處에서對證하야달나기까지하오니實情이아닌듯하거
니와排節義一說을지어後進를眩亂케한것은그앗의禍가洪水猛
獸보다심함이잇사오니刑罰로實情못기를請하나이다答曰依啓
하라刑罰로一次訊問한後에加刑을請한대答曰照律（法律條例
대로하난말）하라하시니처음에渭原으로귀양을정하엿드니委
官이다시알외여慶源阿山堡로改定하니六月에配所(귀양터)에
가서七月에죽다委官이또알외되이書札를보매鄭介淸이逆賊오

이몸이本시寒微한집後孫으로發憤讀書하야망녕되이古人을가이배우고풍속을가이變하리라하야前後세번上疏에다道學를밝히고人心을맑힘으로근본을삼더니壬午年에本州牧使가이몸의虛名을誤聞하고道薦함을因하야本州訓導를시기니능히多士를눌너가리치지못하고또州人의猜忌하난者만음을알고苦辭하야就任을안햇드니두번재시기니不得不供職하고이몸의本性이쌧쌧하고못생기여때를따라변통성이업서서때는古今이잇서도人性은古今이업다하야小學四書近思錄等書를부지런이가라처서날마다衣冠을正하고人事범절을古禮만좃게하고或게른者이잇스면종아리채로罰하니信仰하고行하는이도만흐나其中에尤甚히교만하야몸단속을질기지안는者가怨讎가치미워하야辭色에나타나서校生洪千璟가튼이는面辱까지하는대일으럿삽고이몸이自度하오니誠意가족히남을感動시기지못하고사람들로더불어善을하리업서곳自罷하고왓드니領相朴淳이편지하되侮辱當하는일은孔孟도免하지못한바어든더구나末世는가보냐介懷말고부지러니가르처成就시기라하엿스며其後牧使가이몸을本州書院々長을삼엇드니前에含怨한者一二人이同類를거느리고士主(牧使)에게告치도안코自意로院長에除名하니그뜻은不難知也ㅣ라마츰내죽이고자함이니이다逆變뒤로혀를놀니고거짓말을꾸처내난것이無所不至하고丁岩壽等上疏에이몸의所著인東漢節義와晉宋清談一說을指目하야節義를排斥하엿다하며이몸이尹元衡·沈通源家에托身하엿다고無形의言을지여내서오히려이결로죽지아니할가두려하더니今者에또이몸이儒生趙鳳瑞와함께汝立觀臺之地(亭子)에갓다하압고羅州사람들이任意로이몸의罪目을增加함이三次까지이르오니其謀陷하야꼭죽이랴고하는형상이숨길수업삽고이몸이汝立과아모리一道에살어도한번도본적이업더니乙酉年分에校正郎(官名)으로잇슬때처음보고公廳에서講敎한지겨우十餘日이니무슨친密할일이잇슴잇가趙鳳瑞는더구나汝立의面目도아지못하난것을監司가逆黨에싸진者를사실할일로本州에公文하야儒生九十餘人이다모이나逆賊과切친한사람은專혀업난지라鄕所數人과校生六七人이同謀하고이런誣告를함이니極히根據가업삽고趙鳳瑞난이몸에게受學한까닭으로한께갓다하니더寃痛하오며이몸이참汝立의터를보러往來하야스면逆黨에서엇지一人도告發이업슴잇가이이몸趙鳳瑞와가치터를보왓다는것을羅州鄕所와鄕校有司·堂長들을一處에서面質하야言根出處을집히覈실하야寃枉을밝히써서주소서하다

○追後에供招曰節義는사람의맘에꼭박히여綱紀붓드는棟樑이

러울지라이번逆變은전에업든배라臣子된재누가그자의가죽을말고고기를썹코자아니하리오마는이일이날처음에邪議가우ㅣ이러나고是非眩亂하야잠간사이에事機의危殆함이참아말할수업드니推鞫諸臣의忠誠을뽑내고義理를자냄을입어힘써異議를막고못고핵실을王法에의지하야凶謀逆狀이쉼김업시다드러낫사오나그밤낫에애쓴功이엇지臣等一時奔走한수고보다못하리요이런功으로歃血(漢高祖가諸功臣을封할새白馬의血을찍고盟誓한일)之盟에참여하지못하고臣等만茅土之封을눌이오니臣等의마음만未安할뿐아니라數世之後에公論이뒤집펴奸人의말거리가예셔안이날는지모르오며臣等이祖宗以來錄勳舊典을상고하오니逆黨鞫問에叅與하고功을記錄지아니한者ㅣ업사온것은朝廷의討賊之義를嚴이하고人臣의循國之節을褒奬하시는所以라그뿐아니라方今人心이乖惡하야倫紀를밝히지안하야단지邪說을鼓動하야刑戮에빠질줄만알고君父를爲하야討賊의義理를모르오니이때에好와惡를밝히고是와非를定치안코갑작이普施의恩만行하사有功의人만勸奬하시면非但報酬가輕重만일음이아니라國家의일이나종에엇지될난지모르겟삽나이다臣等이朝廷已定之事를가이更議못함을모름이아니로대公論이북바처갈수록더격열함으로敢이와알외나이다答曰公義가그러타니다시大臣에게무러하라

○庚寅年二月□日에沈守慶을右相을시기고因하야委官을삼다때에曺大中이訊問을밧고獄에잇서臨死에作詩하니「地下若從比干去, 此時含笑不含悲」라하니委官이罪人의臨死荒亂之辭를번거이살울수업고또後弊잇슬가염려하야알외지아니하난지라判義禁崔滉이榻前에알외니　上이부르사그까닭을무르신대沈守慶이對答하되罪人의元情供招外에는他事受理하는例업삽거던더구나죽을제함부로하난말삼이릿가臣은大臣之列에猥濫히잇사오니다만奉法만아나이다　上이震怒하시니沈이힘써免함을求하야三辭에갈어주시고鄭澈로도로委官을삼다

○三月十八日에大臣에게傳(詔)曰領中樞府事盧守愼이甲申年에薦賢할제金宇顒, 李潑, 白惟讓, 鄭汝立을薦擧한지라이薦書를차자보니털이저절노이러서도다此卿은나의본대優待하던터이나일이興亡의관계라덥퍼둘수업노니大臣은朝廷公論대로處置하라兩司가合하야削奪官職하기를알외니　答曰罷職만하라하시다四月初七日에卒하다

○五月에全羅監司가朝廷分咐를因하야逆賊과切親한사람을搜問하야狀啓할일로各官에게알리니羅州鄉所와校生十餘人이告하되鄭介清이儒生趙鳳瑞와가치鄭汝立의집에보와주엇다는것을監司가낫낫치드러狀啓하니곳鄭介淸을拿來하다元情供招曰

官들의말에관계도잇고또大赦를지낸故로放送하라하엿드니내게裏도안코汲々히收用하야사람의마음을眩亂하게하니極히그르도다그날仕進한堂上은辭職시키고郞廳은推考（古例朝官의推考는下級에笞刑과同함）하라하시니判書洪聖民이갈니다

○十六日에左相李山海가待罪하니答曰이것은奸人의쐬임으로슬그머니내마음을흘녀보며朝廷을휘말자는쐬를환하게알것스니내가그사람을어더보라하노라그말을足介意하지안흘것을이미일넛거늘이가치말하니이러면나를困難케함이니卿은介懷치말나李相이또上疏하니　答曰어제卿이먼저나감을듯고마음이놀납드니그後疏章을보니羅州에奸賊數人이잇서은근이朝廷을排斥하니그뜻은卿에게잇는지라내痛憤을참지못하겟노라卿은忠愼寬厚하며度量이萬石실을배갓타큰大臣風度ㅣ잇고柳成龍은學問이참되고國事에盡心하야바라보와도恭敬하겟고또才智가뛰여나서俗儒輩는그萬一도밋지못할바라兩人이나라에柱石과士林에領袖됨을分明이알고平日나의倚賴하고重히여긔든것이어늘只今奸人이나라에틈잇슴을타서卿兩人을처버리며나를어린애로보고손아귀에늣코자하니내痛憤을참지못하여자도자리가편치못하니쐭시기는奸人을잡어야만마음이，시원하리로다過中한擧措ㅣ잇슬지라도不計하라하니卿은待罪하지말며맘도놋코안정하라하시다

○特旨로柳成龍은吏判權克禮는禮判을시키시다

○逆賊을먼저發告함으로載寧郡守朴忠侃은刑曹叅判、安岳郡守李軸은工曹叅判信川郡守韓應寅은戶曹叅判을시키시고密告人學生李綏、姜應麟은堂上에陞次하고趙球는正言을시키시다

○傳曰私奴宋翼弼、翰弼兄弟가늘朝廷을원망하고곽일을내라하야奸鬼趙憲의上疏한것이無非此人의시김이라極히痛憤하고더구나종이主人을배반하야몸을숨기고現形을아니하니綱常을犯한것이라더욱駭然하도다자바가두어推問할것을刑曹에말하라하시다

○二十一日에副提學李誠中을吏曹叅判을시키시니大臣의薦이러라（爲鄭澈也）

○三十日에傳曰朴忠侃、李軸、韓應寅、閔仁伯、李綏、姜應麟을功臣을삼으라하시다

○朴忠侃等이알위여曰臣等의逆賊잡은작은수고가足히생각하실배아니여늘聖德이如天하사特別히恩命을더하사將차이름을鼎鍾（古代에有功者를鼎과鍾에색임）에색이여나라로休戚（盛衰를갓치한다는말）을갓차할지라功이놉흔데상이업스면有功者가마음이풀리고勳이가든대報酬가다르면恩命을입은者부그

極力排斥하야淸官에通치못하고論劾을맛낫스니그先見之忠이古人에못지안으니判書를追贈하고美謚을주어褒彰하라하시다

○十一日에右相李山海에게傳敎하시되逆賊이朝臣에서난것이大變中에도大不幸이라言官이그關係잇는사람을論劾하는것은올흐나近來풍긔를보니波及할조짐이잇는듯하니甚이나의깃버하지안는배라或汎然이相從하는것은사람의常事어늘이期會를타或平日言論이안맛든者를다가리처排斥하면그害를엇지다말하리요만일미치지안을사람에게미치면엇지穩當케되리요만일이러하면卿은심것말니고말녀도듯지안커든面對하야直啓하라이것이卿의今日周旋鎭靜할배니라

○持平黃赫이避嫌(古例에言官이相合지못하면回避하고上疏하면다른言官이나玉堂이處置하야是非를分釋해서措處하는것)하야말삼이甚히張皇하고또大司憲崔滉과맛서니 答曰崔滉의意思ㅣ體統에맛거늘네가엇지온당치안은말을이가치하나뇨만일그러면또일이생길이니勿辭하고물너가기다리라하시다執義成泳은處置하고崔滉과黃赫은다出仕케하니 答曰黃赫은갈라하시다

○十二日에樂安校生宣弘福招辭에李潑, 李浩, 白惟讓等을끄러대여모다杖下에죽고李汲도또한杖下에죽으니弘福招辭에李震吉이讖書(비긔)를柳德粹에게어덧다함으로德粹를자바鞫問하니不服하고죽으니라

○十四日에全羅儒生丁岩壽上疏하니 上이大怒하사岩壽等十人을자바가두라命하시고인하야 傳曰逆賊의變을타서방자이構陷의계교로無形의말을지며奸譎한上疏로은근히賢相名卿을指斥안함이업스니쏙나라를비고야말고자함이니그設心을캐면將次엇지코자함이뇨그凶慘한形狀이極히駭惡하니奸人의쐬임을드른것이的然無疑한지라疏頭以下十人을자바推鞫하고法에의지하야定罪하라하시니臺諫의알윈말과太學儒生趙麟瑞李廷龜의上疏를因하야鞫치말라하시다

○十五日에趙憲이放還할새中道에서上疏하고湖儒(忠淸道儒生)梁山濤, 金光運等이또한上疏하니다當局한宰相을指斥함이러라 傳曰人心의乖惡함이이에일으도다이것들의上疏에朝廷을다排斥하되오직右相以下數人만贊揚하야直言하엿다자처하고도리여情狀만綻露하니우슨일이로다趙憲奸鬼가그래도두려운줄을몰으고朝廷을욥수이여여더放姿하고忌憚이업도다此人이磨天嶺을또넘겟스니이것을承旨가알어두라하시고又傳曰趙憲奸鬼가그마음이심이慘毒하니죽엄을免함이다행한지라言

○十二月初二日에生員梁千會가上疏하야鄭賊과朝官에交密한이가某々라고論劾하다

○初四日에禮曹正郞白惟諴이入京하야金宇顒、李潑、李浩의逆賊과交密함과鞫獄이疎漏한것을上疏로論劾하다

○初七日에兩司論劾으로右相鄭彥信과吏曹參判鄭彥智를罷職하니逆賊과交厚함이더라

○初八日에鄭澈은右相을拜하고成渾은吏曹參判이오崔滉은大司憲이오白惟諴은獻納이러라

○白惟諴이兩司를論劾하야갈리게하다

○十二日에　上이宣政殿에出御하사親히鄭彥信、鄭彥智、洪宗祿、鄭昌衍、李潑、李浩、白惟讓等을鞫問하시니汝立의姪鄭緝의招辭에남이러라彥智、宗祿、潑、浩、惟讓은遠竄하고鄭彥信은中道付處하고鄭昌衍은放送하다

○十二月初三日에憲府ㅣ啓請하되行護軍洪汝諄이陰險工巧하며放恣無忌하야시긔하고모함하는것이그常性이오到處에刑罰이過하야人命을함부로죽이고그居官에貪虐한것은이로말할수업고鄭彥信付處傳의旨를自意로增減하니其心情을알수업는지라罷職하고叙用치말며行護軍丁允福前校理宋言愼은逆賊과交厚하고前佐郞金弘微는李震吉을極力推薦하고前縣監韓浚謙、前佐郞朴承宗、前著作鄭經世는震吉을史局에引進햇거늘獄事쏫나기前에遽然이叙命을입으니還收하압소서答曰依啓하라하시고洪汝諄일은不許하시다

○初四日에諫院이알외되水原府使洪可信은본대逆賊과交密하야李潑兄弟와서로推奬하엿스니罷職하시고承文院權知正字尹敬立은본대名稱업시史官薦에참여하엿스니削去하압소서依啓하시다及第鄭彥信（古例에三公이라도削奪官爵하면科擧한사람은及第만남난法이라벼슬은人君이준것이오及第는自己가한것이니至今學位와類似）은變생길처음楊前에대답할때逆賊을두돈할듯이잇섯고또終始眩亂한、자취가잇서元告까지推治하자하야獄事를늑이고자하니遠竄하시고及第任國老는鞫廳에참여할제彥信에게부처서逆賊을두돈한자취가만흐니門外黜送하소서다依啓하시니彥信은南海에定配하다

○趙憲을典籍望에너흐니傳曰輕易히除職이不可라하시다

○初八日에禮判柳成龍之名이白惟讓口招에남으로上疏하야自劾(발명兼罪를當하겟다는말)한대　答曰賊招ㅣ卿에게무슨관계잇스리오卿은金玉佳士라卿의心志는白日에풀어도알것을내안지오래니前旨를조차조금도介意하지말라하시다傳曰故執義李敬仲이吏曹佐郞때逆賊의名稱이잇슴을當하야고약함을미리

大東野乘

己丑錄 上

○萬曆己丑十月初二日에黃海監司韓準의秘密書狀이드러와알외니그밤에命하야三公、六承旨、禁府堂上、入直都摠管玉堂을부르사다引對하라하시니載寧、安岳、信川等處에서謀反한일이잇다는것이라宣傳官과禁府都事를黃海、全羅道에난호아보내시니全羅道는鄭汝立이더라檢閱李震吉은汝立의甥姪이라入侍치말라하시고이옥고下獄하다

○初七日에禁府都事柳湛이鄭汝立의逃走한것을書狀으로알외다

○大臣과捕盜大將을불으사잡을꾀를議論하시다

○初八日에黃海道罪人等을拿來하야殿廷에서鞫問하라하시고三公과判府事金貴榮、禁府堂上、兩司長官이가티問鞫하다

○初九日에兩司가李震吉이逆賊의至親으로推鞫中에잇스니史官에倂去하기를啓請하니依啓(알왼대로하라는말)하시다

○十一日에判敦寧鄭澈이畿甸에셔入來하야肅拜就任한후秘密箚子를드리니逆賊을잡을것과京城을戒嚴할일이러라答曰더욱卿의忠節를보리로다議論하여處理하리라하시다

○十四日에督捕御史丁允祐、李大海、鄭淑男等을三南에보내다

○十五日에黃海道罪人李箕等이鄭汝立과同謀한것을自服하니行刑하다

○十七日에安岳水軍黃彥綸、方義臣等이自服하니行刑하다

○宣傳官李用濬과內官金良輔等이汝立을捜捕할일로급히全州에當到하야드르니汝立이其子玉男과同黨二人과가티鎭安竹島에숨엇다가官軍이둘너싸고잡으랴하니汝立이칼로同黨邊俟를죽이고그아들을죽이다가죽지안으니곳목찔너죽은지라其子玉男만拿來하다

○十九日밤에 上이宣政殿에出御하사玉男을親鞫하시다

○二十七日에逆賊鄭汝立이伏誅하니權停禮(略式)로受賀하시고百官을加資하시고赦하시다

○二十八日에領相柳坱이卒하다

절겨좃지안ᄒᆞ시다

○領中樞府事姜士尙이卒하다士尙이居家에하는바가없고다만술마시기를조하하며終日말이없고公私의일을모다마음에두지안ᄒᆞ며淸儉自守하야門庭에써드는소리가없으나다만儒者를不悅하는故로識者가不取하다

○十一月에成渾이上疏하야歸家調病하기를請한대　上이大臣에게命議하시니大臣이獻議하되成渾을許退함은不可하고맛당히堂上에陞差하야하야금經筵之職을兼하게하시며薪炭을주어하야금過冬케할것이라하니　上曰官爵이차례가잇는지라맛당히차례대로올릴것이라하시고이에禦侮準職을주시고또薪炭을命給하시니渾이더욱未安히하야갈뜻을決定하다

石潭日記卷之下 終

○三司가비롯오神德王后일을알외다

○領相朴淳이돌아가掃墳코저하니　上曰엇지右相으로하야금홀로朝廷에잇게하라그速히卜하라朴淳이金貴榮으로더부러卜하야鄭芝衍과李珥와鄭惟吉三人으로應코저하니金貴榮이固執하야써하되惟吉이새로重駁를지낫스니不可卜이라하니그뜻이朴大立과李文馨을卜코저하는지라서로오래다투어決定치못하니淳曰大立과文馨은不可卜이라하고이에朴素立과鄭芝衍二人으로卜相하니士論이자못素立으로不愜하게여기더라於是에鄭芝衍으로右議政을삼다芝衍이別로才德과踐歷이없으나乘乏함을因하야급히台司에오르니近古의잇지안혼바더라

可허從祀하야多士의마음을興起할만한이이다 上曰此事는不可爲也니라羣臣이알외기를다하매 上이朴淳을일러가로되羣臣의啓辭에무슨일을行하랴淳이次例로辨白하고가로되經濟司의일을具由以啓하얏스나自 上으로難行이라하시니다시李珥로불러무르소서珥ㅣ進啓曰小臣이倉卒하야그말을仔細히하지못한故로말이뜻을通하지못하얏사오니이제積弊가多端하야王澤이흐르지못하는지라반듯이時務에留心하는者를어더서一處에모이게하야서로講究하야써時弊를改革함이可하니弊端을다改革하얏스면또한可히돌우罷할것이요局을베풀어 오래두고저함은아니니이다 上曰내뜻에는迂濶하다하오니다만어젼사람에게맷길가알지못하는지라前日正供都監도또한弊端이잇셧스니이것도엇지그弊업슴을擔保하랴淳曰各司의官을그마을로供饋케하면곳弊업스리이다珥曰程明道가尊賢堂을設置하자고請하얏스니古人도또한이가튼議論이잇나이다말이朋比事에미처서 上曰近日에朝廷의不和를만히말하는者가잇스니朝廷이不和하면엇지天災를부르지안흐랴朴淳을돌아보아가로되이는大臣의責이라人臣이敢히朋比를하면비록流放竄殛할지라可하니누가敢히朋結을하라珥曰士子가그類대로相從함을免치못하나或識見의다름으로疑阻를未免함도잇거니와엇지서로朋比함에이르리오威怒를더하심은不可하도소이다 上曰李樑의黨이오래塞外에구양갓스니비록生還하나엇지害政함에이르랴朴淳曰 上敎가올흐니이다珥曰맛당히그罪의輕重을보아處置할것이니이다 上曰年久한일을엇지반듯이輕重을난후랴하시고李戩과尹百源을노흐라命하시니兩司가論執하나마츰내蒙允치안흐시니戩이 明廟□亥年間에李樑에게부터士林을害하는데에戩이實로괴를한故로士林에得罪함이尤甚하다

○李珥가 上께알외되日者에널리차저求言하시나某策을쓰고某弊를救하라함을듯지못하얏스니이가튼則한갓文具만되나니엇지써天變을應하리오 上曰어쩌케하면天變을應하랴珥曰만약 殿下께서먼저適莫한마음을(適莫意는見上)먼제세우지마사大臣과밋識時務하는이로救時之策을商確하사更張으로만主張도하시지마르시고또한膠守로만主張을하지도마사祖宗良法으로廢하고들지안는者를修擧하시고近規로生民에貽患하는것을革除하시고新策의可히利國活民할것을講行하사이러틋匡救之術을부지런이求하시며날로하는바가잇스면人心을漸々可히變할것이요世道를漸々可히돌리킬것이오天怒를可히풀거니와不然하면다만恐懼修省으로이름만하고그實이업스면장차엇지써우흐로天心을報答하며알에로民望을慰勞하리오하니 上이

반듯이立心을遠大히하고俗論에거리씨지아니하야三代를期必하야반듯이實學을힘쓰고躬行心得하야一身으로一世의表準을되게함이可한지라그러나만약政事에베풀지안흐면이는또한徒善이니이미能히이가티하고또반듯이賢才를旁求하야庶位에벌려잇게하야하야금각각그職分을다하게하야그말을聽從하면然後에맷기는것이專一하고功이成就되고또人君이반듯이一世의弊를안然後에可히一代之治를일으키고醫者가반듯이病根의所在를안然後에可히對證하는藥을쓰나니이제大小臣僚가모다그몸만爲하야悠々汎々하야하나도奉公하기에留意하는者가없으니自　上으로비록홀로憂勤하시나小民이그德澤을입지못하고世道의나저짐이물이더욱흐르는것가트며士類가或　聖明을仰恃하고能히그말을다할지라도그틈에또平坦한마음이없어서로疑沮하는者가잇는지라今日의弊는枚擧키어려우나大槩病根은能히賢才에게委任하지못하는데잇는緣故라반듯이一時人才를商量하야擇賢委任하야하야금盡誠케함이可하니이제能히實治를짓지못하고한갓無災하기만바라면어드렷가　殿下가災殃을만나시니반듯이志慮를振拔하야循常하는생각에거리씨지마시고功이祖宗에빗나고業이後裔에드리울바를생각하시면幸甚이요革弊一事에이르러는大凡經筵官의아뢴바가當初에熟計深思하야建白한바이아니오偶然히陳達한것이니비록或採擇하시나마츰내實効가없는지라故로自　上으로더욱可히爲治한사람이없음을아시나니此固然矣나臣이妄計가잇스니請컨대大臣으로하여금商議케하사한經濟司를베푸시고大臣으로하여금領率하게하며士類의時務를曉達하고國事에留心하는者를가리여그選拔에參與케하야무릇建白하는말이잇스면모다그마을에내리사商議定奪하야써弊政을改革하면天心을거의돌리거니와이제設使孔孟으로左右에잇슬지라도만약施設하는바이없으면무슨利益이잇스리外經濟司의設置는聞見에生疎한것가트나다만안하면國事를可히할수없어漸々卑下로이르리이다　上曰經濟司의設置가後에반듯이弊事를나흐리라我國의公事를六部에分掌함이뜻이잇는지라大司憲具鳳齡이儒生의不讀書하고空言을崇尙하는弊로進啓하니珥曰儒生의弊는맛당히儒生에게責할것이니엇지可히上達하랴다만自　上으로이미弊端을아르시니모름직이敎化之術을생각하사그可히師表될만한사람을가리사委任하는것이可하니이제敎化를밝히고저하면반듯이先賢을尊奬하야後學으로矜式하는바이잇게할것이어늘自　上으로매양重難케하시니近日의賢者를비록祀典에다드림은不可하나趙光祖의倡明道學과李滉의沈潛理窟가튼것은이두사람은

을勿問하고薦擧하라하시니大臣이李珥로首薦한대戶曺判書를
시기시다李憲國이사람더러말하되叔獻이躐次하니賀禮할일이
나 上이尹鉉가튼자를구하시거늘大臣이叔獻으로應薦하니後
世에서人品이야진가疑心하리라하니聞者가웃더라尹鉉은斗筲
가튼小器라李憲國의말이이러하니라

○兩司가鄭惟吉을論劾하기를마지아니하니 上이領相朴淳에
게물으시되左右相이다闕이낫스니엇지處理할고對曰大臣이彈
劾을만낫슨즉供職하기어려우니이다하니 上이遞改하라命하
시고他相을改卜하야金貴榮으로右議政을삼고鄭芝衍으로吏曺
判書를삼다

○辛丑에風雨가晝晦하고大雷와별악이夏日보다甚하다丙午에
上이天災로公卿에게무르시니入侍者는領相朴淳과兵曺判書柳
㙉과刑曺判書姜暹과漢城判尹任說과左叅贊沈守慶과右叅贊李
文馨과工曺判書黃琳과禮曺判書李陽元과吏曺判書鄭芝衍과戶
曺判書李珥와都承旨李友直과大司憲具鳳齡과副提學柳成龍이
라群臣이坐定하매 上이左右를돌아보아갈아사대天變이非常
하니엇지應할고左右가次例로所懷를각각알외니모다庸瑣하야
可取할것이없고오즉李珥와柳成龍의알왼바가能히다스리는大
體를말하얏더라珥의말에갈오대天道가玄遠하야窮測키어려우
니古史로보건대治亂의形이이미定하면別로災異가없고반듯이
將治將亂할제음에일어나나니비록賢君이라도또한災殃은不免
하는지라만약災殃을因하야惕念하고恐懼修省하면災가돌이어
祥瑞가되나니대개天心이仁愛하야人君으로하야금儆省하야與
治케하고저함이라만약應하기를實狀으로하지안흐면나라이因
하야亂且亡하나니史冊에班々可見할것이라自古로立國이이미
오래면法制가漸々해야지고人心이解弛하나니반듯이賢主가잇
서廢墜한것을修擧하고政事의紀綱을고친然後에國勢가復振하
고其命이維新할것이오不然則因循頹墜하야匡救치못할데까지
이르나니그實狀을보기어렵지안흔지라我朝立國이거의二百年
이나되엿스니이는中衰할날이요權奸의濁亂한禍가만하서今日
에이르럿스니老人이元氣가垂盡하야다시振作하지못함과갓더
니다행이 聖上이나시니이는將治將亂할제음이라만약이제음
에奮興振作하면東方의億萬年無疆한복이될것이오不然則장차
壞敗澌盡하기에이르러救하지못하리라臣이생각건대往時權奸
이用事하든날에도오히려能히支持하얏거늘이제는안으로 殿
下가失德이없으시고밧그로儒臣의布列함이自古로今日가튼때
가드무나天變의일어남이이에이르니臣이두렵건대 殿下가다
스림에未盡한바이잇슴이라대개人君이장차크게함이잇는者는

大臣重加는尙存하는故로物情이未快하야憲府가돗고避嫌하니그말이諫院보담甚한지라玉堂이出仕를請하니識者가그偏僻됨을譏弄하다

○持平崔永慶이上疏하야辭職하고上來치아니하다其疏에畧曰當今에國是가靡定하고公論이不行하야朋比가成風하고紀綱이날로문허지는지라밝음으로幾微를삷히고威嚴으로鎭壓하야偏黨의무리로그智臆을부리게못함이責任이臺臣에잇스니비록古人으로處할지라도오히려어렵거든하물며臣가티鈍愚하고無識한것이그可히當하리오하니永慶의뜻이누구를가르처朋比라하얏는지사람이그所向을알지못하는지라時에永慶之友奇大鼎이學識이업고客氣를崇尙하야議論이偏僻되니永慶이그말을미름이라成渾이李珥를일러가로대崔孝元의上疏가어뗜고그사람이上來하면能히時事를도을가珥ㅣ笑曰一行高의奇大鼎을보태는데에不過하니라永慶이學識이不足하고다만氣節을崇尙하는故로珥의말이如此하다

○具鳳齡으로司憲府大司憲에特陞하다鳳齡이才氣로士望이잇스나오래下大夫之列에맥히더니至是하야特加하시니物情이愜焉하다

○持平鄭逑가上疏하야辭職하거늘不允하셧더니無何에일을因하야遞職하다逑가治邑하매政聲이藹然하고治行의놉흠으로陞品하야憲官이되엿더니施行하는바에未及한지라사람이風采를想望하다

○大司諫金宇宏이일을因하야避嫌하고刑曹正郎魚雲海를論駁하야罷하얏더니宇宏이바로劾遞를입다宇宏이일즉이郭嗣元으로潮田을訟事하야해가넘엇더니宇宏으로同力하는者에士大夫가만흔지라마츰내訟을이기지못하고마음이甚히憤恨하더니刑曹叅議가되매嗣元을罪주고저하니正郎魚雲海가좃지안는지라宇宏이御嫌하더니未幾에大諫을拜하니雲海가사람에게말하야가로되金公이刑曹가되엿슬쌔에사람을誣陷하야私怨을갑흐려하얏다하니宇宏이듯고大怒하야詣闕自訟曰正郎魚雲海가上官을凌蔑하야措手足을못하게하니이는臣이사람의가볍게여기는것이되여自取한것이라請컨대臣職을가르소서 上曰以下凌上함은이는紀綱이업음이라하시고雲海를命罷하시다雲海의爲人이恭遜하고忠信하야犯上할사람이아니어늘宇宏이私怨으로論駁하야敢히君上을쇠기니士論이드러이여기더라俄而오諫院이宇宏을論劾하야갈다

○十月에戶曹判書朴大立이病으로解職하니 上이大臣에게問曰戶曹에맛당한사람이업스니尹鉉가티盡職할者가잇거든爵秩

橵의用事할때에能히特立하지못하야자못流徇한실수가잇서士類가甚히가볍게여기더니拜相하기에미처物情이不快하고年少士類는李文馨이東人에自附한故로文馨을政丞시기고저하고朴素立이또한時望이잇스나文馨은奸邪하고素立은愚愎하니珥가朴淳을일러가로되李의邪와朴의愚로만약卜相을어드면相公이엇지後世의譏議를免하리外鄭林塘가튼이는(惟吉之號)비록疵累가잇스나才華風度가잇서時輩의所推하는者보담은나흐니林塘을保合함이난것이되고次補者는金公貴榮이니貪鄙한人品이林塘에不及한다하매朴淳이그러케여기더라珥가惟吉을保全코저함은그대신을어렵게안緣故라時輩가國家大計를알지못하고또文馨을引進코저하는故로반듯이彈劾하야버리고저하다時에大司憲鄭芝衍은겨를을바다掃墳하고掌令鄭仁弘은歸鄕하고持平崔永經과鄭逑는上來치안코홀로執義鄭士偉와掌令李賂ㅣ在朝하니二人이모다庸碌하야스스로樹立하지못하고時輩에聽命하는者라時輩가하야금惟吉을彈劾케하니於是에憲府가먼저發論하야惟吉을權門에諂附하얏다指斥하고말을極히醜하게하야써遞職을請하니諫院이또한隨發코저하는지라大司諫李珥曰이제만약밝은데를밝히고仄陋한데外지날리기를가리어반듯이그사람을엇고저하면鄭公이진실로政丞에不合하나이제다만崇班에求하면他人은모다鄭公에미치지못하니만약劾遞하고未及者로대신하면劣로優를밧구는지라爲政하는體가아니니勿論함만갓지못한지라同僚ㅣ固執하나珥가能히막지못하고이에啓辭를草하야가로되鄭惟吉이往日에實로씻기어려운疵累가잇스니그具瞻之地에不合한것을누가모르리요만는四朝舊臣으로才華風度가잇는지라臣等이엣기여能히輕論치못하더니만약此事가不發하면고만이어니와今者에는公議가已發하고物情이方激하니三公具僚之地에이미人言을입은지라무릅쓰고차지하야百僚를억지로거느리고朝廷益卑、紀綱益解케못할지니請컨대公論을조츠사급히改正을命하소서 上이不允하시다此啓가이미올라가매時輩가譁然하야啓辭가回護不截하다고하야말하기를말지안흐니諫院이이것으로避嫌하야退待하는지라時에李珥는病으로세번아뢰여이미갈리니玉堂이諫院을請遞하는지라 上이答曰이러틋사람이없는때에新右相가튼이를엇지엇기가쉬우리요사람은오즉옛을求한다하니그右相을이름인저諫院의啓는이忠厚長者의말이어늘돌이어回護하다고指目하니그可하냐그러나이미劾論을입은지라勢가갈지안키가어려우니故로가노라하시다于時에憲府가또한그릇請遞함으로避嫌하니대개三公을初拜할때에議論한즉맛당히改正을請하고만약다만갈기만하면

비록나를劾論하야遠竄하얏더라도만약길에서맛나면내가맛당히一盃를부어가티마시리라澈이又曰時輩가全혀나를알지못하나만약時輩가다敗하면내가엇지盡力相救하지안흐랴時輩가全혀나를모른다하고澈이영영돌아가나朋友가ᄯᅩ차作別하는이없고達官中에홀로珥와李海壽가餞席에안즈니海壽는寡言한지라珥ㅣ戲曰季涵의剛介에다가大中의言語寡默한것으로文彩를하면通하지안흠이없으리라珥가매양사람에게일러가로되季涵은剛潔忠義한선배나그病은다만狹隘하는데잇슬ᄯᆞ름이니그사람은마츰내버리지못할것이라하니時輩가만히 그러케여기지안타一日에　上이侍臣더러일러가라사대鄭澈을내가그爲人을모르나다만일즉이承旨가되엿슬ᄯᅢ에그所爲를대강보니이에介潔한사람이요國事에盡心하더라하시고ᄯᅩ朴淳을돌아보아가라사대내가澈을才氣가잇다하노니領相은아는가淳이가로되澈이果然才氣가잇나이다　上曰내가그狹隘를본지라사람으로반듯이不合할쩍이만흐리라하더니果然이로다만약澈로小人이라고하면제가반듯이不服하리라淳曰　殿下께서澈을잘아시나니知人을매양이가치하시면一時士類가누가心服치안흐리外

○成渾이經筵에入侍하고세번上疏하야固辭하니不允하시다

○掌令鄭仁弘이受暇歸鄉하다仁弘이直氣가잇스나容量이없어處事가精詳한데일흐니士論이或推許치안는지라仁弘이편치안케여기어드듸어돌아가니敏學이語人하되當今東人이國論을主張하야人物의邪正賢愚를뭇지안코다만沈義謙排斥하는것으로君子라하고沈義謙을조곰救하면小人이라하는故로乘時附托하는者가고순도치가티일어나니當此之時하야鄭德遠이山林之士로　王庭의模範이되여一時淸望을졋거늘이에遠大하게經國할쐬를힘쓰지안코汲汲出力하야東人의勢를도으니그東人에有功함이큰지라名望은반듯이더욱盛하나그隱逸의븟그러옴이됨은큰지라德遠이참可惜할진저李珥曰德遠이剛直하나計慮가不周하고學識이不明하니用兵에譬하면突擊將에쓸만하니라

○李珥로大司諫을삼다

○九月에左議政盧守愼이母喪으로去位하다

○大司諫李珥ㅣ上疏辭職하니그뜻에대강가로되當今의急務가東西를打破하고士類를保合함에잇거늘臣이鎭定치못하니請컨대庶官이되여葵藿의誠을다하겟나이다（葵藿은植物之賤이니下對上之詞니用之以自比）　上이答曰卿意는具悉하얏스니勿辭盡職하라하시나珥가마츰疾로辭하야遞職하다

○鄭惟吉로右議政을삼다時에姜士尙이病으로갈리어領中樞府事가되고守愼이丁憂한지라左右相이惟吉로卜相하니惟吉이李

事者라도만약所言이올치안ᄒᆞ면엇지排斥하지안ᄒᆞ랴正言鄭淑男이알외되李珥의말이곳公心에서나왓스니承勳의내보냄으로物情이現然未安이여기나이다　上曰말이낫스니내가밝게말하리라承勳을不必出外나諫院의啓辭로말미아마崇長이太過하야言甚愷切하다고云云하니내가만약抑制를더하지안ᄒᆞ면異論이ᄯᅩ일어날가두려운지라故로補外를命하야物情을鎭壓함이로다時에柳夢鶴、金宇顒、李嶸이珥의近事議論함을보고夢鶴曰尹承勳의趨附한情을逆探치못할지니公言이過하도다ᄯᅩ저사람이바야ᄒᆞ로公을攻斥하거늘公이ᄯᅩ한指斥하면避嫌이아니로다李嶸曰承勳의趨附한實狀을만약灰心滅智하면不可見이어니와만약족음만思量하면엇지보지못할理가잇스랴이가티趨附하는사람을士類가글다안하고돌이어그勢를도아君子를攻斥하니이무ᄉᆞᆫ道理인고珥曰承勳은決코時論에趨附하는것이니만약三司가그그른것을말하는者가잇스면내가말은안커니와이제三司가모다奬拔을더하니一國의公論이없는지라나도ᄯᅩ한言官이니엇지敢히말하지안ᄒᆞ리요ᄯᅩ國事를爲하야避嫌만하는것도ᄯᅩ한어려우니昔에尹穡이張浚을바야ᄒᆞ로攻斥할제ᄯᅩ한穡을가르처奸邪하다하니浚도ᄯᅩ글ᄒᆞ냐한대夢鶴은分辨하야말이만코宇顒은븟그러운빗이잇더라珥曰이것이무ᄉᆞᆫ國事에關係되는지라紛紜함이이에이르ᄂᆞ뇨宇顒曰時輩는이것으로國事를한다하ᄂᆞ니라하다바야ᄒᆞ로三司가珥를攻斥할ᄯᅢ에朴淳이歎曰年少輩가識見이놉지안토다叔獻가튼이는儒林의宗匠을지어時輩가맛당히聽命할것이어늘이에不關之事로爭辨함이이에이르러國事를度外에두니可히사심을ᄯᅩᆺ다가泰山을보지못한다고이르리로다하고淳이安敏學을勸하야鄭仁弘을말리여다시論啓치안케하고저하니敏學이曰내가德遠을山林學者라하얏더니이제보면恠鬼輩라하고다시보지안터라李墍가大司諫이되매사람이무러가로되어ᄶᅵ하야李大憲을가렷ᄂᆞ냐墍曰나는모르는지라僚議가甚激하더니나는모른다하니듯는者가웃더라

○僉知中樞府事鄭澈이벼슬을버리고시골로돌아가다澈이時輩가張世良의獄을일으킴으로부터마음이恒常不平하야여러번辭氣에나타나고ᄯᅩ飮酒를깃버하야醉後의말이時輩를짤게여김이만ᄒᆞ니時輩가더욱의심하다一日에李潑로醉함을타서서로詬詈하다가交道가드듸어ᄭᅳᆫ첫더니이에이르러時論이詆斥하는지라故로이에歸鄉하다李珥가江上에出送할새조심하고술을ᄭᅳᆫ키로勸勉하니澈이李潑의마음이不可信한것을말하거늘珥曰君의所見이偏僻된지라景涵의識見이不明하나그마음은良善하니라澈이搖首曰아니라아니라鄭德遠가튼이는그마음이공변된지라

를保合하며國事를共濟하는것이이臣等의本意라故로李珥等으로가릐出仕하야서로容納하얏스나尹承勳의是非를論辨한後로서로辭避하야展轉至此한지라珥等이承勳指斥하기를넘우過하게하야써物情을激動하니臣等의遞職을請함이진실로不得已에나온이니이엇지己見을自是하야억지로擊去코저하는뜻이리까臺官이劾論을입으면勢가在職키어려운지라請컨대세번생각을더하사급히幷遞하기를命하소서하니 上이이에珥等의職을命遞하시고鄭芝衍으로大司憲을拜하시다때에新昌縣監이闕나니 上이尹承勳을特命하사 新昌縣監을삼으시다 上見이超卓하시니一時士類를모다밋지못하는지라珥가이미大司憲을갈리매公論이甚히時輩로過타하고安敏學은大言曰尹承勳이何等么麽한사람이길래敢이士類를攻斥하느냐珥가時輩의無識見함을보고자못鬱々不樂하니金宇顒, 李潑等이모다珥에게愧謝하다珥가成渾더러일러갈오되直截한義로말하면時輩가珥와尹承勳을가릐보니可히물러갈것이니라渾曰時輩가모다愧謝하고또實로攻擊할마음이없으니엇지可히가볍게물러가랴珥曰東西의다툼이至今것식지안흐니내뜻은東西를打破하고士類를保合코저하거늘時輩가己見을올케여겨차라리國事는그릇칠지언정반듯이東人이이기고저하고肅夫와景涵輩는두듬에어물어물하야時輩에어겨지지안코저하며또珥에게도저버리지안흐려하니可히勞苦하다이르리로다내가만약退去하면時事가더욱새여질지라故로隱忍不去하노라尹承勳이이미補外가되매諫院이請留코저하니마츰鄭仁弘이經席에서承勳의그른것을攻斥한지라故로諫院이不敢發하다後日에珥가入侍를因하야 上께알외되頃日에小臣이不能愼言한까닭으로自 上으로三司를對答하신말슴이未安한것이만하三司를輕視하신것가트니小臣의警責을바듬이이에마음에便安한지라臣의性이愚直하야人情과物態를집히삷히지못하고오즉뜻대로말하야承勳의말이時論에迎合하는것가틈으로率爾히指斥하야말하얏더니이제와지物議가不平하니생각건대臣言이合치못함이니이다承勳의말이비록일헛스나다만是非間에言事한臣下를太過하게썩지못할지니自 上으로補外를特命하시니人君의威가特히雷霆뿐이아니니이일이四方에傳하면듯는者가曲折을모르고다만일을말하다가譴責을입엇다하야直言하는선배가囁嚅(말하려다못하는것)하는바가잇스리이다 上曰前日之敎가卿을爲함이아니요다만事理를의지하야말함이니承勳가튼年少者가暫間나가治民하면무슨傷함이잇스리요만약나더러事理의合當을엇지못하얏다하면올커니와다만承勳을내보냄으로글타하면또한的論이아니니비록言

나옴이오當初에攻擊할뜻이잇슴은아니어늘臺閣의議論이紛紜하야寧靜하지못하니氣像이不好한지라진실로歎息할바이니대개承勳의李珥를갈고저함이진실로善事輕銳하는病이잇스나心術에이르러는臆測하지못할것이잇고李珥等의議論이비록公心에낫스나物情이或平하지못하니만일저를갈고이를나오면物議를鎭伏하지못할가두려운지라臣等의兩司를啓請함은진실로迫不得함이러니紛挐角立함에이르러勢가兩全치못하고李珥의承勳을指斥함이또한逆探過疑한실수가잇스니더욱人心을感伏시키지못할지라故로不得不遞職하기를幷請하야羣情을鎭定코저할따름이니이엇지臣等의所欲이리外臣等이帷幄에待罪하고當事하야夢昧하며旨意가明白지못하야君父에의심을取하오니淸朝의羞恥가되는지라이는實로臣等의罪니진실로顏面이업서論思之地에잇슬수업는지라罷斥을비나이다　上이答曰이啓辭를보니처음에攻擊할뜻이잇지안헛다하고曰氣像이不好하니誠可歎息이라하고曰喜事輕銳라하니이말이얼흔지라然則다만承勳만갈아내여鎭定하는꾀를할것이라저承勳도또한人君度量의속에놀지니그마음을警惕하면他日에忠信宏厚之人이안되지안흘지라未知커라何故로李珥等外지幷遞하야國事를못하게하느냐李珥等의갈리는것이나는무슨利益이잇는지알지못하나니비록나의의심을일으키지안코저하나어드랴이는내의敎文에云云한것이라그러나이것이반듯이偶然에서나온것이니勿辭하고盡職惟公하라憲府ㅣ또아뢰되　殿下께서李珥等에게人言으로흔들리지안흐려하시는뜻은至極하시나玉堂諫院에는峻責을嚴加하사未安한뜻이만흐시니優容納言하는道에크게所損이잇는지라다만人心만鎭服키어려울뿐아니요돌이어珥等으로하야進退維谷이되여어쩌케할수업게함이라臺諫이족금만人言이잇스면그職에눌려잇지못함은이미格例가된지라請컨대遞差하기를급허命하소서　上이答曰鄭澈의淺深은제처 놋는것이可하거니와반듯이제의所見을올케여기고李珥等을擊去코저함은이무슨마음인고忠信之臣이輕噪者의擊去하는바가되니내가만약그肺腑를發하야밝히깨우치고우짓지안코오즉덕만쓰덕이면이는이른바昏君이라또한爾等의所願이아니라臺諫이족음人言이잇슬지라도오즉理의如何만볼지니말이진실로非理면비록百人이攻之할지라도엇지其職에눌려잇지못하랴또格例를설허말하니格例가무엇이珥에게잇느냐爾等이이제꾀를하면速히李珥等의出仕를請하야더부러同寅協力하야國事에盡心하는것만가틈이업스니이것이實로良策이라不然이면반듯이 나의의심을일으키여장차不好한일이잇스리니그삼갈지어다憲府ㅣ또아뢰되士類

心事를집히삷히지안코訴斥을實狀에지나게하니만일澈로回心
反己하야怨尤하는바가없고士類로차죄에들어붓지안코천천히
그마음을삷히면和平의福을可히바라고保合의씌가可히行할것
이어늘이제不然하야士類의澈을의심함이더욱집흐면澈의不平
이더욱甚하고造言生事者가두틈에交搆하기를더하야하야금展
轉阻隔케하야이에이르니澈이진실로올치안흐나澈로義謙에黨
한다하는것은또한公論이되지못하니저尹承勳이무슨識見이잇
스리요士類의風旨를承望하야趨附할씌를함에不過하니이제承
勳을命遞하사一士類로써하심이나흔것이되나니不關之事로紛
紜辭避하야累日不定하야兒戲와갓고國體를大傷하는지라이엇
지臣等의참아할바리요外勢가不免할바이잇스니臣等이惶悚羞愧
하야聖朝에擧顔할수가진실로없나니請컨대速히臣等之職을命
遞하소서　答曰承勳의議論이올치안흐니卿等도不足相較라速
히就職하고勿辭하라하시니於是에兩司가모다避嫌하야物論을
退待하고諫院은珥를指斥하되鄭澈을救解함이넘우過하다하시
고玉堂則上劄하야兩司는出仕케하고다만尹承勳과李珥等三人
만갈기를請하니　上이答曰李珥等이別로所失이없으니決코갈
지못할것이라하시니대개時輩가珥의말이觸忌不避하는故로갈
기를請한것이러라兩司가出仕하고玉堂이다시上劄하야珥等을
갈자고請한대　上이不從하시니諫院이아뢰되尹承勳의前後啓
辭가所懷를바로아뢰여말이甚히剴切하야집히言事之體를어덧
거늘李珥等이이미그劾論을입엇스니맛당히引咎하고物議의如
何를기둘를것이라敢히辭避하는際에돌이어詆斥을더하야承望
趨附한다고까지하얏스니그言官을輕侮함이甚한지라請컨대급
히遞職을命하소서　上이答曰承勳의마음은처음避嫌한啓文에
들어낫스나내가威怒를더하지안흠은진실로寬弘에나옴이라
몸이臺憲의臣이되여진실로攻斥하야議論하지못하랴玉堂의幷
出케하라는劄子는우물우물하야헤아리기어렵고不成文理
하얏스니儒生이群聚하야그議論이敢히이가트랴이는國家의所
羞라昨日에또忠直之臣을갈고저하는데까지이르니내가놀라운
지라내엇지是非를不辨하고하나는나오게、하나는갈아내기에
한갓點頭만하야書生의所弄이되랴人君의나라다스림이오즉理
대로할짜름이라이제憲長等을請遞하는것이이무슨道理냐비
록달을쌔처論啓할지라도엇지可遞할理가잇스랴하다憲府가또
珥等의遞職을請하니　上이不允하시다弘文舘專數가待罪하야
아뢰되諫院을答하신敎文을伏見하옵고臣等이慚惶悚慄하야容
納할바이없는것가트오나窃念컨대近日朝論이다만義謙을罪
주어人心을가라안치고저하나鄭澈에이르러는淸問之下偶然히

약交結하얏스면이는失節한곳이니엇지敢히그러리오하얏고或또澈의마음을집히攻斥하고議論에미치는者면爾言이妄이라고責하얏스니이는모다내가뜻이잇슴이라대개靑陽한사람을엇째반듯이罷코저하느뇨나의速히고만두라는가르킴을좃는것이可치안흐냐맛당히知悉하라하시니於是에兩司가모다引嫌하고退待하더라是時에公論이모다承勳의趨合時論하는것으로올치안타하야비록兒童走卒이라도承勳을遞職함이올타안는이없으나오즉時輩가鄭澈을집히미워하야만약承勳을가라내면澈이無過之地에돌아갈가두려하야玉堂의議論이다만承勳만남기고兩司를모다갈고저하니典翰李潑과應敎金宇顒이또한어물어물하야是非를不辨하고柳夢鶴· 魚雲海가튼무리가모다承勳의맛당히遞職할것을모르는지라玉堂의上劄는다만騷擾의弊를念慮하야是非를不分하고兩司를幷出하기를請하니 上이恠異적게여기사答曰劄論이글로다含糊二字는이劄子에可用하리로다承勳을내보내지안흘것이나아즉좃는다하시니識者가玉堂의劄를보고駭異치안는이없으니李珥가사람에게말하되時論의偏僻됨을내가힘으로바로잡지못하고時輩가나를尹承勳과一般으로보니내가엇지써國事를하리오또三司가모다公論이업스니내가不可無言이라차라리時輩에게罪를어들지언정君上으로끗끗내直言을듯지못하게는못하겟다하고이에詣闕하야避嫌하려하니承勳이먼저아뢰되澈을議論한一事가尋常한論議가아니니曰是曰非에賢否가判焉이라다투는것이비록적으나所關이甚大하니李珥의말이올흐면鄭仁弘의말이글흘지라엇지是非를不辨하고疑信之間에두엇다가國論으로未定케하고衆心으로不服케하리外臣愚의妄見은이미前에알외엿더니이제李珥等의啓辭를보매이에古昔賢者를들어比하는데이르니臣의惑이滋甚한지라聖明이微衷을밝히지못하시니臣이엇지敢히冒昧하고나가서名器에틔를하리外請컨대臣職을命遞하소서 上이答曰衆心의服與不服이엇지澈의淺深을議論함에잇스리오李珥等의古人을잇끈것은이를들어저것을밝힘이오韓馬輩等에比함은아니니人君의警責함이또한그病을들추어藥함은그뜻이陶甄함에잇스니 (陶甄은猶陶鈞이니녹여부치는것) 너는就職하고輕薄하게말아오즉공변되고오즉삼가며供職하기에盡心하고勿辭하라李珥等이避嫌하야알외되臣等이玉堂의劄論을보오니是非를不辨하고다만騷擾들念慮하야그말이糊塗하고主意를보기어려워서貌樣을이루지못하니이가티하고能히鎭定에이르는것은잇지안흔지라大抵鄭澈이剛褊狹隘하야容物을못하고事理의中道를헤아리지안코士類의過激을의심하야여러번辭色에보이니士類가또한澈의

것을발로안하면臺諫의風釆가일로부터땅에떨어저人心이풀러고士氣가펴지못할가두려우니故로臣이李珥等을論遞코저함이라同僚가不從하야決코苟且로히갓지못할지라請컨대臣職을命遞하소서　答曰爾言이妄矣니澈이만약締結하얏스면이는人臣의失處한곳이니頃者에憲府의避嫌에가르키기를이리이러한것이이때문이라그虛實을자세히알지못하고論人이各各所見이잇스니昔賢의知人한것도그所見이또한갓지안흔지라오즉人臣의所見如何에잇스니李珥等의所見도또一道어늘이것으로角立하야반듯이처버리고저하니너는어쩐사람이냐그勿辭하라承勳이退待하니諫院이全數避嫌호대承勳과議論이갓지안하勢가相容키어려우니請컨대遞職을命하소서　答曰勿辭하라하사모다退待하더니憲府가또한全數避嫌하고李珥等之啓辭에갈오되臣等이鄭澈을論한一事로尹承勳의訴斥을크게바드니知人은甚難하고論人은쉽지안흐나다만承勳의말한바情厚하면心事가반듯이갓다는것은이는大不然하니昔者韓愈의柳宗元과司馬光의王安石과蘇軾의章惇에그情厚를말하면兄弟와無異하고그心事를말하면燕越과가트니엇지可히情厚로心事가반듯이갓다고하리까況今鄭澈은狷介寡合한선배라沈義謙으로情密하나우에말한數子와갓지안코그心事는멀니다르니바야흐로義謙의得志할때에본래黨比의자최가업고義謙이失志한後에도그不平한바는士論이過激하야朋儕까지의심하는연괴라엇지區區히한義謙을爲하리까臣等이비록무狀하나이에　殿下의臣子라天日이照臨하시니엇지敢히한鄭澈을曲護하야君父를우르러속이리까近來에人物을論劾하는者가의례히朋儕까지미치는지라一人을議論하면擧朝가騷擾하니忠厚安靖한氣像이아니요이것이盛代의잇슬바가아니라臣等의論劾한바이義謙에그칠따름이요그澈의心事를論함이일이비록갓지안흐나甚한大關이없어족음도角立할理가업거늘議論이紛紜하야편안히쉬지안흐니이는臣等의平日言行이能히見信하지못하야사람의輕誣를입는緣故라勢가鎭定키어렵고在職은不可하오니請컨대臣等之職을命遞하소서　答曰어젓게承勳의啓辭를보니이반듯이輕薄한者라　故로내가牟지젓스니卿等은速히就職하야다만盡心供職하기를오즉공변되이할따름이라또대강내뜻을이르리라대개正이거나邪거나數三臣을黜罪하는것이人君의一號令에잇스나그러나自前으로우에서달래고或近臣이榻下에進言하거늘내가모다答하지안핫스니이는내가반듯이뜻이잇슴이라近日卿等의請罷에이르러는그道로기두를따름이라하고玉堂의劄論에는갈오대爾等이몸의일이나스스로삶힐따름이라하고鄭澈의交結로말함이잇스면곳갈오되만

謙이비록情厚하다고하나澈은이剛直介潔한선배라氣味心事는義謙으로迥然히갓지안코本來私黨은아니라다만澈의爲人이容量이狹隘하고사람으로寡合하야衆議를苟從하기를질겨안흐니士類가義謙을攻斥할때에澈이士論의過激을의심하는故로여러번不平한말을發하얏스니이는義謙을爲함이아니어늘士類가澈의마음을알지못하고그形迹을보고의심함은人情의免치못할바라鄭仁弘이이미澈을알지못하고또曲折을집히삶히지못하야倉卒回啓에澈이義謙을締結하얏다하야私黨가티여기니말이비록實情에過하나그情은다만所聞을바로말함이니一毫私意가그사이에잇슴은아니라이것으로出仕를啓請하얏더니權克智와洪汝諄이固執하야써하되澈의心事를모를것이잇다하야臣等의議論을좃지안흐니각각所見을직혀마츰내歸一치못하니同僚를處置하지못할지라勢가職에잇기어려우니請컨대臣等之職을命遞하소서答曰澈이만약交結하얏스면그마음을可知니人臣이엇지敢히그러케하리요勿辭하라하사物論을退待하니이날에諫院이憲府를處置하려하매論議가갓지안하大司諫李墍와司諫鄭士偉와正言姜應星과鄭淑男은出仕를並請하려하고獻納成泳은遞差를並請코저하니姜應星이詣闕하야同僚의歸一을기두르지안코먼저南彥經의出仕를請하니明日에각각所見대로避嫌하는지라泳이憲府의過失을거더잡어辭意가甚히不好하고諫院이모다退待하니玉堂이兩司를處置하야모다出仕를請하고姜應星의處置의違格과成泳의掇拾過失한것은반듯이갈기를期必함이니不可타하야兩人之職을請遞하니明日之政에李準으로獻納을삼고尹承勳으로正言을삼으니時輩가鄭澈을집히미워하야李珥가要路에쇼러드릴가두려하야바야흐로처버리려하니承勳이時輩의風旨를承望하고因事趨附코저하야同僚에議論하야갈오되李珥南彥經柳夢井이모다鄭澈을救解하니不可在職이라맛당히論遞하리라하나同僚가좃지안흐니드듸여각각避嫌하고承勳之啓에갈오대大凡論事之際에是非를不可不밝혀야하고公論을不可不伸長할것이라大司憲李珥等이써하되鄭澈이沈義謙으로情이두터우나그氣味心事는迥然히갓지안타하니대개사람의벗을取함이반듯이뜻이갓고氣가合한然後에서로親密하나니이미情厚하다하면그氣味心事가엇지迥然히갓지안흘理가잇스랴이는鄭澈을救解하나엇지못하야이런不成說話를함이요南彥經은是非를不辨하고우물우물두루다올라하고玉堂의處置는다만騷撓의患을생각하야또한直截한議論이업고돌이어言官의苟且한習을하니그可하리外澈을論한一事가비록主論之人으로輕重이다르나是非가서로석기니公論의激動함을可히막지못할것이잇는지라이

東하야延及하는근심이없게하얏더니이튼날仁弘의啓辭가좀過激하고또士類가援附하야聲勢를도읍는다는等의말이잇스니上이問曰士類는何如한사람인고仁弘이同僚에議論하야알외기를請하니　上曰이미啓辭를하얏스면스스로알터이니速히回啓하라仁弘이열흔對答하되所謂士類는義謙과尹斗壽와尹根壽鄭澈等諸人이서로締結하야形勢를엿봅니다고云云한지라珥가此啓를보고仁弘을일러가로되鄭季涵이義謙의黨이아니라年前에士類의議論이過激한지라季涵이士論으로過하다하야果然不平한말이잇섯스나이것이義謙을爲함이아니라季涵은介潔한선배라만약義謙을締結하야形勢를도읍는다하면寃枉이極하고또珥가年前上疏에澈의爲人을稱贊하얏스니이제憲府에잇서澈을義謙의黨으로排斥하면珥는이反覆無狀한사람이라君이모름직이避嫌하야澈을爲하야따로上疏하라然則珥가可히供職하려니와不然하면珥는맛당히辭避하리라仁弘이甚히어렵게여겨서로다투기를오래도록하야仁弘이이에뜻을굽혀珥를좃차詣闕避嫌曰鄭澈은비록義謙과情分이甚厚하나尹斗壽로私相締結한것이어늘臣이義謙의私黨으로하얏스니그失實함이큰지라請컨내臣職을命遞하소서答曰勿辭하라하나仁弘이物論을退待하니珥가同僚로仁弘의處置를當하야마츰내南彥經이他事로引嫌하고나오지안코홀로掌令權克智와持平洪汝諄과柳夢井이參論하니珥ㅣ가로대鄭澈과義謙이비록情厚하나그氣味와心事는逈然히갓지안ᄒᆞ니仁弘은다만倉卒間에回啓가失實함이요私意가잇슴은아니니맛당히이것으로出仕하기를請하라克智汝諄曰澈과義謙이情이이미두텁고또義謙이失志한後에恒常憤懟를품어不平之言을만히發하얏스니엇지氣味心事가逈然不同하다고이루랴夢井曰나는모르고다만남의말만드럿스니他人을可信할터이면令公과누가가ᄐᆞ라나는맛당히令公의議論을조ᄎᆞ리라하니於是에克智와汝諄이먼저避嫌하야가로대臣等이일즉이鄭澈로서로알지못하나그心事의隱微處는不可知할곳이잇스니다만澈의平日에義謙으로사귐이두텁고義謙이失志한後에恒常不平한뜻을품어서辭氣에憤激을만히發하얏스니義謙과서로親密한것을이것으로可知라掌令鄭仁弘이곳所聞을의지하야下問하시는말슴을仰答함이요當初에大段한所失이없으니故로臣等이이뜻으로出仕를啓請함이러니同僚가或澈의心事가義謙으로逈然히갓지안타고하야仁弘의所啓를失實하얏다하고이어出仕를請하니그出仕를請함은비록가ᄐᆞ나그뜻은다른지라勢가苟且로히合하기어려우니請컨대臣等之職을命遞하소서　答曰勿辭하라하시다物論을물러와기두루더니珥와夢井이또한避嫌하야갈오되鄭澈과義

그決定을贊成ᄒᆞ니仁弘이宇顒에게議論한대宇顒이또한말려가로되爭端을惹起ᄒᆞ야好意思를沮敗할가두렵다ᄒᆞ나仁弘은不聽ᄒᆞ고鄭澈과宇顒外지并論ᄏᆞ저ᄒᆞ니潑이힘써말려가로대만약季涵을劾論ᄒᆞ면大憲이반듯이좃지안ᄏᆞ角立ᄒᆞ리니季涵은決ᄏᆞ劾論티못할것이니라仁弘이珥를보고義謙劾論ᄒᆞ기를力勸ᄒᆞ니珥가不從ᄒᆞ는지라仁弘이慷慨不已ᄒᆞ야棄官ᄒᆞ고돌아가고저ᄒᆞ니潑이珥를보고가로되時輩가令公을집히밋지안음은公이情에얼려義謙을노티안흘가두려함이라公이이제此人을버리면一時士類가모다公의마음을信服ᄒᆞ야西邊善士를차차收用ᄒᆞ고保合之勢가잇슬것이요또此人을劾論ᄒᆞ지안ᄒᆞ면德遠이벼슬을버리고가리니이엇지可惜치안ᄒᆞ랴珥ㅣ가로되내가생각ᄒᆞ리라珥ㅣ成渾더러일러가로되今日에無端히義謙을劾論ᄏᆞ저ᄒᆞ니심히일의맛당함이아니나다만時輩가本來珥가西를편드나의심ᄒᆞ고이제德遠이此事의議論이不合함으로버리고가면時輩가반듯이이것으로붉은旗를삼아顯然히珥를攻斥ᄒᆞ리니珥가가고士類가모다허터지면國事가더욱敗ᄒᆞ리니今日之事는衆議를조칠것이라ᄒᆞ니渾이歎曰景涵이잇지안ᄒᆞ면누가此論을主張ᄒᆞ며德遠이잇지안ᄒᆞ면누가此論을激動할고可히平地에서風波를일으킨다고이루리로다金宇顒이珥더러일러가로되論劾ᄒᆞ는것은맛당치안ᄒᆞ니만약一剳로그爲人을議論ᄒᆞ면何如오珥曰剳子는言句를만히할지니이제此事가무슨말이잇서陳列成剳ᄒᆞ랴宇顒曰剳子가論啓보담은나ᄒᆞ니라珥의뜻이그러케여기더니一日은憲府가모여안즈니鄭仁弘이義謙의일을말ᄒᆞ고論罷ᄏᆞ저ᄒᆞ니珥ㅣ갈오되此事는반듯이啓辭로ᄒᆞ여야得中ᄒᆞᆫ지니만약조음過激히ᄒᆞ면반듯이蔓延할근심이잇고또起復事는맛당히疑信之間에둘것이고啓辭中에느치안흘것이니라ᄒᆞ야僚議가모다조ᄎᆞ니珥가이에입으로啓辭를불러가로되靑陽君沈義謙이일즉이外戚으로오래國論을잡어貪權樂勢ᄒᆞ야士類의마음을일헛스니近年以來로朝論이渙散ᄒᆞ고能히保合치못함은實로此人의所致라公論이不平ᄒᆞ야오래도록더욱甚ᄒᆞ나顯斥을입지안ᄒᆞᆫ故로好惡가不明ᄒᆞ고人心이疑惑ᄒᆞ니請컨대罷職을命ᄒᆞ사써好惡를밝히시며人心을鎭靜ᄒᆞ소서ᄒᆞ고또仁弘을일러가로대後日啓辭도반듯이이말을의지할것이요句語를追增ᄒᆞ야人惑을일으킬것이아니니라仁弘曰諸ᄒᆞ다ᄒᆞ나마음으로는그러케안여기더니憲府가이미發論ᄒᆞ매明日에諫院이또한發論ᄒᆞ고弘文舘이또上剳ᄒᆞ야從公論ᄒᆞ기를請ᄒᆞ니 上이不允ᄒᆞ시다

○八月에大司憲李珥와執義南彦經과持平柳夢井이言辭로時輩에見忤ᄒᆞ야劾論을當ᄒᆞ고갈리다珥가義謙을議論할제同僚와約

에이르면반듯이편안한데빠저漸々衰하는지라其時에는賢主의
作爲가잇서振起興奮하고天命을迓續하여야然後에歷年이綿遠
하나니我國家는二百餘年을傳하야이제中衰함에이르럿스니이
正히天命을이을때라　殿下가前古人君을歷々히보서도　殿下
가튼이가甚鮮하니　殿下ㅣ寡慾淸修하시며愛民下士하시니이
正히有爲하실인군이시라今日에能히奮興하지못하면다시可望
할날이업스니世降俗末하고人心이解弛하야頃者에旱災가잇서
족음憂懼함이잇더니이제비를어든後에는遽然히恬嬉하야太平
之時가티여기니이는小臣의집히근심하는바라流俗之論이모다
施設하려고하는것으로일을조하한다하고因循으로安靖하다하
니小臣이擾撓케하고저함이아니라다만積弊痼疾을不可不救正
하여야하는緣故라만약俗論가트면一弊를고치지안코坐而待亡
할싸름이니畢竟엇지能히保存하리外願컨대　殿下는恒常有爲
之志를두사漸々善政을일으키사士望을일치마르시고赤子를건
지소서하니　上曰自古人君이엇지坐而待亡코저하랴다만不能
有爲라고하시다
○大臣이會議하야弘文舘이上疏하고司諫院이上劄하야建白한
바貢案을고치고州縣을合하고監司를久任시기자든것으로三司
가入啓하야施行키를請하니　上이答曰朝宗之法을不可輕改라
아즉두말을말라하시니時人이바야흐로이리되기를바라더니마
츰내蒙允치못한지라大失望하더니이튿날朴淳이다시이일로알
외여行키를請하니　上이戶曹로前貢案을드리라命하시니時人
이오히려庶幾之望을두다
○兩司가靑陽君沈義謙의罷職을請하니　上이不允하시다時에
李珥가立朝하야一二士類로國勢를扶持하고世道를돌리고저하
더니鄭仁弘이剛直量狹하고計慮가周徧하지못하며惡한者를미
워하기를仇讐가티하야이미禹性傳과李敬中을論劾한後에時輩
가珥가主論하야東을누르고西를붓드럿다고의심하야不平하는
者ㅣ만흐니李潑이본래沈義謙을미워하야반듯이罪를聲明하야
처버리고저하니時輩는만히珥를알지못하나홀로李潑과金守顒
이尊信하더니時에流言이잇서義謙이今　上宅宗할때에가만히
宮禁을因緣하야起復之望을바라고權勢를專擅코저하얏다일커
르니그말이情理에不近하야士類가모다憤激하더니鄭仁弘이더
욱憤히여겨가로되義가此賊으로同朝하지못한다하니成渾李珥
曰此事가情理에不近하니可信之說이아니오義謙이今日에孤雛
腐鼠와다름이업스니置之一邊하고國事를可히할지라이제만약
論劾하면人情이疑惑하야不靖之端을이르키리니엇지반듯이일
업는데일을작만하리요하니潑의뜻이不快하야이에仁弘을보고

臣의무거움이여오즉卿은山川間氣요星斗文章이라學은伊洛의脈을傳하고(伊는伊川이요洛은明道)道는儒林의宗이되엿도다黃閣(議政府)에잇슨지十年에隱然히喬岳의功과九鼎의勢가잇섯스니(九鼎은禹收九牧之金하야鑄鼎하니象九州)나가튼不穀(不善)으로今日에이르도록顚沛를免케한것이이누구의시긴것인고엣적에瘴海에잇서밧게沈淪하얏스니(謂久在謫所)하늘이或者動心忍性(動心忍性하야增益其所不能)하야나와大用이되게한것이라내가叩承하기에미처(叩承은謂即位)台輔에爰立하얏스니(台輔는相位)이는하늘이卿으로나를줌이라바야흐로仰成이간절하는제음에급히求退하는章을보니내가凉薄하야허물이날로드러나는까닭이라是以로賢相이나를버리고감이니붓그럽고不安하야容納할바이업는것갓도다卿이나로하잘것이업다고하느냐내가허물이잇거든밝히가라치라내安意하야바드리라卿이물러가고뒷말잇슴이不可하니내뜻이肺腑에나온것임을깨다를지어다卿이엇지속에動함이업스랴方夏盛暑하니잘攝理하고나와就任하는것이나의바람이라하시니守愼이承敎感涕하야곳나와視事하다

○吏曹判書李山海가母喪으로去位하다山海가私謁을밧지안코除拜를한결가티公道를조ᄎᆞ니士論이翕然稱善하더니不意에母喪으로去位하고金貴榮으로代하니請謁하는무리가갓을털고일어나서貴榮의門에坌集하기가저자와가튼지라時人이恨歎하다

○大司諫李珥를特拜하야司憲府大司憲을삼다

○七月에咸鏡道智陵이사람의燒災를입으니일이들리매　上이大臣에무르시니大臣이써하되上下가當變하야素服三日하고百官則本司에서變服할것이라하니李珥ㅣ語人曰智陵은이君王의祖요百官에는服이없으니變素服하는것은非禮라하니朴淳이그러케여기나일이이미지나改正에不及하니라

○大司憲李珥가經席에入侍함을因하야上께알외되凡人이각々所能이잇스니李山海가튼이는平時人望으로는지날사람이없나니銓判이되매厥職에盡心하야除授에公論을좃고請托이一切不行하야門庭의冷落이寒士의집갓고다만善士를듯고보고仕路를맑히기로마음을하니이가티數年만하면人心世道가庶幾可變하리다　上曰山海는才氣가잇고도矜能하는意思없으니내가일즉이有德之人이라하노라　上이珥에게무르시되成渾이그저알는냐珥ㅣ오히려病을떠나지못한다고對答하니　上曰내가엇지여긔이르러有疾함을알리요하시고드듸여醫官을보내사病을무르시고當藥으로命하시다珥가　上께아뢰되自古로爲國함이中葉

國事의危急과災害가幷至함을보고毫髮만치도근심하고생각이없으니眞可謂負君者로다

○金繼輝로奏請使를삼다時에宗系의고침이비록　聖旨를입어會典에添入하얏스나至今썻頒降을未蒙하니時에會典纂修가쏫난지라李珥가慨然히사람에게말하야갈오되匹夫가誣辱을바들지라도오히려伸雪하거든엇지國君이二百年誣辱을밧고伸雪치못하랴이는使价가그사람을엇지못한緣故라하고이에同僚로議啓曰主辱臣死라宗系가受誣하니列聖의辱이큰지라奏請하는使臣이맛당히至誠으로天廷을感動시길지니일이이루면還國하고不成하면燕山에뼈를무들작정한然後에거의成事하리니請컨대專對之才를別로擇하소서　上이允之하시니朝議가만히李珥로보낼만하다하거늘朴淳李山海가다갈오되叔獻이하로라도去朝하지못할지니맛당히그다음을생각하라하야이에繼輝로使臣을삼으니繼輝가自請하야高敬命으로書狀官을삼고崔滉으로質正官을삼으니　上이允許하시다

○大提學金貴榮이文衡之任을懇辭하야　上이大臣에무르시니大臣이갈것이라하야이에갈기로命하다貴榮이文學이不足하고오래文衡을마트니時人이竊笑하더니至是하야이에가럿더니後에　上旨로다시仍任하다

○六月에盧守愼이疾로辭職하기를마지안커늘　上이여러번不允하는批答을주시다一日은鄭澈이製進하얏스니其畧에曰大臣은可去할義가업고반듯이물러갈뜻이잇스면苟且로히몸을爲하야나라를해하지안흘것이라爰立하든날로부터무리가깃버하야사람사람이모다至治를朝夕에볼수잇다고하야이제까지이르럿더니들림이업스니이엇지홀로寡人의붓그러움이리요맛당히君臣이서로盟誓하야飭躬補過하기를겨를치안흘것이니또엇지忍懷自便하야大義에忽케하랴하니於是에議者ㅣ모다가로되이批答이論劾하는데갓갑다하니澈이時에年少士類의所忌가되여이를타서排擊하는者가벌떼처럼일어나니憲府가澈의罪를推治하기를請하는者가잇서가로되迫促輕蔑하는뜻이잇서　王言의體統과갓지안코大臣을優待하는禮가自此로떨어젓다고하니澈이이로因하야더욱朝廷에잇기를질거워안터라홀로安敏學이갈오되그것이비록批答의말에不合하나이는公論이라하더라未幾에上이下敎하사守愼을이르시니其畧에曰自古로國家의興衰治亂이其道ㅣ非一이요用人하는데잇슬따름이라用人하는中에相臣이더욱重한것이되나니진실로相位가그사람이면비록德이업는인군이라도能히一代之治를이룰것이요만약그사람이아니면비록願治하는인군이잇슬지나或싹기고弱함이滋甚하나니甚하다

차도오히려不足하니어찌할고珥曰 祖宗朝에는稅入이甚히만코이제는凶年이들어稅入이甚히적되經費는오히려舊規를조츠니어찌ᄯᅥᆯ어지지안ᄒᆞ리요稅入을맛당히酌宜加定하야國用을넉넉하게하면民生이더욱困하야勢不可必이니먼저쌔인괴로움을풀어民心을깃부게하고然後에收稅하면可히中을어드리니我國貢案이民戶의殘盛과田結의大小를헤아리지안코어렵게分定하며ᄯᅩ土產이아닌故로防納의무리가牟利를하야백성의困苦를더하니이제貢案을改定하며그民戶와田結을헤아리어平定하게며노코해야금土產으로바치게하면積苦를풀리이다柳成龍曰此事를汲々可爲니이다珥曰반듯이得人하여야然後에救時할지니그사람을엇지못하면勢가반듯이이룸이없으리이다ᄯᅩ生民의休戚이守令에게달리고守令의勤怠는監司에매엿스니監司가자조갈리는지라苟且로이歲月을보내고政事에는留心하기를질겨하지안ᄒᆞ며前例를조차往來하야틈틈이盡職者가잇슬지라도ᄯᅩ한施爲에미치지못하니大邑으로營門을하야監司로그고을을兼하야다스리게하고率眷往蒞케하야委任責成하야其職에久居케하시고別로廷臣의制治之才가잇서可히公輔에合當한者를골라주면반듯이그效가잇스리이다 上曰久任하면專擅招權하는실수가없으랴珥曰이는得人如何에잇는지라招權之人이야엇지골라보내기에合하리오 上曰我國州縣이甚多하야守令을精擇하지못하는지라내가合하고들고저하노니未知커라어ᄯᅥᆯ고하신대群臣이皆曰上敎가甚當한지라만약極殘之邑을併省하야他邑에부치면民役이甚히덜릴이이다 上曰沿革之事는輕擧키어려운지라나는그이름을버리지안코다만一邑의宰로數三邑식兼治케하면未知케라如何오淳曰 朝宗朝에도자조沿革함이잇섯스니이는重難한일이아니이다하다是時에國儲가이미ᄯᅥᆯ어지고明年에는救荒之策이없는지라그근심이莫大하거늘上下가別짓이없스니李珥가집히민망하야이에同僚로商議하고上箚하야弊法을變通하고貢案을改定하며州縣을併省하며監司를久任하기를請하고ᄯᅩ用賢하야人才을이르키고修己하야治本을맑히며私朋을버리여朝廷을和하기를請하니 上이答曰箚子를살히니진실로아름다우나舊法의變함은개볍게하기어려운지라맛당히大臣에議論하야處하리라하시고이에大臣에게내리시니盧守愼이나오지안ᄒᆞᆫ덧으로不能會議하다

謹按、大臣이나라의重恩을밧닷스니義가맛당히몸을잇고나라를조칠것이어늘盧守愼은몸이台鼎(相位)에居하야恩眷이異常하고倚仗이甚重하거늘하나도救時之策이없고날로마시며아모것도안타가識者의譏誚를바드면翻然히病을핑게하며

리이다　上曰비록孝元을쓰지안흐나엇지可用之人이없으리요　珥曰一人의用舍가비록大關이없으나다만東西之說이사러지지안흐면士類가서로돌아보고疑忌하야妥帖될때가없으리니自　上으로반듯이東西를써서바리사毫髮도痕跡이없게함이可하신지라孝元이만약才器가없으면버리나앗가울것이잇스리요今者에孝元의才가可用이어늘東西의말에쓸리여쓰지안흐면甚히士類의不安에根本이되리이다副提學柳成龍·修撰韓孝純이또孝元의可用을反覆陳達하고玉堂에서剳論까지하나　上이마츰내釋然치안흐시다

○黃海道의旱災가去年과다름이없어人民이또주리니新監司安容이장차赴任하려하매　上이大臣에게問曰黃海道에또凶年이드럿스니安容은衰殘한데를蘇復시기고人民을安撫할才가아니라내가갈고可堪者를골라보내고저하니어쩐고大臣曰　上敎가至當하니이다이에容을命遞하시고吏曹에命하야近侍를勿論코擬望케하시니崔滉이左副承旨로黃海監使를拜하다滉이좀才氣가잇는故로　上이荒政으로맷기고저하시다滉이珥를보고問曰上이滉의不才를모르시는것이아니로되重任으로맛기시니西道列邑에는출곡식이없는지라戶曹에게무르니京倉의米菽도또한떠러지게되엇다하니꾀가장차어대로나리요滉은京倉米穀數萬石을請하야黃海에옴기고저하노니어떨런지알지못하겟도다珥ㅣ曰監司가먼저憂民하는말을내지안커늘兄이홀로근심하니이는　上의맷기시는바라京倉米穀은戶曹에서반듯이數萬石을주지안흐리니비록萬石만어더도若干飢民을可히살리리니不請보담나흔이라滉이京倉의쌀을옴기기를啓請하니　上이引見하사救民之策을무르시고그말로戶曹에내리니戶曹가다만米一萬石만주더라

○左議政盧守愼이疾로辭하니　上이醫官을보내여무르사그藥을주시고그辭職을不允하시다守愼이災害를맛나別로建白할꾀가없고날마다雜客과飲酒만하며國事는생각지안흐니士類의非笑가만터라守愼이이에病을펑계하고안이나오다是時에旱勢가甚히盛하야또凶年이들고平安黃海二道가尤甚한지라　上이經席에臨御하사侍臣더러일러갈오되凶年이이갓고西道가尤甚하니飢饉이뎝치고師旅(兵亂)로더하면꾀가어대로날고朴淳曰모름즉이財力을미리쌋다가救할것이니이다李珥ㅣ갈오되만약弊法을變通하야艱難을건저주지안코다만粟을옴기여活民코저하오니粟이또떨어저可히옴길수없는지라國勢가이가티岌々하니自　上으로모름직이變通할꾀를생각하시고經費의씨움을또한맛당히裁減하소서　上曰用度는別로增加가없고다만舊規만조

渾이城中에病臥하니 上이引見코저하시나能히나오지못하고돌아가고저하나쏘한엇지못하야進退가모다어려운지라一日은李珥가 上께알외되我國의人心이본대輕하야매양한일이잇스면반듯이떼로일어나進言하는故로自 上으로騷擾로이여기사肯從치안흐시니이것이그럴듯하나다만일의可否를모름직이삷힐것이라衆言이라고올타하야반듯이조칠것도아니요쏘한衆으로騷擾롭게알아반듯이안좃는것도不可하니만약可爲之事를衆言이라하야좃지안흐면國事를엇지바로잡으리요頃者의成渾의疏를自 上으로大臣에보이지안흐신대政院과憲府와玉堂이모다일어다툰것은이쏘한時習에쏠린것이요쏘近日에入侍하는사람이매양成渾을비록善人이라고일커르나사람이모다稱道하면그마음이쏘한未安한지라臣이上疏를보니別로大端한말이업고다만草野之人이直截만알고回互치못하는故로隱諱함이업스나自 上으로도쏘한반듯이그貢忠임을아실걸이나족음裁抑을더하신者는朝著의마음을편케하고저하심이니다 上曰成渾의疏가大司諫의疏로갓도다珥ㅣ對曰平日에意思가가튼지라故로議論이쏘한갓슴니다 上曰渾이그저病이잇느냐珥ㅣ알외되眞是痼疾이니만약自 上으로特用하사處分이異常하시면알엣사람이 淵衷을헤아리기어렵고만약常規를조차授職하면決코可堪之任이업스니襃美하고돌려보내여待士之義를온전히함만갓지못하나이다 上曰쓰고저하나엇지한번보고문득決定하랴내가다시보리라하시다

○吏曹ㅣ金孝元으로司諫望에薦하니 上曰朝廷의不靖을이른者는모다글흔지라金孝元은다만庶官郞僚에둠이足하니엇지司諫의望에비기랴하사於是에士類가不安히지나니李潑이李珥에게問曰玉堂이上劄하야此事를議論코저하나이쏘한어쩔른지모르도다珥曰此事는大臣이陳啓할것이니年少士類가輕率히말하야 上의의심을더하게함은不可하니라하다珥가朴淳을보고갈오되當今士類가能히協和하지못함은東西의말이오히려풀리지못한까닭이라이제맛당히東西를써서버리고才器의如何만보아씀이可하니金孝元은才器가쓸만하거늘上意가淸望之職에비기고저안하시니진실로이러케하면東西가오히려形迹이잇스니得計가아니라大臣이맛당히所言이잇슬것이니이다後數日經席에朴淳이나가알외되東西의말은이에閭巷雜談이라朝廷에서는맛당히齒牙에도두지안흘것이니엇지이것으로可用之人을廢하리外金孝元은才器가쓸만하야버리면앗가우나近日東西의말이오히려다풀리지안흔故로論駁을當한者와散地에둔者가모다東西로口實을삼으니만약孝元을쓰지안흐면藉口하는者가더욱만흐

못公論은아니라近來弊習은在廷之臣이제私慾을經營하고國事는생각지안흠이니此習을고치지안흐면世道가日敗하리니殿下는淸白을奬拔하시고貪汙를抑退하실것이어늘이에毅中을陞擢하니擧措가失宜한지라人心이엇지항복하리外　上曰不廉이란말이虛傳에나왓슬가두려하노라만약實로不廉하면엇지可히급히陞擢하랴하시고　上이領相朴淳을돌아보아갈오되毅中은果然不廉하냐淳이默然良久에曰虛實은未可知나다만公論이如此하니不可不從이니이다하니淳의뜻은自薦한것이아니라故로措辭가不明하니珥가물러가淳더러일러갈오되相公의말슴이어째明快치안읍니外淳曰　上이만약무슨까닭으로그不廉을알고薦하얏느냐고무르시면내가仰答할말이없는지라故로能히明言치못하노라하다宋言愼이李洁의薦用을입은故로洁에게붓고저하야一日은알외되毅中이立朝二十餘年에길게淸班에잇고別로玷汙가없으니이는齷齪스럽게富를求한者가아니요年衰志怠하야在得이란警戒(孔子曰老者는戒之在得)에어둠은或잇스니請컨대改正을命하소서珥가그啓辭를보고笑曰이는薦章이요論劾하는말이아니라이러틋말하고天聽을돌리기를바라느냐하다時에憲府가이미停啓한지라故로珥도또한停啓하고言愼에게편지를보내갈오되君의論尹之章에稱美한말이잇스니선배가자못웃는이가잇는지라臺諫體貌에반듯이自處할바이니라하야言愼이듯고怒하야이에詣闕避嫌하고그말이悖亂不倫한것이만하專혀毅中을營救하고兩司를抑沮코저하야가만히排斥하고不根한말을얽어異己者는排擯하고남의不德한말을지여내니듯는者가驚愕하야言愼을갈자고아뢰고憲府는言愼을罷職하자고請하나　上이不允하시다是時에流俗의位高한者가스스로東人에게부터서珥가西人을속으로도읍는다고指目하는지라言愼이또한東人에부처이에此擧를지으니士類에게得罪하니라

○成渾에게米菽을命賜하시다渾이都下에寓居하야먹는것이써러지니　上이政院에問曰成渾이祿을밧드냐政院이對曰肅拜치안흔지라祿을밧지안터이다　上曰成渾의窘乏을드른지라다시周急코저하오니何如한고政院이對曰이러케하면待賢之道를진실로엇는지라臣等이感激함을이기지못하나이다하니　上이이에戶曹를命하야米菽을주시니成渾이再疏請辭한대　上이不許辭하시는지라이에米菽을封置하고敢히쓰지안흐니李珥가渾을보고갈오되此事는人言을不待하시고　天衷에서特發한것이니이는好善하시는마음이藹然히열리는곳이라理가맛당히承順將養할것이요固辭하야　上心을激惱하야善端을막을것이아니라이엇지浩源의一身만爲하는쎄나하니渾이마츰내未安히알더라

하면비록堯舜이在上할지라도다스리지못하리다尹毅中은不廉으로致富하야본래淸議의드럽게여기는바가되엿스니만약此人을陞擢하면一世를引導하야利를崇尙케함이니大臣이이런疇咨(疇咨는見書傳하니帝王親問)하는때를當하야能히薦賢하지못하고다만資歷久近을보아薦한지라物情이모다憤하니請컨대改正을命하시고또朴謹元은일즉이病을핑게하고守陵官을規避하얏스니用心이無狀하거늘銓曹가近日에淸要의望을連擬하야陞擢코저하니至極히그른지라請컨대推考를命하소서　上이다만推할따름이라하사吏曹를命推하시고改正之啓는不允하시다憲府의啓는겨우平々히말하얏슬뿐이라時人이모다珥가毅中攻斥을主張하얏다하다先時에銓曹가珥에게朴謹元의可用與否를무르니珥曰謹元이비록士類에붓고저하나그爲人이卑賤譎詐하니不可用이라하고累問하니累對하기를이가티하더니一日에吏叅이闕낫고可히擬望할者이없으니佐郞金瞻이편지를金宇顒에게보내갈오되吏叅에備望할사람이없으니朴也는비록士望이없으나또한大段過惡은없은즉末望에둠이何如오하야李大諫에게質定하라하니時에柳夢鶴이宇顒의자리에잇다가편지로珥에게뭇기를勸하고謹元의可用之狀을만히말하니대개夢鶴은마음으로謹元을取하는緣故라珥가銓官이아니고남의前程을막음을혐의쩍게여겨乃答曰來視와가트면備望하는것도無妨하다하니瞻이그말을엇고請要의望에連擬하니不知者는珥가謹元을薦하얏다하더라謹元이이미顯望에叅與하매輿情이甚怒하야或珥를나물하는者가잇더니至是하야珥가衆怒를因하야駁正하니金瞻이甚히不平하야大諫이自薦하고이에自駁한다고사람에게말하다때에李潑이重望을가젓스니時輩가潑에게부치고저하야言官이毅中論駁하기를힘써하지안흐니珥가우서갈오대景涵(潑字)을쓰려尹을힘것攻斥하지못함은景涵을알지못하는것이라하더라正言宋言愼이더욱毅中을庇護코저하더니珥가經席에서알외되今日急務가激濁揚淸하야士習을바로잡는데잇스니毅中의不廉으로급작이陞擢함은이는선배를貪으로勸함이니士習을엇지바로잡으리까士習이바르지못하면上下가利를주장하야나라이그나라가되지못하리이다一人의進退가비록不重한것가트나마츰내一世가利를주장함에이르면細故가아니라願컨대公論을조ᄎᆞ사速히兪音을許하소서(兪音은王言)　上曰毅中의不廉한實狀을目睹하얏느냐大臣이薦하니엇지不用하리오珥曰他人一家의일을엇지目睹하리까다만毅中이不廉함으로淸論에見鄙한지가已久라有口者는모다말하니엇지낫낫치虛傳이리까大臣이薦賢에有意함이아니요다만資歷이오랜것을보아泛然히薦함이오자

호로君心을바르　하고알에로朝廷을맑히는것이이根本長策어나　宸心이士類를가볍게여기고流俗을조하하시니時事가엇지可治할바람이잇스랴

○李山海가病으로謝職하고나오지안흐니李珥가차저무러갈오되公이國家厚恩을바닷스니이런國勢危急之時를當하야맛당히盡職하야君恩을갑흘것이어늘엇지引退하야士望을외롭게하느냐山海曰冢宰는이一國의重任이니내가엇지當하리요珥曰然則누가當할고二品以上이모다闒茸으로채운지라公가튼이에게多幸히此職을拜하얏스니甚히士望에合한지라公이엇지구지辭讓하느뇨또公이이미六卿의列에잇스니반듯이休官을못할터이면오즉吏曹가公才에合한지라他職은盡職치못할가두려우니戶曹와刑曹가튼것은公才의可辦할것이아니요吏曹는公이반듯이私를좃지안코公道를張大하리니이엇지족음만도으랴近來政事가溷濁하니願公은힘써나와한번舊染의習을씻으라山海가笑曰公이엇지吾才를仔細히아느냐公言이甚切하니나는맛당히更思하리라하고不久에山海가나와일을보매爲政에請托을쓰지안코門庭이冷落하야寒士의집가트니珥가듯고갈오되汝受의爲政함이人意를差强하니可히世道를救得하리라하다

○五月에兩司가刑曹判書尹毅中을論駁하니不允하시다毅中이오래淸班에잇서亞卿에致位하나자못貪鄙로淸議에버림을보더니至是하야秋卿이有闕한지라　上이大臣에게命하사嘉善으로可히陞差할者를薦하라하시니吏曹郎이　上命으로三公에게무른대領相朴淳은金繼輝와鄭芝衍을薦하고左相盧守愼과右相姜士尙은朴謹元과尹毅中을薦하니吏曹判書李山海는病으로叅政하지못하고叅判鄭琢은領相의薦으로首擬할것이라하나正郎李純仁이구지다투되兩相이함께薦함이重하다하고이에尹毅中으로首擬하고朴謹元으로다음하고金繼輝와鄭芝衍으로또다음하야四望을하니毅中은이미貪名이잇고謹元은또한輕巧하야士類의所賤이되고또　仁聖王后之喪에謹元이守陵官이되엿다가妻妾을생각하야心疾이發하야갈리는데까지이르럿스니사람이모다病을평게하얏다하는지라二人이陞擢의望에叅與하고毅中이點을바드니於是에物議가譁然하야貪夫가奬拔을바드니激濁揚淸할수가업다고하더라毅中은李潑의舅라李珥가論劾하려하니成渾이曰兄이李潑로甚히親密하니장차彈劾할뜻을告하라珥曰엇지그甥姪을對하야舅의실수를말하라하다大司憲鄭芝衍이珥의장차毅中彈劾하려는것을듯고乃曰叔獻이홀로時事를근심하야나라를爲하야원망을마트려하니吾輩가엇지도읍지안흐랴於是에兩司가俱發하니諫院이알외되善惡이無別하고擧措가失宜

반듯이미리생각하라하더니이에三公六卿三司長官이闕庭에모이여救民之策을미리講究하기를請하니 上이許하시다이날에모다賓廳에모이니大臣이 上意가고치고베플지안코저하심으로敢히救弊之策을베플지못하고다만粟은옴기여西道之飢를救하기만請하며常平倉을맨들어納粟하며影職을잡으며凶荒한곳에量宜限年하야貢貢을덜고감하며三道에量減水軍之役을내리며別瓦署를罷하야浮費를들려하는짜름이더라

○大司諫李友直이病으로謝免하다友直이人望아님을스스로붓그러워하고또成渾疏中에特命으로闒茸에게例加함을譏弄함이잇슴을듯고이에病으로謝免하다

○是時에江原道御史權克智와黃海道御史金應南과京畿道御史洪迪과平安道御史李山甫가모다入京하야書啓한바이잇스니平安黃海에餓莩가가장만코京畿가그다음이요江原이가장적더라 上이飢民을軫念하사진짓二月에御史를別로보내여民間에暗行케하야民生의疾苦와守令의賢否를삶히게하시더니至是하야서로이여復命하다

○軍器寺에못물이이미소사치고또江界에밤에밝은變이잇서夜色이如月하고人影이落地하니人皆驚恠하다

○吏曹判書朴大立이病으로謝免하니李山海로吏曹判書를삼다

○掌令鄭仁弘이覲親으로歸鄕하다仁弘이憲府에잇서風裁로整物하야百僚가振肅하고市中商賈外지라도모다敢히禁物로밧게보이지못하는지라一武夫가시골서서울로와서사람더러일러갈오되鄭仁弘掌令이그모양은어쩐고그威稜이遠外에까지쓸치여兵水使守令輩가恐懼戒愼하지안는이없으니참丈夫로다李珥ㅣ듯고笑曰德遠이(仁弘之字)憲官이되매쇠리고미워하는사람이만커늘이武夫가이에敢히稱譽하니저는참丈夫라하다至是하야覲親으로歸鄕하니城中에放縱하는者가모다깃버하야이에敢히억개를쉬엿다하더라다만仁弘이氣輕하고量狹하야處事하는것이或躁擾를免치못하니珥가매양편지를보내여勸戒하야갈오되大事는맛당히振奮할것이나小事는或때노흘것이니衆言이함께일면時事를더할수없다하니仁弘은珥가過柔한가의심하야安敏學에게일러갈오대叔獻은剛毅하게일을하는사람이아니라하니敏學이珥에게告하거늘珥曰나는德遠의韋(剛)가되고德遠은나의弦(柔)이되니나와德遠이合一하면엇지일을하지못하랴하다是時에淸名之士에成渾、李珥、柳成龍、李潑、金宇顒、鄭仁弘이城中에모엿스나 上意가士類를信向하지안는故로時事가進步할形勢가없으니柳成龍이珥에게問曰저그번闕庭의議論을公이根本長策은아니라하니엇지하여야이根本長策인고珥曰우

曰啓意는알엇고兼經筵事는創新할수없으니後日에내가맛당히다시보리라하시다渾이周急하는粟을바드며拜官하고供職하지안코李珥에게일러曰내가上疏極諫하고가고저하노니알지못겟라어쩔고珥曰兄이山野之士로恩眷밧기를非常히하얏스니맛당히盡言不諱하야以格天衷(王心)하야다행이採納하시면社稷의福이요不幸히멀리하시면納履還山함이可以無愧니라하니渾이이에門을닷고疏를草할새다만珥와可言之策을商確하고引見時에무르신條目을因하야먼저大道之要와밋爲學之功夫를말하고古今治亂을말할쩨用君子와用小人이治亂의긔틀이된다말하고다음에時政得失을말하매賢才가써우지못하고闒茸이尊顯하게되는것이今日의病根이되나니請컨대人才를어더서任賢使能하시라고말하고다음에生民의憔悴한모양을말하야請컨대弊法을고치고타는것을救하고쌔진것을건지라고말하고끗트로 上敎의言予過失하라신말슴을因하야袞職의闕을極論하야病根에마추고말이甚히明直하니渾과珥의所見이脗合하고또措辭가或珥에게나온것이잇는지라珥의뜻은自 上으로渾의이름을重히아시는故로渾의손을빌어天衷을感悟시킬가바란것이나 上意가直言을조와안는故로마츰내所益이없고士林이摧沮하는지라渾曰封事(上疏類니囊封以進)를올리지안흠이得策이되지안흐라珥曰不然하다人間에이런議論이없지못할것이니한번읽기만하야도人心으로爽快케한다하더라太學生이渾의上疏가採用못된일로上疏陳列코저하니珥ㅣ듯고놀래갈오된어쩐일조하하는者가이議論을하는고太學生이國家危亡에關係된일이아니면不可上疏니만약此等事를맛나문득다톰은이는諫官의職이라하고急히사람으로달래여말리다 上의渾의上疏가朝貴를譏訕함을보고뜻이자못不平하시나待士하는道를일치안코저하시는지라故로조흔말로對答하시고政院이稟啓한然後에이에天衷을보이시며且曰渾의疏가李珥의語法과가틈이잇도다하시니珥ㅣ듯고曰所見이가튼지라言語도또한가트나니假令선배를遐方絶域에求할지라도만약意思가脗合하면그言事가다르지안커든하물며朋友之間이랴하다是時에憲府와玉堂이모다上箚하나諫院이홀로말이없으니사람이그避嫌을의심한대珥曰내가避嫌이아니라이일은한번明辨하면足하니어찌반듯이三司가幷擧하야돌이어宸心을激惱하랴하니識者가올케여기다

○三公、六卿、三司長官이가티議論하고救民之策을드리니大司諫李珥가同僚에게일측이말하야曰去歲에西道가이미凶年들고今春에霖雨가過度하야兩麥이損傷하얏스니만약失稔(穀不熟)을맛나면장차餓莩를坐視하고救하지못하리니救民之策을

後에禮를발리할것이니엇지먼저禮樂을일삼으랴하더니宴日에女樂을써서妖邪의態를가추어내니鄭澈이侍衛兵官으로보고李珥를일러가로되兄이諫官이되여救止하지못하고正殿에서妖鬼之戲를지으니古人에붓그럽다하다

○四月에李憲國을特拜하야漢城府右尹을삼다憲國이都承旨로憲府에게銀臺(承政院)之長에不合하다는彈劾을當하야비록蒙允은안되엿스나憲國이士論의許與되지안홈을스스로알고이에病에핑계하고나오지안흐니 上이士類의甄品을分別하는것이矯激타하시는故로特히憲國을陞差하야士論을누르니諫院이無人望者를賞拔하야公論을막음은不當하다고諫爭하나 上이不聽하시다

謹按, 爵은德잇는者에命하고官은能者에맷기나니 聖王의治國이任賢使能하는데不過할따름이어늘今 上은不然하사士類의人望잇는者면반듯이矯激이라고의심하사裁仰이過中하고만약無人望無學識하야泄泄沓沓(怠緩悅從之貌)하는者는優崇하고褒重하사大官에올려주시니故로매양特命이잇스매有識은憂歎하고朝廷은日卑하야牛童走卒이모다縉紳을輕侮하는마음을두니擧措가如此한지라人心과世道가宜乎물가리흘러救할수없을것이다

○內資僉正成渾이上疏하야時政得失을極言하고忌諱를不避하니 上이答曰至論을드르니집히아름답게여기노라내비록寡昧하나敢이佩服치안흐리요하시다政院이그上疏로大臣에게보여施行하는바잇기를請하니 上이答曰疏中에學問과時弊를말함은내맛당히스스로삶힐것이나다만朝廷을譏議하야公卿大臣에그사람이없다고하며또一國의制度를모조리고치고저하니이는未穩이진실로過한지라또한施行키어려우니라하신대政院이다시未安之意로알외니 上이怒曰겨우한선배를불러왓는데이가티말이만흐냐하시니於是에憲府와玉堂이모다上劄하야말하니上曰大臣에보이기가難事가아니니그上疏를大臣에게보이라하시다是時에諫院이飢饉이접허이르고公私가말라부틈으로三公六卿三司長官을闕庭에모흐고救民之策을미리講求하기를請하야三公이賓廳에모이엿는지라 上이이에渾의上疏를大臣에게보이라하시니注書가疏를가지고이름애三公이注書로읽게하니注書가큰소리로읽고六卿이環聽할새졸고못듯는者도잇더라三公이알외되草野之士가聖明을맛나盡誠貢忠하니疏辭가肝肺의懇曲이아님이없는지라嘉納施行하기를請하고또朝宗朝에外官으로經筵官을兼帶하얏스니崔自賓과金湜과金安國이모다近例라請컨대成渾도此例를의지하야써顧問에備케하소서 上이答

에들어가淑媛된者가잇서바야흐로寵幸을밧는지라栻이자못交通納賂하야情跡이甚히醜하니듯는者가憤嫉하지안는이없더니이때에大司憲이되매栻이李珥가黃海監使때에過失을말한다고그룻듯고栻이이에避嫌曰臣이黃海監使때에不謹한실수가잇더니十年後에物議가方激한지라臣이苟且로이憲長之職에잇슴이不可하오니請컨대遞差를命하소서하니憲府가써하되일이十年前에잇고또別로現著한일이없는지라故로出仕하기를啓請하얏더니얼마後에鄭仁弘이栻의交通宮掖한情狀이잇슴을듯고그出仕請함을後悔하야持平朴光玉으로引嫌曰宮妾의知名은古人의붓그러워하는바라栻이淸班의士로이실수가잇스니臣等이미처듯고알지못하야出仕를啓請하야風憲之職을일혓스니請컨대遞差를命하소서 上이怒曰李栻이엇지이일이잇스리요처서버리고저함에不過하야진짓이런말을하도다朝廷이不和하고人心이不淳하야다만國에有害할뿐아니라또한몸에不利하니勿辭가맛당하다하사仁弘等이物論을退待하니諫院이알외되仁弘等이草野孤蹤으로 聖主를맛나職이風憲에잇스니다만奉公盡職만알고다시顧藉하는생각이없고또李栻으로一毫私嫌이없으니엇지擊去에마음을두리오이제引嫌함은생각컨대物議의逼迫이됨이니國家가耳目의官을베픈것은激濁揚淸하야紀綱을떨치고저함이라만약一人彈劾한것으로문득그不和不淳을의심하면公論이不伸하고士氣가쩍기여장차나라이될수없으니仁弘等을出仕하라命하시고李栻은果然內人을交通한誹謗이잇스며또不廉하다는나물이잇는지라虛實은未可知나人言은잇스니그職에그냥잇슴이不可한지라請컨대遞差를命하소서하니於是에栻은갈고仁弘等은出仕케하시니流俗이모다쇠리여李珥가淸議의主人이라하는故로嫉之尤甚하더라

○軍器寺안에못물이솟아高가半丈이나넘는지라사람이모다驚恠하다

○都承旨李友直으로大司憲을特拜하니友直은人望이아니나淸白의操와質直의行이잇스니物論이일지안터라

○大司諫李珥가疾로解官을빌어章을세번올려休告를주시고갈지안흐시더니 上候가족음편치안흐신지라이에나와謝恩하고또諫官을辭하고庶司에處하야隨分盡職하겟다고請하니 答曰調理行之하고勿辭하라하시다 上이日本使臣을勤政殿에接見하실새예전에는女樂을썻더니三司가交章하야女樂을쓰지말아禮로遠人에보입기를請하야諫爭한지累日에允許를엇지못하는지라諫院이먼저그치니사람이나물하는지라李珥曰나라다스림이循序가잇나니반듯이먼백성의쩍구로달련것을풀어노코然

는지라文定이자못깃고權臣尹元衡이 慈旨를逢迎하야諸大臣을脅持하니大臣安玹等이모다依阿하야敢이억이지못하야마츰내遷陵之計를이루고장차文定萬歲後에도同兆케하려하얏더니地勢가卑下하야補土하는功이累鉅萬을虛費하며每年에江水가陵前에불어들고齋室이半이나沈水하니輿情(群情)이悲憤하는지라 文定이薨하매不得已他處로改卜하니物議가 遷陵코저하나廷議가再遷으로더욱未安히하는지라故로다시形勢를삶히고돌아와알외되江水가비록부를지라도穴道에가기는甚히멀어滲潤의患이없으며또擊齧의勢가없으니다만土石으로地勢卑下한곳을塡築하야水勢를물리고齋室을高燥한땅에移造하는것이맛당하다하니 上이允之하시다

○三月에朴民獻을義禁府에가두엇다가놋코다만罷職만하다先是에民獻이江原監司가되엿슬때에橫城民存伊란者가其母를죽이고사람의告發을當하야獄事가이루고刑訊을밧게되엿더니民獻의사랑하는妓生이存伊의重賂를밧고감안히民獻에게治罪말기를請하니民獻이親鞫한다稱托하고存伊를監司處에두엇다가그냥내노흔지라民情이甚憤하더니이때에發覺되여다시存伊를禁府에鞫問할새三省이交坐하야(三省은中書省尙書省門下省이오唐은侍中兩令으로爲三省이고近世에는義禁府刑曹司憲府)詞證이모다歸一하나다만存伊가不服하고杖下에죽으니兩司가民獻拿鞫하기를請하야爭之累日에拿鞫을命하시고受賂故縱한罪를다스리니民獻이不服하는지라장차刑訊하려하더니 上이停刑照律을命하시니禁府가아뢰되受賕한罪는取服前에照律하지못한다하니이에受賕之罪를命除하시고다만故縱으로照律하니罪當死라次律을減用하고노흐라하야前事勿論으로다만罷職만하다

○憲府가吏曹佐郎李敬中의罷職을請한대조츠시다敬中이본래學識이없고性이또沈滯하야從善에싸르며銓郎된지가甚히오랜지라自擅하는버릇이잇스니掌令鄭仁弘이그所爲를미워하야彈劾하려하니大司憲鄭琢이固執不從하는지라드듸여所見을각각아뢰고避嫌而退하니諫院이琢을갈자고請하고仁弘을出仕케하는지라드듸여敬中을彈劾하야罷하니於是에그儕輩가모다疑懼를품어浮議가囂々한지라柳成龍이또한조하하지안흐니李珥가曉譬曰鄭德遠이(仁弘之字)草野孤蹤으로盡忠奉公하니所論이비록過中한듯하나實狀公論이니엇지글타하랴하니成龍이이에不敢言하다

○諫院이大司憲李栻을劾遞하다栻이비록淸顯之職에居하나貪鄙하야檢束이없어、남의賤이여김이되고또그孽屬의쌀이宮中

는말을족음고치고다만일을안보고在京한실수를論斥하야罷職하니於是에그儕輩가모다不平을품다

○大司憲李陽元을特拜하야刑曹判書를삼다陽元이늑고풀리여일을잘보지안하본래國事로마음을하지안코다만家產을經營하야巨富가되고銅雀江에亭子를짓고江에처논明紬실魚網이數件이나잇스니모다各郡에서어든것이라　上이그容默을깃버하시는故로資憲에뛰여오르고이미秋官(刑曹)에長이되매한결가티請托을조치니사람이드럽게너기더라

○成渾이宗廟令으로拜恩하니　上이思政殿에引見하시고問曰이름은드른지오래라大道의緊要한것을可히어더듯겟느냐渾이古今帝王의爲學하든功으로對答하니　上이古今治亂時政得失과生民을拯濟하는術로다시무르시니渾이隨問仰答한대　上曰顏色을보고저하오니그俯伏하지말라渾이起坐하매　上曰나를寡昧하다말고勉留하야나의過失을말함이可하니라是日에渾이上疏求退하니　上이座中에서그疏를取覽하시고갈아사대어째求退하느냐再三慰諭하사하야금勉留케하시고成渾에게米菽을주시다侍臣이渾이在京하야絕糧한것을말한이가잇서祿俸주기를請하니　上이左相盧守愼에게問曰此言이何如오守愼이對曰給祿은不可함이업슬뜻하외다하니　上이이에給祿을命하시니李珥ㅣ듯고갈오되周急하면밧고주면밧지안나니浩源(成渾의子)이祿을바듬은未安타하니金宇顒이珥의말을듯고　上께알외여給祿을마시라請하고特히周急하는義로米菽을주십소서하니　上이올케여기사戶曹로米菽을輸送케하시니渾이上疏請辭한대　上이答曰周急之義는쏘한古人의道니勿辭하라하시니渾이不得已밧다戶曹가米菽各五石식주기를請하니李珥가戶曹佐郎宋大立을보고갈오되周急之粟이어째그리넘우簡略하냐大立曰만약만호면成君이未安이여길가두려운지라故로如是하노라珥曰이런일은近代의업는바요맛당히뒤에傳하는盛典이될지니萬乘之國으로賢者에게五石之米를주는것이吝嗇함이업겟느냐하니大立이對答지못하다

○柳成龍이副提學으로入京謝恩하니士類가만히朝廷에모이는지라사람이風爲를想望하더라

○前判書朴忠元이卒하다忠元이庸劣하야다만容身保位만하고季年에는精神이昏迷하야黑白을不辨하더니至是하야卒하다

○三公六卿이靖陵에往審하고들어오다先時　明廟朝에妖僧普雨가오래報恩寺住持로잇서　中廟陵寢을절의겨레移奉하야그절의勢를굿게하고저하야이에　文定王后를속이고惑하게하야宣陵近處에吉兆가잇다하고　中廟山陵을그쌍에옴기기를請하

이잇스리니才는異代에빌지안흘지라自古로엇지治平코저하고
無才함이잇스리ᄭᅡ다만人君이不可不好惡를밝히여人心을定할
것이니前者에吏曹에用人之法을命하시니詞旨가公明懇切하사
사람이만히눈물을흘리고國人이　殿下의반듯이有爲코저함을
다아나니비록이마음이잇스나반듯이政事上에擧措가得宜한然
後에徒善이되지안흐리다昔에堯舜이天下를仁으로ᄭᅳ신대人民
이좃츰은堯舜이好善惡惡하는ᄯᅳᆺ을明示한故로天下가靡然從之
하야惡을버리고善을조츰이러니後의人君은群下가그意向을알
가오즉두려하고輕淺한데ᄲᅡ지는故로好惡를明示하지못하야돌
이어賢者로미듬이없게하며惡한者로두려움을모르게하니이는
人君의法度가아니라今에　殿下가만약好善惡惡하는ᄯᅳᆺ을明示
하시면多士가興起하야閭閻氓俗에이르기ᄭᅡ지ᄯᅩ한向善하는마
음을發하리니이는今日의急務니이다是時에經席侍臣이모다俯
伏하야말하지안코홀로應教金宇顒이알왼말이잇스니　上의修
己圖治하기를請하더라憲府가水原縣監禹性傳을劾罷하다性傳
이少時에李滉의門에놀아善名을족음어덧스나才氣를自負하고
詭辯을가저士類를凌駕하고스스로才가經濟를堪當할만하다말
하되行己는玷汚가만흐니善類가不取하나다만그벗의洪渾成格
의무리가망령되이推重하야性傳이得志하면萬物이그生을이루

리라고ᄭᅡ지하야翕翕稱譽하고무리가繁盛하야氣勢가甚盛하니
識者가근심하다李珥가처음入京하매士類가모다珥에게當務의
맛당함을무르니珥曰當今의근심은君臣이不相知하고上下不通
情하고士類가不協和하는데잇는지라모름직이士類를通融케하
야하나로맨들어서로의심하지말고서로정성을싸서　天意를돌
리는것이第一策이라하니李潑과金宇顒이珥에問曰禹景善(性
傳之子)가튼이는어ᄶᅵ處置할고珥曰만약君子가秉政하야綱紀
가齊整하면제가엇지그才를달리리요만약朝廷에君子가없고紀
綱이없으면비록此類를排斥코저하나ᄯᅩ한不可得하리니此等人
은不必攻擊이라만약天心을돌리지못하고仇敵이먼저일허나면
士類도能히발부치지못하리라하니潑等이그러케여기나安敏學
이듯고珥의苟且迂濶하야薰蕕로同器케하야調劑의ᄭᅬ를한다고
譏弄하고甚히不悅하니掌令鄭仁弘은剛直하고風力이絕人한지
라性傳이장차갈릴것을듯고다시侍從의列에居할가두려하야劾
罷하고저하야邑에잇서일은안보고覲親을핑계로항상서울에잇
고錢穀을京家로만히運輸하야酒肉을辦備하며放恣로이宴飲하
야張皇氣勢하고妄自矜高한實狀을排斥하니大司憲李陽元이年
少輩로作嫌하는것을ᄭᅳ리여仁弘의議論좇기를질겨안는지라仁
弘이다투기를힘ᄶᅧ하야獨啓코저하니陽元이억지로조차論劾하

서면반듯이啓沃하는利益이잇스리다 (啓沃은開陳善道하야以導君心也) 珥가從政할뜻이업더니마츰　上體가새로大病을지나고召命이잇는故로慰問하고저上來하얏다가士論의潰裂을보고머물러調劑코저하니그朋友가만히근심하나朴淳이獨曰叔獻이朝廷에나오니내가조하서잠자지못한다하다

○江原道에海波가騰躍하고海底에서震鳴하기를우뢰가티하며岩石이飛走하야變異가非常하더라

○萬曆九年辛巳今上(宣祖)十四年正月에成渾이여러번恩召를바다不得已入京하야病으로拜命辭職하지못하니　上이드르시고內醫로看病케하고藥餌를주니渾이李珥를보고말하되내가무슨사람이건대恩禮의過蒙함이이에이르느냐珥가笑曰君이엇지죽은馬頭에야미치지못하랴하다

○白虹이貫日하니三公이災異로辭職하다時에朴淳과盧守愼이淸名으로相位에잇고姜士尙은本來人望이아니라홀로朴淳이憂國愛士하고守愼은날로마시기만하며賄賂가狼藉하야돌이어士尙의淸儉으로自守함만못하니士林이드럽게여기다

○成渾이疾로解官을請하니　上이遞職을命하시고갈아사대病故가잇서遞職하니病나은後에내가보고저하니官이갈리엇다고下歸하지말라하시니　上意가渾을보고저하심으로下敎가如此하더라

○鄭仁弘이掌令으로上京하니仁弘은淸名으로世에見重하더니是職을拜하니사람이風采를想望하더라

○司諫院이箚子를올려政事를닥거天災풀기를請하니　上이優答하시다

○二月에　上이經筵에나오사春秋를講하시다李珥가　上께알외되程子曰後世帝王이만약春秋의義를알면비록禹湯의德이업스나또한可히三代之治를法밧는다하니이말이虛空에걸어欺人함이아니라반듯이實狀이그러한것이니願컨대　殿下는此經을읽을실쌔어쩌케하여야三代之治를回復할가생각하시면반듯이有益하리이다當今國事가안으로紀綱이頹廢하야百官이職任을行치안코밧갓으로는民窮財盡하고兵力이殘弱하니만약無事히日子만보내려면或支撑하려니와만약兵革이잇스면반듯이土崩瓦解하야다시可救할策이업거늘大小之官이귀에심드렁하게여기고눈에익어그근심할줄을모르니반듯이　殿下가집히근심하사尋常하게보시지안코勉勵振起하사먼저本源上에工夫를지으사學問이精明하고本源이澄澈케하사大臣을警勅하시고賢俊을收召하사要地에布列하시며날로所爲가잇고事功을奮起하야民瘼을革除하고이마음을직혀다시退轉하게말면國家가거의希望

니今 殿下가大病之餘에賢端이開發하시고號令之下에人心을悅服하야臣民의바람이처음과다름이업는지라民生의困이날마다甚하고世道와人心이물흐르듯함을보오니만약舊轍을因守하면決코有爲할바람이업스리니반듯이大段히振起하사宿弊를다버린然後에거의다스림을하리니朝廷之上에紀綱이크게문허저大小의官員이그職에從事하지안음이이미風習을이루웟스니이는一時威力으로다스릴것이아니라반듯이自 上으로求治하는뜻을굿게定하사俊乂를거더부르사朝廷에모으시고各々그才를보아可合한職을골라주사委任責成하시고持之悠久하시면國事를可整이요治道를可興이니人君이賢才를쓰고저하면반듯이먼저修己하여야하나니어찌인고賢才는富貴도不求하고다만行道만求하는지라人君이먼저自治하지안으면賢才가반듯이써움이되지안코富貴와利達을求하는者가朝廷에가득하리니是故로修己는用賢의根本이되는것이라예쩍에는官을爲하야사람을골라오래맷기고그功績을상고하거늘이제는사람을爲하야벼슬을골라才之當否를不論하고오즉淸要를만히지남으로榮華를삼는故로朝遷暮移하야一人이各司를다지나니이러케하고그曠職안키를求하면되지안흐니만약近日의이런謬規를고치지안흐시면治道를이룰길이업스리이다 上曰臺諫이依例히避嫌으로자조갈리고臺諫을채우기爲하야他官도자조갈리니避嫌하는法은예전에도듯지못한바요古史에서도쏘한보지못하얏노라珥曰이것도近日弊習이라엇지古史에서보리까珥曰人君이有爲코저하면반듯이衆論을採擇하야盈庭擇用하게되면반듯이한길로나오려니와만약衆人이各々議論을行하려하면돌이어騷擾를일우어政이여러곳에나오리니今者에비록衆論이나오드라도自 上으로반듯이一二人의可任經濟할者를의지하사그中에서골라쓰사議論이한길로나오게하시면然後에可히治道를차차이루리이다 上曰今之三公이엇지엇기가쉬우냐내가每事를반듯이무른後에行하고擇用치안흠이안이나近日政事가마츰내所成이업스니자못怅恨하도다珥ㅣ 上께問曰自 上으로恩禮를成渾에게더함이近古의所罕이라未知커이다 上意가그사람을쓰고저하시나이까한번보고말려하시나이까 上曰成渾의어짐은내가이미드러알엇거니와그才가如何한지는알지못하도다珥曰才도쏘한一般이아니니可히經濟의責을홀로마틀者도잇고好善하야群才를能用할者도잇스니成渾의才로經濟天下하겟느냐하면過許이어니와그爲人이好善하나니好善이天下에도넉넉한지라이엇지可用할才가아니리까다만痼疾이몸에잇서반듯이憲官의職은맛지못하리니此人은반듯이閑局에부치시고時々로經席에入侍케하

라大立曰賢才가예전에도드물엇스니今日에엇지許多賢士가잇스라하야구지좃기를不肯하야由是로士類와서로틀리니大槪大立은愛士의誠이업고性이또固執이잇는지라於是에士類가그서로許與하얏든것을後悔하다

○成渾이召命을밧고病으로이르지안으니　上이세번부르사말지안흐시고또말슴하되此人이病이잇스니冒寒登途를못할것이라하사馬轎를命給하시고上來케하시니士類가感動하더라

○李珥가承命入京하야拜恩後에辭免曰無狀愚臣이나라의厚恩을바다才는疎漏하고病이깁허仰報할길이업는지라田里에跧伏하야潛心默禱한것이다만聖壽無彊에잇더니乃者에듯자온즉玉候가違豫하사祈禱를行하며朝野가遑遑하야할바를알지못하는지라臣이遐陬에잇서빨리나오지못하고東으로바라며精誠을달리여夙夜로焦煎하더니祖宗이陟降하시고　上天이도으사黃道(太陽行路)가陽輝하야不久에復常하시니擧國이慶忭하거늘臣이賀班에叅與하지못하오니罪戾가重하야精爽이飛越하더니엇지　聖量이하늘가티싸주사含垢藏疾하야譴責을더하지안흐시고恩命이돌이여나리니感激戰慄하야눈물의흐름을깨닷지못하겟소이다言責은重任이라堪當치못함을알거니와情懸紫極(紫는恐誤)하야病을참고길에올음은所望이한번　天光을보입고죽으면恨이업슬가하얏더니다시생각하오니近日　聖心이惕悟하사불처럼타시고새암처럼通하야號令이나리매輿情이悅服하고臣民이눈을씨서治亂을서서기둘르니이正히世道를轉移하야大猷(大道)에오르게하는一大機會라將順(將順其美요匡救는匡救其惡)하고匡救하야維新의休命을對揚하는것이責任이諫官에잇스니決코臣가튼淺薄空疎한者의承當할바이아니라請컨대臣職을命遞하시고그사람을고르소서　答曰勿辭하라하시고丕顯閣에引見하사黃海道의凶歉之狀을무르시니珥가移粟하야賑飢하기를請하고因하야알외되　殿下의春秋가鼎盛하사비록微恙이게시나엇지이가튼놀나운일이잇스리外調攝이或그맛당함을일엇나이外그윽히보입건대　殿下明粹한긔운을바드섯스나完實함에或不足함이잇스시니伏願컨대맑게修養하시고慾心을덜으사眞元之氣를保全하소서　上曰久不相見하얏스니하고십흔말이업느냐珥가절하고對曰　殿下古史를보섯거니와할만한人君이대마다나지안나니　殿下의英明은實로古今의드문바라嗣服(即位)하시든처음에臣民이太平의바람이잇더니와그後에因循하야振起를보오지못하니臣이비록山野에退伏하얏스나매양옷깃을뜰허바란것은今年에비록奮興하지못하나明年에는반듯이振作이잇스리라하야이와가티하기를累年이엇섯스

黃海江原平安四道가大飢하다

○十月에李山海로刑曹判書를삼으니 上疏辭職하나不允하시니拜恩後에辭免함이三次에이르나모다不允하시다山海가젊어서文名이잇고官途에나온後에淸要를踐歷하야六卿에뛰어올랏스나爲人이淸愼하야氣節이적고巽懦하야人言을避하는故로上下에거스림이업어物望을不失하고東西分黨後에議論이東人을한결가티조차樹立을못하고李珥와鄭澈가튼이가모다執友로대서로들리니識者가웃더라李珥가語人曰吾友汝受는不久에반듯이政丞이되리라하니사람이그外닭을뭇거늘珥曰我國의政丞은반듯이謹諄하야才氣도업고하는것도업스며淸名을가진者가되나니汝受는그런사람이라하더라

○雷電이夏月과無異하고날이恒常흐릿하야틔이지안코大霧가昏塞하야「진고대가」자조나리며땅이풀려봄과가트니識者가근심하더라

○十一月에淑儀鄭氏가卒하다已巳에 上이편치안흐시니鄭氏의죽음을드르시고놀래신緣故라庚午에上疾이猝然히더하사大臣朴淳과盧守愼을命召하야먼저드러오니 上이二人의손을잡으시고小兒輩를생각하라고말슴하시니大槪 上意가大故에이르실가두려워하심이라그말슴이如此하니闕中이驚惶하고中殿에서官人을보내사社稷과宗廟와山川에祈禱하시니明日에 上疾이족음나사自此로漸漸康復에向하시다 上이內寵이만흐사元氣가傷하시고心熱이우으로쓰사冷한것을질겨마시는故로痰盛氣上하야成疾함에이르니群臣이근심하더라

○前領敦寧府事潘城府院君朴應順이卒하다應順이 王妃의父로政事에干預하는일이업스니時人이國舅잇슴을모르며사람이그의恬靜함을올케여기더라 中殿께서 上體의未寧하심을因하야累日却膳하시고眩症을어드셧다가數日에나으시더니또重喪을맛나시니國人이근심하다

○癸巳에 上體의復常으로藥房提調와御醫等을或加資하며或賞을주다

○十二月丙申에百官이陳賀하다

○李珥를拜하야大司諫을삼고成渾, 鄭仁弘으로掌令을삼으니召命이나리매朝野欣然하야 上心이向善한다고하더라

○吏曹判書朴大立이稱病不出하다가良久에乃出하다初에侍臣이 經席에서알외되各司官員에廉勤奉公하는者를可히賞賜를더할것이니다하야 上이吏曹에命하사그可賞者를뽑으라하시니佐郞李洁等이이機會를因하야士類로下僚에沈屈한者를抄啓하야六品에陞差키로請한대被選者는許篈安敏學輩의十餘人이

이아니라하야改正키를請하니不允하시다

○政院이알외되今年의水災가比古尤甚하고外方의啓聞이極히恠異하고都城之內에도一夜之間에大雨가暴漲하야平地에水深이丈餘나되고橋梁이문허지며道路가패이고집이뼈나가서치어傷하고빠저죽는사람이不知其數요郊外의衆塚이문허지고白骨이暴露하니삼태기를가지고뭇는者ㅣ서로옷을잇고田穀이모다업서지고菜蔬가남지안하人民의生業이업어蒼黃涕泣하니聞見이慘惻한지라變이헛되이나지안코應함이道가잇슬지라願컨대聖上은더욱修省하소서 答曰啓辭가올흔지라今年水災는極히驚駭하니내가兢惕한지라省念을更加하리라하시다

○大司諫金添慶이알외되近者士類가집에잇서學問하고안함은臣의알지못하는바나다만富然後에爲善한다는말이때에盛行하야士友間에海澤을막고土田을經營함으로能事를삼으니此弊는自 上으로禁하소서 上曰爲富면不仁이니엇지富한然後에爲善하리요此事는諫官이宜當히擧劾할것이니라添慶曰彈劾코저아님이아니나그中에名字가可惜한者가만히잇는지라故로不敢하나이다하니때에名士가或벼슬을안코들에밧가는者가잇는지라故로添慶이미워하야이말을하니士類가不吉之人이될가의심하더라

謹按、선배가이世上에나서나가면王庭에들날리어食祿而行道하고물러가면田野에갈아糊口하고守義할것이요거저먹고曠職하는것도不可하고束手하고飢餓할것도아니거늘添慶이선배의물러감을미워하야無理한말을唱作하야善類를誣告하니이는一世의士로蠢蠢食祿케하고저함이라富然後에善을한다는말이何人에게서난것이냐진실로이럴것가트면먼저盜跖이된然後에孔顏을배울이니天下에엇지이런理가잇스랴嗚呼添慶은그착한이를미워한다이르리로다

○七月에吏曹判書李文馨이病으로謝免하니朴大立으로吏曹判書를삼다文馨과大立이모다年少士類에부치여銓衡重地에차지하니流俗과다못두사람이合而爲一한지라識者가근심하다

○江原道觀察使鄭澈이上疏하야一道의弊瘼을말하니 上이嘉奬하야對答하시고該司에議論을내리시다鄭澈이人民의隱瘼에盡心하야뭇고차집에때놈이업고또敎化를崇尙하야착한것을表彰하고惡한것을다스리니東民이聳動하다

○八月에司憲府持平으로鄭仁弘을브르니疾로辭하고이르지안타

○九月에彗星이보이고또雷電의變이잇서下敎求言하시니一歲에두번求言하시나別로可用之策을드린者가업더라是歲에京畿

라成渾이大臣의請復正殿함을듯고嘆曰朴思庵(朴淳別號)이또한무리를딸하訣說하는態度를짓느냐하더라

○金貴榮으로議政府右贊成을삼고朴好元을特拜하야戶曹判書를삼으니闒茸한者의得志함이如此한지라識者가근심하더라

○文臣通政以下를試驗하사慶會樓下에製述케하니承旨尹卓然의詩가居首한지라嘉善을命授하시다卓然은人望이아니나藻繪로陞品하니사람이만히조하안는지라諫院이改正하기를論請하나不允하시다

○陰竹사는全進士旭이上疏하야時弊를말하고疏中에朝廷不和의實狀을議論하니 上이答曰몸이草野에잇서弊端을말하는精誠이嘉尙하도다하시고因하야傳敎曰全旭의疏中에朝廷不和의弊習을論及하되私嫌으로허물업는데까지彈劾하여浮言을煽動하니田里에放逐하라하고우흐로宸聽을속이고알에로幽憂를끼친다고云云하니草野之人이반듯이所見이잇슬지라何事를가르킴인지未知하겟노라대개人臣이敢히사사로黨을세우고朋比를角立하면그罪가진실로크거늘挾私欺君에까지이르면더욱놀라운지라此意를知悉하라하시니政院이알외되臣等이下敎를伏見하오니惶感을不勝하겟나이다이疏辭가대개荒雜顚錯하야所據가업거늘 上敎는이런일이잇는가의심하심가트니未安이업사오리까朝廷間事는 聖鑑이이미洞照하시거늘此敎가게시니人心이疑恠할뿐아니라日月之明에도밝지못함이잇슬가두려움으로敢達하노이다傳曰知道라하시다

謹按, 全旭외上疏가實로所據가업는지라비록밋지못하나다만朝廷의우에東西의말이다풀리지못하고西人의名士가沈抑하고드날리지못하야闒茸한사람이尊顯하야지고流俗이得志하나上心의所在를알지못하니旭의말이또한돌려생각할바이잇지안흐냐

○孫軾으로全羅道觀察使를삼으시고 上이下敎曰孫軾이近侍를여러번지나處事가明敏하고勤勞가効著하니一資를特加하라하시다軾이원래學識이업고또心疾이잇서臨事에茫然하고왕적만하면顚錯이만커늘明敏하다하시니사람이恠異쩍게여기더라憲府가卓異之才가아니라고論劾하야改正을請하나不允하시다

○五月에旱甚하야祈雨하고江原道에霜降하야풀이마르다

○六月에큰비가와서江漲海溢하고山崩屋漂하며陵과谷이遷變하니近來水災가此時보담甚함이업스며是時에三道에癘疫이오히려성하야生民의厄이적지안터라洪雲民이吏文을지어壯元함으로嘉善에오르니憲府가論하되微事로陞階하는것은命德의政

릴것이니엇지禁苑을入審할理ㅣ잇스리와 上曰내가入審을命하얏스니此事가非難하고政院은職任이出納에잇스니論思는그마튼것이아니어늘從中阻遏하고저하느냐그入審하기를速히命하라하시니兩司가또알외되 臣子의不敢爲之事로逼迫하야下情을막을것이아니라하야再啓不允하시매玉堂官이모다待罪하야罷斥을請하니 上曰누가倡道하야이짓을하얏느냐그速히바른대로알외여라玉堂이알외되進劄할때에가티區々한마음으로그所聞을알왼것이오니엇지홀로倡導한者가잇스릿가速히罷斥을命하시라고請하니 上이乃曰入審은말라하시고仍敎曰宮闕은내집의일이니外臣의참여하야알바가아니라此習이한번열리면뒤에반듯이奸臣이잇서口實을삼아서 장차참아말못할弊端이잇스리니倡導한者를窮詰코저하얏스나아즉뭇지안노니大抵人臣이進言함에一言으로智를삼고一言으로躁라하니言不可不愼이니라하시다

謹按、玉堂의所論이潛納女侍와私營禁苑두일이니營造는固是虛傳이어니와侍女之納은엇지虛傳이냐自上으로이미거실리게알아直告하지안흐시고自下로또한威嚴을두려하야그일을캐지안코어물어물하고말앗스니玉堂之臣이可히王素에게붓그러움이잇다하리로다

○柳成龍으로尙州牧使를삼다成龍이母老로近邑을어더歸養하기를비니 上曰네가나가면내한臣下를일흐니진실로앗갑거니와다만母子가情切하니또한不可不聽이라하시고이에尙州牧使를命拜하시니士類가모다그의나가는것을앗갑게여기더라成龍이才識이잇서經席에서啓辭를잘알외니사람이모다稱美하나다만一心奉公하지못하고때로利害를顧瞻하는뜻이잇스니君子가짤게여기더라鄭逑로昌寧縣監을삼다逑가禮學에삼가고律身이甚하야議論이英發하며淸名이날로드러나니累次拜官하야나오지안타가至是하야上京拜命하니 上이引見하시고그의所學을무르사天語가溫諄하시니듯는者가感激한지라逑가이에赴任하니라

○慶尙道에癘疫이大熾하고人民이만히죽다

○右贊成鄭宗榮이謝病免하니物議를避함이러라

○大臣이正殿에돌우게시기를請하야再啓하니乃允하시다

○閏四月에左議政盧守愼이봄부터病으로免職코저하야疏章을열세번올리나 上이終不允하시니이에出仕하다 上이引見하사賜酒하시다時에領左相은모다人望이잇는者이나別로施爲가없고다만물결을따를뿐이요變異가疊現하나自 上으로別로消弭之策이없거시늘急히正殿을請復하니識者가올케안여기더

疾한사람이날로良醫에게무르나一丸의藥도먹지안흠이니可
勝歎哉아

○全羅道에癘疫이大熾하야死者가甚衆하다

○成川府訓導가儒生의疾怨을當하야怨者가大聖位殿을갓다가土穴中에두엇더니일이들리매京官을命하야下去看審케하시고位版을改造하니人心의悖亂이如此한데이르더라

○壬戌二月十三日에白虹이또貫日하니 上이下敎曰白虹之變이重疊하게보이니極히駭愕한지라自今日로正殿을避하며減膳撤樂함이可하니라하시다

○領相朴淳과右相姜士尙이日變으로辭職한대 上이答曰이는인군이착하지못하고그位에잇슴을말매암음이니卿等에게야무슨허물이잇스랴勿辭하라하시다左相盧守愼은二月부터累次病을알외고나오지안흐니라副提學具鳳齡이上劄하야辭職하니答曰勿辭하라하시다鳳齡이丙子年에鄕里에退歸하야召命을累辭하다가이제야上來하니라

○四月에守門將趙瓌이闕內의出入을禁호대憲府의書吏가直入하야말지안흐니瓌이묵거治罪코저한지라憲府가듯고怒하야아에瓌의治罪를啓請하니上曰비록잘못묵것다하나엇지可히이것으로 王宮守門將을敢히罪주랴大失事體하얏다하시니大司憲等이避嫌하야免官을請하고物論을退待하니諫院이出仕하기를啓請하다

謹按, 門將之職은다만사람의濫入함을禁할ᄯᆞ름이어늘憲府書吏가제마음의威風을自恃하고守門將을輕視하니그罪가可히懲治할것이어늘憲府가돌이어守門將을罪주고저하니무슨顚倒하는일이냐예적漢文時에六百石公車令이오히려太子의수레를그치게하얏스니今者에는守門將이憲吏의出入을禁하지못할것은무엇이냐憲府之官이그그른것을알지못하고諫院도또한조차올케여기니모다不學한過失이로다

○知中樞府事朴啓賢이卒하다啓賢은行檢이업고다만飮酒放浪할ᄯᆞ름이더니 上이그죽음을드르시고「予用驚悼」한다고말슴하시다

○弘文舘이劄子를올려議論하되傍歧로女侍를되릴것이아니요舊例를의지하야良家女를고를것이요또後苑에사사로이營造함이잇스니일의맛당함이아니라한대 上이答曰爾等이後苑에는어와營繕處를看審한然後에批答이잇스리라하니대개營繕이란말은虛傳일러라政院이入審케말기를請하니 上이不聽하시고玉堂之官을재촉하야부르시니政院이再啓曰君臣之間에情意相通을貴히여기는지라虛傳이라고만 下敎하시면下情이自然흘

正二品으로擬望하라고命하시니吏曹가大臣에게議論하正매二品으로는可陞할者가없는지라이에宗榮과金貴榮으로膺命하니宗榮은喜事하고貴榮은行檢이없어世의所賤이되나六卿의列에는二人보담난者가없는지라國의空虛함을嘆息하리로다宗榮이謝恩後에辭職하니不許하시다

○三月戊申九日에　上이禧孝陵에親祭하시고回駕時에白虹이貫日하니　上이還宮하사政院에傳敎曰近來白虹之變이없는해가없스니極히驚愕하더니今日拜陵之時에도또한此變이잇스니兢惕을不勝할지라矛意를知悉하라政院이啓曰　上敎를伏承하니感激을不勝하오나大凡弭災하는道가文爲末節에잇지안코側身兢畏하는것이이에應天하는實狀이니災變의남을비록某事의應함이라고指目하지못하나近日에經筵에罕御하사朝廷의疵政과閭巷의弊瘼을左右에게듯지못하신지라請컨대延訪求言하사修省하는實을다하게하소서　上이答曰知道로다求言은可히할수잇다하시다領議政朴淳과右議政姜士尙이白虹之變으로辭職한대答曰이것이엇지卿等의실수냐有臣無君하야災異를부름은古今의常患이라하시다左議政盧守愼이病으로辭職한지가已久한지라　上이醫官을보내사診視하시고劑藥하야보내시다弘文舘이劄子를올려正殿을避하고減膳撤樂하며求言하고또자조經筵에臨하시기를請하니答曰劄意는올흐나다만避殿之事는汝等의所知가아니요人君의體貌를斟酌하는故로아즉하지안는것이니이엇지在下者의輕言할것이냐劄意는맛당히留念하리라하시다憲府가新贊成鄭宗榮을彈劾하되才器短淺하야본래物望이없고前에騎曹(兵曹)에잇슬때에이미사람의譏刺를입엇스니拔擢이不可한지라請컨대改正을命하소서答曰新贊成이不合한것이아이니엇지輕論하리요諫院이亦啓曰宗榮은器量이狹隘하고才智가淺薄하야일즉이政曹를判할때人言을생각지안코오즉妾婦子弟의請을조차賄賂의輻湊를이루워債帥라는조롱까지잇섯스니此人이엇지二公의列에合하리外請컨대改正을命하소서　上이不聽하시니兩司가爭論한지累日이라　上曰宗榮이二公에可合하고일즉이先朝에잇서서竈에아첨하지안코(媚竈는諂附勢家니見論語)寡躬을섬기매(寡躬은人君自稱)도음이만흐나다만今人가티矯激하지안타하시고竟不允하시다.

○下敎求言하시고또寃獄을審理하라고命하시다

謹按、遇災求言하는것은直切之諫을드러急時의病을고치려함이어늘近年以來로災殃없는해가없고또한直言을求하지안흔때가없으나行一善策하고除一弊政한것을듯지못하얏스니말을求하야쓰지안흐면不求함으로무엇이다르리요譬컨대抱

하나議論이差錯하야文義에이르러도또한通曉하지못한지라일즉이李滉으로論學하다가所見이差誤하니滉이笑曰太輝가만약學問을안햇더면眞是善人이라하니대개學識의어겨짐을譏弄함이라비록學問한다하나是非가不明하고取人함이平正에어겨짐이만코與人爭論에辭氣가過히乖激함이없어사람이다所養이잇다고稱道하더니末年에미처서喜怒가暴發하니人甚恠之하더라嶺南을按察할때에榮川郡守鄭仁弘이治郡하기를맑게하나供賴가不盛하니曄이發怒하야仁弘이드러오매大典으로假托하야侮辱하니仁弘이바로棄官而去하고또晋州儒生朴宗智等이守令의得失을議論하기를조하하니軍士를發하야잡아가두고其罪를다스리니宗智等은善士라一道가駭恠하야其意를測量치못하고일즉이李珥로조하하더니東西가立異한後에曄이東人의宗主가되여議論이乖僻하야士類를쉬대겨珥를攻斥하는데까지이르니人이曄으로卯地라하니卯로東을삼는故로그東人의宗主됨을譏刺함이러라그전에는女色을不近한다고스스로말하더니嶺南에잇슬때에淫娼에게빠저서所言을모다좇고列邑의賄賂가娼家로輻湊하며路上에서妓生과同轎하는데까지이르니사람이모다손가락질하고鼻笑하야色으로成疾하얏다하더라이미갈린後에上京하기前에尙州에서卒하다

○副提學金添慶을特旨로司憲府大司憲을陞拜하니添慶의爲人이時事를不言하는故로　上의擢用을입다

謹按、國家가設官分職한것은時事를整理하려함이니그일을整理하고저할진대엇지無言을어드리요今者에　主上이사람의말슴을미워하시고사람의建白을보면문득그矯激하다排斥하시고반듯이循默無言한後에이에擢用을입으니이道를조ᄎ면비록曹參이蕭何의뒤를이을지라도오히려不治할근심이잇거든하물며權奸의濁亂한뒤를이어國事의穿弊가만흔것일까보냐이런故로庸碌者는登庸하고有志者는決退하야坐而待亡하나마츰내깨닷지못하니嗚呼라어찌하눌이아니냐

○鄭澈로江原道觀察使를삼다澈이大諫으로갈린後에休官不出하고召命을累辭하더니是職을拜하매先人을追榮하는것으로爲重하야이에拜命赴任하니라澈은忠淸剛介하고飮酒를조하하야醉하면반듯이失儀하니識者가짤게여기더라

○別祭를文廟에親行하시고因하야試士取人하다

○河原君이驛官의美色잇는딸을薦하야宮中에命納하시니自是로日色이無光하기를累日이나하다

○鄭宗榮으로議政府右贊成을삼다時에西人이顯班에벌려잇지못하는故로流俗이公卿의位에차는지라贊成이有闕하니　上이

死할것이어늘이제濫刑之律로判決하니國法에크게어지러운지라二品以上이一人도正議하는者가없으니朝廷이空虛한지久矣라엇지일을바로잡으랴

○十二月에禮官이 仁聖王后禪祭日에受賀할儀節을定하니兩司가아뢰되哭泣으로行祭하고곱히賀禮를바드면吉凶이서로섯기니非禮라請컨대受賀치마르소서 上曰舊禮를不可改라하시니兩司가爭之累日하매 上曰異議하는習을可히기르지못할것이라내受賀코저함이아니라다만異議를미워한다하시고竟不允하시다

○左叅贊成世章이 上께알외되曰今의年少士類가이름은古學問을사모한다하나그實이없어一時의弊가된다하니 上曰此言이直切하야正히時病에맛는다하시니三司가交章駁論하나 上意가終不快하시다

謹按, 道는古今이없거늘古에는聖賢이잇고今에는聖賢이없으니爲士者가엇지慕古하지안흐랴사람이秉彝가잇스니學問이아니면그理를밝힐수없는지라爲士者가엇지學問하지안흐랴이름을慕古學問이라하고放心爲惡하는者는ㅣ홀로一時의弊가되지안흐랴世衰俗末하야爲士者가이미向學之誠이적고時君과世主가또조차學問의이름을미워하는故로儒者가沮喪하고流俗이得志하니이는叔季의通患이라저世章은鄙夫라그말이足히輕重이되지못하려니와홀로恨하건대 上心이流俗과深合하사마츰내好善하시는싹을保存치못하니 於悒함을可勝하랴

○萬曆八年庚辰今上(宣祖)十三年正月己未에仁聖王后神主를太廟에祔하시니 上이親祭大赦하시고百官賀를바드시며飮福宴을行하시다宴時에舊例에는女樂은或쓰나五禮儀에실리지안햇거늘禮官이循例하야女樂을쓰려하니兩司와玉堂과政院이써하되飮福之宴은神의아름다움을이름이라맛당히肅敬하야將事할것이요女樂의淫褻한소리는드름이맛당치안타하니 上이矯激하다하사不允하시니兩司가連爭하기를累日이나하고宴時에이르러서도兩司가固爭하야七啓까지이르나竟不允하시다

謹按, 五禮儀는 祖宗의成憲이라或未備한것이잇스나規模는近正하거늘今 上이 祖宗을法밧고저하시면맛당히五禮儀를쓸것이어늘매양近例의不正한것을조치시니어찜인고正殿의女樂을씀이決코禮意가아니라兩司가엇지矯激한데이르랴上意는반듯이女樂을듯고저하심이아니라다만儒者의말을집히실혀하사俗例로써고저함이시니於戲라可勝歎哉아

○二月에同知中樞府事許曄이卒하다曄은自少로學問으로自許

○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白仁傑이卒하다仁傑이절머서趙光祖를조차배워서그爲人을深服하고己卯禍作後에비록韜晦하야檢束을不事하나其中은好善不衰하더니乙巳의難에密旨의그른것을말하야得罪竄謫한것이累年이요朝論이족음풀리매鄕里에還居하얏다가今　上朝에擢用을입어서不久에亞卿에오르고　上이매양그氣節을重히하사眷顧深優러시다辛未歲에人言을입어歸鄕하야窮乏하게지내니京畿觀察使尹根壽가그實狀을啓하야上이食物을命給하시니仁傑이上疏謝恩하고趙光祖의從祀文廟하기를因請하니　上이不允하시다仁傑이비록學問의功은힘쓰지못하얏스나매양成渾李珥와論學하야비록老昏하나不廢하니珥ㅣ每曰白公의識見이八十之年에이르나矻矻論學하야他事를말하지안는이는此人뿐이라하더라仁傑이珥로光祖와李滉의優劣을議論하니珥曰그資稟을論하면靜庵이超勝하고造詣로말하면退溪가爲優하다하니仁傑이머리를흔들고손을흔드러曰大不是하다退溪가엇지靜庵을바라리요하다厥後에仁傑이成渾과李珥의可히大用할것을薦擧하나珥는輕率之病이잇다고하야사람이나물한대仁傑曰제가靜庵을쫄게여겨退溪에게비김으로吾言이云云이라고하다仁傑이憂國하는精誠이至死不變하나才가適用이아니고다만慷慨立論하기를조하할따름이라成渾이常語人曰白公의才를圍碁에譬諭하면有時로高着하야國手를可敵할만하나有時로亂着하니倚恃할才가아니라하더라末年에上京하야資憲에오르고至是에卒하니年이八十三이러라

○十月에凍日이沈霧하고冬暖이如春하야山花가盛開하더라

○十一月에姜暹으로咸鏡道觀察使를삼으니兩司가그北門鎖鑰에不合함을議論하야累啓不允하시다朴民獻이일즉이監司가되여貪贓이狼藉하더니暹이繼其後하니暹이또한貪한다는소리가잇는지라識者가北方에難保함을근심하더라暹이拜辭時에　上이引見慰諭하시고보내시다咸鏡南道節度使蘇瀚이私怒로北道官奴二人을죽이니禁府에拿鞫하다旣服에大臣에게議論하야濫刑之律로處斷하니臺諫이다투어써하되公事로因하야그管下軍民을죽임은可히濫刑으로判決하려니와今則私怒로他道의사람을죽엿스니殺人으로當論할것이라하니　上이廷議를命收하시매二品以上이皆曰殺人으로議論할수없다하니兩司가다시다투어累月에이르도록終不允하시다

謹按. 殺人者死는法에잇서罔赦할지니瞽瞍가殺人이라도皐陶가法으로하면舜의힘이沮止치못하리니蘇瀚은何人이건대敢히肆意殺人하고무슨말이잇스랴만약八議之法을들추면有司가맛당히大辟(死刑)으로判決할것이요或可히特恩으로貸

一하야流俗에게受命할지라도西人을밉게보아그다시드러올가두려워하니惑함이甚하다하리로다이제道로議論을變하지못하면비록聖君賢相이治平을이루고저하나마츰내는엇지못하리니可勝歎哉아

○同副承旨許晉이病으로謝免하다晉이執義가되엿슬때에士類가李珥를不足하게여김을알고可히李珥를彈劾하고排斥하야士類의마음을매즐것이라하고이에經席에서아뢰되李珥의上疏가私心에서나와疏中에沈義謙과韓修와鄭澈을救援하얏스니義謙과修는珥의族黨이고澈은珥의執友라그말이엇지公心이랴또제가上來하지안코偃然히陳疏하는것은또한臣子의禮가아니니이다하니　上이珥의不來로甚히不平하시더니晉의말을드르시고올케여기사未幾에晉으로承旨를拜하시니物議가皆曰許晉이故舊를害하야發身하얏다하니대개晉이珥와서로親한契分이잇슴으로云々이라於是에사람이만히唾鄙하고憲府가晉의世上에아첨하고正人을害함을彈劾하니　上이비록不允하시나晉이붓그러워居位하지못하야病으로謝免하고敢히사람을보지못하니士林이皆曰만약珥가在朝하면晉이장차執鞭하기를겨를치못할것이어늘入井함을타서이에敢히돌을던지니그無狀함이甚하다하더라

○具鳳齡이疾로辭職하고이르지안타鳳齡이士類의論議가不靖함을듯고장차上京匡救하려하더니所親이힘써말리니이에病으로辭職하다

○八月에成渾이上疏하야病으로不能仕할것을自陳하고또君德의緊要한것을陳言하야虛心受善하는것으로第一義를삼으니自上으로至論이라褒彰하시나다만更召하시는命이업는지라時에士類가이미李珥를일코渾을쓸어入黨시기고저하야　上에게特召하기를勸하니渾이마츰내膺命할뜻이업는지라一士人이渾을보고珥의短處를말하니渾이徐曰내가叔獻으로生當同罪요死當同傳하리라하니其人이失色하고가니라

○九月에尹斗壽로延安府使를삼다斗壽가拜辭하니　上이引見曰卿이엇지써治郡할고斗壽ㅣ對曰延安之民이好訟하야簿牒이甚煩하거늘臣이物望이가볍고才가庸劣하니할바를모르도소이다　上이默然良久에曰나의卿待接함이內外로새이를두지안호니卿도또한內外로달리하지말고暫間出守하라後當復召하리라斗壽가물러가사람에게말하야曰初意는　天顏을久別할시라一次仰視코저하얏더니　天語의丁寧하심을드르니感淚가如泉하야마츰내不敢仰視하얏다하고因하야掩淚不能止하니同坐者가모다下淚하더라

치지안는지라左相盧守愼이倡言曰憲官이果然李僉知를攻斥하면吾等大臣도不可無言이라맛당히憲官의실수를啓하리라어찌公論이라假托하고君子를害하리요하다守愼이童蒙訓導朴泂에게問曰宋應泂이李僉知를攻斥하니外議는何如오泂曰時論이비록李公을나물하나李公은可히毁謗할수없으니學徒의吾門에노는者가三四百人이라내가그뜻을試驗코저하야李公은何如人고무르면一人도君子아니라는사람이없으니此輩는後日士林이라一時에비록망령되이毁謗하나後日公議는可히泯絶할수잇스리外하니守愼이집히그러케여기더라後에經席에서朴淳과守愼이모다珥의爲人이決코君子라비록疎脫한실수가잇스나憂國하는誠意에나온것이니트집하야議論함은不可하다고말하매 上曰사람들이仁傑을시켜上疏하얏다말하는故로나도글게여겻더니이제그實情을드르니다만相通할뿐이라무슨허믈이잇스랴하시다是時에東人의浮薄한者가반듯이珥를害코저하야恠論이百出하얏스나淳과守愼과宇顒의正色折之함을힘입은故로마츰내害하치못하고自是之後로公議가東人을허물하야韋布(韋布는士子)의議論外지만히小人으로指目하니鄭澈이謂人曰時論이叔獻을攻斥하는데外지이르니무엇을말하랴自今으로야東人이어찌士類가되랴하더라於是에東人이能히肆意하야西人을攻斥하지못하고金宇顒李潑이因하야調劑의議論을發하야東人의浮薄한議論을눌러거의和平의希望이잇스니識者가李珥의上疏는비록沮抑을보앗스나無助하지는안타고하더라

謹按、沈義謙은이外戚의稍出頭角한者이라비록士類에叅與하나어찌有無가잇스랴金孝元은비록족음才藝가잇스나道를듯지못하고量이가볍고識이야트니士林의領首를지을수없는지라이二人의是非가엇지治亂安危에關係하랴西人이必曰沈是金非者는진실로惑한것이어니와東人이必曰金是沈非는亦是『彼是方生』하는말이니또한엇지惑한것이아니랴沈의度德量力을못하고國事를하고저함도이미글으거니와金의先輩를가볍게나믈하야疑阻를이루워二邊으로난후는것은또한올흐냐그일을말하면兩人이모다글고그才를말하면兩人이모다流俗보담나흐니不可棄할것이라若曰金優沈劣이라고하면되거니와若曰金是沈非라고하면事理의當然이아니니假使二人이分明히是非가잇다하더라도이것이國家에關係가아니거늘돌이어覈辨하고저하는故로議論이가로쌔여저、人才를문허트리고國脈을傷하야世上의큰病이되게하야擧世가滔々하야그러케됨을쌔닷게못하니嗚呼라豈非命耶아今者에西人을抑制하야긔운을내게못하고流俗鄙夫로乘時竊柄케하야東人과合

르고또玉堂의譏議를當하니臣의所失이큰지라臣職을請遞하소서答曰幷勿辭하라하사모다물려와物論을기두르니憲府가出仕後啓호대李珥代疏之事는傳播에나온것이아니오應泂의議論코저함이未爲不可어늘德興等이不從하니形勢가서容키어려운지라請컨대應泂을出仕케하고德興以下는幷命遞差하소서하니於是에憲府가장차珥를彈劾하려하야議論이甚盛한지라持平奇大鼎이더욱攘臂하고珥를나물하더라大鼎은일즉이善士로得名하얏더니至是에東人에게趨附하야翕々訿々하니(翕々訿々는相引毀謗)識者가드럽게여기더라仁傑이兩司의議論이如此함을듯고驚愧하야이에上疏自明하니其畧에曰李珥가果然臣의上疏를修潤하얏스나竊聞호니宋의程頤가彭思永을대신하야論濮王典禮疏를지엿고富弼을대신하야論.永昭陵疏를짓고呂公著를대신하야應詔疏를지엇스니此等事는先儒도또한일즉이하얏스니故로臣이珥의文을쓰고도혐의하지안코向人하야숨김이업더니진짓傳者가모다李珥가臣을달래여上疏케하얏다하니臣雖無狀이나어찌敢히臣의本意가아니고남의가르킴을드러이上疏를하리外老臣이臨死하야敢히飾詐하야 殿下를欺罔하지못하나이다하니 上이於是에비롯오그實情을어드시고 答曰卿의上疏를쉽히여首末을비롯오알앗스니卿은安心하라하시니라於是에玉堂이憲府가處置에잘못하얏다고말하니李栻等이이에避嫌曰應泂의啓辭가雖曰過激이나言官을輕遞함이不可한故로出仕를敢請한것이어늘玉堂이臣等의處置失當으로써들어말지안호니이는和平을주장하고저하야循默의漸만열쌘이고言者의길을막음이라臣等이言職으로待罪하얏다가顯然히譏議를입으니不可冒據라請컨대臣等之職을命遞하소서 答曰勿辭하라하시다物論을退待하니玉堂이이에上箚曰臣等이진실로傳播한말이失實하기쉬움을뜻하얏스나白仁傑의上疏를보오니臣等의所料와果然가튼지라宋應泂이所聞을輕信하야不靖할근심을열고저하고李栻等은處置가乖當하니크게和平하려는뜻이아니라請컨대幷命遞差하소서答曰依啓하라하사於是에兩司가모다갈리고鄭芝衍으로大司憲을拜하고具鳳齡으로大司諫을拜하니芝衍은病으로供職하지못하는지라이에李山海를特拜하야大司憲을삼다兩司가비록갈리엿스나新臺諫이또한珥를트집하야말지안는지라執義洪渾이더욱忿하야曰엇지可히應泂을갈어言路를막으랴하야上疏爭辨하고저하니李山海는懦弱하야말리지못하고柳成龍‧李潑等이힘것말리니金宇顒이듯고갈오되憲府의上疏가잇스면내가또한홀로그賢者排斥한罪를上疏하고나도장차退去하리라하니憲府가그일을어렵게여겨不敢發하나새여진議論이그

엇스니不言한責을臣等이또한不得免할지라請컨대臣等의職을命遞하소서 答曰勿辭하라하시니憲府가또한物論을退待하니前弘文館修撰金贍이經席에서啓曰李珥는疏脫하니白仁傑疏中에東西議論한一欵은이에珥의代述이라李文馨이仁傑의말을親聞하얏다고하야 上이이미代述한일을드르시니이다하니弘文館이장차處置하려할제음에金宇顒이마츰校理가된지라大言曰宋應泂은必是小人이로다이機會를타서君子를陷害함이니맛당히憲府와밋應泂을劾遞하고大諫以下만홀로남기는것이可하다하니同僚가不從하고爭辨하야午時로부터어둡기까지이른지라宇顒이極言竭論曰處置가失宜하면吾等도또한小人의이름을어드리니엇지한宋應泂을爲하야다小人의굴영에빠지랴하니同僚가宋應泂을울케여기는議論이만하오래決定치못하매副提學李山海와應教李潑이두틈에영거주츰하야이에兩全할計策을하야山海가剳子를올려曰權德輿等의말이븜이없는게아니요常時傳播하는말이失實할수잇스니李珥의代述하얏다는말은都下에서喧傳하야臣等도또한드른지라생각건대珥가平日에儒者로自許하얏스니엇지이런無理한擧措를하리外비록簡札의相通한일이잇스나流傳하는말이過實한가두려우니宋應泂의所聞이明白한與否는臣等이未能的知오나이것이그所聞을미듬에不過할따름이요德輿等의不從은實로公心에서나온것이오니應泂의論劾하고저함이비록後弊가잇스나또한他意는아니요李栻等의不言은傳播하는말을難信함에不過하야그런것이오니有何所失이릿잇고請컨대幷命出仕하소서 上이이에李文馨을불러問曰卿이白仁傑의집에이르럿슬때에仁傑이저그번上疏가이에李珥의솜씨라고말하얏다하니이말이올흐나文馨이回啓曰臣이向日에白仁傑을往見하고偶問曰前日疏中一欵이李珥의上疏와자못가튼곳이잇스니어찜이냐한즉仁傑이答曰李珥와相通하얏다하얏고이밧게는다른말이없엇나이다 上이玉堂에게問曰남을가르처上疏케함이此實驚駭하니뜻은비록和平을貴히여김이나理로는그罪를가리우기가어려우니出仕事는依啓하라權德輿等이再避嫌曰李珥의代疏하얏다는말이비록云云함이잇스나其間曲折을能히다알지못하는지라臣等의뜻은망녕되이和平으로爲主하고또應泂의所斥이實로過中한故로不敢從하얏다가돌이어沮抑하얏다는나물암을입으니이제可히苟合하지못할지라請컨대臣職을命遞하소서宋應泂이亦啓曰李珥의일이實로駭怪한지라區區之意는所聞을自信하야반듯이深治하야罪에미치게하고저함이아니라그所失을議論하야妄作을경계함에不過할따름이오니대개小臣이輕妄하야辭氣之間에過激한病이만하이미同僚와서로다

에李珥는坡州에잇고白仁傑은서울에잇서上疏하야時事를極論하고東西保合之策을알외려하나辭不達意할가두려하야珥에게보내여修潤케하니珥가비록仁傑의衰耄한것을아나그憂國之誠이臨死하야不渝(不變)하는것을불상히여기는지라이에그말을의지하야대강一端文字를맨들어보냇더니是年夏에이르러仁傑이上疏하니그東西를議論한一款이자못珥의文字를쓴지라仁傑이疎脫하야向人하야숨기지안흐니許曄과李文馨이仁傑을가보고말하되東西를議論한一欵이어찌李珥의上疏와意思가相合하냐仁傑曰이議論은珥의手에나온것이라하니於是에士類가喧傳不已하는지라珥가時望을어든지라東人이반듯이東人의形勢를붓들리라뜻하얏더니上疏하기에미처東人을譏誚하니東人이甚怒하야柳成龍과李潑輩가튼이도또한不平을두니正言宋應泂이輕躁陰險하야珥가士類에見忤함을엿보고만약말을主唱하야珥를論劾하면可이東人과집히매저好官을어드리라뜻하야이에同僚와相議曰李珥가白老를대신하야製疏하얏스니그罪를不可不劾이라하니大司諫權德輿等이皆曰此事의虛實을未可知요설영잇다하더라도이것이무슨罪過이냐또休官退去한사람을그可히論劾하랴하니應泂이구지다투나德輿等이마츰내좃지안흐니應泂이이에獨啓로避嫌하야曰仁傑上疏에時事를議論한一欵이李珥의代述한일은朝著之間에莫不共知하야그代稿를親見한者까지잇스니仁傑은老耄하야不足責이어니와珥는經幄舊臣으로졀어서儒名을엇고山野에退處하야무릇所懷가잇스면直達無隱할것이니무슨顧忌할것이잇서이에敢히자최를감추고隱然히代述하야　天聽의惑하기를바라니實로直道事君하는義ㅣ아니라故로臣이駭怪한것을不勝하야所聞을依據하야그그른것을議論하야人臣의詭秘不直한실수를바로잡으려하더니同僚의저희가되오니생각건대臣의所見이틀린지라可히腆々하게在職할수없스니請컨대臣職을命遞하소서　答曰勿辭하라大司諫權德輿가또한同僚를거느리고避嫌啓曰臣等이듯자오니白仁傑疏中에時事議論한一欵이이에李珥의손에나왓다하니果若此言이면珥가진실로그책망을辭讓치못하거니와다만近來朝廷이바야흐로和平으로爲主하니만약此事를因하야반듯이論劾에이르면더욱囂々할가두려운故로宋應泂과論議가不合하더니또匿跡詭秘로排斥하니臣等의뜻은그러케안여기는지라所見이各異하야在職할수없으니請컨대臣等의職을가르소서　答曰勿辭하라하사諫院이모다物論을기두르더니於是에司憲府大司諫李栻이또한同僚를거느리고避嫌啓曰白仁傑疏中一欵이李珥의손에나온것이經席에까지펴지게되엇거늘臣等이言責의職에잇서잠자코一言이업

芝衍이疾로갈리니 上이생각하시되嶺南은巨道요兼하야日本의걱정이잇는지라大臣을命하야可히嶺南을鎭壓할者를薦擧하라하시니大臣이具鳳齡과李珥와金餘慶과李山海와許曄으로應命하니上이曄은年高한舊臣이라하사爲先用之하시나曄은實로撫馭의才가업어文簿가山積하나能히聽理하지못하고民의訴訟을能히答辨하지못하고오즉吏輩만信任하니 於是에政事가淆亂하야民甚怨之하더라

○知中樞府事白仁傑이上疏하야時弊를말하고또東西分黨의實狀을말하야調和鎭定케하기를請하니自 上으로褒答하시다士類가그上疏의辭意가扶東抑西하지안음을보고於是에三司와政院이모다上章하야그말의실수를議論하고老耄顚錯한것으로指目하니時에東人이더욱西人을詆毁하야不遺餘力하고是非를强定하고저하니識者가근심하더라

○司諫院大司諫으로李珥를부르시니珥가疾로辭하야이르지안코上疏하야東西分黨을議論하고東人이西人攻擊을넘우甚히하야是非를强定코저하니請컨대東西를打破하고士類를保合하야하야금一心徇國케하소서하야말이甚히激切하니 上이疏辭의不中으로珥의職을命遞하시니於是에兩司와玉堂이紛紜論駁하더라

○處事成運이卒하다運이山林에숨어世紛을謝絶하기를四十年남아하고距家數里에溪壑이잇서可히구경할만하니小室을그새이에짓고매양閒日이면소를타고가서蕭然獨坐하고有時로거문고數曲을타서스스로질길싸름이라사람이願聽하는者가잇더라도타지안코樂善好學하야與物無忤하고居家에有無를不問하야簞瓢가잣금비이나晏如하다 明廟朝에遺逸로薦擧하야六品을拜하니京城에불러이르러病으로能히나가보입지못하고辭職하야돌아가니라今 上朝에여러번벼슬로부르나다이르지안코니特別히穀帛을주어그늙은것을優待하더니是時에卒하매 上이命하사別로賻儀를주시고學者가推尊하야大谷先生이라하다

○六月에黃琳이特旨로漢城判尹을拜하니流俗의擢用을입음이至於如此하더라李文馨으로吏曹判書를삼다文馨이일즉이失勢하얏더니東人에게부튼故로發跡하야柄用을입다

○是夏에三道가大水하야崩山漂海하고咸鏡道는大旱하야田野가盡枯하고平安道는大風이拔木하고雨雹이큰것은馬頭갓고작은것은주먹만하야變異가甚恠하거늘 上이바야흐로土木之役을일으켜熙政堂을고치고더욱넓히시니三司가諫止하나不允하시다

○七月에兩司가李珥의治罪하기를請하려다가不果하다去年冬

지어極히義謙과그의儕輩를나물함으로國是를삼아西人의再入하는길을막고저하니由是로朝廷이不靖하더라

○四月에司憲府持平으로成渾을부르니病으로辭職하고오지안는지라이에特別히 下教하사調病而來하라고하시다

○李銖의獄事가오래쯧나지안코張世良이二十餘次나受刑하야거의죽게되여도마츰내不服하니或이일러曰네罪가不重하니만약接置하얏다고告하면可히죽음을免하리니엇지하야괴롭게매를참느냐世良曰내가엇지不服하면죽고告白하면사는것을모르리요다만實로이일이업으니엇지스스로그살기를貪하야남을死地에빠치리요時에士類가반듯이銖의獄事를이루고저하야銖와및世良이獄中에서訴寃하는글을올리기를不許하니判義禁府事鄭惟吉이語人曰張世良은罪輕한사람이어늘二十餘次나刑罰하야實情을잡고저하니이는法例아니라내가啓達코저하나人言을두려워하야不敢하노라 쏘世良은만약義士가아니면決코愚人이라何故로李銖를爲하야殺身하리요하더라 上이世良이오래不服함으로銖의獄事가不實한가의심하야三公에게무르시고將次노려하시니三公이士論을두려워하야敢히對答치못하는지라上이命하사풀어주시다政院이贓汚는重罪라不可輕釋이라하야다투어四啓에이르니 上이乃怒하사入直承旨金宇宏과宋應漑를命罷하시고都承旨李山海以下를모다가르사天威가大震하시고闕中이驚動하니明日에兩司와玉堂이爭之不能得한지라三公이쏘承旨遞罷하기를請하나 上이不從하시니銖와世良이이에放釋을엇다

謹按, 李銖行賂의虛實은的知하지못하나張世良의接置한罪는甚輕하니만약世良으로干證이라고하야반듯이直招케하고저하면干證으로受刑하는前例가三次에不過하거늘엇지可히二十餘次나濫加하랴만약世良으로正犯이라고하야推鞫한다하드라도國法에元來死罪가아니면輸情(以情形直告)에不限하고반듯이死罪인然後에輸情으로爲限하니世良의罪는杖에不過하거늘어찌可히輸情으로限하리요士類가識見이不明하고用意가不弘하야다만獄이不成할가두려하고돌이어그禍를마추며無辜를죽이는것이害義되는것을생각지안하前後是非를不顧하고오즉獄의이루기를힘쓰니他人은不足道어니와柳成龍李潑의무리가이에이런擧措를짓느냐嗚呼라不可使聞於他人이로다

○五月에都承旨睦詹으로特拜戶曹叅判하다詹이쏘한庸碌無能한故로 上의擢用을입다

○許曄으로嘉善에陞差하고慶尙監司를拜하다時에慶尙監司鄭

이라또今日에金顯卿(貴榮字)이吏判이되고三尹이貪汙로得罪하니雖曰激濁揚淸한다고하나사람이누가미드리요하니貴榮은가장貪鄙한故로이름이라珥曰그러타士類가果然그르도다다만士類의실수는搢紳의羞耻에不過하거니와士類를미워하야다스리고저하면그禍가必重하야往々亡人之國하나니이제時事의緩急에可恃할士類가업스니진실로可히근심할바이로다義謙曰公言이올토다今之士類가비록나를容納하지안으나나는桑梓(故鄕)에서優遊하기를어드리니무슨근심이잇스리요後日에만약士類가失勢하면이는可히근심할것이니라義謙이退去未久에還朝供職하니識者가웃더라

○十二月에歲末恩例가나리여尹斗壽三父子가모다叙用의命을바드니諫官이모다李銖의獄事가아즉끗나지못하야준者가鞫問을밧거늘바든者가復職하는것은政事의體統이아니라하니大司諫鄭澈이홀로銖獄으로不實하다하야論啓하기를不肯하고論劾을當하야갈리니於是에東人이더욱澈을나물하야邪黨이라하다

○萬曆七年乙卯今上(宣祖)十二年二月에領議政洪暹이病으로免하고朴淳으로領議政을삼다士林이復相하기를바란지가오래더니이제비로소入相하니라

○兵曹判書李希儉이卒하다希儉이拙하야機變이업스나일을當하면避하지안하　仁順王后守陵官으로六卿에致位하니許曄이希儉을讀書하라고勸한대希儉曰나는飮酒로爲事하니何暇에讀書하리요하다希儉이時譽를不求하고權豪를섬기지안흐니비록人望은아니나或取하는者가잇더라

○柳坱으로禮曹判書를삼고朴大立으로刑曹判書를삼고李拭으로司憲府大司憲을삼다모다庸流요人望은아니나特命으로加階하니라

○白虹이貫日하기를두번재이른지라　上이下敎求言하시다

○三月에司憲府가求言之敎를應하야上疏하야時弊를議論하고東西是非를分辨하야沈義謙을小人이라顯斥하고金繼輝와鄭澈을邪黨이라하니於是에是非之論이벌떼가치일어나는지라時에東人이甚盛하야求名者도좃코慕爵者도붓고流俗宰樞에이르기까지前日에西人에게見斥한者가모다乘時하야東에다투어謟하야柄用을만히엇고大司憲李拭이이미要職에居한지라바야흐로地位를구치려하고執義洪渾이일즉이東人의排斥當함을恨한故로退去하얏더니東人이得志하매이에攘臂하고일어나며이는正히君子의有爲之時라하고立論하기를甚히偏僻되이하고掌令鄭熙績이일즉이義謙의일로見忤하얏다하야乙亥에西人이熙績을밧그로보낸故로熙績이銜嫌하더니至是에掌令이된지라上疏를

으니嗚呼라金誠一은固是怯輩라不足多責이어니와繼輝의疏通과李潑의重望과鄭澈의剛正으로도오히려誤事에同歸함을不免하니어찌命이아니냐

○南中에日魄이땅에떨어저서天中에無月하니人甚驚駭하더라

○十一月에姜士尙으로議政府右議政을삼으니洪暹으로領相에올리고盧守愼으로左相에올니다士尙이立朝한지十年에一語를내여論時事하기를不肯하고每曰國家治亂이在天이요人力으로할바아니라하야居官에公論을베풀지안으며私情도좇지안하그自然에맷길따름이요飮酒하기를조하하나醉한즉더욱말하지안코매양사람을對하매다만손으로코를문지를따름이라士尙이拜相하든날에鄭澈의族姪鄭仁源이술을가지고澈과마시어曰人世가얼마안되는지라어찌自苦하리요願컨대叔父는삼가開口하지마르시고다만코만문지르고相位에나아가우리窮族을살리시요하니聞者가冷齒(笑也)하니라

○나는쒕의쩨가하늘을덥허北으로부터南으로오고京城中에쒕이만허서사람이或잡아오니一士人이戱語曰國運이將治矣로다會聞호니邵子曰天下將治면天氣가自北而南이라하니어찌將治할조짐이아니냐하니듯는者웃더라鄭澈로大司諫을삼다澈이士類의誤事하는것을憤내고退歸하려하니命이잇더라편지로去就를李珥에게무르니珥ㅣ答曰士類의君을의심함이비록士類의허물이나亦是君이愼言치못하야自取함이잇스니專혀士類만허물하지못할것이니이제供職하지안으면疑阻가益深하고浮言이더욱요란하야士類와君이마츰내合하지못하리니後日에士類攻擊하는者ㅣ君을빙자하야爲重하리니士類가비록所失이잇스나士類攻擊하는者는반드시小人이라만약小人이君을빙자하야爲重하게되면河를기우릴지라도그羞辱을씨슬수업스니반듯이今日에供職하고持議하기를平和로이하야士類의의심을풀어줌이可하니라하니澈이이에就職하다珥가비록풀러갓스나國事에惓々하야매양士類의不和를근심하야朝廷에잇서調劑의責任을맛고저하니成渾이珥에게말하야曰이미道不行으로갓다가無端히돌우나오면於義에無據라自古로行道之士가道의行否를計較치안코다만싸움말리는것으로能事삼는것을듯지못하얏다하니珥가고만두니라時에義謙이全羅監司로갈리고坡州로退歸하니珥ㅣ일으되退去가雖好나생각컨대때가아니라人言만더욱도음이업겟느냐義謙曰나의退計가이미定하얏스니엇지人言을避하야自阻하랴士類가이미三尹을排斥한지라만약여긔만그치고다시疑阻가업스면國家의다행이어니와만약疑阻하기를말지안하西로이름하는者는비록賢才라도또한不用하면擧措가반듯이그르리

말하는者가皆曰士類가受賂를糾摘한다고이름하나實狀은三人을罪주고저함이라李銖는「고래싸움에새우죽는것이라」고이르리로다不然則何故로李銖의獄은期於코이루려하고李信老의獄은鞫問을仔細히아느냐하며또言者가잇서李銖의獄은搆陷에나온것이요實事가아니라하니於是에士類가病으로여겨獄事가不成하면돌이어西人의마추는바가될가하야深文鉤距함이（鉤距는鉤得其情하야使不得去）無所不至라憲府가李銖의쌀을市人張世良에게接置함을듯고이에他事에假托하고世良을捕繫하야因하야禁府에옴기고반듯이獄事를成立코저하며또銖의獄事만惟獨히窮極케함이不可한지라故로信老의干證（與訟案有關涉之證人）之人을窮逮하야訊問이當初發言者에미치니儒生鄭汝忠이偶然히그일을말한故로汝忠外지아울러가두니라때에禁府堂上朴啓賢이또한受賂聲이잇서집히汝忠의發言한것을銜嫌하야刑訊하기를甚酷케하니汝忠이幾死케된지라物情이더욱不平하니或曰今日士類의嚴法刻刑함이金安老와無異하다하야街談巷議가식그러워지니憲府가汝忠을내노차고아뢰고信老의獄이終不成한지라　上이命하야珍島에放釋하다邸吏（京主人）가銖로結怨한者가잇서乃曰내가만약入獄하면獄事가반듯이이루리라하니憲府가그말을듯고곳아뢰여그아젼을가두니於是에獄에가친者가모다一樣으로納供曰李銖가쌀百石을실어다張世良家에接置하고因하야三尹家에分納하얏다하되홀로張世良이不服하는지라　上이郡吏가已服한故로이에兩司의啓를조츠사三尹을罷하시다金繼輝가이미크케틀리여士類가나물하니繼輝曰내가이미士類의마음을일헛스니반듯이나를容納하지안흘지나後日에만약士類를攻擊하는者가잇스면반듯이小人이라비록나를쓸지라도내가그싸움은되지안흐리니나의銘旌은司憲府大司憲을쓸짜름이라하다

謹按、朝廷에서는見識이큰게되나니識見이없으면또敗事하나니이제士類의싸움이모다일모르는데에서난것이라金誠一이한번일을알지못하야그일을發說하고두번째일을알지못하야金繼輝가士類의怒를激成하고세번째일은알지못하야李潑이三尹一家의淫慝을列數하야虛實을不究하고醜詆하얏스며四不解事하야鄭澈과李潑이乖隔하야東西相協할希望이영영끈치니自是之後로附東者가日起하야새말을다투어지여내고流俗舊臣의일즉이西人에게버림된者가要地에居하야權勢를타서憾情을부리고저하며그議論을峻絕히하야東人에게貢忠하기로自明하고西人은비록善士나다싸옴을보지못하고淸名之士가돌이어流俗 과하나가되여 淸濁 이석기여辨別 할수없

全應禎이權貴에게納賂한일이發覺되여下獄窮問하니朝議가바야흐로貪贓으로爲戒하는지라金誠一이珍島郡守李銖가쌀로斗壽兄弟와및晛의집에納賂햇다는것을듯고甚怒하야一日은經席에서貪汙한것을議論하다가誠一이아뢰되全應禎이비록罪를바닷스나厥後에도또한載米行賂하는者가잇서貪風이없어지지안더이다　上이遽問曰이누구인고誠一이猝然對曰珍島郡守李銖이니이다誠一이이미아뢴後에臺諫이李銖의罪다스리기를請하니上이命하사銖로獄에가두어鞠問케하시고敎曰다만與者만다스리고受者를不治하면可乎아하시니時에許曄이副提學이된지라바야흐로年少輩의倡導가되더니同僚와共議하되臺諫이受者를不劾함은直切한義가아니오臺諫의風彩가없다하니臺諫이尹家三父子의이름을드러受者라하야不盡言한罪를自劾하니弘文舘이이에上劄하야臺諫을갈고新臺諫이드듸여아뢰여三尹을罷하야貪風을徵戒하기로請하니　上이依允하시다大司諫金繼輝가受暇在鄕하다가兩司의三尹攻擊함을듯고東西接戰을大疑하야甚히올케안여겨曰年少士類가處心不公하니可히同事하지못하겟는지라내가차라리得罪而退하리라하고이에入京하야復命之日에아뢰되三尹이다良士로擢用을입어別로大端過惡이없으니이제무슨賂物을바닷스리요虛實을可未知니엇지陰害하는者의造言아닌줄알리요천천히獄事의이루기를기달려治罪하는것이未晩하거늘먼저三人의이름만빼내여泛然히治罪를請함은待士하는道가아니니士類進退에所係가非輕하다고云云하매其言이過激不中한것이만흔지라於是에士類가쎄로怒하야다繼輝의啓辭를가르처亡國之語라하야臺諫이避嫌하야물러가매弘文舘이繼輝를劾遞하고李山海로大司諫을拜하니於是에兩司가憤激하고大司憲朴大立이持論하기를더욱굿세게하니掌令李潑이소매속으로彈文을쓰내여三尹一家의隱慝한것을꾀들어다시虛實을推究하지안코一一上達하야醜詆함이無所不至하니自上으로이미東人의攻西하는것을不公타하고또繼輝의西人黨노릇하는것으로도올치안타하시니於是에士類가繼輝를내보내여全羅觀察使를삼고모다不吉之人이라指目하니朝廷이騷擾한지라傍觀者가모다東西의싸움으로指目하고公論이라안하며오즉東人은淸流라고自恃하야慷慨함이日甚하니鄭澈이李潑로議論이大乖한지라東人은澈을小人으로顯然히排斥하니東西가다시相合할希望이없더라時에前瓮津縣監李信老가또한行賂로가티詔獄(禁府) 에가두니그바든者는的實한사람이없고泛然히大官들을指目하야右相盧守愼에게까지미치니臺諫이바든者까지아울러彈劾코저하나그論及大臣으로어렵게여겨敢히發論치못하니

盡職하며律身淸苦하야位六卿가에이르나寒素가儒生과갓고路遺를一切밧지안하손이오면盃盤이冷淡하니人이그조촐함을心服하나다만局量이狹隘하야廟堂의그릇이아니라金孝元이常曰季眞은다만六卿의才니만일政丞이되면내가맛당히論劾하리라하니사람이後白이沈義謙과相知하는故로孝元이義謙을嫌疑하야此言을發함이라하니李珥ㅣ獨曰季眞이果然政丞재목은아니니孝元의볼이업는것이아니나다만季眞보담나은사람이업스니엇지그政丞됨을論劾하랴時에東西士類가바야흐로角立하야後白이비록西人의指目을바드나입으로莫適의(無適無莫은見論語하니類無可否)말이업는故로年少士類가또한꺼리지안하바야흐로入相할希望이잇더니後白이盧禛으로交情이깁허禛이죽으매哀痛殊甚하더니至是에休暇를바다省墓하다가禛과同鄕인故로그널(柩)을보고돌아와病드러一夜에죽으니士類가甚히앳기다是時에盧禛과後白이相繼而卒하니物議가正二品에는사람이업다하다

○兩司의論劾으로尹斗壽와尹根壽와尹晛의職을罷하다때에士類가갈리여所謂東者는淸名잇는後進이만코所謂西者는다만前輩數人이요그付從者도모다時望이업는지라於是에士類가東盛西衰함을알고또西人이孝元을보낸後에擧措가乖當하야公論이許與치안는故로一時進趨者가東으로드러가서모다말을뽐내며東是西非라하니金繼輝는비록西人이라이름하나또한年少士類의所重이되는故로年少者가或繼輝에게禀命하더니尹晛과金誠一이가티銓曹郞이되類議論이矛盾하야嫌隙을이루고晛의叔父斗壽와季父根壽가다要津에잇서서매양扶西抑東하는議論을하니東人이深嫉之하고斗壽ㅣ家居에淸謹치못하야受賂한다는소리가잇스니或이繼輝더러일르되斗壽를論劾하야내쪼출것이라하니繼輝ㅣ말려가로되方今士論이가로때여지니鎭靜을힘쓸것이요攻擊은못할것이라한대年少輩가이것으로繼輝에게不快히하더라弘文館修撰姜緖가經席에서아뢰되士類가東西二邊을分作하니모다可用之人이라捨一取一함은不可하다고하니 上이이미東西의말을아신지라李潑은東을偏主하고鄭澈은西를偏主하야二人의所見이不同하나다人望이잇고또國家를근심하는데에는이에二公으로一時의第一을삼음으로李珥가매양澈、潑二人을일르되君等二人이議論을和協하야同心調劑하면士林이거의無事하리라하야말하기를懇切히하니澈이所見을좀돌리고潑로交分을매저서로公平한議論을가지나東人의喜事者가西人의不善者를攻擊하야後患을막고저하니모다斗壽의三父子로邪魁라하야쫏고저하되오즉柳成龍과潑이不從하더니때에務安縣監

시니識者가仁傑의나온것으로晩節의험을삼더라

○資憲大夫前吏曹判書盧禛이卒하다禛이遲鈍하고訥言하되마음이好善愛士하는故로甚히時望이잇고居家하야事母하기를甚히孝로하니鄕人이그착함을心服하나다만經濟의才가없어時事를建明하지못하고다만自守에能할뿐이고또辭受之節을가리지못하야州縣의賂遺를無所不受하야山가티싸히니崔永慶이올케안여기더라時에士論이尹斗壽로貪縱한다하더니永慶이禛의鄕人더러일으되汝鄕에도또한尹斗壽가잇스니그아느냐鄕人曰누구뇨永慶曰禛이엇지尹斗壽가아니냐하야듯는者가다우스니대개介潔은禛의不足한곳이러라

○領議政權轍이卒하다轍이족음才氣가잇스나性이鄙俗하고自少로淸顯을지나位가人臣에極하나오즉保全爵祿으로爲務하야世上에서가볍게여기더라

○上이그동때에一小童이在下한것을보시고처음에는觀光하는아이로여기섯더니다시본즉이에軍士라上이惻然下敎曰이런兒童이慈母의품에써나고저안흘것이어늘干戈之役에엇지견딀바이랴내가此兒를보니마음이不寧하야밤에잠을못자리로다나의不敏으로君位에居하야이런일이잇스니더욱恨하도다兵曹는軍士를點閱하다가만약年未滿한者이잇거든모다還送하야待年立役케하라내가차라리數千의兵을일을지언정참아兒童으로立役하게못하리라하시니兵曹가이에軍卒을모아노코제年齒를말하게하야歸鄕하게하니軍卒이비록幼穉한者나還鄕한後에守令이苦役을다시定할가두려하야歸鄕을願하는者가얼마업더라

謹按　不忍人之心이누가없으리요하물며　主上의英明이出人하시니엇지愛人之心이없으시랴今에敎辭를읽으니사람으로感動流涕케하는지라이마음을미루워仁政을베풀면赤子가튼情이어대는베풀지못하랴惜乎라藹然한善端이一時에發하고마츰내政事에베풀어서弊瘼을改革하지못하니엇지하늘이斯民으로至治의德澤을입지못하게함이아니냐어찌하야仁心은잇고仁政은行하지못하는가嗚呼可勝嘆哉로다

○九月에크게雷電하고降雪하다是年에水旱이不調하고霜降이또일러서드듸여凶年이되고海邊에薔薇와海棠이秋末에盛開하다

○十月에吏曹判書鄭大年이卒하다大年이居家에淸儉하고또才氣가잇서劇邑을善治하더니銓曹에居하야政事가淆亂하는데는이르지안흐나다만好善하는力量이업고議論이粗俗한故로識者가不取하더라

○資憲大夫戶曹判書李後白이卒하다後白의字는季眞이니居官

書하기를勸하니이에發憤勤學하야忘寢食하는데이르더니不久에能通文義하되科擧를일삼지안하몸이매임이없고멋대로하더라李珥와집히알아珥가性理之學에從事하기를勸하니之菡曰나는多慾하야未能하도다하니珥曰勢利芬華와聲色財利는모다吾丈의뜻두는바가아니니무슨욕심이잇서學問을妨害하리요之菡曰엇지반듯이名利聲色만物慾이라하랴마음의가는곳이天理아니면모다人慾이니내가멋대로하기를조하하야繩墨으로拘束하지못하니엇지物慾이아니냐하다其兄之蕃이죽으매之菡이哀痛하기를아버지와가티하고期年服이다하매또心喪으로期年을하니或이過禮로의심한대之菡曰兄은我師니내가스승을爲하야心喪三年한다하더라是年에牙山縣監을拜하니所親이赴任하기를勸한대之菡이忽然赴邑하야民의疾苦를무르니魚池로괴롭다하는지라대개그고을에養魚하는못이잇고百性으로여려가지고기를잡아바치라하야甚히괴롭게여기더니之菡이이에그못을막어後患을읍타大凡出令하는것이모다愛民으로爲主하는지라人民이愛慕하더니급작이痢疾에걸려얼마잇다죽으니年이六十二라人民이悲悼하기를親戚죽은것갓티하더라金繼輝가珥에게뭇되馨仲은어떤사람인고或이諸葛亮에比하니어떤고珥曰土亭（之菡軒號）은適用의才는아니라엇지諸葛亮에比하랴物에比하면이사람은奇花요異草요珍禽이요怪石이라布帛菽粟은아니라하니之菡이듯고우서曰내가菽粟은아니나亦是橡栗이니엇지전혀用處가없으랴대하니개之菡은性이耐久하지못하야作事가有始無終이만흔지라可久之才가아니요또好奇하야常規로成事者가아니라故로珥의말이그럿더라

○吏曹判書鄭大年이辭職하야免하니盧禛으로吏曹判書를삼다禛이乙亥年에特旨로禮曹判書를拜하니母老身病으로辭職하고不來하더니至是하야喪母하고上京謝恩하매이런命이잇스니病으로供職하지못하고未幾에돌우갈리여大年이다시대신하다

○八月에白仁傑로議政府右叅贊을삼다仁傑이비록畎畝에잇스나時事를이저버리지못하야매양時人의不相知하는것을恨歎하고老耄하기에이르렀더니趙光祖의從祀文廟하기를請코저하야上京하니大臣이그老且窮한것을민망히여겨上께알외여奉朝賀를시켜祿을주려하니未幾에仁傑이坡州로歸還한지라　上이已歸함은不知하시고特命으로右叅贊을拜하섯다가그의已去함을드르시고下書하야부르신대仁傑이上疏辭職하는지라不允하시니드듸여上京謝恩하고因하야入侍하니귀어둡고喘氣잇서　天語（王語）를듯지못하고　上이所問이잇서도만히奉答치못하는지라　上이그向君之誠을불상히여기사자못溫慰하는뜻을보이

遞職만命하시고大臣에게뭇되文武兼全하고智畧具備하야平安監司될만한者로數三人을薦擧하라하시니大臣權轍等이李陽元과黃琳으로薦擧하니陽元은浮浪하야無氣節하고黃琳은다만固執이잇는俗人이라모다才畧이없으니物議가大臣이罔上하얏다하더라不數日에陽元에게資憲을더하고平安道觀察使로拜하니兩使가論劾하나終不允하시고다만正憲으로올리시다戊申에文昭殿뜰나무에雷震하니　上이驚懼하사下教求言하시고또寃獄을다스리라命하시다

○吏曹判書李後白이疾로辭職하다後白이銓長이되매公論을놉히어請托을不受하며政事가볼만하니비록親舊라도자조차즈면조와하지안터니一日은族人이往見하고語次間에求官之意를보이니後白이變色하야一紙로보이니人의姓名을만히記錄하야將次除官하려든것이요그族人의姓名이또한錄中에들엇는지라後白曰내가子名을記錄하야將次擬望하려하얏더니이제자네가求官하는말이잇스니만약求者가어드면公道가아니라앗갑도다자네가말을안햇드면可히得官할뻔하얏다하니其人이크게붓그럽게여기고가니라後白이매양一官을내매반듯이그사람의可仕與否를두루무러、만일不合之人을잘못냇스면문득終夜不眠曰내가國事를그릇첫다하니時論이後白의公心은近世無比라하더니至是에病으로갈리고鄭大年이대신하다

○七月에前戶曹判書尹鉉이卒하다鉉의재조가治財하는데넉넉하고性이또吝嗇하야居家에一毫도妄費하지안하서致富하고남에게周急하기는不肯하며그戶曹判書때에錢穀을細密히간금하야錙銖만침도때노치안흐니人이服其能하나다만人民의어려운것을생각지안코國計만근심하야民怨을만히밧는故로識者가聚歛之臣으로指目하더라

○牙山縣監李之菡이卒하다之菡은自少로寡慾하야於物에吝滯함이없고稟氣가異常하야能히寒暑와飢渴을참아或終日맨몸으로烈風中에안즈며或十日이나飮食을끈허도病들지안코天性이孝友하야兄弟가有無를通하며그잇는것을짜로앳기지안하輕財好施하며能히남의急함을救하고世上芬華聲色에澹然하야조하하는것이없으며性이배뎌우고바다건느기를조하하야危殆한것을건너도놀래지안코一日에飄然히濟州에드러가니州牧이그이름을듯고마저들여美妓를골라薦枕케하고倉穀을가르치며妓生더러일르되네가이양반에게고임을어드면맛당히一庫로賞주리라하니이妓生이異常히생각하고반듯이홀리고저하야밤새도록아양을부려새벽까지이르나마츰내드렵힘을當하지안흐니州牧이더욱敬重焉하더라어려서배우지안코자라매그兄之蕃이讀

보니諫長이久闕한지라本職을가노니네가所懷가잇거든事實대로對答하야들리라하시니珥가 上疏하야時弊를極論하고또救時之策을말하니萬餘言에지나고말이甚히剴切한지라 上이答曰疏辭는忠讜함을집히아름답게여긴다하시고別로採用招致할뜻이업는지라政院이收用하기를請하니이에召命이잇스나珥가辭讓하고이르지안코未幾에다시大司諫을拜한지數日에珥가辭職하는上疏를올리니때에新拜大諫함을모른故로新除를未辭하얏더니 上曰珥가病으로나오지못하니可히大諫을갈것이라한대政院이아뢰되李珥가다만前日의召命을辭讓할따름이요諫官은未辭하얏스니臺諫은반듯이自處하기를기두른然後에갈것이라지레가는것은未安하여이다하나 上이不允하시다於是에諫院、弘文館이다上劄하야自辭를不待하고諫長을지레간것이古例가아니오또선배를대접하는道ㅣ아니라하니 上이答曰엇지한李珥를爲하야諫職을오래비게두랴하시니대개 上意는珥가奔走應命키를바라시나珥가易退難進한故로자못그矯激한것을怒하사매양常調로屈縶하려하시니珥가終不承命하는지라居數日에다시吏曹叅議를拜하시나珥가만츰내辭職코오지안는지라成渾이珥의封事를읽고가로되眞所謂直言極諫經世之策이라此疏의蒙允與否는이에時運에關係되는것이요人力의可及할것이아니라하다

○鄭澈로同副承旨를삼다澈을直提學에서承旨로옴김은勉留하야士林을調和하고저함이라承旨가되여서는두번上疏辭職하나不許하시니乃出仕하다後에政院이다시○○하야士氣가뒤틀리니時에沈義謙과金孝元의分邊之說이더욱盛하야義謙儕輩를指目하야西라하고孝元儕輩를指目하야東이라하니朝紳이特立獨行하거나碌々無名者가아니면모다東西指目가운데들어가는지라澈은남들이西라고指目하는지라故로李珥가澈을勸하야少年士類와交情하야東西의말을破하려하다洪可臣으로司憲府持平을삼다可臣이자못風力이잇고趙瑗과는少年相親이라瑗이吏曹佐郎이되매循私한다는風說이잇고또瑗은輕躁하야人望이없는故로可臣이먼저趙瑗에게일르되公事에는私를돌보지안나니君의所失이만흔지라내가私情을조차論劾안흠은不可하다하고이에瑗을論駁하야遞職하니公論이稱快하는지라可臣은東人이라指目하고瑗은西人이라指目하니造言하는者가東人과西人이不協한다고傳하는故로서로攻擊하야이에이르니鄭澈도和平시기지못하다

○六月에司憲府가平安道觀察使李俊民의아들의殺人한것을論劾하되俊民이其子를檢束하지못한다하야罷職을請한대 上이

고大諫을가르니士類가珥에게留京을만히勸하더라金千鎰이珥더러일르되我國士大夫가受國厚恩한것이他國과다르니대개士族은家業을世傳하야封建之義가잇는지라맛당히國家와休戚을가티할지요當今時勢가岌々甚危하니决코可去之時가아니라公의이제가고저함은極危之勢를보지안홈이라만약極危하면참아버리고가리요今者에進步有爲를바라고저함은非其時요다만默々코居位하야人才를收拾하고同心合力하야붓들어갈쐐을다할것이라나는恒常今世의君子가모다寧武子의어리서금을배우기로願하노라珥曰君言이甚切하니我心이戚々하도다願컨대此言으로一通을써서朋友를보이라다만나는已退하는지라이제無端復進하지못할것이요내가今日처음가는것은아니니라李之菡이珥를나물하되君이어찌참아退去하랴珥曰내가果然不可하냐之菡曰譬컨대親病이極重하야死在朝夕이면爲子者ㅣ奉藥以進할것이니만일病親이極怒하야그藥을먹지안코或대접으로땅에던지며或아들게던저그鼻目을傷하더라도爲子者ㅣ可히退去할것이냐그可히泣涕進勸하야愈怒할수록愈進할것이냐이것으로可히是非를알것이니라珥曰譬喩의말슴은甚切하나다만君臣父子가다름이없스리까吾丈의말슴가트면엇지可去할理가잇스리外珥가臨行에鄭澈에게일르되當今時事가下手할곳이없고오즉士林이協和하야論議가得中하야淸論으로朝著에行케하면一半分이라도可히救하거니와이제君이年少士類의의심을밧고浮薄之輩가君의말을憑藉하야兩間을交亂하야사람으로是非에어둡게하니君이萬若留朝하야議論을平和하게하면士類가의심을플고造言生事하는者가失志하야放肆하지못하리니그도음이엇지야트랴君은進退를未定하거니와나는已退하는지라나오려하야도엇지못하니君은勉留할지어다나는調和士林하는責任을君에게부치고간다하니澈이그러케여기더라

○慶尙虞候孫翌이軍士로軍器를修鍊하야督促이過嚴하니軍士가怨怒하야開門結陣하고作亂하려하니翌이두려워하야몸소謝過한然後에乃解하니節度使郭嶸이秘密히首謀者를잡아가두고그事實을啓聞하니 上이大驚하사그首謀者를命斬하고梟首하야衆人을얼르고翌도또한罪를입으니武夫ㅣ皆曰鎭軍이鎭將의令을不悅하면城外結陣하는것이近來常事라다만鎭將이畏罪不敢言하는故로無事한것을엇더니이제는마츰發覺이된故로首謀者가죽으니此亦命也라하니時에軍政之亂이이갓더라

○五月에다시大司諫으로李珥를부르시니珥가上疏辭職하고또말하되 殿下께서臣의可用與否를알고저하시면時事로무르시고不可用으로아시면願勿更召하소서하니 上이答曰네疏辭를

듯이危亡外지는이르지안흐리니이것이奇策이라이밧게다시何策이잇스리요楚漢이相距에得韓信으로奇策을삼고關中을처음平定하매蕭何맷기는것으로奇策을삼나니蕭何와韓信을어든後에다시다른꾀를베플랴하니一坐가웃더라之菡의말이詼諧가트나識者들이的論이라하다

○左議政洪暹과右議政盧守愼이모다病으로辭職하다政院이아뢰되二相이一時에갈리니人心이不安하여이다 上이答曰大臣의進退는政院의干預할것이아니라하시다副提學李山海가李珥에게問曰蘇齋의政丞갈리는것이時事에關係가잇느냐珥曰蘇齋가建明하지못하야사람이만히우스나今世에經世之才로相位에잇게한들어찌하는바이잇스랴工匠에譬하면蘇齋는손꼽고坐食하는이니비록無益하나또한無害하거니와蘇齋갈린後에毁瓦劃墁하는이가대신하면그害가어찌야트랴하니山海曰然하다하고於是에弘文舘이上箚하야守愼의留職을請하나不允하시다

○四月에司憲府持平金千鎰이病으로辭免하다千鎰이淸名으로拔擢되여江原慶尙兩道都事를지나고이때에持平을拜하니라千鎰이拜命後에上疏辭職하니不許하시다爲人이精詳勤懇하더니一日에入侍하얏다가時弊를아뢰고收用賢才하야以救世道할것으로請하야 甚히懇切하게하니累千百言이라自仰至巳토록上이一語도不答하시는지라千鎰이뜻이맥혀드듸어病으로辭免하야갈리다

○다시洪暹으로左議政을삼다 上이士類를실혀하시고流俗之人에向意하시는故로暹으로復相하야疾로辭하나不許하시니이에視事하다때에鄭彦智로忠淸監司를拜하니 上이命하야特加嘉善하라하사兩司가改正하기를請한대 上이答曰彦智가嘉善에不合한것이아니니반듯이靜言庸違(말뿐이란뜻)하는사람인然後에可히陞階하랴하시니대개士類의이름잇는者가建白하기로깃버하고不用하면求退하는故로此等을가르처靜言庸違라한것이라彦智가累居政院에謹默無能한故로擢用을顯加하사士習을바로잡아時政得失을不言케하시니 上의所尙이如此한지라士林이失望하니라

○다시盧守愼으로右議政을拜하다士林이朴淳의復相하기를바라나다만淳이經席(上前)에서喜論時事하는故로 上이실혀하시고守愼을還用하시니守愼은不言時事하는까닭이러라

○李珥가鄕里에還歸하니때에珥가매양憂國하는생각을가저,削僞勳한것으로向治의幾微가보인다하고 主上이哀疚中에게신故로上來하얏다가入侍로因하야時政을極論하고돌아가기를請하니自 上으로범연히보사接見할뜻이없는故로疾로辭職하

讓하려니와主上이方今哀疚中에게시니私室에退處한것이未安한故로一次上來하야謝恩辭職코저함이라하다그때에士類가아즉和協하지못하야서로猜疑하야모다珥가머물러잇서調劑時論하기를願하는지라鄭澈이처음은士類의의심을밧다가지금은漸次所見을도리켜持平하는議論을하고勸留하기를甚히懇切히하니珥曰이제온것은나온것이아니라다만暫來謝恩함이요無端供職함은於義에無據한지라한자만큼이미굽엇스니길만큼곳지못할가두려운지라그때는前日의退去가뜻이싸로잇고一生去就를決定함은아니라지금은所見을좀고쳐士林을調和코저하니當今에持平할責任이그대에게모되엿스니그대는不可退去니라하니澈이마츰내孤單한것을念慮하더라金繼輝가珥더러일르되그대가要職에居하지안핫스나다만散官에부처在京하야儕輩間議論을調和함이可하니方今士類가和하지안흔故로淸論이不行하고朝著ㅣ昏濁하니그대가치受國厚恩한사람으로만약ㅣ後日에不測之變이잇스면可히坐視하고赴難치안켓느냐亂이일허救援하러오는것보담은미리어려운것이생기기前에救援하는것만가트랴珥曰凡人이선然後에能히가나니내몸이그냥주주물너안지면참으로名義가업스니내몸을일코救時코저하면사 람이 서지도못하고것고저함과가트니엽드러지지안흘者가몃사람인고하다

李之菡이珥를보니名士가만히모힌지라之菡이左右를돌보고大言曰聖賢所爲라도자못後弊가되는이라珥가笑曰무슨奇談을하시려고이리시나잇가내가恒常尊丈이한글을지어莊子를싹하기를願하나이다之菡이笑曰孔子稱疾하시고孺悲를보지안흐시고孟子稱疾하시고齊王의부름에가지안흔故로後世선배가만히無疾로有疾이라稱托하니대개병을稱托하고欺人함은남의집懶怠한奴婢의所爲어늘爲士者ㅣ참아하야孔孟子의行跡에부치니엇지聖賢의所爲가後日의弊가됨이아니리요엇지莊周의말을하리요하니一坐가다웃더라時에珥가辭疾하야大諫을내노케되는故로之菡이그러케말한것이러라之菡이또말하되去年妖星을나는瑞星이라하노라珥曰어쩐말슴이니 잇고之菡曰人心과世道가極히潰散하야大變이생길뜻하더니그별이보인後로上下가恐懼하야人心이稍變하야겨우大變이생기지안흐니어찌瑞星이아니냐之菡이또諸名士에게말하되當今에世事가元氣已敗한사람에게藥쓸길이없는것가 트 나다만한奇策이잇서危亡의勢를救할수잇는이라하니坐客이奇策을무른대之菡曰今世에반듯이此策을不用하리니말하야무엇하리요하고지칫지칫말하지안흐니坐客이뭇기를懇切히하는지 라얼마잇다가 之菡이말하되오늘叔獻(珥字) 이留朝하면비록能히크게하는것이잇지는못하나반

○海州三灘之水가數日이나絕流하얏다가다시흐르다

○萬曆六年戊寅今上(宣祖)十一年正月에白虹이貫日하니三公이辭職하거늘不許하다二月이라先是에京中에노는무리가中朝通報가모다印行하는것을듯고中朝를본떠通報를印出하야팔아서資生코저하야議政府에글을바치여朝報를박아各司에서갑을바다資生하기를請하니政府가許諾하고또憲府에稟하야또許諾한지라그들이活字로朝報를박아各司와外方에파니邸吏와士大夫의보는者가다便케여기더니行之數月에一日은自上으로偶然히보시고震怒하사曰朝報를刊行함이私設私局하는것으로무엇이다르리요만약他國에流傳하면이는國惡을暴揚하는것이라하시고大臣에게무르시되누가此事를主張하얏느냐大臣이惶恐하야稟啓를明白히못하는지라이에그사람들을禁府에가두사刑訊하야그主議한사람을推究하려하시니그들은이것으로資生코저함에不過한것이요실상主議者는없는지라受刑屢次에죽게되매臺諫이停刑하기를아뢰나不允하시고大臣이啓請한後에이에照律하기로命하사맛당히大逆不道로다스리라하시거늘禁府가過重하다고稟啓하니처음은듯지안흐시다가後에그다음가는律로마련하야모다구양보내다

謹按, 朝報를印行하는것이當初에奸謀도아니요愚妄한사람이些少한利를取하야資生코저함이라當初에政府와憲府에稟하야다許印하얏스면過失이二府에잇스니엇지愚民만罪주랴假使天威(王威)가震動하시거든二府가許印함을自首하고請罪하야救하면비록譴責을입으나엇지不測한地境에이르리요이제우물우물하고말하지안하愚民으로受刑케하고 上으로罔民의擧措를이루게하니怯懦無義하다하겟도다

○乙未에 仁聖王后를葬하다發引할때에路祭所에大風이帳幕을넘어틀여大轝上에덥흐나겻테侍衛하는朝士가없고다만邑卒이잇서떠들따름이라聞者ㅣ憤痛하더라

○三月에司諫院大司諫李珥가承名入京하야拜恩後辭職하고아뢰되 上이哀疚中에게시니臣子의情이不忍安居라扶曳하야登途한것은區區犬馬之誠이한번天光(王顔)을보입고저함이요본래供職할생각은없는지라請커대臣職을가르소서하니 上이答曰勿辭하라하시다때에鄭澈이또한執義로在京한지라그뜻은珥가오래畎畝에잇다가이제上來하얏스니主上이맛당히接慰하는일이잇스리라하더니批答을보매다른말이없는지라歎曰勿辭二字가何其簡耶오하다珥가退歸後召命을累辭하다가비롯오부름에오니그벗이만히의심하는지라珥曰我는山林之士가아니니食祿은안흐나職名이오히려朝廷에매엿스니平時는可히召命을辭

면足히一生을安過할것이어늘不幸히이런難處한일을맛낫도다하시고거의눈물을지을쌘하시다居數日後에大妃의病이急하사歎息하시며나는地下에서도罪名을免치못하리로다하시고말슴이그치자手足이식으니宮人이 上所에다름박질하야報하는지라 上이即時進見하시니곳病患을救치못하게된지라 中宮이쏘이르사相對涕泣하시니 上이大妃께알외되곳劇動하리니安心調病하소서한대 大妃께서조화하는빗이돌고눈이곳감기시니上이눈쓰기를請하시나 大妃는보지못하시고말슴이分明치못하시다 上이退後에脉이다시돌으사사람을보내여 上께사레曰上恩이罔極하야갑흘바를알지못하겟다하시다

謹按 自古로勳績의不正한것이잇스나虛僞가乙巳가튼때는쏘한잇지안흐니 仁廟의危重하실때에尹任이終始侍疾하야別로邪議가없고 仁廟께서領議政尹仁鏡을命하사 明廟께傳位하라命하시니兄亡弟紹에名正言順하니무슨근심이잇스랴다만奸臣이嫉善貪功하야士類를一網打盡하고이에僞勳에記錄하니小人의行詐欺天함이이가튼것이없고 懿殿의誣辱을坐受함이三十餘年이라엇지一日이나마음에이즈시랴疾病이彌留하기에미처廷議가甚盛하나自 上으로快從치못하사懿殿의病患이救치못하게된지라然後에비롯오惻然히承順하시고이튼날薨逝하시니嗚呼哀哉로다

○辛巳에恭懿王大妃薨ㅣ하시다禮官이服制로大臣에게禀하니領議政權轍이다른政丞과議論치안코自意로宋高宗이元祐皇后孟氏의服입은前例를잇그러 主上의服을齊衰杖期로定하니於是에兩司玉堂과廷臣叅判以上이모다다투어「明廟께서 仁廟의統을이으시고 主上이 明廟의統을이으시니承統이爲重한지라맛당히三年喪을입어야올타」고하나轍이오히려執迷하고돌리지안타

○十二月에削僞勳事로下敎하사中外에播告하시다大提學金貴榮이敎書를지어바치니文拙하고뜻이가추지못한지라 上曰이는國家의莫大之事라詞明義備케하야中外에曉諭함이可하니엇지草々하기이가트리요하시고李後白으로改製케하시니사람이貴榮의意思적음을웃더라

○廷議가服制를다투어그치지안흐니 上이公論을조츠사三年之喪으로定하시다兩司가權轍의다른政丞과議論치안코自意로期年服으로定한것을攻擊하야回譎詭秘하다고하매轍이怒하고붓그러워辭職하고나오지안흐니李珥ㅣ듯고갈오대이는無識見한데에나온것이어늘만약譎詭秘로攻擊하면領相이心服하지안흐리라

에나가는것도아니요朝士의散班에잇는者가無識頑民도아니거늘이제有識之士로不死地에나가라하야도되지안커든하물며不教한人民으로寇敵을막으라當時의紀綱으로무슨일을하리요만약敵國의外患을맛나면반듯이無人之境에들어오듯하리니嗚呼危哉로다或이量田을고만둘수없다하니이는不然하다나라에紀綱없음이이가트니비록量田을하더라도반듯이賄賂로能事를삼아富者는조흔밧으로瘠土라할것이고貧者는瘠土로조흔밧을맨들어나라가正田을일허人民이患害를바들지니그量田을잘하지못할바에는안는것이차라리나은것이되나니라

○十月에妖星이西方에보이여數十丈을비추어慧星과갓고慧星은아니니보는者가놀래고故老가모다生後에저런별은보지못하얏다하더라　上이星變으로群臣에게널리무르시니或이不求聞達하는선배를收用하자고稟啓하야上이吏曹에命하야抄錄하야稟啓케하시고그後에別로擢用한선배는없더라

○恭懿王大妃의病患이甚하시니　上이廷臣을난후어보내사名山大川에祈禱하시며다시罪人을命하야疏放하시다時에廷臣이乙巳의勳을싹자고請하야數月에그치지안코三公이百官을거느리고廷爭하나또未允하시니　大妃가이를恨하야心熱이쓰고群臣의悲憤하는者가만흐니대개乙巳奸黨이일즉이大妃를誣陷하야尹任과瑠의逆謀에속으로主張하얏다한故로大妃가寃痛하다하시다

○李後白으로吏曹判書를삼으니後白이咸鏡道에잇슬때에民이善政을고맙게여기더니至是에長銓을拜하다

○京畿에大水가나서山이문허지고人家가漂浸하며江原道는地震한지라　上이災變의層出로下教하야自責하시고또政院과六曹에命하사舊習을씻고各々職任을다하게하라하시나또한空言짜름이러라

○十一月庚辰에乙巳之勳을命削하시고尹任과瑠의官職을돌우주시다때에　大妃의病이甚하사울리고危重하시나宮人에乙巳原從功臣의族黨이만흔지라　大妃ㅣ削勳코저하심을원망하야매양上前에서　大妃의病患이대단치안타고알외더니一日은上이問安後에보압고알외되削勳은先朝의至重한일이라敢히擅改치못하는故로外廷의請을좃지못하니甚히未安하도소이다한대　大妃께서不敢하다連하야말슴하서曰國家大事를어찌未亡人을爲하야쉽게고치려요하시고　上이물러나와뜰에내려시기前에大妃케서發聲痛哭하시는지라　上이드르시고階下에안즈사머리를들고얼마게시다가宮人을불러이르되내가在家食祿하

난후어각각一戶를맨들면백성이役事에堪耐치못하리니이것이겹옷을갈라서홋옷두벌을맨들고옷만흔것을자랑함과무엇이다르리요軍名이雖多나調發之際는반듯이二人으로一人의힘을도읍게한然後에可히戰守할지니加兵의이름만잇고그實狀이없는이라轍曰그러타轍이又曰移配之民이凡七十戶라咸鏡平安兩道에分配코저하니어떤고俊民曰俊民으로보면平安監司가된지라맛당히平安道를근심할것이요朝廷으로보면平安咸鏡이彼此의다름이없으니譬喩컨대二子가다병드럿스면恩愛가가트나먼저病深者를救할것이니이제咸鏡은病의急한者요平安은病의緩한者라七十戶가平安道에는有無가不關이요咸鏡에는小補가잇스리니可히咸鏡道에다보낼것이니라俊民이退謂人曰내가무슨쐬가잇서鎭邊하리요차라리王欽若의修齋誦經함을본쓰리라하다

謹按、西北二邊이다걱정이나다행이胡中에豪酋가없어邊患을짓지안흠이라만약족음才勇잇는者가틈을타서動하면누가막으리요邊方걱정이이러커늘大臣이救할꾀가없고다만破保添兵으로良策을삼으며또七十戶流配之民으로實邊하는資料를삼고저하니嗚呼荒哉로다平安之民이癘疫에죽은者가數萬뿐아니니七十戶의增減이무슨輕重이잇스리요李俊民의말이올토다다만局外之人이이말을하면可커니와이제俊民은그責任을맛탓스니計劃이잇스면맛당히君相에告할것이요듯지안흐면辭職할것이니何故로不言不辭하고重任을거연히바다王欽若의자최를좃코저하는가俊民가터스럽쓰고浮薄한이는한갓큰말만할지라어찌책망하리요이로時事의多傷을알지라寒心치안흐냐

○量田을命하고곳罷하다是時에量田한지가오래여田籍이그참됨을일헛는지라이에量田을命하시니其法이敬差官(奉命官)을만히定하야百餘에이른지라閑散朝士로시기려하얏더니該曹가前、朝官을모아쓉으려하니朝官이모이지안하三令五申호대이른者가겨우五六人이라비록嚴勅하야罪하려하나이르지안는지라이에忠贊衛錄事輩(雜官)로差定하고郡邑에命하야生員進士有識人으로量田監官을삼으니於是에鄉中士人이서로말하되量田監官을맛당히敬差官에統屬하리니監官이有過하면敬差官이論罰하야종아리치는데外지이르리니우리士族이이에錄事輩에게屈膝하야그종아리침을바드리요寧死언정못하겟다하고모도다집을옴기여그일을隱避하며또守令이量田을因하야民間의쌀을거더제利를삼는者가만흐니民間이騷擾한지라或이年凶하야量田을못한다하매民弊가잇다하야그치다

謹按、國無紀綱이면百事를못하는것이라量田敬差官이死地

하는功이없고한갓尊君抑臣의禮되는줄만알고私親을돈치못할것을알지못하야이에無稽之論을하야 主上이暴怒하도록하야거의過擧가잇도록하얏스니誠可嘆也로다

○前弘文館副提學柳希春이卒하다希春이博覽强起하야書史를보면문득예우고性이또溫和하야 上이敬重하시나經濟의재조와謇諤하는節操가없어매양經席에文談만할뿐이요一言도時弊에미침이없고집에물러잇스나 上의眷重이不衰하사벼슬을도드고저하더니至是하야卒하다

○恭嬪金氏가卒하다이는金希哲의딸이라專房하는寵이잇더니二子를나코卒하니 上이哀痛殊深하더라

○六月에恭懿王大妃가不豫(有疾)하시니 上이八道에下令하야罪人을노흐라하시다大臣이 上께請하야柳灌、柳仁淑、尹任、瑠의職牒을還給코저하니 上이어렵게여기사大臣權轍等에게무르신대大臣이어물어물하야말을다아뢰지못하니 上이다만灌과仁淑의職牒을命給하시니於是에三司서로上章하야削勳을請하나未允하시다或이右議政盧守愼더러일르되公이少時에泮宮(成均館)에잇슬때、儒生이喧笑하다가公의옴을보면四座가모다肅然歛容하고館中에議論이잇스면오즉公의말을좃고好議論이잇스면비록公에게나온말이아니나선배들이반듯이盧寡悔의所論이라고하얏다하니公의少時名望이야어쨋느냐今에政丞이되여相業의可觀할것이없고저그번恭懿殿未寧時에 主上에게任과瑠를復職시기자고請하야 主上이三公에게무르시니三公이이幾會에盡忠正事할것이어늘이에어물어물여주어國是로不定케하니다른政丞은모르거니와士林이다公에게不快히여기니公은엇지하야若此한고내가明公을爲하야不取한다하니守愼이不能答하다

○秋에大水가나서禾稼를傷하야凶年이되고八道의癘疫이不息하고牛馬之疫이兼發하야소의죽엄이더욱만하農夫들이소를대신하야갈게되니九人之力이라야소두필을當한다하더라李俊民으로平安道觀察使를삼으니時에平安道의癘疫이더욱甚하야病死한人民이더욱만코西胡ㅣ자못엿볼조즘이잇는지라重臣을골라鎭壓코저하니特히俊民으로資憲에陞擢하야出按케하시다權轍이俊民에게뭇되자내가무엇으로鎭邊하리요俊民曰만약朝廷이移民實邊을하라고하면맛당히安集之策을다할것이요만약募兵增戍하라고하면맛당히撫馭之策을다할것이나이제移民도안코增戍도안코다만仍舊할따름이니무슨良策이잇스리요轍曰드른즉兵使가軍保를正軍으로陞差한다하니이것이良策이니라俊民曰三人으로一戶를맨드른然後에可히應役하리니이제三人을

○萬曆五年丁丑今上(宣祖)十年春에八道에癘疫이大熾하야民間에妖言이돌되毒疫神이下來하면맛당히五穀雜飯으로빌것이라하야都下에喧傳하니雜穀을싸둔者가甚히그利를보고또소를잡아소피를門에뿌리여빌것이라하야곳곳에서소를無數히잡으니前年에飢饉하고今年에또癘疫을맛나죽는者그數를모를러라

○嶺南에돌속으로불이제절로일허돌이타고터젓더라近臣을命하야癘祭를平安黃海두道에지내다八道에疫疾이다잇스나兩道가尤甚한外닭이러라

○三月에　上이仁順王后禫祭를지내려하시나마츰王子가흔데를아르니時俗이忌하는故로癘疾에빗대여天災가如此하면親祭치못한다하니於是에大臣近臣兩司가다투되謹災와追遠(謂奉祭)에서로해롭지안흐니天災가무엇이親祭에害로우리요하야累日論執하나終不允하시다

○四月에大院君嗣孫의世襲하는制度를定하야堂上位로대대로奉祀하게하다

○五月에　上이大院君廟에親祭하려하시니弘文舘이上劄하야禮가私廟에祭할수없다하니　上이大怒曰누가이議論을하는고장차獄에내려鞫問하리라하시니大臣이救解하야그치다時에金宇顒이마츰玉堂에잇는지라사람이나물하되他人은일을모르는지라不足道어니와자네는讀書之人이니엇지無稽之論을올하느냐宇顒曰僚議가甚히날카로운지라나의窮理와格物이다되지못하야敢히말리지못하얏노라하다

謹按、所後之義가重하나所生之恩도개볍게못할것이라비록正統에置重하나엇지私親에情을잊흐리오　主上이大院君의廟에祭事를親行하는것이於禮에어김업고於情에免치못할바이니玉堂이무엇을보고그치기를請하얏느냐或의심하되　主上이大院君을祭함에君臨臣廟하는禮를쓰면아들이아비를臣下로할수없고子入父廟하는禮를쓰면正統을놉히는데害로운故로可히祭할수없다하니이는다稽古한말이아니라禮에公朝禮가잇고家人禮가잇고學宮禮가잇스니公朝禮는인군으로놉흔것을삼으니비록伯叔父나臣禮를恭行하나다만親父는臣下로못대접하고家人禮는尊屬으로爲重하는故로人君이父兄의알에도居하니孝惠가宮中에서齊王의알에안즌것이이것이요學宮禮는스승을놉히는故로비록天子라도또한拜老하는禮儀가잇스니孝明이桓榮에절한것이이것이라況大院君이聖躬을誕生하시니假使살아게시더라도主上이반듯이敢히臣下로못대접하야宮中에서相見하면반듯이절하리니이제入其廟하사姪子가叔父에祭하는禮를쓰면무엇이不可하리요俗儒가觀理

曰邪正이未定하얏스니去就가何關고하니渾의뜻은金孝元을君子로알고金孝元이抑壓을當한故로忿하야벼슬을내노흠이러라

謹按、士의出處는苟且로이못할것이라致君澤民은君子의所願이나言不用道不行하는故로不得已하야물너가나니물너가는것은素志가아니라異常하다洪渾의出處여言의用否와道의行止를不論하고오즉金孝元의進退만보아自己의出處를하니어찌自重치안느냐噫라如渾者는足히말할것이업거니와一時士類가다孝元을쏘차國是를삼으니嗚呼怪哉로다

○上이前代의典古를遵用코저하사大典을閱覽하신즉郡邑이모다섭과꼴을싸서州府는꼴十萬束을싸코路邊은萬束을더하얏다고실려잇는지라 下敎하사郡邑으로하야금大典을의지하야섭과꼴을싸케하니廷臣이아뢰되今歲에凶年이들어民間이甚困하니만약꼴을싸케하면百姓이견듸지못하리라하나 上이不從하시니於是에民間에꼴도貴한지라百姓이괴롭게여기고이를因緣하야百姓을글거自利를圖謀하는守令이만터라

謹按、大典에비록積芻令이잇스나 祖宗朝로부터廢하고行치안엇스니의심컨대軍律로一時의令을行한것이요平日의定規는아니니라 今上이祖宗朝良法美意에는復舊하기를不肯하고백성괴롭게하는法을施行하는데에는뜻을날카롭게하사赤子로더욱困케하니어찌命이아니냐또年年히積芻하야腐朽無用케되고한갓民患이되는지라軍師이르킬째에臨時辦備하드라도어찌不及之患이잇스리요況海邊郡邑은다만倭를막는것이어늘또한積芻를命하니倭는夏月에흔한지라夏月之馬가能히마른꼴을먹으리요無益於國、有害於民이이보담甚함이업는이라

○十一月에李純仁이吏曹佐郎이되다時에士類ㅣ兩邊으로난후어마츰내和協치안흔지라純仁이일즉이金孝元을貪權之士라議論한故로尹晛이끌어다銓郞을삼으니純仁이要位에居하매公論이尹晛을許與하지안는줄알고뒤집어孝元에부트니儕輩의鄭澈等이집히미워하더라

○左議政朴淳이病으로謝免하다少時에許曄으로同門友가되여서로조와함이깁더니至是에曄이少年士類의宗主가되여論議가자못치우치니淳이올치안케여기어交道가踈遠하고曄이쪄들석하게議論하야其勢가甚盛한지라淳이士類가서로틀려鎭定할힘이없음을보고드듸여相位를내노타十二月에鄭仁弘으로司憲府持平을삼다仁弘의淸名이成渾의담에잇는지라是職을拜하매士林이그옴을바라더니仁弘이中路에病으로辭職하고오지안흐니라洪暹으로左議政을삼다

이可하며諫院이먼저그上疏를보고뒤에請罪하는것이可하거늘政院은이미먼저실수하고諫院은또뒤에실수하야 上의輕侮하는마음을여러드린故로兩司가伏閤請罪하야至微한말을달이지나도록允兪를밧지못하니그國體를傷하고士氣를喪함이어써甚치안으냐嗚呼라 天意가바야흐로士類를실혀하신지라芑에게罪를주지안을뿐아니라돌이어嘉賞코저하시니宸心(王心)이如此하시니어써治蹟을바랄理致가잇스리요

○朴忠元으로吏曹判書를삼마忠元이본래人望이업스나大臣이合當한사람이업다하야銓長을주니兩司는論劾하지안코弘文館이上箚하야論劾하니라 上이怒詰曰누가可히代身하리요만약그代身할者를薦擧하면내가맛당히갈리라하시니兩司가이것을因하야避嫌하야忠元의失德을不論한것을自劾하고遞職하얏다가物論을기두르자고請하니玉堂이出仕하야曰보는것이遲速이잇스니言官을輕遞하지못할것이라하니兩司가再避嫌曰臣等이忠元으로銓衡之官에合當한것이아니라大臣이사람이업는싸닭으로薦用한것이니이미論劾지안흠으로실수한지라可히就職지못하겟나이다玉堂이이에갈기로請하고또忠元을論駁하야碌々昏庸하고老而無識하야淸議에버림을當하얏다하니 上이答曰爾等은비록論思하는臣下나나의小臣이요銓判은비록論劾을當하얏스나나의重宰니어써집히나물함이이에이르러渾厚한風度가업느냐또처음에兩司의出仕를請하고뒤미처遞差를請하니그中無所主함을알리라하시고竟不允하시다忠元이公論에不容함을알고이에病을핑게하고謝免하니鄭宗榮으로吏曹判書를삼다

○八月에領議政洪暹이病으로免하니權轍로領議政을삼다

○洪曇이卒하다曇이立朝에淸儉한持操가잇고또家行이잇서繼母를孝로섬기고居喪에執禮하기를甚히굿게하나다만學問之士를조하안코議論이鄙俗한故로士論이許與치안하六卿의班列에오래處하얏스되柄用을입지못하야欝々不得志하니朴淳이珥더러일러曰洪大虛가憤난지오래라銓長을시켜慰安코저하노니어쎠리요그사람이量淺하니만약好官을어드면반듯이깃버하야恨을풀니라珥曰數日之內는반듯이깃버하나數日이지나면제뜻대로하고저하야士類와相持하게되면반듯이돌우怒하리니어써能히數日의깃븜으로平生의怒를풀리요또自古로남의怒를두려하야큰자루주엇단말을듯지못하얏다하더니未久에曇이卒하다

○洪渾이退職하고楊根으로돌아가다于時에淸名之士에具鳳齡金宇顒가튼이가벼슬을내노코歸鄉하니대개 上意가士類실혀함을알은연고라渾이또한벼슬을내노흐니어떤사람이말려曰이제名流가만히물러가니그대는억지로라도머물지안으라느냐渾

노릇한다는議論이聖人의議論이아니라 主上이맛당히德興의아들이되시니極히尊崇할것이라하고 또仁廟의神主가文昭殿에잇지못할것이라議論하고또士習이心經과近思錄을읽어釣名하야虛僞의風習을잘아게한다나물하고또書院을만히세워民間에貽弊하야程子로僞學의일음을엇게함이自取라하니都承旨鄭琢은芑와본래친한지라芑의上疏를바치면반듯이得罪할줄알고芑家에還送하야고처짓게하니芑가비록고치여太甚한말을버렷스나오히려悖語가만은지라政院이敢히바치지못하고그上疏를두엇더니疏語가傳播하야諫院이듯고알외여曰林芑가속으로悖惡한마음을품고凶邪한말로皷動하야是非를眩亂하고視聽을誑惑케하야陳疏함에이르러期於코 上으로드르시게하니그朝廷에患을쉬치고士林에嫁禍하려는計劃이慘酷한지라請컨대拿鞫하야實情을알고依律定罪하시며政院이疏辟의如此함을보고即時로凶悖之狀을알외여治罪를請하지안코尋常하게보니그無識이큰다하야承旨도아울러推考하기를請하니 上이그때에그上疏를보시지못한지라政院에問曰林芑의疏本이어대잇느냐그上疏를보지못하야諫院을對答할수업스니斯速히바치라하사政院이그上疏를바치니 上이覽後에諫院에게問曰林芑의上疏가무슨말을하얏드냐諫院이啓曰芑의上疏中에可駭可愕한말이中外에傳播한지라臣等이風聞을가저拿治하기를請한것이오實로그上疏는보지못하얏나이다 上이答曰芑의말이啓辭와가트면拿鞫이固當하나이제그上疏를보니別로兇悖한말이업서加罪만안을뿐아니라그精誠을嘉賞할바이나失言이잇스나不足深責이라諫院이必然코잘못들엇도다하시니於是에兩司가全數伏閤하야林芑의拿鞫을請하되芑가 仁廟의神主를옴기여文昭殿에내치고저하니此罪가君父를廢置함과가트며또大院君을追尊코저하야爲人後者가아들된다는議論으로글다하면이는父子의人倫을쓴코저함이오또心經과近思錄읽는것으로釣名이라함은이는禍士林코저함이니이다한대 上이答曰文昭殿當廢之說은趙光祖에게비롯하얏스니廢置를罪주고저하면光祖가먼저그罪를當할지라저사람은罪주지안코이사람만罪주면林芑가不服함이업겟느냐또芑의말이所生親을世祀코저함이요追尊코저함은아니며또釣名이란말은士類의自取가아니냐저한· 林芑의上疏로兩司伏閤에이르니躁急함이업느냐이것은東方의習慣이라말의좃고안조침이어찌이에매엿느냐하시고不允하시니兩司가伏閤하야달이지나도마츰내兪允를엇지못하다

謹按· 林芑의上疏가진실로兇悖하나人微言淺하거늘어찌兩司伏閤에이르리요當初政院이곳그上疏를바치고請罪하는것

로의심하지말고생각을숑편히하야處理하면다시무슨일이잇스리요不然하면朝廷의근심이그치지못하리라그젼에는士類와俗流가다만兩邊뿐이러니이제는士類之中에兩邊이난우엇스니이러케된것이야仁伯의탓이아니고무엇이랴魚雲海曰此言이眞是公論이니今日在座한사람이다이議論을조차면時論이鎭定하리라座中이皆曰然이라하다礪城君宋寅이珥로作別하고歎曰今上의英明이뛰여나시고衆賢이王座에모엿스니나가치無能한사람은다만昇平을坐見코저하나일이마츰내일우지안흐니可惜하도다珥가이미歸鄕하니時論이더욱써여저不可救러라

○自春至夏토록大旱하고六月에야降雨하다

○朴啓賢이經席에서成三問의忠을議論하고아뢰되六臣傳은南孝溫의지은바이니願컨대　上은取覽하시면可히그仔細한것을알리이다　上이六臣傳을갓다보시고驚憤　下敎曰말이謬妄한것이만코先祖를誣辱하얏스니내가搜探하야불살으고그傳을이약이하는者를治罪하리라하시니領議政洪暹이入侍하얏다가六臣의忠을極言하야말이甚히懇切하니侍臣의墮淚하는者가만은지라　上이感悟하시고그치시다

謹按、六臣은固是忠節之士나當今의말할바이아니니春秋에爲國하야罪惡을隱諱하얏스니이것은古今의通義라朴啓賢이때아닌말을하야　主上의過擧를일울번하니可히『費不解事』한다고이루리로다昔者에金宗直이　成廟께아뢰되成三問이忠臣이라하야　成廟의얼굴빗이갈아안젓스니侍臣이이말로上前에알윈者업습이앗갑도다

○七月에義州牧師郭越이上疏하야時弊를말하니疏中에李浚慶의잘못을말하고또白仁傑이士林에嫁禍코저하야다가秘謀를가리우지못하니羞愧하야自退하얏다고論駁하니　上이怒하사三公을불러　下敎曰李浚慶은柱石元老어늘越이敢히追後하야詆斥하고白仁傑은精忠이貫日하거늘이에圖禍士林한다고指目하니其情이叵測한지라내가拿來하야그實情을窮問하고저하니卿等의意向은어쪈고領議政洪暹等이啓曰不根之說을어씨上達하리요可히踈脫하다고이를수잇스나窮問은不可하오니맛당히優容하야言路를넓히소서하니　上이拿鞫치안으시다

○林芑가有罪한지라兩司가治罪를請한대不允하시다芑는庶孽로能文하는지라처음漢吏學官을除授하니性이陰險하야일을조하하는지라金澍를따라가宗係고치기를請한일로功으로堂上職을除授하니매양朝廷에有事한것을僥倖이여겨發身할가하야그때에　上意의士類실혀하심을엿보고또德興君을追崇코저하심으로이에政院에上疏를바치니其意는大概남의立後한者가아들

諸公을向하야明言하는것이可하니라珥가具風齡을보고曰士林이틀려서人心이洶々하거늘世人이公더러主論한다하니果然乎아鳳齡曰나는한구석에病들어잇스니엇지主論하리요만약今日에다시處分이잇스면時事가글러지리니맛당히고요히鎭定할것이니라珥曰이는내뜻이로다珥가朴淳을보고曰時事가進步할곳이업스니진실로禍敗를免하면足하고朝廷의不和한것이甚히근심되는지라年少士類가疑懼太甚하니安定시김이可하니라淳曰計劃이어대로날고珥曰柳成龍·金誠一輩가歸鄉하야오지안흐니반듯이間言의움지김이됨이라此言을 上께알외여特旨로부르시고金宇顒도近日에 主上의踈待를바드니또한 上께알외여經幄에쓰러드려李潑輩로더부러時論을갓게하고季涵이또한오지안흐니特召하기로請하야이러케人才를裒合하고用人하는제음에權衡이平正하야사람으로쑤여진議論을못하게하고調和鎭定을힘서서이러케一二年을하면朝廷이맑을것이요不然則俗論이盛하고清議ㅣ衰하야장차朝廷이昏濁하고清名이모다孝元輩에돌아가면前輩는大失人心하야調劑하는날을보지못하리라淳曰此語ㅣ誠然이나이것을마틀者가업슴을恨한다하고因하야珥의머무름을甚히勸하니珥가歎曰在京一年에一卷書도읽지못하고如此乾沒하면一生을그릇칠가두려우니라淳曰君의所讀書ㅣ또한만커늘오히려물러가讀書코저하니나가터원래글읽지안혼者는장차엇지하리요珥曰公은大臣이되여이미命을바다國事를擔當하얏스니退去할뜻을두지못할지라珥의比할것은아니니라魚雲海ㅣ珥를보고曰柳應瑞(夢鶴字也)가나를시켜公의留京을勸하더라珥曰나를붓들어무엇하러요雲海曰 上心이자못出入할때가잇스니後日에善端이開發할때를맛나고朝廷에儒者가업스면어찌앗갑지안흐러요珥曰天心開發을坐待하고未發之前에尸位素餐을붓그러워안흐면먼저몸을굽힌것이니어찌인군을바루잡으리요好道理를坐待할수잇스면聖賢도또한坐待함이맛당하거늘自古로坐待한聖賢이없음은어쩐일인고雲海曰公言이올타하다士類가珥의決退를알고李潑 宋大立、魚雲海、許鏛、安敏學等이서로作別하니珥曰내가이제正論을하고저하노니諸公은試聽之하라모다조타고하니珥曰權奸의濁亂한지가오래라摧陷廓清하야士論으로서게한것은엇지方叔諸公의功이아니냐仁伯이國事를하고저하면巨室에게失人心이없어야할것이어늘이에前輩를排抑하야前輩로憤을품고士林이서로角立케하니이는仁伯의罪요이미이러케된故로公論이裁抑하야外官으로出補하얏스니中道를어덧거늘오히려嫉之太甚하고攻之太極하니이는前輩의罪라이러케論斷하면事情에合한지라自今以後로는서

안ᄒᆞ니得魚忘筌과가튼지라우습도다大抵이일은裁抑은올커니와過攻은글ᄒᆞ니들어난罪가업는연고라余言이見重치못함은季涵의所見이過重한까닭이니季涵의淸名이一世의所重이되는故로儕輩가季涵을밋고珥를쉽게아는도다宇顒曰장차엇지救하리요珥曰而見(柳成龍字)肅夫(金宇顒字)景涵(李潑字)이要地로모이면可히救하리라宇顒曰公도가거든吾等이비록머물러잇스나무슨利益이잇스리요珥曰나의進退는이일에매이지안ᄒᆞ니라宇顒曰엇지하야經席에서痛陳하지안는요珥曰此事를말하기極難하니반듯이君臣이相信하기를기다려말할지라이제自　上으로群下의마음을모르시니만약實情대로陳啓하면반듯이朝廷에서分朋結黨한다고의심하야漁人의獲利만될지니라宇顒曰公이强勉하야머물러잇지못하랴珥曰數月之內에禍敗가잇슬것가트면珥가잇서相救하려니와아즉은別로드러난禍가업고朝論이相乖하야和氣가日消하며俗論이더구나떠러저서淸議가漸々熹微한지라數年之後에야비롯오그證兆를보리라나는이제우에서不信하고알에서흔들어서로容納치안ᄒᆞ니엇지能히數年後患을坐待하야외로이잇스리요許曄이珥를보고曰近日之事ㅣ참寒心하도다珥曰무슨말이뇨曄曰百年以來로外戚이恒常國柄을잡는지라時人이귀에젓고눈에익어當然한줄로알고一朝에年少之士가(指孝元也)外戚을排斥(指沈義謙)하는故로時人이驚恠하나니라珥曰公言이바른듯하나글토다오늘仁伯을글리여기는者ㅣ엇지方叔을(沈義謙字也)爲함이리요公言이그르도다曄曰(和叔朴淳字也)季眞(李後白字)重晦(金繼輝字)는비록時望이잇스나識者로議論하면반듯이方叔의門客이라하리라珥曰公言이크게글토다이三人은다士林의望重한사람이라엇지方叔을의지하야發身하리요하니曄의뜻은대가義謙을外戚權奸으로알고朴淳輩가다外戚을의지하야致位하얏스니孝元이外戚을排抑하는故로時論이裁制한다이름이라珥가韓修南彥經더러일러曰許太輝(曄字) 의所見이심히글ᄒᆞ니他日에時事를그릇칠者 는 반듯이此人이리라珥가盧守愼을보고曰時論의紛紜한것을相公이엇지하야鎭靜치안는고守愼曰날가튼者가엇지鎭靜하리요珥曰公이이것을맛지안ᄒᆞ면다시누구를책망하리요守愼曰그대가튼이는不可退去니라珥曰今日에孝元을글타하는이는그그름을들어내기에汲汲하야돌이어남의의심을이르키니當初裁抑한것이中道를어더사람이公論이라하더니攻擊이太甚함에미치매士類가돌이어私心을가지고憾情풀리를한다고의심하야그그른것을들어내려면돌이어올케여기는議論을부르고글케여기기를더욱힘쓰면반듯이더욱올케여기는者가잇스리라守愼曰此言이正是하니

요雖是兩非나모다士類라다만和解消融하는것이可하거늘반듯이이는올타저것은글타하면方生한風說과서로트는形勢를何時에磨勘하리요하니於是에前輩는珥의孝元攻擊치안흠을나물하야漸々珥의말을드러주지안코後輩는珥의孝元쓰지안흠을나물하야朝廷議論이더욱틀리니大司諫洪聖民이珥더러일러曰李誠中이持平이되매時論이彈劾하야갈고저하니어쩐고珥曰이무슨말인고誠中이別로過惡이업고또한異於衆하야圭角을내는者도아니요다만仁伯의深交만되니仁伯도오히려배척하지못하거든하물며그黨友라하야攻擊하리요만약그러케되면더욱시쓰러움에이르리니決코彈劾하지못하는이라하니聖民이처음은珥의말을올케여기더니後에時輩의力勸을當하야이에誠中을彈劾하니士類가더욱놀래여國論이어수선하니珥가우흐로君父와相得치못하고알에로僚友가그말을쓰지안흐매더욱退鄕할뜻을決定하고韓修와南彥經으로時事를議論하야曰近日時論이是非를억지로귀정하기에汲汲하니是非를엇지一時氣勢의强弱으로決定하리요當初에仁伯을누름은實로公論이러니이제미처는議論이過激하야安定하지안흐니士類의公心으로中立하는者를돌이어의심하는지라이가터하야말지안흐면반듯이失人心하야돌이어仁伯을올케여기는者로公論이라하리라彥經曰다만仁伯一人을눌러補外하얏고其餘는다依舊히淸班에잇스면士林이帖然無事하리라珥曰이는내뜻이라彥經曰公은不可退니이러틋紛紜한때에엇지생각지안느냐珥曰上下에見信치못하니어쩌하리요彥經曰一分의利益이업기야하랴珥曰一分의利益이업고나의平生을그릇치면어쩌하리요彥經이良久에曰이도또한그럿토다金宇顒이珥를보고자못孝元을愛惜하는뜻이잇는지라珥가우서曰仁伯을보는것이四等이잇스니一等議論은無狀小人이라하나니이는季涵輩也요一等議論은好名之士라하나니이는나요또一等議論은好名하는意思가잇스나善人이라하나니이는君輩요또一等議論은瑕疵업는君子라하나니이는저의儕輩라一人이四等議論을가추엇스니사람마다제所見을올타하야相通치못하니일로許多紛爭을비저내여國綱과民瘼을置之度外하고是非를귀정하기만汲々하야朝廷이自然시쓰러운데나가니이것도하늘이로다宇顒曰이는그러나어쩌하야이런紛紜을이루는고珥曰金仁伯의허물은먼저잇스니仁伯이量力하지못하고國事를하고저하되또避嫌을못하야先輩를排抑하니士類年長者가含怒안는이업스나畏其勢하야莫敢下手라내가仁伯의所爲를보매後弊가不無할지라故로裁抑하자는議論을主唱하야當初에先輩는珥에게기대여오즉말마다좃더니내가裁抑하자는議論을내림에미처는이에내말을써먹지

함을듯고물러가지안흐면이는去就로道를짜는것이라하다先是에金孝元이名流薦擧하기를깃버하니年少士類가貴重하야勢焰이甚盛한지라前輩士類가미워하나그形勢를두려하야敢히下手치못하는지라李珥가在朝하야차차朝廷의不和할兆朕이뵐가두려하야그形勢를滅코저하야이에補外의말을唱道하니公論이倚支하야무겁게녀기더라珥의뜻은다만鎭定하고저함이요深治하고저함은아니어늘이미孝元을내보내매朝廷議論이더욱乖激하야深治코저하니珥가極力하야말리고또李潑을擧薦하야銓郎을삼으니時輩가尹晛으로銓郎을삼고저하거늘珥가晛이銓郎에不合함을아나調劑하기爲하야敢히말리지못하고또李潑이吏曹에잇스면반듯이晛의行私하는것을措制하리라하더니晛이吏郎이되매潑이마츰都承旨知吏曹朴好元과同婿가되는지라相避하는規例가잇스니故事에다만都承旨로는他曹를가라알게하나吏曹는갈지안는지라政院이好元으로他曹를맛게하자고請하니　上曰李潑은可히갈지아니치못할사람이라하고이에潑을갈어내니晛이그제用事하야趙瑗을吏郎으로薦하려하니瑗은輕躁하야人才가아니오다만孝元과틀리여正言으로잇슬때에兩司를갈자고主唱하야孝元의氣勢를滅한故로晛이그功을갑고저하니珥가말리되伯玉은可用之才가아니니人物의如何를莫論하고仁伯미워하는者만쓰고저하면君輩가必敗하리라하니晛이珥의말을不從하고마츰내吏郎으로薦하야삼으니珥가調劑하기를力主하매時議가돌이어珥로우물거린다하더라李海壽가珥에게일러曰金仁伯이必是誤事할小人이어늘그대가그用心을모르는까닭으로經席에서是非를不分하고曚矓하게啓達하니지극히未安하도다珥曰나는仁伯으로好名之士라고는하나그대들가티小人으로보지는안는도다鄭澈、具鳳齡辛應時等이모다孝元을小人이라하야집히排斥코저하야澈이南歸할새珥에게孝元排斥을勸하니珥曰彼人의罪狀이들어나지안코士類의推重이되니만약深斥코저하면반듯이士類에連累하야큰紛紜을일으키여朝廷이傷하리라하고마츰내듯지안흐니澈이이에詩를지여보엿스니「君意似山終不動、我行如水幾時回。」라하야慨歎하고歸鄕하니前輩는孝元을이가티미워하나後輩士類는孝元을앳기여珥가잘못孝元으로補外시겻다하야或珥에게일르되天下에兩是兩非가업거늘公이近日處事에是非를不分하고兩全하기를힘쓰니人心에不滿하도다珥ㅣ應하여曰天下에본래兩是兩非가잇스니伯夷叔齊의서로사양함과武王과伯夷叔齊의相合치못함은이는兩是요春秋戰國之時에義戰이업는것이이는兩非이니近日沈金의일은國家에關係가아니거늘이에서로겻고틀어朝廷으로不靖케하니眞是兩非

陽盛陰衰하면君子ㅣ써우고小人을排斥하며陰盛陽衰하면小人이써우고君子ㅣ물러나나니이것이常理라雖然이나天下의일이正而勝者는常少하고不正而勝者가常多라是故로君子ㅣ비록盛하나한小人이左腹으로슬몃이들어오면또한足히治世를밧구어亂世로맨들거든하물며小人이만코君子가적음을까보냐乙亥와丙子의사이에流俗이朝廷에充滿하야매양廷議가잇스면邪論이무리로짓거리어正議의弱함이一髮로千鈞을쓰는것갓고더구나 上心이士類를집히실혀하시니假令孔子와孟子와管仲과諸葛亮이朝廷에잇더라도또한엇써지못할지라李珥와金宇顒의무리가그틈에서성대여格君致治로己任을하고저하니嗚呼라其情이可悲하고또自量치못한다고이를것이로다

○前議政府右贊成朴永俊이卒하다永俊이自少로淸宦顯爵을만히지낫스나한갈가티隨時觀勢하기로爲事한지라故로權貴에게실리도안코公論과틀리지도안하富貴로終身하다

○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李鐸이卒하다鐸이비록굿센風節은적으나寬厚하야德量이잇고愛士하야고든것을容納하고吏曹判書때에公道를힘것붓드니士望이甚重하니라佐郞鄭澈이매양銓除할때에반듯이公論으로注擬코저하야어김이만흐나無言不從하고지난後에는우스며澈더러일르되오즉내나자네를容納하고後人은반듯이견대지못하리라하더니그後에洪曇이吏曹判書가되매執論이如前하니曇이果然大怒하는지라澈이사람에게말하되李公의量은不可及이라하더라鐸의爵位가台司에이르되다만祿만바들뿐이요別로治産치안하. 겨우朝夕을이을뿐이오郡邑에서或食物을보내면반듯이隣里親舊에난후어주고부억에餘積이없더니臨死에그아들海壽더러일르되我死後에棺槨을인군이주신것만쓰고싸로함이없게하라하다鐸이卒하매士林이액기여近日吏曹政事는鐸보담난이가없다하다

○二月에善山에서암닭이숫닭으로變하다

○李珥가官爵을버리고歸鄕하다珥가副提學으로갈리매朴淳이매양經席에서그賢且才하야可用之人이라고薦擧하니 上曰此人은矯激하고또제가나를섬기고저안하니내가엇지억지로붓들리요自古로退鄕을許諾하야그뜻대로하게한者가만코또賈誼는讀書하얏스나能言而已요실상可用의才가아니라漢文帝가賈誼를쓰지안흠은참으로所見잇는것이라하시다副提學尹根壽가珥를보고曰 上이君의退鄕코저함을矯激하다하사만류코저아니하신다하니자네가오래머물지못하리로다하니珥曰 上이만류치안흐시면비록오래잇고저하나어드라장차退鄕할진댄그許退

로優劣을난후는지라　先王朝에守琛에게執義를贈職하고敬德에게佐郞을贈職하얏다가近日에右相을加贈하시고守琛의贈職은더하지안흐시니士類가不足하게아나니臣意에는加贈하는것이至當한줄압니다守琛의「頑廉懦立」한功은참놉힐것이니이다　上曰이미賢者라하얏스면褒贈이重한지라爵의高下가무슨關係가잇스리요敬德의贈職도過한듯하니라珥가退謂人曰　上이今世의弊端을드르시면족음도講論치안흐시고前代의일을議論하기만조와하시니假令論議가精詳하나무엇이時事에도음이잇스리요可爲의希望이없다하고드듸여물너갈뜻을決定하니라

○十二月에副提學李珥ㅣ病으로辭職하야解職시기고西班을除授하다

○萬曆四年丙子今上(宣朝)九年正月丙申仁順王后練祭에百官이衰服을벗고　上께알외며練服을고치니因하야白帽白帶로政事를보시다自上으로白帽視事한後에流俗舊臣이五禮儀고침으로모다不平을품고　上도士類의所爲를실혀하사輕卒이變改함을後悔하시매禮官이流俗의議論을조차다시大臣과議論키를請하니　上이大臣을命하사獻議케하신대領府事權轍과領議政洪暹은練後에舊制를조차玄冠으로視事하는것이올타하고左議政朴淳과右議政盧守愼은맛당히卒哭의전례를조층것이라하야守愼의議論이더욱精詳한지라그말에가로되「白帽視事之制」는聖意로決斷하사이미千古의陋를씨섯스니이제中間에變改하는것이不可하고또群臣이이미白帽로期年의服을마추엇거늘自上으로급작이玄帽로三年喪을마추면이는朞年에는자세히하고三年에는간략히하는것이라輕重이顚倒하야不成模樣이되나이다　上이大臣의議論이不一하다하사二品以上이모이여廷議하기를命하시니於是에群臣이五禮儀를不可不조처야한다고다투어옥이니대개位高者는다流俗인싸닭이요白帽를그대로쓰자는사람은二三人에不過한지라　上이다시禮官을命하사商議決定하야稟啓하라하시니時에禮曹에長官은闕이나고叅判朴啓賢도俗士라맛당히五禮儀를조처야올타고稟啓하야　上이禮官의議論을조츠시니諫院과玉堂이諫爭하야되지안코憲府도또한諫爭하야三司(司諫院司憲府玉堂)가서로上疏하야累日에그치지안흐매上이다시大臣에問議하시니淳과守愼은卒哭後에五禮儀를고치지안흠은오히려可하거니와이제白帽로變하얏다가練日에黑으로變함은이미古禮도아니오또는祖宗의法도아닌지라進退에증거가없다고힘써말하니　上이「차라리厚한데일흘리라」하시고白帽를그대로쓰시다

謹按、孟子ㅣ曰한薛居州ㅣ홀로宋王에어찌하리오하니대개

務實하면可히君子를이룰지라만약終始好名하면그基本이없으니엇지君子를이루리요彥智의말이뜻이잇서한말이니今世之人은放心하야爲惡하는者로務實이라하야深斥하지안코爲善者를보면반듯이그짓인가의심하야好名은미워하나好利는미워하지안는故로彥智의말은時俗의弊端을바루잡는것이라學者의心術로議論하면好名의부끄러움은담구녁뚜름보담甚하고人君의用人으로議論하면好利者는不可用이요好名者는不可棄로대다만不可柄用이니이다　上曰好名之士가能히千乘之國은사양하나簞食豆羹에見於色하니그無根本함이이와갓고또好利者는能히欺人을못하나好名者는欺人을잘하니그弊端이큰지라古人의所謂「求士於三代之下에惟恐其不好名」이란말은有爲而發한것이라그穩當한것을보지못하리로다珥曰　上敎ㅣ至當하시나다만爲善者와好名者를分辨키어려우니만약爲善者를보고그好名한다고의심하면好善의실상이없으니이를不可不알어야합니다하고珥ㅣ因進曰近日에民生이日困하고風俗이日敗하야一月之內에頑民이胎峯石欄과鄕校位版을打破하니이런大變은여간놀납지안코天災가안일어나는달이업서사람마다귀가싯그럽고눈에익어,이질지경에두니이것이어찌坐而視之할바니이까반듯이이러케되는까닭을求하시고救弊할計策을講求하심이可하시니이다하니　上이보시고不答하시다珥曰古人이夜對로晝講보담낫다는것은羣生이잠든지라君臣이고요한속에서로생각하야開導하기에專一한까닭이라今夜에도自　上으로學問의可疑處와時政의得失로臣等에게　下問하소서　上曰學問은반듯이조흔所得이잇슨然後에可히의심할줄아나니나는의심할줄을모름으로能히뭇지못하노니自下로講論하면내가맛당히對答하리라珥曰옛적에孟子가齊宣王에게무러가로되四境之內가不治하면어쩌케하리까하니王이左右를돌아보고딴것을말한지라朱子가그能히할수없음을긔롱하얏스니이제四境之內가不治하면未知커이다　殿下는어쩌하시리까하니　上이不答하시다侍臣이장차물너가려할쌔　上이古今事變을講論하시다가反覆良久에唐太宗의殺兄한것에議論이이르러　上曰天下도外物인것을모르는故로殺兄하는데까지이르럿스니딱하도다珥曰　上敎ㅣ至當하여이다聖人이진실로天下를外物로여겻스니비록天下로外物을삼으나天下의근심을먼저근심하야자긔의근심가티여길뿐만아니엿스니外物이라하야쉽히지아님은아니니다珥ㅣ因啓호대臣이알욀말슴이잇스나　從容한째를타지못하야알외지못하얏더니臣이지금다시알외오니徐敬德과成守琛은一時에나서學問之功은敬德이집흐나德器重厚는守琛이나흔故로議論하는者가서

맛당하다말슴하시니」이는人臣이제말로하면可커니와 上으로이런말슴은不當하오니人君은臣子의才力을삷히사可堪之職을골라除授하심이맛당하고人臣은죽으나사나平하나險하나一節로섬김이맛당하고또重祿과深恩은臣子의情을맷는바이라그러나人臣이分義로爲重할것이니만약恩祿을사모하야效忠하면他人도반듯이恩祿으로쇠일지라是故로分義로爲重者는人君의待我厚薄을不計하고모다能히伏節死義하거니와恩祿으로爲重하는者는其心을不可信이니이다李憲國曰人君이어씨恩祿으로臣下를대접하지안흐리오九經之義에도또한忠信重祿이라하얏나이다한대珥曰九經之義에忠信重祿이라말하얏스나忠信으로祿보담먼저하얏스니忠信이爲重이요祿이爲輕이니이다 上曰予의所見이야튼故로말의실수가만토다著作洪迪이아뢰되恩祿의말슴은臣이실수잇슴을못보니이다 上曰不然하다予言은실수요副提學의말이올타하시고因하야珥더러일르되내가往史를브니時代가漸變하야夏가唐虞에不及하고商이夏에不及하고周가商에不及한지라今代에는三代之治를回復키어렵도다珥曰世道ㅣ漸々降衰하나그러나古道를行하면엇지復古할理없스릿가程子ㅣ말이잇스되虞帝는不可及이나三代는決코回復할수잇다하니대개唐虞때는無爲而化한지라後世에미치지못할바이나三代의다스림은其道를行하면回復할수잇스나다만行하지안나니三千年來로해서안되는것을보지못한지라무엇으로그의不可復할것을알리오하다後數日에金孝元에게三陟府使를고처除授하시다

○十一月에唐津姦民이訓導를害코저하야鄕校位版을打破하다

○李珥가夜對를因하야 上께알외되天理人欲이容髮할틈이없는지라二者가當初에二本이아니라人心未發時는다만渾然한天理뿐이요매양動處에善惡이나누나니마음이動한然後에이에人欲이잇나이다 上曰動者는氣를因하고氣가淸濁이잇는故로善惡이난후이나니天理와人欲이처음부터心中에幷立하는것은아니라하신대珥曰 上敎가至當합니다天理와人欲이當初에二本이아니오이미난후인後에界限이甚히밝으니天理가아니면이人欲이오人欲이아니면이天理라天理도아니오人心도아닌것은잇지안흐니이다 上曰所行이雖善이나求名之心이잇스면天理라이르지못하는이라珥曰마음이求名코저하야일부러爲善하면이것도또한人欲따름이니이다承旨鄭彦智曰此言이그러하나다만三代의미레선배를따지면오즉그不好名할가도두려우니好名하는선배도집히글리여기지못할지라엇지作之不已하면君子가되지안흐리오珥曰처음에는비록好名하얏스나後日에마음을고처

하려이外또大臣의意向도人言의不靖으로아즉兩人을補外하야鎭定之策을할따름이요孝元으로有罪하다하야放逐함은아니니請컨대內地僻邑으로孝元에게除授하사안으로君臣之義를온전히하고밧그로邊備를鞏固케하소서하니　上이珥도孝元에게편드나하사怒言으로對答하사辭意가循私함을나물하더니後에不然함을아르시니라

○湖南에櫻桃가成實하고漢陽에도杏花ㅣ爛開한곳이잇더라

○瑞山에姦民이잇서그邑宰를害하려하야明廟胎峯石欄을打破하다

○己丑에思政殿에召對할새李珥가坡州로부터돌아와入侍한지라學問을議論하시다珥曰古者에는學問의이름이따로없는지라日用彝倫之道가모다사람의所當爲요別로標的할名目이없어君子는다만그所當爲者를行할뿐이더니後世에는道學이不明하고彝倫이行치못한지라於是에所當爲를行하는者로學問이라이름하니學問이란이름이생기매돌이어世人의指目하는바되여吹毛覓疵하야或僞善이라고까지하야爲善者로諱秘케하야學問의이름을避케하니이는後世의大患이라人君이學問을主張하야俗流로나물하지못하게함이可하니學問이어찌다른것이잇스리까다만日用間에그올흔것을골라行할따름이니이다是日에寒甚하니上이侍臣을일러가로되오늘이찬지라나는廣厦細氈의우에잇스니堪耐못할것이잇스리오마는저ㅣ塞上에戍卒을생각하니徹夜擊柝을어찌堪耐하리오珥曰　上敎如此하시니生靈의福이니이다戍卒뿐아니라閭里의백성도凍死者가만흘지니願컨대軫念하소서하다　上이珥더러이르되掃墳時에成渾을보앗스며그病이어떤지마츰내出仕치못하겟든가承旨李憲國이아뢰되成渾이벼슬안코저함이아니라病으로出仕치못하나이다　上曰邑宰노릇도못하겟드냐珥曰邑宰의수고가京官보담甚한지라病人의堪當할바이아니니이다　上曰學徒를敎授할수는잇드냐珥曰그것도病으로못하리이다　上曰閑居敎授케함이조흐니라珥曰진실로好事오나病으로못하니可恨이니이다珥ㅣ因啓하되臣이前에金孝元의일로辭不達意하야　上의批答으로未安이만케된지라至今것惶恐不已하노이다　上曰내가金孝元의病잇슴을모르고邊邑으로除授하니副提學의啓辭가내뜻을모른것가튼故로有所云云이요副提學으로私意가잇다고함은아니라하사天意가甚히溫和하시니폴리신듯한지라珥曰臣이聖旨를모름도아니로대聖鑑이如此하시니必是辭不達意한까닭이니이다　上曰孝元의邑宰를가라줄터이니그리알어라珥曰然則公私兩便한이니다前日에　上批의未安함이잇스사「人臣이食祿하면죽도록하는것이

내보낸後에許曄이그輕發함을나물하니守愼이士類가의심할가
두려하야曄을對하야偏黨之心없음을스스로發明하고盟誓를거
듭하니識者가웃더라　上이夕講에臨御하시매李珥가大學衍義
를進講하야顏子克己復禮處에이르니珥曰人性이本善하야純然
한天理나다만私慾이가림으로天理가회복되지못하는지라만약
私心을이겨버리면그性稟을온전히하나니顏子의窮理가본래밝
어天理人欲을黑白가티보는故로곳克己復禮에從事하더라도毫
髮이라도밝지못한의심이없거니와今人은從前으로窮理工夫가
없고바로克己하고저하면何者가己인지何者가禮인지알지못하
고或돌이어己私로天理라할者도잇스리니此所以格物致知가大
學의비롯功夫가되는것이요또古者에는工夫하는것이만치안하
克己復禮만말하면그대로하는故로이四字로도가이聖人이될수
잇거니와지금엔言語는비록만흐나원래工夫가없는故로또한實
效가없나이다　上曰顏子가博我以文이라고하얏스니그때에무
슨글이잇느냐珥曰그때에도이미六經이잇고또楚史倚相이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書名)를읽고倚相의남이孔子보담먼저하
얏스니그때에도이미읽을글이잇스나다만今世처럼만치는안흐
니이다　上曰顏子ㅣ한갓明智할뿐아니라勇猛이잇는故로能히
向進不已하얏스니舜何人、余何人가튼말슴은이것이顏子의勇
處니라珥曰　上教가甚當하여이다後世之人이그學問을成就하
지못함은모다志不篤한까닭이라自　上으로이런것을아르섯스
니篤志로勇氣잇게나가면어대는이르지못하리까近日에自　上
으로愛民의말슴을매양하시니群臣이누구인들感激치안흐리까
다만有其心하시고無其政하사人民이惠澤을입지못하나이다
上曰今日民生이曩時에比하면어썬고珥曰權奸의當國時에比하
면剝奪이減한듯하나다만賦役의法規는事宜에어겨지는지라漸
次로잘못되여그害를人民이밧나니만약고치지안흐면비록날로
愛民을말슴하시나無益하리다하니　上이默然하시다

○金孝元으로富寧府使를拜하매士類가危懼하야鎭定이못되고
또孝元이病重하야塞北에赴任을堪當치못할지라李珥가休暇를
어더親墳에往省할새拜辭之日에獨啓曰臣이所懷ㅣ잇스나面對
치못하얏더니이제拜辭할새奏達치아니치못하노이다金孝元의
補外는大臣의뜻이臣과合할뿐아니라實로士林間公論이요自上
으로六鎭을武夫의손에맷김을근심하사文士有名者로마타鎭壓
케하고저하시니　聖意가偶然치안흔지라만일孝元이病이없엇
더면이를因하야報恩할때를어덧스나孝元의身氣가偏虛하고疾
病이甚重하니이筋力으로塞北에赴任하면霜雪之中에서바로죽
지안흠도다행하니어찌能히籌劃이잇서邊防을堅固케할計策을

人을外地로내보내여浮議를鎭定할지니大臣이맛당히經席에서事由를알될바이라하니守愼이의심하야갈오되만약 經席에서陳啓하면더욱擾亂할는지어찌알리오하더니諫院이吏曹를彈劾하매守愼이義謙의形勢가偏盛할가의심하야이에經席에서上께알외되近日沈義謙과金孝元이疵累를서로말하야이로因하야人言이囂々하니士林의不靖할兆朕이잇슬가두려우니兩人을모다補外함이爲當이라한대 上曰兩人의互言하는것이何事인고守愼曰平日의過失을互言하나이다 上曰同朝한선배가同寅協恭할것이어늘서로詆毁하는것은甚히不可하니二人을모다補外하라하신대珥曰此二人이嫌隙을深成함도아니요다만我國人心이輕躁하고末俗의囂々함이甚하야二人의親戚故舊가所聞을各傳하고서로말전주하야紛紜을이루니大臣이맛당히鎭靜할바이라故로二人을外邑으로내보내여言根을끈코저하는바요또는自上으로이일을알으서야할바이니今日朝廷에비록顯著한奸人이없으나또한반듯이小人이없다고하오리까만약小人이朋黨으로指目하야兩便을다스릴計策을하면곳士林의禍가일어나리니이것도不可不아르서야할바이라한대 上曰大臣이맛당히鎭定하기로專心할바이니라弘文正字金睟ㅣ아뢰되自上으로이미그런것을아르섯스니二人을다쓰고補外하지안터라도맛당히스스로消融協和하리다한대 上曰이도그러하나다만二人이實로仇嫌이잇서、서로圖謀코저함이아니요다만薄俗이不靖하야浮言의根本을造作함이니라同副承旨李憲國曰當今에聖君이在上하시고賢相이在下한지라故로士林이걱정이없거니와만약權奸이在朝하면此事도士林의禍를비질지라저ㅣ丁巳年에金汝孚와金弘度가서로흘뜨더弘度ㅣ恒常尹元衡의以妾爲妻한것을忿히여겨言語에만히나온지라汝孚가元衡에게告하니元衡이含嫌하야弘度를이말로請罪하면 明廟ㅣ必然코罪주지안흘지라故로他罪로얽어꾸미여竄謫함에이르고士類도만히貶斥하얏스니이는元衡이在朝한까닭이라今者에비록紛紜한風說이잇스나어찌生事하는데까지이르리까二人은모다버리지못할才操니自上으로二人을부르사胷中의맥힌것을풀게하시면可히서로容納하야立朝하리이다하니 上이不答하시다未幾에親政하실새特志로孝元으로慶興判官을除授하서曰此人이在朝면朝廷으로不靖케하리니맛당히遠邑에보내리라하시니吏曹判書鄭大年과兵曹判書金貴榮이아뢰되慶興은極邊이오深處胡人과接近하니書生의鎭撫할곳이아니라하야累啓하야富寧에命還하시고沈義謙은開城留守를拜하시니於是에年少士類의危疑가더욱甚한지라李珥ㅣ居中하야장차彼此를撫安코저하니士林이倚賴하더라守愼이孝元을

無實者를指目하신다하면썻다가는、반듯이일을그릇치나니엇지禦敵을하오며好古慕聖者로大言이라이르시면 上教가至極히未安하여이다녯적에孟子는梁惠王、齊宣王을맛나서도堯舜으로期約하얏스니이엇지大言하기를조와함이리잇가이제毫髮만치도쓰지안코大言者로指目하시고敵軍을防禦케하시니합당한바이리잇가 王言이한번나시면四方에傳播하야不善하면千里之外에서도어기여지나니이제 殿下께서儒者를大言으로指目하사有事한北方에두고저하시면賢者는喪氣하고不肖者는將次出仕하리니人君이發言하야爲善者로沮止케하고爲惡者로깃부게하면어찌過言이아니리잇가하니 上이默然하시다珥ㅣ因曰向者에自上으로善言을樂聞하시고儒臣에게傾意하시더니何故로이가티하시나잇가請컨대睿志를돌리시고親賢好善하사士類로興起케하시면幸甚함을不勝하겟나이다하고李珥가聖學輯要를드리고因하야箚子를올려爲學爲政의道를極論하니 上이答曰所進한聖學輯要를살피니治道에도움잇는지라깁히嘉納하노라하시다珥가格君하기에銳意하야이에經傳과史冊의要語로學問과政事에懇切한者를抄集하야次例대로난후어修己와治人으로爲序하니凡五篇이라글이이루매 上께드리니 上이이튼날經筵에서珥에게일러가라사대其書ㅣ甚히切要하니이는副提學의말이아니라이에聖賢의말이라甚히治道에도움이잇스나다만나가티不敏한人君이行치못할가두렵다하시니珥가일어낫다、다시伏地曰自 上으로매양此教가게시니臣隣이極히민망하여이다 殿下ㅣ資質이卓越하시니聖學에不爲시언정不能은아니시니願컨대미루시지마르시고篤志奮發하사允德을成就케하소서옛적에宋神宗이말하되이는堯舜의일이라朕이何敢當고하니明道ㅣ愀然曰 陛下의此言이宗社와臣民의福이아니라하얏스니 殿下의말슴이이에갓갑지안슴이잇가하다是時에三公이率百官하고 上의從權을請하야闕庭에露坐하고一日에三四次식進啓하나允許를엇지못하다壬戌에恭懿王大妃가 上所에親히가사慫臾懇請하니 上이不得已從權하시니是夜에大妃가政院에 下教曰主上이近日에寢睡不安하시고또嘔證이게시사進膳을못하시더니내가終日懇請하야主上이강잉히從權하시니感極함을不勝하노라하시니於是에群臣이欣喜하야退闕하다

○十月에金孝元으로富寧府使를삼고沈義謙으로開城留守를삼다때에義謙과孝元의角立한다는말로紛紜不已한지라李珥ㅣ右議政盧守愼을보고말하되兩人이다士類라黑白邪正의分辨할바이아니며또는참으로嫌隙을이루워相害코저함도아니요다만末俗이囂々하야小隙을因하야浮言이交亂하고朝廷이不靖하니兩

大東野乘卷之十五

石潭日記卷之下

○上이親政하시든날에吏曹에下敎하시되矯激한者를쓰지말고淳厚한사람을쓰는것이可하다하니金繼輝듯고갈오되 上이淳厚한사람을쓰고矯激者를排斥코저하니올키는하나다만人君이이뜻을偏僻되이主張하면柔侫者는淳厚한이름을듯고剛直者는矯激의誹謗을바들지니그害가不淺하리라하다諫院이吏曹의循私失情함을아뢰고參判以下의遞職을請한대即依允하시고且敎曰曾前親政時에吏曹郎官의專擅함을보고미처말하지못하얏다하시다때에沈義謙과金孝元의角立한다는말이날로盛하야朝論이紛紜하니大司諫鄭芝衍이李珥에게問曰議論이가로쌔여지니장차어써處置하리오한대珥曰此는吏曹에그사람을엇지못한까닭이니다만고요히鎭定할것이요駁擊함이不可하나오즉朴一初(謹元之字)의所爲는衆心을服從시키지못하니此人은갈기로아뢰는것이可하고吏曹郎官에闕이잇스니만약公平之人을어더補充하

李　珥　撰

면政事가得體할것이요仁伯은補外를스스로求하면庶幾無事하리라하니芝衍이집히그러케여겨朴謹元을論駁하려하니同僚의意向이吏曹判書以下를모조리論駁코저하야그議論이甚盛한지라芝衍이抑制치못하니대개吏曹佐郎李誠中과許篈은모다孝元의切親한벗인고로論擊하야그氣勢를減코저함이라於是에參判以下를다가르니年少士類의疑懼하는者ㅣ만터라 上이思政殿에서朝講하시니그때에도 上이從權치안흐신지라領相洪暹以下가從權을請하야反覆陳達하되 上이不答하시다執義申點이아뢰되北兵使朴民獻이年老코才畧이업스니不可不갈어야하겟다하고且曰北方이空虛하니虜騎가侵來하면防禦之策이업스니將帥를豫擇하야養望하소서하니 上曰朝廷에大言者가만흐니萬一虜騎가來侵하면大言하는者로防禦케할지니라하신대李珥ㅣ進曰 上의所謂大言者는何等人을指目하시나잇가만약大言

朝鮮野史全集 第四卷 目次

(原文目次)

大東野乘

燃藜室記述

朝鮮野史全集第四卷原文目次 終

朝鮮野史全集

第四卷 目 次

(譯文目次)

朝鮮野史全集第四卷譯文目次 終

癸酉社編輯部 編纂

朝鮮歴史全集

卷四

合名會社 癸酉社出版部 發行